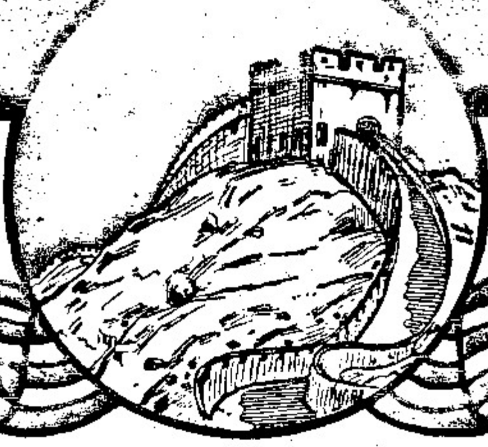
一九〇四年創刊　　每月二回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一卷第二號　　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二十週年紀念號（下）

顏李學說與現代教育思潮	梁啓超
名墨訾應考	章行嚴
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	馬衡
羅叔言先生考訂古物略記	張森楨
唯識學之重光	繆鳳林
能所雙忘空有並遣的唯識觀	景昌極
元基督教徒之華學	陳垣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	吳稚暉
中國方言學概論	何仲英
京音入聲字譜	黎錦熙
說中國語言之分化	楊樹達
中國戲劇的三條路	周作人
湯麥司哈代的詩	徐志摩
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	王統照
現代之美學	俞寄凡
畫家米勒的人格及其藝術	豐子愷
新宇宙觀	周昌壽
二十年來物理學之進步	李潤章
二十年來化學的新進步	鄭貞文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一）	朱自清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二）	俞平伯
一封信（小說）	郁達夫
灰色的路程（小說）	廬隱
愛的教育　意大利 Amicis 著（小說）	夏丏尊
少奶奶的扇子（劇本）	洪深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Vol. XXI. No. 2. January 25. 1924

經濟名著

工業政策

日本關一博士著
郃陽馬凌甫譯

▲全書二册計八百頁
▲定價四元（郵費加一）
▲特價三元
▲陽曆五月底截止

關一博士之工業政策爲日本三大經濟名著之一茲由陝西省議會議長馬凌甫先生譯爲中文以餉學者全書分上下二卷凡五十三萬言上卷計十一章詳言工業組織及振興之方法下卷計十章專述解決勞働問題之設施其主張既適於吾國現況又與社會主義之精神不相背有志實業者固可藉作先河之導即提倡政治改造者亦可取爲進行之途至於本書理論之透徹譯筆之信達爲近世所希有誠人人必讀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人物必備

新文化辭書

再版出書

洋裝一冊一千三百頁
定價四元（郵費加一成）
特價二元六角

特價期限展至
陽曆三月底截止

本書特價期限原定陽曆二月底截止但以初版出書未久即行售罄在趕印再版期中欲購未得者來函要求展期茲再版書業已印出特價期限亦即展至三月底為止俾特價利益得以普及

商務印書館謹啓

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

中國民治主義 [英文本]

鮑明鈐博士著

一冊定價二元

著者本憂時救國之思想窮究中國現代政治上之種種癥結而指示其解決之方法立論公允思想透澈上篇先就歷史上觀察中國之憲政及其種種弊竇下篇則論此後憲政之改善途徑其參考書籍極爲宏富且皆係當代有名之著作凡關心國事者宜亟置一編以資參考

Tendencies Towards a Democratic System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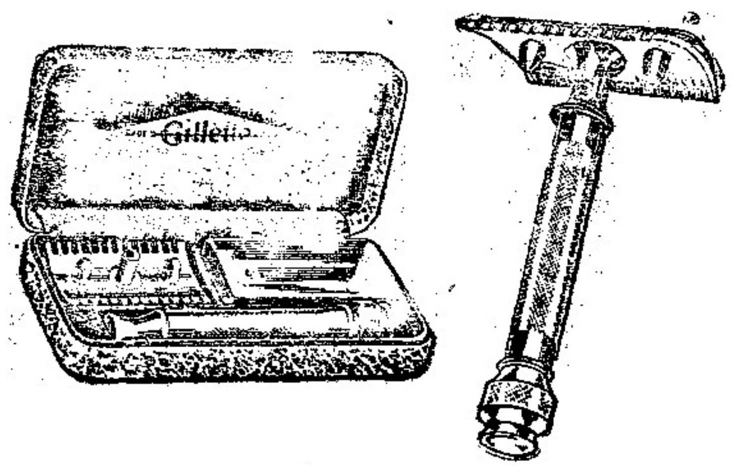
中國教育之民治趨勢

莊澤宣著　一冊定價一元五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購買廉價吉利平安剃刀的機會

茲因與吉利平安剃刀公司有特別協約特將該公司出品中之最通用者數種獨家發售廉價藉酬　惠顧諸君之盛意



如通用之有盒金剃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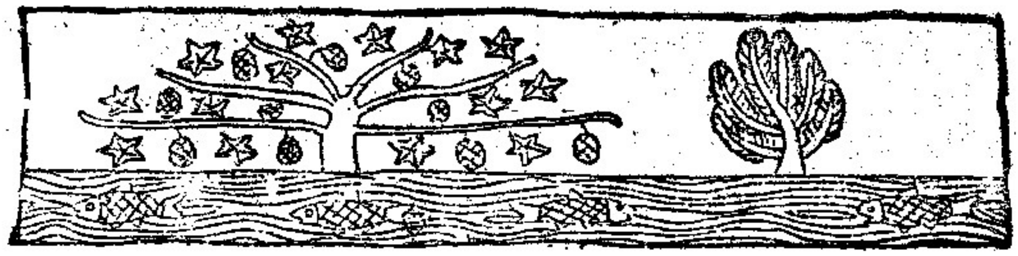
原售 美金六元

今售國幣 二元七角半

其他售價同樣低廉機會難得購請從速

獨家經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一卷
第二號

二十週年紀念號——下册

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梁啓超（一）
名墨訾應考……章行嚴（一九）
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馬　衡（二七）
羅叔言先生考訂古物略說……張森楨（三一）
唯識學之重光……繆鳳林（一）
能所雙忘空有並遣的唯識觀……景昌極（三）
元基督教徒之華學……陳　垣（四三）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吳稚暉（一）
中國方言學概論……何仲英（三一）

京音入聲字譜……黎錦熙(六四)
說中國語言之分化……楊樹達(九六)
★
中國戲劇的三條路……周作人(一)
湯麥司哈代的詩……徐志摩(六)
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王統照(二四)
★
現代之美學……俞寄凡(一)
畫家米勒的人格及其藝術……豐子愷(九)
★
新宇宙觀……周昌壽(一)
二十年來物理學之進步……李潤章(九)
二十年來化學的新進步……鄭貞文(一六)
★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一)……朱自清(一)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二)……俞平伯(七)
★
一封信(小說)……郁達夫(一)
灰色的路程(小說)……廬隱(六)
愛的教育 意大利 Edmondo de Amicis 著(小說)……夏丏尊(一〇)
少奶奶的扇子 英國王爾德著(劇本)……洪深譯(三一)

補白

本年之天文界……(J六)
頭髮鬈曲的原因……(J二六)
前史時代原人藝術的大發見……(J三二)
美國的物質能力……(K四二)
高爾基最近的談話……(L三〇)
德國的少年法庭……(L六〇)
疾病非發生於文明以後說……(M二五)
成功眞詮……(M三三)
世界鐵路之新調查……(M四三)
腦的四大部分……(N八)
呼吸器管與氣候的關係……(N一八)
捷克總理對於國際聯盟的意見……(O八)
宇宙的大小……(O三三)
名人雋語(一)……(Q五)
用水試驗金鋼石的兩個法子……(Q九)
鬼物作祟的異聞……(Q四四)

插圖

新鄭發見之古物……五十二幅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業餘的好伴侶

▼要知最近的學說，潮流，政治趨向，和教育設施，請看下列雜誌：

▼下列各種，都是研究專門學科的雜誌，你所研究的是那一種？

▼學生們，婦女們，少年們，兒童們，特別供給你們的雜誌在這裏。

東方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十二冊二元 全年廿四冊四元

太平洋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民鐸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中等教育 每冊二角半 全年五冊

初等教育 每冊二角半 全年四冊

教育彙刊 每冊五角 全年二冊

教育雜誌 每冊角半 半年六冊八角 全年十二冊二元五角

新教育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革新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國學叢刊 每冊三角半 全年四冊一元二角

史地學報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二元一角

社會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學藝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科學雜誌 每冊二角半 半年六冊一元二角半 全年十二冊二元五角

數理化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二冊

博物學雜誌 每冊三角半 全年四冊一元二角

小說月報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二元

小說世界 每冊一角 一卷十三冊一元二角 半年廿六冊二元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英文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二元

英語週刊 每冊五分 半年廿六冊一元一角 全年五十二冊三元

農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

體育季刊 每冊三角 全年四冊一元五分

學生雜誌 每冊角半 半年六冊八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少年雜誌 每冊一角 半年六冊五角三分 全年十二冊一元

婦女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二元

兒童世界 每冊六分 一卷十三冊七角 半年廿六冊一元三角半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每冊八分 半年十二冊八角五分 全年廿四冊一元六角

食後胃脘屢覺不舒痛苦異常且欲嘔吐



胃不消化肚腹絞痛

王棪南君就醫之效及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始獲全愈

胃不消化之輩往往徒受飢餓之苦況因飲食不能得其滋養之實效食後更覺不舒即不敢飲食也即最稀之流質亦不能消化故也即如廣東虎門太平公興洋貨店王棪南君正患是疾及至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是療治胃弱不化之聖品得獲救治其來示云余因店務紛繁致患胃不消化之症食後胃脘屢覺不舒痛苦異常且常欲嘔吐舌起黃苔口覺苦味屢延名醫診視服藥無效因思敝號兼售韋廉士紅色補丸試服數瓶不意服後功效神速即覺胃部舒暢飲食增進續服數瓶諸疾霍然痊瘳身體肥胖面容豐潤精神充裕雖終日操勞不覺疲怠此皆韋廉士紅色補丸之奇功也爰誌數語藉伸謝悃韋廉士紅色補丸係血虧腦疲所致各症之聖藥即如 血薄氣衰 腦筋無力 少年斲傷 胃不消化 瘋濕骨痛 筋系刺痛 胸肺萎弱諸恙對於婦科各症尤爲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何物可食如何食之衛生小書奉送

敝局印有精美衛生小書名曰何物可食如何食之凡患有胃疾者亟當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英語250(1)

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

梁啓超

一

自杜威到中國講演後，唯用主義或實驗主義（Practical-ism）在我們教育界成爲一種時髦學說，不能不說是很好的現象。但我們國裏頭三百年前有位顏習齋先生和他的門生李恕谷先生曾創一箇學派——我們通稱爲『顏李學派』者，和杜威們所提倡的有許多相同之點。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們更加徹底。所以我想把這派學說從新介紹一番。

介紹以前，有兩段話先要聲明．

其一，從前的學者最喜歡說外國什麼學問都是中國所有。這些話自然不對，不用我辯駁了。現代有些學者卻最不願意聽人說中國從前有什麼學問，看見有表章中國先輩的話，便說是『妖言惑衆』這也矯枉過正了。中國人既不是野蠻民族，自然在全人類學術史有他相當的位置。我們雖然不可妄自尊大，又何必自己遭塌自己到一錢不值呢？即如這篇文所講的顏李學，我並不是要借什麼詹姆士什麼杜威以爲重，說人家有這種學派我們也有。兩位先生本是獨往獨來空諸依傍的人。習齋說：『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所同，不隨聲也。』（習齋言行錄卷下）然則他們學派和所謂『現代思潮』同不同，何足爲他們輕重呢？不過事實上既有這個學派，他們所說的話，我們讀去實覺得饜心切理，其中確有一部分說在三百年前而和現在最時髦的學說相暗合，我們安可以不知道？我盼望讀者平心靜氣比較觀察。勿誤認我爲專好搬演家裏的古董。

其二，近來教育界提倡顏李學的人也漸多了，似乎不必我特別介紹。但各人觀察點容有不同。我盼望我所引述的能格外引起教育家興味；而且盼望這派的教育理論和方法能彀因我這篇格外普及，而且多數人努力實行，便是我無上的榮幸。

二

引述學說之前，應先將兩先生行歷及其學術界狀況簡單說明。

顏先生，名元，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野縣人。生明崇禎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一六三五——一七〇四）年七十。他是窮鄉僻壤一個小戶人家出身。他的父親投靠一家姓朱的做養子；後來又被滿洲兵掠去爲奴。他的母親也改嫁去了。他沒有受過一天家庭教育；又因生在偏僻地方，不得良師益友；所以他的學問可以說是絕無所受，完全靠自己啓發出來。他早年曾習道家書；其後又學王陽明學；又學程朱學。每學一家，都費過一番刻苦工夫。到三十八歲時候，覺得從前所學都不對。漸漸的對於漢以後二千年所有學問都懷疑起來！結果遂用極猛烈的革命態度攻擊他們，而自建設一新學派。但他這新學派的根本精神是「不要說只要做」。所以他既不講學，又不著書。現在我們想從書本上研究他的學說，很感覺材料缺乏。他手著的書只有四存編——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都是幾篇短文或筆記之類湊成，不能算做著述。還有他讀書時隨手亂批，後來由他的門生鈔錄下來的兩部書，一部是四書正誤，一部是朱子語類評。又他偶然作些雜文，後人鈔存三二十篇，名曰習齋紀餘。若勉強問他的著述，我只能舉這幾部奉答。我們要研究習齋，最主要的資料，還是靠李恕谷編的習齋先生年譜和鍾金若編的習齋先生言行錄。

李先生，名塨，字剛主，號恕谷，直隸蠡縣人。生順治十六年，卒雍正十一年，（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年七十五。他的父親名明性，是一位有學問的篤行君子。他既承家學，到二十歲從游習齋，盡傳其學，且以昌明之爲己任。習齋足跡不出里門，他卻游徧天下，廣交一時知名之士。京師，陝西，浙江，江南等處他就閣最久。萬季野，閻百詩，胡東樵，費此度，方望溪，都是他的好友；王崑繩，惲皋聞，程綿莊之服膺顏學，都由他引導而來。他的著作不少，有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詩

經，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各若干卷；其他雜著論學論政治之書尚若干種若干卷；恕谷文集十三卷。而我們研究恕谷最主要之資料，尤在偶天樞劉用可合編之恕谷先生年譜四卷。

欲知顏李學派之地位及其價值，先要知當時學術界大略形勢。

漢以後所謂學問者，其主要潮流不外兩支：其一，記誦古典而加以注釋或考證，謂之漢學。其二，從道家言及佛經一轉手，高談心性等哲理，謂之宋學。宋學復分程朱與陸王兩派：陸王派亦謂之『心學』，主張體認得『良知本體』便可以做聖人。程朱派則說要讀書以格物窮理。而兩派共同之點則在以靜坐收心工夫為入手。明中葉以後陸王派極盛，清康熙間卻漸衰了。而程朱派與之代興，從皇帝宰相以至全國八股先生們都宗尚他。同時漢學家也漸漸擡起頭來，打着博聞好古的旗號和宋學兩派對抗。顏李時代學界的分野大略如此。顏李對於這些學派不獨無所左右袒，而且下極大膽的批評說他們都不是學問。所以顏李不獨是清儒中很特別的人，實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本文限於篇幅，不能敍述他們學術全部，僅將關於教育這部分說說罷了。

三

顏先生為什麼號做習齋？一個『習』字，便是他的學術全部精神所在，他說：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年譜卷上）

又說：

『心上想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依舊是所習者出來。』（存學編卷一）

又說：

『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便差。（年譜卷下又云：「書房習算，入市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也。』（存學編卷二）

他說的『習』字含有兩種意思：第一，他不認先天稟賦能支配人。以為一個人性格之好壞，都是由受生以後種種習慣所構成。所以專提倡論語裏『習相遠』，尚書裏『習與性成』這兩句話，令人

知道習之可怕。第二，他不認實習之外能有別的方法得着學問。所以專提倡論語裏『學而時習之』一句話，令人知道習之可貴。我們把他的話勉強分析，可以說是有兩種『習』法；一，爲修養品格起見唯一的工夫是改良習慣；二，爲增益才智起見唯一的工夫是練習實務。（其實這種分析不對，不過爲研究方便強分耳，他並不認修養品格和增益才智是兩件事，看下文所述自明。）今先從增益才智這方面說起。

人的知識從那裏來呢，我們用什麼方法纔能得着知識呢？這是中外古今哲學家和教育家所最苦心研究而且累經爭論久懸未決的大問題。中國古書則大學裏頭有句很簡單的話，說：『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爲這句話，一千年來儒者下各種各樣的解釋，搜集起來，恐不下幾百萬字，直到今日，這場筆墨官司還沒有打完。顏習齋的解法則如下：

『李植秀問「格物致知」。予曰：知無體，以物爲體。猶之目無體，以形色爲體也，故人目雖明，非視黑視白明無由用也；人心者靈，非玩東玩西靈無由施也。今之言致知也，不過讀書講問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譬如欲知禮，任讀幾百遍禮書，講問幾十次，思辨幾十層，總不算知，直須跪拜周旋親下手一番，方知禮是如此。譬如欲知樂，任讀樂譜幾百遍，講問思辨幾十層，總不能知，直須搏拊擊吹，口歌身舞，親下手一番，方知樂是如此。是謂「物格而后知至」……格即「手格猛獸」之格。……且如這冠，雖三代聖人，不知何朝之冠也；雖從聞見而知爲某種之冠，亦不知皮之如何煖也。必手取而加諸首，乃知如此取煖。如這菔蔬，雖上智老圃，不知爲可食之物也；雖從形色料爲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箸取而納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四書正誤卷一）

我們試把這段話再引申幾句：依習齋的意思，『致』字當作左傳裏『致師』的『致』字解，當作孫子裏『致人而不致於人』的『致』字解。引致知識到我跟前叫做『致知』，知識來到了跟前叫做『知至』。習齋以爲：書本上說這件事物如何如何，我把這段書徹頭徹尾看通了，這種智識靠得住嗎？靠不住。別人說這件事物如何如何，說得很明白，我也聽得很明白，這種智識靠得住嗎？靠不住。憑我自己的聰明把這件事物揣摩料量，這種智識靠得住嗎？靠不住。要想知識來到跟前（知至）須經過一定程序，即『親

下手一番』（手格其物）便是換而言之：無所謂先天的知識，凡知識皆得自經驗所以他說：

『今試予生知聖人以一管，斷不能吹』言行錄世情篇

再拿很粗淺的例來打比：你想知道北京的路怎樣走法，任憑你是孔夫子，你總沒有法子生來就知道；你讀盡了什麼北京指南不中用，聽人講得爛熟也不中用，你要眞認得路，除非親自走過幾回。所以他說知識的來源，除了實習實行外是再沒有的。

王陽明高唱『知行合一』從顏李派看來，陽明還是偏於主知，或還是分知行爲二。陽明說『不行只是不知，』習齋翻過來說不知只是不行。因行得知，纔算眞的知行合一。

程朱講知識來源，標出『窮理』兩字，其方法是：『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朱子補格致傳所以教人『隨處體認天理，』要想得一種『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的境界。顏李大反對此說。習齋說：

『理者，木中紋理也，指條理言』四書正誤卷六『凡事必求分析之精，是謂窮理。』存學編卷二

恕谷說：

『事有條理，理卽在事中。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謂理乎？』論語傳注問

程朱所謂『理』說得對不對，另一問題。但他們像是認理與事爲兩件事，又像是認能窮理則學問之能事畢，這確不對。朱子說：『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習齋駁他道：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再去窮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存學編卷三

程朱派之說，謂『小學教灑埽應對及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等，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恕谷駁他道：

『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閣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聖經學規纂

恕谷這段譬喻，解釋習齋所謂『見理於事』最爲透徹。見理於事，卽是因行得知。除卻手格其物躬習其事之外，說有別的方法可

以研究出某種原理，顏李是絕對不承認的。

朱子說的「卽物窮理」工夫，還自己下有注解，說道：「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着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恕谷批評他道：

「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為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教學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能徧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為願，能乎？」（大學辨業）

朱子這種教人求知識法，實在荒唐，想要無所不知，結果弄到一無所知不可。何怪陸王派說他「支離」呢？習齋嘗問一門人自度才智何取？那人答道「欲無不知能。」習齋說：

「誤矣。孔門諸賢，禮樂兵農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農教，各司其一。後世菲資，乃思兼長，如是必流於後儒思著之學矣。蓋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無能，其實一無知也。」（言行錄刁過之篇）

總而論之，顏李對於知識問題，認為：應該以有限的自甘，而且以有限的為貴。但是想確實得到這點有限的知識，除了實習外，更無別法。這是他們知識論的概要。

四

顏李以為凡紙片上學問都算不得學問，所以反對讀書和著書。又以為凡口頭上學問都算不得學問，所以反對講學。習齋反對讀書著書的理由如下：

「以讀經史訂羣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為卽窮理處事而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譬之學琴然：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辨音律，協風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是之謂學琴矣，未為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功，鼓有常規，奏有常樂，是

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滇南也,故曰萬里也。』存學編卷二性理書評

又說:

『譬之於醫,素問金匱,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鍼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藉也!可謂明醫乎?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鍼灸摩砭,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存學編卷一學辨一

這種道理本來很明顯,若說必讀書纔有學問,那麼,許多書沒有出現以前,豈不是沒有一個有學問的人嗎?然則後世『讀書卽學問』這個觀念從那裏來呢?顏李以爲這是把論語『則以學文』『博學於文』等語誤解了。習齋說:

『儒道之亡,亡在誤認一『文』字。試觀帝堯『煥乎文章』,固非大家帖括,抑豈四書五經乎?周公監二代所制之『郁郁』,孔子所謂『在茲』,顏子所謂『博我』,者是何物事?後世全然誤了。』言行錄學須篇

又說:

『漢宋儒滿眼只看得幾册文字是『文』,然則虞夏以前大聖賢皆鄙陋無學矣!』四書正誤卷三

又說:

『後儒以文墨爲『文』,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可歎!』年譜卷下

習齋解這文字謂指周官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尚書之六府——水火金木土穀等等,凡人生日用所需,荀子所謂『其逵粲然』者便是。依我看,這種解釋是對的。『文』字造字原意本象木中紋理之形,因此引申出來,凡事物之粲然有條理者謂之『文』。試拿這個訓詁去讀古書中『文』字,無一不合;若作『文墨』解,便無一合了。習齋這些話,眞可以給後世『蠹魚式的學者』當頭一棒。

讀書僅僅無益也還罷了。據顏李的見解，以為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害在那裏呢？他們以為多讀書能使人愚，能使人弱。何以見得能使人愚呢？習齋有一位門生把中庸「好學近乎知」這句話問他。他反問那人道：「你心中必先有多讀書可以破愚之見，是不是呢？」那人答道「是。」他說：

「不然。試觀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益深。……」（四書正誤卷二）

又說：

「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辨經濟愈無力。」（朱子語類評）

何以見得讀書能使人弱呢？朱子曾批評文學家求文字之工費許多精神甚可惜。習齋進一步說道：

「文家把許多精神費在文墨上，誠可惜矣，先生輩舍生盡死在思、讀、講、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卻堯舜三事六府，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不肯去學，不肯去習，又算什麼？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朱子語類評）

恕谷也總論愚弱兩病道：

「讀閱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故予人以口實，曰「白面書生」，曰「書生無用」，曰「林間咳嗽病獼猴」。世人猶謂誦讀可以養身心，誤哉！……顏先生所謂讀書人率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戶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雛也。」（恕谷後集與馮樞天論讀書）

這些話不能說他們太過火。因為千年來這些「讀書人」實在把全個社會弄得糟透了。恕谷說：

「後世行與學離，學與政離。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孔子之言一一乖反。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人，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嗚呼！誰生厲階哉？」（恕谷文集與方靈皋書）

習齋恨極這種學風，所以咬牙切齒的說道：

「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四書正誤卷四）

他拿讀書比服砒霜說道：

「僕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餘歲，

終不能入堯舜周孔之道。但於途次聞鄉塾羣讀書聲，便歎曰，可惜許多氣力！但見人把筆作文字，便歎曰，可惜許多心思！但見場屋出入人羣，便歎曰可惜許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見聰明有志人，便勸之多讀；近來但見才器，便戒勿多讀書。……噫！試觀千聖百王，是讀書人否？雖三代後整頓乾坤者，是讀書人否？吾人急醒！』朱子語類評

這些話可謂極端而又極端了。咳！我不曉得習齋看見現在學校裏成千成萬青年日日受這種『裝罐頭的讀書教育』，又當作何歎息哩？但我們須要牢牢緊記：習齋反對讀書，並非反對學問，他認定讀書與學問截然兩事，而且認定讀書妨害學問，所以反對。他說：

『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上少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學編卷一

恕谷亦說：

『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譜

觀此可知他們反對讀書，純為積極的而非消極的。他們只是叫人把讀書的歲月精神騰出來去做真正學問罷了。

五

讀了前節的話，可以看出顏李對於身體上磨練如何重視了。我想：中國二千年來提倡體育的教育家，除顏習齋外只怕沒有第二個人。他唯一的主張是：

『習行於身者多，勞枯於心者少。』年譜卷上

他怎麼的講體育呢：不外常常令身體勞勤。他說：

『常動則筋骨竦，氣脈舒。故曰「立於禮，」故曰「制舞而民不腫。」宋元來儒者皆習靜，今日正可言習動。』言行錄卷下世情篇

又說：

『養身莫善於習動。夙興夜寐，振起精神，尋事去做，行之有常，並不困疲，日益精壯。但說靜息將養，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偸。』同上學人篇

他特標這『習動主義』和宋儒之主靜主義對抗。尤奇特者，昔人都以心不動為貴，習齋則連心也要他常動！他說：

『身無事幹，尋事去幹；心無理思，尋理去思。習此身使勤，習

此心使存。』（言行錄卷下鼓琴篇）

他的意思，凡動總是好的，凡靜總是壞的。於是發出極有力的結論如下：

『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漢唐襲其動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晉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周程朱邵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世道淪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自信其考前聖而不繆，俟後聖而不惑矣。』（言行錄卷下學須篇）

他反對宋人所提倡之靜坐，和反對讀書同一理由：一曰靜坐使人愚，二曰靜坐使人弱。他說：

『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則必至厭事，遇事即茫然。』（年譜卷下）

又說：

『終日兀坐，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朱子語類評）

朱子最喜歡譏評漢儒，又喜歡闢佛；卻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習齋反詰他道，

『半日讀書，便半日是漢儒；半日靜坐，便半日是和尚。請問一日十二時中，那一分一秒是堯舜周孔？』（朱子語類評）

這話雖有點尖酸，卻真把千年來學術界的病根鍼砭到徹底了。主靜的修養法爲什麼向來在我們學術界很占勢力而且直到今日還有許多人信從呢？這也難怪，因爲習靜的人用力既久，確會得着一種空靈玄妙的境界，所以許多聰明人都信仰他。習齋從心理學上提出極強的理由證明這種境界之靠不住。他說：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境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溝渠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

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工夫，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存學編卷二有一段大意與此同，而更舉實例爲證云：「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魏之伯同學仙於泰山中，止時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覷之。管能豫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稱人間也。吾遊燕京，過一僧數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不着地不見泥沙，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着，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鏡裏花，水中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存人編）

這段話眞是壓心切理之談。天下往往有許多例外現象，一般人認爲神祕不可思議，其實不過一種變態的心理作用。因爲人類本有所謂潛意識者，當普通意識停止時，他會發動，——做夢便是這個緣故。我們若用人爲的工夫將普通意識制止，令潛意識單獨出鋒頭，則『鏡花水月』的境界，當然會現前。認這種境界爲神祕而驚異他，歆羨他，固屬可笑；若咬定說沒有這種境界，則亦不足以服迷信者之心，因爲他們可以舉出實例來反駁你。習齋雖沒有學過近世心理學，但這段話確有他的發明。他承認這種變態心理是有的，但說他是靠不住的，無用的。從來儒家闢佛之說，沒有比習齋更透徹了。

六

顏李也可說是功利主義者。習齋說：

『以義爲利，聖賢平心道理也。尚書明以利用與正德厚生並爲三事；利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無不利，利者義之和，易之言利更多。……後儒乃云「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予嘗矯其偏，改云：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卷一）

恕谷說：

『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語具春秋繁露。本自可通，班史誤易「急」爲「計」。宋儒遂酷遵此一語爲學術，以爲「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後學迂弱無能，皆此語誤之也。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思得親之歡，事上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事不

求可，將任其不可乎？功不求成，將任其不成乎？……』（論語傳注問）

這兩段話所討論，實學術上極重要之問題。老子說的『爲而不有，』我們也認爲是學者最高的品格。但是把效率的觀念完全打破，是否可能？況且凡學問總是要應用到社會的；學問本身可以不計效率，應用時候是否應不計效率？這問題越發複雜了。我國學界，自宋儒高談性命鄙棄事功，他們是否有得於『爲而不有』的眞精神，且不敢說，勸輒唱高調把實際上應用學問抹殺，其實討厭。朱子語類有一段；『江西之學（陸象山）只是禪；浙學（陳龍川）卻專是功利。……功利，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你想：這是什麼話！習齋批評他道：

『都門一南客曹蠻者，與吾友王法乾談醫，云「惟不效方是高手。」殆朱子之徒乎！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無一儒，無一才，無一苟定時，因不願見效故也。宋家老頭巾，羣天下人才於靜坐讀書中，以爲千古獨得之祕，指幹辦政事爲粗豪，爲俗吏，指經濟生民爲功利爲雜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讀講集注揣摩八股走富貴利達之場，高曠人皆高談靜敬著書集文貪從祀廟庭之典。莫論唐虞三代之英，孔門賢豪之士，世無一人，並漢唐傑才亦不可得。世間之德乃眞亂矣，萬有乃眞空矣！……』（朱子語類評）

宋儒自命直接孔孟，何止漢唐政治家，連孔門弟子都看不起！習齋詰問他們說：

『……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才，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乃如此乎？噫！』（存學編卷二）

這話並不是尖酸刻薄。習齋蓋有感於學術之敝影響到社會，痛憤而不能已於言。他說：『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至覽尹和靖祭程伊川文「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存學編卷二）既爲一國中智識階級，則對於國之安危盛衰，自當負絕對責任。說我自己做自己的學問不管那些閑事，對學

體敗壞之後，只欵息幾句了事，這種態度如何要得？所以顏李一派常以天下爲己任，而學問皆歸於致用。專提倡書三事——正德，利用，厚生，爲標幟。習齋說：「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歛；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年譜卷下 又說：「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爲武士農夫所笑，」存學編卷三性理評 又說：「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爲上品矣。」同上學辨卷一 又說：「白面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兵農禮樂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間有稱雄卓者，則又世間粗放子……」習齋記餘卷一泣血集序 恕谷說：「道學家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恕谷年譜卷上 又說：「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爲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爲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爲學必爲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盡去其病，世道不可問矣。」同上

宋儒亦何嘗不談經世？但顏李以爲：這不是一談便了的事。習齋說：「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年譜卷上 又說：「人不辦天下事，皆可爲無弊之論。」習行餘社書生 有人說：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於建國規模山川險要未詳。習齋說：「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即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可歎！」年譜卷下 李二曲說：「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習齋評他道：「見確如此。膺當路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使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固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益傷吾心也。」同上 嗚呼！倘使習齋看見現代青年日日在講堂上報紙上高談什麼主義什麼主義者，不知其傷心更何如哩！

想做有用之學，先要求爲可用之人。恕谷說：「聖學踐形以盡性，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聽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於寫，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觀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年譜卷上 這話雖然是針對爲當時宋學老爺們發的；但現代在學堂裏所受的教育，是否能盡免此弊，恐怕還值得一猛醒罷！

習齋不喜歡談哲理。但他對於「性」的問題，有自己獨到的主張，他所主張我認為在哲學上很有價值，不能不稍為詳細敘述一下：

中國哲學上爭論最多的問題就是性善惡論，因為這問題和教育方針關係最密切，所以向來學者極重視他。孟子告子荀子董仲舒揚雄各有各的見解。到宋儒程朱，則將性分而為二：一，義理之性，是善的；二，氣質之性，是惡的。其教育方針，則以「變化氣質」為歸宿。習齋大反對此說，著存性編駁他們。首言性不能分為理氣；更不能謂氣質為惡。其略曰：

「……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余謂更不必分何者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啟超案：孟子論「性善」，附帶著論「情」「才」。說：「乃若其情則可為善矣；」又說：「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習齋釋這三個字道：「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見年譜卷下。存性編亦有專釋此三字，今不詳引。）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然後可全目之性矣。……」（存性編駁氣質性惡）

然則性善的人為什麼又會為惡呢？習齋以為皆從「引蔽習染」而來，而引蔽習染皆從外入，絕非本性所固有。程子說：「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朱子引申這句話，因說「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主張氣質性惡的論據如此。習齋駁他們道：

「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澂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深淺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同上借水喻性）

程子又謂「性本善而流於惡。」習齋以為也不對。駁他道：

「原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東海，絕不加濁。其有濁者，乃雜土

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同上性理書評）

習齋論引蔽習染之由來，說得極詳盡，今爲篇幅所限，不具引了。（存性編性說）習齋最要的論點，在極力替氣質辯護。爲什麼要辯護呢？因爲他認定氣質爲各個人做人的本錢。他說：『盡吾氣質之能，則聖賢矣。』（言行錄卷下）又說：

『昔儒視氣質甚重，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重用力，即此爲存心，即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五經語孟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矣。』（存性編性理書評）

氣質各有所偏，當然是不能免的，但這點偏處，正是各人個性的基礎。習齋以爲教育家該利用他，不該厭惡他。他說：『偏勝者可以爲偏至之聖賢。……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同上）又說：『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同上）習齋主張發展個性的教育，當然和宋儒『變化氣質』之說不能相容。他說：

『人之質性各異，當就其質性之所近，心志之所願，才力之所能以爲學，則無齟齬扞格終身不就之患。故孟子於夷惠曰不同道，惟願學孔子，非止以孔子獨上也；非謂夷惠不可學也。人之質性近夷者自宜學夷，近惠者自宜學惠。今變化氣質之說，是必平丘陵以爲川澤，塡川澤以爲丘陵也，不亦愚乎！且使包孝肅必變化而爲龐德公，龐德公必變化而爲包孝肅，必不可得之數，亦徒失其爲包爲龐而已矣。』（四書正誤卷六）

有人問他你反對變化氣質，那麼尚書所謂『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的話不對嗎？他說『甚剛人亦必有柔處，甚柔人亦必有剛處。只是偏任慣了，今加學問之功，則吾本有之柔自會勝剛，本有之剛自會勝柔。正如技擊者好動脚，教師教他動手以濟脚，豈是變化其脚？』（言行錄卷下王次亭篇）

質而言之，程朱一派別氣質於義理，明是襲荀子性惡之說，

而又必自附於孟子，故其語益支離。習齋直斥之曰：

『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於物也。呼吸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堯舜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爲汙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能不爲此懼乎？』（存性編性理評）

習齋之斷斷辨此，並非和程朱爭論哲理，他認爲這問題在教育上關係太大，故不能已於言。他說：

『大約孔孟以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同上）

他於是斷定程朱之說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以口實。（存學編卷一上孫鍾元先生書）他又斷言：凡人『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體；極神聖之善，始自踐其固有之形。』（同上上陸桴亭先生書）習齋對於哲學上和教育上的見解，這兩句包括盡了。

八

習齋把漢宋以來一切學問都否認得乾乾淨淨，然則他所謂學問是什麼呢？是尚書裏頭的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周禮裏頭的三物——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他說：

『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治與道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年譜卷上）

他所講這些學問，一部分是道德上的實踐；一部分是事業上的實用。都不是紙上看看口頭說說心裏想想所能交代過去。他說：

『須日夜講習之力，多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之可坐而獲。』（存學編卷二）

所以他自修和教人，都抱定『親下手一番』的宗旨。他的身心修養法是要：『身無事尋事去做，心無事尋事去思，』做到身心一

齊竦起』年譜卷上處家庭處朋友乃至尋常應事接物，都出以十二分誠懇恪恭的態度，一毫不肯鬆弛。立一部日譜，記自己每日的行爲和感想，嚴密自課，務求『每日有善可遷有過可改』言行錄王次亭

至於工虞水火禮樂射御這些藝能，則從自己性之所近，擇一兩件專精其業，做這一件，便日日不斷的實地練習。他自己精於彈琴，精於騎馬，精於技擊，精於醫。雖沒有機會帶兵，然而兵法研究得甚熟；雖沒有機會治水，然而水利講求得甚明。有人說這些都是粗跡。他答道『學問無所謂精粗。喜精惡粗，此後世所以誤蒼生也。』存學編卷一記王法乾問答語假使他生當今日，我敢說他定是一位專門科學家哩。他主張非力不食；親自耕田，到老不懈。曾親自趕車載糞，旁人見以爲奇，他說做人總要耐艱苦習勞動有什麼奇怪呢。俱見年譜他身體極結實，每出必步行。五十一歲時出關尋父，步行幾徧東三省。

他主張『不要說只要做，』所以最反對講空話談原理的人。他說：

『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年譜卷下

又說：

『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以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人也。』存學編卷三

他以爲聽見人告訴我一句好話，我便要依着他的話做去纔是；若照着他的話學舌一般再說一番，有何用處。譬如敎體操先生說一聲開步走你便要踏「開脚步」往前走。倘使你站着不動，卻照樣的學說一句『開步走，』這種學生還要得嗎？言行錄中有一條所說大意如此，今略易其文。他以爲二千年來學者大半犯這毛病。孟子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習齋說後世講學家正做了這章書的反面：『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這話是刁蒙吉說的，習齋引用他。見年譜卷下可謂妙語解頤。我想：這種毛病，不獨漢宋學者爲然，現代的學校教育，怕什有九還有這樣罷？

九

習齋抱極偉大的志願想要轉移學風，造出一個新社會。他說：「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存學編卷三）又說：「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諸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這是習齋臨終那一年告恕谷的話，見恕谷年譜）唉！習齋恕谷賫志以沒於地下，到今又二百多年了。到底學風轉移了沒有？何止沒有轉移，只怕病根還深幾層哩！若長此下去嗎？那麼，習齋有一番不辭的預言，待我寫來。他說：

「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爲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僞之禁，天啓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張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存學編卷四）

嗚呼：今日的讀書人聽啊！自命智識階級的人們聽啊！滿天下小百姓厭惡我們的心理一日比一日厲害，我們還在那裏做夢！習齋說「未知幾之何向，」依我看「滅文」之幾已動了！我們不「知懼，」徒使習齋恕谷長號地下耳！

本年之天文界　（幼雄）

我國自改用陽曆以來，各學校各機關及各大商店多廢除舊有曆本而改用日曆。但日曆中關於天文界所起事象如日蝕月蝕等多不記載，這實可說是一種缺點。本年天文界起有許多很饒趣味且可注意的事象，現在在這一個空白地方略述一下：

(一)二月二十日夜月全蝕。

(二)五月八日水星變成黑點通過太陽面。

(三)五月二十五日前後，金星發光甚强，雖白晝亦可見之。八月七日亦有同一現象。

(四)八月十五日月又全蝕。

(五)八月二十四日火星最近地球，天文家將在此時設計與火星通信。

(六)八月三十日日蝕。

名墨訾應考

章行嚴

愚既爲名墨訾應論，推言惠施之學，不出於墨之道，僅明其理，未列諸證。法當逐條考之，俾便推究。茲謹分寫若干條如下，以見例耳，未能盡也。

愚作此考，曾呈請吾兄太炎指正；猥承獎掖，認爲大體不謬。中有兩條，吾兄且以己意批注於後，今並列之，敢告學士。

〔經〕次，無間而不攖攖也。

〔說〕次，無厚而後可。

不攖攖，孫校改不相攖，是。攖義見別條『攖相得也』，相結著意。次，言兩物相次。無間，謂兩物之間；不間一物。不間一物，而又不結著，故曰不相攖。凡兩物相著，易致相壘，相壘則其積加厚；苟有厚焉，相攖可知；此雖無間，不得言次。故說曰『必無厚而後可』也。

此條釋動，以駁惠施。惠施『鳥影不動』義，訓動爲止。其所以然，乃謂鳥之飛也，由甲點飛至乙點，復由乙點飛至丙點，以下遞推，以至無窮點；無論飛至何點，鳥均止於何點，點點相並，因成飛程，是吾人所見惟止耳，不得言動。墨家曰：不然，兩點相接曰次，其次無間；以空間（墨謂之字）言，不容一隙；以時間（墨謂之久）言，不容一忽。（止以久也一條可參看）以如此無間之點點聯貫而往，打成一片，明爲動象，焉得言止？

〔經〕儇秠秪。

〔說〕儇昫民也。

儇秠秪，孫謂當作環俱柢。爾雅釋言云：『柢，本也。以環之爲物，旋轉無端，若互爲其本，故曰俱柢。』其說是。惟經說昫民，孫亦謂爲俱柢之誤，則經與說未免重文。張子高謂『通觀

墨經，有經無說者有之；惟有說則必與經異文，互相發明，從無需同若此者』所見甚當。愚按昫民既爲誤字，如何誤法？殊難臆斷。惟以義言，爲無柢二字乃佳。即律以孫氏昫俱音近之說，昫無音亦相近也。經言俱，說言無，義反而成。蓋環乃無端，與面相遇，處處爲柢；而柢者篤而言之，平而能立之謂；環之柢無平可言，亦不能立，不啻無柢也。且經與說言有無相反，本墨經慣例，如經言『厚有所大也，』說曰『厚惟無所大』是。

此條乃距惠子『輪不蹍地』之說。惠子說輪，殆與希臘學者芝諾說動同趣。蓋芝諾非動，人或難之，因起而行，謂芝諾曰：『此非動乎』？芝諾曰；『人謂子動，吾謂子止；何也？此所謂動，特見其同類之跡證，相串而往，從而爲之名耳。試取其跡證分別觀之，是止也，非動也。蓋凡一物，占有空間之位置，與其本身相等者，其爲止於其所無疑。浸假其物由甲所移至乙所，浸假又由乙所移至丙所，每至一所，即止於其所，所所相積，止止相續，從其後而名之，斯曰動耳。』惟輪之著地亦然，環輪皆端，每端可著，一端既著，端即止地，次端復來，次端亦止，止止並，號之曰，其實不蹍也。墨家曰不然，環雖四圍皆柢，實乃無柢；既云無柢，安言止地；既不止矣，則其兩柢相接墨經謂之相次之間，不容有時分存在，墨經謂之無間而環於焉運行矣；非蹍而何？

〔經〕動，或從也。

〔說〕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

或，域本字。偏祭從，孫云當作偏際徙，從之。者字不誤。免瑟，孫疑作它靈，太牽强。愚按免字不誤，瑟徙音混，瑟疑徙之誤。

域徙者，言動者所立之地點變更也。動由甲點以至乙點，其全場過程，謂之偏際；有如是之偏際，方號爲徙；故曰『偏際徙者』若戶樞雖轉，而盤旋不出於一樞，不得云徙；故曰『戶樞免徙』孫引呂氏春秋盡數篇云『戶樞不螻，動也』執域徙義，且不足言動。

此條蓋駁惠子『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之說。飛鳥之影，來自飛鳥；鳥既飛矣，其飛必由甲點達於乙點，有過程焉，字曰偏際；既有偏際，是鳥所占之空間，明明有徙，安言未動？惟影亦然。

〔經〕景不徙，說在改爲住。

〔說〕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

說在改爲住，梁任公曰：『舊本經文住字，與此條不屬，而在次條景二兩字之前，據通例，經說牒經之文，乃景字而非住字，（按經說首字牒經乃任公發見之經說條例）知彼條經文首字，必應爲景，而本條經說所釋，確有住義，然則住字當屬本條矣。』其說是。本條經說景字；亦如例牒經。

此條諸家皆謂與惠子『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同義。蓋震於其字面相似，未暇深考之故。不知莊子天下篇所稱，乃惠子設義，而墨經本文，攻之，兩家並非同調。墨子之主張影動，明與惠子異趣。觀本經『動或徙也』及『儇秖秖』諸條可見。其曰『景不徙』者，特姑就惠子所言而言之，以便詮釋其所謂不徙，應云何事。『改爲住』，卽其所下之詮釋也。

影徙，事實也。（影徙以鳥徙故鳥徙歿則見）不徙云者，乃爲量影言之。蓋影由甲徙乙，欲量全景過程，（墨經謂之彌際）勢須以線表之；影不可量，惟線可量；影徙者也，而線不徙；謂線卽影，影始有不徙可言。『景不徙』云者，影改爲線，而線住，因從線以觀之也；故曰

『說在改爲住』柏格森釋動云然。

影亡與影徙，非爲一事。光至影亡，影不徙固亡，影正徙間亦亡也。影若在，盡古息，祇足證明影之常在，而無與於影徙與否，以常在應包括徙與不徙而言也。本條經說，與經不甚合，是否應隸此經？待考。

此條說義甚精，唯『改爲住』，似是近代語氣，恐墨子時無此文句耳。今爲說如左

爲，造也；改爲，改造也。凡言徙者，必自甲至乙，而本形未嘗變更。今影則不然，日光一移，影非特異處，而亦異式，靡隅具缺，無處不可變形；是由日光與原物，隨時改造而成此影；既云改造，則後影非前影，故云『不徙』也。

此條較惠子『飛鳥之影未嘗動也』爲正確。彼以鳥動爲本，則甲方乙方之影，未必異式，無以證影之不動。此以日光移動爲本，則甲方乙方之影，必有異式，乃得以改造之義，證其不徙爾。

光至影亡者，如一樹承日，下必有影，俄頃日輪移轉，日光照及之處，卽原影亡失之處；原影既亡，而更生異式之影

於他處，則是改造，非所謂徙也。若日光常在，則影終古不動；（動息即動機）不又不能徙也。

太炎注

〔經〕非半弗斱，則不動，說在端。

〔說〕斱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斱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斱也。

此駁惠子「尺棰」之義。諸家謂即該義，非是。惠子之說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而不竭。」此其命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以謂無論何物，苟取量僅止於半，則雖尺棰已耳，可以日日取之，歷萬世而不竭也；是不竭在物，而尤在取也。墨家曰不然，所取之物，誠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決無萬世取半之理；蓋今日吾取其半，明日吾取其半之半，又明日吾於半之半中，取其一半；自是以往，可以計日而窮於取，奚言萬世？何也？尺者，端之積也，端無序而不可分；於尺取半，半又取其半，必有一日，全棰僅餘兩端相並，取其一而遺其二；所遺一端，凝然「不動」，不能斱也；故曰「非半勿斱，則不動，說在端。」

經說之意，謂斱半者，進於前而取其半也，遞前遞後，將至其中無可為半，如端是。端者無序而最前者也，但所謂前，其位置原無一定；日日向前遞取，則餘端在前，今日取前，明日取後，前後夾取之，則餘端在中，無論取法如何，而要以斱半為度。既云必半，則知非半者勿與之，而端無半可分，是不可斱也，語意極明。

〔經〕行修以久，說在先後。

〔說〕遠近，修也；先後，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

此破惠子「今日適越而昔來」之說，故先後之序不可亂。適，先也；來，後也；昔，先也；今，後也；先先而後後，則必先適而後來，先昔而後今也。此種關係，邏輯謂之 A Symmetrical relation，式為甲先於乙，同時不得謂乙先於甲。茲曰今適昔來，是先來後適，先今後昔，以式律之，是乙先於甲也；其說難持，故墨家正之。

〔經〕厚，有所大也。

〔說〕厚，惟無所大。

說本句上文，為「心中自是往相若也」，乃釋經「中同長也」句，冒頭宜是中字，心字贅，張子高疑為衍文。愚按惟無所大，

應作『心惟無所大』，恐是寫者將心字誤移於前句之首耳。厚言體；大卽長與廣，言面。此謂體面相關之切，舍面不能言體，卽『不可偏去而二』之義。厚與大不可偏去，故曰『厚有所大』也。但偏去在心中爲可能；如幾何定義有長無廣曰綫，蓄物雖有長，亦必有廣；言心，則偏去其廣亦可。惟厚亦然；厚者在實雖與長廣相涵，而惟心偏去長廣，亦在所不禁；故說曰『心惟無所大』。陳澧云：『按幾何原本云「面者止有長有廣」，蓋面無厚薄，言厚必先有面之長廣，故曰「有所大」也。說云「無所大」者，謂但言厚，則無以見其長廣也』。其說是惟言厚無以見長廣云者，特心境如是，不可誤爲事實。惠子之流，欲將此種心境徵實，故墨家辨之。

此之『厚無所大』之說，蓋針對惠子『大無所厚』之說言之。惠子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厚大並舉，亦厚言體而大言面，無厚則無體，故不可積；惟無厚而廣長自若，廣長離厚而開展，可至無垠，故曰其大千里。墨經言厚偏去大，惠子言大偏去厚，雖立說相似；而墨之偏去，僅存於心；惠之偏去，欲求諸實：則乃大異。惠子惟實欲存大去厚也，故又有『天與地卑，山與澤平』諸義云。

〔經〕正，無非。

〔說〕若聖人，有非而不非。

正無非在讀此書旁行之下，畢釋爲『卽正讀亦無背於文義』。孫謂『亦是經文』。孫說是。特其義蘊，孫未了然。

正無非，句法猶正互諸；事有以互諸爲正者，（義見別條）亦有以無非爲正者也。蓋眞理有時正面無可爲證，因從反面證之，反面之理不成，則正面爲正。非者反面之理也，無非者無反面之理也，無反面之理，正面之理之正，已足證明；故曰『正無非』。也說以聖人爲例，聖人之所以爲正，以雖有非之者而終不能非也；故曰『若聖人，有非而不非』。

本條乃破惠子『郢有天下』及『犬可以爲羊』諸說。如全大於分，幾何之自理也；若欲否之，則從反面著想，天下固未有分大於全或分同於全其物也；分大於全或分同於全之爲何狀，固不可思議也；而全大於分之理正矣。惟『郢有天下』亦然；天下全也，郢分也，郢有天下，是分大於全也；其說不正，墨家因以正無非之義闢之。其在邏輯，謂之反面之不可思

議。(The inconceivability of the opposite)又『甲者甲也』爲思想律。此律之反面，爲『甲不爲甲而變爲乙。』(A thing should cease to be itself and become something else) 果反面爲不可思議，則原律自正。如曰『犬可以爲羊，』此甲不爲甲而變爲乙也，其不可以非也甚明。

〔經〕物甚不甚，說在若是。

〔說〕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

本條是字宜細辨。經與說共七是字，有兩解：經『若是』之是，說『是之是也』之第一是與『非是也者』之是，指人；餘四是字指物。人謂主觀之人，物謂主觀之物。『若是』猶言依主觀者而定。『是之是』猶言主觀者之所謂是。『非是』猶言非主觀者而爲他人也。凡物以爲莫長於是莫短於是，特主觀者之是耳；若易人而觀，則未必以是爲甚長及以爲甚短也。如斥鷃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自以爲『飛之至』，可謂甚矣；而鵬之視九萬里且未必以爲甚。又乞丐而驟獲百金，必以爲甚富；富家中落而至百金，必以爲甚貧。同一百金，而甚之者適於兩極，凡以主觀者之不同也。

惠子所謂『龜長於蛇』，號稱詭辯，計當時長短之辯必烈。墨家因以此正之。試假設爲蝦龍兩國，龜游於蝦國則甚長，蛇游於龍國則甚短，兩國人物之長短不同，其度量衡法必異；蝦國之所謂尺，容不敵龍國之一寸，而同號爲尺自若也。則若龍人告於蝦人曰，『吾蛇不過一尺，』蝦人得語龍人曰，『吾龜長且一丈，』是龜長於蛇也。

〔經〕無不待有，說在所謂。

〔說〕無若無馬，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

天陷，如俗傳『天傾西北，女媧鍊石補之』之類。孫注疑作失陷，非是。此言無有兩種：一原有而今無，如無馬，馬夙爲我有而今失之也。一原無而今無，如無天陷，天陷爲稗官妄說，自古及今皆無其事也。原有今無，爲事實之無；本來無有，爲言說之無。莊子曰：『物謂之而然』茲亦謂之爲無已耳。無天陷，即無『無天陷』，無固在事實上其名不立也。故曰『說在所謂。』

邏輯論名，顯負名(Negative Name)與褫名(Privative Name)之別。負名言無言非者皆是；然無與非，當問其本來如何；本來無與非者，方爲眞負。若夙有今無，夙是今非，則不曰負而曰褫；褫者褫其德之所前有也。如明與無明，若無明之義爲盲，盲非負名，褫名也；人或有生而盲者，然具有視官，亦可曰褫。又如生與無生，若生非指礦物，其義爲死，死非負名，褫名也。以知褫名乃示物德之未有先喪，或舊具今亡；負名乃示物德之向來無之，且不能有；而耶方斯嘗歎爲分別甚難者也。律之墨經，『無馬』褫名，『無天陷』負名。墨經之爲此別，蓋針對當時孤駒論而發。惠施之方，有孤駒未嘗有母一事，以致駁辯終身不窮。依墨經言，則駒本來有母，今雖『孤稱立而母名去』(莊子李注)而本來有母，其事不可磨。也是駒之無母，乃無馬之類，非無天陷之類；孤爲褫名，非負名，褫者嘗有而褫之，不得言未嘗。

此條所說有之而后無，無之而無，義本分明。惟『無天陷』三字，恐意無字當斷。說文『天屈西北爲无』。此言世人言無者，若無馬，則有之而后無。世人言無者，若天屈西北，則無之而無，謂天本屈西北，未嘗有不屈之時也。天屈西北，亦古人步天未精之論，墨家借以爲例耳。如此文義自順；不然，或指天陷爲天然有缺，如生而缺脣之類，亦可通。無字仍當斷。

太炎注

〔經〕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

〔說〕荆之具也，則沈淺非荆淺也。

說荆之具，具字乃具之誤，具即大取具同之具，意即俱處於室之俱。凡一共多別，諸別同居於一共之中，曰俱，亦曰具也。若別與共相對而言，則小物落於同類大物以內曰沈。荆雖大，比於天下則淺；天下爲共名，荆爲別名；別具於共，故曰『說在具』。然荆沈於天下，乃與他地俱處於是之故；是荆者以沈而見爲淺，非眞淺也。

此駁惠子『郢有天下』一義。孫詒讓謂『郢有天下，與此意異而辭可相證』。能見到意異，自是有識。郢沈於天下，宜天下有郢，今曰郢有天下，是天下沈於郢，全小於分，不詞。

〔經〕偏去莫加少，說在故。

〔說〕偏，俱一無變。

此須與『不可偏去而二』一條參看。彼謂物有數德，不可偏去其德，歧為二物。此謂凡號為物，莫不體面相含；偏去體而言面，亦特言之而已，體無傷也。偏去面而言體亦然。雖偏。去。而。物。德。不。加。少，仍。然。存。在。如。故，因曰。『說。在。故』。合可。見。不。可。見。之。諸。德。而。計。之。曰。俱，諸。德。不。分。離。曰。一；偏。去。而。俱。一。無。變，此。故。之。說。也。（俱一亦參看不可偏去而二一條俱說偏字牒即見與俱之俱一即一與二之一）經。

此駁惠子『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一義。厚，體也，大，面也；無厚，偏去體也，去體存面，使面擴至千里，而其上不可積一芥，此薄之至者也。惠子。矜。其。說。之。辯，而墨。家。謂。無。是。物：蓋去。厚。而。厚。無。變，無厚。徒。成。辭。費，不能。實。驗。之。虛。說；墨不。取。也。

此亦駁公孫龍之白馬論。龍曰『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全以為物非也。』色。形。並。具。為。馬，今偏。去。色。或。偏。去。形。以。求。馬，意。中。可。容。此。馬；而。在。實。則。偏。去。其。一，而。全。德。自。若，未。之。變。也。言。色。謂。形。不。當。與。而。竟。與，言。形。謂。色。不。宜。從。而。竟。從，莫加。少。也。

頭髮鬈曲的原因

（雲）

近年來我國人因西人鬈髮，以為美觀，羣起效尤，故意燙成屈曲之狀，不特枯萎無色，生趣亦斲喪殆盡，更有何美觀之可言。蓋我人之髮，本與西人，逈不相同。考髮之構造，以精密的顯微鏡觀察之，概可分為三部：中心係髮髓，為細胞所成，並含少量的空氣；其外為皮膚，亦為細胞所成，最外為細胞所成的表面。惟在彼白人，則其髮之表面，係為魚鱗狀，故易於捲曲；若吾黃人，則表面平滑，一時雖能燙之使屈，然不久卽須回復原狀。亦猶鏈之屈曲，較光直之繩索為易易也。

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

馬衡

自來我國古器物之出土，類皆耕夫牧豎偶然發現，隨時隨地殘毀消滅；其得寓士大夫之目而爲史傳所紀載者，皆斷缺散佚之餘，什存一二。間其出土之地，則展轉傳訛，莫明眞相。至器物之種類若干，數量若干，位置之狀況若何，……更無從究詰矣。我國歷史上最有價值之發見而又號稱完全保存者，莫若晉太康二年汲郡所出之竹書；當時經公家之搜集，多數學者之釐訂，得書凡七十五篇。然當發見之初，盜墓者燒策照取寶物，所殘毀消滅者當已不少，故官收之燼簡殘札，文多殘缺也。（見晉書束晳傳）竊以爲古物既偶然發見，當於發見之地集合專家作有計劃之發掘，雖破銅，爛鐵，殘瓴，斷甓，亦必記其方位，纖悉靡遺。如此，則(1)地點不致謬誤，可藉以知爲古代之某時某地；(2)器物之種類，數量，方位不致混淆，可以明各器物之關係及其時之風俗制度；(3)建築物不致有意毀壞，可以覘其時之工藝美術：凡此種種，胥於學術上有所貢獻。其價值視尋常無意識之發見，爲何如耶？

此次新鄭所出之古物，雖未能以科學之方法發掘之，而能全數保存，不令散佚——今存開封第一學生圖書館，李氏所售出者亦並追回——實爲我國歷史上未有之盛事。衡於九月二十日承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之委託，前往新鄭調查。距始發見之期已將匝月，其發掘情形，不及目睹，僅於發見地點詳加審度，並從監工之人詢得梗概，爰略記之如左：

（一）發見之時日　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二）發見之地點　新鄭縣城內東南隅邑紳李銳宅旁園圃中。

（三）發見之始末　李銳鑿井爲灌園之用，鑿地深至三丈，發見鼎甗等數器；以三鼎售諸許昌，得銀八百餘元。該縣知事姚延

錦聞之，出而干涉，李以發見地點在私宅範圍以內，非外人所得過問，彼此互相爭執。時適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巡防至此，聞其事，以為鐘鼎重器文化所關，亟宜歸公保存，垂之久遠，商諸李氏，得其許可，爰派員駐其地，監視繼續發掘，先後開井口四，略有所得。其後劃定範圍——南北長三丈五尺，東西寬四丈五尺——層層發掘，深至三丈，而所有古器物遂完全呈露矣。衡至新鄭時，古器已搬運殆盡；又復於上述範圍以北發掘新坑。衡以黍稷器，酒器等之未經發見者甚多，其已發見者位置多在西北，疑西北兩方尚有掘之未盡者，請其於範圍以西亦同時發掘。其結果所得，僅陶器及磚瓦等，此外更無銅器。

(四)器物之種類及其數量

鎛鐘四　大者高二尺四寸五分（以農商部所製營造尺計下倣此），鈕高九寸二分；舞縱徑一尺三寸二分，橫徑一尺六寸二分，銑間二尺；鼓間一尺八寸。餘三鐘以次遞小。（圖一至四）

編鐘十八　大者高一尺二分，甬高四寸八分；舞縱徑四寸九分，橫徑六寸三分，銑間七寸五分；鼓間五寸八分。（圖五至九，計十七器，一器後出，圖不載。）

鼎八　附耳，前後復有兩小耳，作牛形，意即牛鼎。大小不一。大者高一尺九寸五分，深一尺四寸，口徑二尺四寸三分，耳高七寸五分強，寬一寸七分強。（圖十以下）

鼎三　耳在唇上，高約一尺。（圖二一，二二，二六。）

鼎二　附耳有蓋。（圖一九，二十。）

鼎三　附耳有蓋。（圖二三，二五，二八。）

破鼎四　分盛四蒲包。

鑑一　為盛冰之器，高一尺二寸二分；口徑二尺三寸五分。（圖三七。）

方甗一　通高一尺七寸。（圖三八。）

大壺二　通蓋高三尺。（圖三一，三二。）

大壺二　通蓋高二尺七寸五分。（圖二九，三十。）

罍一　高一尺二寸六分；口徑六寸七分，腹圍四尺八寸。（圖三四。）

罍二　通蓋高一尺一寸九分。（圖三五，三六。）

盤三　大小不等。（圖五二，五三，其一後出，圖不載。）

匜二　一大一小。（圖三九，四十。）

兕觥一　背有小蓋，以連環繫於鋬。（圖三三。）

壺二　高一尺九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圍二尺五寸八分。圖四二

敦八　通蓋高八寸二分。圖四三至四六

簠六　通蓋高六寸三分。圖四七至四八

凵盧一　形如方盤，侈口。縱徑一尺一寸一分；橫徑一尺四寸一分；深三寸。周圍有柱二十三枚：左右各四，前七後八。兩端有連環，兩旁亦各有一環。唇內有文七字。圖五一

鬲九　高四寸；深二寸，口徑四寸一分。

舟五　大小不一。圖四九，五十；其一後出，圖不載。

盦一　後出，圖不載。

瓦豆一　後出，圖不載。

戈一　後出，圖不載。

矛一　後出，圖不載。

鐓二　一大一小，中皆有柲。後出，圖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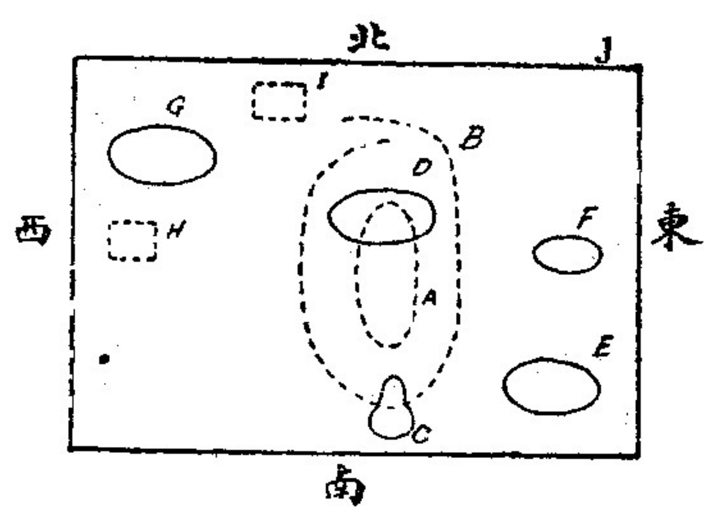
車鏄一　後出，圖不載。

馬勒四　後出，圖不載。

鳧二　疑爲器飾。圖五八。

玉三　圖六十。

(五)發掘之圖及器物之位置



上圖之說明：

A. 墓穴　橢圓形，深三丈，朱砂底，中有殘骸三，首在北，足在南，殘玉三。

B. 器物環列之形亦橢圓形，深亦三丈，環繞墓之周圍，惟北面不銜接。諸器之位置，就所知者略舉之如左：

甗鼎在南面，最先出，器之內外有貝數百枚。

大鐘，大鼎在東南。編鏄三四枚相累，植立於大鐘之側。

大壺四在北面盡頭——卽不銜接之處——前二後二。

簠，敦，鬲等器，不詳其位置。有三鬲覆於敦中。

C. 李銳所開之井口

G. F. E. D. 並靳雲鶚所開之井口

I. H. 古井口 橫四尺，縱二尺，深亦三丈。四壁之土堅實平滑，如堵牆然，為人工所築。中實之土則否，色亦有別。疑為豎柱下窆之用者，記檀弓所謂『桓楹』是也。

J. 靳雲鶚發掘之範圍 縱三丈五尺，橫四丈五尺。其先僅鑿D. E F G四井。後乃掘此。

（附記）在E F. G. 等井附近亦發見數器。器名不詳。聞以鼎為多。惟其深不及三丈，此為一疑問。

在東隅深丈餘之處見骸骨全具，旁有鐵器，類宋磁，此殆後人葬於其上者。

（六）器物之制作 自來所出大器——如齊侯鏄，克鼎，之類——銅質極精，冶工不苟，故雖歷年久遠，而鏽蝕之處甚少，花紋文字，並皆清晰。此次所出者雖多大器，而銅質冶工較之遠遜。其中惟鐘鏄等器，以音律所關，不雜土質。其餘諸器之耳足等部中皆實土，經大冶鑄，悉作紅色，故其器折足墮耳者比比皆是；花紋雖亦工緻，而多為銅鏽所掩。獨ㄩ盧一器，制作之工，邇乎不同，而又獨有文字；銅質較精，不呈鏽色，一望而知為同時所作者。其為平時服御之器而非祭器，可斷言也。

（七）器物之時代 以諸器之形制及ㄩ盧之文字定之，確為東周之器。以新鄭在東周時之沿革言之，始為鄭都，後為韓都。韓都此在周烈王元年，此器不類戰國時文字，故可確定其為鄭國之器（別有考。）

（八）埋藏器物之原因 在初發見之時，羣以為如此重器，必非殉葬之具，或謂其地為鄭之宗廟，國亡而淪為丘墟，或謂鄭當亡國之際，遷其宗器以埋藏於此；衡以為二說皆非也。按記檀弓上『原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知商周之世有以祭器為送終之具者。今傳世商周禮器如是之多，大抵皆出自墟墓間者也。此次發見古物之地，居中橢圓形朱砂底者，卽為埋棺之故處，故殘骸殘玉，皆出其中。（古墓中多有朱砂，疑為水銀所化。晉友王撫五先生云「水銀遇含有礦質之物，卽化為朱」。）其外環列之器，皆殉葬之祭器也。（其鼎甗器之底積煤甚厚，在未埋藏以前必曾用以烹煑者。）故此地為鄭伯之墓，殆無疑義。

新鄭發見之古物(一)



(圖一)周蟠虺鎛鐘



(圖二)周蟠虺鎛鐘



(圖三)周蟠虺鎛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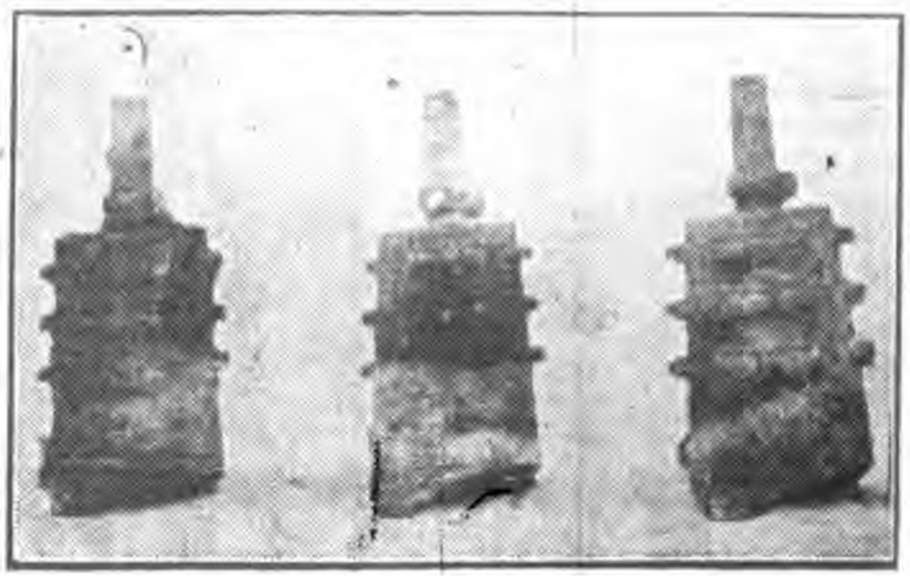
(圖四)周蟠虺鎛鐘



(圖五)周蟠虺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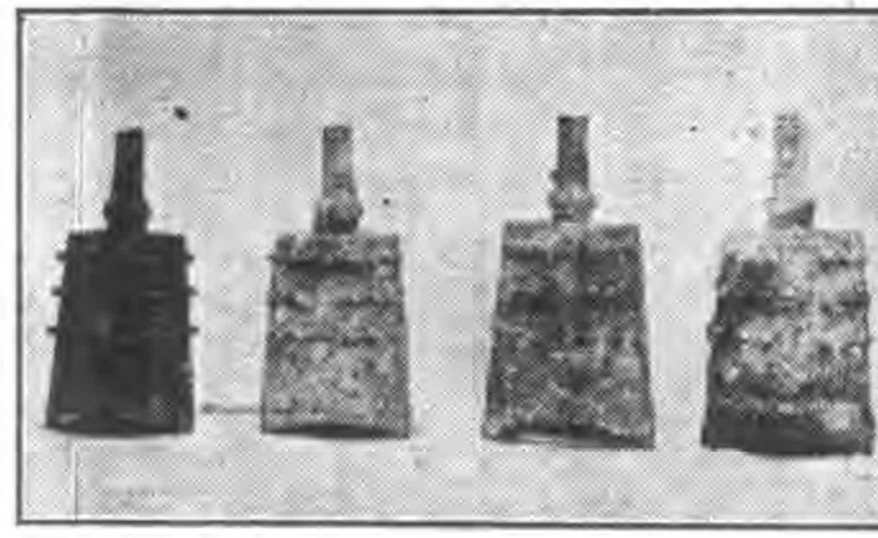


(圖六)周蟠虺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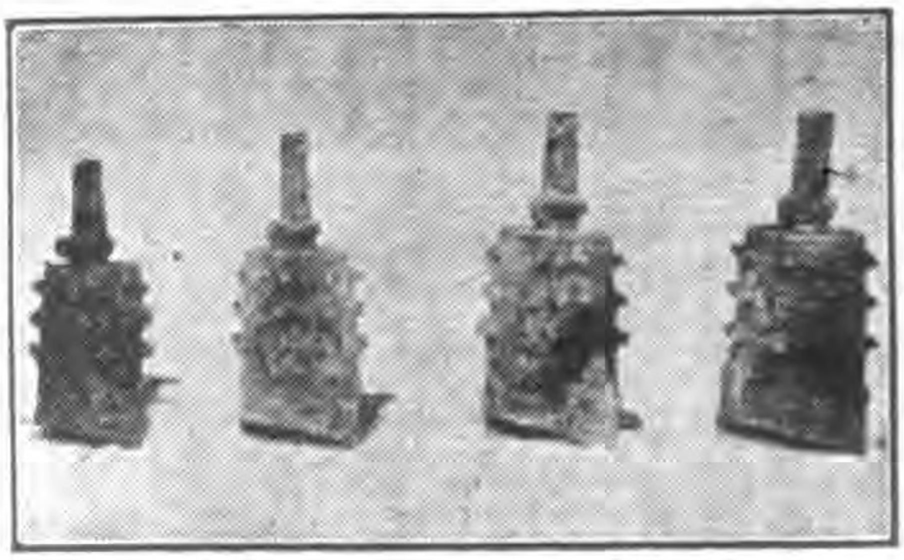


(圖七)周蟠虺編鐘

新鄭發見之古物(二)



(圖八)周蟠虺編鐘



(圖九)周蟠虺編鐘



(圖十)周夔紋鼎



(圖十一)周夔紋鼎



(圖十二)周夔紋鼎



(圖十三)周夔紋鼎



(圖十四)周夔紋鼎



(圖十五)周夔紋鼎



(圖十六)周夔紋鼎



(圖十七)周夔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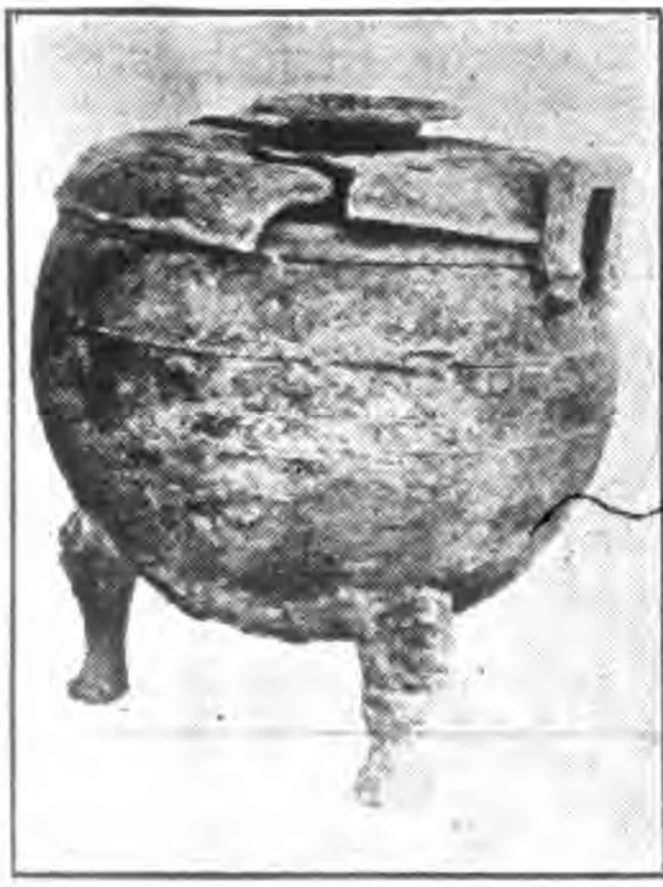


(圖十八)周夔紋鼎

新鄭發見之古物(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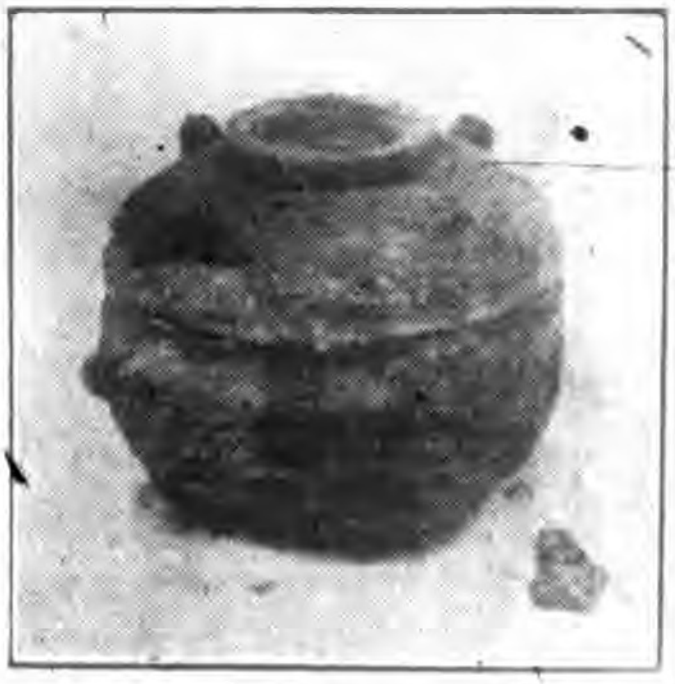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周蟠虺鼎



(圖二十)周蟠虺鼎



(圖十九)周蟠虺鼎



(圖二十八)周蟠虺鼎



(圖二十三)周蟠虺鼎



(圖二十二)周蟠虺鼎



(圖三十)周蟠虺壺



(圖二十九)周蟠虺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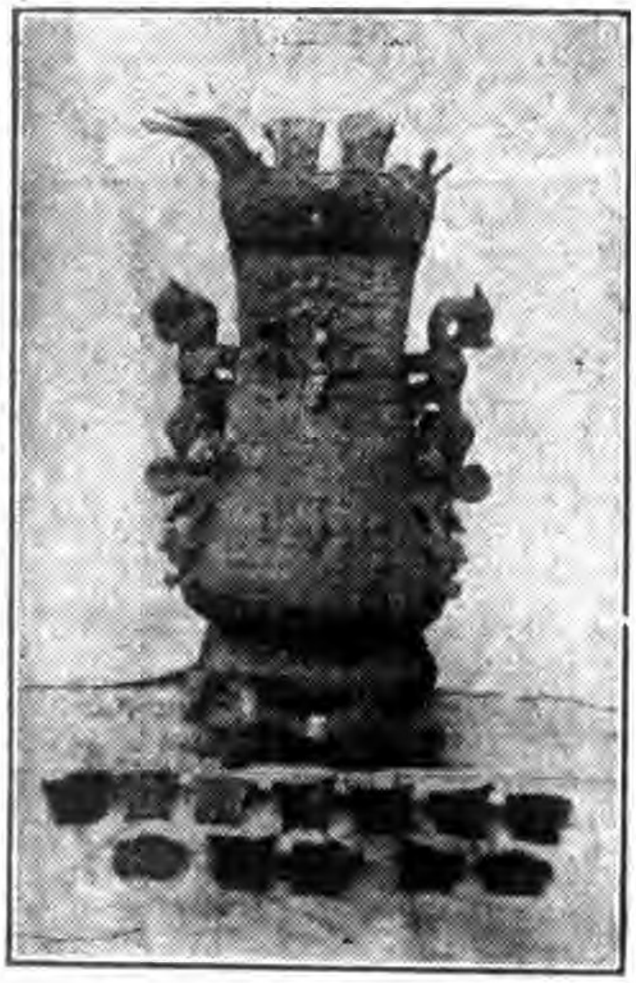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五)周蟠虺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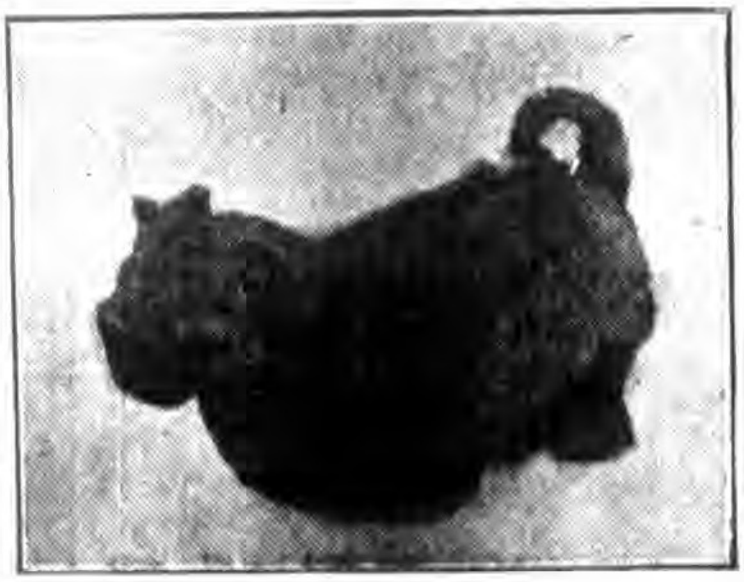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六)周蟠虺鼎

新鄭發見之古物(四)


(圖三十一)周蟠龍壺


(圖三十二)周蟠龍壺


(圖三十四)周雲龍罍


(圖三十三)周兕觥


(圖三十五)周罍


(圖三十八)周蟠虺方甗


(圖三十六)周罍


(圖三十九)周素匜


(圖三十七)周鑑

新鄭發見之古物（五）



（圖四十一）周素匜



（圖四十二）周虺紋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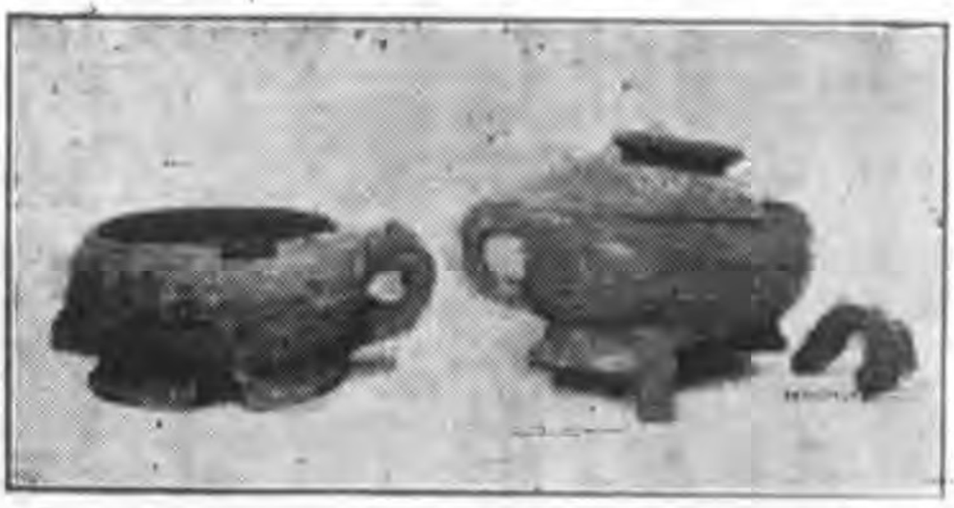
（圖四十三）周夔紋敦



（圖四十四）周夔紋敦



（圖四十五）周夔紋敦



（圖四十六）周夔紋敦



（圖四十七）左周夔紋簠中右周環紋簠



（圖四十八）周環紋簠

新鄭發見之古物（六）



（圖四十九）周飽耳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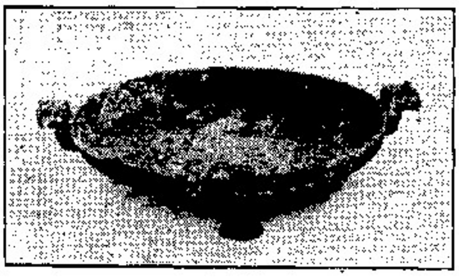
（圖五十）右周飽耳舟左素舟



（圖五十一）周乙盧



（圖五十二）周獸耳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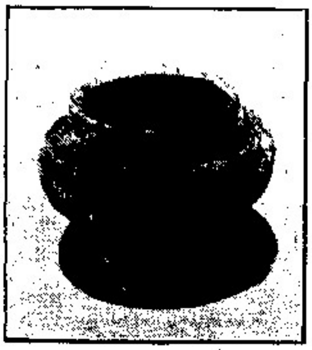
（圖五十三）周夔耳盤



（圖五十八）周鳧



（圖六十）周玉玦



（圖六十一）周觚座(?)

羅叔言先生考訂古物略記

張森楨

新鄭古物運汴，中外考古家參觀者，絡繹於道。上虞羅叔言（振玉）先生於去歲十二月底來汴，小住五六日，對於古物名稱，多所更正，略記於下。

第一批

原定	改定	備考
大方尊	壺	有耳爲壺無耳爲尊
獸尊	虎彝	
螭首匜	兕觥	失蓋
虺耳簋四	錡一	有三足者錡
	鍑一	無三足者鍑
	舟二	
方盤	盧	
人身獸面形	豐侯	
玉玦，	破環	

第二批

原定	改定	備考
簠	舟	
舟	錡	
甗	鍑	
螭虺鐘	編鐘	
鐓	殳首	
銅杠頭	車飾	
銅環書鎮	銅環	
扁銅鈴	？	

箭頭　矛　蚌介鏃　蚌甲
錯　？　環紋玉件　環紋玉琯
瓦當　瓦筒　周陶質絃紋鏡　漢陶質絃紋鏡
貝片　跳製貝

前史時代原人藝術的大發見

（魯）

近來歐洲學者在考古學上發見了不少的新事物，而最近南法地方原人繪畫的發見尤爲出人意表。發見這萬餘年前的祕藏的是一個法國僧院長賴瑪齋（Abbé Lemozi）。最初發見的說也奇怪，還是個十四歲的小孩子，他偶然到山洞裏去玩，在洞內尋見了一間大地室，後來才去報賴瑪齋，一同去找尋。這間地室約有一百二十五碼長，十二碼闊。室中別無裝飾，惟四壁都繪有圖案，大約有四十幅，都用了黑色及紅色刻成或畫成。所畫的都是些原始時代的動物，如巨獸，野牛，馬，魚等。此外還畫着十隻半面的人手。在這大地室的旁邊，還有兩間小廳，較大的一間裏畫着一隻熊，還有一間裏又有許多繪畫及雕刻。這些繪畫刻石大概是作象形符號用，不是作裝飾用的。據許多學者考證，這些繪畫雕刻，雖然是陸續作成的，不是出於一個時代，可是最近的離現今總有一萬二千年。那時人類還在原始時代，蠻如鹿豕。所以這些作品實在可以說是人類最古的藝術創作。現代世界上所存的藝術品大概沒有比這個更古的。但那時燈火及刀鋸都未發明，原人不知是用了什麼工具從事繪畫雕刻，又不知怎樣能在黑暗的地室中從事工作，這却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祕密呢。

金馬牌香煙

頂上國貨。金馬香煙。品質優美。敢誚空前。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與萬國儲蓄會

東方雜誌、是中國最老的雜誌、萬國儲蓄會、是中國最老的儲蓄機關、閱東方雜誌的人、都是周知中國事情的、且也周知萬國事情的、但是如閱東方雜誌、并能入萬國儲蓄會的人、將來所知的事情、必更加多、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爲萬國儲蓄會、如今的特獎數目、已有兩萬餘元了、倘然一旦得獎、自然可以周游中國、並可以周游萬國、旅費不憂缺乏、既得雜誌上種種的智識、又能親歷其境、一一目睹、這不是所知的事情更進一步嗎、所以我勸閱這雜誌的人、都來本會儲蓄、實是一舉兩得的事、而且本會儲戶、如今已有四萬餘、全會不但特獎有二萬餘元、頭二三四等獎、也各有二十個、機會既多、得獎又易、期滿之後、即不得獎、也能全數還本、又加以紅利、如此進可以有極大希望、退可以有穩妥之儲本、可進可退、萬無一失、還有甚麽遲疑嗎、

入會詳章、函索卽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啟

唯識學之重光

繆鳳林

唯識之學，與法相同源，導自世尊六經，(華嚴，解深密，如來出現，阿毘達磨，楞伽，厚嚴)彌勒五論。(瑜伽師地，分別瑜伽，辯中邊，金剛般若，莊嚴)創立宗派，則始於無著世親。無著作攝大乘論，以唯識顯揚大乘教理。傳於世親，作攝論釋，又作二十頌摧破邪山，作三十頌高建法幢，皆以唯識標名，學遂盛傳。三十頌義繁文約，世親本欲廣釋，宏文未就，歸真上邏。爰有親勝火辨造此頌釋，繼之以德慧安慧淨月難陀，終之以護法及其門人勝友勝子智月。凡此十大論師，咸有釋論，展轉立破，極於護法。總諸經之綱領，括衆論之菁華，風飛三量，外道辭旗，泉湧二因，小乘亂轍。蓋唯識學至護法而確然可立，亦唯識學至護法而純粹以精矣。曲高寡和，護法死而其學不傳。書藏玄鑒，待人以授。雖有取閱，知者誰何。時則那爛陀寺為天竺佛法之總滙，瑜伽中觀，鑽研猶多，獨此唯識，鮮聞講習。(西域記及慈恩傳無有一語記印土講唯識者。)當此絕續之交，玄奘法師適留學印土，受書玄鑒，畢通其學。標護法之真義，摧外小於異域，誓志弘揚，將旗東歸，網羅奇傑，譯梵為華。十師釋論，卷帙浩繁，摘取精英，糅為一部，即今十卷成唯識論是也。其餘經論，亦多宣譯。奘師講述闡發，門下窺基玄測普光玄範，並肩相承，咸有述作。慧沼智周道邑如理太賢靈泰，繼起鑽研，並多發揮。唯識之學在印土將成絕響者，復大白於中國，其所討論，且有軼出護法範圍之外者焉。惟是中邦民性，率重實際。形上玄言，既少置喙，認識原委，論者絕無。斯學以機感奇緣，盛極一時，究其性質，實與中人不甚相入。故自晚唐以降，漸成絕響。諸家著述，亦漸次銷沉。宋世永明壽禪師著宗鏡錄，雖尚能依據古典，敍次詮釋，然已一無樹義，而即此已屬僅有。延至元末，重遭兵燹，唐人著疏，悉就淪亡。晚明清初，研究雖尚有人，要皆鑽壁虛造，勞而莫通。蓋真正之唯識學，亡之已將千載矣。幸也中土佚著，流傳於日本者，保存猶多。海通以還，窺基大疏述記，既先後歸來，明

洎間彼國纂輯續藏，輸入益多。研學有資，千祀絕學，二十年以來，又由萌芽而蘗重光，蔚成學術界一大故實。此重光運動促成之分子，若東鄰之返歸唐疏也，仁山老居士之刻經流通也，各方面之提倡研究也，未可一二數。而其主因，則無論知與不知，莫不歸之歐陽竟無大師。蓋師殫志內典，歷時及二十年。唐人之學，惟師能傳其奧，且能於唐疏之外別求發明故也。（讀大論及諸論敍唯識論義可知）小子生逢盛會，粗聞勝義。蒙性喜玄思，遠西哲家之言，略識梗概。閒嘗參互比度，乃知唯識學確有不可磨滅者在。當此西哲立說，各宗紛歧，亦惟斯學為能評騭其是非，補正其缺失。信乎唯識學之重光，其關係固不僅一國之學術已也。不揣淺陋，略述梗概，以作斯學重光紀念之引論。且先釋名。（本文遇學術名詞有須解釋者，皆隨文附釋。）

（一）唯。 唯識之唯，與遠西哲學唯心之唯，唯物之唯無殊。其義有二，一者簡，二者持。簡謂簡除，謂離識外無別一法。（法字統攝宇宙萬有）持謂持取，謂宇宙萬有皆不離識。惟所持取之識，非止一識。謂有八識五十一心所。（心所謂心所有法，即隨識而起之心理作用。）亦非止一人之識。謂凡屬有情，（即有生命之動物）皆有此八識心所。故雖以唯名，仍為多元而非一元。

（二）識。 識謂了別，與『知識』『識別』及『認識』之識同義。質言之，即認識之功能。（功用能力）其數凡八。謂依眼而生之認識作用，是名眼識；如張目見桌。（即視覺）依耳而生之認識作用，是名耳識；如舉耳聞雷。（即聽覺）依鼻而生之認識作用，是名鼻識，如聞香覺臭。（即嗅覺）依舌而生之認識作用，是名舌識；如嘗椒知辛。（即味覺）依身而生之認識作用，是名身識；如擊桌覺堅。（即觸覺）依意（即第七識）而生之認識作用，是名意識；如緣（緣當英文之Perceive，目識耳識等亦屬之，）桌緣雷。（即思覺）尚有七識八識，文至當說。

（三）學。 學之正義為模仿或敍述。(Description)。按其性質，可區為二。一者特殊之學，凡敍述人世對象之一部（即特殊之對象）者屬之，今名科學。如敍述物體狀態之變化者為物理學，敍述天體之位置動靜者為天文學，敍述社會之原始發達及生活者為社會學。二者普遍之學，凡敍述宇宙萬有之全部者屬之，今名哲學。其與科學異者有二。科學之敍述為特殊，而此則為普遍。（如動植礦三者，科學各有所屬，而哲學則無是等狹隘之畛域。）科學敍述所得之原理每相對，而此則為絕對。（如動植礦三學之原理不能應用於其他科學，而哲學之原理則涵概一切而無外，此種區分，意極深遠，詳見拙著哲學之意義，登學衡第二十四期。）

唯識學之學，幾屬後者。故唯識亦可名曰哲學。所宜注意者，哲學既敍述萬有之全部，所得之原理又絕對不二，苟唯識之敍述不得宇宙萬有之眞相則已，否則固絕不容異此之說有存立之餘地耳。

名義既明，乃可進言唯識學之主旨，卽謂宇宙萬有，皆依識有，而不離識，除識之外，一無所有而已。如上所說，張目見桌，是稱眼識，舉耳聞雷，是稱耳識。此之眼識耳識，（餘識亦然）苟加分析，各有二分。一者見分，（舊稱見）謂能見能聞之功能，今遠西哲人名曰感覺（Sensation）（唯識家又有能緣，能覺，能別，行相，及能等名。）二者相分，（舊稱相）謂所見之桌與所聞之雷。今遠西哲人名曰感覺張本（Sensedata）（唯識家又有所緣，所覺，所別，或所等名，）唯識家言一切唯有識，易詞言之，卽謂凡此見相，概由識變，不屬識外是已。見分爲識之功能，各宗共許。（惟其意義則大不同，見後）相分識變，則異論頗多。玆於敍次正義之先，略破異門。一者素朴實在論，二者新實在論。

素朴實在論者，謂感官所攝，悉屬外物眞相，非由識變。如張目見桌，必先有桌，始能見知。此所見桌相，爲桌本有，非是識變。此說非理。且設二難。一者所見之相，隨緣變異，毫非固定。且如此桌，汝今所見，謂係櫻色。諦加審觀，反光部分，實較明亮。中有數處，似現白色，又此反光，隨觀點異。吾今與汝，觀點各別，故所見相，亦不從同。卽同一人，甲處所見，必異乙處，設連二處，成甲乙線，依幾何理，任何一線有無量點，故隨點位所見之相，異亦無量。又同此一點，陰時所見，異乎晴日。用目所見，異乎顯鏡。結構形相，相異亦然。是則同此一桌，所見之相，隨緣出現，千差萬殊。謂目所見桌，卽桌眞相，應此本桌無量非一，相各異故。桌既唯一，故不應理。二者所見之相，不屬外物。如上所明，相隨緣異，當知此相自心所變，不屬外物，故外物一，而相無量。且如此桌，汝現見色，設汝盲目，雖同此桌，了無所見。故汝見相，實由汝變，非卽桌相。又如尿糞，人嗅覺臭，此尿糞臭，不觸於鼻，則不之知。或鼻受損，嗅亦不覺。故知此臭不屬尿糞。且同此尿糞，狗則喜食，蛆則安居。莊生所謂「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設所見相非由心變，烏能有此？相既心變，又隨緣異，故所見相，非卽外物眞相，理不傾動。

卽復於此有新實在論者避上所設過難，作如是言：誰謂桌相唯一？宇宙萬有，任舉一物，厥相，（卽感覺張本或稱現象）本無量，其所現者，僅其一部。而所謂物，乃此無量之相之總和，論理實有，非可目接。汝

謂眼見桌相，隨緣而異，我亦云然。眼見桌相，乃一認識。此之認識，乃一有情與物體間之關係。此之關係，隨觀點異。蓋桌相本屬無量，汝此點觀則現此相，移至彼點則現彼相，距離較近大相則現，距離苟遠又現小相。此相彼相，大相小相，皆屬本有，獨立存在，為汝所緣，現為汝相。當知此相爾時，雖為汝心內容，而汝所見，皆屬此相自體，非由汝變。汝執桌一而相無量，則謂相由識變。今知桌相本多，自可隨緣異現。又復當知此無量相，固屬識外實有。此無量桌相之總和，即所謂桌論理實體(Logical entity)，亦識外存，實有非幻。又汝見桌相，為一關係，汝與桌相為關係者。依邏輯理，關係者變，而關係每可不變。譬如甲加乙為丙，而乙加甲亦等於丙。四減三為一，而七減六亦等於一。故此無量關係，不依關係者而始有，而與關係者同屬本有，同係實在，識外自存。如是識所緣相，無論感覺，張本，論理實體，皆屬本有，無有始起。識未緣時，獨立存在。為識所緣，始為識之內容。雖為識之內容，而其存在既不恃識，且毫非識變。一（瑞萊氏(R B Perry)於其近今哲學趨勢中標以一節曰"the independence of the immanent."論卽此）今謂法唯識變，云胡可通？

彼有虛言，都無實義。汝云一點一觀，一觀一相，有情臨觀，相為識有，非是識變。然今詳諸經驗，同此一點，同此一觀，相可無量。如戴藍鏡，則現藍色。戴紅色鏡，則現紅色。色鏡差異無量，所見之相異亦無量。為問此無量相，為悉本有，抑屬始起？若謂本有，則汝已說一觀一相，云何同此一觀，相乃無量？現有顏色者，必相障礙，故白色紙，染以黑色，白色不現。同此一觀，各相反色，必不俱現，以障礙故，如白黑色。而今同此一觀，色鏡苟異，各相隨現。故知此所見相，悉屬始起。以始起故，故知皆由眼識隨緣變現，非識外存。又汝所說識覺知相，獨立存在，非由識變，衡諸夢境，即知難通。譬夢中幻種種相，或得財物，或相交構，或陷大海，或沉深谷。此種種相，皆由意識變現，人天共了。若謂夢境有然，非可喻覺。吾宗此世覺境，虛妄徧計，與夢不二。即汝亦自謂若有目此世為幻，與夢無殊。余則絲毫不能置辨。（見羅素哲學中之科學方法）自居至負，更復何言？且卽論此世，亦可明證。譬如意識徧計，（周遍計度）無相之物，亦能緣慮。如龜之毛，如兔之角。遍察宇宙，畢竟無有。而今意識皆能攀緣，隨起名言，詮表其相。為問此意識所緣，有相無相？若謂有相，相識外有，應世異有龜毛兔角。若謂無相，應不能緣。當正起時自心所緣之境，許無所緣相故，如餘所不緣境或如餘人境。或汝餘時緣聲等心亦

應緣龜毛兔角，許無所緣相故，如今緣龜毛兔角之心。或除所緣境外，諸餘法亦應爲此緣境心緣，無所緣相故，如現自所緣境。故知。龜。毛。兔。角，識。外。雖。無，意。識。緣。時，仍。有。其。相。此。相。即。由。意。識。變。現。（此及夢或唯識宗名曰獨影境，謂不托質｜外物｜而緣也。其一之今心理學名曰幻覺。外，此與有帶質境，謂雖托質而不相符合，如見人謂鬼，今心理學名曰錯覺。至托質而緣，得其眞相，如見人謂人，是同性境。今心理學名曰常態。此爲唯識三境，以世俗普遍經驗爲標準，非就勝義。）依·此·理·趣，建·立·比·量。識·所·緣·相，必由·識·變，許·爲·覺·知·相·故，如·意·識·緣·龜·毛·兔·角·相。

若謂意識所緣之龜毛兔角，雖無實物，而有概念。即此概念爲意識相，識外固存，非意識變者。汝宗·豈·不·建·立·眞·僞·標·準？謂有情創·造·信心，此信心而符合事實則眞，否則爲僞。又言小說家即以豐富之想像創造一過去世界，終非過去之眞世界。（皆見羅素之哲學問）此之·信·心·與·過·去·世·界，亦多·概·念，謂非·識·變，抑由·識·變？若謂。非。識。變。者，應不。重。言。創。造，以創。造。義。即。識。變。義。故。若謂。亦。識。變。者，則龜。毛。兔。角。之。概。念，無。有。實。物，與。虛。僞。信。心。過。去。世。界。平。等。無。異，云何。而。非。識。變？此龜·毛·兔·角·之·概·念·定·係·識·變，無·實·物·故，如·虛·僞·信·心·及·小·說·家·所·創·造·之·過·去·世·界。又若龜毛兔角之概念識外存者，則識。緣。龜。毛。兔。角。之。相，適符。外。物。（概念）執有·龜·毛·兔·角·應·爲·眞·理，符外·物·故，如·緣·山·河·大·地。亦·應。世。無。虛。僞，許所。緣。相。皆。識。外。存。故。若謂雖識外存，容有非眞，則所·緣·相·應·皆·非·眞，許·識·外·存·相·有·非·眞·故。汝黨建立眞僞標準，尙復何用？又若。所。緣。之。相。皆。識。外。存，則彼。涸。蜀。梁。俯。見。伏。鬼，仰。視。立。魅，（見荀子解蔽）應。世。眞。有。鬼。魅，許。所。緣。相。非。識。變。故。彼病。魔。者。見。汝。謂。鬼，應汝。亦。眞。爲。鬼，許。所。緣。相。即。外。物。故。感覺張本，識變非餘，謂非識變，事理兩違。汝愚癡，應不再執。

復次，汝宗區分世界爲感覺張本，論理實體。前者識變，上已極成。論理·實·體，亦復·如·是。謂如無量桌相之總和，汝宗名爲桌之論理實體。今知無量桌相，皆由眼識隨緣變現。眼識生時，桌相隨生，眼識滅時，桌相隨滅。感覺·張·本，尙屬·心·造，超驗·桌·體，寧能·實·有？謂此。論。理。實。體，純由。汝。意。識。偏。計，妄假。安。立，與彼。愚。人。妄。執。龜。毛，曾。未。有。異。汝所·執·物·體·必·係·識·變，許·覺·知·故，如·緣·龜·毛·兔·角。若謂共有空間之論理實體，識變非餘，則甲思維時，與乙差異，同此一甲，先時思維，亦異後時，應此桌體，甲乙二人不能同加思維，同此一甲，不能再三思維。然今無量有情，皆能思維，同此某甲，能思多次，所思對象，又皆從同。自必識外實有，方足解此。（此爲羅素主有共相世界立論之論證，見哲學問題。）誰言·所·思·對·象，多皆·從·同？無量。有。情。之。所。思。維，惟是。

無量意識之所變現。一人異時之所思維，亦異時之識之所變現。雖或相似，絕非同一。如汝思桌，謂有論理存在，常人思此，豈能如是計度？又如同此一桌，兒童思維，不過麗然一物。工藝家思，則想及材料之美惡；化學家思，則目為幾種原子之構合。唯識家思，則知為色種之現行。前言眼見桌相，隨人而異，今此思慮，為例亦然。若謂論理實體，不限桌相總和，謂如邏輯三支，『人皆有死，孔子人故，孔子必死』，捨其題材，唯成形式，『物有某德，（性質）具此德物又有某德，則甲物亦必具有某德』（本文凡建比量，皆據因明，其公式亦與此同。詳見林書，哲學之研究，登學衡二十五期。）若斯提言，絕對普遍，不屬特殊。又如前言關係，關係者變，關係不變，關係外在，意亦同此。又如普遍概念，若白若紅，若三角形，真實常住，無始無終，能為定量表詮感覺張本。凡此皆獨立自存，有情理智祇可發現，非能創造。此皆非理。三支公式，理誠普遍。我宗立破，應用無邊。然汝當知凡此道理，乃複合之聯同。指定，（凡物之分別執著而命之以名者，是為指定。依甲乙二指定而並指甲乙二指定中共含之特徵，是為聯同指定。前者如曰貓曰狗，後者如曰狗貓皆獸。語本杜里舒系統哲學。）依二聯同指定之過渡，而並指定二聯同指定中共含之成分而成。謂如甲等於乙，（一聯同指定）乙等於丙，（二聯同指定）故甲等丙。（複合之聯同指定）此之複合聯同指定，依於意識之偏計二聯同指定而有。二聯同指定又依於意識偏計甲乙丙三單純之指定而有。甲乙丙三單純指定，又依於意識偏計其所指定之對象而有。各種指定，雖有真有偽，（曰鬼，指定之偽也。曰龜毛，[illegible]關指定之偽也。曰人有四足，以是獸故，則複合聯同指定之偽也。凡此皆指定不符合對象者也。符合對象者則為眞。）而其依於意識偏計其對象則一。故除意識及其對象，畢竟無有。（唯識家名曰不相應行法，依於色心之差別而有，非離色心外無實體，見後。）意識所緣，皆由識變，上來已說。茲就對象略一剖解。汝謂三支公式，『物有某德，具此德物又有某德，則甲物亦必具有某德』，絕對普遍，不屬特殊，因而推定有論理實體。不知此之公式，雖云普遍，而其繫於對象則一。苟除『物』『某德』及『具此德物』，汝之公式從何安立？即謂假借符號，如甲等乙，乙又等丙，故甲等丙。然除『甲』『乙』與『丙』，式又無有。公式之依於『孔子』『人』『死』，與依於『甲』『乙』與『丙』，範圍雖有廣狹，然其依賴對象，絲毫無異。不此之知，妄與偏計，謂前者當逐出邏輯之外，後者則有實體存在，不其傎乎？他種關係及普遍概念，意識安立，理亦有然。謂凡屬關係，皆由意識偏計其關係者，（即對象）而施設，除意識及關係者，畢竟無有。如某甲飲酖而死，前二關係者合，得一甲死之關係。此之關係，除甲與酖及汝意

識，何處尋覓。若謂關係者變，關係不變，故關係獨立存在。不知遍轉定理，分子雖異，結論可同。關係者變，關係偶同，事誠有然。然與關係獨立存在，究有何關？甲飲酖而死，乙中槍而死，謂此死獨立存在於甲乙之外，通乎未通？且如積點成綫，綫之關係，依點而有。積綫成面，面之關係，依綫而有。積面成體，體之關係，依面而有。今謂關係外在，無點無綫無面之時，何故不起綫面與體？若謂綫面與體之起，必待點綫與面之合。不知汝云關係，一切並有，所待關係者早已具有，此之關係，理應並現。今謂此關係起，必待他關係者之合，足徵關係者未合，此關係無。如無點之時，則無有綫。無綫無面，則無面體。又雖有點綫與面和合，苟無意識，綫面與體之覺，決定不起，其覺苟起，亦惟由意識自變。如是一切關係，皆由意識偏計其關係者而起，無有實體，其理決定。至論普遍概念，亦由意識偏計對象而與，絕無常住。謂如聚十百千人，長短大小，智愚賢否，至不齊一。於此不同個體，抽出其共同之點，名之曰人，始成人之概念。即汝亦許白之概念，係見多數白色之物，抽象而知。（見哲學閱匯）今乃以其有普遍性，謂有真實存在，超脫個體。不知概念雖有普遍，而此普遍之概念，乃依於意識偏計其個別之對象而有。又嘗思慮或言說此概念，亦必附麗個體。謂如說馬，恆指此馬或彼馬，說犬恆指此犬或彼犬，乃至說三角形則恆指此三角形或彼三角形，初無抽象的普遍馬犬三角形之概念。（此意詳見柏克萊之人知原理）又汝謂普遍概念，能為定量表詮感覺張本。乃於上帝魔鬼邪教教師雖能以此詮表所覺，不許真常存在。故汝所執普遍概念，定非常住，許能詮表故，如所餘概念。又若概念詮表，其量決定，則應每類實物，僅一概念，或概念雖多，真者唯一，餘皆屬偽。然今於一實物，概念非一，真偽難判。此如於狗，亦名為犬。此狗此犬，皆為概念。為問狗真犬真，狗偽犬偽？若謂俱真，狗應成二；概念二故。若謂一偽，餘一亦應是偽，二平等故。不寧惟是，於一實事，且可有相異之概念。謂如賣國鉅子，己國目為奸賊，敵人許為元勳。究此奸賊元勳，為一為二，誰真誰偽？對象則一，詮表則二，真則俱真，偽則俱偽。故知概念之起，悉由意識任意偏計對象。體非實有，決定不虛。汝應信受。

上來述破新實在論，縷縷及數千言者，蓋此派解釋宇宙，與唯識學適相反對，雖屬完全虛妄，其組織亦尚縝密。（與小說家幻組一過去世界同）又其鉅子羅素曾來華講演，淺學之士，聞名驚怖。故不惜詳加

批導也。(作者自信於唯識宗略有了解，所譯當否，願主此宗者一評究之。)所謂相分識變，雖可由此建立，然西洋哲學，自希臘以降，固亦有主相分識變者，以是因緣，兼略論各宗。

謂有代表實在論者作如是言：相分有二，一者初性，二者次性。後者為色聲香味，存於吾人之心意；前者為大小厚薄，根於事物之本性。次性識變，初性則外物自有，為眼所見。此計非理。相分識變，上已極成。汝眼所見初性定非外物，有汝許是相分識故。如青色。又汝所計初性為離青黃赤白諸顯色有，抑即顯色有？若離顯者，應非眼見，離青等故。如聲音等。若即顯者，離顯色外實別無有，云何外物自有？然今初性，惟有象色積集差別，又必相待施設，後方得起。故知但由意識依青等顯色分別假立。起於計度，而非外物實有，其理極成。

代表實在論，創自希臘之普羅脫哥拉與德謨克利圖，張大於英之洛克。繼洛氏而興者，除素朴實在論新實在論不計外，大低捨洛克初性外物實有之說，而主相分識變。如柏克萊謂相存於識，康德與新康德派之區分現象與實體，唯心論之宇宙由心造，唯用論之智慧創造本體，批導實在論之非寫真說 (Non-apprehensional theory)所在皆是。然衡以唯識，實無一般述圓滿之說。蓋其一涉形上，或則託諸上帝，或則自認不知，或則執有絕對，或則存而不論，或則委諸科學，既悉類皆人模象，其認識論雖知相由識變，而其所以解此識者，亦莫不因襲科學謬見，大違認識之真相也。試提出數問題，以見彼等解答之謬誤，順及唯識正義，唯識學之內容，為不難發示，唯識學之價值，乃不難窺見。

於此首當致問者曰：識之見相屬處肉身耶？抑非局處肉身耶？由今科學言之，識之見相，不外心理作用。心理作用，以神經系為主，由大腦分布身之各部。神經系不出身外，識之見相局處肉身，是寫容疑？譬如張目見桌，是稱視覺。(眼識部)視覺所見，係光波傳入網膜，觸視神經而生。舉耳聞雷，是稱聽覺。(耳識部)聽覺所聞，係聲浪傳入耳膜，觸耳神經而生。此種解釋，西哲鮮有致疑。然稱一審思，實至不通。今且問云：光波音浪傳入神經之時，是否仍保持波浪原狀？抑即變為形聲？若謂保持原狀，則今眼惟見色，耳惟聞聲，不應道理。若謂波變桌狀，浪成雷聲，即視聽神經并腦府合計，容積不及方尺。桌相遠矣，雷聲洪大，遠非神經所能範圍。何以張目則桌相畢呈，舉耳則雷聲畢聞，而所見之相所聞之聲，亦寫原物

實在之處，不在眼耳之內？謂神經之力，能及於外物所在之處耶？未見世間有行動物一時俱至遠近二方，如何月輪與桌，舉目齊見，了無遲速？聞聲之際，桌聲雷聲，同時俱知其所在？照遠色見不至遠色，照近色見時無異故，如近色見。照近色見不至近色，照遠色見時無異故，如遠色見。是故知神經不去。謂神經不到色與聲而能見色聞聲耶？是則應無遠近障無障殊，神經不到色聲無差別故。然今近色近聲，能見能聞，遠則不能。近色近聲，無障則能見能聞，有障則不能。有見不見，有聞不聞，理不得成。又汝所謂神經趣色聲者，爲見聞已去耶？爲不見聞去耶？若見聞已去者，本爲見色聞聲，行趣於境，既已見聞，去復何爲？若不見聞而往，眇無指的，行趣何方？如瞽目人，所欲趣向不定能至，此亦應然，趣東則西。又若神經去到色聲而取境者，神經既外出，身則無神經。身無神經故，此則無取者。神經不去而取境者，境則無神經，境無神經故，彼亦無取。又神經不去而能取境，應見千里外色，聞障外聲，神經不去而能了別故。今既不能，故知亦非。以神經及彼靈解釋視覺聽覺，科學家哲學家所信爲已明者，至此遂瞠目不知所對。蓋所見所聞之相，固不局於肉身，能見能聞之見亦不限於腦內所謂視聽神經，亦非能見能聞。然則何由解此耶？曰：由唯識家言，識變見相，頓時生起。（部現行）同時同處，（相見同時生起，同處存在。）不即不離。（見如能緣，相爲所緣，是爲不即。有見必有相，有相，亦必有見，是稱不離。）隨量大小，不局肉身。試嘗登山臨水，所見至遠，所聞至廣，所見所聞之處，皆眼識耳識之所在。（同時倘有與眼識耳識並起之五俱意識，助眼識耳識明了取境，近人謂識生必有「意識」隨之者近之。惟唯識宗祭五俱意識外，倘有各種心所必與俱起或容與俱起耳。意識分二，與眼耳鼻舌身五識同時俱起者，稱五俱意識。其不與五識俱而獨張甚者，如身處斗室，思及火塵，則名獨頭意識。）此眼識之見色，耳識之聞聲，譬之電燈之照室，所照之處，能照之光即在。故所見之處，能見之識在焉。所聞之處，能聞之識在焉。光不限於燈內，識亦不局於眼耳。至此又引入第二問題。

識之生起何依耶？西哲於此問題，雖立說多異，要皆不外神經，不出根身。上既明證識不局處根身，故識之生起，直可謂西哲毫未嘗夢。今僅述唯識家之意。曰：識言爲種子之現行，種子者潛在之功能，識者即此潛在功能現行之異名也。因果定例，凡果之生必有其因。識生爲果，此果之生，自必有因。若無因者，則一切果應一時並起，同是無因而可生故。然今現見種種生起，歘然而起，有時不生，不應道理。若謂諸識念念生滅，前後相繼爲因果者，徵

論最初一念，末由解釋，且問此因果爲異不異？若無異相，便無因果二種決定，因果二種無差別故。云何定言前因後果？又何以現見識每有異類相繼？若有異者，此因中爲有果，爲無果？若無果者，何爲生果？木石水土應能生識，同是無果而可生故。若有果者，即果體已有，何待因生？若謂此所有者但生果之功能而非即果，是則爲此果之因者，乃即此生果之功能，而非前念。前之於後，既非因緣，故知諸識必各另依據一種功能。爲其親因，而非吾人所能親見，又眼耳等識，有時現起，有時不現。今心理學名此現者曰自覺 (the conscious)，其不現者曰非自覺 (the unconscious)。則吾人凡自覺之際，必另有非自覺之部分。此部分雖非自覺，其功能仍屬潛在。又如今時見桌聞雷，此見此聞，境過即隱。然移時每能記憶，歷歷不爽。故知此被憶之材料，未憶之時，其功能必潛在不失，後此斯能憶起。如是因故，非自覺故，記憶材料故，識外必有一種潛在之功能，斯即唯識家所謂種子。識皆有種。識未生起，不曰識而曰種。種已現行，不曰種而曰識。識既不局根身，種子自亦不局根身。然根身之外，未可以數十百千里限也。故其量必無極，是曰遍法界。人之法界祇一，眼識種子遍焉，耳識種子遍焉，餘識及心所種子亦各遍焉，是曰交遍法界。至諸識現行，則雖最大小，視緣何若，非必能遍。如局處室內，室外不能聞見，室爲之限也。聰近覩者遠不能見，聰耳聾者弱不能聞，根爲之限也。他種制限，類此應知。

問，識種既恆潛在，何以諸識不一時並起，而果有時現有時否耶？曰識之現行，除以種子爲其因緣外，尚待三緣。識生必托根，如眼識必托眼根，耳識必托耳根，根或闕壞，識不生起，是曰增上緣。識生每托境，如有桌於此，眼識種始能托之而生，而復變似此桌之影像。有雷在空，耳識種始能托之而生，而復變似此雷之影像。苟無桌雷，聞見末由，是曰所緣緣。一根不能同時生二識，必前念識滅，始能導引生起後念識。此前後引生，自類開導，是曰等無間緣。種雖恆有，三緣則非常合。緣合識現。如見近桌遠月，聞鐘聲雷鳴，識種交遍，托根之時遠近一時頓現。緣苟未合，識不生起。故識有時現有時不現。此則有爲之法，待因及緣而後生起，既非無因生，亦不從自生，（以自生者識種應不待根境而能生故）亦不從他生，（以他生者識種不現之過應生識故）亦非自他共生。（以共生者有自生他生二過故）無作者，無作用，亦無實自性。緣至識生，緣散識滅。唯識家所言之識，固與外道所計之常法異

也。或謂意識思慮，容不托質，（即外物質，唯識家名曰本質。）所謂所緣緣者何在？又甲念起已，丁念隨之，不起他念，復具何因？曰：前所緣緣蓋就疏所緣緣說。意識獨影，雖則無此，然有親所緣緣。謂識生之時，能緣之見托自所變之相而緣，故四緣不缺。至甲念起已，何以必隨丁念，遠西雖有聯想公例，謂心理前後相繼，由於時空之接觸或同異之接觸。然其說實殘缺不全。（杜里舒近世心理學闡發甚詳，許之，略同唯識家意，可參閱。）蓋種子力有強弱，強者起現較易。又有作意心所，警起心種，故意識前後，鈎連若此。

即復於此有設難言：種子待緣生識，念念生滅，此種子爲不生滅，抑亦生滅？若不生滅，則無轉變，不可說有能生識用。若亦生滅，滅時應無，云何而不斷滅？又此種子生現，種爲滅否？種若滅者，後應無種。種若不滅，何能生現？又汝前以異不異及有果無果起難諸識前後相繼爲因果，今此種因現果，爲難亦然。解答如是因難，遂遠唯識深處。茲惟簡述二義：

（一）種子剎那生滅義　剎那者，時極短之謂，約當七十五分之一秒。剎那生滅者，謂一法生後，經一剎那，其體滅無，方其滅時，新法又生。新法生後，經一剎那，又歸滅無，方其滅時，新法又生。蓋宇宙萬有無一常住，推其究竟，必歸生滅。如人生數十年間，由墮胎而幼而少而壯而老。少時之人，必非老時之人，老時之人，又非壯時之人。如是由少至幼，由二歲至一歲，由二日至一日，由此剎那至前剎那，則前剎那之人，亦必非後剎那之人。而人生數十年間，又無剎那間斷。故知必剎那生，剎那滅，滅時又生。然萬有現行，皆待種子。（本質識，亦種子變現，下詳。）現行剎那生滅，實皆依於種子之剎那生滅。種子既有生滅，故有轉變，有能生用。然雖生滅而非斷滅。謂前種滅位，後種即生。果滅因生，自類等流，（唯識家名種生種）如秤兩頭，低昂時等。

或謂此剎那新種方生，前剎那舊種已滅，後剎那種又未生，是則祗有現在之一剎那，何有因果之義？謂前剎那種爲因而現在剎那種爲果耶？果現有時，前因已滅，果是誰果？謂現在剎那種爲因而後剎那種爲果耶？因現有位，後果未生，因是誰因？不知此中因云果云，本係就現在之一剎那而假施設。謂觀現在之種有引生後種之用，乃假立後種爲果，而以現在之種爲因。觀現在之種有酬前種之相，乃假立前種爲因，而以現在之種爲果。質言之，雖言三世，實僅一剎那而已。

苟非然者，必謂一剎那間有因有果，則有因時已有後果，果旣本有，何待前因？因義旣無，果義寧有？則亦無因無果已耳。是爲種子剎那生滅義。

(二)種因現果俱有義　上言種子等流，待緣現行。然種雖現行，種仍不滅。謂種等流時，舊種滅位，新種卽生，遇緣生現。此所生現行果法與新種之生，同時並有。故種雖現行，仍屬等流，不以生現而種滅。無而種雖不滅，仍能生起現行。前所設難，實爲唐勞。或謂種子生現，種因現果。前豈不云種子等流，因滅果生？此種生現，應亦如是。故此種現，必滅方生，一生一滅非俱時有，如種生芽，不俱有故。此難非理。前種生種，自類相生。前後相違，必不俱生，故異時有。（謂此種生，經一剎那，方生後種。）一因滅果生，設許同時，體便無窮，自類許有同時生故。卽一剎那有多種生，都無因緣，不許後種更生果故。今種生現，則爲異類，因果體性不相似故。凡異類者，互不相違，一身俱時有能生用。如燈炷生焰，炷之與焰，同時而有，非炷滅已，方生火焰。又如刀割，刀之與割，可同時有，非必刀滅，方有割用。種現俱時，爲例亦然。若謂種芽非俱時有者，則種生芽等，世俗云然，雖復似然，實非因緣。蓋種與芽初時俱有，剎那生滅，後漸增長，相生展轉，可爲異時，初生之時同念轉故。種現因緣，不得爲例。是爲種因現果俱有義。

至此種現因果，爲一爲異？則當答言不一不異。種子爲因，現行爲果，種子潛在，現行顯現，故曰不一。雖非不一，亦非定異。若一向異，應穀麥種能生豆等，以許因果一向異故。如彼螺貝上白，金子上黃，箜篌上曲，黑沉上香，胡椒上辛，兜羅綿上柔，熟酥上醍醐，不一不異，應知其相。旣不一異，且俱時有，故有果無果，皆不成難。

於此又有問題焉。種恆潛在，果寓藏何處耶？西洋心理學者解釋記憶，大都歸之神經系統。惟杜里舒抒其特見，謂有形上之靈魂，爲記憶材料（意當種子）之保管者。此靈魂體惟是一，隨有情現，謂如室內置燈，壁鑿多孔，燈體雖一，光則隨孔多少，向外射放。靈魂如燈，孔如有情。（此喻杜氏未言，作者深信適得杜氏眞意）然種子無有小大，交遍法界，上已建立。靈魂苟一，則是無量有情交遍法界之種子，僅有一遍法界之靈魂執持。無量有情，更無封畛，應甲所有種，托乙之根而現行，丙所有種，托丁之根而現行。然今甲所思惟，乙不能憶，乙所認識，丙不能憶，界劃森嚴，毫不紊亂。故知無量有情各各無量

之種，各有攝藏其自種之功能。此種功能，唯識家名曰阿賴耶識。即第八識，亦稱本識。梵義爲藏，以其能攝藏一切種子故。此阿賴耶共有三相：有攝持一切種子之功能，是曰自相。種子藏諸其中，遇緣引生一切之成就，是曰果相。執持諸法種子令永不失，是曰因相。喻如銀行，有蓄儲之功能，曰自相。儲銀其中，隨時可以支取，曰果相。蓄儲而不失，曰因相。有情各一，俱遍法界，不相障礙，空間非異，而自相外。譬彼多燈，和雜似一，光各自遍，各自繫屬，應知其相。

於此又有問題焉，賴耶之種，果何來耶？心理學者解此，或歸之先天之遺傳，或歸之後天之經驗。然以堯之聖而丹朱卒爲姦，瞽叟之頑而舜卒爲聖，所謂遺傳者何在耶？經驗之構成，不外神經結系之日趨複雜，然種子交遍法界，局於根身之神經結系，又何以能生種子耶？科學之技，至此乃窮，不得不捨之而問唯識。唯識家非能於先天後天之外別求解釋也，然其所以說明之者異焉。

(一)先天者來自輪迴　上來已說種子等流，有情各有賴耶執持。當知此賴耶識，無始時來，剎那生滅，一類相續，常無間斷，性堅持種，令不散失，生命雖斷，種仍依然。如彼常人中夜深睡，病者受藥悶絕，其時意識已不現行，知覺亦復無有，生命可云已告休止，種苟隨命滅者，後時應無有種。然淸醒復蘇，依然故我。故知爾時賴耶仍續持種。世俗常見已死復生，其理亦然。由是徵知人雖畢命，種仍有持。遇有牝牡媾精，凝結爲一，此賴耶識又復依託。衆緣具足，種又現行。此生他生，生雖有異，種則無殊。此趣彼趣，趣或不一，種則不二。此種現象，是曰輪迴，質言之，種子不滅而已。故知有情出現，雖云陰陽化生，然父母子女惟爲增上生果親因，悉係自種。古來上智下愚，每多生而顯著，其源悉出於是也。（蓋生先天種，來自前生。前生，先天種，又來自前生。展轉推求，溯諸無始，唯識家名曰本有種。）

(二)後天者來自熏習　朗誦聖書，爲種生現。此際朗誦聖書一事，舊種所無，乃移時每能記憶，其爲新種之現行可知。此等新種之由起，唯識家名曰熏習。謂種子生現，同時俱有，即此現行從種生時，復能爲因熏成種子。如誦聖書從種生現，同時現行又熏成種。舊有種子，等流不失，加茲新種，勢力乃增。此新熏種又出現時，復熏成種，種以熏增，勢力益盛，後時

現行，較前亦易積之既久，如儒斯聰士之讀書誦久則意熟，人之爲善，積久則益善，理蓋如是。而往昔之行，移時每能記憶，亦悉現行生種種復生現有以致之。其未能憶記者，則熏種猶弱，未能現行故也。此熏習法賴耶爲所熏，七識心所現則爲能熏。現因種果，異類相違，亦俱時有，一如種現。或謂能熏心所從種生時，即能爲因復熏成種。種現種三，因果同時。種子等流，因果異時。三法二種，豈能同時？又種生現，既屬同時，今現熏種，所熏之種又復生現，亦必同時，便爲無窮。此難非理。因果定例，同類相違，必異時有，如種等流。異類不違，可同時生。如種生現及現熏種。若謂三法二種，種生同時。不知生現之種，前種等流，新熏之種，現行熏習，雖同時有，各有因果，既不相蒙，二種何妨。如炷生燄，燄生燋炷，三法展轉，理不傾融。若謂新種生現，現又熏種，俱屬同時，有無窮失。不知種子生現，待緣斯起，緣未和合，決定不生。心等一時亦不並生，於一剎那無二現行自體並生，故此熏種必不同時生果。三法同時，無無窮失。（按唯識家所說因果，是因緣性者，惟有上述異時（種生種）同時（種生現及現熏種）二種果。除此，餘法皆非因緣果。西洋則英之休謨首先破斥因果觀念，謂世之所謂因果，不過事實之相續，初無因緣之關係。氏雖不知因緣增上之分，然西洋哲學科學所有之因果論，殆以增上緣爲因緣者，則至是悉破其壁壘，且永不能復行建設。然唯識家之二種因緣因果，則仍超出休謨所破之範圍，而其可勘諸。此理詳見拙著關性，登學衡二十六期。）

上來雖已略談種子，極成相由識變。然謂眼耳等識之起，必托本質，（意識或托或不托）果識相外，尚有外物耶？此一問也，西土自柏克萊謂「存在即被覺知」以還，迄今猶無圓滿之說。若唯實論雖立宗基於外物獨立存在，苦於不能以邏輯折服柏氏。唯用論雖亦認有外物，而含糊其辭，存而不論。茲試先列四證，明相分外別有本質，次評柏氏之說。

（一）他心實有　我外他人，實有如我，此世間極成者也。若謂有相無質，則自父母兄弟親戚友朋以至我外一切他人，當我不緣悉不存在矣。

（二）相分變異　置水花瓶，入室就臥，中夜嚴寒，翌晨啟視，水冰瓶裂。此必夜間本質變易所致。設謂相分不托質變，則當夜間識不生起，此瓶中水即歸烏有，而吾心當晚間則造瓶中有水之相分，至晨又造水冰瓶裂之相分矣。

（三）處決定　緣泰山必在山東，緣終南山必在陝西，其處決

定。設謂相不托質，則是山東陜西本無二山，何以緣二山必在此二處乎？

（四）時決定　緣眉月必在月初，緣滿月必在十五，其時決定。設謂相不必托質，則是月初十五本無是月，何以緣眉月滿月必在此二時乎？

右述四端，苟非虛偽，識托質起，理不傾動。至柏氏存在即被覺知云云，此語本意，實僅謂所緣之相由自識變。在氏固不言此相必不托質，不惟不言而已，且亦確信緣與聞雷必托本質。讀氏書者，當可明知。（見氏著人知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敍述至此，與唯識家初步立說，實無大異。）（新實在論雖竭力攻擊柏氏，實不能動其毫末。本文破新實在論處，柏氏皆可取以自衛。）特氏謂此所托之質，爲上帝所永緣，在上帝識內，而非獨立存在而已。後之人知其上帝之說之非是，遂去不攙，因謂柏氏之言有『外物存在，由於識緣，現爲觀念，苟識不緣，即不自存』之意。知短慮淺，欲破無由。故自康德純理批判以降，咸受其窘。甚至如唯用論且意圖規避，默不置言。而不知其非柏氏之本旨也。然即謂柏氏本有此旨，亦豈遂無法破斥之耶？柏氏之量若曰：『外境存在，悉係觀念，許覺知故。』此一量也，意謂存在之外境悉被覺知，（因明曰遍是宗法性）凡覺知者悉係觀念。（因明曰同品定有性）細加審觀，知其所覺知因與外境存在之宗不徧。蓋如月之反面，地[illegible]之中心，如我外之他我，皆屬存在之外境，然固非我之眼識意識所能觀緣。而柏氏之觀念，則惟限於五俱意識之相分及獨頭意識之相分也。（前者柏氏名曰感覺，後者名曰影像）今且問云：汝言存在，爲指五俱意相？爲指獨頭意相？若謂五俱意相，則應無有他心，以凡五俱意所不緣者，即不存在故。即違自宗云有他心。若謂獨頭意相，則應火非是熱，冰非是冷，以汝緣火與冰，腦中不覺熱與冷故。或應緣火之時，汝腦被焚，緣冰之際，汝腦凝凍，如是立言，深爲自害。若謂我言存在，非五俱意相，即獨頭意相，則月應無反面，地應無中心，以此二非汝五識能緣，既非五俱意相，其色相非汝獨頭意識能緣，亦非獨頭意相故。然今月之反面，地之中心，比知是有，人天共了。故知汝言存在，即係觀念。此之存在，唯指識變親相。相托外質，非能涵概，（此即柏氏眞義）即此緣知，實有外質，理善安立。（此意始見承君昌極唯識今釋補義）

即復於此有設難言：汝宗所明，境無識有。今謂識相之起，必托本質，即謂所緣之相，惟是識變，然變必托質，質固外境。識外有境，唯識何成？答：我說本質，種子，現行，但是能義，非實有物。待緣生

起，剎那生滅，如幻而有，體非常住。而此種子，及彼現行，皆賴耶持，為賴耶變現之相分，非識外存。茲先略明外物由種子現行，次明種現皆持賴耶。

科學家論宇宙本體，大抵歸之原子。謂宇宙之形形色色，皆可析為分子，分子可析為原子，至原子則不可再析，故原子為物體之終極。較近又稍改其說，謂原子猶可析為電子，惟電子則不可再分。此種假設，習科學者鮮有異議。實則繩以論理，即知不通。今試問云：汝所執電子為有質礙？為無質礙？若有質礙，即仍可分，應是假有，許質礙故，如瓶等物。若無質礙，應不能集成有質礙物，無質礙故，如非色法。又汝所執電子為有方分？為無方分？若有方分，體應非實，有方分故，如蟻行等。若無方分，應不能共聚生粗果色，無方分故，如心心所。科學家至此，惟有結舌不知所對。蓋彼等之蔽，即在不知有平等因。（平等因例如子女從父母生，則其父母亦必從父母生，）故知萬物可析為分子，分子可析為原子，原子可析為電子，而電子即不可再析。分子猶有形質，而原子電子即無形質。因執原子電子為物體之終極。不知就論理言，如可許為分析，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固萬世不絕。如許有形質，則原子電子固仍有極細微之形質也。（即數何數雖極小不等於零意）科學家許有物質之說，既不能持，乃可言唯識家種子現行之論。蓋世間並無所謂質，人世五識之所托者，悉係能力。（種子）之現行，剎那生滅。當其未現，其能力仍屬潛在，交遍法界，緣至亦即可現行也。此種種子，唯識家名曰色種。區為二類：一者造色種，謂色聲香味觸等。（杜里舒區純性為六，於色聲香味觸外，別立熱度。不知熱度可攝入觸中。惟唯識家除此五外，尚有淨色五根及法處所攝色，以其生難了，茲不贅，）二者大種，謂堅濕煖輕。造色種之現行，即眼耳鼻舌身五識所托之質。惟其現行，雖以自種為親因緣，而必依於大種，以大種為增上緣，易詞明之，大種即使造色現行之四種功能，或使造色現為固體，（堅）液體，（濕）光體，（煖）氣體，（輕）四種形式而已。（大種俗名地水火風，書稱四大，雖者等顯為實物，實則僅指堅濕煖輕，閱者注意。）燃木生火，普通皆以火為能燒，木為所燒。實則諸有為法，不從他生，前已極成。而火亦永不能燒木，以非煖性故，猶如水風。故知火有自種，（造色種）火種不能自現，依地大（木之堅勁性）火大（火之溫熱性）而後現。聲石現聲，石亦不能生聲，聲有自種，待地大而後現。色聲有然，香等亦爾。如是諸大種與所造色俱時而有，互不相離，如一味團，更相涉入，徧一切處。顧大種及造色種雖皆交遍，其現行則或相違害。燃彼乾木即便生火，火大現而地大隱，火之色種現

而木之色種隱，白鑞鉛錫融消即流，水大火大現而地大隱。然即乾木處生火，故知火大與火之色種，本爾交遍於地大及木之色種。即白鑞鉛錫而流動，故知水大火大亦本爾交遍於地大。以此現則違彼，乃一生而一隱。然在一聚中亦有二大種可得者，如雪有地水二大。或有三大種可得者，如濕熱樹唯缺風大。甚或有四大俱者，如內色聚。至造色則色等五塵同處可得，如橘柚等，所在皆是。故色種交遍與識種同。

六識外之本質，既知皆由色種現行，此色種又各交遍法界，當其緣至，即時現行，緣苟不足，種即不現。而此種子本有始起，等流生滅，一如識種。無始以來，並由賴耶執持，爲彼相分。此阿賴耶識因緣力故，所持色種內變根身，外變器界，即以自所變爲自所緣，見分仗之而托起。餘識等種本皆爲此識相分，惟遇衆緣現行時，其種子及現所熏種雖仍爲相分，而恆相續，（喻如暴流，風等擊起諸波浪，而流不斷。）而巳現行之識，則不復爲彼所緣。眼等六識，反以八識相分中之根身及器界爲疏所緣緣，其自種仗之而變現見相。（五識定有，六識則有無不定。）前說見桌聞雷，此桌及雷之本質塵，即八識色種變現之相分，而爲眼耳等識之疏所緣緣。如是六識親所緣者，惟是自識所變相分。所托本質，雖在六識之外，非六識所能親取。然爲八識相分，仍在識內，非屬識外。是影質三攝宇宙萬有盡，而此三皆由識變，而不離識，故名一切唯識。

唯識學之綱要，上來已提要敍述，粗具輪廓。此中每義皆可極深研幾，茲惟略加引論。其餘釋難，亦多（別詳唯識今釋，支那內學院出版）此不贅述。然其宗旨何在，當更進畫一言。唯識學之宗旨，即佛法之宗旨，亦即人生之正軌。此之立說，與西土哲人，尤爲反對。縱令萬法唯識之義，全部爲彼承受，苟宗旨不具，相差仍復懸絕。横渠有言『道一而巳，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爲顯此中是非，辨唯用論。

唯用論之根本，存於眞理論。其眞理論之標準雖多，（詳蔡氏之近今哲學趨勢，分五種敍述）概之以效用。效用隨人隨時隨地而殊也，故其眞理亦多而非一，而謂實在爲價值之選擇。今試破云：汝宗所言眞理，應非眞理。何以故？汝宗言眞理多而非一，存於價值之選擇。此言眞理多而非一，爲非眞理，亦價值之選擇，應爲多數眞理中之一眞理故。是則眞理相對之說，適以自破其爲眞理。應信究竟眞理，絕對唯一。我宗眞理相對，係以效用爲標準，意極精深，汝應諦察。

而效用言，究具何義？我宗效用，意云價值實現。謂如患病服藥，藥至病除，此藥效用，證實靡遺，卽其價值完全實現，說之爲真。苟彼病者不知服藥，一意求神，病日以深，卒致不起。此之求神，效用全無，卽說爲僞。今當問汝：若苟病者迷信性成，名醫診視，藥石罔效，求神問卜，祓除不祥，病反霍然。是則求神問卜，應真非妄，效用現故。名醫藥石，應僞非真，效用無故。又如野人信神，童男宰祭，厥心始安，和樂卒歲。童男不得，厥心疑懼，嬰病致死。是則童男宰祭應爲真理，效用顯故，價值現故。如是立言，深爲自害。若謂此雖有用，非必果真，是則效用有無，未足衡定真僞，汝宗何得以效用爲真僞標準？又復當知有效用者，誠非無僞，效用無者，亦不損真。謂如數學公式，天文計算，衡以人事，每無效用。然習天文與數學者，不能以其無用，目之爲僞。又汝宗常言，真理存於證實，施之論理數學，亦不可通。謂如甲等於乙，乙等於丙，故甲等丙。此甲等丙雖眞非僞，然其爲真，不待證實。二二相加，必等於四，爲例亦然。汝究具何方術，經何步驟，證實非僞？由前之說，真理絕對而非一。由後之說，效用不足爲真僞之標準。唯用論之根本，於焉毀破。

曰：究竟真理，絕對唯一，是則然矣。然果以何衡定此絕對真理耶？曰：凡能得宇宙萬有之本真者，卽爲此絕對真理。如前已說，學爲敍述，敍述對象而得其真者，卽爲真學。反是者爲僞學。如古天文學謂地球處中而不運轉，今天文學則謂日處中而地動。前者僞而後者真。何以故？前者不得其敍述之對象之真相，而後者得其真相故。古心理學謂有靈魂，今心理學則無之，前者僞而後者真。何以故？前者不得其所敍述對象之真相，而後者得其真相故。特殊之學，敍述其特殊之對象有然，普遍之學，敍述宇宙全體之對象亦然。耶穌教謂宇宙由上帝創造，僞學也；新實在論謂相非識變，亦僞學也。何以故？不得宇宙萬有之真相故。不得真相，雖有效用，不害其爲僞，得其真相，卽無效用，不損其爲真。故真僞之標準，存乎得其對象之真相，不繫乎效用之有無。絕對之真理，所以說明宇宙萬有之本真。故曰凡能得此宇宙萬有之本真者，卽爲此絕對真理，否則皆僞。

曰：真僞標準，則聞命矣，然果何者爲真何者爲僞耶？豈不已說，所說云何？曰唯識學之所敍述，卽宇宙之真相，其異是者，皆僞非真。爲顯此中差別，更以三性料簡：

三性
- 圓成實性（眞如）——宇宙實相‖眞有
- 依他起性
  - 實——心，心所，色法，‖幻有
  - 假
    - 聚集——如軍林‖假有
    - 相續——如過未等世——假有
    - 分位——不相應行法‖假有
- 偏計所執性——我執法執‖畢竟無有

如上廣明，宇宙萬有，唯是識變。識變諸法，待因及緣，始能現起，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是曰諸法依他起性。此依他起性之中，心法（亦攝心所）色法從種生故，實而非假，如幻而有，說爲幻有。聚集，相續，分位，則又依心法色法而有。謂衆人聚集成軍，衆木聚積成林，意識偏計，名爲軍林，是稱聚集。此聚集法之所詮，（軍林）除所依之心色，體非實有，故說假有。軍林有然，一切世間和合之物，（如瓶盆等）莫不皆然。又如前言唯識正理，祇有現在之一剎那。吾人於數十年無量剎那之無量法上，假立一人，是稱相續。此相續法除却過現及意識偏計，亦非實有，說爲假有。又如時間空間數目及因明道理等，皆起於色法心法之分位。謂如讀此東方：於此東方所占地位，說爲空間。又即於此東方占據地位之時，說爲時間。計算所有篇目，說爲數目。此時此空及此數目，除却東方及汝意識，體非實有，（邇來相對論，以數理測驗，凡時間空間等皆隨觀察者之點所在而變，純屬相對。質言之，即色心分定而已。）因明亦然，如前已說。他種關係，（如上下左右）概念及道理，（如二加二爲四）類此可知。凡此起於色心之分位者，稱不相應行法，皆屬假有。如是略說依他起性。質言之，宇宙萬有，惟是識變，亦悉依他緣生而已。諸法依他有故，剎那剎那果生因滅。故自性本空，體非常住，此無常住，此自性空，一切諸法，莫能自外，亙古亙今，常住無爲，是即諸法之本來面目，爲自內證智之所證知。是稱圓成實性，圓謂圓滿，體徧一切，成謂成就，常住不變，實謂實在，體非虛謬。亦稱眞如，理非妄倒，故名爲眞，恰如其量，故名爲如。此圓成實性爲宇宙萬有之眞相。然即依他緣生之法而存在，非離生滅法外而獨有。喻如夢中幻種種相，及至覺來，了知自性本空。夢境爲依他起法，覺來則爲圓成實性。當夢之時，覺來所知之自性本空，即已存在於其中。醒時之所覺，亦即覺此夢境之爲空，非離夢外別有其空。又如見弓謂蛇，覺時知其爲弓。所謂蛇者自性本空。此蛇之自性本空，迷弓爲蛇之際，已在弓中，覺知其空。亦即於所迷蛇處，了知弓之眞相。以是理故，圓成實性爲依他起法之實相無顚倒相，即識之實性，

不離識有，說有眞有。異生（常人）外道不能如是眞實了知依他圓成，卽於依他起法，橫興執着，周遍計度，名假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爲令隨起言說。此所計執，如空華等，性相都無，是曰徧計所執性，卽我執法執是也。如前見桌聞雷，細加分析，所見所聞，非桌非雷，不過識所變之相分。能見能聞，亦非是予，不過識所變之見分。所謂予及所托之質，亦係色種現行，聚集假合。凡此皆刹那生滅，體非常住，自性本空。乃元元之民，當識生時及生後，卽有意識妄加分別，執其所見所聞爲桌爲雷，體是實有。執其能見能聞爲予之耳目神經之功能，而別有所謂予者具足是種功能。（此意所執之我法，有時間斷云。外此尙有常相續之我法執，惟在七識末那中有。末那識意，恆審思量，念念執我執法。因其念念不已，反似無念，被人每不覺之。正猶地球無時不轉，而人終莫覺其轉也。本文未言七識，諸贅一言於此。）乃至耶穌教執有靈魂上帝，希獵人執有蘇格（Psyche），笛卡兒執有能思之我，科學家執有原子電子，新實在論執有論理實體，雖其能計度者，無一不由其意識變現，依他起性，幻有非無，而其所計度者，（卽靈魂上帝等）莫不如龜之毛，如兔之角，畢竟無有。（叔本華最反對無字之義，謂世間只有「有」而無所謂無。柏格遜創化論書之尤爲詳盡[illegible]則其敵正坐在不知分別能所。今試問之曰，龜毛兔角[illegible]詮，有乎無乎。）如是徧計所執性，性相都無，說爲無有。

了知宇宙萬有，不出依他。卽此依他自性本空，說爲圓成。宇宙全體之眞相，乃可得而談。概以八字曰

因緣生法自性本空

是卽究竟絕對之眞理，亦卽唯識學之總綱。（亦卽佛法之總綱）前云得宇宙之本眞者爲眞，否則爲僞。於此吾人可爲之說曰：凡能於當前世界一切因緣生法，實證其自性本空，一如醒時知夢境之自性本空，得乎宇宙之眞相者爲覺，（卽是正智緣如，卽是菩提涅槃。菩提卽正智，涅槃卽眞如故）否則爲迷。（卽無明，卽我執法執，亦卽煩惱障所知障。）此覺迷二途之分判，爲唯識學命脈之所在，（亦卽佛法命脈之所在）爲明此中眞僞，試再略評唯用論以起例。

唯用論謂吾人之生活惟經驗，宇宙之本體存於吾人之經驗，改造經驗以改造宇宙，相期於無窮，是卽人生之終的。夫唯用論之所謂經驗者，非凡有效用者皆可目爲眞理耶？而所謂眞理又卽實在耶？故上帝有安慰人生之用，眞也，實在也。宇宙萬法之有用者，眞也，實在也。得乎宇宙眞相者爲眞，使彼等之所詮有得乎宇宙之眞相，固亦眞矣。然宇宙萬有皆依他生，刹那生滅，自性都空。卽此爲宇宙之眞相，而唯用論之經驗曾無一能證得之焉。

不惟不能證得已也，無我執我，無法執法，徧計所執，性相都空。使吾人而以不得宇宙眞相之生活爲覺，則於唯用論自無間言，否則吾人固不能不目之爲迷。近人謂思想即生活，此語甚是。惟生活中當辨明迷覺。夫唯用論之迷，特其一例耳。吾人今日之生活，又誰一能證得宇宙之眞相耶？使吾人而自謂目前之生活已盡得宇宙之眞相而大覺，或雖不得宇宙之眞相而不自知其爲迷，或雖知其迷而自甘長與此終古，或雖不願而不自信與有入覺之能，則亦何言。否則必求所以出迷入覺之道。至此乃可言唯識學之宗旨。即佛法之宗旨曰：使人出迷入覺而已。作者研究唯識之始，絕無宗教動機。惟推至結論，則捨此外已，無他道矣。故茲亦直言不諱。佛教根本之信條，除信有究竟之大覺及信一已能得此大覺之外，亦唯有信已得此覺之佛而已。

將欲出迷入覺，必先知迷之所由起，覺之所由成。明了宇宙本相之爲覺，證得圓成是。不悟宇宙本相之爲迷，徧計所執是。宇宙萬法，都屬依他。執依他爲實有，由是不悟宇宙眞相，是稱徧計。於依他空其所執，由是實證宇宙本眞，是稱圓成。故迷之由起，計執而已，覺之由成，不執而已。由我法執，二障具生。我執爲本，生諸煩惱。法執爲本，所知障生。由煩惱障，障大涅槃，流轉生死。由所知障，障大菩提，不悟大覺。起執成障，迷於焉在。出迷入覺，惟有轉煩惱障得大涅槃，轉所知障得大菩提。然二障具生，由我法執。不執我法，即無二障，遣障得二轉依，還惟破執。唯識學之所以使人出迷入覺，其方術即在於是，曰以依他起之識，遣我法二徧計所執。然二執之起，由於不明二空，我空法空徧計種種。則破執者，亦惟明二空之教法而已。竊引成唯識論開卷之言作結論曰：

今造此論，爲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爲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二障具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斷障爲得二勝果故，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證眞解脫，由斷礙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

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於奉天東北大學作



能所雙忘空有並遣的唯識觀

景昌極

唯識法相之學，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中間不知經過多少外道的駁難，內宗的修正，中印學者的補苴闡發，才有今日。所以他那系統，較現今歐洲任何學說爲完密，一切疑難，皆所不受，現在且提出兩條根本要義來討論一下，學者如果都能明白，那麼，對唯識學便可算入門。

第一要義叫『能所雙忘』或『無能無所』。第二要義叫『空有並遣』或『非空非有』。這兩句話，聽去都很玄妙似的。『能所雙忘』人都知道是禪定中很高境界，迥非常人所能經驗，『非空非有』更有違犯論理學最『無間位律』，(即凡物不能非如此，又非不如此。)的嫌疑。其實只要仔細考察一下，卻都是最普通的經驗，極平常的道理，根據知識範圍，確守論理定律，毫無神秘，不假權威，聽憑責難，總可迎及而解。讀者不信，試加責難，看能難倒否。

什麼叫能所雙忘呢？大凡一種動作，總有個主動或能動的東西，例如哭，必有能哭的人物，舞，必有能舞的入物。這種主動或能動的東西，便稱做『能』。又有一種動作，不但有能動或主動的東西，並且有被動或所動的東西，例如吃，不但有能吃飯的人，還有人所吃的飯。這種被動或所動的東西，便稱做『所』。大抵文法上『及物的動詞』(Transitive Verb)，皆兼有『能』(Subject)『所』，(Object) 如吃之，『能』爲人，吃之『所』爲飯是。『不及物的動詞』(Intransitive Verb)皆有『能』而無『所』，如哭之『能』爲

人，其動作更不及於他物是。

現在『見』『聞』『覺』『知』等字，也是及物的動詞，常人也都把他當做一種動作。那麼，自然有個能見能聞能覺知的東西，和所見所聞所覺知的東西了。唯識家說大謬不然。俗人心目中能見能聞能覺知的東西，正是唯識家所謂『我執』或『能取』，所見所聞所覺知的東西，正是唯識家所謂『法執』或『所取』；按之實際，我也空，法也空，能也空，所也空。二執二取，空無所有，叫做二空。

所以成唯識論開卷第一句話，就標明宗旨道

『今造此論，爲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又爲開示謬執我法迷唯識者，令達二空，於唯識理如實知故。』總而言之，世間唯有見聞覺知（識）更無能見能聞能覺能知（我）和所見所聞所覺所知的東西（法）讀者不要驚怖，且聽我細細道來。

中心忽然起了一念，這一念唯是渾然一念。在這渾然一念之外，再找不出一個能念和所念的東西來。念既如此，其他見聞覺知，何獨不然？

臭蟲咬人，忽然起了一個癢的感覺。這癢的感覺，唯是一個簡單感覺。在這一個簡單感覺以外，再找不出一個能癢所癢的東西來。癢的感覺既如此，其他感覺何獨不然？

開眼見物，人總說眼是能見，物是所見。然而何以知道眼是能見呢？有人說，因爲有眼則見物，無眼則不見物，所以眼是能見。那麼，現在有光則見物，無光則不見物，有空則見物，無空則不見物，（以物貼近眼則不見故）難道光與空也是能見嗎？光與空既不能見，則眼又安得爲能見？復次，眼和光空等合而生見，猶如鐵石相擊而生光明，你不能說鐵石是『能明』，又怎能說眼是『能見』？

復次，假如你說能見的不是眼，是視神經，或腦神經，或「靈魂』或『我』，也可照破。何以故？假如這些東西能見，應該不待眼光空等就單獨能見。既須與光空等合而成見，則彼與光空等皆是能見。光空等既非能見，彼亦不得爲能見。

所以眼只是發生見的一個條件，而眼不是『能見』。物只是發生見的一個條件，物也不是『所見』。『條件』這樣東西，唯識家叫做『緣』。所以佛說『「眼」「色」爲「緣」，生於「眼識」，「耳」「聲」爲「緣」，生於「耳識」，「鼻」「香」爲「緣」，生於「鼻識」，「舌」「味」爲「緣」，生於「舌識」，「身」「觸」爲「緣」，生於「身識」，「意」「法」爲緣，生於「意識」』，（『生於』就是『生』或『生而爲』）。眼耳等叫做『根』，色聲等

叫做『塵』根塵和合而後識生，猶如以鐵擊石而後光明生。然而根塵也不過是緣之二種，此外尚有他緣。如眼識有九緣，包括空光等物。其餘諸識多，或八或六，少不等。見聞覺知不能自生，必須依他衆緣而生，所以叫做『依他起』或『緣生』

讀到這裏頭腦清晰的人，都應該發生疑問道，既然除了諸識，還有根塵以及其他等緣，那麼，怎能便說一切唯識？唯識家儘先答道根啦，塵啦，其他等緣啦，也都是識，並且也都是從緣而生。所以叫做一切唯識，一切緣生。此中話長，且耐性聽我慢慢說來。緣生非空非有待後段講

且問你們所指的根塵等物是什麼？是不是除了色聲香味觸五種感覺以外，還有什麼東西呢？例如眼睛，除了眼睛的形色等屬性外，還有眼睛嗎？又如橘子，除了他的色香等感覺外，還有橘子嗎？倘若我現在把一只橘子，望空中一拋，這時看不見他的形色，聽不着他的聲音，也得不到香味和觸，色聲香味觸一齊消滅，難道這橘子就完全沒有了嗎？要依休謨一派的唯現象主義，或康多賽一派的唯感覺主義，嚴格講來，在論理上，硬是沒有。這派確是謹守經驗範圍，見解雖未到家，總算超人一等。除了唯識家以外，歐洲諸派哲學，沒有比他更精密的。他們說：雖不爲人所覺，而仍以爲有，不過是種信仰或假定。譬如吾不見吾朋友的時候，吾朋友便沒有了，吾再見他的時候，他便又有了，這固非常人所能信，却是嚴格論理所必然。你安知道人生不是春夢一場，夢見時就有，不夢見時便沒有呢？既然一般人都相信有，且問是怎樣一個有法？是不是許多『極微』的東西，如科學家所謂分子元子電子之類合成的呢？例如粉筆是粉筆灰所合成，粉筆灰是極微極微的粉筆灰所合成，其他有形的物件，莫不可分析至於極微，這是一般人都能承認的。且問這些極微的東西，有大小嗎？有四邊嗎？若有便仍可分，四邊即可分爲四個。既仍可分，即非極微。若無大小，無四邊，且問這些極微怎樣合攏來？吾們試想像一個極微，住在一地，東邊又來了一個極微，這個極微似乎只能接觸那個極微的東邊，不能接觸他的西邊，反之西邊又來了一個極微，便也不能接觸他的東邊，南邊來的不能接觸他的北邊，西北來的，不能接觸他的東南邊。這麼一想像，便發生了無數邊。所以無邊的東西，是不可想像的。他那不可想像，和『二加二等於五』的不可想像一樣，吾們怎能胡亂信他。復次，縱然忍心害理說，實

有無邊的極微，那嗎，兩個極微合攏來，應該無處不合。既然無處不合，便變成一個。例如幾何學上兩個圓，倘無一處不合，便只是一個圓。那嗎縱然合了千萬億兆無量無邊的極微，仍只是一個無大小無四邊的極微，永遠不會合成現見各種有大小有四邊的物件。復次，極微無形色，無聲香臭味。合無形色等之極微，怎成有形色等之物件？無加無不會成有，猶如零加零，縱加上千個零，永遠不會等於一。又如瞎子不能見，縱聚集一萬個瞎子也還是不能見。由此可知，形色等和極微，毫無關係。人類自始至終，所見的無非形色，縱有極精的顯微鏡，也斷不能發見無形無色的東西。那麼，這無形無色的極微，豈非嚮壁虛造？元子電子，從何安立？

照上面所講，唯感覺主義或唯現象主義派，說根塵等物，除卻色聲等外別無所有，固然不能叫人相信，便是他們自己也信不過。柏克來說一切物質是心的觀念，蘇格蘭的常識派，嘲笑他道：『柏氏吃的也是觀念，穿的也是觀念，渾身都是觀念。』雖是戲言，無礙學理，卻可代表人類共有信仰。休謨之爲懷疑派，也就是信不過的表徵。反之，科學家所假定的元子電子等說，也說不通。唯識家於是出來解圍道：色聲香味，確有所依託，不過所依託的是『功能』而非『物質』。這種功能，是另外一種識，叫做阿耶賴識的所變，因此仍是一切唯識。什麼叫做功能呢？譬如米飯能充飢，便是一種功能。這種功能，是由充飢的作用推溯得來的。眼睛能爲緣生識，也是一種功能，這種功能，是由生識的作用推溯得來的。因爲有了這種功能，所以人雖不能自見面上的眼，而眼之爲緣生識如故。人雖不能自見肚裏的飯，而飯之充飢如故。功能是能離了色聲等而單獨存在的，這類功能都是阿賴耶識所變，所以叫做『內變根身外變器界』。問，阿賴耶既是識，爲何吾們不自覺呢？答，因爲這種知覺太微，所以被意識隱了。但他確是聖智之所親證，推理之所必然。譬如吾們看月，只能見一面，那一面被只一面遮蔽了，所以不見。但是不能因爲自己暫時不見，便說月亮只有正面，沒有反面。證明阿賴耶識不得不有的理由很多，因爲本篇的重心，別有所在，所以姑止於此。參考林書唯釋今釋及極著補義。

以上講的，是看不見，聽不着，普通人感覺不到，只可推知的根塵或形色聲香等以外的根塵。現在回過頭來，講一講普通人直接感覺得到的根塵，可見的眼耳，名『扶根之塵』，是對阿賴耶識，所變的淨色根而言，看他究竟是識非識。換言之，就是色聲香味觸法六種東西是不是識。

先講法塵：一切『觀念』『概念』總叫法塵。法塵是意識的『所緣』『所覺』或『相分』，意識是法塵的『能緣』『能覺』或『見分』。觀念概念等法塵，不是物質，而是心或識，無論何人，都可承認。推之，冷煖痛癢等觸塵，是身識的相分，甜鹹酸苦等味塵，是舌識的相分，芬芳腥臭等香塵，是鼻識的相分，抑揚高下等聲塵，是耳識的相分，青黃赤白等色塵，是眼識的相分。意識的相分，既然可叫心或識，所以其餘諸識的相分，也都可叫心或識。問，既然都可叫識，何必又立『根』『塵』等名，和『識』相對待？答，雖皆是識而相有異。所以攝大乘論分識爲四種

一、似根識　指阿賴耶識相分之淨色根，與眼識等相分之扶根塵。

二、似塵識　指阿賴耶識相分之本質塵，與色聲等。

三、似識識　指八個識之見分。（眼耳鼻舌身識爲五識，意識爲第六識，末那爲第七識，阿賴耶爲第八識。）

四、似我識　指末那識之相分。（第七識是一種念念執我之識，意識雖也計執有我，但有時中斷（此識執我念念不捨。例如睡酣的人和下等蟲類，意識甚微，然而執我自衛的態度，却絲毫不減，便是七識的作用。不過無時不念，翻倒無念，也如地球無時不轉，翻似未轉罷了。）

前兩種除去法塵，又叫『色識』。後兩種加入法塵又叫『非色識』。

上來路講根塵的性質，却把『能』『所』問題的正文耽誤了。讀者一定要問既然承認了『能緣』『所緣』『能覺』『所覺』『見分』『相分』，還講什麼無『能』無『所』？吾說因爲能所是一『體』，所以叫無『能』無『所』，因爲見相定不離，所以叫見『分』相『分』。意識和觀念概念等法塵，絕對不可分離，而且是渾然一體，是人都知道的。惟最到了眼識和色，人便以爲是兩兩相對的，一內一外的，分離開了，仍然可以單獨存在的。只要知道色和眼識是一體，其餘聲香味觸，都可迎及而解。

怎樣知道色和眼識是一體呢？第一要明白眼識所在。眼識不在腦內，倘然在腦內，應該先看見腦髓。也不在眼中，倘然在眼中，應該先看見眼膜。總之，不局於根身，倘然局於根身，應該不見根身以外的顏色，譬如火倘然局於爐內，應該先燒爐內的東西，不應該燒到爐外的東西。假定吾們走到曠野，把眼一張，看見偌大一個圓穹且試尋覓尋覓，能見的眼識，究在什麼地方。有人說眼識本來在眼裏，眼睛一張，便放出了眼識，到了圓穹的地方才看見了圓穹。既然如此，遠處的天應該後看見，近處的天應該先

看見，何以無遠無近，一時頓見？眼睛既然能放出眼識，何以不能放到黑洞裏去，看看裏面的內容？有人說眼識雖然潛伏眼內，能見外物，譬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那麼，隔了一層板壁，爲什麼壁外的東西便不能見了？當知眼識和所見的色，是在一處地方。仰頭看圓穹，圓穹所在，便是眼識所在，低頭看水色，水色所在，便是眼識所在。所見的範圍加大，能見的範圍也加大，所見的範圍縮小，能見的範圍也縮小，所見的沒有，能見的便也沒有了。

這裏有一個應該特別注意之點，便是『能見』『所見』的剎那頓現，俱生俱滅。譬如有兩個人，共見一樣東西，他們的『所見』有時相似，有時不相似。假如這人戴了一只藍眼鏡，看什麼東西都是藍的，那人戴了一只黃眼鏡，看什麼東西都是黃的。這時他們的所見，便不相似，便是各見其所見，換言之，他們的『所見』是二。不相似時既然是二，那麼，縱然相似，當然也是二，斷不能因爲兩件東西由不相似而變成相似，便說他由二而變成一。『所見』相合似一，倘且是二，『能見』更是不成問題。這人是這人的『能見』，那人是那人的『能見』，完全兩件東西，斷不可把他納到一個實體裏去。再就一個人講少年時看見東西，老年時也看見東西，兩個年代的能見，有時相似，有時不相似。假如少年目光敏銳，老年變成近視，這時便不相似。換言之，兩個年代的能見是二，不相似時既然是二，那麼，縱然相似，當然也是二。兩個年代的能見，既然是二，推之，今日的能見，不是昨日的『能見』，乃至前一剎那的能見，斷不是後一剎那的能見。完全兩件東西，斷不可把他納到一個實體裏去。『能見』相續似一，倘且是二，『所見』更可以此類推。由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在空間上，每一人有一人的『能見』『所見』，縱然相似相合，也是兩個。在時間上，每一剎那有一剎那的『能見』『所見』，縱然相似相續，也是兩個。各自獨立，並無共體，此之謂『無常』，此之謂『無我』，（我即靈魂或心體。）此之謂剎那頓現。（底下非空非有段，還要細講剎那生滅，可參看）

何以在空間上，兩人的所見，每每相合似一呢？唯識家說這由於乘人前生業力相似，所以識所變相，也每每相似，猶如受同等教育的人，每有同等的見解一樣。何以許多各自獨立的『所見』『能見』，似在一處而不相礙呢？唯識家說這如一間屋裏，千百盞燈，光光相網而不相礙。何以在時間上，若干剎那的『所見』『能見』，每每相續似一呢？唯識家說這如活動影片，看去是一個

人在那兒走動，實際上已經換過若干若干的影片了。

能見所見的剎那頃兒，好像黑暗裏拋起了一個火球一樣。火球的明亮，喻如人的覺知，火球的球形和紅色，喻如人所覺知的形色。火球本是渾然一體，也未始不可把他分成『能明』『所明』二分，說他的明亮是能明，他的球形和紅色是所明。也如眼識本是渾然一體，人却都把他分成見相二分，說他的覺知是能見，他的形色是所見。二分是兩方面的意思，雖然可分作二分，却仍不害他是一體。火的明亮和球形紅色，皆以火為體，也如覺知和形色皆以識為體，這識體唯識家叫做『自體分』或『自證分』。

何以叫做『自體分』呢？因為他是一個渾然一體的感覺或識。『見分』是這識體的一種覺知之『用』『相分』是這識體的相狀之『相』。識體以覺知為用，猶如火體以明亮為用。識體有以色為相的，有以聲為相的，有以香味觸法為相的，也如火體有以球形為相的，有以星形為相的，有以紅黃赤白等色為相的。球形的火，也是火之一種，猶如『色識』（即青黃赤白等）也是識之一種。假如這火滅了，球形和明亮便同時滅了，也如識滅了，色聲等和覺知，便也同時滅了。『體』『相』『用』三，不卽不離，起則俱起，滅則俱滅，此之謂俱生俱滅。（論相分見分自證分，可參考極著見分相別種辨。）

何以叫做自證分呢？按之實際，火球是『自明』，並未為他『所明』，猶如識體是『自覺』，並未為他『所覺』。火球是『明自』不『能明』他，猶如識是『覺自』，不『能覺』他。自覺覺自，此之謂自證。不『能覺』他，不為他『所覺』，此之謂無能無所。

有人說刀不自割，指不自指，識如何能自覺？吾說燈能自照，鹽能自鹹，香能自香，識如何不能自覺？能割所割，能指所指，是兩件東西，所以不能自割自指。能照所照，能香所香，能覺所覺，不是兩件東西，所以能自照自鹹自香自覺。換言之，指啦割啦，是有能有所的，見聞覺知，是無能無所的。（其實光就是眼識，香就是鼻識，鹹就是舌識，因為一切唯識所以找不出別的比喻來。）

有人說燈能自照，也能照暗。鹽自己鹹，也能叫淡的東西鹹。香自己香，也能叫臭的東西變香。所以識能自覺，一定也能覺非識的東西。吾說：你這比喻，百論中已破了。且摘錄一段如下

『外曰（外道語。）「燈能自照亦能照他。」』

『內曰（內學語。）「燈自無暗。何以故？明闇不並故。燈亦無能照，不能照故。亦二相過故，一能照，二受照。（受照即是所照，謂有『能』『所』二相，成

二相過。是故燈不自照。（不自照者，正謂一燈之中，實無能照所照二物。）所照之處亦無闇。是故不能照他。以破闇故名照，無闇可破故非照。」

『外曰：「我不言燈先生而後照，初生時，自照，亦能照他。」

『內曰：「初生時名半生半未生，生不能照，如前說，何況未生能有所照？復次，燈若已生，若未生，俱不到暗，性相違故。燈若不到闇，云何能破闇？若燈有力不到闇而能破闇者，何不天竺燃燈破震旦暗？」

『外曰「譬如鹽自性鹹，能使餘物鹹。」

『內曰「前已破故，亦鹽相鹽中住故。」』

總而言之，便是性相違的，不得並立。此顯彼隱，此來彼去。光之中無暗，鹽之中無淡，香之中無臭，所以識之中，也斷無『非識』。普通人總以為鹽放到水裏，便能叫水也鹹，其實鹹的東西，仍是鹽而非水。假如用化學方法，把鹽質重行提出，那水包管還是淡的。復次，與其說光能自明，毋寧說光中自有明性。與其說識能自覺，毋寧說色聲香味觸法等識中自有覺性。所以佛說，『三界唯心，』『一切唯覺，』『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物。』

復次，燈能發光，也和眼能發識相似。有了燈，還要油，還要線，還要火柴，衆緣湊合，才發出燈光來，也如眼和其他衆緣湊合，才發出眼識來。光不限於燈內，也如識不局於眼中。火柴一擦，光便頓現了，這光不是從燈裏一步一步跑出來的，也如兩眼一張，識便頓現了，這識不是從眼裏一步一步跑出來的。

懂到以上這點道理，便可讀解深密經。解深密經第三卷云：『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毗鉢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謂禪定中所見的境界。）彼與此心，當言有異，當言無異？」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言無異。由彼影像唯是識故。善男子，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世尊，若彼所行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心還取此心？」「善男子，此中無有少法能取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善男子如依善瑩清淨鏡面，以質為緣還見本質，而謂吾今見於影像，及謂離質別有所行影像顯現。如是此心生時，相似有異三摩地所行影像顯現。」「世尊，若諸有情，自性而住，（即不做止觀工夫時。）緣色等心（即眼識等。）所行影像，（即色聲等。）彼與此心亦無異耶？」「善男子，亦無有異，而諸愚夫，由顛倒覺，於諸影像，（即各識相分。）不能

如實知唯是識，作顛倒解。』

諸識所緣，唯識所現，現字最妙。所以與其說見色聞聲，毋寧說色自現了，聲自現了。『無有少法能見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正是說無有能取所取之二取。此語大可細味。

照唯識家講來，亙古亙今，徹上徹下，每人只有八種識，和五十一『心所』。（即喜怒哀樂等伴識而起之心理作用。）生滅。隱顯，相續。如流。生則從因。得果，滅則。為因生果。隱則。為『種子』，顯則。為『現行』。（此等道理非空言，待後再講。）除此以外，更無能取法之『我』，和為我所取之『法』。我執是『煩惱障』的根本，法執是『所知障』的根本。因為有煩惱障，所以吾們不得涅槃安穩。因為有所知障，所以吾們不得菩提大覺。有人發生疑問說，據你所講，你已經明白二空，為何還有煩惱，還不免自私自利？遇到可愛的東西，還那麼認真呢？我說，誠然。成唯識論說：

『然諸我執，略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俱生我執，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恆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轉，故名俱生。此復二種：一常相續，在第七識，緣第八識，起自心相，執為實我。二有間斷，在第六識，緣識所變五取蘊相，或總或別，起自心相，執為實我。此二我執，細故難斷，後修道中，數數修習勝生空觀，（即我空。）方能除滅。分別我執，亦由現在外緣力故，要待邪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故名分別。唯在第六意識中有。……麤故易斷，初見道時，觀一切法生空真如，（即一切法無我的實相。）即能除滅。

『然諸法執略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俱生法執，細故難斷，後十地中，數數修習勝法空觀，方能除滅。分別法執，……麤故易斷，入初地時，觀一切法法空真如，即能除滅。』

無始時來，積重難返，一朝去淨，談何容易？能所雙忘的境界，雖可『頓悟』能所雙忘的態度，必待『漸修』。唯識家所以注重實行，不尚空話，也就在此。不過一方面注重實行，一方面卻也不可不『從聞思修』免得迷信盲從。『境』『行』『果』三，都有一定次第。成佛作祖，要經過三『無數劫』，斷不是一生的事。這是何等的正見正信啊！

什麼叫非空非有呢？普通人總以為非空便是有，非有便是空，何以故？絕對相反故。唯識家說真個空的，便永不會有；真個有

的，便不會空。何以故？絕對相反故。然而現在世間的東西，都是『本無今有，暫有還無』。本無今有，所以非空。暫有還無，所以非有。

且舉一個最淺的例，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今早醒了。你說這夢還是空呢，還是有呢？說是有吧，現在到那裏找出這個夢來。說是空吧，那時明明有種種相，並且還有令人喜怒哀樂損失精血種種作用，究與龜毛兔角之空有異。未夢時無，正夢時有，此之謂本無今有。正夢時有，夢醒時無，此之謂暫有還無。夢境幻境，固然如此，人世間一切事物，也莫不如此。秦皇漢武，在秦漢的時候，未嘗不是一世之雄，能說他是空嗎？然而到了現在，又到那裏找秦皇漢武去，能說他是有嗎？推之我們現在莫不自以爲實有，試問一百年後，吾們還能有嗎？這叫做如夢如幻。如夢如幻，便是非空非有的別名。

有人說此時彼時，空有不同。不能因爲此時空，就說彼時非有，也不能因爲彼時有，就說此時非空。吾說：如果彼時眞有，此時便不應空；此時既空，可見彼時有非眞有。如果此時定空，彼時便不應有。彼時既有，可見此時空非定空。吾說非有，正謂似有而非眞有。吾說非空，正謂似空而非定空。猶如夢回故鄉，似故鄉而非實故鄉，幻作人物，似人物而非實人物。所以空有是抽象的名詞，泛無所指，夢幻有具體的像貌，恰符實際。只要你承認了如夢如幻，明白了此夢此幻，說他是空也不妨，說他是有也不妨，說他非空非有也不妨，說他亦空亦有也不妨。

承認如夢如幻，是很容易的事，有了三論宗（百論提婆著，中論、十二門論龍樹菩薩著。）那樣的無礙慧辯，把一切『我』『法』邪執，摧陷廓清，便不承認，也要你承認。至於明白此夢此幻，就非詳究唯識之學不可。明白以後，若要離夢幻而登大覺，還得依法修行，所以三論宗的宗旨，要叫人知道『如幻』，唯識宗的宗旨，要叫人明白『如何幻』，而促進人的依法修行，則殊途而同歸。空有兩宗，相反相成。一空一有，是他們的方便，非空非有，是他們的會通。且說會通個什麼。

三論宗的中論偈云

『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亦唯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

唯識宗的辨中邊論偈云：

『「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

於彼亦有此。（此謂虛妄分別，彼謂空，二謂二取，能取，所取也。）

是故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無」及「有」故，

是則為中道。（有謂虛妄分別，無謂能所成我法」，又有謂虛妄分別及其空性。）

道兩偈，幾於包含佛家全部妙理，而所昭示的不外一個非空非有的中道。看兩部書的名字，便可知道他宗旨所在了。三論宗說空，唯識宗也說空。唯識宗說「虛妄分別」是有的，雖有而不害其為「虛妄」。三論宗也說「假名」是有的，雖有而不害其為「假」。三論宗單把「緣生」做空的理由，唯識家更把怎樣怎樣的緣生不厭求詳的指點出來，實在可以補前人的不足。「虛妄分別」是什麼，「假名」是什麼，正是前面所講的無能無所的唯識。唯識何以空？因為緣生故空。唯識何以有？因為緣生故有。唯識何以非空非有，因為緣生故非空非有。所以只要把緣生的真相弄清楚，空有便不成問題。世人不懂緣生而說有，所以三論宗要依緣生而說空，世人不懂緣生而說空，所以唯識宗要依緣生而說有。現在且略述緣生的真相。

緣有四種一，因緣。二，等無間緣。三，所緣緣。四，增上緣。世間既然一切唯識，而一切識皆是四緣所生，所以名為一切緣生。

第一重要的是因緣。諸識的因緣是「種子」。種子本身就是一件非空非有的東西。即如穀種能生穀芽，你說穀種裏有穀芽吧，何以剖開種子，找不出穀芽來？而且穀芽既經有了，何必更待水土日光，然後發生？你說穀種裏無穀芽吧，那嗎，穀種既無穀芽，麥種豆種也無穀芽，同是無穀芽，為何偏偏穀種能生穀芽，而麥種豆種不能？（這便犯了論理學上的「充足理由律」，佛家叫做「不平等因」。）非有穀芽，非無穀芽，而有發生穀芽之功能，斯為穀芽之種子。非有諸識，非無諸識，而有發生諸識之功能，斯為諸識之種子。例如小兒，尙未能思想，但有能思想之功能，所以年長緣熟，卽能思想。但是一塊石頭，縱然加以若干增上緣，也斷不會思想。吾們當然可以講，小兒有思想的種子，而石頭沒有。又如今天做了一件事，明天便能記起，今天識了一個字，明天便能認得。吾們當然可以講，這好似今天播種，明天發芽。記憶認識，（皆為六識和心所的作用）固然如此，一切心識，莫不皆然。心識的播種，叫做「現行熏種」。種子的發識，叫做「種生現行」。種生現行，有似「本無今有」。現行熏種，有似「暫有還無」。其實有非真有，無非真無，只是許多非空非有的幻識生滅隱顯罷了。

（子與「淨色根」「本質」「塵」同是八識相分，而根塵也自有其種子，所以八識又名「一切種子識」。立種子而立八識有一種據）

下，（是唯識家精髓所在。可以說明下意識的現象，而不就是意識。可以糾正唯現象派的懷疑，而不陷於武斷。極著）（唯識今釋精義，曾詳論其不得不然之故。如仍於此有疑，可取學衡第二十五期一看。——譯者）

第二種緣叫等無間緣。一類相續，前為後緣，是為等無間緣。一類謂之等，六識只能做六識的等無間緣，不能做五識的等無間緣。相續謂之無間，第一念只能做第二念的等無間緣，不能做第三第四念的等無間緣。此種緣，在意識裏特別活動，休謨他們講的許多『聯想律』全是這等無間緣的作用。至於前一剎那的五識七識八識，為後一剎那的五識七識八識的等無間緣，雖是前者不滅，後者不生，也有『緣』義，然而因果關係，却不像六識那麼顯著。復次，其他諸緣，總與所生的果（即識是。）和合俱有，而此緣必緣滅而後果生，所以不和其他諸緣和合。

第三種緣叫所緣緣。第一『緣』字，是緣慮覺知的意思。第二緣字，是緣託依賴的意思。例如眼識的所緣或相分是色，色的本質壓，（八識相分，也是一種功能。）便是眼識的所緣緣。又如意識緣『他心』，『他心』起了一個『他心』的影像，這影像是所緣，『他心』便是所緣緣。（按，他心和色聲香味的本質壓，同是在個人經驗範圍外，而不容人不承認的東西。假如世界上有一個人，既不承認本質壓，也不承認他心，硬說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更無父母朋友更無壓與文物，那麼他的學說，倒不失為局部的一貫。但是有誰肯這樣講呢？至於唯感覺派，一面不承認經驗範圍外的本質壓，一面又承認經驗範圍外的他心，便是佛家所謂不平等因。至於羅素實，又說色擊等關係可離感覺而存在，而不知離去感覺而存在的，已經不是色擊等，而是另外一種功能。又色擊等雖顯，彼種功能仍自存在，色擊等是五識的相分，而彼種功能是八識的相分。色擊就是感覺，安得離感覺而存在？感覺離感覺而存在，豈非不過？夢境離夢而存在，誰能相信？所以醒境和夢境的分別，在醒境的「能緣」，每每有他心和別識（謂第八識）做所緣緣，而夢境沒有。至於「所緣」不離「能緣」，接之實際，且是一體，無有所謂「能」「所」，那夢國是一樣的。而且醒境也不都是有所緣緣的，例如一個人白天高沉思默念，想入非非，這般思念，都是所緣緣，和色擊香味一樣，不過不盡有所緣緣罷了。但是所緣緣，不是他心，便是自已的八識，也是緣生，也有覺性，也都無常。所以又和康德他們的物之自體，迥不相侔。）復次，相分對於見分也可勉強稱所緣緣。那麼，凡『所緣』皆是『所緣緣』，意識緣龜毛兔角，也有所緣緣。但是既然終歸和見分是一體，還是說他『所緣』非『緣』為佳。（唯識或稱所緣為「親所緣緣」，稱真的所緣緣為「疏所緣緣」，此點極於見相的別種辨唯識今釋補義兩文中，皆有討論。）

第四種緣叫增上緣。除去以上三緣，其餘諸緣，都是增上緣。世間所謂因果，大半是增上緣的作用。例如先生教學生讀書，先生便是學生的增上緣。風起花落，火燒水沸，風起火燒，便是花落水沸的增上緣。這是就諸識相續講的。（起落燒沸，都由眼識相續而成。有如活動影像，那動是由許多片子相續而成。此是精微，讀者細味。）若就一識講，眼識有九緣：一，空。（指空

（八識所變的空。）二，明。（指光之本質或功能。）三，根。四，境。（還是八識所變的功能。）五，作意。（一種心所[illegible]，當於注意。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而不關係，是缺乏作意這個增上緣。）六，八識。七，七識。八，六識。（這兒單指見分而言。）九，種子。這九緣中，等無間緣不在內，因為前一剎那的眼識先滅了，不能和其他諸緣和合俱有。其餘八緣中，種子是因緣，境是所緣緣，剩下的通是增上緣。各識的增上緣，有多有少。眼識最多，如上所說。耳識除去『明』。鼻識舌識身識又除去空。意識又除去自己，合根與七識為一。（因為意識即以七識為根，而前意識於後意識為「等無間」，並「增上」。）七識八識又除去自己和六識，算只有兩個增上緣了。（七八識互為增上緣，加作意，故只有二。）再五識待緣多，緣多難辦，所以常常間斷。六識待緣少，而且所待眾緣無時不具，所以除掉遇到『違緣』以外，無時不起。（佛家說與意識相違的緣有五種，一，無想天。二，無想定。三，滅盡定。四，極睡眠。五，極悶絕。）至於七八識，所待眾緣，既無時不具，並且連『違緣』也沒有，所以永遠現行。

四緣生識，有個特須注意的現象，這現象就是剎那生滅，或頓生頓滅。這是吾們實際的經驗，然而吾們往往不自覺。世界上的東西，恰如活動影戲一樣，不過活動影戲，是此去而彼來，而諸識的交替，是前滅而後生。你看好好一個少年人，會變老了。他這變老，不是忽然變老了的。可以說無日不變，可以說無時無刻不變。推之，剎那是時間的單位，吾們當然可以說無一剎那不變。不過由少變老，一剎那一刻一時一日之間，前後相似者多，相差者少，吾們不覺得罷了。但是不能因為看去不動不變，就說他靜止或常住。你又看鐘錶上的短針，看去不是靜止不動的樣子嗎？但是過了一點鐘去看，他便移動了。這移動不是一點鐘後陡然移動的，在一點鐘之中，可以說無一剎那而不移動，不過你看不出罷了。世間一切新陳代謝，莫不如此，簡直沒有一樣常住的東西。豈但沒有常住的東西，並且沒有暫住的東西。希臘哲學家說，有如插足長流，再入已非前水。可謂善譬。（大莊嚴論卷十一，以十五因成立內外諸行，剎那生滅，復有九因成內，十四因成外，識理精微，顛撲不破，可自參看。）

不過這裏有須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諸識相續，前滅後生，此中並無一個東西由此時變到彼時，由此處跑到彼處。即如由少變老，少年人斷不是老年人，並非有個同一的人，昔時為少，今轉成老。又如鐘錶上時針，由一點鐘的地位，變成兩點鐘的地位，一點鐘地位上的時針，斷不是兩點鐘地位上的時針，並非有個同一的時針，從一點鐘的地位，移到兩點鐘的地位。這好似和常

議乖違確是中含妙理，姚秦僧肇法師，著物不遷論，專論此事，現在摘錄數段如下：

「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余則謂之不然。放光（一種般若經。）云「法無去來，無動轉者」……道行（亦般若經之一種。）云，「諸法來無所從，去亦無所去。」中觀（中觀論者，稱中論。）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方謂方位，如觀時針之位置移動，才知時針由一點去至二點，實則時針並未由此位置至彼位置。）……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往物既不來，今物何所往？……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見莊子。）……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梵志譯婆羅門人。）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莊子語。）……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是各性住於一世，有何物而可去來？」

此種道理，諸經論中處處宣說。中論裏第二品，就是觀去來品。語深境妙，非細心人不能體會。讀者試把活動影片的比喻，仔細尋思，便可得其大概。

剎那生滅的現象，在現行的識便是等無間緣一類相續。在種子便是『等流』剎那剎那，前為後因。前因滅位，後果便生。好似天平兩頭，此頭低時，彼頭便昂。即此一滅一生，便是時間單位一剎那，剎那之所由假立，甲滅乙生為第一剎那，乙滅丙生為第二剎那，丙滅丁生為第三剎那。如是剎那剎那等流下去，才有時序遷流的現象。苟無生滅，即無剎那。苟無剎那，便千古是一剎那。可是凡夫心識，總是念念生滅不已，所以心識的相分，也跟着有流動之狀。從前禪宗的六祖，經過一廟，廟裏兩個和尚，爭論風吹旛動的事情。一個說風動，一個說旛動。六祖說：『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仁者猶如閣下。）二僧當時拜服。這就是說，心動是萬動的根本。假如真能叫心湛然不動，那就不難叫『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暫時證得『常寂光』的境界。證得這種境界以後，再去濟物利生，便能雖生滅而常湛滅，於無生滅之中而妄有生滅，於無剎那之中，而妄有剎那，這叫做『流轉』。了知生滅本空，輪迴本幻，而欲排除紊

幻，證得不生不滅的本來面目，這叫做『還滅』。可是還滅的事，要須三大阿僧祇刼，（阿僧祇譯言無數，表明非平常數目所及。）漸次精進，斷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釋迦牟尼也經過如許年代，才得成佛的。（天地日月毀壞一次，叫一刼，和現在人講的天地日月出於星雲歸於星雲相通。現在人每每根據刼刼的事情，恆斷定歷刼以前沒有比現在還高的文化，實在氣量狹小，可算續於無始之中劃出始來。假如現在全世界都像日本大地震一樣，震歸星雲，以後過了幾萬萬年，又成了地球，生了人類，慢慢的進化，知道考察世界的歷史，但是他們所能考察的，最早也只是他們最初的事情，那裏還能相信幾萬萬年前，有我們這種高的文化呢？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所以我們對於這些超乎常識的話，縱然不能絕對信從，也不敢輕於反對。總須待將來親證，然後判其是非。）然而功程雖大，只要有進無退，自然會漸入佳境。

有人說：前因滅位，後果即生，剎那剎那，終古終古。因滅非常，果生非斷，非斷非常，緣起正理。非斷即非空，非常即非有，非空非有，唯識實相。即此非常非斷非空非有之理，名為眞如。非以有眞如故，生於萬法。乃由萬法生滅不息，而眞如之理存焉。其理一貫，所以為一。其理常然，所以為常。生滅不可滅，剎那不可息，那裏會有如你所說的常寂光的境界。吾說：你所說的非斷非常非空非有等等，只可說世諦的緣生，不可說第一義諦的法性。只可說俗識，不可說正智。何以故？有為不可概無為故，有漏不可概無漏故，思議所及不可概思議所不及故。

第一應知，空理不是眞如。諸凡道理，都是意識的偏計執做名言或觀念。離去意識，便是『不相應之行法』。空理亦豈能獨外？若說空理顚撲不破，所以是眞如，那麼世間顚撲不破的道理也很多，如『二加二等於四』，『一切唯識』等等道理，孰非眞如。假如這些道理都是眞如，吾們早就得了眞如，何待苦修親證。豈但空理非是眞如，無常無我等等道理，並非眞如。唯識家但說『無常等性，與行等法，非一非異。異應彼法非無常等，一應無常非彼「共相，」由斯喩顯，此圓成實，與彼依他，非一非異。』以喩顯體，不應認喩為體。以指標月，不應認指為月。怎能便認諸法『共相』是諸法體？這和聲論的『聲』，柏拉圖派的觀『念』，新實在論的『關係』，恐怕也是一邱之貉。

豈但空理不是眞如，空性空相，也非眞如。眞如但是二空所顯，非即二空。譬如好好一條不動的繩子，有人看成蜿蜒的一條蛇，頓生無量迷惑。但能叫這人知道蛇是幻像，他再一細看，便能明白原來是條繩子。固然不可說蛇是繩子生的，也不可說蛇的自性是不空的，又怎能說繩子就是蛇的空相空性？倘照這一說，

眞如豈不是個實物？答：先問你什麼叫個實物。若說有質礙有大小能活動的叫做實物，那麼，誰說眞如是有大小有質礙能活動的。若說常住不變的，非因緣所生的叫做實物，那麼，便說眞如是個實物，也自不妨，總強似說他是空理空相空性。復次，繩子不就是蛇，一眞一幻故，一動一不動故。繩子也不是絕對異於蛇，按之實際，繩即蛇之本來面目故。也似眞如與諸法不一，一眞一幻故，一有為一無為故。眞如與諸法不異，按之實際，眞如即諸法之本來面目故。諸法既幻，然幻必有眞，猶如煙霧迷離，辨不清廬山眞面目，然而廬山必有眞面目。若說，現前的煙霧迷離，就是眞面目現前的幻就是眞，那麼，更不必說有眞妄之分。但是吾們何以不得解脫？諸佛菩薩又何苦分別眞諦俗諦？三論宗但應說『名』是眞的，何苦說他是『假』名，而別談實相？唯識宗但應說『分別』是眞的，何苦說他是『虛妄分別，』此「虛妄分別有」之分別，係指依他起之識，並非遍計所執，，凡未得正智或無分別智以前，縱然無執，也叫虛妄分別。而別談無分別智？若說幻法是空，即此幻法是空之理之相之性是眞如，或說幻法無常，即此無常之理之性之相為常，此外更無眞如，此外更無常法這就是說，煙霧迷離，非眞面目，即此煙霧迷離非眞面目之面目，是眞面目，此外更無眞面目：豈非自語相違？豈非飾辭矯遁？繩蛇之喻，唯識家每以蛇喻遍計法，繩喻依他識，麻喻圓成眞如」，但須善取喻義，都無不可。

然則諸佛何以說眞如是諸法無相之相？這也是說眞如是諸法無相時所顯之相，不說諸法無相就是眞如。又說空，無相，無願，是三解脫門，也不說空等就是眞如。所以眞如與其說諸法的空相空性空理，毋寧說是諸法的本來面目。這本來面目還是空呢，還是有呢？縱然空，也必不像世間所謂空，縱然有，也必不像世間所謂有。總須親證，然後明白。所以還是說他非空非有為佳。但是世間諸法的非空非有，是如幻的，是有所表的，眞如的非空非有，是非如幻的，是無所表的，是無同法喻的。我們斷不能以世諦的非空非有，概括第一義諦的非空非有。

復次，眞如不在諸法之外，離了諸法去找眞如，便永遠找不出眞如。猶如離了所妄見的蛇，便永遠找不出那一條繩子。但是要執現前所妄見的諸法之一法，說是諸法眞如，或是一種道理，或是一種性相，也永不會是眞如。猶如要執現前所妄見的蛇之一部，說是此蛇的眞面目，或是蛇頭，或是蛇尾，永不會是蛇的眞面目。

復次，眞如無轉變。豈但眞如無轉變，諸法本來面目卽是眞如，所以諸法實無轉變。無轉變而認爲有轉變，是妄心的妄見或虛妄分別。好像一個人，睡在牀上，本來未動，當他做夢的時候，儘可夢見自己在外面東奔西突，縱橫馳騁，一旦瞿然驚醒，才曉得以前的動作都是妄心妄見，實際上是無來無去本來寂淨的。衆生從無始以來，就落在這生滅流轉的大夢裏，直待菩提大覺，才得解脫。至於這個眞如，和數論的自性，外道的上帝大梵等等，有無分別，可以一望而知。

復次，眞如既是諸法本來面目，諸法是幻，眞如是眞。幻或待眞，眞不待幻。所以寧可說以昧眞如故，而萬法生滅。不可說由萬法生滅不息而眞如之理存。

復次，所謂生滅流轉，指妄心所見不遍，前後變異而言。例如此時見一山，彼時見一水，此時睡眠，彼時醒覺，此時喜樂，彼時悲哀，此時墮地獄，彼時生人間，如是等種種變異，總由局於此彼之分別。到了諸佛一切智智，照一切境，前前後後，毫無增減，既無增減，卽無變異，既無變異，卽無生滅。所以雖是我們以己之心，度佛之意，說是『淨法等流』然而這種等流，又何嘗不可說是無生滅？何嘗不可說是常寂光？以是義故，涅槃經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以上是就唯識宗的『虛妄分別』講的，再就三論宗的『假名』講，也是一樣。何以見得『假名』便是『虛妄分別』呢？名是名字，也就是觀念，也就是意識。思想和言語，本是一種東西，思想是無聲的言語，言語是有聲的思想。現在的心理學家，大都明白這種關係，甚且有說將來可於筋肉之顫動，測知人之思想的。吾嘗見學生考試做文章思索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嘴動頭搖，自言自語，這卻又不止於筋肉之顫動了。哲學家如羅素，也稱思想爲在內的語言(Inner Speech)。其實這種道理，在幾千年前，佛家早已見到了。無著菩薩的攝大乘論，講得尤其清楚，他說：『名有二種一言說名二思惟名』『名』是言說思惟的單位。言語思惟是名字的相續，積字成句，積觀念成道理。句又叫言，所以名言云云，包括一切觀念和道理。觀念和道理，人都知道是心的主觀作用，不能得到客觀的眞相。例如毒藥是能毒死人的。但是假如僅僅嘴裏喊一聲毒藥的名字，或者心裏起了個毒藥的觀念，是決不會被毒死的。觀念表諸法的自相，尚且是假，道理是若干觀念相續而表諸法的差別，當然離心也不能存在。詳見

（極習佛法淺釋譯書章。）推之，一切記憶的事情，想像的事情，夢幻的事情，所得的也無非名言。三論家說：既然「一切都由緣生，一切都如夢幻，自然一切只有名言。你說有一樣東西不是因緣所生嗎？能離去心而獨立嗎？能不如夢如幻嗎？若說夢幻中的東西無用，實在的東西有用，例如火能燒，夢中幻中的火不能燒，所以非如夢如幻，當知夢境幻境，也能叫人顛倒迷惑，也能叫人悲歡嘻笑，黃粱一夢，轉瞬百年，當那夢人未醒的時候，何嘗不把夢中的東西件件看成有用？若說有實他心，非如夢幻，自心尚且是因緣所生，是剎那生滅，是如夢如幻，何況他心？推之，唯識家所說的八識七識根身器界之類，也都是因緣所生，也都是剎那生滅，也都是如夢如幻。世人對於如夢如幻的東西，每每太認真了，橫起貪執恐怖，所以般若經要叫人觀空。清辨菩薩立量說；（見掌珍論。）

『「真性有為」空。（宗）（真性謂按之實際，有為謂現前諸法。）　緣生故。（因）

如幻。（喻）』

何以空？緣生故空。如何空？如幻之空。懂得緣生和如幻，便說他不空也不妨。譬如說，

真性有為不空（宗）　緣生故。（因）　如幻。（喻）

或者說，

真性有為非空非有、（宗）　緣生故。（因）　如幻。（喻）

都無不可。般若經說「諸法無所有，如是有」無所有。是如幻而空，如是有。是如幻而有，合起來是非空非有。

——有人說有一樣東西，非名言，便是你們所說的真如——或諸法的本來面目。我說，誠然。不過真如不是同諸法並列的一樣東西。諸法的幻相幻性是名言，諸法的離言實性是真如。真如既然離言，吾們自然不能說他是怎樣怎樣。但是吾們提起真如，已經落了名言計度，不到親證真如的時候，總不能擺脫名言的範圍。世人尚未親證真如的時候，每每以名言計度，揣測真如的相用，其實名言所得，唯是名言，計度所得，唯是計度，想來想去，總是有為的諸法，而非無為的真如。因為這緣故，所以佛家少談真如。縱然談到，也只說他空無有相，空無有用，決不說他怎樣怎樣。清辨菩薩立量說：

『「無為」無有實。（宗）、不起故。（因）　似空華。（喻）』

空華是虛空之華。虛空是諸色無性所顯，也如真如是二空所顯，都是所謂以遮作表。復次，當人說空華時，惟有名言，此外更無一

相可得，說眞如或無爲時，也是如此，所以比做空華。復次，空華無用，一說他有用，已經不空，也如眞如無爲，一說他有爲，已經非眞，所以名爲不起。但是對法第十一說：『待名言者，一切皆假，離名言者，一切皆實。』可見此所謂無有實者，仍是名言計度之眞如，而非離言實性。

有人說：名言是意識的作用，此外五識緣色聲等，確是現量，怎能也說是名言？我說：如果色聲等眞是現量所得，那色聲等便已經是眞如了，而實則不然。五識八識，雖有眞現量，却被意識和七識的非量隱了。直待轉八識成四智，（八識成大圓鏡智。七識成平等性智。六識成妙觀察智，五識成成所作智。）親證眞如的時候，才會出現。且如常人張目就能辨遠近，總以爲遠近是眼識的現量。而據現在心理學家的研究，遠近實是意識的作用。喪明的人驟然復明，看許多東西，無遠無近，都在目前，好像一張平面風景畫似的。小孩最初視聽，也似渾然一體，不辨方所遠近。美國詹姆氏論之最詳。吾們瞪目看遠山近水，也每每成一平面。這都可以證明意識未發達或未專注的時候，眼識並無遠近之相。遠近之覺，既然如此，色聲香味，安見其必不然？

復次，吾們總以爲色聲香味等，是現前一剎那間的單純感覺，而不知一剎那間的單純感覺實不可得。例如吾們把手指從燈焰中一刷而過，並不覺得熱。或把一張影片，從吾們面前飛馳過去，也必定看不見什麼。這一來一去，已經不知經過多少剎那，吾們尚且不能得着什麼感覺，何況眞正的一剎那呢？所以常人所有感覺，可說都是若干相續意識的記憶想像綜合推求所成的。就是所謂功能，所謂勢用，所謂動作，所謂因果，也莫非意識所得。幻幻相應，假說爲眞。究竟這幻的異相怎樣，還是無從捉摸，縱然相應，終究不出虛妄分別。譬如夢中說夢，縱然說得不錯，終究見不到世間的異相。這樣一講，便說一切但有名言，又有何妨？龜毛兔角，也有名言，此名言所依之意識，也是依他，那麼，便說幻法與龜毛兔角平等平等，又有何妨？名言是什麼？正是佛所說的『六塵緣影』之妄心。

三論宗意在直接叫人遣幻觀空，去徧計執，（意識計度的範圍最廣，沒有的東西可以計度爲有，無常的東西，可以計度爲常，故認妄的東西，可以計度爲眞，這種妄執，叫徧計所執。）一切但有能詮之名，更無所詮之相。唯識宗意在叫人分別幻有，明依他起，雖不說有能詮所詮之體，却也認有能詮所詮之相。所

以只說獨頭意識中的言說思想觀念道理之類是『名』，其餘哩，能緣的見分爲『分別』，所緣的相分爲『相』，合『正智』『眞如』爲『五法』。舉名而言，可說一切爲名，舉相而言，可說一切爲相，舉分別而言，可說一切爲分別，總是說明一個幻之爲幻，眞之爲眞，（眞如正智爲圓成實性，合徧計所執性依他起性爲「三性」。）罷了。

三論宗說空而不著空，可以破世人之『有見』。（中論云「大聖說空法，爲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唯識宗說有而不著有，可以破世人之『空見』。（成唯識論云「若執唯識眞實有者，亦是法執」。）或空或有，相反相成，非空非有，同一中道。當他們講世諦的非空非有時，一個說緣生，一個說緣起，（三論宗不立種子，所以叫生，唯識宗立種子故名，依他起。）一個說唯假名，一個說唯虛妄分別，大體上固然無甚乖異。至於講到第一義諦的非空非有，都承認他是無爲，無相，無用，是諸法實性，而不能生諸法，不離諸法而有名言道斷，唯證相應，更是如出一軌。這是就道理上說明兩宗的會通，若就事實而論，更無不可會通的餘地。

華嚴經『三界唯心』的話，是唯識宗的根本。然而華嚴經確是到了三論宗初祖龍樹菩薩手裏，才發輝光大起來。那麼，就稱龍樹是唯識宗的遠祖，有何不可？此其一。

龍樹菩薩著中論，唯識宗的無著菩薩替他著順中論釋論，安慧菩薩也替他著中觀釋論。三論宗提婆菩薩著百論，唯識宗的天親菩薩替他著釋論。提婆菩薩著廣百論，唯識宗的護法菩薩替他著釋論。此外無著造金剛般若論，天親造金剛般若經論，玄奘法師譯大般若經，窺基法師著心經幽贊等，都可證明空有兩宗，簡直是一家人，毫無一點隔閡。此其二。

廣百論最後偈說『虛妄分別縛，證空見能除，』明明承認『虛妄分別』是有的。所以辨中邊論『虛妄分別有』一偈，長行解云：『如是理趣妙契中道，亦善符順般若等經非空非有。』其他不謀而同的話，不可勝舉。此其三。

復次，還有一個共通之點，不但大乘空有兩宗是如此，一切佛教都如此，就是闡明因果，提倡實踐。這一類的話，實在太多了，引不勝引。從前求那跋摩法師，有遺文偈云：『諸論各異端，修行理無二，偏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諍。』可謂一語破的。善惡的判別，修行的共軌，道德的所以然，唯有佛家能與以理論上的根據。至於禪定止觀種種法門，人人都能實驗，毫無迷信，更毫無玄想。這正是他圓融智信，超出其他哲學宗教處。他日當再詳論，姑止於

此。（可參看經濫林書闡性。）

上來略解能所雙忘，非空非有義訖。因爲講唯識，便連帶把識性眞如略一解釋。因爲講空有，便連帶把空宗有宗會通一番。但是法相宗的系統完密，妙義重重，本篇單提出兩點來講，自不免有掛一漏萬之弊。而且佛家學說，大體上雖然一致，也不少有待討論的地方，內中眞如問題，尤其是紛爭的焦點，本篇所述，難保不有以私意去取，失去眞相的所在。伏願海內唯識學者，以及其他哲學學者，加以批評改正，幸甚幸甚！

一九二三，十二，草於奉天東北大學

（附錄佛學入門要籍四種）（這四部書合起來，價錢不到一元，各處刻經處，或佛經流通處均有出賣，伏願未讀者一讀。）

百論

中論

二十唯識論

成唯識論

美國的物質能力

美國銀行公會會長華爾德海特氏近曾以下列種種數字，表示美國物質的力量。

人口	110·000·000人
土地	三·七00·0000方哩
財富	三00·000·000·000金元
銀行存款	四0·000·000·000金元
改良農田面積	五00·000·000英克
改良農田價值	七十·000·000·000金元
玉蜀黍年產額	三·000·000·000布希
小麥年產額	1·000·000·000布希
製造品年產價	六0·000·000·000金元
粗油年產量	一五·000·000·000加倫
鐵路線	二五0·000哩
電話線	八00·000哩

時事新報

元基督教徒之華學

陳垣

此爲近著元西域人華化考之一部，因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徵文於余，以此報之。元時典籍，無基督教之名，其稱也里可溫者，即指基督教各派也，祇詳細著元也里可溫考。其有不明著爲也里可溫，而可斷定其爲基督教徒者，則由其部族或家世與乎當時人之記載，綜合觀察而得之。華學云云，則指中國特有之學：如儒學老學及中國文學等是。每舉一人，必先證明其爲基督教而後述其華學，所以著明元時基督教徒之華學，不肯以淺顯自安也。

一 儒學

元基督教徒之儒學，莫著於馬祖常。顧何以知馬祖常爲基督教？吾友張君星烺近譯註馬可孛羅遊記，舉出三證，全爲基督教。(1)凡元史中雍古部人傳，每多基督教徒之名，祖常爲雍古部人。(2)馬祖常所作其曾祖月合乃神道碑，敍述家世人名，漢式名二十五，蒙古名一，基督教徒名十有四。(3)月合乃祖名把造馬野禮屬，此名基督教聶思脫里派中尤多見之，說詳馬可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九章附註。余於張君所舉三證之外，發現更有力之證據五：

(1)楊維楨西湖竹枝集，馬祖常小傳云：『馬雍古祖常，字伯庸，浚儀可溫氏。』浚儀者開封，可溫者，也里可溫之省文或脫文無疑也。

(2)黃溍金華文集卷四十三馬氏世譜：『祖常有族祖名奧剌罕，楊子縣達魯花赤。』據至順鎮江志卷十六：『丹徒縣達魯花赤馬奧剌憨（康熙志誤作憨）也里可溫人，元貞二年六月至。』其與奧剌罕同爲一人，先後爲楊子丹徒兩縣達魯花赤，無疑也。奧剌罕爲也里可溫，祖常當然爲也里可溫。

(3)馬氏世譜：祖常又有從諸父名世德，以國子生擢進士第，由監察御史遷中書檢校官。據余闕青陽集卷三合肥修城記云：馬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人，由進士第歷官中書檢校。同一人也，

世傳爲也里可溫，祖常當然爲也里可溫。

(4)元也里可溫，大概包涵羅馬，希臘，聶思脫里各派。馬祖常之先究屬何派？據馬氏世譜開宗明義第一句，即云：『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 (Nestorius) 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罙思』(Horam Mesheeh)。則馬祖常之先，也里可溫中之聶思脫里派，而又嘗掌高等神職者也。

(5)更有一事，富有宗教意味，令人神往者：元好問遺山集二十七，有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馬君即祖常之高祖。碑云：『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出於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興與上所見者合。上懽喜讚嘆，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貰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黜，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金史一二四馬慶祥傳即采此。此文極有宗教意味，當未解釋此文之先，余有一聲明：吾國學者對於外來宗教，每辨別不清，以甲作乙；如顧炎武之以摩尼爲回教，(日知錄二十九) 杭世駿之以回教爲景教，(道古堂集二十五) 是也。元好問生金元間，亦何能逃此例？回出於花門貴族，即誤以聶思脫里爲回回，不若黃溍馬氏世譜之明晰矣。何以知好問所述非回回？回回禮拜之所，斷無像設。今日尊像不可得，惟回鶻梵唄之所有之，則又以聶思脫里爲回鶻矣。回回禁像至嚴，唯聶思脫里派有之，景教碑述貞觀詔所謂『遠將經像，來獻上京』是也。金太宗所遇，與新約使徒行傳九章三節保羅所遇相類，固明明基督教影響也。好問曾續夷堅志，故於此等神話，臚臚道之。以此而言，馬祖常之爲基督教世家，毫無疑義。

馬祖常之家世既明，可進言馬祖常之儒學。馬祖常非出自中國，本人並不以爲諱，且津津樂道之。故其爲月合乃神道碑，則云：『我曾祖尙書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俾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其爲銘又有云，『懿矣我祖，百年於茲，衣冠之傳，實爲啓之。世多王公，亦多華勝，惟不革俗，而忽其圮。』則其傾慕華俗之情，概可見矣。石田集一卷又有飲酒詩六首，其第五首云：

『昔我七世上,養馬洮河西;六世徙天山,日日聞鼓鼙。金室狩河表,我祖先群黎;詩書百年澤,濡翼豈梁鵜?嘗觀漢建國,再世有日磾;後來興唐臣,胤裔多羌氐。春秋聖人法,諸侯亂冠笄,夷禮卽夷之,毫髮各有稽。吾生賴陶化,孔階力攀躋,敢文佐時運,爛爛應壁奎。』

以日磾羌氐自擬;以夷狄進於中國自慰;以得受中華陶化爲幸;以努力攀躋孔階自矢。磊落光明,眞有倫比而朋輩中之稱道之者亦輒不忘其所自,而竭力揄揚之。文矩子方集送馬伯庸奉使關隴云『聖朝啓文運同軌來無方,夫君起天關,嶠起千仞翔。』明指其非出自中國也。許有壬至正集四六馬文貞公神道碑,亦云『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又云『部族有儒文貞伊始。』又曰:『後承事修諸學諸夏,』王守誠爲石田集序,亦云:『公系出西裔,斤斤於華學,於部族,於諸夏,而不能忘其非中國人。』深贊其能鑽研華學也。

惟馬氏旣世奉基督,至何時始兼習儒書?在祖常本身乎?抑祖常之先已有闖其藩者乎?是亦吾人所亟欲聞者也。據祖常所自述,及許有壬所稱道,馬氏之儒學,蓋自祖常曾祖月合乃,復據袁桷所著祖常父漳州路同知馬君神道碑:(清容集二六)則馬氏之儒學,成於祖常父馬潤,至祖常乃大以肆也。碑云『禮部尚書諱月合,植德秉志,贖士人之爲俘者,後皆爲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禮部子諱世昌,傾貲粟結儒彥,家日困落,子孫益用儒自振。是生漳州諱潤,以文墨入官,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弟子員以食。光久爲用武地,司馬丞相生於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爲儒以自重。』

此馬氏儒學成於祖常父馬潤之說也。據馬氏世譜敍和祿罘思至祖常之子凡九世,祖常從諸父中尙有基督教徒之名,如岳難雅古保六賜之屬,至祖常同懷七人,則無之矣。然其從昆弟中尙有之,卽蘇天爵石田集所稱公旣沒,其從弟察院掾易朔出公詩文若干篇之易朔是也。由此種種精密觀察,可見祖常一家兼習儒學之經過。

馬氏而外,元基督徒之崇儒術者,有高唐王闊里吉思(Georgine)闊里吉思本身爲基督徒與馬祖常之世代爲基督徒者不同。世代爲基督徒者,其信仰屬於遺傳,吾謚之曰『世襲信仰。』世襲信仰非出於自由,其信仰不盡可嘉,唯自由信仰,乃眞信仰。

闊里吉思之爲基督徒，屬於自由信仰者也，然在漢籍中實無左證。據近人之考察，則闊里吉思即馬可孛羅遊記之佐治王（King George）。其所據者爲現存羅馬之西紀一三〇五年（元大德九年）一月八日主教蒙哥未諾在燕京所發之第一書，其所述之信教佐治王，位望事蹟及卒年遺孤等，均與駙馬高唐王之闊里吉思相合。俄國總主教拍雷狄斯以元史本傳有『尙忽荅的迷失公主，繼尙愛牙失里公主』語，疑基督徒同時而有二妻，爲不可解。張君星烺據元文類二十三閻復著駙馬高唐忠獻王碑，稱『忠獻王前尙皇姊忽荅的美實，繼尙皇女愛失里』，知前尙之皇姊已死，後乃繼尙皇女，非同時而有二妻也。元史闊里吉思傳以閻復碑爲藍本，刪一前字，遂啓後人疑竇。然吾因閻復碑所述，亦足證闊里吉思之先非基督徒。據閻復碑：闊里吉思之祖武毅王，『初未有子，公主爲進姬侍，以廣嗣續』，嗣續云云，正中國人多妻之唯一口實。然則闊里吉思之祖，必非基督徒也。且元史本傳載闊里吉思兄弟姊妹，皆用基督教徒名，然其兄弟姊妹而外，其父及伯叔父以至於曾祖，無一基督教徒名也。此節既明，則可以言闊里吉思之儒學。

據蒙哥未諾第一書，闊里吉思初信聶思脫里派基督教，遇蒙哥未諾，始改信羅馬派，而其兄弟仍守聶思脫里派也。然閻復碑云：『忠獻王生長北方，金革之用，固其所長，而崇儒重道，出於天性。興建廟學，裒集經史，築萬卷堂於私第，講明義理，陰陽術數，靡不經意。』元史本傳稍易其詞云：『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於私第，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是闊里吉思既信基督，又好儒術也。蒙哥未諾書稱其曾於治所建聖堂，未識與閻復碑所謂興建廟學者是一是二耳。吾人於絕不相謀之中西記述，披攬而互勘之，偶有異同，其樂正無極也。予近在順治吉安府志（二五）儒行傳，發見闊里吉思嘗從吉人吳鄖問易，足見史稱其日與諸儒討論經史一語，不爲虛誕。志云：『吳鄖，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改姓名張應珍，注周易。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闊里吉思，嘗從之質疑焉，爲刻其書於平陽路，且序其里居爲詳。』菉竹堂千頃堂書目，均有張應珍周易注十卷，經義考（四四）題爲吳鄖，疑卽闊里吉思刻於平陽路者。鄖先改名張應珍，仕元爲祕書少監，大德九年復更姓名吳鄖，見元祕書志九。闊里吉思從鄖質疑時，鄖固名張應珍也。闊里吉思之好

儒學，又多一證。馬祖常文人，其好儒學不奇，闊里吉思武人，而亦好儒學若此，眞可為今日基督徒模範者也。

二　老學

元基督教世家有入山為道士者，馬祖常之季父馬節也。節入王屋山為道士，說見馬祖常所撰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元文類六七王屋山在今河南濟源縣西，北百里，為唐司馬承禎修道之所，林靈素詩所云『林泉何處愜予心？收拾圖書將卜築，崎嶇不敢千里辭，東至太行入王屋』是也。馬節入山後，無所表見，元人著述亦鮮及之，其甘心隱遯可知也。欲考馬節家世，可觀馬祖常之家世。其祖為元名臣，又生元盛時，非有不得已必須隱遯之情可見也。家世奉基督，何以棄基督而入道？奇也。祖常為節猶子，讀石田山房文集，祖常亦好與道士往還；集中贈道士詩，占全集十四分之一。然祖常與節不同：節入山為道士；祖常則贈道士詩雖多，皆酬酢之文，未嘗有傾仰之意，求如寄舒眞人云，『憑師消鄙吝，猶可採山薇』等句，已不可多得。其稱許道家處，亦不逮如王道士慶壽堂『生男不必皆富貴，學道亦足傳其家』而已。所以多與道士往還者，因祖常夙負詩名，諸黃冠咸以得其片詞為幸，祖常亦樂此不疲，故題舒眞人鶴峯云：

『山中道士寮迥詩，柿葉千層寫好詞。不見籠鵝空拽去，此生雖老可臨池。』

可見其來者不拒之態，及道士求詩之衆矣。至道士之好儒者，祖常更樂與之遊，集中有蜀道士歸儒一首云：

『青城羽客燒丹罷，要近東家問六經。却笑山陰癡道士，白鵝閑覓寫黃庭。』

是祖常之與道士往還虛與委蛇而已，非好道也。然證以馬節之入道，則元時基督教世家與道家之接近，此中亦自有因緣。

馬節而外，有趙世延，同為雍古部人。雍古部為基督教聶思脫里派流行之地。元史雍古部人多基督教人名，前已言之。張君星烺馬哥孛羅遊記譯註，謂世延之父及子，皆用基督教徒之名，斷趙世延為基督教世家，說不誣也。世延雖基督教世家，然其所學則儒道雜糅。宋元學案九五列蕭同諸儒學案中，稱為榘菴同調，榘菴者同鄉也。茲將元史趙世延傳節錄如下：

趙世延，其先雍古族人。曾祖鉏公（Tekoah）祖按竺邇（Anth-

ogo)。幼孤，鞠於外大父朮要甲，歸爲趙家，因氏爲趙。父黑梓(Ho-sse)。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延祐元年，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政事。三年，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尋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崩，帖木迭兒復相，銳意報復，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煆煉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他事白帝，緊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養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居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至順元年，詔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即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世延歷事九朝，敭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而於儒者名敎尤拳拳焉。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於世。五子，達者三人：野峻台，次月魯(Julius)，伯忽。

吾錄此傳而特詳於世延被誣入獄一事者，吾認此爲與宗敎之修養有關也。許有壬至正集七六有辯平章趙世延文，即爲此事，可參考。鐵木迭兒傳二〇五及英宗本紀二七亦可參考。鐵木迭兒必欲置世延於死地，由成都逮捕至京，淩虐禁錮，前後三年，纔出獄。時世延年六十餘矣，觀其堅忍卓拔，百折不回，實有得於宗敎。惟世延之學道，史無明文，本傳謂其事釋後出居金陵，所謂金陵，茅山也，下文謂其養疾於金陵之茅山是也；史特諱言耳。然此亦何容諱？世延著述，今傳者不多，吾所見者：南唐書序外，有茅山志序，有京師東嶽廟昭德殿碑，文見圖書集成職方典二十六；有盩厔重陽宮勅藏御服碑，見拓本；其存目待訪者：有句容白雲崇禧觀碑，見寰宇訪碑記：皆與道敎有關者也。又世延之詩，元詩選癸集所收僅七首，而詠道院之作，已占其五，蓋選自茅山志卷三十者。

一，玉晨觀懷古；

二，許長史井；

三，白雲觀卽景用韻；

四，華陽道院石亭；

五，出茅山宿青玄觀；

觀此則趙世延之與道敎有關，無足爲諱；其醉心華學之程度，又

較專修儒學者爲深矣。蓋由基督而儒，由儒而道，其途徑頗有類於比較宗教學者也。

三　中國文學

元基督教徒之中國文學亦莫著於雍古馬氏。馬祖常父馬潤，所爲詩曰樵隱集，見袁桷所撰神道碑，此馬祖常之家學也。樵隱集今不傳。馬祖常石田集則至元五年奉旨爲之刊行，蘇天爵序稱其詩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四庫提要亦稱其詩才力富健，如都門壯遊諸作，長篇巨製，迴薄奔騰，具有不受羈勒之氣。集中昆仲倡和之作亦夥，風流文采，萃於一門，彬彬稱盛矣！

祖常從父馬世德，爲保祿賜之子。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林文字。曾爲庸田僉事，城姑蘇。後爲淮南廉訪僉事，又城合肥。余闕青陽集合肥修城記，卽頌馬世德之功德者也。記稱：『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國人，與余前後爲史氏』云。世德工詩，元詩選癸之丁，有馬世德過靈泉寺二絕，云世德浚儀人，官刑部尙書，而闕其字。考馬氏自祖常高祖習禮吉思始遷浚都，西湖竹枝集稱馬祖常爲浚儀可溫人是也。元詩選癸之巳有潘煥陪侍尙書元臣公寓靈泉寺詩，由此可知過靈泉寺之尙書馬世德，卽合肥修城字元臣之馬世德。城合肥時爲淮南廉訪僉事，過靈泉寺時爲刑部尙書也。元詩選癸之癸，據王賓虎邱山志，有馬世德題虎邱詩，遂別出一馬世德，不知卽爲過靈泉寺之人。由其曾城姑蘇一事推之，則題虎邱正其爲庸田僉事時也？今錄如下，亦足覘其鱗爪。

『滄海何年湧此峯？亭亭秀出玉芙蓉。高低樓觀毗盧室，表裏江山太白封。寶劍有時能化虎，石潭無際却潛龍。小吳軒伴登臨處，致我青雲第一重。』

馬氏而外，基督教世家詩人，端推雅琥。雅琥，字正卿，元詩選二集有正卿集。顧何以知雅琥爲基督教世家？其證有三：一，傅與礪詩文集卷三有憶昔行，送雅琥正卿參書南歸作，原注，『初名雅古，登天曆第，御筆改雅琥。』雅古爲亞伯拉罕之孫，基督教徒恆以此爲名。元詩選此詩，猶存此注，康熙御選元詩卷五將此注刪去，而雅琥爲基督教世家之證據缺其一矣。二，孫原理選元音卷九採雅琥詩稱爲『可溫人』，此與西湖竹枝集之稱馬祖常爲『可溫人』同一例，其必爲也里可溫人無疑矣。四庫本元音卷七改爲雅哈，袞諾

爾人，令人不知為何爵，謬甚。三元秘書監志卷十題名，著作佐郎雅古，賜進士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溫人，泰定元年十一月，以承事郎上；為著作佐郎在前，登進士第在後，故志仍雅古名，而追紀其賜進士出身也。有此三證，雅琥之為基督教世家無疑問矣。琥曾為奎章閣參書，元史文宗紀，三五至順二年三月，御史臺臣言：『奎章閣參書雅琥，阿媚奸臣，所為不法，宜罷其職。』所謂奸臣者，泰定帝時宰相倒剌沙，烏伯都剌等，文宗黨惡之，目為奸臣，魏源元史新編四一平反之，允也，不足為雅琥病。馬祖常石田集卷九有送雅琥參書之官靜江詩序云『雅正卿以文學才諝遇知於天子，出貳鄰治，館閣僚友及京師聲明之士，各忻然為文章以美其行，而請余為之序。』雅琥詩名藉甚，瞿佑歸田詩話，盛稱其御溝流葉詩云『雅正卿有四美人圖詩，惟御溝流葉最佳「彩毫將恨付霜紅，恨自綿綿水自東。金屋有關防虎豹，玉書無路託鱗鴻。秋期暗度驚催織，春信潛通誤守宮。莫道人間音問杳，明年錦樹又西風。」琢句甚工。』

胡應麟詩藪外編六論元詩，亟賞馬伯庸『吳娃蕩槳潮生浦，楚客吹簫月滿樓，』雅正卿『梅花路近偏逢雪，桃葉波平好渡江；』『一聲鐵笛千家月，十幅蒲帆萬里風』等句，以為『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人一概不復過目，故稍為拈出，以俟知音云。』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自古而然，賢者不免。即雅琥本人之論詩，亦嘗犯此病。許有壬跋雅琥所藏鮮于伯機詞翰云：『鮮于伯機詩，予知之已四十年，吉甫段君慨言「人知其書，詩則知否相半，」予方自幸在知者之中，而夷陵監郡雅琥正卿知之雖晚，愛之甚篤。正卿素言「晉後雖有書，終不能如晉；唐後雖有詩，終不能如唐。」予謂詩發於人心，天地無窮，人心無窮，不當主世代計也。書視詩，又藝之藝耳，正卿不屈也。及其覩伯機書，則謂異十七帖，覩其詩，又謂軼蘇州入彭澤矣。若然，則晉唐而後，書復有晉，詩復有唐矣。予非好勝，竊喜因正卿之言，使不知伯機之半，行省左祖，且以釋吉甫之慨焉。』至正集七三則雅琥初持復古論，繼亦改持進化論者。許有壬嘲之，亦藝林佳話也。雅琥壻別都魯沙，亦有詩名，黃鎮成秋聲集有雅正卿壻別都魯沙迓憲使歸漢陽詩。皆基督教徒之有詩名者。

右詩

至於文，則元時基督教徒之文，傳於今者不多。據元文類所選西域人文，只有馬祖常趙世延二家，而二家皆基督教世家，既如前述，則謂元時西域人之文，以基督教世家為代表可也。然元文類趙世延文只有南唐書序一篇；至順間詔修經世大典，世延為總纂，虞集為其副，然官書公同編纂，不能確指某篇為某人手筆也。王士禎論石田文集云：『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輩皆是云。』居易錄卷二 亦以祖常世延為元色目文家之首也。趙世延文傳者，南唐書序外，有茅山志序，見道藏。據寰宇訪碑錄有：

加封聖號詔碑	皇慶元年	長安
重陽宮勑藏御服碑	延祐二年趙孟頫書	盩厔 余近得有拓本
東嶽廟昭德殿碑	天曆三年	大都
白雲崇福觀碑	元統元年	句容
任城郡公札思忽兒解墓碣	至元三年	濟南 據古錄作濟寧

倘寘集而存之，必可有觀。元史世延傳稱世延為『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其名重一時可知也。

至馬祖常，則石田文集今完全具在，近且有石印本行世。蘇天爵序稱『公少嗜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文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不鑿。』故元文類選祖常文多至二十一篇，為全書之冠，而石田文集亦天爵與祖常從弟易朔所輯，請旨刊諸維揚郡學者。易朔為基督教徒恆用之名，近譯以撒，亞伯拉罕之子，雅各之父也。

右文

又有一事，為晚近基督教徒所絕不注意，而元時基督教徒乃有於此獨擅其長者，書法是也，特附論之。書法在中國為藝術之一，以其為象形文字，而有篆隸楷草各體之不同，數千年來，遂蔚為藝術史上一大觀。然在拼音文字種族中，求能執筆為中國書，已極不易得，况能工乎！元西域人不然，試一翻書史會要，元西域人中以書名當世者二十餘人，明著為基督教者亦有二人。試述如下：

書史會要卷七，康里不花，字普修，也里可溫人，官至海北廉訪使。篤志墳籍，至於百氏術數，無不研覽，書宗二王。

又補遺，哈剌，字元素，也里可溫人，登進士第，官至中政院使。能文詞，書宗巙正齋。

曰也里可溫人，固明指爲基督教徒也；亦有未明著爲也里可溫，而由其部族及家世，可知其爲基督教世家者，有婦人焉，書史會要補遺，趙夫人鸞，字應善，雍古部氏，中書平章世延女，中書參政許有壬室。朗惠厚靜，能琴書，善筆札。

曰雍古趙世延女，則基督教世家無疑義矣。書史會要之說，蓋採自陳旅撰魯郡夫人趙氏墓誌銘，原文見安雅堂集卷十一，云：

中書參知政事安陽許公有壬之夫人趙氏，諱鸞，魯國公世延女，母劉氏。魯公本雍古部人，繇公業儒，始氏趙氏。夫人朗惠而厚靜，幼時古文歌詩，入耳輒能記，七歲倍誦周易書，闕對；九歲使顓學女事，則論語孟子小學書皆成誦矣。魯公以其能誦易，嘗教之筮，其識類非師傅方册所有者，諸陰陽家書皆能通之。魯公嘗言『吾教之一，其自得蓋六七』云。能琴，居五年，參政不知，偶攜琴自怡，夫人始一鼓，乃作十餘曲；又善筆札，皆不自表襮。生長將相家，而服食約素，遇親舊，不擇貴賤，一槩抑若寒門女，其善行蓋有不可殫言者。

觀此則趙夫人之華學，不僅工書而已，蓋秉承家學，兼通孔老，早能文章也，書史會要特節取其工書一端耳。康里不花哈剌赤然，曰研覽百氏，能文詞，則書其餘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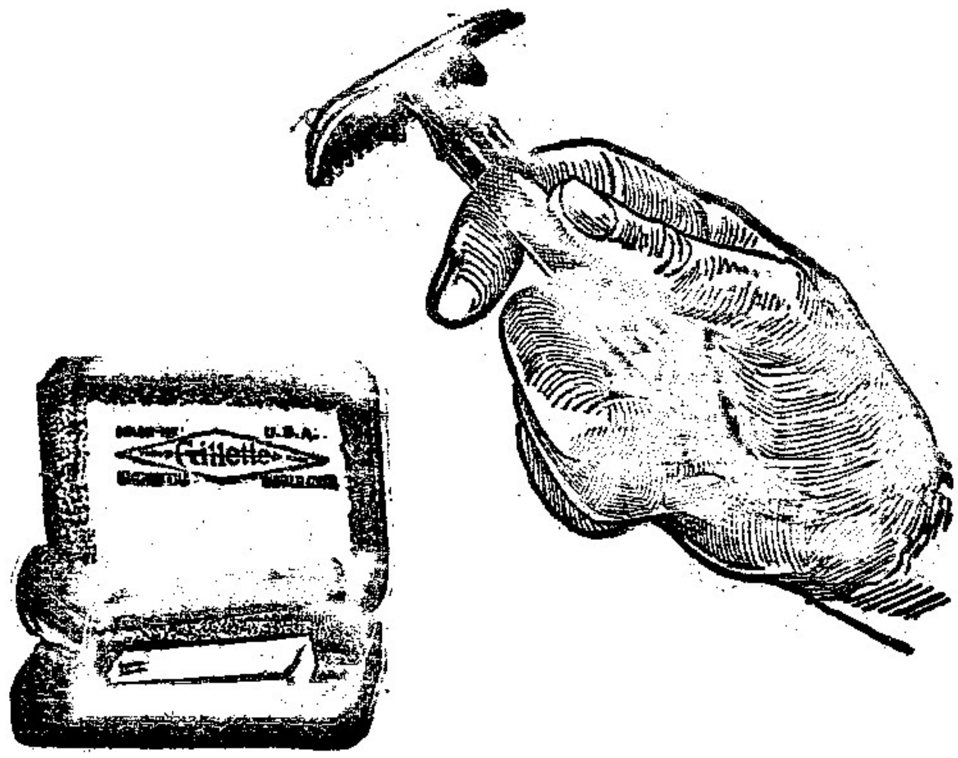
右書法

論曰元基督教徒之華學，可謂深矣。恆人論元時文化，輒輕視之，而孰知元西域人之所造如此！元基督教徒之所造又如此！以比近世基督徒，未知何如？然余以爲西僧不諳華學，猶可言也，華僧而不諳華學，則俗僧耳，俗僧能起人敬信耶？

更正

本誌前卷第二十二號國內戰爭的四次綜核篇中重慶攻克後的川戰項下，將滇軍軍長胡若愚誤排爲吳若愚，當時匆促中不及校出，茲承雲南李盛堃君來函指正，特此更正，並誌感謝。

又第二十號時事日誌中國之部三十日項下，『外交部派江華……』云云，江華實爲江華本之誤，今於翻閱時檢出，乘便一拌更正。



吉利保安剃刀

惟用眞正吉利保安剃刀
然後有十分安全之修薙

**爲世界上最銳利
最安全之剃刀**

惟用眞正吉利保安刀片
乃能得確實舒適之修薙

吉利保安剃刀片在美國製造每片均用臘紙
固封久藏不銹眞正之吉利保安剃刀及刀片
其上均有菱形鑽形爲記欲辨眞僞只須認此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二號**貿勒洋行**
香港雪廠街五號**同益洋行**
經理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日光肥皂為最易去除汚穢之肥皂因其質地純淨所以不損衣服每盒日光肥皂均有大洋一萬元保證金擔保其質純淨

上海漢口路七號

英商利華公司謹啟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

吳稚暉

敬恆雖然常喜歡弔詭，但標起『這一個』題目來的時節，卻曾再三斟酌出之所謂二百兆，所謂最輕便，皆止有『形容不曾盡量』決未有『一毫過頭』。然而這『最輕便』三個字，終怕難得一般人之同情。因孟子說得好，『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是『不遭磨難，不起信心』的動物，最劇烈的政爭，要拋擲無量數頭顱的，大家還肯曠日持久，因不愜意於十六兩，最後爭到了一斤，才心滿意足；何況區區無關大利害的教育，比較的，止多化點『金錢』『心血』『時間』，如何不讓人城頭上去出爽，繞着一周，跑個酣暢，大家能考量徑路的價值麼？但一條最輕便的徑路，我們倘自覺看了出來，若竟不把他盡量饒舌，忠實的貢獻着，於心不能自安。因此明知是一個不能成熟的試驗，亦就不敢辭着躁妄，姑來曲折的把他一說。所以說起來必要曲折的緣故，就為是那『最輕便』三個字，膠黏在千頭萬緒的當中；任憑從那一方面簡單的說說，便隨手被另方面許多問題掩蓋上來，決不放他顯出真相。止有曲曲折折，徹底的把許多膠黏而不相干的頭緒，一概理去了，那就很簡單的『最輕便』三字，便沒有人看不起來的了。我自覺我的心中，謬妄的自問，還算了了，然我筆下的能力，能否理得去許多膠黏的頭緒，那就不敢必了。這止是謬妄的努力一下罷了。

今先列目如左，以後再就每目中論，且把我自己的頭緒，先

免去膠黏則個。

(一)如何是平民? 平民如何是二百兆?

(二)對於平民,什麼是最要緊? 要緊是補給他們學校外的相當教育。

(三)教育什麼?教育是他們必需的麼? 依鄙見,有兩個大問題: 甲,善進惡亦進,求暫時的惡制於善;乙,與世界各國爲智識總和的比較。 又有若干小問題。

(四)如何實施? 用口耳交涉,效大而力小。 用筆目交涉,效薄而力大。 取力之大,故利用文字書本。

(五)依今日平民的環境,能識得漢字尤善。

(六)「灌輸平民以漢文」的試驗,自然以最近的平民千字課爲最好。 他的推行法亦備。算做已到了極輕便的地位。

(七)但現今的平民教育,不會與注音字母合作,就是鄙見所謂不會達到「最輕便」。

(八)他們忘了與注音字母合作,乃爲推行注音字母人不肯分類進行所誤。 他們以爲注音字母止是爲着音字,或以爲止是爲着國語。

(九)注音字母當分四大類:

(甲)中外音韻學家的注音字母 他們用不着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止是他們極隔的參考品之一。

(乙)希望製造音字家的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是他們一張椎輪大輅的草稿。他們將來一定要另造適當的字母。

(丙)統一國語的注音字母 他是解決國語裏文字聲音的一部,不是靠他解決國語全部。注音字母四十個,是專爲國語字音造的。他是對國音字典負責任。他可與國語漢文相終始。國語漢文廢,他也自然無存在的餘地。這一類現在推行甚力。

(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的狀貌那種癡愚,便是爲這個目的而造。她可以把國音四十字母,隨着方音,或增或減。增着的,叫做閏母。平民教育的千字課,再與一座蹩脚留聲機器合作了,可達到「最輕便」解決的地位,便是她。(記好,丙是他,丁是她,庶幾兩不相混,清光大來,)我做這篇文章,就爲她。從前許多造音字簡字的朋友,

用意亦專門爲她，不會替她定了漢字的『家主婆』名分，是諸位朋友們的失策。中國的生死存亡，就看能利用她，不能利用她。（按，從前人所謂音字，與乙項的製造音字，大異其趣，不可混爲一談。）這一類，是極荒謬可痛哭的，尙未有人注意。

（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她現在錮入冷宮。大謬誤，是保護國語注音字母人，以爲不與他成家，他能格外專一；豈知他沒了她，也陷於淒涼的境遇。小謬誤，是製造音字人要專將來之利，不許她先來小本經營；豈知她在貧民窟裏先出風頭，幫助你更得大多數的了解，直比日妓爲殖民地先鋒，還要有力。

（十一）因她而得之利益，相助乙丙外，更亦大有造於甲，普及粗淺音理，搜羅殘存古音。

（十二）轉入本題，她能助平民教育而有合作的價值何在？增多傳習的方面，減短教授的時期，擴充漢文的字數，加深複習的機會，又其他。

（十三）妨礙漢字的記憶否？ 發此疑問，其誤似以學校兒童教育，比例成人平民教育。 或以學校注入教育，移殖平民自動教育。

（十四）純粹留聲機器的功用： 漢字止算她的保護人，不干涉她的自由。 教育未發達的音字國，止暗合的用了留聲機器注音字母，不會明白的准用，眞叫失策。任她牝雞司晨，是朝鮮人的糊塗。請她互助黽勉，是日本人的聰明。

* * * *

一 如何是平民

平民的涵義甚多，就是現在教育界上，所有什麼平民大學，平民中學，平民夜學，及上面目錄裏提到的平民教育，平民雖都是平民，而『一般民衆』的意義，雖大家一齊包括着，然而各有特別的目的，各自做起界說來，可以各不相同。我猜平民教育的平民，與我所謂二百兆平民，止是指着那種人，不曾受過學校教育，或無機會能受學校教育，或略受過學校教育如未受者。這種百姓，雖則大多數是貧窮，然而亦包括很富的年長工人，很貴的高等太太在內，所以不能叫做貧民。爲什麼要注意他們呢？因爲他

們都是國民;若無國民常識,便無其實而有其名,很爲危險;故要注意到他們。但竟稱他爲國民,若再加上教育二字,便要與義務教育習慣稱爲國民教育者相混,所以又不稱做國民。如此,所謂二百兆平民者,就是說不能進正式學校,應在正式學校外,要給他們教育的百姓,中國有二百兆也。換言之,在正式學校受教育者曰學生,在正式學校外受教育者曰平民。此則我這篇文章裏狹義的所謂平民,似亦即平民教育之所謂平民也。

平民如何是二百兆? 平民狹義的界說,既有如上文所言,則更粗率而質言之,亦無妨曰平民者「不識字的百姓」。已顯著的現狀,經余日章先生的調查,中國識字人,百中止有七,則中國不識字的百姓,爲三百七十兆。最近報紙有人約計,亦爲三百餘兆。自然這皆不是確數。這個爭點,我們且可以不管。據我粗率做一個統計,不但就現狀而言,且可適用至未來之二十年內。因爲在未來之二十年內,就使內亂馬上停止,國政馬上振作,教育馬上興盛,而國民不識字的數目,至少還要如我統計內的數目。因建設學校之力,二十年,終不能追及他人百年,或五六十,或七八十年者,則斷然可決。我粗率的統計如左:

(一)國民四百兆人

(二)男國民二百兆人

(甲)十六歲以下六十兆人 能被教育者竟算四十兆 失教者必將有二十兆三分之一

(乙)十六至六十歲一百十兆人 已識字者三十三兆繼續正受教育者三十三兆三分之一 竟已失教者當爲四十四兆

(丙)六十歲以外三十兆人 曾識字者十二兆 已失教者十八兆三分之二

(三)女國民二百兆人

(甲)十六歲以下六十兆人 能被教育者算三十兆 失教者必將有三十兆二分之一

(乙)十六至六十歲一百十兆人 曾識字者二兆 方受教育者十一兆 已失教者九十七兆十分之九

(丙)六十以外三十兆人 曾識字者算一兆 已失教者二十九兆百分之九十七

照右表,我們二十年內,教育無論如何振作,若專恃學校教

育，定應有不識字人二百三十八兆。中間必有少數，神仙亦無知之何，姑棄去三十八兆人，不算在內。其大部分應使吾人注意者，當整整的爲二百兆人。此卽所謂平民二百兆也。這二百兆平民，是學校管不了而丟下的。誰去管呢，或竟不管呢，國民止有四百兆，成問題的平民，竟是一半，所以就應該成了大問題。成了大問題，則將奈何？也無非把解決他們所最要緊的，大家來討論而已。

二 對於平民什麼是最要緊

最要緊，原是應該給他們學校。然他們便是爲了學校不够給他們而遺下的；而且大多數還是爲他們也沒有進學校的可能，所以止好失教的，在學校上着想，於他們沒有解決。因此，要求解決，自然應當着想在學校以外。

要緊是補給他們學校外相當的教育　在學校外想出教育來，便是解決這二百兆平民的大問題。

三 教育什麼

教的，原無非是教他做人類的知識，教他求本領的知識，教他保健康的知識，還是陳舊的分類，所謂德育智育體育等所可包括的許多東西而已。學校教得有次序而詳細點，教育平民，教得遷就而粗略點就罷了。

教育是他們必需的麼？　這一個問話，看似問得發笑，實在是一個最要緊的疑問。所以人人口中都說教育是必需之物，而實際還是看得甚冷淡，便是這個疑問，大家不會徹底根究之故。什麼大教育家，及什麼熱心教育家，也止是被神聖的威權，要劫住了，習慣的美詞，束縛牢了，所以必需必需，不啻若自其口出。若有人悍然訟言，教育非必需，人人將叫他狂易，其人定要見擯於人類。其實人人鑽進被窩裏，獨自深思，則必還自問曰，教育而爲必需者，何以遠學於重洋以外，得學士博士歸者，猶爲賣國賊，猶爲賭還猪仔？則彼蚩蚩平民，予以一點遷就而粗略的德育智育體育，將見什麼反應？教育果爲他們所必需麼？這是人人在被窩裏像着自問，幾乎沒有人能够自己解決的呀。因此，嘴巴裏儘管說得熱烘烘，心窩裏實在是冷凍凍。講到公家，教育費終放在末一着。講到私人，教子弟也終成末一事。不是軍閥是特別反對不是淫博的父兄是特別玩視。推到極處，還是一個「似乎非必需」，

在那裏作怪。我是到了七年前，在印度洋船上想起一件故事，方自己算明白，現在敢斷然答復上面的問題曰：教育是人人所必需，也是他們所必需！

依鄙見有兩個大問題：必需與否，皆就功用言；故所謂大問題，無非亦就功用言。若是泛講，本有一個更大問題，即所謂吾受教育本是愛智識而求智識，無所謂需不需，吾予人以教育，亦不過推己及人，吾愛智識，人亦愛智識，亦無所謂需不需。這種陽春白雪，也未嘗不可偶爾一奏，予人以清空氣。然不在討論功用範圍之內，恕不夾敍。今請止論我之所謂兩大問題。

甲，善進惡亦進，求暫時的惡倒於善。 我在印度洋裏船上悶想，想起一故事。民國元年，多人夜談，丁仲祜先生戲謂我曰『我給你百萬元一天的薪金，請你把世界上的人都教好他。』那自然立即搖頭曰『我不能』。丁先生說『莫謊莫謊，還是給你百萬元一天，請你把世界上的人都教壞他。』我止是笑而搖頭，座中亦無一人敢答。這件故事，在四年後觸起了我的解悟，便斷言道：教育是教好人更好，教惡人更惡的一樣工具。善是藉之而進，惡亦依之而進。假有三十學生，同在一班，做先生的，雖是神仙，也猜不出那個將來是做強盜，那個將來是做巡警。假如功課是教他們施放手鎗，先生止有盡心竭力，把機括準頭，向三十個學生一齊教成精鍊。不幸而將來二十個去做強盜，止十個做着巡警，巡警被強盜管了，就算亂世或亂國。倘僥倖而結果倒了過來，強盜被巡警管住，就算治世或興國。到世界末日，止是如此。就換了一個星球，還是如此。善惡的數目，可以粗率的條舉如左：

A 人類一半是善，一半是惡。

B 孔夫子說的『上智下愚不移』乃是無可駁的眞理。所以任舉一百人，可以說正極有一個上智，負極有一個下愚，皆不移。正極又有四個準上智，負極又有四個準下愚，皆難移。正極又有十五個次智，負極又有十五個次愚，皆不容易說移。如此兩端去了四十，剩中間六十，可移性次第較富。第以三十個學生，忽會有二十強盜十個巡警，忽又會倒過來，似乎善惡並不平分。

C 任何興國，至多好人止有六十五，必有三十五個惡人。任何亂國，好人也有三十五，惡人至多六十五。這就是無法把世界上的人一齊教好，或一齊教壞的緣故。這又是好

人值得奮鬥，實有好人占多數的可能。

D 興國的惡人，一定比亂國的惡人還惡。所以其惡不能發洩者，便是興國的好人，比亂國的好人尤好，足以制止對方。這就是中國自有出洋留學生，自有受新教育人，模仿高等惡人的機會多，所以弄得惡人更惡。然而慢慢弄得得法，自有出洋留學生及受新教育人中的好人，來制止他們，不必悲觀。

E 大都會的惡人好人，他們善惡的程度，也比較窮鄉僻壤的，自然較高。譬如極伶俐的三等政客，何以儘在北京奮鬥，不上農村裏去魚肉鄉民呢？乃是農村所得的造孽錢，不足滿其慾壑之故。這便是歐美頭等惡人，亦不願來支那之故。否則倘有五十個頭等惡洋鬼子，願來中國，中國久已滅亡。譬如極蠢愚的刁生劣監，上了城，應對亦不能分明的，偏能在農村能做『大先生』，魚肉鄉民，鄉人且畏之如虎。這便是農村上的好人，其智識程度，不足制上此獠之故。

F 這就到了題目。社會有千百，千百社會皆當希望用好人去制止惡人的爲惡，這個法寶鬥起來，就看智識的多少。教育本是拚命想助好人的，雖無法可以預屏惡人，然而用盡了心力，暫時的勝利，必可操券。所以教育爲必需。

G 因此，對一人的教育，要課善惡的效果，眞是不可必。若對全體的教育，求善數的擴充，就可以說未之或爽。所以教育爲必需。

H 然一怠或懈，惡即反動。所以無間晷刻，教育爲必需。

唉！宇宙善境，止有一暫。暫暫相續，偶得所謂長治。善亦進，惡亦進，乃宇宙之大法，教育家勿因是而逡巡。——豈獨教育家！——善亦進，惡亦進，說過者甚多。但說者皆一味止含悲觀，此由不知或制於善，或制於惡，即宇宙生滅之大法。欲善制，欲惡制，又吾人可左右宇宙，而有自由的餘地的呀。

乙，與世界各國爲總和的比較。現在中國人的腦子裏，極不情願拿狹隘的國家主義看做重大，這原是一點好處。然在權利上着想，薄視國家的名詞，自然是對的。而在義務上着想，若也把看不起國家來搪塞，那就不免造出許多錯誤。當國家的名詞倘存在之際，——例如中華民國——那便合着所有的土地人

民，過問而盡義務上的看管的，止有委之那國。一如一個人的手足頭腹，皆委諸那個人自行管理，痛癢都沒有自身以外的人來息息照料。就教育一端而言，中國人的智識程度如何，若不由中國人自行料量，還有誰何之國代他料量？他若弄到全體人民的智識，比較別國，太不及格，就彷彿像一個病人，廁於許多壯夫之中，不必說取亂侮亡，招來橫禍，例不能免；便是惹同居者掩鼻而過，或深怕傳染，豈不自慚形穢？所以中國人願意不用國家主義去侵略別人，我是五體投地的贊同的。若中國人今日便看自己百姓，止是世界一個動物，願別人包荒，恕他們的野陋，這是做着中國人說不出口的事呀。

所以若抱狹隘的國家主義，倒止要造就了小部分的大人物，能夠殺日本鬼或西洋老舉一個下馬威，他見我們怕了，我們便還是閉了關，做我們八股，喫我們鴉片，過我們豕窩的生活，你若強，我便拳頭不認得人；也或者是個道理。但就是挾了這個目的，也恐怕要靠少數大人物來霸道，便深可惜的是，忽必烈時代已經過去。當此止靠孳衆智識，甲國乙國來比並，都要把任何一方面全國智識總和來比並的時候，就手段也要改變。何況我們吹牛，都有世界眼光，那就拖拖曳曳，帶了我們無數智識蠢如的老同胞，與世界各國相見，把別人每一國智識的總和，同我們敝國智識的總和，來比較一下，我們如何對得過世界呢？這就是我們二百兆平民，無論如何，終要替他們想想法的緣故呀。

若說起總和，便同燒一鍋菜飯，就增減一粒鹽，也關係全鍋的鹹淡。所以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大家可以雜然繁然的並進，不要嫌效果力量薄弱而不爲。湊起來，在總和上就大了。

又有若干小問題：例如最近上海美國人的大陸報，他批評平民千字課，除熱烈的贊同外，歸結到中國若照現在不識字人之數，至十居其九，則人民決不能發生開明輿論，及管理國事；故今日中國根本問題，無有逾於平民教育。此就國事言之也。至於我的鄙見，還有公道批評，卽從高等人愛智識而求智識的原則上脫胎出來。我以爲對人而給他求智識的樂趣，比給他衣食還好。此又就人類同情心言之。終之，關於平民教育的必要，所有小問題，是叫做不勝枚舉。既非這篇文章所專及，可舉了兩例，不必再贅。

四　如何實施

用口耳交涉效大而力小。　用口耳交涉者，便是開設補習學校，多派演講員之類。用此等方法，給人智識，一則能詳細指陳，一則能趣味甚多，自然收效極大。故曰效大。但他有兩個大阻力第一個，此等設備，化錢極多。款項的難籌，萬方一概。所以設備此等補習校，及派遣此等演講員，必爲數有限。第二個，口在那裏說，耳在那裏聽，必口耳同在一個時間，及同在一個地點，方能行上交涉。那就其人能够如期常來聽講，又變成少數。拿有限的設備，與少數人交涉，那就可用的力量，變成非凡之小。故曰力小。

用筆目交涉，效薄而力大。　用筆目交涉者，便是用書報傳布。書報儘管做得生龍活虎，終沒有口講指畫的容易感動。所以他本身的效力，比較教授演講，自然遠不相及。故曰效薄。然而他有兩樣優點：第一樣，製作書報，費用既小。輾轉傳布，推廣容易。而且一次未能解喩，再能得無量數次的複讀。第二樣，用他手來寫著書報的人，既可在任何時間，及任何地點，把他寫起來。用他目來看書報的，亦可在任何時間自看，及送到任何地點去給他看。那就書報的數目，既可籌備較多，平民與書報接觸的數目，亦可較無限量，辦這個交涉，能够使出的力量，便非凡之大。故曰力大。

取力之大，故利用文字書本。　雖然用文字書本之先，也先要給他一個能讀書報的工具，便叫做識字。在給他識字的工具時，自然免不了籌設補習校，及籌備演講員。然但爲識字而籌畫設施，比較爲暫。將來一切灌輸不斷的智識，便可請文字在書報上做工夫，而常時期之補習校及演講員，可以大減。此所以如何能令平民識字，法子愈想得簡省愈好。時賢想到的，已精備極了。我做這篇文章來幫想，或可助千慮之一失，當亦時賢之所許。

五　依今日平民的環境能識得漢字尤善

單識字的速疾，漢字自不如音字。然用音字，將用何等音字？若照朝鮮諺文辦法，用注音字母，造出一個「有音無別」的音字來，我個人也可以相對的贊同。但他的短處，便是國語尚未統一，用一種音字，便通行甚難。若要待國語統一，然後爲之，則二十年內的平民，止能讓他死的死了，老的老了，置而不教再說。若隨地拼音，我也是不反對。然對一地，籌備一分書報，便能够使出的力量，弄得過小。而且識了音字的平民，將來止有音字書報，專爲他

們做的，才得快讀。所有無量數的漢字書報，依然毫不能讀，豈非他們的幸福，亦就有限，這是他們二十年內，一定對了漢文書報的環境，還是叫苦連天。又高深智識，及契約記載，均非有音無別的音字所能担任。日本和文所以夾用漢文，不效朝鮮的諺文，便是爲此。就算平民將來，談不到高深智識，——實在少數亦需高深。——而一切田契訟牒之類，想二十年內之官，未必允許獨用音字。如此，數了音字，還止能在田契上畫一個十字，在訟牒上聽狀師胡扯，捺個指模，豈非他們對了漢文契約的環境，還是縐眉不能對付。至於商店招貼，賣買單據，尤爲契約中日用不斷的要品。二十年內，誰能廢除漢文，能把一個完全音字的環境給他。

至於有人要幷棄注音字母，采用羅馬字母，做一種極有條理的音字出來，竟代用漢文；那就不怕高深智識，契約記載，皆可處辦。且一定強迫官廳商店，一律承改；所有書報，無不遵用，這種過屠門而大嚼，後面再或一論；現在止能說，二十年內，決難實現。把他給二十年後的平民享福可已。二十年內的平民，則斂手謝曰，心感之至，可惜沒福。

照上述之諸環境而論，所以現今主持平民教育諸公，斷然在漢字上想法，我個人是一百二十分贊同。他們置注音字母於不問，亦不會再進一步設想時的自然趨勢。

六　灌輸平民以漢文的試驗自然以最近的平民千字課爲最好

僕於此種漢文簡省教授之法，向少研究。於從前所謂限授二千字，或約成六百字等法，無不心向往之。然其作物，都似乎還未能如平民千字課的周匝活潑。後來居上，亦固其所。

他的推行法亦備　傳習之法，不惟主要人勢力的鼓動，爲尋常所僅見；而且對同想出的良法，報章亦不斷的出現，皆從極簡極效的方面進行。

算做已到了極輕便的地位　解決二百兆平民的大問題，四面八方人想法的亦多；到這種輕便，已爲前此所未有。

七　但現今的平民教育不會與注音字母合作

平民教育，不能專託注音字母，前面已經論過。這是我也板

起了面孔要對注音字母說，『專託你去處辦那平民教育，你還沒有這個資格。』然而忘了與他合作，乃是極可惜。

就是鄙見所謂不曾達到最輕便 俟替平民教育解決二百兆平民到了『極輕便』的地位，要再換一個『最』字，想來想去，止有一法，就是與注音字母合作。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二百兆平民最輕便的解決法』就是使注音字母，與平民教育的千字課合作。以上說了六七千字，都是浮話。以下說的，就是主要。且容小可慢慢告稟。

八 他們忘了與注音字母合作

乃為推行注音字母人不肯分類進行所誤 注音字母是什麼東西？說他是三頭六臂的上帝，他也當得起。說他是糞坑裏淹死的一條三脚貓，他也喊不出冤枉。照這樣尊視賤視有用無用的分着察看，可分起數不清的類來。如何混同夾眼，糊裏糊塗，給他一個單獨的綽號，叫做字母，就算完呢？然而過去的事實，止是如此。所以平民教育家便對他拱拱手說道：『你既是字母，我們另有字用不着你來母。』把他們一個朋友，硬看做陌路人，這盡是傳達姓名人通報得不好。

他們以為注音字母止是為着音字 這是怪不得他們平民教育家有這『以為』。自從注音字母一出世，衆口一詞，中國也有了拼音字母。革新家拍手拍脚的快活，以為雖比不上西洋字母，也可以比肩東洋假名。老頑固屁滾尿流的着急，以為這就是漢文的謀殺犯。漢文要結果在他手裏。『鄰人相驚以伯有』，莫不以為音字早晚終要由注音字母而出現。

或以為止是為着國語 平民教育家都是數一數二的通人。他們又一個轉念，也曉得注音字母與音字有什麼連帶關係，似乎還欠幾分可能。僅据現狀，注音字母與國語的標準音，實生了不解緣。即一般大多數的國語推行家，亦好像注音字母便是國語，國語便是注音字母，乃是一莫名其妙的糊塗結眼。

這便是寬一點講，注音字母或是音字的字母，自然要問與漢文千字，有何關係？狹一點講，注音字母止是國語標準音的字母，漢文千字，不一定要數標準音，——這是十分合理，——乃就也是想不出關係。

千錯萬錯，要歸咎到至今談注音字母的，不曾有人肯破些

工夫，把他分做幾類，分開來加個說明。所以我現在且把他分一下子，再講我們要與他合作的正文。

九　注音字母當分四大類

注音字母本像孫悟空，他有變不完的相。任把他分做多少類都可。現在分他為四大類，乃便於這篇文章的討論，止講他一鱗一爪。我們不是替注音字母作行狀，用不着說得詳盡。

(甲)中外音韻學家的注音字母

便是說，從中外音韻學家眼光裏看見的注音字母，他們作何感想。

他們用不着注音字母　他們以為既不合古，不能用他紀綱古音，或等韻。又不合理，不能用他條理發音法。

注音字母止是他們極陋的參考品之一　凡講音韻的人，無間中外，他們對於一種作物，若已被特殊條件，采用於一時者，自有參考的價值。注音字母為兩種很陋的有益條件所采用，應認為參考品之一。（兩種，即後面丙與丁。）

但音韻學家認作極陋參考品之一可已；若抹去其特殊應用之條件，忽欲強進以合古或合理，至事勢不可，而復嘵嘵議其後，此音韻家之蔽也。——例如議其不曾用純粹發音原理製母等，皆癡人說夢。

(乙)希望製造音字家的注音字母

便是說，真正要想廢了漢文，造一種有條有理，可與現在西文同價音字人的企畫。這種人決不是止要造日本和文，自然更不屑造朝鮮諺文。尤其萬萬不是止造什麼傳音快字官話簡字等等而已。從他們眼光裏看起注音字母來，又作何感想。

注音字母是他們一張椎輪大輅的草稿　他們最先的下手，自然先把漢語的合音調查分明。這是任取一種記號，都可以打那草稿。既然注音字母為漢文標準音而出世，就借他做了打草稿時的記號，也很便當。若說就把注音字母來造字，我先第一個搖頭不許，不要請教高明如造字的諸公。

他們將來一定要另造適當的字母　他們有的主張用羅馬字母，有的主張照發音原理製母，皆說得理由充足，現

正熱烈的進行，先要準了注音字母，或於注音字母之外，做起一副造字的字母來，那件事，我亦贊同之一。但造字自造字，注音字母自注音字母，兩件事絕不相關。現在亦有少數造字家，不曾將所造的職務劃清，若恐注音字母終有倚仗賭還，謀正大位之嫌疑，急急乎詆訶注音字母，罵他不遑當於造字。注音字母若能開口，必慰之曰『奶奶，你不要弄錯，下官本來止管吃鹽，原管不着吃醋的呀。』而且做了造字文明字母出來，倘注音字母的功用，先請他來隸代，如把他來注漢字的音，把他來權充簡字，這豈非與買了新飯桶，本要候請貴客使用，却先把他權代馬桶，同一樣的顛倒麽？

所以造了一副造字的新字母，把漢語斟酌盡善的，造起漢語音字來，果眞能代漢文，乃是進了一步。——再進一步，自然是世界同文。——這少說一點，乃是千年的大計。與那種惡隨便於今日婦孺的注音字母，二十年後定要請進博物院者，眞叫做絲毫無連帶關係。

至於不在造字上連帶着想，要待注音字母，與日本假名一樣，對內用假名；辦西洋外交，便用羅馬字母代表假名；我們也替注音字母做一副代表了辦西洋外交的羅馬字母，我亦十分贊同。因爲這個例，不是假名先開，便是我們漢文，也無法不辦此外交。譬如我姓『吳』，對西洋人，却姓了Woo。所謂日用由之而不知也。

(丙)統一國語的注音字母

現在無算無算的人，把國語便看作他，把他便看作國語者，便是這怪物。這個怪物的注音字母，第一個大目的，正亦專爲國語注音而造。這就是他複姓『注音』表字『字母』的原由。

他是解決國語裏文字聲音的一部，不是靠他解決國語全部　國語者，有聲音，有文法，有詞類，皆發生應爲國語標準，或不應爲國語標準的問題。合着三種問題，解決出來的，才算國語。注音字母僅爲解決國語裏標準音的工具。顯頂推崇點，就算他能解決聲音一部分，也已僭竊極了。如何便可認他爲國語？若嚴格的講起來，他止單純爲工具，聲音也並非由他而解決。譬如標準音，有京音官音之爭，今把一個良心的『心』字，論定他的標準音，若以京音算標準，便把注

音字母來注一個ㄒㄧㄣ；倘用官音爲標準，他就注一個ㄙㄧㄣ。解決標準音的，還是討論國音的人，並不關注音字母的事。注音字母娘來娘好，爺來爺好，他有什麼能力，解決什麼聲音。所以姑許他是解決國語裏文字聲音一部分，已是溢譽說說。如何能說他便是國語，真要拔舌。

注音字母四十個是專爲國語字音造的　現在注音字母的數目，既不三十九，亦不四十一，剛剛是四十，乃是什麼理由呢？乃却是專爲國語標準音而造。因爲未造注音字母之先，先定漢文的標準音。標準音需用得到拼切的，便製起那字母來。標準音需用不到的，如標準音無西洋BDG等的濁音，注音字母即無此等字母。合起應有盡有的來，剛剛四十。故注音字母之數，便不三十九，亦不四十一，止爲四十。

他是對國音字典負責任　廣泛的說個國語的聲音，也不是嚴格的注腳。他實在止對了一本國音字典負責任。凡國音字典上定出之音，他都能拼切。國音字典以外者，他不能拼切的正多。

他可與國語漢文相終始。國語漢文廢，他也自然無存在之餘地　因爲倘使能廢漢文，必是最有條理的漢語音字，已經製成而代用，還要注音字母幹什麼？倘漢文未廢，則眞漢文固有適於藝描之應用，其詳當見下文。

這一類現在推行甚力　這是可喜的一事。惟許多人認此便算國語，一若習了注音字母，便算已經習成國語者，甚可笑矣；而又有因注音字母學成，國語尚未能說，便說國語之難成者，愈覺痴愚；更進一層，有以爲國語非短時所能學成，——極對——并以注音字母亦不易學者，則眞荒乎其唐矣。然而現象則實有如此，此亦支那人不求甚解之老習慣也。

(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

這個意思，便把注音字母，不看做專注國音的東西；看做空谷傳聲，或如鏡花緣上的『剛庚公古』一般。什麼聲音，都可用他來拼切。正似留聲機器，什麼聲音，用什麼刻痕留上去，他便還出那個聲音來。只不但注音字母有這個功用，便什麼字母，什麼反切等等，都有這個功用。例如ABCD，不必專拼歐文，可以拿他拼我的名字，如 Woo Chi Hei。

アイウエオ，也可不必拿他當假名，也來拼我的名字，如ウ チ ホ エ。又如『問道於盲』又可用『吳郡大老倚閭滿盈』來拼。這本是讀書諸公做小學生時代，已經深知的事情，我還來說明，近乎叫做痴人說夢。但有時轉了一個灣，連音學博士的『師曠』也會呆了起來，所以我止好討諸公惹厭，不嫌詞費的從頭說下。

借反切，或字母，來作留聲機器，本從極古極古以來，一路有人試驗。先拿反切講。自從說文上的某聲某聲靠不住了，便創出讀如讀若的法子來。又嫌沒有系統，孫炎老夫子便想出反切，用兩個字扛一個音。這個法子，雖說是觸機於古來的之於爲諸，丁寧爲鉦，我想一定受了梵文的影響。現在顯明的證據還是尋不出來，而線索不是沒有，這裏是說不到，姑且不必贅說。於是童謠也借他來用，市翻也借他來用。謝靈運一班人，又直把梵文十四音來整頓一番。到唐朝，便出現現在等韻式的字母。從而空谷傳聲等法子，都依傍他造出粗劣的留聲機器來販賣。這都不脫反切的圈套。又拿字母來講：想從前所謂鮮卑語契丹語等，也定有梵文式的字母。但他們既於反切上無多影響，又於中國留聲機器沒有成分。字母采作中國留聲機器的，定從歐母開始。黎錦熙先生說是淸初便盛。我是在四十年前，親見西教士用歐母來做寧波蘇州廈門等的留聲機器，至今還是各處都有。據我所見，大約在這四五十年內外，又有人反對舶來品。如王炳耀（鼎鼎大名王亮疇的阿父）盧戇章蔡錫勇沈學諸位先生，便摹仿洋式，造起土貨來，名目便叫做拼音字母傳音快字等等。直到後來，又從反切裏造起來的『愛國布』，鬧得最算熱烘烘的，便是王照先生的官話字母。勞乃宣先生又略加修飾，稱他爲簡字。以上皆可算在字母的項下。

總之，什麼反切，什麼字母，無所謂文明野蠻，其原理還是一樣。幷且十六兩還是一斤。不過彼此改頭換面，大家喜歡自作聰明罷了。當他一座留聲機器看待，任取一種字母，皆有這個資格。慢來，既如此，請問爲什麼又要造注音字母呢？還是很容易回答的，無非老店新張，終要改副裝修，換塊招牌，如是而已。猶之乎留聲機器的喇叭，或突於前，或隱於下，皆有各適其適之條件，以成種種的變態。注音字母原亦有

其來適之條件因而改造有如不用歐母，非但自有其蠢拙的應用，較歐母爲適當而且亦有中國獨有之音若㞢ㄔㄕ之類者，必於歐母上多添記號，即亦不甚爽便。此一端也。又如漢語改造音字何日實現，尙在討論；而先事之計慮，則不可不有。造字勢必用歐母。倘因注音之故，先盡弃滅裂，將歐母添損形式，至習慣而改正非易，豈不反爲後日之累。不如注音於蠢拙漢字之上，仍用一蠢拙之附屬物，將來合法造字，再將歐母妥慣采用，界限較爲淸楚。此又一義也。又如采用蠢拙記號如偏旁之類，有若日之假名，舊之簡字者，倘任用一家已成之製物，固未嘗不善。然當民二讀音統一會開會之際，全國造成偏旁字母者，有數十家之多。誰有采用資格，未易解決。如國歌，作者紛如，最後止好等到卿雲一歌，用歷史來壓倒一切。注音字母采用完全簡單之字，聲音各有關係，其歷史上立脚點，皆諸家所不能不俯首。此又一義也。於是十六兩原是一斤，在字母界實爲疊床架屋之贅物，所謂注音字母者，覺出世矣。

注音字母的狀貌，那種醜惡，便是爲這個——留聲機器——目的而造　注音字母雖比較日本假名，也不算十分醜陋。然仰攀歐母那種高貴，(?)便使凡欲以支那也有字母自豪者，十分掃興。故一方面她被戴瓜皮帽者罵做西洋妖孽，而他方面被戴學士帽者又憎爲漢朝古董。其實牠並不是字母。把牠配着漢文，做着中國留聲機器，與黃童白叟耕夫桑女交涉出來，牠很够漂亮。大家看得慣，可以同上大人孔乙己一般，如舊相識，彼此忘形，不致駭怪。所以請讀者諸公定要徹底了解，注音字母決非用牠來造字。造出牠來的目的，一是將他來注音，一是借她做着留聲機器。

她可以把國音四十字母，隨着土宜，或增或減。　既是借做留聲機器，與注釋標準音截然爲兩事。留聲機器之於聲音，應當無所不能拼切。故對注音的注音字母限於標準音者，有時不能無減，有時不能無增。

增着的叫做閏母　閏母之名，亦經教育部所公布。惟全國果需若干閏母，因這最重大，最關生死存亡的『留聲機注音字母』誤未與『標準音注音字母』同受國人的歡迎，故無製定之成數。惟於聲母濁音，既有加增記號的部份，聲

母幾無閏母可言。止韻母應增數母。例如英文ă之音，ü之音，â之音，法文eu之音等，必不出十母，可全國通行無礙矣。全國如此其廣大，方音如此其複雜，決無一人能完全代表一縣。如此，必集數千人的大會，方可議定。數千人的大會，在事勢上決難成立。故閏音之添增，正待各處皆把注音字母，當作留聲機使用起來，而後因逐地加增之必要，將閏母逐漸添出。在學理上，固於審查增添，毫無困難。且可隨宜加增，本無需限定成數也。止要各處添增之後，各自通知教部。教部候各處造有異同，再審定頒布，使歸一律。例如英國ă之一音，無錫初以天字代表之，蘇州又以地字代表之，上海又以元字代表之，杭州又以黃字代表之，教部則審查元字最宜，於是頒布『元』字一母，爲ă音之代表。無錫蘇州杭州卽改其『天地黃』之舊，同從新『元』。既一頒布，凡全國有需ă音者，自皆用元母矣。然話雖如此說法，實際且不需如此麻煩。在上海廣東等處，製成閏母者，商務印書館已有許多會鑄銅模。全國所需，可以說十已得到六七。止待我們羣起而整理之，半年工夫，可望十分完備。（請大家使用留聲機器注音字母半年，非謂要設立機關討論半年也。）

平民教育的千字課，再與一座蹩脚留聲機器合作了，可達到最輕便解決的地位，便是她。——記好丙是他，丁是她，庶幾兩不相混，清尤大來。譬如平民千字課第一首的「先生教書學生讀書」，在我們無錫教授平民，必請無錫人用無錫音教授，這是平民教育家所贊同。——看課本上不加注音字母，卽知他們不欲將標準音去拘苦平民。——平民教育不拘標準音，自然一百二十分贊同。所以他們用不着標準音的注音字母，十分合理。然文字上能多一聲音，他能幫助教，亦能幫助讀，是人人所知。既然如此，如用無錫音教授，字上覺能添一個無錫音，自然增一層優勝。如此則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亦一律屏斥，似大失策。假如上舉兩語，若作如左方的印法，似尤於敎授上爲輕便。

先生教書　學生讀書　（按，ㄛ之無錫入聲閏母，尚未製定，故借用ㄛ。今特舉例而已，固不必極準也。）

一與ㄅ皆加記號之濁聲。ㄛ應當另製閏母，或加記號。此皆適於無錫之留聲機器。字之右方注標準音。左方注土音。

今教無錫音，故左方的無錫土音全注；右方則標準音與土音合者不注，異則始注之。我在上文，已一百二十分贊同不拘標準音，今又注之者，可於教授時說明，請來學的平民，但管左方土音，右方所注標準音，可視之如無。可以如無，而又注之，其意外之益，可於下文更說明。——供比較——不費之惠，亦落得兼存也。

然如上之所爲，姑不先言其好處，而先解釋其難處。一則必先有人以爲印備課本之困難也。這有三法可解決之：其一，如該處果需課本至二三千，則由當地紳士請書局特別注印。其二，如所需甚少，索性止教師買一印本，學生之書，概用鐵筆板油印。其三，止將每課生字，寫注油印，讓學生將課本對勘。第三法終算簡便無倫。學生既可仍得精印之課本讀之。教授又止要總備一張千字的油印音釋，大約三張紙頭可以畢事。如此，決無印備課本之困難矣。二則又有人以爲各地自擇「方土標準音」之困難。因爲廣泛說一無錫音，似覺極易。若嚴格的，追問如何叫做無錫音，卽便大難。城心音乎，北鄉音乎，南鄉音乎，相差可以甚遠，將何去而何從？

（此卽主張北京音爲國語標準音，因此等小不同，受人攻擊•）人則又應之曰，注重留聲機器的朋友，止知求其無憾於留聲機器。所謂「方土標準音，」又是酸秀才的肉麻。學究聚訟學理，自亦甚要。若平民教育，非所過問。平民教育不主張授國語標準音，他們對於讀音，便是以教師爲本位。譬如吳稚暉是住居無錫，倘向平民教育的主事人告奮勇，無錫的平民千字課，我擔任教授，我想必能得到允許。如此，我去立在無錫崇安寺裏，教起兩百個平民，我就老實不客氣，不管那四百隻耳朵，是那地點的耳朵，我吳稚暉一張嘴，却止喊出吳稚暉的無錫音。我也無從另用別一種音，要遍適不同之耳。倘忽然有一天，我却有事，而又不能告假。我想兩全，便取出一塊百代公司的新蠟片，用「說進機」對着一說，就叫人送到課堂，「放音機」一開，居然惟妙惟肖，還是一個吳稚暉，在那裏說無錫音的「先生教書學生讀書」。蠟片既不嫌用吳稚暉的口音說入，然則那油印音釋，何嫌何疑，而不用吳稚暉的聲音注上呢？不過油印的留聲機器，比較蠟片的留聲機器，蹩脚點罷了。那就肉麻的選擇「方土標準音，」又大可不必。以教師爲本

位，最合理與最直捷的便法也。三則最所疑難者，便是漢文以外，要多教一注音字母。這個解答，我在此止簡單複說。統合此文的前後所說，自尤能了解。就注音字母本身而論，止有四十字。增添閏母，亦所多無幾。無論師或生，無論如何蠢愚，化一月工夫，必能將字母認熟，拼法教會，拼切熟溜，便無餘事。今俗論以傳授注音字母為難者，皆夾雜別種問題，如『國語』『音理』之類，反牽捽變成困難。若用孔老先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辦法，本來至容易且易。——真要使知之，等到拼音極熟練後說明，亦容易說懂。若不會懂得拼切時，卽與講說音理，非但對牛彈琴，而且增其疑難。

至於多化此一月的工夫，而可以省許多工夫於後；而且贈這留聲機器於平民，於彼將有莫大之好處，姑待下文再詳。

我做這篇文章就為她　注音字母的致力功用，與百代公司的留聲機器正同。不過音吐蹩脚一點，聽是聽得出，而不甚美，如是而已。然真正留聲機器的價格，未免太昂，而且又不輕便。這個注音字母的留聲機器，止需破筆粗紙，便可製造。一手可握千百具贈人。郵筒又可放出放進。異那一種不可思議的恩物。將何愧乎吳稚暉之手，及東方雜誌之紙，不為她盡力鼓吹麼？

從前許多造音字簡字的朋友，用意亦專門為她；不會替她定了漢字的『家主婆』名分，是諸位朋友們的失策　他們豔慕西洋文，喜歡舉着朝鮮諺文一樣，使那『有音無別』的拼音字獨立，非但受蒼頡造字的嫌疑，為老頑固所駁；而實際以拼音冒充文字，亦極可笑。且離開漢文而獨霸，實與平民漢文的環境無益。倘早知充作留聲機器，作漢文的內助，安守了家主婆的名分，與漢文跬步不離，那就能够看得出她的好處的必多。因為譬如我們『人』無論中外的小孩，到三歲，必定曉得自己是個『人』。英國小孩聽人喊ㄇㄢ，中國小孩聽人喊ㄖㄣ，都一聽便知喊的是人。然英國小孩到七歲看字，字作 Man，他拼音已經知道，就不要先生，一念覺出念出之音成ㄇㄢ，卽知是人。中國小孩到七歲看字，字作ノ＼兩筆，便看不出什麼花樣，非經先生讀出不可。若字作為人ㄖㄣ，他若已懂注音字母，他便不要先生，也能讀懂。故漢

文的東西，亦可相對的贊為極美。他的短處，止是無音可讀。若能替他娶一注音的老婆，配合起來，漢文或者也可算天下之至美。據我鄙見，若漢語合法音字，成功不易，僅可將所注國音，覺組入漢字內。如天作天四筆增上六筆，還比蟲字筆脚遠少。寫蟲作蠱他亦累墜慣了，何在乎更多幾筆。明知要合作到如此地步，原是太自由的理想。然略師其意，以便平民，亦何所顧慮而不為？況把這位太太正位中宮以後，她對於丫頭老媽子，自能瞞過漢文老爺，獨自替他們傳書作倩，這又是平民界的真正一個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呀。

中國的生死存亡，就看能利用她，不能利用她。這句話，並非說得故意矜張。二十年內要想補學校之缺憾，弄到內國則懸制於善，對外則總和非弱，自然全靠平民教育。她助平民教育，幾可說能擔一半干係，安得不在生死存亡上有出入麼？

這一類，——便是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是極荒謬，可痛哭的，倘未有人注意。二十年前，止有一勞乃宣先生專一的注意於她。

十 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她

現在錮入冷宮

大謬誤，是保護國語注音字母人，以為不與他成家，他能格外嫥壹；豈知他沒了她，也陷於淒涼的境遇。用拼音旁注漢文，幫助國音統一，原是應該鄭重的一件大事。然統一國語，止能望少年人民，及未來兒童，副其目的。若已老大之平民，及難入學之兒童，既無統一的可能性，亦無能教以國音之傳達法。一線生機，却惟有望彼懂得土音拼切的方法，然後徐圖夾雜灌輸一點，已算意外之獲。照此最淺的一層看來，非要各地先用一土音留聲機器，操練其耳朵，然後再教國音不可。再進一層講：即學校兒童，亦要先教土音拼切，然後再教國音，則順理成章。因為教育必先就已知之條件，作一比較，然後輸進未知之條件，自然受之甚順。即如注音字母一物，凡與會讀東西文，或通曉反切者言之，無不立時了解。而與素不懂拼音為何物者說之，即格格不入。成人尚然，兒童豈不更需「預養」。拼切土音，有味而易入。劈頭即教以素不習之怪音，其強迫注入之苦，宜乎現在小學反以注音字母為

虛致。此即『國語注音字母』之他，不請『留聲機注音字母』之她相助，故弄得他淒涼萬狀。現在無論何學，皆有『比較教授』之一法。獨教極易而亦極難之拼音，倒無需乎比較教授，這是什麼理由？如上文所引讀書之『書』，若硬教無錫童子以ㄕㄨ音，必縐眉苦其怪誕。倘先教以ㄕ音，彼固如逢故知，欣然順受。然後過了兩天，比較若左之式：

ㄕㄨ 書 ㄕ 訓之曰，國語要多一ㄨ母，雖十六兩還是一斤，而駭怪之情，在我亦覺稍減，何況小孩。故學校教授注音字母，在鄙見，必先教本地方音半年。無錫兒童，完全不要先拼『他們』，儘管先拼ㄉㄛˊ ㄉㄧ。到拼音十分精熟，方拼不習之音。他們二字，儘可於漢文的國語讀本拼讀，訓之曰，ㄊㄚ ㄇㄣ，就是國語說ㄉㄛˊ ㄉㄧ。這種老講解法，亦無所謂不合。

時人聽見把注音字母拼切土音，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呵以爲將破壞統一，這眞算最無意識的謬誤。失却比較教授，其損失既已不小。還令已老大的平民，難入學的兒童，失却一留聲機器，使平民教育半身不遂，尤屬滔天大孽障。

請問對於此輩與國語終算不生關係的平民，施以漢文教授，既可不取標準音，而取自由教授，如何用注音字，偏又不讓拼土音，必令拼國音？此一矛盾也。對於此輩，平日施以演講，倘人人主張必以最親近之鄉音，使之入耳，而了解愈易。然則何以作極陋的書報，以代演講，偏又禁止用土音注釋？此又一矛盾也。終之這便是封鎖注音字母，使牠成爲極可厭之廢物。將可以鼓舞兒童興會之事，變成酷虐兒童頭腦之事，眞方今傳達國語諸公之自殺也。

民八我在長沙，勸用注音字母拼一切土音。一西教士來大反對。他說，審定國音，統一國語，聽說你也在內。所以我們的聖經，依着你們的計畫，都注了國音。現在你又作怪，鼓吹土音，不是我們的聖經先受你的影響麼？我說，先生不要着慌。我鼓吹土音，便是爲替你的國音聖經。請問先生，現在把注音字母傳達國音於平民，是勸還自殺，他們說，我們用不着說官話去做官。他笑道，情形是確的。我說，倘使用一個方法，說道，我來教你字母一個月，學會了，便將長沙話句句能寫，他們不是喜歡約個多了麼。字母教完，四十個國音字母已包括在內。他既能拼長沙音，自然他看見了你們的國音聖經，亦能拼讀。這就騙他們來上當。他大喜，握我的手道，好法子，聰明聰明。我笑道，這個道理，實在是極平常的。譬如這大屋，不是總先要在屋外搭一座極難看的架子的麼？若驗怪的人，以爲何以大屋未造，先轉踢地皮，造一個難看東西，一定不許造。那就造大屋時困難，也達到極頂了。他正色道，對了，謝謝你。

自注音字母出世以來，發音學亦因之而興盛。傳達國語諸公之中，博通音理者，不可勝數。請此種學者反己自思，是否將發

音學澈底研究以來，所有世界之音聲，知之愈備，於是自覺使習任何一國之文，通其發音愈易？果如此者，欲平民及兒童習國語，反幷其本鄉土音，可得比較者，而亦禁止其理會；一若單純止知一個國音，卽國音可以強迫注入，與所謂高山滾豉，不通不通。自己鑽入被窩思之，亦必失笑。

小謬誤，是製造音字人，要專將來之利，不許她先來小本經營；豈知她在貧民窟裏先出風頭，幫助你更得大多數的了解，直比日妓為殖民地先鋒還要有力。這不容詳說。貧民窟中人，若待覺讀新造文明之音字，一定無此幸福。倘使先有那醜陋之她與之相習，而後天仙下降，彼已鑿破混沌，或者癩蝦蟆也有想吃天鵝肉之意。博得他們跟着叫好，亦不枉她去開路在先。

十一 因他而得之利益相助乙丙外更亦大有造於甲

普及粗淺音理 從前反切時代，雖老師宿儒，亦以略解雙聲疊韻，便已算翹然自異於衆。至今康熙字典卷首極淺陋之等韻，莫名其妙，而視同天書者，還居多數。反之，則洋涇浜之鑄天通事，五個母音，兩個半母音，十九個子音等，無不脫口而出。卽注音字母推行以來，全國兒童能知聲母韻母之分者，已有數萬人。並知四聲如何狀況者，亦較從前神童詩三字經時為多。倘再能藉留聲機的注音字母，普及於一般平民，則全國中充滿了拼音空氣，於調查聲音，傳布外文等，皆較順利。況音韻之事，語其深，大博士亦莫敢自詡精通；語其淺，卽灶婢亦能暗合。比之於數學，亦復如此。深則相對論家尚坎然不足；淺則其人不識數，定算癡愚。以最低限度而言，人類之於算數，終應熟知加減，乘法亦能扯扭，除法可以勉強，此外無所知，要已不失為平民。如此，於音聲，終應先知聲音可拼。於是明白聲母韻母的分別。從而知聲音可以幾百個包括，並非幾千幾萬的無限。這也是新世界人類個個當視同識數一般；此而不知，當算癡愚也。那就何惜每人捐以二三十天工夫，借注音字母，予以人類應視同識數一般之智識麼？

搜羅殘存古音 收聲尾音，各國有之。而中國北中兩部，除NG N外，概行失卻。然M K T P，竟殘存於閩廣。所以音韻闡微亦言，K T P之語尾，中國有之。——按K T P已有，則G D B F V從同。——惟S L R無有。我便以為實存於ㄓㄔㄕㄖㄗㄘㄙ之

中。此等怪物，至硬置支脂之中，使行韻不能諧，又令注音字母家韻母莫能製，增尾音緊緊壓入於本字中之故。猶夫東多江眞文元等字，老古董以爲韻目之同一謬陋。然欲此等問題解決，非大家通力，莫能爲功。又如胡適之先生對我言，無錫不能讀O，因寧波之波，河南之河，概讀爲θ:。我對之曰，無錫之O，在麻韻，除遮車等字外，一概並不讀θ而讀O。戈之讀O，亦晚近事，汪榮寶先生已有考訂。足見無錫若不把他的方音全部獻出，胡先生可以斷定無錫爲無O。我嘗以爲談古音者，縱分之，則曰易古音，詩古音，離騷古音，漢魏音等，分之是矣；然詩之周南召南，齊風魯頌，東西相去，今之方言，且不能同，古能同耶？可見遍搜方音，精密探討，一定等我吳稚暉迷信的物質文明增進後，交通便利了，圖表賅備了，儀器完全了，必有我們的賢子孫，來做這事。然則我們做窮祖宗的，無所幫助，却集留聲機器注音字母，替他留着許多方音書報，陳列於各處小書攤上，供他們參考，他們也一定喜動顏色，把我們對了關漢卿，王實父，羅貫中，吳敬梓，曹雪芹，招子庸等，一般的愛敬了呀。

如此看來，留聲機的注音字母，她能幫助國語進行，幫助造書字人的順利，既已如彼；借給音韻學家之多，又將如此；而其本身之關係於平民，又有中國死生存亡之重要；竟用阻礙統一，眞須有的冤詞，置彼於牢獄之深底，中國國民之常識，如此其顢頇，眞荒乎其唐。

十二　轉入本題她能助平民教育而有合作的價值何在

增多傳習的方面　譬如今之千字課，其人非自度能繼續數月，每次出席，便不能報名。現在在一個月後，能使換了音釋課本，在家中自行摸索，隔三數日出席一問難，以正謬誤；則日需放牛，夜需捲草索之牧童，與終日拉車不得一閒之車夫，亦可任意自抽時間，不必按開講之鐘點而至；湧躍報名者將多。不肯出門之婦女，可就彼村莊教授短時的注音字母，嗣後即以音釋本子，供彼等之摸索。牧童之子，車夫之夫，新畢業者，皆可權爲之師。因讀音已有注音字母在中間爲硬憑證，不虞授受遞相乖謬也。此卽傳習方面增多之說也。

減短教授之時期　今談千字課者，有六閱月可畢業之說。

今則將注音字母占二月之期。此外解斷字義，可以兩課之數，幷於一課。因學生於受教之際，字音不煩苦記，得專注於義解，則精神可用加倍。如此，六閱月之課，三月可畢，合之注音字母之一月，已縮六月爲四月。此教授時期減短之說也。

擴充漢文的字數　千字課善矣，然此乃最低限度之末策也。在諸公非不知千字之不應於肆應，亦非不望多多而益善，自有待於徐圖推廣。然限於字數，則編刻通俗書報等等，皆將牽挂多端，不能縱步而行。那就課本外之參考品，不獲自由傳布。諸公亦知倘能如日本之書報，小童老嫗僅識之無者，亦滔滔而讀；雖雜以高雅漢字，無所阻難，此卽假名在旁之益也。如此，我們現有注音字母，何以不利用？至於所注之音，儘可以主筆爲本位，譬彼爲講演家。例如吳稚暉登上海城隍廟之板凳上，用七勿搭八的無錫式蘇州話亂喊，可以聚杭嘉湖蘇松常之平民，懂個九成八成七成，至少五成。如此則吳稚暉自由音注書報，其結果亦有如此。這便是『三笑』『珍珠塔』通行江浙的舊例，難道彼中所說，果與江浙各處語言嗣頭，樣樣通同麼？諸公試想，我們自稱讀書人，讀起書報來，常極多不識之字，未知之語，任他含混過去，無礙我等之智識日增多。難道平民讀書報，便要算他如宋儒讀經書一般，一字不了了，恐他窮思三日，瘦損了十斤肉麼？供給平民之書報，篇幅有限，何妨放大字粒，右國音，而左主筆先生杜撰之方音，弄到十分周到，使無誤會毛病呢？所以方音音字報，則弊病甚多，抒格亦大。若有漢字居了正位，方音不過陪伴，正可無纖毫弊病。從此以千字課爲基本，而如兒歌，小唱，方俗成語等，做成小册；故事時事等，做成小報；千字外之漢字，皆仗注音逐漸輸救。此漢文字數擴充之說也。

加添復習的機會　平民授課後，無復習機會，則容易遺忘；甚而至於日久則學如未學。近來陶孟和先生特地做了一篇文章，專論此事，這眞是最緊要的補救。他於廣告商標等等，皆要想法得其幫助。我於其中的讀物一層，尤加注意。果得注音字母，用鹵莽滅裂演講式的方音音釋，能使通俗書報發達，不但增識漢字，慰悅平民，有極大關係；卽最小效果，亦可望千字課教授後，有不斷之複習矣。此複習機會添加之說也。

又其他　我韙多識之無之人，自然看了平民千字課，叮嚀反復。爽豁近情，以爲六個月之長時間，無患千字不能輸入。然我

等老大而讀外國文，即自咨記憶力之怪短。假如今有人在六個月中，數我芬蘭字或印度字一千，我便不敢力承容易。縱平民之於漢文，自有日用已知之預養在先，可稍減困難。然視我輩讀芬蘭印度文，所有了解之條理，又彼所欠缺。勻扯過來，進行的難易，可說相等。那就千字之課，已經談何容易。況要求一個平民，有數月的長期，能規則常川出席，又一難事。所以不能不作退一步想。倘在更短時間，有一尤小結束之物，於彼適用者，先行給予，進則平安畢業，退亦可望彼能据音繼習，如此半途中輟之人，可不致全功盡棄。若說据音自習，恐記音而不記字，此我所承認也。然昔日兒童熟讀詩書者，明明其字便在詩書之中，甚至到老不曾又在別處能讀。教學而能得半，願望既已極奢。日本小學號稱振作，所教漢字，倘不止一千。然出校以後，看讀書報如飛，似報上字皆舊相識矣，豈知止讀假名而已，漢字已大半奉還於先生。此卽幸有假名救濟。否則如我國昔日百家姓神童詩論孟幼學的五六年學生，及今日國民小學生徒，皆教過二三千字之人物，竟有出校後賬亦不能記，家信亦不能寫者，此卽寫不出之字，無拼音姑代之，故止好擱筆。愈擱筆，便愈失可能之力。我們試想，千字課能優勝於舊日六七年之蒙塾，目前三四年之國民小學麽？故還不想一種設有不幸可得小獲之工具，來補救於意外，一定要使我們氣悶到放手的呀。

又況我們對於平民教育，望他眞能運用漢文，看讀便利，固極可喜；卽不然，能够漢文是半通不通，拼音是極爲熟練，能如日本平民，自由看讀通俗書報，自由取假名爲親戚間之通問；我等亦能藉音釋的漢文通俗書報，指導他興業，勸說他衞生，致意他留心公益，運動他反對國癰；我看我們要感謝留聲機注音字母，必不少於漢文自身的呀。

十三　妨礙漢字的記憶否

發此疑問，其誤似以學校兒童教育，比例成人平民教育。音釋於字旁，有認音而不認字之弊，我自不敢不相對承認。但此弊於未學之人，發於被動及自動，大有逕庭。學校兒童大都爲被動，藉音釋節省其注意之力，以供遊嬉，自然造弊較大。至於平民，果願來學，彼心中卽熱望能識所教之字，可超進爲優良，所以祝音釋止爲彼等緩急之顧問，決不看作敷衍之妙品。所以用我信

託成人之理想，又可說音釋而教，但有好處，決無弊病。

或以學校注入教育，移殖平民自動教育。注入教育，在有反復之習間，從容之時間，甚大之強迫力者，收效亦自可速。故若現今學校教授外國語等，主張連書本多不許用；不知其法對於數年居校，專心讀書，有賞有罰之學生，自然效果甚大。若在平民，教之之人旣不克多方誘導，彼又年歲長大，無法排除一切憧擾，去專壹注意；止能斷續間歇理會。設無『有痕迹』之記認，供其複習，如何倉卒入聽，歸途即去割草拉車者，能把握無遺。先生又未能設賞罰督促之。若又不許其從容憑着許多補助的記認，自行追想，那就止好弄到走頭無路時，避而不到罷了。故學校教育之與平民教育，注意之點，正當分別者也。

十四　純粹留聲機器的功用

漢字止算她的保護人，不干涉她的自由。二百兆平民，眞能用千字課，希望教他漢文者，無論如何，得十分之四，已算收效極大。其餘十分之六，如村僻的婦女，苦役的婢僕，繁忙的苦工等，尙沒有機緣，能與此等千字教育接觸。彼等亦且無此勇氣，能與許多文字奮鬥。所以止可望讀過音釋課本之鄰近平民，及彼等自己家中讀過國語教科書的學校兒童，皆受平民教育者之鼓勵，令彼等輾轉傳授注音字母於所親；希望彼等皆能按着音釋，續讀最粗淺之通俗書報，已較終年全無所聞見，實於智識總和上，生大大之不同。而且彼等利用諺文式之音字，人家一灶婢，亦必居然能親自執筆，寫信寄往數百里外鮮備之母。下級貧民社會中，自添一層樂事。全體人民的總空氣，活動的額量，乃不言而喻的大增。這就除了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無物再能夠擔此大任。所以希望推行國語人，不可視注音字母爲國語專有品。更希望平民教育家，不可視注音字母爲陌路。我們當約同了，把留聲機注音字母，看作二百兆平民的聖母。讀國語教科書的兒童，習平民千字課的平民，即是護送聖母，降臨千家萬舍，遍及山陬海澨的衆天使。我們終望注音字母的流行散布，如大旱望蒸後的甘雨，密雲層推，崇朝而遍天下。

敎育未發達的音字國，止暗合的習用了留聲機器注音字母；不曾明白的准用，眞算失策。到無法可施之際，即利用留聲機器，乃人類天然的救急丹。先說我們本非音字之國：極古老牌

的留聲機器稱呼自己，無法使他象形指事會意，止好借呼俄頃之「我」。對於對方之人，亦無法製字，止好借稱銜檽之「爾」。動作頓逗，造字亦難，亦或借獸類之「爲」，或借鳥類之「焉」，聊以傳聲。未登大雅之堂的留聲機器，北京的雜種，常見用「王巴旦」代忘八蛋。上海的衖堂，亦用「五車」代烏龜。此等不規則的留聲機注音字母，自古迄今，不勝毛舉。如何「我爾爲焉」「五車王巴旦」，即不爲怪。一見用ㄅㄚㄅㄚ代爸爸，ㄇㄚㄇㄚ代媽媽，即躊躇不決。至於本爲音字之國，諸公亦習見外國小說，凡形容下等社會中人，即將拼音故意舛錯，以表示俗陋。拼音舛錯，即五車王巴旦之變相。簡直不算寫字，是寫的天然暗合的留聲機注音字母，惟人類通性，無不守舊。彼中止是默許，不肯明許。所以在平民教育上，失却許多大益。流俗之人常顢頇其詞，若曰，止要是拼音文字，便學習極易。按之實際，惟留聲機器，有音無別，連上下文而達意，自然容易到不成問題。若既稱爲文字，我敢堅決的斷言，象形拼音，同是不易。——象形字惟在印刷及索引，乃大劣。——每種文字，必繁設條例，藉以敺攗高深。拼音國傳統的位格頭尾之變化，已較象形文字遠離。即以聲音本身言，彼固演聲，然亦未嘗不演形。

就所略知之英文言，彼中文字之沿革，非我所悉，不敢廣泛臆說。惟曾在牛津大學出版 Murray 氏所編之 New English Dictionary 的例言上，得一例證。彼言古於「見」「海」「草地」同作 See。後恐用繁易混，故改海爲 Sea。實際之音則仍舊。此與作气之气，稟食之食，漸漸併家，止能改稟食爲餼，同一手續。此皆非留聲機音字之所有事。惟其爲文字，終是多設變化分別之條例，使學者教者，皆增重重困難。不惟吾人讀西文，三四年可未通順，常常製造誤拼的留聲機器。即彼本國人民，在高等小學以下程度之國民，未有不留聲機之誤拼字，奔赴筆端也。而且國民程度，達到十有八九，能用留聲機寫誤拼字，已要英法德比瑞典那威丹麥等國，方有此盛象。至於西班牙俄羅斯等國，即世人盡知百中有七十五，皆爲沒字碑。諸公欲問學習二三十字母，與一些拼法，有何難處。既懂字母拼法，即留聲機的誤拼字，手去照了口來寫出，亦必做得到。乃覺會成沒字碑，是何緣故？我則對曰，一是拼法條例太多，進一步，又是文字上的變化分別亦多，就索性敺倒了，連字母也不敢學。設使如西班牙各國，有通達之平民教育家，變通一法，允許人民用留聲機音字，亦可作通俗交際往來之文

字;并刊此等書報,爲彼等之讀物,我想必能救濟一部分平民使『假』識字人之數額,可以增加。今以英文作例,如 Tail 尾, Tale 故事, Tael 銀兩, 一律可作 Teil。又如 Right 右, Write 寫, 一律可作 Rait。又如 See 見, 草地 Sea 海, 一律可作 si。如此, 安見口所能說者,筆即不能寫乎?即使其人口本錯誤,便令寫出其錯誤之語,亦足以通情愫。如英國亦有不完全之廢人,說起『我是人』一語,竟可說 Me is a man, 則亦何妨竟寫 Mi iz ei mæn 麽?此等變通,在英法德諸國,自己不屑措意。至於西班牙俄羅斯,若非想出此等救濟之法,在國民智識之總和上,終無法可令速高。一則老大幸存,一則閉門亂嚷,雖有七十萬之李寧,其奈三百兆之蠢農何?理想的大同世界,終恐止好虛構於北海邊冰雪之中也。

任她牝雞司晨,是朝鮮人的糊塗。把留聲機音字濟急,實係靈品。然竟把他代用文字,又變癡愚。文字之所以著變化,異狀貌,設繁多之條例,乃隨事類繁賾,學理艱深而滋乳,出於不得已,非故爲其弔詭。若供俗人達淺意而已,留聲機音字,自以無條理而優勝。至於名理欲玄曲見達,契約欲嚴格標指,即非留聲機所能爲功。朝鮮人造着有音無別之諺文,欲適用於平民教育,初意或亦有當。然竟與漢文嚴劃鴻溝,諺文不入漢文一字,漢文亦不入諺文一字,且使諺文所任職務,未免太重。非但算爲留聲機器,竟且認爲普通文字,置漢文爲高等。——此等策畫,即從前傳音快字家等,亦有如此傾向,皆誤於豔慕拼音文字,却又未有造字方法。——於是高等的漢文,自然變成敬鬼神而遠之。而諺文遂牝雞司晨矣。從此高深之學問,即停滯而難治。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故我等若欲利用留聲機音字,必處處請她受漢文監督,最好出入必偕。復壓抑她,使常在貧民窟,不許普通應酬,竟私背漢文而兜風。要音字兜風,待合法的音字出世再說。

請她互助黽勉,是日本人的聰明。先要申明一句,吳稚暉雖無賴,亦不至顛倒是非,見朝鮮人倒楣,便批評他;見日本鬼強盛,便奉承他。乃是事實具在,非我所能揑造。我便更大胆的奉承一句曰,日本的文字,但以文字功用說,竟是世界最占便宜的文字。——惟一部分做他重要的漢文,在印刷上終欠優良。——不是我又折過來說,若嚴格的用文字資格繩他,他連到不能算做文字。故止可曰最占便宜,不能曰最爲優勝。什麽叫做最便宜呢,

我們來條舉於下，自然便見。

(甲)居然也可算拼音。好在幾幾乎聲母韻母都不分。在文字上失資格，固即爲此，而在拼用上十分簡便，亦即爲此。

(乙)假名獨用，諺文的功用，即已包括在內。我所要請願於平民教育家，釆注音字母爲留聲機器，便是這端。我又請西班牙俄羅斯許用混拼，也要叫他們學學小鬼。

(丙)倘若要探說高深學理，或要分別契約條件，他老了面皮，竟夾入漢文，也不顧非驢非馬。——我們許多人，常鬧不南不北是最好國語，不文不俗是最好國文，無如王者大一統，建中立極的聖賢後裔，終覺不舒服。——日文眞暗合有圖有說，聰明要算到絕頂。觸類細想，有如中國詞類中所謂助字，『者也乎哉』即，；：．？。此類乃『爲別』重而『達意』輕，何需無可製字，還要假借他字夾入文內糾纏？西洋人尤聰明，即幾爲最簡單的點子，放在文中，多少的分明。所以弄到東方人疊床架屋的釆用他。——如既有哉字，又加？號之類。——其實西洋人還有欠點；即介連名詞，亦最好用『異於字形』之物，使轉折接續之間，愈加分明。日本人竟把ヲハニノ之類，輕易不用漢文，亦頗有斟酌。故日文，粗看則罵爲雜種，細看竟饒有深意。朝鮮便較與聖人之邦接近，期期的不許爲此混同夾雜之事。不料反弄成所謂高等漢文者，中看而不中吃，普通諺文者，能屈而不能伸。

(丁)矮腳鬼卻於諛墓頌聖吟風弄月，裝飾品的文字，又能也請漢文撐場，無朝鮮之蠢而有其雅。——孔子是大聖，箕子是大賢，故老支那的脾氣尤進。周秦漢魏六朝唐宋之文，本未嘗禁止去刪詩書定禮樂，諛墓頌聖上壽弔喪，他卻要拿來做報傘來議憲，眞不可思議之怪物。

日本有如是最占便宜的文字，所以幫了他，能夠學理精造，仰企英法德美；智識普及，遠過西班牙，俄羅斯也。我們的環境，及區域的廣大，自然稍有不同。師其意，不必盡襲其貌。使可剛可柔，伸縮更有餘地，亦未嘗不可尤佔便宜。姑擬便法如左：

A、古書仍舊，不必議及。

B、高深學理之書，暫可盡寫以漢文。

C、中等書報，皆寫以漢文，有關加國音於旁者尤好。

D、通俗書報，皆寫以漢文，惟必加國音。最好並要多作專供

局部之通俗漢文書報，右方注國音，左方注方音。

E、局部極淺俗之書報，或用D法，或竟雜用字母及漢文，與和文相同，亦好。如寫不出的助詞等等，不必強借不相干之漢文爲之。

F、丫頭老媽子，小工洋車夫，彼等自己寫信，任他全用注音字母，各拼方音。於關乎契約同等之字，彼人能寫漢文者，雜入漢文一二亦好。

G、局部告白，倉卒不及用漢文，大衆本可遷注音字母而了解者，卽聽其全用注音字母。

終之，字母與漢文，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平民教育若能與注音字母合作，倚恃雙美，最輕便的解決二百兆平民大問題，似非理想。深幸是正其謬，共垂察之。更望現在熱烈推行國語的同志們，亦小小一回顧也。

高爾基最近的談話

（雲）

俄國文學家高爾基近養病於距柏林不遠的薩羅（Saarow）地方，據兩週評論所載，其最近的談話云：

「一切藝術的本源，俱爲從心靈泛溢而出的生活印象。藝術家當不能再含蓄時，於是便產生藝術。至其形式，則在我殊不置意。有時可以爲劇本，有時可以爲小說，有時也可以爲圖畫。我的作劇本，乃因爲我一定要作，或者我想起來應該要作的緣故。」

「……我的哲學的大要：以爲煩惱者無議論世界的權利。蓋世界本不惡，若是真惡，則我們只有歸咎自己，因爲惡的是我們。蓋知世界實在是很好的，這是一個快樂的世界，所可惜者我們人類自己常要爲悲劇的製造者耳。否則，要是這世界真是惡的，人類不過是受其毒害的，那末我們都將自去縊死。然而我們畢竟不死，仍舊營營擾擾的生活着，希望着。就是我們因這世界是好的，人生是甜蜜的，所以纔不絕的希望着。故人們之啾啾鳴其困苦者，這實是完全盲目而自私的，困苦是他的本分，是他生活的鵠的。他除自己的悲苦外，什麽都在眼中，又那能不致於傷悲愁苦呢？質言之，應該負責的只是他自己一人。」

中國方言學概論

何仲英

一 導言

言語原是社會心理的產物。社會心理因爲時間空間的關係生出差別，言語自然也有差別。這不但歷史久版圖大的國家如此，就是新成立的小國家，也未嘗不如此。我們看日本人用假名已經八百年啦，至今橫濱人跑到九州地方，依然和到了外國一樣。不但日本，卽在英法等國，語音語詞又何曾統一？倫敦人到愛丁堡，巴黎人到馬賽，也要吃方言不同的虧。可見得地域上習慣上的障礙，決非短時間的人力能彀見效；但是各地方人對於全國語言所集中的標準語(Standard Language)應該學習，任何國家，都有這一種的提倡並且實行啦。

咱們中國的語言，比較其他各國，自然分歧得格外利害。因爲以種族論，約分漢滿蒙回藏（番族，苗族，黎族……等，不在內。）各有各的語言，各語言之中，又分出多少種數。以行政區域論，分三特別區域，二十二行省，一千二百縣；嚴格說來，差不多每縣一種；而城內城外，城南城北，城東城西，或有很大的區別，又不知有多少種數。以語言本身的性質論：人民的階級不同，說出話來的口氣自然雅俗各別，有所謂官場語，市井語；而市井語裏頭幾百職工，更各異其趣，出詞吐氣，非個中人簡直莫名其妙。

中國的方言旣然這麼多——還是僅就現在說——其影響之大，自不待言。有人說得好：爲什麼廣東嘉應州一帶的人，不肯同廣肇幫或潮幫在一處？爲什麼江蘇省議會常常有江北的議員與江南的爭執，鬧得一事不成？爲什麼湖南省政府司長的選舉，湘西人與湘南人爭執，久久才能解決？爲什麼服務海軍的

機會，不是福建人不容易插足？……這固屬有其他種種原因，我想方言困難，意思不能交換，可算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解決這些問題，自然非提倡國語不成。又有人說得好：中國方言中最混亂的多半是常用的詞類，尤以家族的稱謂爲最。例如上海叫姐姐做阿姐(ㄚㄗㄧㄚ)，漳州叫母親做阿姐(ㄚㄗㄧ)，長沙叫祖母做阿姐(ㄞㄗㄧㄝ)；那末上海的姐姐，跑到漳州，就高陞爲母親了，再跑到長沙，又高陞爲祖母了，豈非笑話？還有一層，有許多方言，在某地是很平常的，但是換了一個地方便不能用，或者以爲罵人的話。譬如『蛋』字，我們南邊人常常用做名詞的，可是北京人叫『雞蛋』做『雞子兒』，叫『炒蛋』做『炒黃菜』，叫『皮蛋』『變蛋』做『松花』，叫『打蛋湯』做『木樨湯』，叫『脂油打蛋』做『臥果兒』——『蛋』字絕對不說，把蛋當着一個很壞的名詞，如說『渾蛋』『壞蛋』『掉蛋』『搗蛋』『滾蛋』『狗蛋』『璃璃蛋』『王八蛋』……等是。一音之訛，一詞之差，判若天壤。要解決這些問題，自然又非提倡國語不成。

提倡國語，差不多中國現在的教育家，都認爲是非常的重要啦。可算已經經過討論時期，入於實行時期；何以宣傳數年沒有看見什麼大的效果？官廳的不力，人才的缺乏，固屬應負一部份的責任，我以爲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沒有人研究方言，與國語的溝通，不能引起各地方人學習國語的興趣。因爲研究言語的方法，和研究物理的科學方法一樣：第一步，搜集材料，把他分析；第二步，把分析的結果，歸爲若干類；第三步，用歸納的方法造作理論。觀於歐人探討印度日耳曼語的精神及其方法，便可知道。試問現在國內研究方言的人有多少？研究方言和國語關係的人又有多少？不了解全國方言的眞相和魔力，便欲棄其所固有，而通習一種國語，似標準而非標準的標準語，不東不西，南腔北調的藍青官話，非但心有所未願，抑恐勢有所不能。請看現在江浙閩廣的地方，不消說下一等人對於國語沒有什麼感情；就是號稱上流社會的人，也是各言其言，難得溝通的希望。還發生兩種現象：

其(一)鄙棄方言，以爲自己說的方言總是好聽，人家說的總是不好聽。北方人譏笑南方人『蠻』，南方人又譏笑北方人『傖』。

其(二)固執方言，不願意打破習慣，學習國語，以爲國語與

方言其中界限，儼若鴻溝，很難學習的，遂畏難苟安而不肯用力。

我們爲解釋第一種疑惑起見，不得不將方言的起源，發育，異同的原理說明；使他們知道各個方言的價值，無害其發展，所謂殊途同歸，萬流一本，並沒有什麼優劣是非可分。據音韻學家研究；秦漢古音，往往存於閩粵之間；隋唐雅言，猶多遺於江浙之地，也可見方言的變遷和政治的關係了。一個地方的方言，決不會永久不變；既變之後，仍有軌道可尋。果其推廣的力量大，應用的人數多，印刷在書本裏已經養成一種潛勢力，不知不覺的就叫做國語。凡是方言都有做國語的資格。國語既定之後，凡非國語，仍有補充國語的可能。當如現在無形中以北京語爲國語，但果有某詞類爲某地方所特具，文學家喜歡用，演說家喜歡用，也就公認爲國語。我們現在常見人用『出鋒頭』『掉搶花』『槓木梢』『坍台』『蹩脚』『像煞有介事』……在語體文裏看的人不以爲奇，可見上海話的一小部分有時也能做國語。反是眞正的到地的北京土話，有一些必加淘汰，不能傳諸久遠。所以我勸第一種人不必鄙棄方言，大家都是一個源流來的，半斤對八兩，不必分什麼尊卑高下，一決雌雄。我們爲解釋第二種疑惑起見，也不得不把方言和國語的溝通，說個明白，使他們知道國語的音韻，詞類，語法，儘管和各地方言不同，推本窮源，或可相同八九。國語的文學，儘管日漸擴充，方言的文學並不因是喪失其價值。從前顧亭林說：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鴃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眞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陽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

誣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則學徒不至；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梁人所笑；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顧以爲兒師；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日知錄）

這一段話說得國語應該學習，方言應該避免，已很明白；不過因說方言，而被譏爲『白頂烏』，而被人『侮弄』，而公羊傳淮南子，亦爲所詆諆，這是言語學上大大不許的！況且孟子之『舍』，楚騷之『些』，子夜讀曲之『儂』，顧況之『囝』，韓魏公之『絮』，傳奇之『不剌之波』，多載於聖賢經傳名士詩歌，難道亦非君子嗎？章太炎說得好：

『今之里語，合於說文三倉爾雅方言者正多。雙聲相轉而字異其音，鄰部相移而字異其韻，審知條貫，則根柢豁然可求。

『今者音韻雖宜一致，而殊言別語終合葆存。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學，則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漢者衆，——其寶貴過於天球九鼎，皇忍撥棄之爲？彼以今語爲非文言者，豈方言之不合於文，顧士大夫自不識字耳』（太炎文錄卷四別錄二）

太炎比譬方言像什麼寶貝似的，又罵那一班不懂方言的人爲不識字，在一般人看來，或者過甚。但是前淸時代，吳粵之區，有人以能說官話爲榮，往往恃以欺壓平民，這種心理亦屬可笑。要曉得國語統一，是政治上教育上的問題；方言的價值，是文學上語言學上的問題。提倡國語，是應該的；研究方言，也是應該的；研究方言達到學習國語的興趣和需求，更是應該的。現在不是要提倡國語嗎？那末，方言學的研究當亦不容再緩。

二　方言的緣起

語言這個東西，原是活的，不是死的。彼此語言相傳，或憑口說，或憑載籍，授受之間，難免訛濫；因爲人的口音不同，知識又不同，那末各人的發音用詞自然也微有不同。不但人與人如此，就是一個人自己說話的先後，音色強弱往往有別。無論如何善於模倣語言的人，總不能達到極點，一百二十分的像，沒有絲毫差池；所以嚴格說來，一人有一人的方言，也不爲過。

語言的差別，往往又緣流品而生。三百六十行，各有各的職

業，各有各的門內語，不足為外人道。又如小兒語與成人語不同，健康人語與非健康人語不同，這是由於生理上不同的緣故。皆可叫做方言。

方言的範圍，當然是龐雜極啦；不過於不同之中，有大同焉。所謂大同者，就是人的發音措辭，固屬各有所偏，但於普通意義的傳達，並不怕窒礙。因為語言是社會制定的，個人少數人是改變不了的。一羣之中，情意相通，方言便無從而生。若是山川隔閡，老死不相往來，或是疆界畫分，管理各有主腦，語言又如何不離呢？

語言的變遷與統一，與文化很有關係。大概文化所到之地，其語言亦趨於保守。文化愈深，變遷愈難。如一羣之中，文野參半，就分出文語俗語來；歷時既久，俗語則通行無阻，而文語則廢棄不用；這就是臘丁語族由來的道理。羅馬亡時，他的語言流入北方。其初，諸蠻族沾染羅馬文風，棄了原來土音，用那較雅馴的臘丁語；可惜源遠流分，加之羅馬國勢衰微，沒有駕馭諸族的能力，其語遂漸失其異，而與諸族語言同化；這就是現在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等語的來源，——對於臘丁語，也可說是方言。

至於日耳曼語的歷史，又不同了。日耳曼語嘗西歷紀元初，已經很分歧，殊語方音隨在多有，而且日趨龐雜，本沒有什麼國語。到了十六世紀，局勢大變，國政既然統於一尊，影響到語言統一上面，尤為深厚，以致其他方言幾幾乎被人滅掉。幸而有兩支軼出他的勢力範圍之外：其一為英語，由德國北部語蛻嬗而來，因為地偏在北，去大陸遠，遂自趨一途，不受範於德語的同化力；其二為荷蘭語，其自由變遷，和英語一樣。

再看現在的美國，就其地勢說，他的語言，似乎代趨微異；但自從與英分立後，迄今數百年，變遷很有限。這是什麼道理？因為兩國交通便利，思想易傳，毫無窒礙的緣故。

照此看來，方言的緣起，由於離心力 (centrifugal force) 向心力 (centripetal force) 的相抵：離心力比向心力強，所以羅馬語分為無數語；向心力比離心力強，所以德國語統於一尊：推之一切方言，莫不如是。

我國方言，在一般人說或者以為非常之多，其實並不算多，並不希奇。就地勢言，有高山峻嶺，有長江大河，有平原，有海岸，交通既不便利，氣候各不相同。就歷史言，漢族來自西北，佔據中原，

自古至今，外患未嘗稍息；如堯舜時的苗，周代的玁狁，秦漢的匈奴，晉的五胡，唐的突厥，以至宋的契丹蒙古，自明迄今的滿州，蹂躪中國不爲不久。但是語言的向心力強，能吸收外族而融合於我，我國並沒有受他們什麼影響。就是各地風土不齊，有方言之差，也不像歐洲各國那麼利害。這又是什麼道理？這並不是積極的強迫一致，——中國語音語詞雖有少數地方不一致，但其根源則一，寫下來的文字也是一致；——乃是消極的有防止紛歧的一個大勢力在那兒。

大勢力是什麼？就是『文化。』當漢族在部落時代，他的方言方音之多自不用說啦。後來漢族發達，文化的中心既定，由部落團結而爲國民，方言亦漸漸一致而達到『書同文』的程度，可見得文化中心，實在是防止方言方音的一種向心力。

不過語言的性質，是流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儘管能彀維持一時的統一，而方言的孳乳變遷，決不因是稍殺。觀於爾雅方言的訓詁，六書的轉注，可見閉關時代，各操土語，同義異音的字一天多似一天，一天變化一天。這許多變化，當其初，僅發生於一區域一階級之中；及其發揮擴大，又成了一種方言。這也是語言發達上自然的運命，不是人力可以操縱啊。

三 中國方言的構成

中國方言如何構成？這個問題研究起來，是很有趣味的。章太炎新方言序上說：『有誦讀占畢之聲，既用唐韵，俗語猶不違古音者；有通語既用今音，一鄉一州猶不違唐韵者；有數字同從一聲，唐韵已來，一字轉變，餘字則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迻陌紛錯，不可究理，方舉其言，不能徵其何字，曷足怪乎？若夫「矜」之爲「光棍」也，「耿」之爲「耳卦」也，「亞腰」之爲「呼腰」也，「和門」之爲「歊門」也，其語至常，其本字亦非僻隱，不可知者，不曉音均變轉之友紀，還循其唇吻所宜，以檢字書，則弗能得。』照此說來，要研究中國方言，先要研究『語根』——所謂『本字』本字。得，則其輾轉訛誤的方言，自不難尋出他的變遷之迹。太炎就拿這個道理定出方言的構成六個規則來。現在逐條舉例證明如左：

（一）一字二音，莫知誰正 就是一字而有二音三音，輾轉而後，不知所本，無所適從，乃起方言。

（1）衣服開曰『侈』：從聲類則音如『咨』；依多聲則音如『叉』。

（2）事物亂曰『縮』，準唐韵則聲如『菑』；證韓語則聲如『糟』。

（3）說文『余語之舒也，從八舍省聲』；訓何，通借作『舍』今通言曰『甚麼』——或作『什麼』，舊書中或作『拾沒』——舍之切音也。川楚之間曰『舍子』；江南曰『舍』，俗作『啥』，本『余』字。又有單用『甚』單用『麼』者，如水滸傳『管他則甚』，天津語『麼頭意兒』『幹麼』，皆割裂古本字的音而為方言。

（二）一語二字，聲近相亂，就是一個字因為雙聲叠韵關係，孳乳出多少字來，字形雖不同，意義則一。

（1）謂『去』曰『朅』，『去』『朅』雙聲，故言『朅』者猶書『去』。

（2）謂『吃』曰『嗄』，『吃』『嗄』叠韵，故言『嗄』者猶書『吃』。

（3）廣雅『侻可也』，今南人曰『對了』，北人曰『得啦』，其聲相近，其義則同。

（4）胡適白話游戲詩：『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三）餘音重語，迷誤語根，就是於單語詞之下，加添雙聲叠韵的形式附屬語。

（1）楬曰楬剌，以剌亡義，則蔽揭。

（2）紇曰紇怛，以怛亡義，則蔽揭。

（3）釜曰釜盧，以盧亡義，則蔽釜。

（4）道曰道路，道德，道理，皆雙聲。

（四）音訓互異，淩雜難曉，就是因為類推作用，乃起方言。

（1）貞古音同打，貞卦曰打卦，偵聽曰打聽，盛飯亦曰打飯。於是打壘，打量，打睡，打米，打魚，打肉，打麫，打傘，打稿……無不用『打』。其言『打』雖同，而所以言『打』者異。

（2）在面曰巴，為輔；在孔曰巴，為魄；在尾曰巴，為把。其言巴雖同，而所以言巴者異。巴與攀音近，於是曰『巴結』。巴有希冀意，於是曰『巴不得』『眼巴巴地』。把者有柄可持

也，於是曰火把，曰㬠（俗作雞誤）把，曰一把刀，曰一把頭髮，曰一把酸辛淚；皆是類推作用。

（五）就。聲。爲。訓，。皮。傅。失。根。　就是說因音聲相近的通借而起方言。

（1）𨺗地不起曰賴癹；因以聲訓，則曰賴詐。

（2）受人𨿽蔽曰𪇰在兜裏；因以聲訓則曰鞔在鼓裏。

（3）此例卽劉熙釋名的老法子，尙不大差；然求其聲義則可，指爲本語則不可。譬如『天，顚也』，不可直以『顚』爲『天』；『春，蠢也』，不可直以『蠢』爲『春』。

（六）總。別。不。同，。假。借。相。貿。　就是說因意義相近的通借而起方言。

（1）凡以手斂持，通曰叉；以手斂脅，則別曰㑨。

（2）凡有所攝受，通曰用；以口受食則別曰䬳。

（3）劉申叔物名溯原『古人之於物類也，凡同形同色，則其呼名亦同。說文云「𧓨，𧏙也」，「𧏙」與𦼮同。「𦼮」爲「蜾」字之正體。蜾之大者，可剖之爲「瓢」，「瓢」與匏瓠剖爲瓢者同形，故瓢亦謂之𦼮。說文又云：「蠕𦼮蒲盧細要土蜂也；一曰虒蝓，」又蝸字下云「蝸𦼮也」。蓋三物同名爲𦼮。其所以同名者，皆以形圓而中細得名。蜾爲蠕𦼮轉音，又名蒲盧，而蜾𦼮之音，又轉爲果蓏。蓋苦蔞亦爲圓形，故字異音同。果蓏亦作果𦼮，苦蜾蔞𦼮，皆係雙聲。若近人稱瓠爲胡盧，或曰蒲盧，其音亦由𦼮通轉。壺瓠亦形圓中細之物。蒲盧之合聲近瓠，瓠壺疊韵，蒲匏雙聲，莫不取義於圓轉。今江淮之南，稱物之圓轉不已者，恆曰圓滾盧。故物之圓而易轉者，古人皆稱以此名。植物之果蓏胡盧，動物之土蠭，蝸蝓，螺螄，所由異物而同名也。卽取名不同，其音亦不甚相遠，則以在有音無字之前，仍爲一字也。」又爾雅釋木云「邊要棗」，郭注云「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鹿盧二字與𦼮字爲雙聲，卽係𦼮字之轉音，形圓中細之物，咸謂之鹿盧。故凡物之形圓中細者，均可謂之爲𦼮。觀於此例，則植物動物之得名，非以物類區分，實以物形區別。物形相似，則植物動物，均可錫以同一之名，非若後世之物各一名也。』按水滸傳『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西遊記『六隻手使開三條棒，好似紡車兒一般，

濟流流在那坡心裏飛舞』所謂『骨碌碌』『濟流流』其音相近，亦有圓義。

以上所述，皆就方言的本字上着想，故關於音變通轉的居多。其實方言的範圍廣漠，決不是單單尋出他的本字，說明他的語根，便了解方言構成的原理。方言的構成，除了音轉外，關於形體的組織方面，還有許多無形的規律，從前胡以魯從心理上說我國國語起源，具有梵語的六合釋：曰，帶數釋；曰，有財釋；曰，限定釋；曰，重複法；曰，連續釋，分並立，對立二法。見國語學草創 近黎錦熙作複音詞類構成表，分合體的，並行的，相屬的三類，細目別爲四十三種，舉例詳明，不爲不細。見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 但皆可惜僅屬於國語詞的方面，至於方言成語的如何組成，未曾說明。今姑就宋元以後的小說戲劇以及近代方言，見聞所及，略分類如左：

(一)加語尾及類於語尾的介詞助詞副詞

(1) 獃子 扇子 打耳掛子 火鉆子 涼月子 百襇裙子 高敦子 扳不倒兒 酒杯兒 猴兒 那兒 這兒 今兒 明兒 鋮鏇兒 那孚樣子 兒子

小仔 柳陰仔 額門仔 阿官仔 ……

(2) 快活殺 鬧忙煞 肉得慌 雲下得緊 熱得肆 好得很 ……

(3) 驀然 忽地 驟地 霍地 恁地 活潑潑地 堂堂底人 端的好酒 ……

(4) 吃吃看 試試瞧 ……

(5) 挑起來 華開來 剗出來 丟下來 拿進去 滚下去 ……

(6) 說着 走罷 好哩 來哉 去嘘 怎麼辦呢 老孫去也 好一個胆大的馬謖吓 果然把街亭失守了 ……

(7) 頑一下 打一下 ……

(二)否定詞及疑問詞

(1) 瞧不起 巴不得 擦不掉 熬不過 犯不着 識不透 忍不住 學不來 話不投機 把捉不定 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 ……

(2) 行不行 錯不錯 好弗好 動不動 ……

(三)雙關語

(1)不但……而且……　豈但……就是……　既經……何苦……　與其……寧可……　與其……索性……　尚且……何況……

(2)既非……雖倒……　並不是……實在是……　不是……就是……　倘或……那麼……　若然……也就……

(二)疊字

(1)般般　樣樣　回回　統統　剛剛　……

(2)沸沸揚揚　絮絮聒聒　興興頭頭　香香沈沈　伶伶俏俏　羞羞縮縮　體體面面　婆婆媽媽　模模糊糊　冒冒失失　歪歪倒倒　閃閃爍爍　扯扯拉拉　和和氣氣　幾幾何何　親親濟濟　坑坑窪窪　鬼鬼瑣瑣　蠍蠍螫螫　瘋瘋傻傻　簡簡決決　乾乾脆脆　口口聲聲　……

(3)金爍爍　黑油油　黑漆漆　黑洞洞　黑黢黢　紅通通　紅丟丟　紅赤赤　青絲絲　青須須　綠滲滲　白皚皚　赤條條　烏糟糟　氣鼓鼓　大剌剌

光滑滑　光禿禿　汗津津　水渣渣　火騰騰　重沈沈　輕鬆鬆　稀拉拉　尖溜溜　瘦狹狹　濕灑灑　骨都都　活潑潑　花綠綠　瘦條條　乾巴巴　佯嬉嬉　軟柔柔　臭轟轟　惡狠狠　齊臻臻　物喇喇　鬧吵吵　遠迢迢　緊綁綁　冷颼颼　暖烘烘　嬌墩墩　富態態　好端端　鹹湛湛　急夠夠　嬌滴滴　聒聒而談　索索的抖　眼淚汪汪　……

(3)一歇歇　一點點　一丟丟　一陣陣　一雙雙　一攢攢　一個個　一件件　一伐伐　一堆堆　……

(4)將信將疑　弗卽弗離　弗聲弗響　弗稂弗莠　不瞅不睬　不言不語　有頭有尾　有賞有罰　無聲無臭　沒心沒緒　沒高沒低　像模像樣　乃賓乃情　必恭必敬　拚死拚活　大鑼大鼓　粧聾粧啞　好穿好戴　……

(5)一冲一撞　一家一戶　一早一晚　一步一趨　一起一落　一抵一回　一搽胭脂一搽粉　……

(6)瞧一瞧　晃一晃　熬一熬　相一相　……

(7) 且……且…… 越……越…… 愈……愈……

……一來……一來…… 一面……一面…… 一頭……一頭…… 一壁……一壁…… 一邊……一邊……

還是……還是…… 要沒……要沒 ……

(三)夾用數目的成語

(1) 一長二短 一本萬利 一處百處 一時半霎 一差半錯 一嚇二嚇 一乾二淨 三災八難 三請四邀 三妻四妾 三頭六臂 三朋四友 三週四轉 四仰八叉 四面八方 四通八達 五花八門 五顏六色 五花腸子 六花心 六街三市 七參八差 七高八低 七零八落 七顛八倒 七死八活 七手八脚 亂七八糟 九死一生 十拿九穩 十魔九難 千刀萬剮 千變萬化 千山萬水 千言萬語 千嬌百媚 千奇百怪 百孔千瘡 ……

(2) 的一確二 低三下四 張三李四 朝三暮四 睹三話四 呼么喝六 隱四瞞三 扯三話四 巴三覺四 橫三豎四 橫七豎八 重三道四 隔三跳兩 牽五掛四 ……

(四)夾用形體的成語

(1) 眉花眼笑 頭輕脚重 心驚肉跳 手舞足蹈 心回意轉 眉清目秀 頭大尾巴小 手忙脚亂 鼻塌嘴歪 心投意合 口張目定 ……

(2) 淌眼抹淚 拋頭露面 挖肉補瘡 翻嘴學舌 牽腸掛肚 倒眉落角 交頭探腦 輕嘴薄舌 藏頭露尾 油頭滑腦 改頭換面 拋頭露面 咨牙咂嘴 細皮白肉 虛心下氣 挺胸凸肚 涎皮賴臉 披頭散髮 賊頭狗腦 甜嘴蜜舌 痿頭塌腦 抓耳撓腮 抽嘴笨腮 抽筋剝皮 擠眉札眼 扭頭捂頸 ……

(3) 無頭無腦 笨頭笨腦 土頭土腦 壽頭壽腦 滑頭滑腦 小頭小腦 猴頭猴腦 老皮老臉 劈頭劈臉 毛手毛脚 隔層肚皮隔層山 ……

(五)夾用其他動名形名的成語

(1) 海闊天空 風調雨順 天誅地滅 天造地設

山崩地裂　朝更夕改　寒來暑往　……

(2)　偸雞摸狗　穿房入戶　惡言潑語　開天闢地　倚官仗勢　循規蹈矩　大呼小叫　爭風吃醋　打公罵婆　清湯寡水　好吃懶做　長吁短歎　翻江攪海　豐衣足食　殺雞嚇猴　指桑說槐　做小伏低　胡言亂語　爲非作歹　斬釘截鐵　隨高就低　……

(3)　借刀殺人　趁火打劫　弄假成眞　隔靴搔癢　含血噴人　……

(4)　瓜熟蒂落　柴多火旺　水漲船高　……

(5)　節外生枝　笑裏藏刀　海底撈針　甕中捉鼈　……

(6)　狐羣狗黨　酒囊飯袋　雞聲鴨鬬　……

(六)摹聲字

(1)　骨冬骨冬　滴搭滴搭　咯噹咯噹　咕咚　霍霍　隆隆　得得　崩東崩東　綳冬綳冬　[illegible]璫璫　各支支　屁支支　咯噔咯噔　劈劈拍拍　忽刺的一聲　閉的一聲　撲通　叮噹　丁東　丁丁東東　噗嗤一笑　哈哈的笑　懂拉一聲　嗶拉拉　欻的一聲　簌簌　肐肢肐瘩　的篤的篤　……

(2)　激裏聒拉　嘰哩咕嚕　咠咠錯錯　哩哩囉嗹　胡哩嗎哩　糊裏糊塗　嘮裏嘮叨　的歷都盧　圓骨盧都　劈溜撲剌　必律不剌　乞留惡濫　婆娑沒索　喜收希和　必丟不搭　伊哩烏盧　嘰咧嘩喇　囉哩囉嗦　絮絮刀刀　……

(3)　嘍哦　哎喲　阿哪阿哪　阿育　唉　呸　呵　咦　嗄　噎　喂　哈哈　夥頤　阿得偉　喝　噯　哦　咳　㕶　呀　啊呀　哼　唵　亨　啐　呃嘿　嘿嘿　……

(七)利用陳語故事

(1)　果不其然　之乎者也　溜之乎也　逃之夭夭　不亦樂乎　發昏章第十二　醉翁之意不在酒　……

(2)　大意失荊州　賠了夫人又折兵　強將手下無弱兵　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脚　……

(八)用比喻法加倍形容

（1）　叫得連珠箭的苦　像飛也似的跑　撮合山的嘴

（2）　蒸籠頭　老臉皮　起黑心　放野火　三隻手

沿脚蟹　老槍撞木鐘　春風毒似蛇　一刻千金

瞎子見錢眼也開　一錢逼死英雄漢　小猪搬大槽

……

四　中國方言的性別

方言原是社會心理的產物，前已說過。社會的環境和階級，天然地各處不同；人類的智愚，應用在語言上的方法，或明或暗，也不同。嚴格說來，方言的性別，也不知多少種數。明朝郭子章編輯六語，分謠語，諺語，隱語，讖語，譏語，諧語六種；其實尚不能包括。還有射覆語，了語，危語，歇後語，反切語，雙聲語，千字文語，酒令語，曲語，優伶戲語，鳥語，犬語，鈴語……等等，雖有時同其形式，而性質完全不同。現在姑就新方言中所有的大別如左：

甲　諺語

說文『諺，傳言也；從言，彥聲。』段注爲古語；一切經音義引謂傳世常言；說文長箋說是一時民風土著論議。本來諺的含義，彙這三種，——猶不止此——偏舉一端，實有未當。郭紹虞諺語的研究說：『諺是人的實際經驗之結果，而用美的言詞以表現者，於日常談話可以公然使用，而規定人的行爲之言語。』這個界說大概是不錯的。諺語的構成，要素有四：

（1）句主簡短

樹倒猢猻散。　隔牆防有耳。　上台容易下台難。　遠水不救近火。　順水行舟。　不爲蘿蔔不拔菜。　千個菩薩一爐香。　掉了瘡疤忘着疼。　那個貓兒不吃腥。　飯店回葱。　羊毛出在羊身上。　肉多嫌肥。　睡不着，嫌牀歪。　路不平，旁人鏟。　貨買三家不吃虧。　清水下白米。　聾棋對瞎着。　有病終須發。……

（2）調主整齊

拙老婆，巧舌頭。　橋歸橋，路歸路。　捉姦捉雙，捉賊捉贓。　拳不離手，曲不離口。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　前怕狼，後怕虎。　呀呀無皮老虎。　披一片，掛一片。　在家千日好，出外

一時難。獸子看臉賣魚看腮。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龍生龍，鳳生鳳，賊生兒子會打洞。坐得正，立得正，那怕和尙合板凳。三月三曬得兜底白，鵝毛管管盡是麥。窮賣鹽，急賣硝，逼迫無處做强盜。敲破鑼，擂破鐘，那個不知舊傷風。

(3)音主和諧

鄉裏鼓兒鄉裏敲。不看僧面看佛面。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金子買田金子在。一人做事一人當。早養兒子早得力。——疊同音。

吃力弗賺錢，賺錢弗喫力。打仔弗罰，罰仔弗打。忙家不會，會家不忙。人欺病，病欺人。高者不說，說者不高。——顚倒字句。

眼睛不亮，到處上當。善人好欺，善馬好騎。急驚風，碰着慢郎中。捧人碗，服人管。口是個蜜罐，心是個辣串。出寶重傷風，一看就成功。風吹鴨蛋殼，財去人安樂。手摸頭髮毛，思想主意瞧。——尾韻。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狐假虎威。——頭韻。

你生薑，我皂角。有理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三尺亂爆七竅生烟。聰明一世，朦朧一時。——平仄相對。

(4)辭主靈巧

(a)對偶

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雪中送炭，錦上添花。依佛法，要餓死，依王法，要打死。——正偶。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窮不失志，富不顚倒。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銀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反偶。

(b)比喻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老鼠洞裏倒拔蛇。紙裏難包火。田雞要命，蛇要飽。紙老虎嚇破了不值錢。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大樹脚下好遮陰。死馬當作活馬醫。

(c)似非而是

強弓易折。 人窮世富。 自做郎中無藥醫。 一文逼死英雄漢。 家有一條心，黃土變成金。 牆有萬丈高，擋的不來人。

乙 謠語

謠的名目很多，就大綱言之，約有幾種：或稱堯時謠，周時謠，（如列子載堯時謠，國語載周宣王時謠。）；或稱秦時謠，漢時謠，（如述異記載秦始皇時謠，及漢末謠。）這是拿時代做標題的。或稱長安謠，京師謠，王府中謠，（如漢書石顯傳載長安謠，後漢書黃琬傳載京師謠，南史徐緄傳載湘東王府中謠。）；或稱鄰郡謠，二郡謠，天下謠，（如魏書李崇傳載鄰郡謠，南史徐伯珍傳載二郡謠，後漢書五行志載桓帝初天下童謠。）這是拿地方做標題的。或稱軍中謠，諸軍謠，（如晉書載軍中謠，唐書竇建德傳、明史孟如虎傳載軍謠。）或稱民謠，百姓謠，（如晉書五行志載民謠，南史蕭正德傳載百姓謠。）或稱童謠，兒謠，女謠，小兒謠，嬰兒謠，（如左傳載童謠，史記晉世家載兒謠，晉書高車國傳載北方女謠，舊唐書五行志載元和小兒謠，戰國策載嬰兒謠。）這是拿人做標題的。除此之外，還有什麼風土謠啦，農家謠啦，流傳至今，數不勝數。姑就近人所蒐集的歌謠中，（商務印書館有中國兒歌集，各書館有童謠集，北京大學有歌謠選刊，江蘇第一師範……The New China Review 雜誌有……的 Chinese Ditties。）略別如左：

(1)三字式

東北風，雨太公。 矮一矮，一肚乖。 惠山街，五里長，踏花歸，鞋底香。 新姑爺，倒穿靴，滑跌倒，慢着些。 人之書，壘壘烏，無果子，懶讀書，有筒餅，管得姑。 邊邊手，大街走，請朋友，喫老酒。

(2)四字式

大頭大頭，落雨不愁，你家有傘，我有大頭。 狸狸斑斑，跳過南山。南山北斗，獵回界口。界口北面，二十弓箭。 六月不熱，五穀不結。

(3)五字式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 九月菊花黃，先生逛牆房。 大雪紛紛下，柴米多漲價，老鼠滿地飛，板凳當柴燒，嚇得咻兒怕。 春到六九頭，家家勿要愁；春打六九尾，家家活見鬼。 鷂兒放得高，回去喫年糕；鷂兒放得低，回去叫爹爹。

(4)七字式

小小車兒一丈三，抽水哥哥要換班；人不換班猶自可，身上汗珠不得乾。 酒杯斟酒酒杯高，酒杯脚下架仙橋；我是仙

人橋上過你是海水晚來潮。 一顆豆子圓又圓，堆成豆腐賣成錢，人人說我生意小，小小生意賺大錢。

(5)長短句式

小叭狗，帶鈴鐺，西咧嘩啦到集上。要喫桃，桃有毛；要喫杏，杏又酸；喫了栗子麵丹丹，喫箇小棗上西天。 花喜鵲，站樹梢；張三娶了箇女姣姣，擔擔水，擂擂腰，可把張三疼極了。 很來啦！虎來啦！馬猴背着鼓來啦！

(6)問答式

你為什麼不點燈？外面刮大風。為什麼不梳頭？無有桂花油。為什麼不洗臉？無有胰子鹼。為什麼不帶花？丈夫不在家。為什麼不關門？外面尚有人。

嘶嘹！咋嘹！借針線。『借去作啥？』『縫布袋。』『縫布袋作啥？』『擅鐵屑。』『擅鐵屑作啥？』『打毛刀。』『打毛刀作啥？』『斫籬竹。』『斫籬竹作啥？』『蟠蒸籠。』『蟠蒸籠作啥？』『蒸饅頭。』『蒸饅頭作啥？』『送外婆。』『外婆在那裏？』『在天角落裏。』『怎格走上去？』『金扁擔，銀扁擔，扛——扛上去。』『怎格走落來？』『金紡車，銀紡車推——推落來。』

(7)呼喚式

門鈴子響，爺回了。爺呀爺！我要金銀手飾龍井茶。娘呀娘！我要紅漆榻板象牙牀。哥呀哥！我要銅盆錫器多。嫂呀嫂！我要紅裙套綠襖。妹呀妹！我要紅緞鞋子十八對。弟呀弟！我要一本影子戲。嬸呀嬸！我要一對鴛鴦枕。叔呀叔！我要一對鴛鴦燭。

(8)遞進式

一歲嬌，二歲嬌，三歲檢柴爺哀燒，四歲學績緦，五歲學紅蔴，六歲學做花，七歲做出牡丹花，八歲食爺飯，九歲食郎飯，十歲馱子轉外家。 一螺貧，二螺富，三螺開當鋪。四螺作買賣，五螺賣買作，六螺六合，七螺做賊，八螺挖窟，九螺打死人，十螺賣老婆。

(9)連環式

一顆星，勃倫登，兩顆星，掛油瓶，油瓶油，好炒豆，豆花香，炒辣醬，辣醬辣，捉水獺，水獺尾巴長，捉姨娘，姨娘耳朶聾，捉裁縫，裁縫手脚慢，捉隻雁，雁會飛，雞會啼。

(10)吻口式

駱老伯，郭老伯，畢老伯，柏老伯，駱郭畢柏四老伯，約着城北買菱角，買得菱角閣上剝，各剝各，各吃各。閣脚莫落菱角殼，戳了駱郭畢柏四位老伯脚。

丙　隱語

文心雕龍有諧讔篇說：『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這個界說很對。大概人說話，有時宜乎直說，有時不宜乎直說，非得將正語藏起來，用比喻的話不可，約分三類。

（1）市語（商界用語）

杭州人好爲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緻曰憊大；暗換易物曰搠包兒；麤蠢人曰杓子；朴實曰艮頭；白獺髓看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末，語居止則曰只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錄則曰小差遣：此皆宋時事耳。乃今日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爲何等語也。有曰四平市語者：以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條金；七爲砌花臺；八爲霸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舍利子；小爲消梨花；大爲朵朵雲；老爲落梅花風；諱低物爲敬，以其足下物也，復諱敬爲撒金錢，則又義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委巷叢談輟耕錄

（2）匪盜語（凡祕密結會及盜賊等都各有一種暗語）

會員曰圈子；曰在玄。集會曰開山。按祕密儀式互相問答，曰請包袱。會員證曰寶；曰帖子。祕密書曰金不換；曰海底。外人曰馬子；曰貴四哥；曰刁滑馬子；曰玲瓏馬子。酒曰紅花雨。鞋曰踢土。傘曰開花子。道路曰線。走道路曰踹線。到處曰開碼頭。謁客曰拜碼頭。銀幣曰餅子。斬曰劈。牢獄曰書房。廟曰壓窰子。衙門曰威武窰子。——哥老會暗語。

集會曰開檯；曰放馬。會員曰香；曰洪英；曰豪傑。外人曰風；曰瘋子；曰鵪鴣。新會員曰新丁。會員之憑票曰腰平。煮飯曰打沙。喫飯曰耕沙。小刀曰獅子。大礮曰黑狗。火藥曰狗糞。銀圓曰瓜子。銅錢曰芝蔴。手曰五爪龍。耳曰順風。斬首曰洗面。密會所曰三尺六；曰古松，曰灣月。——三合會暗語。

拉疙疸　抖路　翻高頭　開天窗　開窰口　——各地賊語。

（3）謎語（也是暗語參有遊戲頑笑意味）

古無『謎』字。若其意刪，即伍舉東方朔謂之爲『隱』者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矣。鮑之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飛泉仰流也者，垂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折井字而四之，則其字爲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此。——演繁露

古之所謂庾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釋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用』字謎云：『一月後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日』謎曰：『晝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個謎。』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元之又元。』又云『自東至西，自南至北，無思不服。』——齊東野語

指頭長，指頭大，飛上半天會講話。(爆竹)鼻頭尖尖，四脚朝天，有肚腸，無心肝。(草鞋)——浙江仙居。

紅綾帕，包芝蔴。(紅辣椒)遠看一匹馬，近看沒尾巴，肚內團團轉，

口裏吐黃沙。(風車)——陝西寧羌。

黃幌子，裏面登個黑胖子。(眼圈)紅嘴綠鸚哥。(菠菜)——揚州。

金吊桶，銀吊桶，跌碎子，籠勿攏。(蛋)——上海。

丁　歇後語

禿子頭上打蒼蠅。(一個不了)(幽)一張紙上畫一個鼻子。(好大的臉)毛廁裏的鵝蛋石。(又臭又硬)——南京。

吊死鬼搽粉。(死要臉)螃蟹過河。(七手八脚)蠟燭臺上掛剃頭刀。(削油蠟胥)(學油)水缸裏撈菩薩。(定定神)壽星老兒賣媽媽。(倚老賣老)三天吃六頓。(發窮歇)——揚州。

買油個叮囑個買蛋。(自當心)牡牛身上拔去一根毛。(不覺著)貓嘴裏挖蚍。(挖不出)鰻鯉死在湯罐裏。(不使直)螺螄殼裏做道場。(串不轉)曲蟮剝落皮。(不啊啥)三年不種花。(稻地(獨荒到地))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城頭頂上出棺材。(遠兜轉)——上海。

五　中國方言的時別

陳季立說『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

有遞轉，繁乎時者也。』方言的變遷，總不出乎『時』與『地』兩層關係。

最古時候的方言，沒有典籍可稽，不能亂說。但就說文序中說『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其後（指孔子死了以後）諸侯力征，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可見得方言不同，自古已然，並不始於今日。所以爾雅有釋詁釋訓釋言三篇，揚雄有方言之作，而何氏注公羊，鄭君注禮，王佚注離騷，均明某字爲某地方音，這就是古代言語異聲的證據。因爲言語異聲，所以文字異形。無論古今各地方言如何不同，都不外乎這個道理。現在分幾個時期來說明他。

（一）周秦方言　約分爲數區：(1)東方齊魯的方言。如論語『說而不懌』，方言『愋懌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悛，或曰懌。』郭注引論語文爲證，可見得『懌』字是山東方言了。公羊宣八年『廢其無聲音』解詁以『廢』爲『置』——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今論語『中道』而廢，與『畫』對文，其字義亦當訓置，可見得『廢』字爲齊魯方言。毛詩『黽勉從事』，韓詩作『密勿』，而論語則說『文莫吾猶人也』，欒肇論語駁說『燕齊謂勉強爲文莫』，以爲有聲無義的文，故借文莫二字來用，也是東北的方言。其他如論語中的『斯』『適』『彼哉』『其諸』亦古代的山東土語。(2)南方荊楚的方言。如方言『汨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而離騷有『汨予若將不及兮』；方言『莽艸也，南楚曰莽』，而離騷有『夕攬洲之宿莽』……還有楚人以君爲敖，則天問說『堵敖』，楚人以長爲尹，則離騷說『靈修』。(3)其他東南兩方之外，各國均有方言。如說文『周人謂餉曰饟』，則周頌『其饟伊黍』爲周人方言。爾雅郭注『河北以待爲徯』，則書『徯稷惟動，丕應徯志』爲河北人方言，——時帝都河北。顏氏匡謬正俗『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則周詩的『夜未央』，秦詩的『宛在水中央』，爲關中人的方言。又匡謬正俗『江淮田野呼區爲邱』，則左傳倚相所說的『八索九邱』，或是江淮間的方言……

總之，地方不同，言語亦因之而異。這種情形，現在交通很便利了，還是如此；那末周時尚在封建之世，彼此一定是『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不會一致的。但是那時候彼此交際的事——如朝，聘，會盟——是常有的。交際的時候，一定有一種通用的語言文字，就是那時候的標準語言文字。大約那時候的人，除了懂得

他本國的語言文字以外，還須懂得這種彼此通用的語言文字；彷彿現在的人學習國語一樣。這種通用的語言文字大家既然懂得，所以作起詩歌來用韵自能一致。章太炎對於國風用韵一層，曾說：——

『或疑古韵不同於今韵；就古韵言，自必與方音不同；何以十五國風韵皆一律？且古時未有韻書，而用韵皆能一致，此最不可解者。答曰：古無韻書，即以官音爲韻書。今之官音，古稱「雅言」。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者，正言也。謂造次談論，或用方言；至於諷誦詩書，臚傳典禮，則其言必一出於雅正。國風異於謠諺，據小序說，大半刺譏國政。此非田夫野老所爲，可知也。其他里巷細情，民俗雜事，雖設爲主客，託言士女，而其詞皆出於文人之手。觀於漢晉樂府，可以得其例矣。田夫野老，或用方音，而士大夫則無有不知雅言者。故十五國風不同，而其韻部皆同。亦猶今時戲曲，直隸有京腔，山西有梆子腔，安徽有徽調，湖北有漢調，四川有渝調，江西有弋陽調，雖各省方言彼此異撰，而戲曲則無不可以相通，大概皆以官音爲正，特其節奏有殊，感人亦異，此所以各成其腔調也。今之官音豈有韻書規定？而演唱者曾能相合，則何疑於十五國風乎？』

這一段話比喻得很有道理，發前人之所未發。所謂官音，所謂雅言，就是周室的音。『雅』字本是『夏』字假借。荀子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可見得當時方言各國固屬不同，不同之中有同者在，——就是北方語言的勢力比較大些。雅言之外，又有一種常語，凡古書中明白曉暢的話多屬之。如管子『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呂覽『以不解解之；』國策『蚌鷸相爭，漁翁得利；』莊子『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皆是周末的用語，至今猶存。（趙翼陔餘叢考卷四十三收羅古書成語很多。）

（二）兩漢方言　這個時期沒有標準音，何以故？因是戰國以來取消周朝標準音的緣故。周朝的標準音，就是所謂雅言。雅言就是周室的音，這是上面已經說過的。從春秋以前，列國承認周室爲共主，自然各國都以雅言爲標準音。可是到了戰國時代，就不然啦。周室作共主的資格已經取消，雅言作標準音的資格亦復取消。說文序中說：『其後諸侯力征，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所謂言

語異聲文字異形，決不是他們硬把雅言來改變，是大家不承認雅言爲標準音了。七國都是自己稱王，就是認自己是天子，所以各國都認他們自己原來的方音爲標準。七個大國，方音就有七個。其餘如宋衛中山這些小國，自然也是各有方音。既無雅言爲標準，自然全國都是方音啦，到了秦始皇兼并天下，『書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那末，語言自然也以秦音爲標準。可是秦朝年代很短，雖然厲行統一的政策，大概未必有多大的效果。漢興以後，既不願推行秦音，又勢不能恢復周音，惟有任其自然，不加統一。在周朝的時候，本來各國都有方音，有了標準音，方音還不能消滅；何況又經戰國時代大家把方音暢用一番，那末漢朝自然沿用啦。政府既任其自然，不加統一；民間的方言，龐雜，自然是意中之事。我們看淮南子史記以及當時的詩歌樂府，也可推測一二。

（三）魏晉南北朝方言　這個時候的國家政治，既然分割的時候多，當然方言不能一致。但是標準音卻比較兩漢有條理，因爲有第一部名著，魏李登的聲類出版了。此外還有晉呂靜的韻集，南齊周顒的四聲切韻等書。他們如何定音的標準呢？北齊顏之推家訓的音辭篇裏說：『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照此看來，可知那些韻書是用當時首都的音做標準的。但那時中國，分作好幾個國：起初是魏蜀吳三國鼎立；中間是晉朝和十六國各佔一方；後來就是南北朝對峙。當時的百姓，生在那國，就認那國爲正統。作韻書的人，就拿他所生在那國的首都的音，定爲標準音。可惜這些書都已亡失，我們無從查考。但是當時的詩，現在存留的還很多，只要有人把這些詩中用韻的字，照顧炎武段玉裁他們考詩經的韻的方法，排比起來，假定爲若干韻部，這不是不可能的事。還有唐初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其中采取這一期的人所作的反切，又是非常之多。至於音譯的梵書，這個時期也不少，更可考證當時的字音。其他如詩歌樂府，佛經語錄，世說新語和郭璞的注解中，載當時各地方言很多，亦可參考。

（四）隋唐宋方言　這時期的方音統一，最講究，也是韻書很完備的時期。最有名的韻書是隋陸法言的切韻，唐孫愐的唐韻，宋陳彭年等的廣韻，宋丁度等的集韻。切韻和唐韻現都亡失，

只剩了廣韵和集韵，所以現存的韵書，以廣韵爲最古。廣韵卷首，刻有陸法言的切韵序和孫愐的唐韵序。陸序說：『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照這兩句話看來，知道陸氏審定音韵，是兼采南北之音的，不是以首都之音爲標準的。這是什麼道理？因爲當時政治上儘管統一，但南朝從魏晉以來將近四百年，是個獨立國，他的文化程度是很高的，和北朝是不相連絡的；兼之對於聲音的研究，南朝人又是特別擅長的。要是因爲政治上統一於北朝，就定北音爲全國的標準音，叫南人完全犧牲他研究了四百年的成績，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切韵只能兼采南北之音了。至於隋唐方言，具體的寫在文字上不多，宋代方言則很多詩詞，小說，語錄裏，處處可以看得出。宋人作雞肋編多記當時方言訓詁，可參考。今列宣和遺事中一段小說如左以見例：

『這個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烟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師。一片心只待求食巴謾，兩隻手偏會拿雲握霧。便有富貴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着村沙子弟，也壞得棄生就死。忽遇俊倬勤兒，也敢交沿門教化。徽宗一見之後，瞬星眸爲兩蹈。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釋迦尊佛，也惱教他會下蓮臺。』

(五)元明淸方言　這時期的標準音和上大不相同。你想，切韻這部書，是作於南北初混一的隋朝。歷經唐宋兩代七百年間，政治有改變，文學有革新，那末這標準音自然也發生變遷了。今分述如左

(1)政治的改變　自從石敬塘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以後，直到蒙古可汗統一中國，這三百餘年間，外族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強盛，起初是割地，最後竟做中國皇帝。這割讓的都是北方土地；元朝的首都，就是現在的北京。外族對於中國，能由侵略土地而到了佔領全國，則勢力的雄偉，自不待言。當時中國的百姓，除了逃到南方，保存原有音外，大都震於他們長驅直入之勢，俯首投降，又作他們的官吏，則語言的聲音，自然就跟着他們改變了。他們的首都，就是他們的勢力的中心點。首都的語音，就是他們的官話。漢人做他們官的，自以能講官話爲榮，眩耀鄉里，甚而欺壓平民。這麼一來，首都官話的音，自然漸漸的成爲標準音啦。遼史金史元史

萬頭各有他的國語解

（2）文學的革新　元朝元曲大興作北曲的人幾乎全是北方人。曲中文句又全是拿北方語音作的，那末押韻的字，當然是純粹用北音，決無再守切韻以來的歸韻之理。後來北曲作得多了，周德清據了來作中原音韻，於是元朝的標準新韻書出現。

北音在政治上認他為一種很漂亮的官音，在文學上又認他為一種很有價值的新韻。因為這兩個原故自然而然成為全國的普通語音。到了明清兩代，最可笑的是那時文人，做詩用起韻來，反對中原音韻及洪武正韻仍守唐宋……的韻；說起話來還是北音，（就是元朝的標準音）所以北方語音的勢力很大：不但語音，就是語調，也比其他方言應用得廣。觀於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儒林外史等書或是山東河南一帶話，或是純粹北京話，或是長江一帶普通話，大概偏重北方話。不帶一些南方色彩。所以太湖系濱海系閩廣系的人看起來感覺困難，一時不易同化。

（六）現代方言　方言是消滅不了的。政府儘管強定一種語為標準語，一種音為標準音，但是方言的潛勢力，仍與時俱長。不過交通一天便利一天，學習標準語音的工具和方法一天容易一天，那末國語的推廣，自然比較從前容易些，——方言仍舊是存在的。現在中國就是這種情形。標準語雖未明白規定，標準音卻定了，就是注音字母，並取音韻闡微選了六千五百多字，延聘通人，共同審定那些字的讀音，編成國音字典。手續上雖未盡合於學理，但表音法的進步，委實比從前反切好得多了。將來再有一部完美的國語詞典出版，些影響當格外大。至於現代各地方言究竟分多少種，其特點如何，等到下文再交代，此地不說了。

六　中國方言的地別

王制上說：『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淮南子上說：『清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可見得方言不同，和各地方的社會風土大有關係。

中國版圖遼闊，究竟方言分多少種數，世界語言學家向來沒有精密的分劃；自從章太炎在檢論五方言上才分了九種；劉申叔在國粹學報上也分了幾種；後來胡以魯在國語學草創裏

又參酌定爲十種,今錄如左:

(一)黃河以北,(其北境至塞)東至海,卽直隸山東山西以及彰德衞輝懷慶等區域爲一種。韻雖不完,多唐虞之遺音,高亢。殆。無。入。聲,爲此種方言之特色。

(二)陝西自成一種。漢唐舊都,久爲文化中心地,中原之遺風逸韻,猶有存者。明晰。簡。直,爲此種方言之特色。

(三)開封以西,汝寧南陽等處,(今之河南即古之所謂荊豫錯壤也,)自是沿江而下,至湖北鎭江爲一種。居中國之中,爾雅。正。大。之。夏。音。產。地。也。其中武昌漢陽之音,又爲。醇。中。之。醇。

(四)其南湖南自爲一種,古所謂楚聲是也。

(五)福建廣東各爲一種。漳泉及嘉潮各屬之佶屈敖牙,在兩者中又別成特色,此二種最龐雜。然中。原。古。音。猶。有。作。化。石。而。保。存。者。

(六)開封以東,由山東之曹兗沂以至江淮間,大體似朔風,具有四聲,特成一種方言。

(七)江南之蘇州松江太倉常州及浙江之湖州嘉興杭州寧波紹興等又爲一種。其中寧紹固甚龐雜。論其大體則沿海居民方言之代表也。海濱卑溼,且其中多湖沼,故濡。弱。之。音,構成此種方言之特色。

(八)東南之地,獨徽州寧國之高原劃爲一種。而浙江之衢州金華嚴州,江西之廣信饒州等屬之。

(九)四川上下與秦楚接,其音與關中大同而小異;以其地域特異,或亦別爲一種。

(十)其他雲南貴州廣西三部最偏僻,古來爲苗族所蟠踞,其方言極紛雜,自沐英氏爲雲貴總督,以兵力脅從中原之音,略得一定。然其所發音不如沐英氏所豫期之直隸音,而爲湖北四川之音,廣西亦受雲貴之影響,亦可見人心所趨,孰爲適者矣。

又有如湖南沅州與貴州同音;浙江之溫處台,大體與福建之福寧近似;福建之汀州且似江西之贛州:此則山陵隔絕,難言同化,欲解。以。理。由,殆。移。住。之。史。因。耳。

這種分法,間有失之牽強:不是過粗,便是過細。前年黎劭西在時事新報學燈裏分做五系,概括得似乎簡要些。最近一一九二二
一九二二年耶穌教會出版的中華歸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

on of China）裏有一張中國方言表，統計很詳，今譯錄於左，以供參考。

（一）漢語與方言

（1）官話（Mandarin）

（ㄅ）官話分北南西三大部分　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代名詞和虛助各部分用法有別，可參觀 Giles 的字典，

（ㄆ）客家語　一部分說老官話；一部分說廣東話，以官話爲重要原質。他們來自江南，約在十四世紀逐漸搬到廣東住的。約七〇〇〇〇〇〇人。章太炎於新方言附刊『嶺外三州語』謂廣東惠嘉應二州，東得潮之大阜，豐順其民，自晉末踰嶺宅於海濱，言語敦古，與土著不相能，廣東州人謂之客家。又清稗類鈔方言類亦言其語之節湊句度，較之內地，不甚相遠，與六朝音韻相合。

（ㄇ）杭州俗語　南宋因遼金之亂，遷都臨安，北土語言，多有留存者；後因環境不同，遂與官話別。約一〇〇〇〇〇人。

（ㄈ）海南官話　有許多特別的字不容易認得，但語尚普通。

（万）其他種類　範圍較小者，在完全言語學上可以分類，茲不贅述。

（2）濱海語（Coast Dialects）

（ㄅ）吳語　因吳地得名。包括現在江蘇長江以南及浙江東部三分之二。細分之如左

蘇州語——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以內。

上海語——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以內。

寧波語——浙江重要的方言。約六〇〇〇〇〇〇人。

台州語——異于寧波語者。約五〇〇〇〇〇人。

金華語——浙江金華縣的土語。約三〇〇〇〇〇人。

溫州語——約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其他

（ㄆ）福建方言

建陽語——約五〇〇〇〇〇人。

建安語——同上。

邵武語——約一〇〇〇〇〇人。

福州語——八〇〇〇〇〇〇人。

汀州語——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歸化語——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廈門語——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海南語——廈門語的別支。

(下)廣東方言

汕頭語——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客家語——參觀官話文。

Samkong 語——三〇〇〇〇〇人。

廣州語(又分四邑語三邑語兩種)：——一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其他

(二)非漢語與方言

1. Mon-Khmer Family { Miao-Vao Group / Minkia Group / Wa-Palaung Group

2 Shan or Tai Family

3. Tibeto-Burman Family { Tibetan Group (6,000,000人) / Sifan Group / Lolo Group (Lisu, Nosu) / Burmese / Kachin

4. Mongolian, 3,000,000人

5. Kalmuck, 200,000人

6 Nogai-Turki, 4,000,000人

7. Manchu,

8 Zazaq-Turki, 500,000人

按滿州語爲雙音語根，其時有更變者，爲連合語根的接尾語。滿洲必以其所有之物，始有名稱。如珊瑚，瑪瑙，蘋果，橄欖，雞樓……本來他們沒有的，就用漢語。

蒙語也是雙音語根，多形容詞，而動詞常多變更，且常在語尾。蒙語雖因地而彼此音韻不同，然仍分三種，一爲口扣滿恰語，一爲活通語，一爲普通蒙古語。此普通蒙古語，各旗微有不同，尚無大異，惟口扣滿恰語，只有烏梁海人知道；活通

語，只有杜爾伯特親王旗下一部分人知道。這兩種語言，聲音極輕，非常靈便，和土耳其語差不多，但勢力並不大。

青海近邊者皆能說漢語；遠者，則非通事不能達意。但也有不懂蒙語會說番語的；因為番語和西藏音近，青海風土又和西藏相同的緣故。

回語有兩大別：其在內地與漢族雜處已久的人，本音已變；居新疆等處的則不同，其接近蒙藏的多用蒙藏語。

藏語雖有梵音，東境多參用漢語，東北多參用蒙古語，南境多參用印度語。

黔南苗子的話很多，有東北苗語，有西北苗語。

白苗紅苗久與漢族相習，雖婦女孺子，沒有不通漢語的；青苗黑苗花苗就不同了，沒有一個懂漢語。

猓玀也是苗類，其語雖湊合單音而成，亦似有變化。若與漢族有交際者，亦能說漢語。

中國方言的地別情形，大概已如上述。其實方言不過是比較相對的名詞，隨觀察點的不同而異。同一國語，閩粵語相對為方言。廣言之，滿蒙藏語對漢語亦為方言；狹言之，嘉潮廣州語相對也是方言。狹義方言屬於音韻學的研究；廣義方言屬於一般語言學的研究。現在所述的，偏於狹義方面。

方言的起源：一由於命名的不同；二由於同名而異變；三由於代謝的異致。只有異同，沒有是非；只有變遷，沒有優劣。太炎先生以為『譌音變節，隨在而有；妙契中聲，亦或獨至。明當以短長相覆，為中國正音，既不可任偏方，亦不合慕京邑。』（見國故論衡上正言論）這種東拉西扯南腔北調的統一國語辦法，我們雖不敢盡表同意；但是各地方言上的價值，──所謂北方分紐，善符于神珙，而韻略有函胡，廣東辯韻，妙合于法言，而紐復多殺混；──這是我們所承認的。況且一個地方的音，時有變遷，即時有異同，斷斷不能憑主觀見解論分高下。

譬如就吳語說，本是中原舊語，因為遷居到吳，所以叫做吳語。春秋時，吳人獲衛侯，衛侯歸，效夷言，──此夷言即吳語，可惜不傳了。揚子方言列吳揚，吳越，荊吳，吳楚的語，凡牽涉吳者，不下三十多條，大率和詩書訓詁脗合，而與現在吳語不同。現在吳下通行的語，亦往往見於方言，但方言不說是吳語。『小兒慧了曰憩，晉語也；女子美好曰姝，趙魏燕代語也。』又曰『鈄，青齊海岱語

也；肥盛曰儴，小痛曰㦎剌，關西秦晉語也；……』凡此之類，在西漢時皆是北土的方言，現在為吳語了。郭璞註爾雅，引用江東語多至百餘條。爾雅為周時所作，雖難查考，但為中原古語無疑。郭璞所引的江東語，既然很多相同，那末東晉時的中原古語，皆輸入到江東了。江東文化，在東晉以前，實在不如中原：自從五胡亂華以後，中原大族盡遷江東，當然東渡的士大夫自然習用北語，而不肯改用江東語，於是江東語受其影響，又漸改其舊而成新江東語。這也可以拿郭註爾雅證明的。如『甋謂之甓』注『甋甎也。今江東呼為瓴甓。』可見郭璞以甋甎為當時中原通語，而以瓴甓為江東語；但是現在吳語正說甋甎，反不用瓴甓。此為現在吳語多東晉北客語的證據。郭璞注方言所引江東語有五十餘條；然方言所指吳……語者，郭璞皆未引江東語證其相同，而郭璞所引的江東語，反與方言的北語相同，又現在通行的吳語，往往與郭璞所謂江東語不同，而與東晉大族未渡江時的語言相同。照此看來，可見漢時吳語，在晉時已有變遷，東晉以後，吳語的變遷更大。看慧琳一切經音義中所謂江南語江東語便知。他說『關中名泔，江南名潘；但是現在江南不說潘而說泔。他說中國言脂，江南言膋，但是現在江南不說膋而說脂；……』可見唐時中原語流入江南的很多，時候久了，反以為江南土語。其實皆是南宋時北人逃兵荒帶來的。歷觀以上證據，可見吳語變遷，分數時期：有揚雄時代的吳語，有郭璞時代的吳語，有東晉以後的吳語，有南宋以後的吳語。元清以異族統一中國，於吳語無大影響。現在叫他做『吳語』，不如叫他做『中原舊語』；今日北方所說的，反是『中原新語』。從前有人如揚慎輩譏吳語為鴃舌，是很沒有道理的。吳語並不是真正吳語啊。吳語如是，其他閩語粵語亦復如是。是我們現在說是某地方語，某地方語，不過一時的現象，實在不能一成不變，垂諸久遠啊！

我們看了以上所述，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方言是活動的，不是死板的；是隨時隨地變遷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是有本有原的，不是憑空掉下來的；是有同樣價值的，不是高下優劣懸殊的；是與其他方言并立的，只有範圍大小，不能強迫取消。

凡是方言都有做標準語——國語——的資格，不過某種方言的勢力最大，就是能說的人數最多，自然而然地公認為標

準語。

關於標準語標準音問題，國內學者辯論紛紜：從前一般國學者，音韻學家主張湖北語，那是決定做不到，不用說啦；教育部國音統一會延聘專家，製定字母，是百分之八十採取京音，而百分之二十採取其他方音之長，補其不足，現已公布了，（標準語始終未定，也沒有一部正式的國語辭典出版）在一般崇尙學理的語音學家看起來，又以爲應當以一個地方語爲標準，不應當淆雜不淸，最後讓步，也要二者幷存。這個問題，現在已到了不解決而解決的時期，只看我們實際上情形如何，有無困難，才能定奪，不是空口所能解決的。方言的價值，仍然有他的本來位置，並不因推行國語而稍殺，這也是可以斷言的。

七　中國學者的方言研究

方言的研究，約分兩類，一，古代方言；二，現代方言。

最古書中，很多方言的記載。書有商盤周誥；詩有十五國風，禮則名物器數，代各不同；春秋則名從主人，傳自爲說。所以在西元前一千年，中國卽有古方言學發生。第一部大著作，要算爾雅。

爾雅一書，相傳爲周公所作；據近人考證（如陳玉澍爾雅釋例等）說是孔子作的，要爲春秋以前的書無疑。其用有三：(1)以今語證古語，如釋詁篇是；(2)以方言證雅言，如釋言篇是；(3)以俗語釋文言，如釋訓篇是。

爾雅以後，朝野之士，很有許多歡喜研究方言的學者，尤以漢時爲最盛。觀於應劭風俗通序說：『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劉歆與揚雄求方言書說：『昨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見其目，無見文者。』揚雄答書略說：『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衞卒，會者抱三寸弱翰，齎桼油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槧。』葛洪西京雜記亦說：『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像這樣的去博采方言，在西洋史上是沒有見過的。這種功績，雖不能和現在的言語學（Philology）相比，但是和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所研究的，亦相彷彿。揚子雲別的著作不敢恭維，但是方言這部書，在那交通不靈，見聞不廣的時候，居然作得成功，這是任何人都要五體投地的。

方言裏頭所收的語言，共有五類：

（1）通語，凡語，凡通語，通名　這是沒有地域性的普通話。

（2）某地某地之間通語，四方之通語，四方異語而通者　這是通行區域較廣的方言。

（3）古今語，廣雅之別語　這是縱方面言語生滅之際所殘留的古今異語。

（4）某地語，某地某地之間語　這是橫方面言語因地域交通之關係而發生變異的各地方言。

（5）轉語——或云語之轉，——代語　這是兼包縱橫兩方面因聲音轉變而發生的語言。

這雖然說的大致是漢朝以前的情形，但到現在也還逃不出這個範圍，不過內容格外複雜些罷了。至於他這部著作如何編法，又有四個例：

（1）一義而方言不同字隨之而異

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

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㥜，宋楚之間謂之倢，楚謂之譎；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

（2）方言不同其中或有淺深的分別

咺，唏，㤿，怛，痛也，凡哀泣而不止曰咺，哀而不泣曰唏。於方則楚言哀曰唏，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小兒泣而不止曰咺；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泣而不止謂之嗟，哭極音絕亦謂之唴，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唴哴，楚謂之噭咷，齊宋之間謂之喑，或謂之惄。

（3）一物因方言不同而有數名

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襘，自關而西謂之祗裯，自關而東謂之甲襦，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襦，或謂之襌襦。

（4）一物有分別而異其名

凡箭鏃胡合嬴者，四鐮或曰拘腸，三鐮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鐮謂之錍，或謂之鈀，其小而長中穿二孔者謂之鉀鑪；其三鐮長尺六者謂之飛虻，凡者謂之平題。所以藏箭弩謂之箙，弓謂之鞬，或謂之𩍐丸。

東漢時服虔作通俗文，亦詳於各土的殊言，可惜久已失傳。晉郭璞注爾雅，注方言，利用當時的方言很多，足為現在考古的證據，又可惜沒有系統。唐僧慧琳，通內外學，精於訓詁，著一切經

音義，記載唐時方言亦多，同郭注有一樣的價值。顏師古撰匡謬正俗，論俗語相承的異點，尚可取。到了宋朝，最有名的著作，當然要推廣韵，是一部古今聲韵變遷考，是一部南北方音調查錄。此外郭忠恕著佩觿，間有一二涉及方言；莊季裕著雞肋編，亦載當時方言訓詁，可惜不多。明楊慎作古今諺二卷，古今風謠二卷，多載正德嘉靖時諺，萬歷間魏濬作方言據，四庫全書提要說『是書乃紀四方言語之異而求其可據者，凡二百餘條，多見考據。然其中亦有字出經史，本非方言，於「輶軒絕代語」例頗不類也。』此外如李翊俗呼小錄…………所載不多。清乾隆時杭世駿作續方言，（杭氏七種中）采十三經注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的不足，前後類例，一依爾雅，但不標目。其所載皆三代時及漢以前語，蒐羅古義，頗於訓詁有益。不過引證的範圍太小，六朝以前方言，多未載入子雲所有的，又復重刊，殊覺無聊。其後還有沈齡替他作疏，長洲程際盛作方言補正，芟去他和方言雷同的數條。徐乃昌又作續方言又補（在鄦齋叢書中）光緒時江寧程先甲作廣續方言，所徵書斷自唐止，範圍亦未免過狹。這些皆是研究古方言學的專書。至於戴震方言疏證，錢繹方言箋疏（積學齋叢書本）也是很好的參考書。

總之唐宋之間方言，沒有專書記載，但有許多具體的材料，足供研究當時方言的考據。譬如梵譯佛經，儒家佛家語錄，以及小說詩歌戲劇和一切史傳雜記等等，收羅盡致，不難尋出一條線索來。宣和遺事確是南宋的語體小說。可惜不純粹，文言夾雜。自揚志賣刀以後，便是很純粹的當時白話。其中寫宋徽宗與李師師一段，可證明宋代方言之妙。元曲現在留存的除元曲選外還有雜劇三十種（日本版）等等，研究元代方言，當然以此為根據。明嘉靖時有天池道人作南詞敍錄（在讀曲叢刊內）解釋曲中常用方言字義，可參考。元朝秘史雖係白話，為明代作品，不可據。水滸傳第二十三回二十四回及宋江殺閻婆惜一段、描寫元時山東的一班流氓，光棍，潑婦，刁民的口吻，可謂無微不至。金瓶梅中凡是潘金蓮所說的話，都是明時極下等的俗諺，更不消說啦。紅樓夢兒女英雄傳拿純粹的北京話，應用到人情上去，尤足盡方言文學的能事。即下而至於廣陵潮，九尾龜，雖不能算是文學，而一則多引江北諺，一則多作蘇白，也可供研究方言的參考。

可惜從前研究方言的人，都不在流行的小說戲劇歌謠裏

頭找材料。僅在舊書堆裏頭找材料，如何找得出即便找出些，鳳毛麟角，亦屬有限。觀於清代樸學大興，研究方言的人並不在少數，功效何如？章太炎說得好：

『自揚子雲纂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摭錄字書，勿能爲疏通證明，又不麗於今語。錢曉徵葢志輶軒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遠，及其作恆言錄，沾沾獨取史傳爲徵，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柢。仁和翟灝爲通俗編，雖略及訓詁，亦多本唐宋以後傳記雜書，於古訓䢜然亡麗，俄而摭其一二，又櫛不理析也……戴君作轉語二十章，其自述曰「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五方之言，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譌溷，必各如其位。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爲猶闕一卷書，刱爲是篇，用補其闕；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善哉非耳順者孰能與於斯乎？轉語書軼不傳，後忌莫能繼其志』

太炎除了東原外，可算一個不贊成；而東原的書現在又失傳，這是我國學術界上很不幸的事。比較起來，當然要推太炎的新方言最爲精審了。這是中國現代方言的第一部書。但是書中多采劉申叔黃季剛之說：太炎餘杭人，申叔儀徵人而住揚州，季剛黃蘄人，所列方言多限於一隅，統共不過八百事；以中國之大言之，不過滄海中的一粟！比之揚州土話小說飛駝子傳裏頭的方言，恐怕還要少數十倍。因爲尋求語根，只本爾雅說文，無本字者不采，儒先常語，自可直解，不消博引，如何會多；這頭一層毛病，沈兼士早就說過了。（見北大月刊）太炎的門人沈堅陳管侯又作廣新方言若干條，登在獨立週報裏，略有補苴，但亦偏於泰州蕪湖兩地，方法同太炎完全相同，別無特點。此外胡文英吳下方言考，范寅越諺，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似乎詳細些，也只能代表一隅，還不如外人編譯的英華成語合璧字集（A Mandarin-Romanized Dictionary）收羅北京語的豐富。此書日本人早已譯成日文，名支那語詞典；現周銘三編的國語詞典亦本此。南洋出版的 The Triglot Vocabulary 內列福建 (Hok-kien) 及廣東客家 (Hak-ka) 話亦可供參考。至於新出版的俗語典胡樸安編的，收羅太少，言文雜揉，簡直不成東西。所以現在我們要找一部完完全全的國語詞典或是方言詞典，恐怕十年內不

易成功。

各省各縣志書，向來是不載方言的，——偶有載之，亦寥若晨星。將謂蒐定調查方言規例，頒布四方，恐怕也是官樣文章，無裨實際。中國地方這麼大，方言這麼多，材料的蒐集這麼難，而討論這種學問的參考書這麼少，實在減少我們研究的興趣。我不自量，匆匆忙忙東拉西扯地胡亂先寫了這麼一點東西，就正於海內方家；希望拋磚引玉，國內有一部完全的中國方言學出世，在東方學術界上放一異彩！

德國的少年法庭

（樸之）

近德國批准少年法草案，此法律初行於美國，英國國會在一九〇八年也通過兒童法，後來各國都效法了。德國自大戰後，一班少年因在戰爭中久未得受教育，陷於墮落的甚多。從各種經驗上看來，與其用猛烈的懲罰去改良少年的道德，倒不如用嚴厲的教育方法較爲適當。照舊有刑法，十二歲至十八歲謂之少年（Jugendlicher）。現在的草案，規定自十四歲至十八歲。德國的兒童滿了十四歲是强迫着要進學堂了。兒童在學堂裏的時候，爲教師所管理，並不是爲法庭的法官所管理。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如果犯了法是不受懲罰的。少年如果在犯法的時候而他的理智尚未發達，並不自知他所做的事是違背法律，也不受懲罰的。

德國的少年法案採用各國法律的最優的幾點。最顯著的就是少年罪人和成年罪人分開訴訟和處罰，其餘還有限制或取消還押制等種種的改良。法庭可以展緩監禁的期限自兩年至五年，在期內考驗犯罪者的行爲。如果犯罪者在這個時期中的行爲是好的，那麼可以取消懲罰，如果行爲是壞的，那麼要實行相當的懲罰了。

少年法庭的陪審官，大都由地方上熟悉少年情形的人充任，因爲這樣可以得到被訴者一切詳細的報告。

總之，德國少年法庭的設立，完全是爲着教育，並非如其他法庭之爲懲罰。這就是他最大的特色。

京音入聲字譜

黎錦熙

本篇原名北京語的入聲字，重在考證北京語中各入聲字的分化和六百年來的變遷。因爲欠稿期迫，先將這一個基本的部分發表。　著者識

十二年十二月十三

一　叙言。

近來國語界，國音京音不復有爭，但實際上的國音却一天一天地有『京音化』的趨勢。所謂『京音化』者，並非指國音字典中那最小部分和京音不同的字的讀音，乃是國音中一個懸案——四聲問題——現已純粹地準照北京的活人活語而得了圓滿的解決。本來中國語言中的四聲，足以濟單音詞之窮，足以使簡拙的雙節複音詞增加色彩，雖然粗略地通詞達意不必倚靠牠，但在普通教育中的『國語話』和正在建設中的『國語文學』是一定要把牠的標準規定出來的；然而自從提倡國語以來，國音算是確定了，對於四聲，却只有紙面上的『圓點兒』沒有口頭上的『準調子』，大家非用鄉調讀國音，闖成許多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藍靑官話。現在大家都感着這事實上的困難，自然而然地要認定一處地方的方言中的聲調爲國語的標準，於是北京語中的『四聲』當然取得這種資格。

可是世間的事情，辦起來才知道其中的複雜和困難。要是籠統一句話我們說國語時，各人把固有的讀音和聲調完全根本取消，全照着學說外國語的樣子去學說純粹的北京話；那倒也沒有問題。然而這一定要小孩子們或不識字的人們才辦得到，因爲他們固有的讀音和聲調在腦筋裏是『魂不附體』的——語音的『魂』沒有附着漢字的『體』。至於那些把漢字已經運

用得純熟了的人們，在學習『母語』以外的本國語言時，常是把彼此公用的文字作依靠，而對於這種語言，一定要發生細繹，剖析，類此等種種的心理作用。於是我們為利用這路的人們的學習心理起見，也就不能完全把漢字撇開；於是國語的標準聲調，所謂北京的四聲者，其中就有一個很複雜而困難的問題。

東南半壁，北起淮揚，漸而包舉蘇浙甌閩，訖於粵海，方音雖千差萬別，卻都有明顯的入聲；他們說話，有時上去兩聲不能辨別，惟獨濁音和入聲是他們的語言之神，假使一旦缺了入聲，便簡直地不能過日子。溯江西上，贛江湘江兩流域語言最難，時而入聲了然，時而入聲消失。（例如湘江下游語音很相近的區域有數縣，而長沙湘潭則入聲了然，似京音的上聲，湘陰益陽則入聲消失，與讀去聲無異。）迄於陽夏，便成中心。東則皖寧隸於淮揚，為有入聲的南方官話，不過他們的入聲，只近於蘇浙的『短促急收藏』，用羅馬字母拚音時，常以『h』煞尾；而不同於閩粵的『帶聲之韻』，可以與收音於『ng』『n』『m』的字相配，而成字尾的『k』『t』『p』。陽夏以西，統括荊襄辰沅以及川滇黔桂，大體上為無入聲的南方官話，其入聲大都一律併入陽平；然而對於北方官話之把入聲各字分配於陰平陽平上去各聲，也就

大感其不便。因此，除黃河流域和東三省以外，學國語而要用標準聲調的，若本來腦筋中沒有入聲的影響，就罷了；若是有的，便大大地足以使他嘴裏的北京聲調永遠說不純粹，北京人聽來，總覺得他有些怪調兒，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此無他，北京限於四聲，而自己家鄉的聲調至少有五聲，其中有一聲（即入聲）的字，便不能不向他各聲中去找尋下落。即如比較地可以隸屬於南方官話的長沙話，陰平和北京相同，陽平讀起來似北京的『上半』（趙元任國語留聲機片課本作『賞半』。不明白這個聲調的，就請參看且參讀其第八課），上聲似北京的去，去聲似北京的陽平，而入聲似北京的上：照此開一個公式，讀書說話，隨時都可用演繹法來練習，『雖不中不遠矣』。可是五聲之中，屬於陰陽上去的各字，照此辦法固無問題；惟法屬於入聲的各字，這個公式便支配不來。假使一個湖北人以為自己的入聲字全屬陽平，他就照着北京的陽平聲來讀，那便有一大部分的字要變成怪調兒了。於是可得一個結論：凡有入聲字的區域，無論讀得明顯的東南半壁，與併入陽平的西南各省，若要把入聲字改成京調，沒有取巧的公式，只有硬記的笨法。何謂笨法？就是取韻書中入聲一部所列的字，按照北京的讀法，陰則歸陰，陽則歸

陽，上便上，去就去，如此而已。作京音入聲字譜。

二　譜例

且先介紹幾部關於記載北京音韻的書，而說明其體例：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北京瞿氏鐵琴銅劍樓影印元本

這書雖是爲製曲而作的，卻眞是當時實地調查的北京音。共分『東鍾』『江陽』等十九韵。每韵分平聲——再分陰，陽兩目——上聲，去聲共四目。入聲字便分配於此四目之中，而標明『入聲作平聲』『入聲作上聲』．．：等目。十七韵中，『支思』『齊微』『魚模』『皆來』『蕭豪』『歌戈』『家麻』『車遮』『尤侯』都有入聲字配入，和現在的京音大體相同。比較，變遷，當別爲專論。

菉斐軒詞林韻釋粵雅堂叢書本

相傳是宋詞韻，其實是元明間的人所假託；秦恩夫跋阮元家藏宋刊本已有辨證。但伍崇曜還承認是眞正的宋詞韻。大致看來，或者是明朝人把中原音韻作藍本，準照宋詞用韻的習慣，將所隸各字略加變動，因爲牠也是十九韵，入聲也是沒有另列的。

元卓從之中州音韻，北京大學石印本。曲韻餘譜。

體例和中原音韻相同，只於每字之下添加了一些簡單的註解。但平聲不分陰陽；入聲各字的分配，有些也和中原音韻不一樣。

淸李汝珍北京入音論見李氏音鑑卷四第二十五問，掃葉山房翻本

李汝珍就是嘉慶年間著鏡花緣的李松石。這算是實地調查北京常用的入聲字底讀音的一篇統計的論文，和現在北京的讀音很是相合。

吳梅曲韵二十一章見顧曲塵談第二章第二節，商務館本

明淸以來，編曲韻的很有幾家，大都根據中原音韻。現只列這一種，因爲這是彙集考訂各家曲韻而成的。體例也和中原音韻相同。但上去兩聲又各分陰陽，入聲的分配，也有些特別之點。

此外如樊騰鳳的五方元音，韵略易通叢南本。山東學挾旋所刻，譔蓮爲芳，實易爲匯，入聲字都另列，不分配，雖也是以北音爲主，卻要屬於洪武正韵的系統，留着入聲，用來調和南北，而不是中原音韵的

嫡傳，乾脆打消入聲，以符語音而洽曲調。

但以上各書目的大都在於供製曲家的使用，其性質乃是『文藝的』而不是『言語學的』。眞正從事於實地調查的，除周德清，李汝珍外，却要算近年來外國人的工作和貢獻了。現只列舉幾部簡要的：

C. Goodrich, A Pocket Dictionary and Pekingese Syllabary 一九一八年上海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出版

這書把北京的四聲，用亞拉伯數碼註明在每字的右上角，有兩讀以上的就注明兩個以上的數碼。凡同音的字，彙列爲一組；每組中同音而異調的字可以一覽而知。一字數音的，兩讀注明，互見。

宮島吉敏日華字典 大正十一年五版，日本東京文求堂發行

這書就是前書的繙譯本。

岡本正文支那聲音字彙 大正十一年改訂十八版，同上發行

這書可以說是前書的節本，沒有註釋，每一組同音的字，再分四聲排列。後來國音檢字就是仿照這個體例編的，但粗略些；現在國音分韵檢字的體例也本此，又未免失之蕪雜。

宮原民平北京聲音辨，大正十年初版，同上發行

這書把同字而異音或同字同音而異調的各舉例說明。完全遵照北京語。

以上都是外國人的著述，在本國只有：

王璞京音字彙 民國二年會[illegible]石印本

把同音字再依北京的四聲分別排列，加上註釋，體例和前 Goodrich 的書相似也稍蕪。

此外如國音分韵檢字一類的書，大抵根據國音字典，入聲字都另列，不分配。國音雖也是以北京音爲主，却又落了洪武正韵的窠臼，想留着入聲來調和南北；還不如中原音韻機有『快刀斬亂麻』的精神。

本譜體例，於上列各書都有所參取；但所列以屬於入聲的字爲限，入聲以外概不闌入。現在略舉譜列如左：

(一)屬於入聲的字，一以康韻爲準排列法，將形體上同「從某聲」的字歸爲一組。

(二)本譜所收的入聲字，暫以京音字彙中所有的爲限；因爲常用的和罕用的字，京音字彙大都收齊了。至於那些僻字，大家都不認識，儘管實地調

北京人測驗,可是各有師承,不是為錯。

(三)也有京音字典漏列而本譜補入的,特於字的左旁著◎為記。

(四)國音字典所未收或讀音與京音不合的字,左旁著●為記,若是讀列多數成組的字,便在最後一字下面註明「以上國音屬……」以便比較。

(五)一個字而有兩個以上的讀音的,在右旁標明(1)(2)(3)……為記;這數目的次序,是把最常用的讀音列在最前。字下仍將異讀一併註明,並說明必要的義別。

(六)一個字讀音不變而聲調有變的,重列於所變各聲之下,而在右旁標明(一)(二)(三)．為記;這個次序只依本字排列的先後,字下註明聲調變異的緣由,於必要時,並舉北京語中詞句為例證。

(七)本譜除參照京音字彙和上列的東西洋各書,詳細檢校,逐條外,還請了四個北京本地人(東西南北四城各一人)實地發音,以便釋疑訂誤。——但這個工作還未完畢,姑且草草作結,將來再行精勘,請讀者原諒!

三 韻目

有人說:聲調既純粹地以北京的四聲為標準,那所謂『國音字典中最小部分和京音不同的字的讀音』何不『順水推舟』一律改從京音呢?那是自然這個小小的問題,本來很容易解決的。因為國音多,京音少;多則難記,少則易知;減少幾個讀音,裁撤幾個字母,由難趨易,誰不歡迎?現且開具本譜的韻目,對列

併省的國音——每韻中的細目,只把合併國音的列出,並略加按語。

(甲)『ㄧ』韻

ㄐㄧ ㄑㄧ ㄒㄧ }——國音{ㄗㄧ ㄘㄧ ㄙㄧ}併入

〔按〕京音沒有ㄗㄧ,ㄘㄧ,ㄙㄧ和ㄗㄩ,ㄘㄩ,ㄙㄩ,都讀入ㄐㄧ,ㄑㄧ,ㄒㄧ和ㄐㄩ,ㄑㄩ,ㄒㄩ;這類的字很不少,加上「ㄧ」「ㄩ」的結合韻更多了;這乃是京國衝突的焦點。其實京音的ㄐ,ㄑ,ㄒ三母乃是國音ㄐ,ㄑ,ㄒ和ㄗ,ㄘ,ㄙ之間的發音,倫敦萬國語音學會的瓊司(D. Jones)和派西(P. Passy)諸位,特為製一個『ɕ』相當於『ㄒ』,『tɕ』『tɕh』就相當於『ㄐ』『ㄑ』以拼切北京的語音;並說明這是用齒發出來的上顎音(Palatales dentalisées)波蘭語中也有。參考 L'Écriture Phonétique Internationale 第8第17兩頁,這是最近本,一九二一年編定的。

(乙)『ㄨ』韻

(丙)『ㄩ』韻

ㄐㄩ ㄑㄩ ㄒㄩ }——國音{ ㄗㄩ ㄘㄩ ㄙㄩ }併入

(按)ㄗㄩㄘㄩㄙㄩ的發音,實在有些不順口;合併起來,倒也覺得便利。

(丁)『ㄚ』韻結合韻『ㄧㄚ』『ㄨㄚ』屬此,不另列。

(戊)『ㄜ』『ㄛ』韻結合韻『ㄨㄛ』屬此,不另列。

ㄜ——國音『ㄛ』『ㄦㄛ』『ㄦㄜ』都併入

ㄋㄜ——國音『ㄋㄛ』之入聲字併入

ㄌㄜ——國音『ㄌㄛ』『ㄌㄜ』之入聲字併入

ㄍㄜ ㄎㄜ ㄏㄜ }——國音{ ㄍㄛ ㄎㄛ ㄏㄛ }併入

ㄓㄜ ㄔㄜ ㄕㄜ }——國音{ ㄓㄝ ㄔㄝ ㄕㄝ }併入

ㄖㄜ——國音作『ㄖㄝ』

(按)京音ㄛ韻的開口呼實在不是國音的ㄛ,發音學字母『o』。却近於國音的ㄜ發音學字母『ɤ』,故一律用ㄜ表之。羅馬字母拼音,向例也是作『ê』。精細一點兒說來,牠比『e』倒小楷e稍後,比『ɯ』倒小楷m,即ㄩ母的不圓脣稍降,萬國語音學會近來也製一個『ɤ』來表示牠,就是『o』底不圓脣,從前發音學家有用『ʌ』倒大楷A字母來表示的。

ㄅㄛ ㄆㄛ ㄇㄛ }——國音{ ㄅㄛ ㄆㄛ ㄇㄛ }併入

ㄉㄛ ㄊㄛ }——國音{ ㄉㄛ ㄊㄛ }併入

ㄋㄛ——國音『ㄋㄛ』併入,但入聲字併入於ㄋㄜ

ㄌㄛ——國音『ㄌㄛ』併入,但入聲字併入於ㄌㄜ

ㄓㄛ ㄔㄛ ㄕㄛ }——國音{ ㄓㄛ ㄔㄛ ㄕㄛ }併入

ㄖㄛ——國音作『ㄖㄛ』

ㄗㄛ ㄘㄛ ㄙㄛ }——國音{ ㄗㄛ ㄘㄛ ㄙㄛ }併入

〔按〕京音結合韵ㄛ又的ㄛ却真是『ㄛ』(o)而不是『ㄜ』(ə),因爲是合口呼,由圓唇的『ㄨ』同化之故。

〔注意〕這『ㄛ』『ㄛ』韵中的字有些兼讀:

(1) ㄞ——如『白』『拍』『麥』『摘』『册』『色』

(2) ㄟ——如『北』『賊』

(3) ㄠ——如『薄』『鶴』『着』『勺』

而前(乙)項『ㄨ』中的字又有些兼讀:

(4) ㄡ——如『粥』『畜』『軸』『肉』

ㄧㄡ——如『六』『宿』

都因爲已註明在字下,檢譜自知,故不複列韵目。

(己)『ㄝ』韵只有結合韵『ㄧㄝ』『ㄩㄝ』 國音的『ㄝ』韻已併於『ㄜ』

ㄐㄝ ㄑㄝ ㄒㄝ —— 國音 {ㄗㄝ ㄘㄝ ㄙㄝ} 併入,又 {ㄐㄞ …… ㄒㄞ} 也併入,但無入聲字。

ㄩㄝ——國音『ㄧㄛ』併入

ㄋㄝ——國音作『ㄏㄛ』

ㄌㄝ——國音『ㄌㄛ』併入

ㄐㄝ——國音『ㄗㄝ』和『ㄐㄛ』『ㄗㄝ』都併入

ㄑㄝ——國音『ㄑㄛ』『ㄘㄛ』及『ㄩㄛ』『ㄐㄛ』『ㄑㄛ』都併入

ㄒㄝ——國音『ㄙㄩㄝ』和『ㄒㄛ』『ㄙㄛ』都併入

〔注意〕『ㄩㄝ』韵中字有些兼讀

ㄧㄠ——如『藥』『略』『脚』『鵲』『學』

以上『ㄞ』『ㄟ』『ㄠ』『ㄡ』四韵中能包含入聲字,乃是北京聲調的特徵;其來甚古,其行甚廣,當別詳論。

(庚)『ㄖ』韵

右京音入聲各字所屬的韻目凡七,兼讀的韻目凡四,合爲十一韻。

四　字譜

(甲)『ㄧ』韻

(一)

〔平陰〕 一(1)

(1)這是『一』字的第一個聲調。凡單讀時,或用在語句之最後時,大都依此讀陰平,例如『一』、『二』、『三』、『四十一』、『統一』。

壹 乙(三) 鳦 揖(一)拱手爲禮也。(2)音ㄑㄧ(國音ㄘㄧ)，揖揖，聚也；通「輯」。

益(三)

〔陽平〕 一(二) 這是「一」字第二個聲調。凡用去聲字之上時，大都依此讀陽平；例如「一架鐘」「一個人」「一句話」「一下子」「一會兒」。

〔上〕 乙(三) 亦(三) 仡(二)(仡)勇壯貌。(2)音ㄨ，動舟貌。國音只讀ㄑㄧ。

〔去〕 一(三) 這是「一」字的第三個聲調。凡用在陰陽上三聲的字之上時，大都依此讀去聲，如「一天」，「一張紙」，「一場大雨」，「一床被窩」，「一本書」，「一盞燈」，「一塊兒」。

饐(一)(2)讀ㄧㄝ。 乙(三) 益(三)溢鎰

嗌謚俗借爲謚字。 亦(三)奕弈 抑 億憶臆

(肊肐(二))薏繶 邑悒挹唈俋裛 逸

佾 佚軼泆 睪譯驛(馹)懌繹嶧斁(一)厭也，終也。(2)音ㄉㄨ，敗也。

易京讀「易經」「容易」不分。 蜴埸傷

液(一)(2)讀ㄧㄝ。 掖(一)扶掖，誘掖也。又掖門，正門兩旁之小門也，掖垣，宮殿旁垣也。(2)音ㄧㄝ，皐音動詞用-夾置也，如「掖在膈子底下」，「把一本書掖着走」。

腋(一)(2)讀ㄧㄝ。 被 射(四)厭也。(1)音ㄕ，射箭，射利也，動詞。(2)讀ㄕㄜ(國音ㄕㄜ)，射御也，名詞用。(3)音ㄧㄝ，僕射，秦官名。

弋

翼(䍾)翊翌熤熠 役疫投 鷁(一)(2)讀ㄋㄧ。

(鷊(一)·鶂(一)(2)讀ㄋㄧ。·鶃(一)(2)讀ㄋㄧ。)艗(一)(2)讀ㄋㄧ。

〔ㄅㄧ〕

〔陽平〕 荸(一)荸薺，即慈菇。(2)讀ㄆㄛ。

〔上〕 筆(笔)

〔去〕 必咇泌邲國音以上兩字亦並讀去。 馝苾(一)香也。(2)音ㄅㄧㄝ，菜名。(䀣)

飶 畢彈篳韠(韠)蹕蓽 碧 辟(二)君也，法也，又通「避」。(1)音ㄆㄧ，偏邪也，又通「譬」。此外尚有ㄅㄛ(破聲也)，ㄆㄧ(同「弭」)兩讀。 璧襞躃

(躄)薜國音亦並讀去。 壁僻(二)(1)音ㄆㄧ。 逼(偪)楅(一)(2)音ㄈㄨ。

愊 愎(二)(2)音ㄆㄧ。 弼(弼弻拂) 觱(一)觱栗，羌所吹。或從(2)讀ㄅㄧㄝ，觱篥。

〔ㄆㄧ〕

〔陰平〕匹(一)(疋)　霹劈(一)作動詞用，如「劈開」，「劈一劈」，
〔上〕匹(二)，劈(二)作形容詞用，如「劈柴」。　癖擗(二)
〔去〕辟(一)譬(2)ㄆㄧˋ。　癖僻(二)(2)音ㄆㄧˋ。　闢躄擗(三)搥胸也。　•熇　䴙

愊(1)(2)音ㄆㄧˋ。

〔ㄇㄧ〕

〔去〕宓(1)【2】音ㄈㄨˊ。　密蜜謐　覓(覔)　冪　糸
幦　幭(幭)　•沫(2)(1)正讀ㄇㄛˋ，詳後。

〔ㄉㄧ〕

〔陰平〕的(一)(1)介詞，語助等用法，通常多讀陰平。但(2)俗讀ㄉㄚ˙(或ㄉㄜ˙)，如言「我的」，「你的」。　滴墒
〔陽平〕的(二)常用的複音詞，如「的確」，「的當」，「準的」，多依此讀。　商嫡(適)(2)蹢
(鏑)鏑敵　笛(篴)迪(廸)　狄荻
滌　覿　翟(1)山雉也。(2)音ㄓㄞˊ(國音ㄓㄜˊ)，地名，又姓。　(鸐)籊糴(二)

〔去〕的(三)這是正讀，新名詞多用之，如「鵠的」，「目的」。　•趯　踧(2)(1)讀ㄘㄨˋ。

〔ㄊㄧ〕

〔陰平〕倜(俶)(2)　剔(鬄)踢
〔去〕惕(愁惄)鬄髢•擿　逖(逷)　籊

〔ㄋㄧ〕(國音ㄋㄧ　合併於此)

〔去〕溺(1)死於水也。(2)音ㄋㄧㄠˋ，同「尿」，(休㳅)•搦　惄(以上國音亦屬ㄋㄧ。)
匿(1)(2)音ㄊㄜˋ，今不用。　暱(昵)(1)•榧暱•慝䵑(㮢䵑)
逆(屰)(以上國音ㄋㄧ。)

〔ㄌㄧ〕

〔去〕力　立粒苙(1)畜欄也。(2)音ㄐㄧ，通「芨」，草名。　笠岦　栗
凓慄溧　鬲(1)鼎屬。(2)音ㄍㄜˊ，地名，又姓。(3)音ㄜˋ。　酈　歷

(曆)靂癧櫪瀝嚦轣・靋・躒・酈・蠣　躒(一)躒也
・(2)音ㄌㄜˋ(國音ㄌㄜˋ)，超絕也。礫瓅轢櫟皪(皪)䟐

〔ㄐㄧ〕(國音ㄐㄧ　併入)

〔平陰〕吉(一)如言「吉林省」。髻(一)　激檄・譤　擊　汲芨(以上國音亦ㄐㄧ。)　積績(一)勣(一)　唧(一)(喞)　蹐(一)跼蹐，小步也。(2)音ㄑㄩㄝ
(國音ㄐㄧㄢ)，地名。(以上國音ㄐㄧ。)

〔平陽〕吉(三)髻(三)姞佶桔(2)桔梗，鳴蟲也。(1)音ㄐㄧㄝˊ，見後。　詰(二)(1)讀ㄐㄧㄝˊ。　亟
極殛(二)　急　及級笈岌伋极(三)　劇(二)(1)讀ㄐㄩ。
(以上國音亦ㄐㄧ。)　脊(二)如言「脊梁骨」。瘠(膌)塉磧　嫛(一)
(2)音ㄗㄜˊ。稷(二)　耤籍藉躤　・齎(一)(2)音ㄗㄧ；(3)音ㄐㄧㄢ(國音ㄗㄧ)。
・鶺　即喞(三)如「喞喞」蟲聲。　蝍楖　疾蒺(二)　集
(亼)(以上國音ㄐㄧ。)

〔上〕給(一)(1)讀音顯多讀此音，如「供給」、「給與」、「給養」、「俸給」、「自給」等。(2)讀ㄍㄟˇ，單音詞如動詞及介詞都用此音，如云「給他錢」、「不給」，「給我拼棍」。　戟(戟)(以上國音ㄐㄧˇ。)　脊(三)如言一脊
鯽(三)如言「鯽瓜兒」。(以上國音ㄐㄧˇ。)

〔去〕給(三)古詞依此讀，如言「給事中」，官名。　拮(一)(2)讀ㄐㄧㄝˊ。　劼(一)(2)讀ㄐㄧㄝˊ。　殛(三)
岌圾伋极(三)(1)(2)讀ㄐㄧㄝˊ。　訖(二)(1)讀ㄑㄧˋ。　棘　屐
(屐)(以上國音亦ㄐㄧ。)
鯽(三)　績(三)勣(三)　稷(三)　輯楫　疾嫉(三)　籍(三)
迹(跡蹟)　鶺　寂(㴱)　堲(以上國音ㄐㄧˋ。)

〔ㄑㄧ〕(國音ㄑㄧ　併入)

〔平陰〕吃(二)(1)讀ㄔ。(國音亦ㄑㄧ。)　沏(一)如言「沏茶」。(2)音ㄑㄧㄝ(國音ㄑㄧㄝ)，水聲。
七(一)　桼(㯃)漆(一)(2)讀ㄑㄩ，俗作副詞，如言「漆黑的」。(桼)　戚
慽(慼)　葺(二)緝(二)(以上國音ㄑㄧ。)

〔平陽〕七(三)下是去聲字，依此讀，諿(國音讀ㄑㄧ。)

〔上〕乞(三)求也。(气)

〔去〕乞(三)與也。訖迄趫(趫) 隙(2)(1)讀ㄒ一。(郤) 泣

𥫗(2)(1)讀ㄐㄧㄝ。(以上國音亦ㄑㄧ。)

七(三)一 慽(三) 咠(三)緝(三)葺揖(2)詳(1)ㄧ。戢濈 (以上國音ㄘㄧ。)

〔ㄒ一〕(國音ㄙㄧ併入)

〔平陰〕吸 噏翕嬆 郗 (以上國音亦ㄒㄧ。)

悉(三) 惜(三)腊 析(三)晳(三)(晳晢)淅(三)•淅菥錫(三)

裼(二)袒裼也。(2)音ㄊㄧ，今不用。 息(三)媳(三)熄(三)熄 夕(三)

(以上國音ㄙㄧ。)

〔平陽〕悉(三) 昔(三)(1)(2)音ㄘㄨㄛ，今不用。 錫(三) •息(三)如言「歇息」，「太息」，「利息」，

「沒出息兒」，多依此讀。 媳(三)熄(三) 膝(厀) 席蓆 習(三)

謵 隰 襲 (以上國音ㄒㄧ。)

〔上〕ㄈ。部首 ㄈ

晳(三)晣(三) 錫(三) 媳(三) (以上國音ㄒㄧ。)

〔去〕翕(翖)歙(1)歙氣也。(2)音ㄕㄜ(國音ㄕㄜ)，縣名。(3)音ㄒㄧㄝ，懼貌。 闟(1)(2)音ㄊㄚ。

肸 肹(肹)隙(1)(2)讀ㄑㄧ。 虩 綌郤(郄)

閴 虉 (以上國音亦ㄒㄧ。) 蟋 昔(三)惜(三) 舄

析(三)蜥(蝷蜤)晣(三) 息(三)如言「哈息」。 媳(四)•鎴 夕(三)汐

穸 習(三)鰼 (以上國音ㄒㄧ。)

(乙)「ㄨ」韻

〔ㄨ〕

〔平陰〕屋 喔(三)握(三)(1)(2)讀ㄨㄛ。

〔去〕喔(三)握(三)•偓•幄(1)(2)讀ㄨㄛ。 •渥(1)(2)讀ㄨㄛ。 嗢 沃(2)(1)讀ㄨㄛ。

鋈 物勿•沕(1)沕穆，深微貌。(2)音ㄇㄧ，濁也。 •沕(1)(2)音ㄈㄨ。 兀

扤 阢 •軏(2)(1)讀ㄩㄝ。

〔ㄈㄨ〕

〔平陽〕•不(三)(1)在去聲字上讀陽平，如「不是」，「不對」，「不要」，「不願意」，「不去」等。(2)音ㄈㄨˇ，句尾疑問助詞。(3)音ㄈㄡˇ，國

ㄅㄛ。 醭(三)(1)音ㄆㄨ。

〔上〕卜 樸(一)叢木也。(2)音ㄆㄨˇ，樸素。

〔去〕不(三)在陰陽上三聲字上，或單用時，都依此讀去聲。 醭

〔ㄆㄨ〕

〔平陰〕撲(扑攴)(三)墣(圤) 仆(一)(2)讀ㄈㄨˋ。 朴

〔平陽〕僕 樸(一)(1)讀ㄆㄨ。 濮 蹼(二) 朴(一)(2)讀ㄆㄛˋ。 菩

〔上〕醭(三)(1)音ㄆㄨ。

〔去〕襆(襆)蹼(三)璞 扑(三) 暴(二)曬也。(1)音ㄅㄠˋ，猛暴也。(曝)瀑(一)瀑布，飛水也。(2)音ㄅㄠˋ，疾雨也，又水名。

〔ㄇㄨ〕

〔平陽〕沒(一)讀ㄇㄛˋ。(3)俗讀ㄇㄟˊ，但限於用作否定詞時，如甚「沒有」、「沒了」、「沒飯吃」、「沒瞧見」。 歿(殁)(一)

〔去〕木沐楘霂 目苜睦 鶩(一)(2)讀ㄨˋ。(鶩)

牧 穆 莫(一)(2)讀ㄇㄛˋ。

〔ㄈㄨ〕

〔平陽〕畐(三)福(三)幅(三)蝠 葍(三) 覆(三)蝮輹 伏茯袱(三)
服(服) 弗綍(一)(2)讀ㄈㄛˊ。(綍) 茀(三)拂(三)(一)拂拭也，拂逆也。(2)音ㄆㄧˋ。與「弼」同。 髴(一)(2)音ㄈㄟˋ，今不用。(彿悲)怫 紱(三)韍(三)
祓(祓)(三) 縛國音讀ㄈㄛˊ。

〔上〕腹(三)

〔去〕畐(三)福(三)幅(三)葍(三)匐 復腹(三)複覆(三)[illegible]馥澓
袱洑 服菔(三) 宓(一)(2)音ㄇㄧˋ。 刜(三)茀(三)拂(三)髴(一)、(2)讀ㄈㄛˋ。 紱(三)韍(三)祓(三)袚(祓)

〔ㄉㄨ〕

〔平陰〕督

〔平陽〕獨(独)　讀(三)(1)(2)音ㄉㄡˊ。句讀也。　牘(二)殰(二)犢(二)讟(二)・黷(二)

毒(一)(2)音ㄩ。

〔上〕篤(二)

〔去〕讀(三)如言「讀書人」。牘(三)殰(三)黷匵櫝瀆犢(三)讟(三)・黷(三)　碡

篤(三)

〔ㄊㄨ〕

〔平陰〕禿鵚・瘯

〔平陽〕・[illegible]

〔去〕突・堗。煙堗　凸(一)(2)讀ㄍㄨˇ。(3)讀ㄉㄧㄝˊ。　・忑(一)(2)讀ㄊㄜˋ。

裻(一)衣背縫。(2)音ㄙㄨˋ，斷衣聲。

〔ㄌㄧㄡ〕

〔去〕六(一)(2)讀ㄌㄧㄡˋ。　陸睦　戮勠(一)(2)讀ㄌㄧㄡˋ。(3)讀ㄌㄧㄠˋ。(僇)

彔(录)祿碌錄娽綠(一)(2)讀ㄌㄩˋ。　淥逯菉(一)(2)讀ㄌㄩˋ，如言「菉豆」。・騄・綠・祿　鹿漉(淥)麓簏樚・轆轆

摝(捸)・鄜(二)(1)讀ㄈㄨ。

〔ㄍㄨ〕

〔平陽〕骨(一)如言「骨頭」。

〔上〕穀(穀)(一)轂楮皮也。轂　谷(一)(2)音ㄩˋ，同「峪」。・嗀　骨(三)常依此讀，如「骨立」、「骨肉」。　滑(一)(1)亂也，如「滑稽」。(2)音ㄏㄨㄚˊ，(或讀去聲)，利也，如「滑溜」、「巧滑」，又地名。

・搰・榾榾鶻(一)(2)讀ㄏㄨˊ。　汩　告(二)(1)讀ㄍㄨˋ。　鵠(一)鴻鵠，又鵠鳥也。

凸(二)(1)讀ㄊㄨˊ。

〔去〕穀(三)・瞉　梏牿鵠(三)射的也。　告(二)(1)本讀ㄍㄠˋ。

〔ㄎㄨ〕

〔平陰〕哭　窟(窋)(二)崛堀　矻　髑(一)又讀「骷」，(2)讀ㄉㄨˊ。

〔平陽〕厥(2)「突厥」的古讀。(1)音ㄐㄩㄝˊ。

〔去〕·酷嚳(礐)·焅(1)(2)讀ㄎㄠˋ。 ·搰(1)(2)讀ㄍㄨˇ。

〔ㄏㄨ〕

〔平陰〕忽笏囫惚曶搰(2)(1)讀ㄎㄨˋ。 縠 欻(1)意同「歘」。(2)俗音ㄔㄨㄚ，如言「欻一聲」，形容迅速。(歘) 焀

〔平陽〕斛 ·槲 ·核(2)(1)讀ㄏㄜˊ。

〔上〕唿(3)如言「唿哨嗚兒的」。

〔去〕淴 蠖 ·觳 ·鵠(2)(1)讀ㄍㄨˇ。 轂

〔ㄓㄨ〕

〔平陰〕·椓

〔平陽〕竹(3)竺筑築 ·豖 燭(烛) 逐(3) 舳 朮(1)(2)讀ㄕㄨˊ。(茿)

〔上〕囑(屬)(2)矚

〔去〕竹(3) 祝柷 粥(1)(2)俗讀ㄓㄡ，如言「粥飯」。(3)音ㄩˋ，同「鬻」，評賣。(鬻)(2)

逐(3) ·怵 歜(𨇣)躅

〔ㄔㄨ〕

〔平陰〕出 黜(1)(2)讀ㄔㄨㄛˋ。(詘)絀(1) 齣 閦

〔平陽〕蠾(1)

〔去〕畜(1)田畜，畜牧，畜止也。(2)音ㄒㄩˋ，畜養也。(3)六畜之畜亦讀ㄔㄡˋ)。 ·慉 蠾(3) 亍

觸(1)(2)讀ㄔㄨㄛˋ。 歜 黜(3)絀(3) 怵

〔ㄕㄨ〕

〔平陰〕叔(3)

〔平陽〕叔(3)、孰熟(1)(2)讀ㄕㄡˊ，如言「熟ㄙ，「菜熟啦」。 塾 贖 秫

朮(2)

〔上〕 [illegible] 屬(1)(屬)(2)音ㄓㄨˇ，同「囑」。

〔去〕 叔(尗)俶俶 倏(倐倏)儵 束(1)(2)讀ㄕㄨㄛˋ。

埱 蠋 蜀(1)(2)讀ㄕㄨㄛˋ。 術 述沭 遹(1)邪也

。(1)音ㄩˋ，邪也，又姓。 鷸(1)讀ㄩˋ。

〔ㄖㄨ〕

〔上〕 辱(1)汙辱也。

〔去〕 辱(2)恥辱也。 蓐褥縟溽媷 肉(1)(2)音ㄖㄡˋ，俗讀；又錢璧之體。(3)音ㄩˋ，讀

肉也。(月) 入 廿

〔ㄗㄨ〕

〔陰平〕 足(1) 鏃(1) 卒(1)(1)兵卒也。(2)音ㄘㄨˋ，倉卒，匆促也(但國音音ㄘㄨˋ，通「促」「猝」)。 族

〔去〕 足(2)·趗 鏃(2) 卒(2)終也，如言「卒業」，「病卒」，「生卒」。(卒)捽猝

踧(1)(2)讀ㄉㄧˊ。

〔ㄘㄨ〕

〔去〕 促蹙(蹴)蹴(蹵) 簇蔟 猝 踤(1)觸也。(2)音ㄘㄨˋ，集也。

〔ㄙㄨ〕

〔陽平〕 俗(1)(1)(2)讀ㄒㄩˊ，如言「和尚還俗」。

〔去〕 速(遬)餗觫蔌簌愬 肅鷫䎘驌 夙

泝 宿(1)京音尚有兩音四讀：(2)讀ㄒㄩˇ，如言「住宿」，謂消一日也。(3)讀ㄒㄧㄡˇ；如言「寄宿」(陰平)；又如言「一宿」，「整宿」(上聲ㄒㄧㄡˇ)，一夜也；如言「二十八宿」(去聲ㄒㄧㄡˋ)，星宿也。(宿)蓿 粟僳

俗(2) 窣 ·謖 ·藚

(丙)「ㄩ」韻

〔ㄩ〕

〔去〕 玉鈺 鬱(欝鬰) 菀(1)(2)音ㄨㄢˇ。 鷸(1)(2)音ㄧㄝˋ。

獄 尉(1)(2)音ㄨㄟˋ。 蔚(1)(2)地名。(1)音ㄨㄟˋ，草木茂盛貌。 鬻(1)賣也。鬻也；又姓。

(1)音ㄓㄨˋ，(粥[三])聿．肆　郁．育(毓)淯

[二]鬻粥」。

．蛸．楕緖　昱煜(焴)喅．欥　澳[一]隩崖也。(2)讀ㄩˋ，深也，又水名。

燠[一](2)讀ㄠˋ。墺[一](2)讀ㄠˋ。(隩)噢．浴欲慾

鵒　鴿(鵑)　域(閾)．棫淢[一]疾流也。(2)音ㄒㄩˋ，城溝也。

鋊罭(蜮)緎(魊)閾[一](2)讀ㄒㄩˋ。彧　矞[一](2)音ㄐㄩㄝˊ，

遹[一]詳(2)ㄕㄨˋ。鷸[一](2)讀ㄕㄨˋ。霱驈

〔ㄌㄩ〕

〔去〕律．率[二]定率，效率也。(1)音ㄕㄨㄞˋ，率領，率領，草率，大率也。(3)音ㄌㄩˋ，率更，古官名。(4)音ㄕㄨㄞˇ

綠菉[一](1)讀ㄌㄨˋ。

古量名。

〔ㄐㄩ〕

〔平陰〕菊[三]古作「鞠」，治牆也。

〔平陽〕匊[三]掬鞠(趜)鞫諊　橘　局

〔去〕菊[三]踘趜．跼偈　噱[一](2)讀ㄐㄩㄝˊ(國音ㄐㄧㄝˊ)。醵腒劇、

〔ㄑㄩ〕

〔平陰〕曲[三]蛐　麯(麴籟)、屈詘蝙　漆[二]詳(1)ㄑㄧ。

〔上〕曲[三]如「曲曲見」。

〔ㄒㄩ〕(國音ㄙㄩ併入)

〔平陰〕戌　宿[二]詳(1)ㄙㄨˋ。(以上國音ㄙㄩ。)

〔平陽〕俗[二]詳(1)ㄙㄨˋ。(國音讀陽ㄙㄩ。)

〔上〕旭(旮)　頊[三]

〔去〕畜[二]詳(1)ㄔㄨˋ。蓄　勖(勗)　頊[三]　洫(淢)侐[三]

(2)讀ㄒㄧ。(以上國音亦ㄒㄩ。)　郇[一](2)音ㄙㄨˋ，今不用。恤賉．續

訹　蓿[二](1)音ㄙㄨˋ。(以上國音ㄙㄩ。)

(丁)「ㄚ」韻(「ㄧㄚ」與「ㄨㄚ」同在此韻)

〔ㄅㄚ〕

〔平陰〕八(一)(1)　(3)(2)讀ㄅㄚ。讀ㄅㄧ。　叭捌哵

〔平陽〕八(二)　下是去聲字，依此讀。　拔魃跋(一)(2)音ㄅㄛ。

〔去〕八(四)

〔ㄈㄚ〕

〔平陰〕法(一)　如言「沒法兒」。　發(一)(1)普通讀法。(1)音ㄈㄛ，發共風貌。　伐

〔平陽〕法(二)　如言「法子」。　發(二)　如言「發散」。　筏(栰)垡閥　罰

乏

〔上〕法(三)　如言「方法」，「辦法」，「無法」，「想散法兒的」，「司法」，常爲複音詞之後一字。　髮(三)

〔去〕法(四)　如言「法術」，「法國」，「法庭」，「司法部」，常爲複音詞之前一字。　琺(珐)　髮(四)

乏(三)疺(1)疲也。(2)音ㄅㄧㄢ，病也。

〔ㄉㄚ〕

〔平陰〕答(一)　如言「答應」。　搭(一)(2)音ㄊㄚ。　褡　褡褳，還壓用，又樓褡，小被也。　·溚　滴溚，水聲。

·繨　紇繨，縫結疏。　·褟(一)(2)汗褟兒，衣也。讀ㄊㄚ。

〔平陽〕答(二)　如言「報答」，「答對」。　·苔·瘩　疙瘩，瘡也。　劄　如言「一劄子紙」。　妲

達(一)　(1)通達也。(2)音ㄊㄚ，挑(佻)達也。　韃薘　·剔·鎉

〔去〕的(二)　詳(1)ㄉㄧ。

〔ㄊㄚ〕

〔平陰〕塌·溻(一)蹋(一)(蹹躢)　塔(一)　墮物聲也。

〔上〕塔(三)(墖)嗒(一)

〔去〕榻遢闒搨(搭)(二)·溻(三)·榻　如言「傻下心去」。　蹋(三)篛(榼)

鞜·墖沓(一)　重疊也。(2)音ㄊㄛ。貪也。　踏蹹　遝　獺

嗒(三)　撻(一)(2)俗讀「撻打」。　闥健躂澾

〔ㄋㄚ〕

〔去〕納(內)(二)·衲抐(一)(2)讀ㄋㄛ。　·𦊙　打𦊙也，如言「𦊙鞋底」，「𦊙鞋幫」。　魶(一)

(2)讀ㄋㄛ。　捺(一)(2)讀ㄋㄛ。　笝

〔ㄌㄚ〕

〔平陰〕拉(搚)啦　擸(一)(1)(2)讀ㄌㄞ成ㄌㄞ。(揦)　喇(二)喝喇。嗇急也。

〔平陽〕邋(1)邋遢，今謂不潔也。(2)音ㄌㄧㄝ，今不用。•鬣剌　瀨(三)

〔上〕喇(三)如言「喇嘛」，「喇叭」。

〔去〕臘(臈)•腊)•蠟(•蠟)鑞爉燭燭也。•獵(1)(2)音ㄌㄧㄝ。擸(1)(2)音ㄌㄧㄝ。

　　辣(辢)　落(3)遺忘，漏略也，如言「落下東西啦」，「落下了一個字兒」。(1)讀ㄌㄨㄛ，如零落，村落，下落(終點也)，落成等較雅的詞都依此讀。(2)俗讀ㄌㄠ，如言「落下來」，「沒有落子」(無收入也)。

〔ㄍㄚ〕

〔平陰〕嘎(一)(1)如言「嘎嘎地哭」。(1)音ㄐㄧㄚ，嘎嘎，鳥聲。夏(2)夏嘰兒，屋之四隅也。(1)音ㄐㄧㄚ，長矛，又戛戛，難難貌。•(戞)　•趷(2)(1)讀ㄍㄜ，•蹉跌。

〔平陽〕嘎(三)如言「打嘎兒」，是一種長棒擊尖木頭的遊戲。

〔上〕嘎(三)如言「嘎雜子」，罵人語，猶調皮也。又如「嘎巴著」，膀下也。「嘎巴狗」，小洋狗也。都依此讀。

〔去〕嘎(四)如言「嘎嘎蛋兒」，言雞生卵後的鳴聲。

〔ㄓㄚ〕

〔平陰〕扎(一)刺也。如言「扎針」。•紮(1)(2)讀ㄗㄚ。劄(二)刺也，同「扎」。

〔平陽〕扎(三)如言「掙扎」(勉力支撐也)，「馬扎子」，紮褙之一種。•札箚　劄(三)箚子，用以陳奏事者。

　　炸(二)油炸也，外動詞；轉成形容詞。如「炸丸子」，亦依此讀。(炶)　鍘　鍘

　　(剳)劄(1)剿斷也。(2)讀ㄘㄚ。(3)讀ㄔㄚ。　牐　牐版，鎖蕾版也。又閘城門曰「下牐」。

　　煠(1)(2)讀ㄧㄝ。　霅　閘　•苴(1)(1)讀ㄓㄚ。(3)讀ㄓㄜ。

〔上〕炸(三)如言「煠炸子」。　眨(1)眼動也，如云「眨巴眼兒的工夫」，但有時依(2)讀ㄓㄢ。(睞)

〔去〕炸(三)自炸也，內動詞，如言「煙罩兒炸了」，又轉成形容詞，如言「炸彈」，「炸雷」。　柵(1)柵欄，編木為之；(2)音ㄕㄢ，籬落也。(3)北京前門外之大柵欄，有時訛為ㄕㄚ，急言之故。(栅)

〔ㄔㄚ〕

〔平陰〕插　臿(1)(2)音ㄕㄚ。

〔平陽〕 鬇(髶)·鬤　臿鍤　扱

〔去〕 ·詫　·刹

【ㄕㄚ】

〔平陰〕 殺(一)鎩(1)(2)讀ㄕㄞ。

〔去〕 殺(三)(1)降也，減殺也。但常依(2)讀ㄕㄞ。　煞　箑(1)(2)讀ㄘㄧㄝ。　萐　唼(1)唼喋，鳧雁聚食聲。(2)音ㄒㄧㄚ，同「呷」。　翣霎啑(1)同「喋」。(2)音ㄕㄧㄝ(國音ㄕㄚ)。

歃　·喢(2)(1)音ㄔㄚ。

【ㄗㄚ】

〔平陰〕 帀(一)(1)(2)本讀ㄒㄧㄚ。(迊匝)　咂(嗻唼咂嘁)　紮(二)

(1)讀ㄓㄚ。 ·咂 用口也咂；又咂嘴，乳頭也，同「脫」。 ·脫

〔平陽〕 雜(襍)磼(嶫)·雜　砸 被擊也，如云「砸了」。

〔去〕 帀(三)

【ㄘㄚ】

〔平陰〕 擦(礤)

【ㄙㄚ】

〔平陰〕 撒(一) 如言「撒手」、「撒尿」、「撒謊」、「撒野」、「撒開咁」(內動詞)。(攃)　颯(二)　馺

卅　薩(二)

〔平陽〕 撒(二) 如言「撒散」。

〔上〕 撒(三) 音如「撒種」，「撒開」(外動詞)。　颯(三) 如言「颯颯」。　鈒

〔去〕 颯(三)　趿(1) 趿鞋也。(2)音ㄑㄧ(國音ㄊㄚ)。

【ㄧㄚ】

〔平陰〕 押(一) 押住，押送，搖押也。　鴨　壓(厭)(一)

〔平陽〕 押(二)

〔上〕 押(三) 簽押，畫押也。

〔去〕軋　握

〔ㄐㄧㄚ〕

〔平陰〕甲(一)如言「指甲」。嘎(一)詳(2)ㄍㄚ。　夾(一)挾(一)(2)讀ㄒㄧㄝ。郟(一)俠(一)通「夾」。(1)音ㄒㄧㄚ，游俠，義俠也。鋏頰(一)蛺(一)(1)音ㄐㄧㄝ。　韐(鞈)

〔平陽〕夾(二)如言「夾襖」，「夾子」。浹(二)詳(1)ㄒㄧㄚ。　袷(裌夾)

〔上〕甲(三)常讀依此。戛(一)詳(2)ㄍㄚ。

〔去〕甲(三)，如言「寶甲子」，「甲魚」。夾(三)梜郟(三)莢皂莢也。頰(三)

〔ㄑㄧㄚ〕

〔平陰〕掐爪刺也，如言「掐花兒」。劄

〔去〕恰跲劄　髂(二)(1)讀ㄎㄜ。

〔ㄒㄧㄚ〕

〔平陰〕瞎

〔平陽〕呷狎(一)柙匣匧　匣(一)(二)(帀)(1)讀ㄗㄚ。　黠(一)(1)(2)讀ㄐㄧㄝ。

轄鎋　舝　洽(一)(1)(2)音ㄏㄜ，水名。　狹(一)峽(一)陜

〔去〕狎(三)　匣(三)　黠(三)　洽(三)袷　狹(三)峽(三)浹(1)淡濕，水貌。(2)音ㄐㄧㄚ，(國音又讀ㄗㄧㄝ)，浹洽，相霑徹也。　嚇(2)如言「嚇唬」，「嚇了一跳」。(1)讀ㄏㄜ，如言「威嚇」，「嚇了一下子」。(唬)

〔ㄨㄚ〕

〔平陰〕挖空(一)(2)音ㄧㄚ。

〔去〕韈(襪韤)

〔ㄍㄨㄚ〕

〔平陰〕聒(一)如言「耳聒子」。(2)本音ㄎㄨㄛ，擾也。　刮颳如言「颳風」。鴰(一)老鴰，烏鴉也。(2)音ㄎㄨㄛ

〔ㄏㄨㄚ〕

〔平陽〕滑(二)詳(1)ㄍㄨ。猾磆　劃(一)(劐)　割

〔去〕一(三)　(2)[illegible](1)讀ㄏㄨㄛ。

「ㄓㄨㄛ」

〔平陰〕茁(一)(1)(2)音ㄓㄚ。(3)ㄓㄨㄛ。

〔去〕茁(三)

「ㄔㄨㄛ」

〔平陰〕欻(2)(1)詳ㄏㄨ。

「ㄕㄨㄛ」

〔平陰〕刷(㕞)唰(𠻝)

(戊)「ㄜ」「ㄛ」韻「ㄨㄛ」在此韻。國音「ㄧㄛ」「ㄩㄛ」兩韻及「ㄝ」韻都取消。

「ㄜ」(國音ㄜ，ㄫㄜ，和ㄫㄛ都併入)

〔平陰〕閼(一)(1)閼塞也。(2)音ㄧㄢ。閼氏，古匈奴后也。　(國音ㄜ。)

〔平陽〕閼(三)　(國音ㄜ。)　額(額)客(嶺)　(以上國音讀ㄫㄜ。)

〔上〕惡(一)(1)如言「惡心」，欲嘔也。(2)音ㄨ，好惡，動詞，若讀陰平，則同「烏」，意同「何」，古疑問詞，又同「嗚」，古歎詞。

〔去〕惡(三)善惡之惡。　堊蝁　遻　(以上國音ㄜ。)　咢齶(腭顎顫)鄂鍔(萼)諤(讍)愕(遌)堮萼鍔

鶚鰐(鱷蝲蠣)　噩　(以上國音ㄫㄜ。)　戹(厄)

阨(阸)軛(1)(2)讀ㄩ。(軏)梔呃(1)(2)讀ㄞ。扼(搤)

搕(以上國音亦ㄜ。)

「ㄉㄜ」

〔平陰〕得(一)(1)可能的語助和引詞的介詞，常如此讀，如言「看得見」，「好得很」，「要得」，「吃不得」；但京兆常依(2)讀ㄉㄧ，有時寫作「的」字；有時又依(3)讀ㄉㄚ。(4)音ㄉㄟ，表應當的助動詞用，如「總得去」，「得實」，「得多少日子」。(5)音ㄉㄞ，動詞用，如言「得着啦」，「貓得老鼠」，當是「逮」字之通借；又如言「得飯了麼」？當是「喫」字之音變。

〔平陽〕得(二)普通讀法，如言「得失」，「得意」，「得罪」，「得啦」。　德(一)悳(悳)

〔去〕得(三)很講究的讀法。　德(三)

〔ㄊㄜ〕

〔去〕特　忑（二）（1）讀ㄊㄨˋ。　蟘　忒　慝　慉

〔ㄋㄜ〕（國音ㄋㄜ之入聲字併入）

〔上〕諾（二）（1）（2）讀ㄋㄨㄛ。（國音此字讀ㄋㄜ。）

〔去〕諾（三）　·訥（吶向）國音讀ㄋㄚ。

〔ㄌㄜ〕（國音ㄌㄜ，ㄌㄨㄛ之入聲都併入）

〔平陰〕勒（二）（1）攔絡也，勒獨用，如言「勒死」，「勒緊」。（2）讀ㄌㄟ。

〔平陽〕勒（三）如言「勒索」。

〔去〕勒（三）如言「屈勒」，「勒令」，「勒石」。　艻（1）（2）音ㄐㄧ。　泐　肋（2）（1）讀ㄌㄟ。（3）音ㄐㄧㄣ，今不用。

（以上國音亦讀ㄌㄜ。）　洛　雒　珞　駱（1）白馬黑鬣也。（2）音ㄌㄨㄛ，駱駝，又姓。　咯（2）（2）音ㄍㄜ，絡繹。　絡（1）　酪（1）　烙（1）以上三字，（2）俱讀ㄌㄠ。　落（1）（2）讀ㄌㄠ。詳（3）ㄌㄚ。

樂（1）歡樂也。（2）音ㄩㄝ（國音ㄧㄝ），音樂也。（3）音ㄧㄠ，喜好也。（4）音ㄌㄠ，有時「伯樂」從此讀。　犖（1）

（2）讀ㄌㄠ。（以上國音ㄌㄜ。）　捋（1）（2）讀ㄌㄧㄝ，　酹（1）（2）讀ㄌㄟ。（以上國音ㄌㄨㄛ。）

〔ㄍㄜ〕（國音ㄍㄜ併入）

〔平陰〕割　擱　就擱，擱置也。字典無此字。　鴿（鵅）　·咯（2）詳（1）ㄌㄜ。（以上國音讀ㄍㄜ。）　胳（二）胳臂，腋下也。　疙（1）疙瘩，瘡也。（2）音ㄑㄧ，疙硯。（3）音ㄧ。　紇（1）紇繨，繩結處也。（2）音ㄏㄜ，孔丘父叔梁紇。　肐（三）（1）肐肢窩，肩下背上處也。（2）音ㄧ，胸骨也，與「臆」同。　趷（2）趷躂，迅速也，又響也。（2）音ㄍㄚ。

〔平陽〕各（二）如言「各人」，有時依此讀。　葛（二）　閣　閤（1）（2）讀ㄏㄜ，同「闔」。　蛤（1）蛤蠣。（2）音ㄏㄚ，通「蝦」，蛤蟆。（以上國音ㄍㄜ。）　格　骼　挌　胳（三）　蛒　隔（1）（2）讀ㄐㄧㄝ，詳後。　膈　嗝　槅（1）大車的軛木。（2）音ㄏㄜ，同「翮」。　革　䩐　肐（三）

〔上〕各（三）如言「自各兒」，「自己各兒」。　葛（三）　合（2）量名，十合爲升。（1）音ㄏㄜ，和合也。（以上國音ㄍㄜ。）

〔去〕各（三）常讀依此。　硌　葛（三）　轕（輵）　擖（1）（2）音ㄐㄧㄝ。（3）音ㄧㄝ。

·佮（以上國音ㄍㄜ。）　鬲（2）詳（1）ㄌㄧ。　翮（1）（2）讀ㄏㄜ。（3）讀ㄌㄧ。

虼 虼蚤，跳蚤也。

〔ㄎㄜ〕(國音ㄎㄜ併入)

〔平陰〕殼(殸殼)　磕(一)(1)(2)讀ㄎㄞ。　·搕榼(二)　(以上國音ㄎㄜ。)

刻(二)(1)刀刻，刻苦，刻薄也。(2)音ㄎㄨ，(或ㄎㄡ)，如言「刻挖」，蠶事的工作，如「雕刻」一樣地慢也。　尅(二)(剋)

·頦(一)頦下也，如言「下巴頦兒」。(3)本讀ㄏㄞ，或ㄏㄞ。

〔平陽〕磕(三)榼(三)溘瞌·轄·礚(一)(礚)(2)音ㄎㄞ。　(以上國音ㄎㄜ。)

咳(一)咳嗽也。(2)讀ㄎㄞ。(3)音ㄏㄞ，小兒哭貌。又讀爲陰平ㄏㄞ，歎詞。(欬)

〔上〕渴(一)欲飲也。(2)音(澈)ㄐㄧㄝ，水涸也。　(以上國音ㄎㄜ。)　喀

〔去〕恪(愙愘)　(以上國音ㄎㄜ。)　刻(三)刻漏，時刻也。　客·愘

髂　克　尅(三)

〔ㄏㄜ〕(國音ㄏㄜ併入)

〔平陰〕喝(一)呼喝，喝愁也；又飲也，如言「喝水」，「吃喝」。(2)音ㄧㄝ，嘶聲。(𪚗)蝎 蝎蝎，蟲名，不是蠍子。

欱(去入) 喝水之喝，當從此。　蠚　(以上國音ㄏㄜ。)

〔平陽〕曷(害)(2)　褐毼鶡　合(一)詳(2)ㄍㄜ。　盒·姶　盍

(盇盍)(2)闔(閤)(2)嗑　(以上國音ㄏㄜ。)　核(一)(2)讀ㄏㄨ。　劾(二)

〔去〕壑(叡)　郝(一)(2)俗讀ㄏㄠ。　·翯　鶡(鶡)　鶴(一)

(2)俗讀ㄏㄠ，如言「仙鶴」。　涸(一)(2)俗讀ㄏㄠ，如言「水涸乾了」。　貉(一)(2)讀ㄇㄛ。(3)讀ㄏㄠ。

(貈貉)　郃　(以上國音ㄏㄜ。)　黑(一)(2)俗讀ㄏㄟ，如言「黑心」，「天黑了」，黑龍江，皆陰平；又如「黑豆」讀ㄏㄟ，上聲。　赫嚇(一)詳(2)ㄒㄧㄚ。　紇(二)詳(1)ㄍㄜ。

齕　覈　劾(三)

〔ㄓㄜ〕(國音ㄓㄜ併入)

〔平陰〕螫(一)蟲行毒也，如云「蠍子螫手」。(2)本讀ㄕ。

〔平陽〕折(一)(1)(2)音ㄕㄜ，詳後。　·蜇(一)(1)(·蟄)(2)讀ㄓ。　蜇(二)(2)　蟄(一)(2)(1)讀ㄓ。

摺　(以上國音ㄓㄜ。)

〔去〕襵(二)衣襵，衣摺襵也。　(國音ㄓㄜ。)

〔去〕折(三)浙(淛)哲(悊喆)·蜇(三)蜇(三)蟄(三)讋(一)讀(2)ㄓㄜ。(讋(二)讘(慴)懾(甕)·攝國音讀ㄕㄜ。·輒國音讀ㄓㄜ。

(轍(二))·轎 (以上國音ㄓㄜ。) ·仄(三)(1)讀ㄗㄜ。(2)讀ㄓㄞ。 ·斫(二)

(1)讀ㄓㄨㄛ。·斮 椓(二)(1)讀ㄓㄨㄛ。

〔ㄔㄜ〕(國音ㄔㄜ併入)

〔去〕撤(轍)徹轍(一)(2)俗音ㄓㄜ，如言「車轍」，「順着轍兒走」。 澈 屮

(以上國音ㄔㄜ。)

〔ㄕㄜ〕(國音ㄕㄜ併入)

〔平陽〕舌 折(二)如言「打折啦」，「折本」。(1)本音ㄓㄜ。 (以上國音ㄕㄜ。)

〔去〕瑟(二)(1)讀ㄙㄜ。 澀(二)(1)讀ㄙㄜ。(澁澀濇澁) 色(二)(1)讀ㄙㄜ。

(2)讀ㄕㄞ。 (以上國音亦ㄕㄜ。) 設 攝(一)(2)音ㄋㄧㄝ。 葉(二)地名。(1)音ㄧㄝ。

歙(二)許(1)ㄒㄧ。 涉 (以上國音ㄕㄜ。)

〔ㄖㄜ〕(國音沒有，只有ㄖㄜ，併入)

〔去〕熱爇

〔ㄗㄜ〕

〔平陽〕則鰂(鯽) 責(一)(2)俗讀ㄓㄞ。 ·擇(一)·澤(二)(2)俗均讀ㄓㄞ。國音讀ㄓㄜ。

〔去〕窄(二)狹窄也。(2)俗讀ㄓㄞ，如言「屋子窄了」。 賾(三)嘖(一)(2)讀ㄗㄞ。 幘簀 仄(一)

(2)俗讀ㄓㄞ。(3)讀ㄓㄜ。 昃 蹟 賊(二)(2)俗讀ㄗㄟ，如言「賊」。·蠈

諎(一)(2)讀ㄘㄨㄛ。(唶) 擇(三)澤(三) ·摘(一)(樀)·謫(二)(讁)

(2)俗均讀ㄓㄞ。國音均讀ㄓㄜ。 ·舴國音讀ㄓㄜ。 ·宅(一)(1)俗讀ㄓㄞ。國音ㄓㄜ。

〔ㄘㄜ〕

〔去〕策(筞筴)萗·㩍 冊(一)(2)俗讀ㄔㄞ。(册) 測惻

·搠側(一)(2)讀ㄓㄞ，側身而臥也。國音讀ㄗㄜ。 ·拆(一)(2)俗讀ㄔㄞ。 ·坼國音此二字均讀ㄔㄜ。

〔ㄙㄜ〕

〔去〕色(一)(2)俗讀ㄕㄞ，如言「顏色兒」。(3)讀ㄕㄜ，北音，如言「褪色扇子」。 嗇穡·轖·牆

塞(一)充塞也。(1)讀ㄙㄞ，邊塞也。 ·澀(一)(2)讀ㄕㄜ。 瑟(一)(2)讀ㄕㄜ。 𧿹(二)

（1）讀ㄕ，如言「遲子」。國音ㄕㄜ。（虱）

〔ㄨㄛ〕

〔去〕握(2)(1)讀ㄨ。 渥(1)讀ㄨ。 ·臒齷·䁗幄(2)(1)讀ㄨ。 沃(1)(2)讀ㄨ。

〔ㄅㄛ〕（國音ㄅㄛ併入）

〔平陰〕剝(1)(2)(1)讀ㄅㄠ，如言「剝皮」，「剝一剝」。(3)讀ㄅㄨ，剝攀也。 撥(1)(2)音ㄅㄢ（或ㄅㄢ），大撥。(3)讀ㄅㄨ，如言「撥浪撥浪」，撥動也。 鉢（盋） 茇(1) 勃渤餑(1)(1)如言「餑餑」。

〔平陽〕·剝(3)如言「剝蒂」，「剝落」。 駁駮 薄(1)(3)(1)讀ㄅㄠ，如言「很薄的」。(3)音ㄅㄛ，通「迫」，如言「薄暮」，「薄懈」，或以為音ㄈㄨ，通「傅」。 博搏膊(1)(1)(1)如言「胳膊」。 脖 脖子，頸項也。

誖(2)(1)讀ㄅㄟ，同「悖」。 泊鉑 （以上國音亦ㄅㄛ。） 白(1)(2)(1)讀ㄅㄞ，但如「白居易」雖讀ㄅㄞ，而「李太白」則要讀ㄅㄛ。 帛(1)(2)同上。 伯(1)(1)如言「伯父」。(2)讀ㄅㄞ，如言「叔伯兄弟」，或讀上聲ㄅㄞ，如言「大伯子」，夫之兄也；回回則音陰平，如言「伯伯」，「大伯子」，皆稱伯父。 百(1)(1)(1)讀ㄅㄞ。

（以上國音ㄅㄛ。）

〔去〕薄(3)礴博(1)搏(3)膊髆 襮 礡鑮 跋（䟦）

茇(1)·胈·鈸·䟺·魃(2)(1)讀ㄅㄚ。 孛(1)勃(1)渤鵓 箔

亳 （以上國音亦ㄅㄛ。） 北(2)(1)讀ㄅㄟ，如言「北京」，「往北」。 白(1)帛(1)

舶 伯(1)如言「老伯」，「老伯」，「伯爵」，「伯叔」。 百(1)柏(1)(2)讀ㄅㄞ。（栢） 迫(1)(2)讀ㄆㄛ。（廹） ·佰·湐 擘(3)(1)讀ㄅㄞ。 檗（檘蘗） 犮

（以上國音ㄅㄛ。）

〔ㄆㄛ〕（國音ㄆㄛ併入）

〔平陰〕潑（溌）

〔去〕朴(2)(1)讀ㄆㄨ。 粕魄 此兩字國音又讀ㄆㄛ。 ·浡·莩(1)(1)讀ㄆㄧ。

（以上國音亦ㄆㄛ。） 拍(3)(1)讀ㄆㄞ，如言「拍掌」。 珀 迫(2)(1)讀ㄆㄛ。（以上國音ㄆㄛ。）

〔ㄇㄛ〕（國音ㄇㄛ併入）

〔平陰〕摸

〔上〕抹(1)胡亂塗也。

〔去〕末 抹(1)抹去，塗抹也。 妹 喜妹 沫(1)泡也。(2)俗讀ㄇㄟ，如言「唾沫」。(3)音ㄇㄟ。 秣(1)

(2)音ㄇㄟˋ。 眛昧茉眛韎味 莫(2)(1)讀ㄇㄨˋ。 瘼漠
(磸)膜寞嗼塻蟆(2)(1)讀ㄇㄚˊ。 饃驀蓦 沒(2)
讀(1)ㄇㄨˋ。 (以上國音亦ㄇㄛˋ。) 陌貊(2)(1)讀ㄇㄞˋ。(貉) 貘(2)讀(1)
ㄇㄞˋ。(獏) 麥(2)(1)讀ㄇㄞˋ。 脈(2)(1)讀ㄇㄞˋ。(脈衇𧖴)霢(2)
同上。(霡霢) 墨默嘿(1)讀同「默」。(2)音ㄏㄟ，呼同的歎詞，如云「嘿！快走罷」。
嚜 万(2)万俟，姓。(1)音ㄨㄢˋ，同「萬」。 (以上國音ㄇㄛˋ。)

〔ㄈㄛ〕

〔平陽〕·佛 國音讀ㄈㄛˊ。
〔去〕·咈(2)(1)讀ㄈㄨˊ。

〔ㄉㄛ〕(國京ㄉㄛ 併入)

〔平陽〕鐸 (以上國音ㄉㄨㄛˊ。) 奪
〔去〕度(2)謀算也，動詞，如云「猜度」，「忖度」，「計度」，和「度支」。(1)音ㄉㄨˋ，名詞，法度，程度，度數，度數也。 踱
·⿰忄度 忖度也。 (以上國音ㄉㄨㄛˋ。) 咄 咄咄，驚怪聲。 掇(1)如言「拾掇」。

(2)讀ㄓㄨㄛˊ。 劅椓 補破也。

〔ㄊㄛ〕(國音ㄊㄛ 併入)

〔平陰〕託托·杔 拓(1)(2)音ㄓˊ，同「摭」。 侂(1)寄也。(2)音ㄔㄚˋ，少女也，同「奼」。
(侂) (以上國音ㄊㄨㄛ。) 脫(二)(1)如言「脫衣裳」，「脫俗」。(2)音ㄉㄨㄟˋ，如言「脫脫」。
·棁 庹(三)姓也。 蘀(三)
〔平陽〕馲(二)(駝驝)·毤 橐 (以上國音ㄊㄨㄛˊ。)
〔上〕脫(三)如言「脫不開身」，「脫空」。 庹(三)兩臂度量，一度五尺。
〔去〕柝 籜蘀(三) (以上國音ㄊㄨㄛˋ。) ·蜕

〔ㄍㄨㄛ〕

〔平陰〕郭(三)姓也。 蟈 蟈蟈，螻蛄也。 嘓幗摑(三)
〔平陽〕國(囯) 虢(三)
〔上〕郭(三)城郭也。 椁(槨)

〔去〕或(蜮)幗(三)　虢(三)

【ㄎㄨㄛ】

〔去〕闊(濶)括(筈)·佸(一)(2)音ㄏㄨㄛ。·聒(二)詳(1)ㄍㄨㄚ。·适　廓

(郭(二))鞹(鞟)　擴

【ㄏㄨㄛ】

〔平陰〕穫·劐　嚄(三)

〔平陽〕活(三)生活，作濟(作工)也。

〔上〕霍　藿　癨

〔去〕活(二)水聲。·佸(二)(1)音ㄍㄨㄛ。　擢　豁　砉(一)(2)讀ㄏㄨㄚ。

獲(一)(2)音ㄏㄨㄞ，獲鹿，縣名。　嚄(三)鑊　濩　擭(2)讀ㄏㄨㄚ。　檴(一)·矱·蠖(一)(2)音ㄩㄝ。

·攫(二)(1)讀ㄑㄩㄝ(國音ㄑㄩㄛ)。　或　惑　·(蜮)彧(一)(2)音ㄩ。

【ㄩㄝ】(國音ㄩㄛ 併入)

〔平陰〕著(一)(2)助詞語尾，如云「坐著」，「拉著車」，「念書來著」，有時發音很輕，近讀像ㄓ。(1)(3)詳陽平下。(着)卓(一)

桌(棹)　捉　浞　鋜　拙(二)　櫂(一)(2)讀ㄓㄠ。(棹)

椓　涿　繳(二)以繩繫矢而射也。(1)音ㄐㄧㄠ，繳納，繳銷也。

〔平陽〕著(三)(2)動詞，如言「著衣」，「著花」(開花也)，「土著」，「著他去」，「著急」，「著涼」，又副詞，如「找著了」，「睡不著」。(2)俗讀ㄓㄠ，：動詞，如「著手」，「著地」，「著節儉些」。ㄓㄨˋ，著明也，著述也。　酌(二)斟酌，酌量也。(以上國音ㄓㄛ)

諄　斲　琢　諑　餟(二)　醊(二)　掇(二)詳(1)ㄉㄨㄛ。

拙(三)如言「拙拙」。　棁(一)(2)音ㄊㄨㄛ。　濁　鐲　濯　擢·鸐

〔去〕酌(三)酌酒也。　妁(一)灼(一)以上二字，(2)讀ㄕㄨㄞ，或ㄕㄨㄛ。(3)讀ㄕㄠ。　斫　燋(二)

(1)讀ㄓㄠ，如云「火燒啦」。(以上國音ㄓㄛ)　卓(三)　倬　焯　啄(踔)

椓(一)(2)讀ㄓㄜ。　䪼　茁(三)(1)讀ㄓㄚ。(2)讀ㄓㄨㄚ。　[illegible]　鐯(三)　[illegible](三)　[illegible](一)

啜泣也。(2)音ㄔㄨㄛ，嘗也。·歠(歠)國音讀ㄔㄨㄛ。·綴(二)(1)讀ㄓㄨㄟ。　棳　辵

·[illegible]以上兩字，國音讀ㄔㄛ。

【ㄔㄨㄛ】(國音ㄔㄛ 併入)

〔平陰〕綽(一)　戳 如言「打戳子」。（以上國音ㄔㄛ。）　戳 如言「戳立起來」。　擉

剝泥取物也，如言「擉碰」，「擉折」。

〔去〕綽(二)婥　婼（以上國音ㄔㄛ。）　逴(趠)踔騲

齪(躖)、輟 國音讀ㄓㄨㄛ。·叕·啜·涰·諁·餟·腏

·觸(二)(1)讀ㄔㄨ。　·黜(二)(2)讀ㄔㄨ。

【ㄕㄨㄛ】(國音ㄕㄛ 併入)

〔平陰〕說(1)(2)音ㄕㄨㄟ，游說也。(3)音ㄩㄝ，同「悅」。

〔平陽〕勺(一)(1)(2)讀ㄕㄠ，勺子，鐵匙也。　芍(一)(1)(2)讀ㄕㄠ，芍藥花也。(3)音ㄉㄧ，蓮子也。　妁(一)(2)灼(一)(2)

兩字(1)讀ㄓㄨㄛ。(3)讀ㄕㄠ。（以上國音ㄕㄛ。）

〔去〕勺(三)芍(三)杓(1)杯杓也。(2)音ㄅㄧㄠ，斗柄也。　妁(三)灼(三)·彴·仢　鑠爍

（以上國音ㄕㄛ。）　朔槊(矟鎙)𡂿(2)(1)讀ㄕㄨ。·搠·溯

數(2)頻頻也，副詞。(1)音ㄕㄨ(去)，數目也，名詞；或讀ㄕㄨ(上)，計算也，動詞。　·束(1)(1)讀ㄕㄨ。

·碩(2)(1)讀ㄕ。

【ㄖㄨㄛ】(國音沒有，有ㄖㄛ，併入。)

〔去〕弱蒻·鰯　若(1)(2)俗讀ㄧㄠ，如言「若是」，或寫作「要」。(3)音ㄖㄜ，般若也。(4)音ㄖㄨ，同「汝」

，古書常用之。　箬(篛)·楉　·叒·蹃

【ㄗㄨㄛ】(國音ㄗㄛ 併入)

〔平陰〕作(一)如言「作坊」，「打夜作」。（國音ㄗㄛ）　·嘬(2)如言「用嘴嘬」。(1)本音ㄔㄨㄞ，齧吸也。

撮(3)(1)讀ㄘㄨㄛ。

〔平陽〕作(三)如言「作踐」，輕侮也；「作料兒」，調味品也。大都是在去聲字上。　昨胙(三)（以上國音ㄗㄛ）

〔上〕繓 結髮也，如云「一繓子頭髮」，「一繓子綫」。

〔去〕作(三)如言「作事」，「作買賣」，「振作」，「作用」，「工作」。　(做)·祚柞怍酢胙(三)

阼　鑿(1)(2)讀ㄗㄠ。（以上國音ㄗㄛ）

【ㄘㄨㄛ】(國音ㄘㄛ 併入)

〔去〕錯·措·譜(2)(1)讀ㄗㄜ。（以上國音ㄘㄛ。）　撮(1)(2)讀ㄗㄨㄛ。

〔ㄙㄨㄛ〕（國音ㄙㄛ併入）

〔陰平〕·縮(一)·蹜 此二字國音讀ㄕㄨˋ。

〔上〕索 搮 ·榡(二) ·縩 鎍 （以上國音ㄙㄛ。） 摍 國音讀ㄕㄨˋ。

〔去〕搩(三) 如言「搩」。

〔ㄝ〕「ㄝ」韻 只有「ㄧㄝ」「ㄩㄝ」兩結合韻，國音開口「ㄝ」韻已併入ㄜ。

〔ㄧㄝ〕

〔陰平〕噎 擪(一) 如言「靴擪子」。（擫）

〔去〕謁 暍 緆(一) (1)音ㄧ。 葉（枼）鍱 如言「金鍱子」。 頁

曄（曅） 拽(二) 搖曳也。(1)讀ㄧˋ，同「抴」。(3)俗讀ㄔㄨㄞ，如言「拽拉」。 ·呭(二) (1)讀ㄧ。

·詍(二) (2)讀ㄧ。 業 鄴 ·嶭 國音讀ㄕㄜ，同「嵲」。 饁 靨(二) (1)讀ㄧㄢ。

擪(三) ·豌(二) (2)音ㄩ。 ·掖(二) 詳(1)ㄧ。 ·液(二) ·腋(二) 均讀(1)ㄧ。

·咽(二) 哽咽，嗚咽也。(1)音ㄧㄢ，咽喉也；或讀去聲ㄧㄢ，吞咽也。

〔ㄅㄧㄝ〕

〔陰平〕彆(一) (1)讀ㄅㄧ。（彃誓）·鞴 鱉(一) 馬鱉，土鱉也。(2)音ㄆㄧㄝ。 鼈(一)（鱉）

憋(一)(二) (2)讀ㄆㄧㄝ。(3)讀ㄅㄧ。（憋）·癟

〔陽平〕憋(三) 如言「憋悶」，心有所鬱，未能發也。 別(二)

〔上〕·蹩 鱉(三) 癟（癟） ·鷩(二) 詳(1)ㄅㄧ。

〔去〕別(三) 苾(二) 詳(1)ㄅㄧ。 挒 捩也，如言「挒扭」。

〔ㄆㄧㄝ〕

〔陰平〕撆(一)(1)（撇） 拋撇，撇開，撇棄也。(2)讀ㄆㄧ。 瞥(一)（覕覭） 潎(三)(1) (1)音ㄆㄧ。 ·嫳 (2)讀ㄆㄧ。

〔上〕撆(二)（撇） 如言「撇了他」，「兩撇鬍子」。

〔去〕嫳(一) 詳(1)ㄆㄧㄝ。 憋(二) 詳(1)ㄆㄧㄝ。 瞥(三) 潎(三)

〔ㄇㄧㄝ〕

〔去〕烕 滅 搣 蔑（薎） 篾(一) (2)讀ㄇㄧㄝ。 蠛

〔ㄉㄧㄝ〕

〔陰平〕跌(一)(1)(2)俗音ㄗㄞ，如言「跌倒」，「跌了一交」，或寫作「穀」，如言「倒栽蔥」，即頭向地跌倒也。

〔陽平〕垤(一)(1)蟻土也；(2)音ㄉㄧˋ，蟻塚也。絰(二)耋(二)(耊)　迭(二)(1)(2)音ㄧˋ，同「軼」。　蝶(二)

(蜨)(一)(1)牒諜堞(二)(堞)蹀(二)鰈(一)(1)鞋底角也。(2)讀ㄊㄚˋ。　牒喋(二)

碟(二)(1)(2)音ㄗㄜˊ。　疊(二)(疊疊)𡏟　褶(一)(2)讀ㄙㄧˊ。

〔上〕蝶(三)如言「蝴蝶」則讀陽平；「蝴蝶兒」，則屬此讀。

〔去〕垤(三)絰(三)耋(三)　瓞荚迭(三)　墆(一)(2)音ㄉㄧˋ。凸(三)(1)讀ㄊㄨˋ。(2)讀ㄍㄨˋ。

蝶(三)惵堞(三)蹀(三)喋(三)碟(三)　疊(三)

〔ㄊㄧㄝ〕

〔陰平〕帖(一)(怗)帖服，妥帖，招帖也。貼跕(1)垂足也。(2)讀ㄉㄧˋㄝ。

〔去〕帖(三)如言「帖子」。　鐵(銕鉄)驖　餮(飻餮)

〔去〕帖(三)券帖也，如言「換帖」。

〔ㄋㄧㄝ〕(國音沒有，只有ㄏㄧㄝ，併入)

〔陰平〕涅(一)捏(揑諲)　捻(二)義同「捏」，如云「捻花」。(1)音ㄋㄧㄢˇ，撚也，如言「捻線」，「紙捻兒」。

〔去〕齧(囓嚙)　臬鵵闑　隉硯　孽(孼)

蘖蘗櫱蘖　聶鑷(鉆鑈)躡　篾(二)(1)讀ㄇㄧˋㄝ。

〔ㄌㄧㄝ〕

〔陰平〕咧(一)助詞。又咧咧，小兒哭聲。

〔陽平〕咧(二)咧咧，狀唱聲，如言「咧咧地唱」。

〔上〕咧(三)助詞，如言「咧嘴」。

〔去〕咧(四)嘗義　咧咧，鳥聲也。　列烈裂冽洌蛚栵茢颲𤈶

㤠趔䟹(一)(2)讀ㄌㄧˋ。　捩(一)轉捩也。(2)音ㄌㄧˋ，琵琶撥。　鬣獵躐

擸(2)(1)音ㄌㄚˋ。　鬣䲜　·劣國音ㄌㄩˋㄝ。·棙　·仂(一)(1)讀ㄌㄜˋ。(3)讀ㄌㄧˋ。

·肋(一)(2)讀ㄌㄜˋ。　·埒國音ㄌㄩˋㄝ。·捋(二)國音ㄌㄩˋㄝ。(1)讀ㄌㄜˋ。·浖·𦜝

〔ㄐㄧㄝ〕(國音ㄗㄧㄝ併入)

〔陰平〕結(一) 如言「結實」，堅固意；又如「結果子」，「巴結」，「結吧」，皆依此讀。 ·秸(1) 同「稭」，禾藁也。(2)音ㄐㄧ，見前

藒(1) 同「稭」。(2)音ㄒㄧㄚ，麻莖。 揭(一) 轍(2) 詳(1)ㄔㄜ。 隔(一)(2)「街坊」作「隔房」，

繫也。(1)本讀ㄍㄜ。(以上國音亦屬ㄐㄧㄝ。) 癤 接椄緁(以上國音ㄗㄧㄝ。)

〔陽平〕結(二) 締結，凝結，了結也，如言「結繩」，「結冰」，「結吧」，又如「結果了他」，殺之也。 詰(一)(1)(2)讀ㄐㄧ。 拮(二)

(1)讀ㄐㄧ。 秸(二)頡(二)襭 絜(二)(1) 同「潔」。(2)音ㄒㄧㄝ，度也。如「絜矩」，又同「挈」。 潔

揭(三) 訐 孑 劫(刦刧刼) 羯 竭

碣 偈(1) (1)音ㄑㄧ，同「憩」，又佛經中之偈言，·愒(1) 憩息也，國音ㄑㄧㄝ。(2)音ㄎㄞ，貪也，急也。(3)音

「ㄜ。」 ·楬(1)(2)音ㄎㄜ。 ·堨(1) 國音ㄑㄧㄝ。(2)讀ㄑㄧ。 杰 隔(三) 如言「隔斷」，「隔着河」

，「隔一天再來」。(以上國音亦屬ㄗㄧㄝ。) 節(卩)·櫛幯(二) 婕 捷(1)

勝也，敏疾也。(2)音ㄑㄧㄝ(國音ㄘㄧㄝ)，捷捷，諂言也。 截·蠽(以上國音ㄗㄧㄝ。)

〔上〕結(三) 纈 如言「打纈子」。

〔去〕詰(三)秸(三)頡(三)桔 絜(ㄇ)(1)·挈(1)(2)讀ㄑㄧ。 ·隔(五) 如言「隔壁兒」。 蛺(1)

蛺蝶。(2)音ㄐㄧㄚ。(以上國音亦屬ㄐㄧㄝ。) 節(三)·幯(二)倢踕(睫映)

(以上國音ㄗㄧㄝ。)

〔ㄑㄧㄝ〕(國音ㄑㄧㄝ併入)

〔陰平〕契(2) 契闊，勤苦，疏闊也。(1)本音ㄑㄧ。(3)音ㄒㄧㄝ，詳後。(以上國音亦屬ㄑㄧㄝ。) 切(一) 動詞用，如「切開」，

「切丁兒」，「切片兒」。(國音屬ㄑㄧㄝ。)

〔去〕切 複音詞多依此讀，如「切要」，「一切」，「切切」。 怯 愜(㥦㾜)篋匧(1)

(2)讀ㄑㄧ。 慊(1)(1)讀ㄑㄧㄢ。(嗛)(以上國音亦屬ㄑㄧㄝ。) 洯(2) 詳(1)

ㄑㄧ。 竊(窃) 妾 捷(2) 詳(1)ㄑㄧㄝ。(唼)(2)(以上國音ㄘㄧㄝ。)

〔ㄒㄧㄝ〕國音ㄙㄧㄝ併入

〔陰平〕歇(1)(2)讀ㄒㄧ。 蠍(蝎)(以上國音亦屬ㄒㄧㄝ。) 薛(2)(1)讀ㄒㄩㄝ。(嶭)

楔 如言「木楔子」，平榍也。 揳(1)(2)音ㄗㄧㄝ，同「絜」。 㨙(以上國音ㄙㄧㄝ。)

〔陽平〕脅(脇)協(叶)如言「叶韻」。 勰(恖)恊(愶) 挈(三) 提挈也。

挾(2)(1)讀ㄐㄧㄚ。(以上國音亦屬ㄒㄧㄝ。)

〔上〕·血(2) 俗讀。(1)讀ㄒㄩㄝ。

〔去〕猲　擷　挈(一)缺也，絕也。絜(二)詳(1)ㄐㄧㄝ。　覡(以上國音亦屬ㄒㄧㄝ。)

屑(二)(1)讀ㄒㄩㄝ。　紲(絏緤)泄(洩)榍(二)(1)音ㄧ。疶

(瘈)蝶屧(屟)　褻暬　契(三)商代賢名。(1)音ㄑㄧ。(2)音ㄑㄧㄝ

楔　燮躞　(以上國音ㄙㄧㄝ。)

〔ㄩㄝ〕(國音ㄧㄛ併入)

〔平陰〕曰　噦乾噦，逆气聲也。(噦)　(以上國音亦屬ㄩㄝ。)　約(一)(1)約請，約會，大約也。(2)音ㄧㄠ，過秤也，如言「約一約」。　哟如言「哎哟」。　(以上國音ㄧㄛ。)

〔去〕月刖　軏(1)(2)讀ㄨ。　越鉞(戉)樾(樽)

粵　悅(說)(2)閱　(以上國音亦屬ㄩㄝ。)　約(二)約束，綽約也。但綽約仍多依國音讀ㄧㄛ。　葯(一)(1)讀ㄧㄠ。　藥(2)(1)讀ㄧㄠ。　樂(2)詳(1)ㄌㄜ。

躍(2)(躒)耀(2)曜(2)燿(2)以上(1)均讀ㄧㄠ。　趯(1)(2)讀ㄊㄧ。　礿(禴)

龠籥瀹(2)(2)讀ㄧㄠ。　鑰(2)(1)讀ㄧㄠ。　龥(1)(籲)(1)讀ㄩ。　瘧(3)(1)讀ㄋㄩㄝ。(2)讀ㄧㄠ，如言「瘧子」。　岳　嶽鸑　(以上國音ㄧㄛ。)

〔ㄎㄩㄝ〕(國音沒有，有ㄏㄧㄛ，併入)

〔去〕虐瘧(1)(2)讀ㄧㄠ。(3)讀ㄩㄝ。　謔　(以上國音ㄏㄧㄛ。)

〔ㄌㄩㄝ〕(國音ㄌㄧㄛ併入)

〔上〕掠(1)(2)讀ㄌㄧㄠ。　(國音ㄌㄧㄛ。)

〔去〕略(2)(1)讀ㄌㄧㄠ。(畧)　(國音ㄌㄧㄛ。)

〔ㄐㄩㄝ〕(國音ㄗㄩㄝ，ㄐㄧㄛ，ㄗㄧㄛ 都併入)

〔平陰〕撅(1)(1)音ㄍㄨㄟ。　噘如言「噘嘴」。　(以上國音亦屬ㄐㄩㄝ。)　[illegible](國音當作ㄗㄩㄝ。)

〔平陽〕厥(1)(2)音ㄍㄨㄟ，詳前。　蹷蹷頭也。　蕨劂(1)(2)讀ㄍㄨㄟ。　蹶(一)(1)(2)音ㄍㄨㄟ。蹶然而起也。

(蹷)蟩蹷瘚鱖橜(橛)　決(决)玦訣

鴂(鴃)砄觖抉(刔)　譎憰　掘(堀)

崛(一)(1)讀ㄎㄨ。　倔　(以上國音亦屬ㄐㄩㄝ。)　覺(1)(2)音ㄐㄧㄠ，夢醒也，又如言「睡覺」，俗亦讀上聲，如言「人不知骨不覺的」。　角(2)(1)讀ㄐㄧㄠ，但常讀上聲作ㄐㄧㄠ，如「一角錢」，「犄角兒」。(3)音ㄌㄨ，「角里」亦作角里。(4)音ㄍㄨ，角角，雉聲。

(一)榷(1)(2)讀ㄐㄧㄠ。　腳(一)(1)如言「手腳」，「腳本」，

「脚色」。(1)讀ㄐ̇ㄧㄠ，單用時常從之，又如言「脚鐙」。(脚)(以上國音ㄐㄧㄛ。) 爵(一)嚼(一)(2)

(1)讀ㄐ̇ㄧㄠ，言「嚼不爛」，「馬嚼子」(馬啣也)。(以上國音ㄗㄧㄛ。)

〔上〕蹶(三)如言「馬趵(ㄅ̇ㄠ)蹶子」，馬踢人也。(國音亦屬ㄐㄩㄝ。) 絕(國音ㄗㄧㄛ。)

〔去〕·憠 ·𠢾 ·𤈦 掬(三) 攫 攫攫，粗舉之也。 傕 珏

脚(三)、(以上國音ㄐㄧㄛ。) 爵(三)嚼(三)(以上國音ㄗㄧㄛ。)

〔ㄑㄩㄝ〕(國音ㄑㄧㄛ，ㄘㄧㄛ及ㄩㄛ，ㄐㄩㄛ，ㄑㄩㄛ 都併入)

〔平陰〕缺(歀)(國音亦屬ㄑㄩㄝ。) ●鵲(一)(1)如言「喜鵲」。(2)俗讀ㄑ̇ㄧㄠ，如言「練鵲」。(䧿)

(國音ㄘㄧㄛ。)

〔去〕闋 闕(以上國音亦屬ㄑㄩㄝ。) 確(碻)搉 商搉也。 榷

·潅 愨(慤)殼(2)本音。(1)讀ㄎ̇ㄜ。 卻(却郄)

(以上國音ㄑㄧㄛ。) 鵲(三) 碏 雀(1)(2)俗讀ㄑ̇ㄧㄠ，如言「家雀兒」。

(以上國音ㄘㄧㄛ。) 篗(篗)(國音ㄩㄛ。) 矍攫(1)(2)讀ㄏ̇ㄨㄛ。 蠼钁

玃(以上國音ㄐㄩㄛ。) 躩(國音ㄑㄩㄝ。)

〔ㄒㄩㄝ〕(國音ㄙㄩㄝ，ㄒㄧㄛ，ㄙㄧㄛ 都併入)

〔平陰〕削(一)(1)(2)讀ㄒㄧㄠ(國音ㄙㄧㄛ)。(國音ㄒㄧㄛ。) ·薛(1)(2)讀ㄒㄧㄝ。(國音當作ㄙㄩㄝ。)

〔平陽〕學(1)(2)讀ㄒ̇ㄧㄝ，動詞常用之。(斆)(國音ㄒㄧㄛ。) 穴䀫(二)(國音亦屬ㄒㄩㄝ)

〔上〕雪(一)(國音ㄙㄩㄝˇ)

〔去〕血(1)(2)俗讀ㄒ̇ㄧㄝ。 穴(三)·坹·岤泬䀫(三)(以上國音亦屬ㄒㄩㄝ。)

雪(二)洗也，如言「雪恥」。 屑(1)(2)讀ㄒㄧㄝ。 ·糏·𦒎·𡐛(以上國音ㄙㄧㄝ。)

(庚)「ㄓ」韻「ㄓ」母本來沒有列在韻母之中，這裏不過假定牠作爲ㄓㄔㄕ三音中所含韻母的代表。

(ㄓ)

〔平陰〕𩿧(隲) 隻 跖(二) 蹠(1)(2)音ㄓ̇ㄨㄛ。 摭(拓)(三)

織(二) 汁 擲

〔平陽〕質(二)質問，質對也。(貭) 職(𨈛) 執 侄姪

(妷) 直 植(二) 值(二)價值也，如言「不值錢」「值得」。 蟄(1)(2)讀ㄓㄜ̇。

殖（殖）

〔去〕質（三）性質，質樸，質證也。 鑕礩躓 跖（三） 織（三）幟

懟蟄（馽）陟 桎郅蛭厔窒銍秷騭庢

跮胵 秩帙（袠）紩袟 躑 植（三）置器也。

値（三）遇著也，如言「碰値」，「値節」，「値日」。 稙

〔ㄔ〕

〔平陰〕喫 吃（一）（1）讀ㄑㄧ。

〔平陽〕尺（二）（1）下是去聲字，依此讀，如「尺寸」。（2）音ㄔㄜ（國音ㄔㄜ），工尺，音譜。

〔上〕尺（三）如言「一尺」，「鐵尺」。

〔去〕赤（灻） 斥 彳 叱 敕（勅勑）

飭（飾）（二）



〔ㄕ〕

〔平陰〕失 溼（濕） 蝨（一）（虱）詳（2）ㄙㄜ。

〔平陽〕石（一）（2）音ㄉㄢˋ，量名，十斗也。 祏 十 什（一）（2）音ㄕㄜˊ，「什麽」叠讀，音近「甚麽」。

拾 實（寔）（二） 射（一）詳（4）ㄧˋ。 食（一）（2）音ㄙˋ（或讀ㄕˋ），以食物與人食也。（3）音ㄧˋ，酈食其。 蝕

〔去〕室 釋 適（一）（2）音ㄉㄧˊ，同「嫡」。 奭 螫（一）（1）讀ㄓㄜ。

識（一）（2）讀ㄓˋ，同「誌」。 式軾拭（軾）飾 碩（一）（2）讀ㄕㄨㄛˋ。

寔湜（三） 踶

〔ㄖ〕

〔去〕日

說中國語言之分化

楊樹達

胡君以魯之著國語學草創也，謂國語之緣起有五事，其一爲雙聲疊韻。其說曰：

語意之引伸，非盡如抽稻剝繭，逐漸而起也，有相對相反對而引伸者矣。此在吾國語，大抵以雙聲疊韻爲之。雙聲卽同韻異音語，按胡氏謂聲爲韻，謂韻爲音。調節機關相同，以口腔之大小著其差也。如對於天而言地，對於陽而言陰，對於古而言今，對於生而言死，對疾言徐，對精言粗，對加言減，對燥言溼，對夫言婦，對公言姑，對規言矩，對褒言貶，對上言下，對山言水等是也。

疊韻者，雙聲之逆。同音異韻，卽口腔同形，以調節機關之轉移著其差也。如對旦言晚，對老言幼，對好言醜，對聽言聾，對受言授，對辭言訣，對出言納，對起言止，對寒言煖，對晨言昏，對新言陳，皆疊韻也。

今審考之，則雙聲疊韻之字，生於反訓，由反訓而後有雙聲疊均。然則反訓當爲語言緣起之一事，而雙聲疊韻其後起，不得爲緣起也。按古人反訓之例，如：

亂訓治　爾雅釋詁云：『亂，治也。』書盤庚篇云：『茲余有亂政。』論語泰伯篇云：『予有亂臣十人，』是也。

苦訓快　方言三云：『苦，快也。宋鄭周洛韓魏之間曰苦，自關而西曰快。』

臭訓香　孟子盡心篇云：『鼻之於臭也。』趙注：『香，臭也。』褚少孫補史記禮書云：『側載臭茝。』索隱引劉氏云：『臭，香也。』

故訓今　爾雅釋詁云：『肆，故，今也。』

徂訓存　爾雅釋詁云：『徂，往也。』又云：『徂，存也。』郭注云：以

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曩爲曏，以故爲今，此皆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郝氏疏謂徂往之徂應作退，徂存之徂應作且，不主郭氏反訓之說。不知退从且聲，則音讀同，字形雖分，在語音固無別也。）

夫訓此，又訓彼　禮記檀弓云『夫夫也』鄭注云『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又云『夫二人』鄭注云『夫二人猶言此二人也』此夫訓此也。荀子解蔽篇云『不以夫一害此一』淮南子齊俗訓云『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皆以夫與此爲對文，此夫之訓彼也。

然同一語而有相反之二義，則聽者必有混淆之虞，此非人羣之所能安也。論衡案書篇云：

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相去甚遠。

一字含相反之二義，其弊必至於此，於是而不能不求別異之道者，勢也。然在初民之世，創造之力未弘，如小兒學步，走必循牆；無所憑依，則語無由得。夫反訓者，以相反之二義寓於同聲同韻之一音者也。今欲舍反訓而求別異，而又不能憑空創造，於是或取某語之聲而變其韻以表其相反之義，則二語爲雙聲。如胡君所舉『古今』『規矩』『天地』等是也。或取某語之韻而變其聲以表其相反之義，則二語爲疊韻。如胡君所舉『新陳』『旦晚』『老幼』『寒暖』是也。民智益弘，創造之力漸大，則有相反之義而不用雙聲疊均表之者矣。又有爲雙聲疊均不必爲表相反之義者矣。

經先民之別異，故反訓之語可見於今者僅存。然以日用尋常之事，其約已定，其俗已成，未能變革，循用至今者，猶有存者焉。如：

買與賣，相反之二事也。其音同爲ㄇㄞ(Mai)（古音同支佳部。）加出於買爲賣，造字時別異之法也。一讀上聲莫蟹切，一讀去聲莫邂切，又後人語言之別異法也。

授與受，又相反之二事也。其音同爲ㄕㄡ(Shau)（古音同尤幽部）加手於受爲授，造字時之別異法也。（廣韻二字同殖酉切。）

糴與糶，又相反之二事也。（古音同在宵肴豪部。）二字同從䊮聲，音當同讀如他弔切。加入於䊮爲糴，加出於䊮爲糶，造字時之別異也。今糶讀他弔切，糴讀徒歷切，（今長沙仍讀他弔切）又後人語言時之別異法也（江氏有誥二字同部，是也。段氏異部，非是。）

右所云云，吾先民創製語言時之分化也。

又有古人二字本同一語，但以形體不同，後人承用，於岐形之外，復岐其音，今遂截然為二，竟莫知其初為一語者。然以其義訓相近，猶可循求也。如：

時與代古一語也。時字今讀禪母，古本音無禪母，凡禪之字，古聲在定母，時之古韻在之咍部。然則時字之古讀，當同於代。代字，定母，之咍韻。又時从寺聲，待亦从從聲，與代音正同。淮南子繆稱訓曰：『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帝者也。』帝字从王念孫校。又說林訓曰『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為帝者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同義之語，或作時，或作代，猶古語之遺。然今人用之，則時為四時之時，代為三代之代，用法截然矣。

道與由古一語也。由今讀喻母，非古音也。友人曾君星笠謂今喻母之字古皆讀舌音，其說甚確。其由聲之字如宙，胄，軸，今讀舌上音。今舌上音，古音皆入舌端，如笛迪今尚皆讀舌端音。由古韻與道同在尤幽部。然則由古音當與道同。迪笛聲，書『各迪有功，』史記作『各道有功』；『迪朕德，』作『道吾德，』亦以迪與道音義並同，故史公改其字耳。山海經『風道北來，』注道，從也。史記鼂錯傳『道軍所來，』西南夷傳『道西北牂柯，』漢書淮南王安傳『諸使道長安來，』道皆訓從，由亦從也。道由古音義並同，實一語也。今用之者，則儼然以為二語矣。

誋與誡，一語也。說文三上言部云：誡，敕也。徐音古拜切。誋，誡也。渠記切。按誋誡同屬見母，古韻同在之咍部，實一語也。

俟與待，一語也。矣亦喻母字，古當讀舌端音，韻屬之咍部，俟从矣聲，故古音當與待同。儀禮大射儀皆適次而俟，今文俟作待。荀子宥坐篇俟之以刑，家語始誅篇俟作待。論衡定賢篇云『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俟賢即待賢也。說文十下立部竢訓待，以同音字為訓也。方言云：𢹪，竢也。竢即今竢字。然今用之者，但知俟待二字之義从同，不知其初本為一語矣。

已與止，一語也。止字今屬照母，古音當屬端母，古韻在之咍部。然則其音當與今代字待字相近。已字今屬喻母，古音亦當讀端母，古韻亦屬之咍部。然則已與止古實同音。而今人則但知其為同義矣。說文有辰巳之巳，無已然之已，古同一字也。巳與已，兩音，猶矣之與俟也，巳已之古讀近待代，猶俟之古讀為待也。

右所云云，古語本自不分，第以用字表言之際，立形偶異，而後人但知其分，不知其合矣。

又有古本一語，後世聲音遷變，後起之音，據古字之形，語言無所附，遂別假他字或另創一字者。於是古之一語，今成二言，一保其形，一保其音，此其爲分化尤複矣。例如：

父之爲爸。據錢大昕古無輕唇音，及近日汪榮寶魚虞模均古讀如麻均之說，父之古音當如巴（ㄅㄚPa）。自父字變爲今音，後人遂造爸字。助詞之夫，今變爲語，亦同此理。

母之爲媽。據汪君之說，母古音當如媽（ㄇㄚ）。自母字變爲今音，而世遂造媽字。

無之爲麽嗎。據錢汪二氏之說，無古音當如麻（ㄇㄚ）。以無爲語末爲問詞，如唐詩『能飲一杯無』，即今麽字嗎字用法也。自無字變爲今音，而麽嗎等字遂起矣。

子之爲崽。子字古韻在之咍部，音正如崽。自子變今音，後人遂造崽字。

如之爲拿。據章君太炎云『日母之字古歸泥』及汪君之說，則『如』古音當如拿（ㄋㄚNa）。『如彼何』今云『拿他怎樣』，拿乃如字之古音也。（如挐之字有拏，今音尙同拏。）

以之爲帶。史記晉世家云：『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史記信陵君傳『欲以客赴秦軍與趙俱死』，南越傳『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以字皆領率之義。按以古作㠯，古音屬之咍部。㠯聲之字有台，透母字也。又有能，古音亦讀如台。漢書天文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能之孳乳字有：說文七上日部：㬈曃，日無光也。㬈曃即今靉靆字。又有態，亦透母字也。）然則㠯音古當如台，即今俗所書帶字也。

猗之爲啊。猗古均在歌戈部，自變爲今音，而後人遂造啊字。

噫之爲哎。噫古音在之咍部，即今哎字也。

嗚呼之爲啊哈。嗚乎古韵當入麻部，則當爲ㄚㄏㄚ，與啊哈音同。自變爲今音，ㄚㄏㄚ(aha)之音無所附，而啊哈之字遂作。

他言多變，而此類猶存古語者，親族之名，曰常恆用，不易遷轉。嬰兒學語，即能爲爸媽之音以呼其父母，英倫三島，地隔東西，而小兒呼其父母，與中土同，（Papa, Mamma）職是故也。又如『如』『以』『麽』『嗎』等語詞，屬介助，日用恆言，自難遷化；而噫嘻等詞但表不平之聲，詞屬感歎，幾無方域時間之別者，尤不待論矣。

十二，十二，八，北京屯絹胡同學廬。

ㄊㄨㄟ ㄒㄧㄥ ㄍㄨㄛ ㄩ ㄉㄧ ㄌㄧ ㄑㄧ

推行國語的利器

◀讀　物▶

高元國音學　五角
國音學講義（易作霖）四角
國語學講義（黎錦熙）四角
國語教學法講義（劉儒）四角
注音字母講義（范祥善）二角半
國音字母教案（劉儒）七角
實用國音學（廖立勳）三角半
國音新教本（方賓觀等）一角半
國語學草創（胡以魯）四角半
實用國語文法（王應偉）二册一元四角

◀教　具▶

國語留聲機片
（趙元任）全套八片　卅二元
附贈課本　另有機器發售
高元國音機關形式圖　十六幅一元
王璞國語發音圖　十一幅一元
國音字母發音圖　十五幅一元

◀字典　字帖▶

國音字典　四角
國音學生字彙　三角
國語詞典　五角
國音新詩韻　六角
國音字母習字帖　一角半

此外尚有圖書用具以及初級用書多種不克備載

一個最便利的學習國語的機關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國語科
學科完備　講義精善　改卷周到
◀　另印簡章　承索即寄　▶

上海商務印書館啟



強壯健康之兒童

世界上數百萬日新月異之兒童皆日食而又愛食此桂格麥片也

桂格麥片爲吾人發達肌肉敏捷腦筋培養神經增加精力及保護齒牙其特長之各點任何食物皆莫能及

桂格麥片力能助兒童天然生長之不足保壯年之元神及精力

此麥片裝於鐵罐之中而又會加高壓密封所以其原有之質味永遠不變

本行印有詳細食法圖案郵寄

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中公司 漢口義亨洋行 香港同益洋行 和記洋行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中國戲劇的三條路

周作人

我於戲劇純粹是門外漢，在著作排演這一方面完全地沒有一點知識，不能有所議論，現在所說的，只是囫圇地一講我所見到的中國戲劇現在可以走的三個方向能了。

中國現在提倡新劇，那原是很好的事。但因此便說舊劇就會消滅，未免過於早計；提倡新劇的人，倘若對於舊劇作着一種『可取而代』的欲望，又將使新劇俗化，本身事業跟了社會心理而墮落。我的意見，則以爲新劇當興而舊劇也決不會亡的，正當的辦法是『分道揚鑣』的做去，用不着互相爭執，反正這兩者不是能夠互相吞併，或可以互相調和了事的。我所說的三條路卽爲解決這個問題而設，現在先講方法，隨後再說明理由。這三條路是：

一　純粹新劇　爲少數有藝術趣味的人而設。

二　純粹舊劇　爲少數研究家而設。

三　改良舊劇　爲大多數觀衆而設。

第一種純粹新劇，當用小劇場辦法，由有志者組織團體，自作自譯自演自看，唯會員纔得觀覽，並不公開。完全擺脫傳統，蔑視社會心理，一切以自己的趣味爲斷，不受別的牽制。這種戲劇應該有兩樣特點，與別種演劇不同，便是非營業的，非教訓的。這全然爲有藝術趣味的少數而設，而且也不妨以其中的某種趣味爲集合點，組成精選的小團體，將來同類的團體增多，可以互相提攜，卻不必歸併以雄厚勢力。因爲我相信這總是少數人的事，卽使政黨似的併成大黨，大吹大擂的宣傳，其結果還是差不多，未見得就會招徠到多數，還有一層，這種藝術團體多是趣味的結合，所以最多興趣，但因此也不容易維持大的聯合。這個運

動如見成功，小劇場可以隨處皆有，戲劇文學非常發達，但是享受者總限於少數，新的藝術決不能克服羣衆，這是永遠的事實，只應承認而不必悲觀的。小劇場的辦法自有專家高明的意見，我不能妄參末議，現在不過說明這是中國戲劇的第一條路罷了。

第二種純粹舊劇，完全保存舊式，以供學者之研究。這也應用小劇場，也不公開，只附屬於一種學問藝術的機關，隨時開演，唯研究文化的學者，藝術家，或證明受過人文教育的人們，纔有參觀的權利。在這樣狀況之下，舊戲的各面相可以完全呈現，不但『臉譜』不應廢止，便是裝『蹻』與『摔殼子』之類也當存在，甚至於我於光緒朝末年在北京戲台上所見的 Masturbado de la virgino 的扮演似亦不妨保留，以見真相。中國舊劇有長遠的歷史，不是一夜急就的東西，其中存着民族思想的反影，很足供大家的探討；有許多醜惡的科白，卻也當有不少地方具特別的藝術味，留東方古劇之一點餘韵：因此這保存事業也是當然的事。但是，雖說為學術之故犧牲所不當惜，現在的犧牲似乎太大一點了：摔殼子的確有性命之憂，學蹻亦是一種苦工，其苦幾乎近於私刑。這兩種『技藝』，當然應該廢除，而廢除之後又不免使舊劇減色一半，殊無兩全之法。所以要實行這項辦法，於此點上尚須加以考慮。總之我所能確說者，是中國舊劇如完全保存，只當為少數有看這戲的資格的人而設，決不能公諸大衆，——他們當另有第三種戲劇在那裏。

第三種改良舊劇，即為大衆而設，以舊劇為本，加以消極的改良，與普通所謂改良戲不同。平常說到改良，大抵要積極的去變更，其結果往往弄的不新不舊，了無趣味，或者還要加上教訓的意思，更是無謂。現有的改良只是一種淘汰作用，把舊劇中太不合理不美觀的地方改去，其餘還是保留固有的精神，併設法使他調和，不但不去毀壞他，有些地方或者還當復舊纔行。四五年前我很反對舊劇，以為應該禁止，近來仔細想過，知道這種理想永不能與事實一致，纔想到改良舊劇的辦法，（其實便是這個能否見諸事實，也還是疑問。）去年夏天我遇見日本的辻聽花先生，他在中國二十餘年，精通舊劇，我說起這個問題，問他的意見，他的答語也是如此。他說舊劇變成現在的情形，自有其原因，現在要人為地使牠變為別的東西，即使能夠做到，同時也一

定把他弄死了。他便只是這一副嘴臉，在這範圍之內可以加點改革，例如新排合理的脚本，(唱做一切照舊)或潤色舊脚本，删改不通文句與荒謬思想。做法臺步都不必改，劇場也須用四方的，不用半圓，背景也不必有；幕也可以不要，只須於兩齣中間略加停頓便好。赤背的人在臺上走來走去應當廢止，後場滿坐在臺後或側面，最好穿一種規定的服裝，或可參考唐代樂人服色製定，以暗色為宜。聽花先生是北京劇評壇的一個重要人物，他的這種公平的意見是很值得傾聽的。我於戲劇別無研究，只就個人思索的結果，認定中國舊劇(一)是古劇，(二)是民眾劇，所以也得到這樣的結論。那些古風的暗示做法，我覺得並無改變的必要；掛一幅粗俗的園亭畫作背景，牽一匹活馬上台，當然為羣眾所歡迎，但這只是更使戲劇俗化了，別無一點好處。又為民眾的觀覽計，這種戲劇在城市中固然不妨用劇場制度，但是重要的還是在鄉村，在那裏應該仍舊於廟社或田野搭蓋舞臺開演，不但景地配合，自有情趣，亦正與民間生活適合。中國樂裏的金革之音，本來只可用於軍旅祭祀，演劇上未免太是喧囂，但倘若在空曠地方，祠廟或田野間的戲臺上，也就沒有什麼煩擾：從前在紹興的時候，坐船過水鄉，遠聞鑼鼓聲，望見紅綠衣的人物在臺上憧憧往來，未常不是愉快的事，又或泊舟臺側看夜戲、要看便看，不要看時便可歸艙高臥，或在篷底看書，臺下的人亦隨意去留，至今回想還覺得一種特殊的風趣。依照田家的習慣，演劇不僅是娛樂，還是一種禮節，一年生活上的轉點；他們的光陰與錢財不容許他們去進劇場，但一年一次以上的演戲於他們的生活上是不可少的。以前我也贊成官廳的禁止迎會演戲，但現在覺悟這種眼光太狹窄，辦法也太暴虐了。有一個故鄉海濱的農人曾對我說，『現在衙門不准鄉間做戲，那麼我們從那裏去聽前朝的老話呢？』(這就是說，從何處去得歷史知識。) 這是客氣一點的話，老實的說，當云『從那裏得人生的悅樂呢？』禁止他們的『水滿金山』與『秋胡戲妻』而勸令看蕭伯納易卜生，也不能說是合於情理的辦法，因為這是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求的。所以在上邊所說的限制之下，應該儘量地發展農村的舊劇，同時併提倡改良的迎會(Pageant)，以增進地方的娛樂與文化。這個實行方法當然是頗繁難，我也別無什麼好計，嘗俟日後大家的商酌。我的籠統的結論只是舊劇是民眾需要的戲劇，我們不

能使他滅亡，只應加以改良而使其興盛。

我相信中國戲劇現在有以上的三條路可走，他的作用一是藝術的，二是學術的，三是社會的。三者之中，第二第三是社會的事業，須有系統的大規模的組織繼行。現在的中國或者還談不到，此刻所能說的實在只是那第一種，因為這是私人組織，只要有人便可進行了。

至於我這樣主張的理由是很簡單的。我相信趣味不會平等，藝術不能統一，使新劇去迎合群衆，與使舊劇來附和新潮，都是致命的方劑，走不通的死路。我們平常不承認什麼正宗或統一，但是無形中總不免還有這樣思想。近來講到文藝，必定反對貴族的而提倡平民的，便是一個明證。離開了政治經濟等實際的不平等而言，用在精神方面，這兩個字可以有幾樣意思，不容易隨便指定優劣：我們可以稱文學上超越地求勝的思想為貴族的，平凡地求活的思想為平民的，也可以說自己創造的為平民的，而求他人供奉的為貴族的文學。現在如必要指定一派為正宗，只承認知識階級有這特權，固然不很妥當，但一切以老百姓為標準，思想非老百姓所懂者不用，言語非老百姓所說者不寫，那也未免太偏一點了。將來無論社會怎樣變更，現出最理想的世界，其時一切均可以平等，而各人的趣味決不會平等，一切均可以自由，而各人的性情決不能自由。有這個不幸（或者是幸）的事實在那裏，藝術的統一終於不可期，到底只好跳出烏托邦的夢境，回到現實來做自己的一部分的工作。有人喜歡王爾德，有人喜歡梅德林克，更有許多人喜歡『貍貓換太子』，以及『張欣生』！我們沒有宗教家那樣的堅信，以為自己的正信必然可以說服全世界的異端，我們實在只是很怯弱地承認感化別人幾乎是近於不可能的奇蹟，最好還是各走各的，任其不統一的自然，這是唯一可行的路。現在的傾向，新劇想與舊的接近，舊劇想與新的接近，結果是兩敗俱傷，因為這其間有很大的一個距離不是跳得過去的。『新村正』一流的新劇，雖然我們不好把他同『張欣生』之類相提並論，但我總覺得於新舊劇兩方面的發達上至少是沒有價值的。有人相信民衆會得了解藝術作品，例如英國觀衆之於莎士比亞。我們不知道海外的情形，却要武斷一句，這大抵只是一種因襲的崇拜，正如託爾斯泰所說民衆的了解荷馬一樣，給西蒙士替他證明實在全不是這一回事。

從事於戲劇運動的朋友們，請承受了這灰色的現實，隨後奮勇地認定了自己的路走上前去，願為自己或為民衆都在正當的路可走，與千萬不要想兼得二者，這是最要緊的事。

我於演劇既然沒有研究，上邊所說的辦法或者過於空想，有點不切事情也不可知，但總足以表示我現在的意見，就請讀者照這個意思去一看罷。

疾病非發生於文明以後說

（雲）

世上一般人都以為疾病的產生係與文明而俱來。上古之人都生則完全健康，死則盡其自然而終，是無所謂疾病的。詩家谷大學馬兌博士 (Dr. Roy L. Moodie) 近著一書名古代疾病 (The Antiquty of Disease) 以為事實上卻完全不是這樣。新石器時代 (Neolithic) 的人因為穴居野處，常易罹痲瘋，脚痛瘋及牙痛等症，和現在居於洞窟中的熊和貓一樣。這原人的骨骼（倘真可說是人類的話）如五十萬年前居於爪哇的猴屬人類者，常現着曾患痼疾的狀態。他如十萬年前居於英國丕爾唐 (Piltdown) 的 Dawn Man 的頭骨也有為疾病傷殘的遺跡。惟自穿顱術 (treparning) 普通以來，（如在祕魯）人們對於如科科樹葉等的痲醉物始有救濟之法。當然在未有人類以前中古代 (Mesozoic Era) 的硬動物如巨龍類殊不得不忍受一切疾病，其骨骼之留遺於今日者尚斑斑可考。如所謂 Pott's desease，大概在抱得博士(Dr Pott)數百萬年前早已有了。因為現在所發明的蜥蜴類的脊骨，顯然是曾受結核病的摧殘。他如于薩斯岩層中所發見的爬蟲類的骨骼，則可見腫瘍症之跡，德薩斯的二疊紀 (The Permian) 時的斷骨可表示被微菌損害之狀。地質學家對於古代疾病的智識，因較軟弱的物質在化石中無遺留之跡，不得不全恃於骨骼。又如海百合梗之存在於煤層中者亦有被豸蟲侵蝕之跡；由此可知昔日的軟體類甲殼類及一切植物亦必有寄生物寄生其上。總之世界事物，大者以小者為食物，然小者亦藉大者而得生。試觀那最危險的微菌不是最小的東西麼？

湯麥司哈代的詩

徐志摩

這是西方詩人讚美老年的名句;這不是氣餒了自慰的呼聲,也不是自己躲在路旁喘息,却來鼓勵旁人向前的詭辨——這是生命的烈燄,依舊燃燒着,生命的靈泉,依舊流動着,自覺心與自信心滿溢着的表現:——

Youth ended, I shall try
My gain or loss thereby;
Leave the fire ashes, what survives is gold:

*　*　*　*　*

Young, all lay in dispute, I shall know, being old.

一

跟着我來一同老!
最好的年分還不曾到,

*　*　*　*　*

上帝說:我『計畫了一個整個兒的,
青年只展露了一半,信任主者,看一個整的,更不須怕懼!』

Grow old along with me!
The best is yet to be,

*　*　*　*　*

Who saith "A whole I planned,
Youth shows but half; trust God: See all, nor be afraid!"

青年完了，我要知道
這是我的損失還是利益；
燒剩的火灰算了，燒不盡的便是黃金；
．　．　．　．　．
年輕，什麼都是爭論；老了，如今什麼都見分明。』

這不是蘇東坡酒後的朱顏也不是西方人說的擦熱了面皮假裝健康的色彩。這是丈夫的精神，這是壯健的人生觀！我們東方的詩人，為什麼便那樣的頹唐？真的老年不須說，就是正當少年的，亦只在耗費他吟咏的天才，不是自憐他的『身世』，便是計算他未來的白髮！

我疑心這不僅是詩文的呻吟病傳染的結果，我怕是我們民族的一個症候。斯賓塞的格言——健康的心智寄寓於健康的身體——不定是絕對的，但個人的創作力與個人的活力，許有內隱與外現的類別，有極密切的因果關係，我們卻不能不承認。我每次會見西歐的『文壇老將』(Veteran writers)，面對着矍鑠的精神與磅礴的氣概，我欽佩，心理的後背總有一幅對比的影像，一個彎腰曲背殘喘苟延的中國老翁！就我們民族看，年紀的重量不僅壓壞人的腰背，就連心智的能力也永絕了伸展的希望。為什麼在現在的世紀，思想像浪花似的翻新着式樣，西歐的民族裏總有少數的天才，永遠卓立在思潮的前驅，永遠不受時代轉移的影響，永遠不屈伏於時間的重壓，永遠葆存着心靈的青春？我們只要想起法國的佛朗士，德國的霍卜曼，英國的蕭伯訥，卡本德，靄理斯，再比照的想起我們的『聖人』與譯述的『文豪』——就知道我們物質貧乏的背後，還躲着更可恥的心靈貧乏哩！他們的鬚髮也許變白了，他們的創造力卻永遠是青的，他們的筋骨也許變硬了，但他們的心智卻永遠是柔和的。在他們是——真如勃郎甯說的——撥開了灰燼，煉成了純金；在我們只是耗盡了資本，養成了廢物！

過去的鎖閉的時代不必說，就如現在解放了的青年，給我們的印象也只是易榮易萎的春花，山石間輕噓的澗水，益發增切我們想見茂蔭大木的憂心，想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

的氣象。我現在要研究的詩人，他一生不絕的創造之流，便是近

代文藝界裏可驚的一個現象，不但東方藝術史上無有倫比，卽在西歐亦是件不常有的奇事。

二

哈代就是一位『老了什麼都見分明』的異人。他今年已是八十三歲的老翁。他出身是英國南部道塞德(Dorset)地方的一個鄉人，他早年是學建築的。他二十五歲(?)那年發表他最初的著作"Desperate Remedies"，五十七歲那年印行他最後的著作"The Well-Beloved"，在這三十餘年間他繼續的創作，單憑他四五部的長篇，他在文藝界的位置已足夠與莎士比亞，鮑爾札克並列。(Jude the Obscure, Tess of the D'urberville, Return of the Native,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在英國文學史裏，從哈姆雷德到裘德(Jude)，彷彿是兩株光明的火樹，相對的輝映着這三百年間雖則不少高品的著作，但如何能比得上這偉大的兩極，永遠在文藝界中，放射不朽的神輝。再沒有人，也許陀斯妥也夫斯基除外，能夠在藝術的範圍內，孕育這樣想像的偉業，運用這樣洪大的題材，畫成這樣大幅的圖畫，創造這樣神奇的生命。他們代表最高度的盎格魯撒克遜天才，也許竟爲全人類的藝術創造力，永遠建立了不易的標準。

但哈代藝術的生命，還不限於小說家，雖則他三十年散文的成就，已經不止衆人的精力。一八九七那年他結束了哈代小說家的使命，一八九八那年，他突然的印行了他的詩集"Wessex Poems"。他又開始了，在將近六十的年歲，哈代詩人的生命，散文家同時也製詩歌原是常有的事 Thackery, Ruskin, George Eliot, Macaulay, the Brontes 都是曾經試驗過的。但在他們是一種餘閑的嘗試，在哈代却是正式的職業。實際上哈代的詩才在他的早年已見秀挺的萌芽。(他最早的詩歌是二十五六歲時作的)只是他在以全力從事散文的期間內，不得不暫遏歌吟的衝動，隱密的培養着他的詩情，眼看着維多利亞時代先後相繼的詩人，譚宜孫，勃郎寧，史文龐，羅剎蒂，莫利斯，各自拂拭他們獨有的絃琴，奏演他們獨有的新曲，取得了勝利的桂冠，重復收斂了琴響與歌聲，在餘音縹渺中，向無窮的大道上走去。這樣熱鬧的過景，他只是閒暇的不羨慕的看着，但他成熟的心靈裏却已漸

次積成了一個強烈的反動。維多利亞時代的太平與順利，產生了膚淺的樂觀庸俗的哲理與道德苟且的習慣，美麗的阿媚羣衆的詩句——都是激起哈代反動的原因。他積蓄着他的詩情與諧調，直到十九世紀將近末年，維多利亞主義漸次的衰歇，詩藝界忽感空乏的時期，哈代方始與他的詩神締結正式的契約，換一種藝術的形式外現他內蘊的才力。一九〇二年他印他的"Poem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又隔八年印他的"Time's Laughing-Stocks"。在這八年間，他創製了一部無雙的傑作——"The Dynasts"分三次印行寫拿破崙的史蹟總計一百六十餘幕的偉劇，這是一件駭人的大業。歐戰開始後，他又印行一本詩集題名"Satires of Circumstance"一九一八年即歐戰第四年又出"Moments of Vision"去年一九二二又出他最後的詩集"Late Lyrics and Earlier"到現在為止除了三本詩劇，共有六大冊詩集是他二十年來詩的成績，他現在雖已八十三歲，我們却不能拿年歲來斷定他的詩藝的生命，實際上他最近的詩歌並沒有力量漸衰的痕跡，我們正應得盼望這隻『希臘的神鳥』永遠舒展着高亢的歌音，彌漫寂寞的長空。我手頭沒有他的全集，也沒有相當的時間，所以只能勉竭我短視的目光，像觀這位大天才的神彩，強勉我極粗笨的手筆，寫述我私人的欣賞。

三

六十年繼續的創造的生涯！六十年繼續的心靈活動，繼續的觀察，描寫，考慮，分析，解釋，問難，天地間最偉大的兩個現象，「自然」與「人生」；六十年繼續的，一貫的尋求，尋求人生問題的一個解答！他是個真的思想家，他不是在空虛的整套的名詞砌成的暗弄中摸索，不是在暗房裏捉黑貓；他是運用他最敏銳的心力來解剖人類的意志與情感，寫實的不是幻想的，發現平常看不見的鎖鍊，自然界潛伏着的勢力，看不見的威權，無形的支配着人生的究竟，無形的編排着這齣最奧妙的戲劇，悲與趣互揉的人生。

哈代的名字，我們常見與悲觀厭世『寫實派』等字樣相聯；說他是個悲觀主義者，說他是個厭世主義者，說他是個定命論者，等等。我們不抱怨一般專拿什麼主義什麼派別來區分，來標

類作者；他們有他們的作用，猶之旅行指南，舟車一覽等也有他們的作用。他們都是一種『新發明的便利』。但眞誠的讀者與眞誠的遊客却不願意隨便吞咽旁人嚼過的糟粕；什麼都得親口嘗味。所以卽使哈代是悲觀的，或是勃郎寧是樂觀的，我們也還應得費工夫去尋出他一個『所以然』來。藝術不是科學，精采不在他的結論，或是證明什麼；藝術不是邏輯，在藝術裏，題材也許有限，但運用的方法各各的不同；不論表現方法是什麼，不問『主義』是什麼藝術，作品成功的祕密就在能夠滿足。他。那。特。定。形。式。本。體。所。要。求。滿。足。的。條。件，產。生。一。個。整。個。的。完。全。的，獨。一。的。審。美。的。印。像。抽象的形容詞，例如悲觀浪漫等等，在用字有輕重的作者手裏，未始沒有他們適當的用處，但如用以概狀文藝家的基本態度，對生命或對藝術，那時錯誤的機會就大了。卽如悲觀一名詞，我們可以說叔本華的哲學是悲觀的，夏都勃理安(Chateau Briand)是悲觀的，理巴第的詩是悲觀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悲觀的，或是哈代的哲學是悲觀的。但除非我們為這幾位悲觀的思想家各個的下一個更正確的狀詞，更親切的敘述他們思想的特點，僅僅悲觀一個字的總冒，絕對不能滿足我們對這各作者的好奇心。在現在教科書式的文學批評盛行的時代，我們如其眞有愛好文藝的熱誠，除了耐心去直接研究各大家的作品，為自己立定一個『口味』(Taste)的標準，再沒有別的速成的路徑了。

『哈代是個悲觀主義者』，這話的涵義就像哈代有了悲觀或厭世的成心，再去做他的小說，製他的詩歌的。『成心』是藝術的死仇，也是思想大障。哈代不會寫裴德來證明他的悲觀主義，猶之雪萊與華茨華士不會自覺的提倡『浪漫主義』或『自然主義』。我們可以聽他自己的辨護。去年他印行的那本詩集“Late Lyrics and Earlier”的前面作者的自敍裏，有辨明一般誤解他基本態度的話，當時很引起文學界注意的。他說他做詩的本旨，同華茨華士當時一樣，決不為遷就羣衆好惡的慣習，不是為謳歌社會的偶像。什麼是誠實的思想家，除了大胆的，無隱忌的，袒露他的疑問，他的見解，人生的經驗與自然的現象，影響他心靈的眞相？百年前海涅說的『靈魂有她永久的特權，不是法典所能翳障，也不是鐘聲的樂音所能催眠。』哈代但求保存他的思想的自由，保存他靈魂永有的特權。——保存他的

Obstinate questionings 倔強的疑問的特權。實際上一般人所謂他的悲觀主義 (Pessimism) 其實只是一個人生實在的探檢者的疑問;他引證他一首詩裏的詩句——

If way to the better there be, it exacts a full look at the worst

這話是現代思想家,例如羅素,蕭伯訥,華理士常說的,也許說法各有不同;意思就是:『卽使人生是有希望改善的,我們也不應故意的掩蓋這時代的醜陋,只裝沒有這回事。實際上除非徹底的認明了醜陋的所在,我們就不容易走入改善的正道。』一般人也許很願意承認現世界是『可能的最好,』人生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有希望的,幸福與快樂是本分,不幸與挫折是例外或偶然,雲霧散了還是青天,黑夜完了還是清晨。但這種淺薄的樂觀,當然經不起更深入的考案,當然只能激起徹底的思想家的冷笑;在哈代看來,這派的口調,只是『骷髏面上的笑容!』

所以如其在哈代的詩歌裏,猶之在他的小說裏,發現他對於人生的不滿足,發現他不倦的探討着這猜不透的迷謎,發現他暴露靈魂的隱祕與短處;發現他悲慨陽光之暫忽,冬令的陰霾;發現他冷酷的笑聲與悲慘的呼聲;發現他不留戀的戳破虛榮或剖開幻象;發現他盡力的描畫人類意志之脆薄與無形的勢力之殘酷;發現他迷失了『跳舞的同伴』的傷感;發現他對於生命本體的嘲諷與厭惡;發現他歌咏『時乘的笑柄』或『境遇的諷刺』;在他只是大胆的無畏的盡他詩人思想家應盡的責任,安諾德所謂 Application of ideas to life;在他只是露他內在的『刹那的徹悟』;在他只是反映着最深刻的也是最眞切的這時代心智的度量;我們如其一定要怪嫌什麼,我們還不如怪嫌這不完善的人生,一切文藝最初最後的動機!

至於哈代個人的厭世主義,最妙的按語是英國詩人老倫士平盈 (Laurence binyon) 的,他說如其他眞是厭世,眞是悲觀,他也決不會得不倦不厭的歌唱到白頭,背上抗着六十年創造文藝的光明。一個作者的價值,本來就不應得拿他著作裏表現的『哲理』去品評,我們只求領悟他創造的精神,領悟他擴張藝術境界與增富人類經驗的消息。況且老先生自己已經明言的否認他是什麼悲觀或厭世,他只是,在這六十年間,『倔強的疑問』着。

四

我手頭有的就只他的一本詩選（"Selected Poems of Thomas Hardy"——Golden Treasury Series）和他最後出的那本集子(Later Lyrics and Earlier——1922)很可惜有幾首應得引用的詩都不在這裏，譬如 "The Tramp Woman'' ''The Church Clock" (Samuel C. Chew: Thomas Hardy)"On Shakespeare" (?)'My Cicely" "The Wido.")

如其你早幾年，也許就是現在，到道騫司德的鄉下去，你或許碰得到裘德的作者，一個和善可親的老者，穿着短褲便服，精神颯爽的，短短的臉面，短短的下頦，在街道上閒暇的走着，招呼着，答話着，你如其過去問他衛撒克士（Wessex）小說的名勝，他就欣欣的從詳指點講解；回頭他一揚手，已經跳上了他的自行車，按着車鈴，向人叢裏去了。我們讀過他著作的，更可以想像這位貌不驚人的聖人，在衛撒克士廣大的起伏的草原上，在月光下，或在晨曦裏，深思地徘徊着，天上的雲點，草裏的蟲吟，遠處隱約的人聲都在他靈敏的神經裏印下不磨的痕跡；或在殘敗的古堡裏拂拭亂石上的苔青與網結；或在古羅馬的舊道上，冥想數千年銅盔鐵甲的騎兵曾經在這日光下駐蹤；或在黃昏的蒼茫裏，獨倚在枯萎的大樹下，聽前面鄉裏的青年男女，在笛聲琴韻裏歌舞他們節會的歡欣；或在開茨或雪萊或史文龐的遺跡，悄悄的追懷他們藝術的神奇……在他的眼裏，像在高蒂閑(Theophile Gautier)的眼裏，這看得見的世界是活著的；在他的『心眼』(The Inward Eye)裏，像在他最服膺的華茨華士的心眼裏，人類的情感與自然美好的景象是相聯合的；在他的想像裏，像在所有大藝術家的想像裏，不僅偉大的史蹟，就是眼前最瑣小最暫忽的事實與印像，都有深長奧妙的意義，平常人所忽略或竟不能窺測的。從他那八十年不絕的心靈生活——觀察，考量，揣度，會悟，印證，——從他那八十年不懈不弛的真純經驗裏，哈代，像春蠶吐絲製繭似的，抽繹他最微妙最輕靈最可愛的音樂，紡織他最縝密最鮮艷最經久的詩歌——這是他獻給我們可珍的禮物。

所以哈代鄉土的色彩，給我們最深的印像。在他的詩文裏，衛撒克士，從前一個冷落的少人注意的區域，取得了不朽的生

命，猶之西北部的『湖區』(Lake District)在華茨華士的詩歌裏留存了不磨的紀念。莎士比亞是最廣博最普遍的藝術家，但同時他也是最富於地方彩色的作者。哈代所創造的藝術世界之廣博與普遍，我們只能想起世上最偉大的作者去比擬他。但同時又有誰，除了莎士比亞，我們可以承認最是代表英民族特有的天才？沒有真偉大的藝術家可以鄙棄他所從來的鄉土；藝術的原則是從殊特的事物裏去求普遍的共性，這共性就是真理；其實，在藝術的範圍裏，也只有從剝盡個性的外皮，方可以見到真理的內核。所以哈代書裏的主人公，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沒有一個不在他的品格裏帶着衛撒克士的護照。但同時那一個不是純粹人道的標本，那一個不要求我們『藝術真』的認識？

哈代的詩，與華茨華士或與他同代的滿壘狄士(George Meredith) 的詩是絕對的不相同；但他詩藝的靈感的泉源與原則，却是分明與他們的可比：他們都以自然為他們藝術的對象，以人生為組成有靈性的自然的一個原素。我們可以說他們的態度與方法是互補的：華茨華士與滿壘狄士看著了陽光照着的山坡澗水，與林木花草都在暖風裏散布他們的顏色與聲音與香味——一個黃金的世界，日光普照着的世界；哈代見的却是山的那一面，一個深黝的山谷裏，在這山岡的黑影裏無聲的息着，昏夜的氣象，彌布着一切，威肅，神秘，凶惡。所以華茨華士大聲的宣布，

We live by Hope, Admiration and Love.

他詩裏形容神靈的自然最雄偉的詩句是：

The mighty Being is awake,
And doth with her eternal motion make,
A sound like thunder, everlastingly。

或是滿壘狄士，他永遠的不懷疑人生的趣味：——

"Sweet as Eden is the air,
And Eden-Sweet the ray"。

他自己就是個『上騰的百靈』(The Lark Ascending)。

但哈代到了最頹喪的時刻，竟至於憤懣的喊道：

"Mankind shall cease. — So let it be,"

他的自然的概念也是華茨華士的反面，他看這宇宙只是個神靈滅絕了的軀殼，存下冷酷的時間與盲目的事變，像一羣

惡魔似的驅逐着，戲弄着無抵抗的人生」

所以他思想的途向與維多利亞中期的同時者所取由的，分明是相背的；在春朝羣鵲的歡噪裏，秋雁在雲外的哀鳴是不能諧合的。他的忍耐是有酬報的，如其他早二十幾年便發布他的詩歌，那時決不會引起他應得的注意，至多不過取得一個與「痙攣派詩人」(The Spasmodics) 相似的知名，也許竟至跟蹤他那無雙的詩劇的成功。況且他又在史文龐的身上尋得了一個最强有力的知己，與他一樣的厭惡維多利亞主義之庸俗，一樣的反抗物質勝利的樂觀論調，一樣的厭煩盛行的矯情主義(Sentimentalism)，在他的前面開放了瀑布似的大聲，預報思想與文藝的轉向；等到一般的歌音已經流水似的消淡了，他的史文龐的還是——

"Thine swells more and more"

所以無怪他對史文龐那樣熱烈的同情與崇拜——

"I...... read with a quick glad surprise *new words*,
　in classic guise,——
The passionate pages of his earlier years,
Fraught with hot sighs, and laughters,
　Kisses, tears;
Fresh-fluted notes, yet from a minstrel who
Blew them not natively, but as one who knew
　Full well why thus he blew.
　　——"A Singer Asleep," 1910.

「這新鮮的歌調不是偶然吹到的，而是自覺的藝術家表現他新思想正確的語言」這幾行詩句意譯了，我們正可以當作哈代自傲的陳詞。

哈代與史文龐都是孤高的歌吟者；他們詩歌的內容既與維多利亞主義分野，他們詩歌的形式也多是創作。哈代最愛衞撒克士民歌的曲調及農村的音樂，他從小就聽熟的，後來影響他的詩藝甚深。

他詩段變化(Stanzaic variation) 的試驗最多，成功亦很顯著，他的原則是用詩裏內蘊的節奏與聲調狀擬詩裏所表現的情感與神態。我們念他的"Lizbie Browne" 或是Two

Wives" 或是 "Tess's Lament," 或是 "Dynasts" 裏的歌調，便可以知道藝術家刻苦的匠心。

五

我們現在來看：哈代爲什麼人家都說他是悲觀或厭世；究竟他的詩可以沈悶到什麼程度；究竟他是否應得這樣的一個稱號。最煩惱他的是：

The eternal question of what Life was,
And why we were here, and by whose strange
 laws
That which mattered most could not be.

最煩惱他的是這終古的疑問，人生究竟是什麼？我們爲什麼要活着？既然活着了，爲什麼又有種種的阻礙？使我們最想望的最寶貴的不得自由的實現。我先引用他有名的那首 "Yell Ham-wood's Story"——

Coomb-Firtress say that Life is a moon,
 And Clyffe-hill Clump says "yea!"
But Yell'ham says a thing of its own:
 It's not "Gray, gray
 Is Life alway!"
 Nor that Life is for ends Unknown.
It says that Life would signify
 A thwarted purposing.
That we come to live, and are called to die.
 Yes, that's the thing
 In fall, in Spring,
 That Yell'ham says:—
 "Life offers—to deny!"

『一個挫折了的意志』("A thwarted purposing,")『生命付與了——終還撤銷』("Life offers-to deny")『證實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那一點，偏偏的不能實現。』("That which mattered most could not be")

這一點究竟是什麼——也許是理想的戀愛，也許是理想的自由？——哈代始終不曾明白的說出；他只是反覆的申說生命

現在的可能不能使他滿意，不能使他信仰。我對愛神說 (I Said to Love) 那首詩的末了一節詩人的憤慨到了極端了——

"Depart then, Love……
Man's race shall perish, threatenest thou,
Without thy kindling coupling-vow?
The age to come the man of now
Know nothing of?——
We fear not such a threat from thee;
We are too old in apathy!
Mankind shall cease.— So let it be,"
I said to Love,

哈代有時竟可以這樣極端的狠毒，這樣的斬釘絕鐵——『人類必定滅絕——也就讓他去休』——同樣的憤慨，他在 "Jude the Obscure" 裏借裘德那古怪的兒子 Father Time 的說話與行爲盡情的發洩。那部書的後半，神經稍爲軟弱些的讀者竟有些『受不了』，也就爲此。

但有時，我們也可以在他崛强的疑問中聽出比較的溫馴，近人情的語氣，比如他的 "To Life" ——

O Life with the sad teared face,
I weary of seeing thee,
And thy draggled cloak, and thy hobbling pace,
And thy too-forced pleasantry!

I know what thou would'st tell
Of Death Time, Destiny——
I ha e known it long, and now, too, well
What it all means for me,

But canst thou not array
Thyself in rare disguise,
And feign like truth, for one mad day,
That earth is paradise?
I'll tune me to the mood,
And mumm with thee till eve;
And maybe what as interlude
I feign, I shall believe!

這實在是極可憐的語聲！一個人在生活裏總得有一個依據，有一個感情的中心，不論是上帝是金錢或是戀愛，總得有一個不會消滅的幻象，鬼燐似的在他的面前閃亮着，彷彿說『還有希望，跟我來吧。』哈代這首詩是寫一個人對於生命一切的依據與信仰都沒有了，一切的幻景都破滅了；但他又不能在這絕對的『價值——無』與『標準——無』的生活裏呼吸，所以他又不得已又來覥覥的與殼想的生命講價，與他商量情願討回一張撕破了的面具來遮蓋絕對的空虛，重新借一個虛幻的景象，來鼓勵他繼續生活的勇氣；他甚至於卑伏的自認，也許他的已經倒塌了的信仰，竟有機會重豎起來都還難說！

在樹林裏 (In a Wood) 的那首詩，也是代表作者在『不得已』中求強勉的得已的苦衷。

In a Wood

Pale beech and pine so blue,
　Set in one clay,
Bough to bough cannot you
　Live out your day?
When the rains skim and skip,
Why mar sweet comradeship,
Blighting with poison-drip
　Neighbourly spray?

Heart-halt and spirit-lame,
　City opprest,
Unto this wood I came
　As to a nest:
Dreaming that sylvan peace
Offered the harrowed ease ——
Nature a soft release
　From men's unrest.

But, having entered in,
　Great growths and small
Show them to men akin ——

Combatants all!

Sycamore shoulders oak,

Bines the slim sapling yoke,

Ivy-spun halters choke

Elms stout and tall.

Touches frm ash, O wych,

Sting you like scorn!

You, too, brave hollies, twitch

Sidelong from thorn.

Even the rank poplars bear

Poorly a rival's air,

Cankering in blank despair

If overborne.

Since, then, no grace I find

Tought me of trees,

Turn I back to my kind,

Worthy as these.

There at least smiles abound,

There discourse trills around,

There, now and then, are found

Life-loyalties

1887 1896

最初他飽受了生活的煩悶與壓迫，想起安寧的自然或者可以給他慰藉，他就走入了一個靜定的樹林，心想這樣的 Sylvan peace，這樣溫柔的境界，當然能夠舒解他心裏的煩惱。但是他在林中仔細觀察時只見：

Great Growths and small

Show them to men akin ——

Combatants all!

下面兩節列述他所見植物界生存競爭的慘劇，逼迫他急急的逃出了樹林，從此再不向自然討慰安，還是

Turn I back to my kind,

Worthy as these.
There at least smiles abound.
There discourse trills around,
There, now and then, are found
Life-loyalties.

我們再讀他的希望歌(Song of Hope)——

Song of Hope

O sweet To-morrow!——
After to-day
There will away
This sense of sorrow
Then let us borrow
Hope, for a gleaming
Soon will be streaming,
Dimmed by no gray——
No gray!

While the winds wing us
Sighs from the gone,
Nearer to dawn
Minute-beats bring us;
When there will sing us
Larks, of a glory
Waiting our story
Further anon——
Anon!

Doff the black token,
Don the red shoon,
Right and retune
Viol strings broken;
Null the words spoken
In speeches of rueing,
To-morrow shines soon——
Shines soon!

再念他輕鬆如竹林裏流水聲的小調：——

First or Last (Song)

If grief come early
　Joy comes late,
If joy come early
Grief will wait;
　Aye, my dear and tender!
Wise ones joy then early
While the cheeks are red,
Banish grief till surly
Time has dulled their dread.
　And joy being ours
　Ere youth has flown,
　The later hours
　May find us gone;
　　Aye, my dear and tender!

這差不多到了我們『行樂及時』的老話了。

但他也有時幾於疑問他自己的疑問，有時他專看黑影的覺，覺著到了剎那間的光明，他幾於跳出了他的灰色的『迷圈』。在"The Darkling Thrush"那首詩裏，例如他就逢到了這樣一個境界：大冷天天慘地暗的，一些生氣都尋不着，乾硬的地皮殭直的橫着，像是這『世紀的屍體』，低壓的雲與悲嘯的風像他的殯幕與哭聲，在這個光景裏忽然

A voice arose among
　The bleak twigs overhead
In a full-hearted even song
　Of joy illimited;
An aged thrush, frail, gaunt, and small,
　In blast-beruffled plume,
Had chosen thus to fling his soul
　Upon the growing gloom.
So little cause for carollings
　Of such estatic sound
Was written on terrestrial things
　After or nigh around,

That I could think there trembled through
His happy good-night air
Some blessed Hope, whereof he knew
And I was unaware.

——Dec, 1900

在那樣荒涼的一幅冬景裏，那隻『上年紀的冬雀』正應得與他的同伴噤聲的躲在巢裏守寒，卽使要放歌聲，他也應得怨歎他的饑與寒，或是咒詛天地的沈悶——他那裏來的無限的歡欣？那雀兒歡暢的歌聲，引起我們詩人的疑問，難道在這寒慘的氣氳裏，果真有什麼可喜的消息，無形的傳布着，雖則我看不見聽不出，也許雀兒他倒知道的呢？所以我們長於咒詛的詩翁，也一度取下了他的眼鏡，仔細的拂拭個乾淨，疑心玻璃上積着的塵埃或水氣，審强了他所見的事物，寃了他的觀察！

六

讀哈代的詩，不僅感覺到 That which mattered most could not be 的悲哀，并且彷彿看得見時間的大喙兒狠的張着，人生裏難得有剎那的斷片的歡娛與慰藉與光明，他總是不容情的吞了下去，只留下黑影似的記憶，在寂寞的風雨夜，在寂寞的睡夢裏，刑苦你的心靈，嘲笑你的希望。

哈代老年的詩，很多是舊情與舊景的追憶；他彷彿是獨立在光陰不盡的長橋上，吹弄着最動人的笛音，從霧靄重裏的一端，招回憧憧的鬼影，這是三十年前燈光下的微笑，這是四十年前半夜裏待車時的雨聲，這是被現實剮殘了的理想，這是某處山谷中迴響的松濤，這是半涼了的美感，這是想像遺忘了的嬰孩……

我這裏錄他這類性質最有名的 Beyond the Last Lamp·——

Beyond the Last Lamp
(Near Tooting Common, London)

(1)

While rain, with eve in partnership,
Descended darkly, drip, drip, drip,

Beyond the last lone lamp I passed
　　Walking slowly, whispering sadly,
　　Two linked loiterers, wan, downcast:
Some heavy thought constrained each face,
And blinded them to time and space.

(2)

The pair seemed lovers, yet absorbed
In mental scenes no longer orbed
By love's young rays Each countenance
　　As it slowly, as it sadly
　　Caught the lamplight's yellow glance,
Held insuspense a misery,
At things which had been or might be.

(3)

When I retrod that watery way
Some hours beyond the droop of day,
Still I found pacing there the twain
　　Just as slowly, just as sadly,
　　Heedless of the night and rain.
One could but wonder who they were,
And what wild woe detained them there.

(4)

Though thirty years of blur and blot
Have slid since I beheld that spot,
And saw in curious converse there
　　Moving slowly, moving sadly,
　　That mysterious tragic pair,
Its olden look may linger on——
All but the couple, they have gone.

(5)

Whither? Who knows, indeed···and yet
To me, when nights are weird and wet,
Without those comrades there at tryst
　　Creeping slowly, creeping sadly,

That lone lane does not exist.

There they seem brooding on their pain,

And will, while such a lane remain

這眞是詩人裏的代珈(Degas)如其我們在代珈的畫裏——跳舞場艷色燈光下的裙影與撓舞,枯坐在珈琲館外罪惡與墮裏的面色——看出了文明社會敗象的警告;我們在哈代這首詩的意境裏——荒涼的街道,慘白的街燈,淅瀝的雨聲,一雙私語着的人影,在這悲慘的背景裏遲緩的,永遠的徘徊着——豈不也感悟到更深刻的意義,在詩的音節裏潛隱着?

成功眞詮

(雲)

英國著述家威爾斯(H. G. Wells)近在The American Magazine 論所謂成功(Success)的眞義。略謂普通都以爲凡能達其所希望的目的者,便是成功;不知成功的正道,實非常狹隘。人常易誤入其旁趣僞的成功的路。例如北巖爵士,路德喬治,一般人都以爲他們倆總算成功了,實則並沒有成功。那末要怎樣纔是眞正的成功呢?他道:

『林肯,美國統一的救護者。他雖不得其死,但我却以爲是一個成功的人。耶穌雖然也死得很慘酷,他的教義爲一般神學家誤解,利用,但是他畢竟也是成功。培根晚年雖以侵吞公款致被彈查辦,然他替科學的研究建立根本計畫的偉業,却是與世長存,不因此而稍減。莎士比亞及其死也雖是一個偏急萎靡的人,但却也是一個致成功的。盧恩(Sir Christopher Wren)雪萊,達爾文和病廢的愛倫坡,如這些人,他們的姓名都是輝耀千古的。至若北巖,喬治,拿破崙等,他們的事業不過能引起世人的注意吧了。』

據威爾斯的意見,『以爲財富,聲望,地位,勢力,都不能用爲成功的標準。量度成功眞正的標準,當由我們所能至的地位及能成的事業,與我們所已成的及由我們自己所成就的事業之比而定成功之如何。』

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

王統照

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為愛爾蘭大詩人夏芝所得，於是國人對於夏芝之作品及思想，漸引起研究的興趣，可惜至今對於夏芝還未有過系統的介紹。此篇係年前譯夏芝詩集微光時掇拾而成，現在重加删改，揭之於東方雜誌。　著者附識

一　緒言

有人說作一國的文學史，甚至作一國國內的一個時期的文學史，都是不容易著筆的，我以為不但一國的文學史與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如此，即為一個文學家作個周到詳細的評傳也是處處令人感覺着筆鋒的遲迴。因為作某家的傳記，必先要多多的研究他的著作，還要進一步能了解他的思想的結晶，審知他的性格環境，及時代的背影。這些都是直接或間接與此作家的作品及其作品所表現的思想有關的。況且古今的文學家他們的得為思想，及其作品的色彩調子，雖同說在於一個民族之中，同隸於一個主義之下，然人各有其特異之點，這是稍治文學者所盡知的。

復次我又有個感想：就是為文學家作傳，凡屬於純粹的寫實主義派的作家較易，而屬於神祕派與浪漫派的作家較難。因為寫實主義的作家與其作品是客觀的，忠實的，平凡的，顯著的，所以研究與理解上比較的容易。至於神祕派與浪漫的作家與其作品，是主情的，奇幻的，朦朧的，因此更使人有不易捉摸之處。

我由這點看來，當我寫下那夏芝略傳四個字時，使我生重大的慚愧！

夏芝的介紹，是中國文學界近一二年中的事，不過譯他的作品與述他的思想的，只三五篇——就我所見的。我呢，對於他

的全部著作，未曾都得屬目，就要爲作路傳，未免太不自諒了！然我因譯成他所作的這部徵光集，不能沒個介紹，因夏芝的思想，實是現代世界文學家中的一個異流，況且他的著作，更是神幻、縹緲，不易了解，故更有作介紹的必要。

或者有人說：在中國這樣的思想黑暗的社會狀況下，不應介紹這樣新浪漫與帶有象徵色彩的作品來。這句話，我也認爲有片面的理由，但文學絕不是在一個範疇裏能籠罩住的，況且即使任何神祕與浪漫的思想，必有個本然的物事，作其思想的骨子。不過不如寫實主義的明著與直現罷了。實在說來，夏芝的思想，也絕不是故蹈虛空，神遊於鬼神妖異之境。只是他的著作，有個縹緲朦朧的影子在上，但看讀者透視眼光的深淺罷了！且我以爲如夏芝的著作，雖是有神話與民族的傳言作材料，然而他那種高尚的思慮與熱情的衝擊，也全由此表徵而出。若看其文字之表面，則不近人情，不切實事，有何引人讚歎的地方，而他的想望與情感，以及對於愛爾蘭的戀情與對於宇宙的批評，却於其中流露無餘了！

二 夏芝的身世

要敘述夏芝的身世，則時代的背影與其民族的特性，這當然是要明瞭的。

愛爾蘭的色爾特族，原是英國最先的土著民族。他們有很悠久的歷史，其民族的特性，與後來侵入英國的諾爾曼人完全不同。雖說他們同隸於一個國家之下，愛爾蘭且是多年的被征服者，然色爾特族人，仍保存其天然的性質，不能與英人同化爲一。所以到現在，愛爾蘭尚能恢復獨立的地位，組成嶄新的愛爾蘭自由邦。我們曉得英人是一種實事求是莊重沈着的人們，而色爾特族却自原始以來，直到二十世紀科學極盛時代，他們的神祕色彩和浪漫性質，仍然是異常濃厚。而尤可從他們的文學上看出。因爲色爾特人富有自然的文學上的特徵。色爾特族人的性質，是奇幻的，不是平凡的，是象徵的，不是寫實的，是靈的，不是肉的，是情感的，不是理智的。因此，由這類性質而創造出的文學，當然與英文學兩樣，有獨特的性質——濃厚的地方色彩與民族思想。不但與英文學不是一種面目，即與法與德與意大利，俄羅斯諸國中也可謂異幟獨標了。

從前的愛爾蘭作家，我們不說了。近代最著名的，則當推葛

雷夫人(Lady Auguster Gregory)，新格(John Millington Synge)同夏芝(William Butter Yeats)。愛爾蘭的文學界，自有此三人的作品出現，於是他們文學的光燄與色彩，更加明耀了。然而這三個人，雖說都是色爾特族晚近文學的結晶者，不過各人創作的特質，仍然是不相混淆。我們於此單說夏芝的身世，與其性格，以作後面論其作品時的引導。

夏芝於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愛爾蘭首都杜柏林(Dublin)，他的父親 J. B. Yeats 是愛爾蘭的 R. H. A.（王家蘇格蘭畫院）初從事政治生活，後爲著名的藝術家。他的祖父 William Butter Yeats，也是藝術界的首領；嘗爲都溫州托林里城(Tullylish)地方的總牧師。他的外祖父 William Pallexfen，是經營商業的，曾作過船主，在賽利溝 (Silgo) 那裏。由此看來，夏芝的家族，原是具有藝術性的。夏芝於九歲時，便到倫敦去，他的父母以後就住在那邊。夏芝第一次受的教育，是在哈馬兒斯密司 (Hammersmith) 的古普林學校，當他十五歲時，又在杜柏林 Erasmus Smith 學校裏。

夏芝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得出他讚美與愛戀他幼時釣遊之鄉的地方，尤以賽利溝地方爲甚。原來他的外祖，就住在賽利溝。他的早年著作，便是在賽利溝開始作的。那個地方，本是山水幽靜的地方，他在那裏作過些韻文同散文，在巴拉賓城——是賽利溝的一個城，曾作過那篇約翰許兒漫(John Sherman)，他曾說，這個城，是『灰色的街道』是『在夏日滿了鱒魚與鰻魚的捉魚人，他睡着了，在冬日像隻熊』。夏芝之戀愛賽利溝的故鄉，對於自然多所欣慕與戀念，由此可以想見了。

而在我所譯的這本微光裏，更是處處可以看得出。如洛司與鼓角，更是地方色彩異常濃厚。我們可於微光這部集子裏，見出他對於故鄉的一草，一石，以及飛馳的灰雲，荒涼的海岸，都有夏氏縣杳幽深的思念。

夏芝在童年中，倒沒有什麼奇迹可述，不過他自小時便有詩人的深感。十六歲時，就起手作詩，他那時正在 Pre-Raphaelite 學校裏讀書。因着天然的引感，便作的這些詩，詩中之一，名叫做竊童(The Stolen Child)，其詩之美麗，如其他的弦歌是一樣的活潑與爽利，也可以說是在英詩之黃金時代所能找得出的相同。這雖是夏芝的處女作，然而已是『儀態萬方，亭亭玉

立一的絕世美人了！關於他這時期的著作，很有可以引證的地方，且待下章裏再說。

至於他的性格，却也與其著作上所表現的思想，有同一之傾向。他也曾學過美術，然他相信文字的興趣，比美術還要高的。所以就成就愛爾蘭近代的一個詩人。他自二十歲上，（關于他的詳細的性行敍述于下章）在報紙雜誌上，已發表了好多的著作。直到現在，仍然在愛爾蘭經營他這種紛繁的生活，而其著作早已風行世界，人人以爲愛爾蘭的詩人，且公認爲世界的詩人了。

夏芝的詩，和戲劇，散文等，幾無一不含有詩的風味在內。這實是他的著作的一個特點。總言之，則夏芝用詩表現他的思想是朦朧的，神祕的，神話傳說的影響，與熱烈的幽美的深感，而象徵的痕迹，則處處可見。

他與詩哲太戈爾是最爲契合的朋友，他曾在太氏的著名詩集伽檀偈利第一次用英文印行時，作過很好的一篇序言。這也可見他們的思想之彼此契合之處，雖是作品的形式不同。我們知道夏芝的生平，是平淡的，安靜的，不像其他詩人，或因政治，或因戀愛，弄得流離漂泊。在夏芝是常安心在幻想的花園裏的。

我在此略述他的身世，至於其著作與思想的解剖，在下面略說梗概。

三　偉大的詩人

上面說過夏芝是一個詩人，他所作的任何種文學品，都有深醇的詩意，滲浸其中。至於他平生，亦惟有詩的著作最富。他從十六歲在學校時，就學作詩。其最佳的，便是奧廂的漂泊（Wandering of Oisin）與其他的詩。這種夏芝的少年詩，全是蒙了憂鬱與沈着的色彩，着眼到不可見的宇宙之美境，要脫却人世的煩悶，求靈魂的安慰的呼聲。我們現在就來論他二十年的代表作奧廂的漂泊看是怎樣？

奧廂的漂泊，是一種敍述詩，是極長的獨唱劇（Monologue），敍述一個異敎徒名叫奧廂（Oisin）。（現在圖印者多有當作爲Usheen的）他少年的時候，他同他的伴侶們去獵一隻鹿，越過一處海岸，看見一個高大的婦人，騎在馬背上。夏芝的詩道：

她的朱脣像落下的夕陽，
當一個暴風雨的落日，在定命的船上，

而檸檬色的淡暈，是在她的髮中。

這位婦人便告訴與他們同行的，說她名叫尼婭(Niam)，是安吉司(Aengus)的女兒，她是居住在很遠的地方，說：『在這些潮水激動之後。』

音樂與愛戀及睡眠待着，
那裏是能够的當白色之月上，
而紅日沉下，世界入了朦朧時。

奧廂並不注意他的伴侶們的祈禱，同尼婭騎上馬去了。可見奧廂這等心意的熱烈，與其獨行的精神。本來夏芝這篇劇詩，是表明愛爾蘭基督教和異教的衝突的，然於文字中，含有豐富的象徵色彩，借奧廂獨行的趨起，表示出靈魂的自由。奧廂同尼婭同騎去後，便越過海，奧廂在他無意識狀態中，只覺得被她的臂攬着，只是僅僅聽着她似乎唱着她的仙歌。後來他們第一次便到了舞島(Island of Dancing)。他們在這個地方，度了一百年的歲月，全是在漁獵，與歌舞，愛情中討生活，觀察天然之美，享受人間之美，可謂奧廂的靈魂最愉快的時期。忽然有一天，奧廂立在茫洋之海的岸邊，在水泡中忽見一個破壞的矛竿，頓時因此微感，使他記憶起來，這等銳敏的記憶一起，眼看萬物俱迅速的變化，於是他聽見一種悲弱無生氣的歌聲，是賦出了人類的痛苦來：

一個老人攪起火使發光輝，
在一個小孩的屋中或是一個友人，一個兄弟的屋中，
他不留戀他的歡迎在這些日子裏，
乃生出荒涼與彼此的密語與嘆息，
他聽見暴風雨在煙囱之上，
火熄了，且是被寒冷搖顫。
但他的心，仍然作着戰與愛的夢境，
獵犬的呼聲，在古代的羣山之上。

•　•　•　•

但是我們在青草地裏分手了！
注意呵，不要使我們後來的日子煩擾，
或是少年的柔軟，從我們的面上失去！
或是戀愛的第一次的鮮嫩，却死在我們的注視裏！

•　•　•　•

但是戀愛之露，直到有一天朦朧了我們的眼，

當大神帶着歎息從海中來，

而且淚從天上流下，

而明月如同一個蒼白的玫瑰萎謝了！

奧厢在舞島上過的是愉快戀愛的生活，因波心的浮動便生出這段感想聽到了人類的苦痛之聲，遂同尼姆重復騎上了馬背，到了勝利之島(Island of Victories)。奧厢在這個島上，釋放了一個少女，少女是被一個惡魔縛起來的。從此以後，奧厢便同惡魔戰爭，迥不是與此愉快光明的生活可比。這樣過了一百年，而戰爭也隨之延遲到一百年。至於第三節，是他們又離去此地，往善忘之島(Island of Forgetfulness)。那個地方是個山間的峽谷，他們看見一些人是：

在星光與陰影下，有一些奇異睡眠的人們，

他們的赤體與光亮的身子，傾瀉出與堆積着在這路中。

奧厢便吹起角來，將睡眠中的一個喚醒，牢啓開他迷朦的眼睛，並且揮舞着鈴杖，在他們那些魔術睡敎的人中，其中這段歌曲，描寫谷中人民的遺棄一切，永睡難醒，比較生活快樂的舞島，日事戰爭的勝利之島，又是一種新的景象。於是此一百年間，尼姆與奧厢也相倚而睡，在長的青草與蓬蒿中。後來奧厢大覺醒來，他覺得一個熱望，又重復回到他自己的世界。設使只是一天的，尼姆也應允他去，不過當他們去時，也覺得有個不好的先兆，因爲奧厢久已漂泊在縹緲仙境未履塵世的緣故，所以他若再接觸着塵地如沙粒之細微的一點，他也就永不能再到尼姆這裏來。於是奧厢因久處默默荒涼，奇異之境地，便又重回到愛爾蘭。那是他已經拾棄他的英武的異教徒的日子。他去尋找他那舊日的伴侶，早就死了，於是國家中滿了祈禱者，與新宗教的懺悔者的悲哀。這種『城郭雖是人民已非』的景象，使他心中平添了無限的打擊，只感得悲傷與慨歎！但是在善忘與憤怒的片時中，他却被兩個僧侶激醒。這兩個僧侶，正在搖顫着，負着兩個沙袋，他却攫奪過去，投去有五碼之遠，奧厢便從馬上落下，於是他便到聖帕提克(Saint Patrick)那裏去。聖帕提克勸他要還悔悟，改了他那種浪漫漂泊的習性，而奧厢却完全不聽，拒絕了這種希望，一任自己靈魂的自由，並且稱贊他的同伴喊呼着連絡起他們，拋擲地獄的『炎火之石』。他會對聖帕提克辨說道

但我們在孤寂的地方裏忍耐着，

解脫束縛爲自由之潮，

心中知道是沒有法律，也沒有規則，

並且手中也沒有厭倦的器具拿着。

後一節中，爲奧廂的漂泊全詩結穴之處，處處要表現出奧廂反對基督敎的精神，而一任極端的自由性的發展。其主意之高與詞句之美，可謂少年的傑作。本來他這首長詩，是取材於愛爾蘭舊日的史材，加以點綴與變化，便成了他少年表示思想的大著作。他這首長詩，第一第二兩節先成，第三節完成的時候，是一九一二年，後來第一第二兩節，又經過修改一次，僅是少數的字行還留着，改正的很多，第三節就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我們要明白夏芝的這篇少年作，實已埋下了後來作影水(Shadowy Water)的根苗。影水雖說是劇本，但完全是詩的劇本，與弦歌無異，是空想虛幻的神境，由夢靈的境界，引人們到眞正自由的理想天國。我們就奧廂的漂泊看來，其中象徵的憧憬，和寄託的深沉，使人聯想着而獲得靈魂的安慰！

夏芝的此詩，在愛爾蘭文學界中，可算是最偉大的詩了，其中敍自由的境界，敍戀愛的愉慰，敍惡魔的交戰，與敎徒的勸誘，成此三節大著，假使夏芝平生只有此一部著作，也可享不朽之名而成爲偉大的詩人了。

除此是夏芝的少年作品之外，如隱祕的薔薇 (The Secret Rose)，如葦叢之風 (The Wind Among the Reeds) 如和平之薔薇 (The Rose of Peace)，在七樹林中 (In the Seven Woods) 都是極有名的，就中尤以隱祕的薔薇，葦叢之風爲佳。不過像這一些詩集中，他的創作的個性，雖是永遠沉浸在著作裏，而因時代的先後，便有些思想更動，與詞句用法的變幻，我在此也不過僅僅介紹個梗槪，不能一一的去討論解剖。獨對於奧廂的漂泊說的詳細些，因爲那是夏芝的少年作，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起源，以後雖有變化，總可以有所依據了。所以以下我對於他所作的詩，只大槪的作一個統括的敍述。

夏芝一生，或者可說是詩境的一生，沉浸在精神主義(Spiritualism)，魔術 (magic) 與神祕的哲學 (Esoteric philosophy) 中。所以他的創作品，全帶着這等色彩，表現此等色彩最

重的，如一八九二年出版的康台司凱則琳(Countess Kathlenn)的一卷弦歌，(也可謂爲戲劇的詩)在奧廟的漂泊出版的三年後，是比隱祕的薔薇(一八九七)與葦叢之風，(一八九九)更可見出是有精細的努力，與詳密的藝術，在祕密的主義(Occultism)之中。康台司凱則琳雖說是詩，也是長的歌劇。葦叢之風是敍戀愛的詩，然當中儘有象徵的寄託與靈魂的縹緲，都是這幾篇詩中的要素。可以說精神上的醇化的產品。而且內中尤多用愛爾蘭的神話，作點染與敍述的材料，所以詩中的思想，朦朧沉蕩，在他的詞句之上，令人不易領解，滿浮了個性幻想的光耀。如薔薇一詩，我的友人滕若渠說是夏芝創造人格的作品，的確不錯，所以我們從這幾首詩中，一面可以了解夏芝的人格的高尚，與靈偉，一方面得到最高藝術的眞値。每句中有細緻靈活的表現，每詩中有沉着生動的象徵，戀愛的夢，人生的暗影，微物的生命，，思致的縹蕩，這還都是夏芝的著作的表面上，他的詩的詞藻上，給予我們的認識。其實他的主義他的詩的骨內，含了靈肉調和的生命，注射超越的偉大的情緒，藉詩的歌聲，到人們的每個的靈魂裏去，不是沉落到現實的物質的事象上，而要發現思想中的祕密，揭破所有生命的黑暗的潛影，導開萬象靈感的流源，這是他詩中最大的精神，也是他著作的最高的志願。他在這些詩集中，用愛爾蘭古代神話的故事的很多，又一面用草木，器具，景色的象徵亦多，不過他所以用古代神話，較多之故，因爲色爾特族原保富有神祕色彩的民族，他們自古相傳的神話，很有許多的價値。如夏芝在各詩中，藉以引用的，然而絕不是如同古典主義，只知徒數古代的家珍。因爲借神話表現出的精神，雖是虛幻縹緲，然意思與諷刺，却與人生的事，是有密切的關連。夏芝呢，尤爲在愛爾蘭新詩人中神祕氣最重的。浪漫的色彩，在他的著作中，隨處可見。而且他詩中的思想，不止是爲愛爾蘭人說法的，是着眼到過去與未宇來宙的全意識的曖迷之雲的上面，他要藉美與靈感來，引人們往憧憬的樂園中去，反對平實而呆板的物質的生活。

說到夏芝的詩中的象徵主義，更爲普遍而顯著。他詩中除了朦朧的象徵不計外，他如借草木器具等的對話，尤爲明瞭的象徵。本來象徵主義之在文學上，有情的象徵，與智的象徵，我以爲夏芝的詩歌，雖都將這二種象徵主義包含在內，究竟情的象徵的分量多些。

如葦叢之風，隱祕之薔薇，與快樂之都會，都是富有象徵的色彩，然而說理的深邃，與音韻節奏的諧美，也可謂臻於極點。葦叢之風，象徵的最為難懂，而隱祕之薔薇，靈的事物的象徵甚多，每首詩中的人格，都有意識的特別模型，其中討論戀愛與熱烈的問題尤多。論文學上的藝術，葦叢之風在諸詩中最為不弱，而快樂之都會，則借微物說出戀愛的意想來，如用『魚尾，』『小紅狐』等的題材。詩人的幻想，實是無所不包，能將宇宙任何事物，加以解釋與描寫，便成了偉大的詩。至於哲學的觀念與愛的觀點相混融之詩，不能不稱葦叢之風了。

至於說到夏芝的詩，在世界文學中，與那個詩家有相似之點，這却是極難比擬的。因為愛爾蘭文學，已經是不同世界文學合流，而夏芝的著作，地方色彩既重，他的詩又不是摹倣者可比。不過他的詩，也可約畧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可以說就從他的十六歲起，一直到著作與廟之漂泊止。此一期是夏芝最富於熱烈情感的揮發的著作，不過此一期中，也有倣效他人的作品。第二期便是著作隱祕之薔薇，與葦叢之風等完全象徵的詩。至第三期，却已與人生的生活關係，漸漸發生了。若說起他的詩，與歌德(Goethe)，與亞倫坡(Allan Poe)與伍賚伍司，都有相似的跡相，與音韻。然而各人的作品的原質，仍然是各具的，因各人的思想，容或有幾許的相似，至於各人的韻律(rhythm)，與形式(form)，調子(tune)，無論如何，是不能從同的。

以上所舉的夏芝的詩，多是一八八〇或九〇幾年的作品，其中第一期第二期間作品甚多。但是他最近年中出版的詩，是什麼呢？就得以七樹林，(一九〇三年出版)與綠盔(Green Helmet)(一九一〇年出版)的弦歌為最。再則還有責任(Responsibilities)一集。(一九一四年出版)這都可說是第三期收穫最佳的詩集。在這些作品中，比較起第二期的葦叢之風的象徵的作品，幾乎全然不一樣了。有一首詩名叫外衣的，就是他最末後的一本詩，詩裏完全是人事的比擬與理想，與從前幻想之花中的境地尤異。在七樹林詩中，我們可以看出夏芝的藝術的工夫，恰像在幽靜處的淡色之花，所表現出來的靜穆的美，與細緻的美一般。雖然這些詩其直樸與散文無二，而其敘述與興感的功用，迥非散文可比。七樹林的詩，很足以表明夏芝思想的淵源，與其經過的變化的痕迹，也是敘事詩。而尤注意到表現(expression)與興感(inspiration)，

綠盔不過是七樹林的各一部分，這本詩集，也還是夏芝詩集中容易了解的。於下面的此集中的詩，錄下幾行，以見夏芝後期詩的趨向。

How should the world be lucker if this house.
Where passion and precision have been one
Time out of mind, become to ruinous
To breed the lidless eye that loves the sun?
And the sweet laughing eagle thougths that grow
Where wings have memory of wings, and all
That comes of the best knit to the best? although
Mean roof trees were the sturdier for its fall.
How should their luck run high enough to reach
The gifts that govern men, and after these
To gradual Time's last gift, a written speech
Wrought of high laughter, loveliness and ease?

(註)這幾句詩我已譯出，但苦難達出其委宛之意，故將原文抄出，以資直接的解讀。

這種詩固然也是難於明瞭，然其接近人事與生活上的關聯，比起第二期的完全象徵詩來，却容易了解得多了。

責任全集，可說是夏芝的劇詩與敍述詩中的最精粹的。雖然沒有最早期的韻文之美，而熱烈也較少，靈感也較少，然而理智的色彩與灰暗的觀念却較前此爲發達。所謂由絢爛以入平淡，由最高度美降於低度的美，其藝術亦是由簡樸平素中產出，不像從前的緊張奮興了。

我們由以上的拉雜的敍說中，固然未必能盡盡敍出夏芝的詩的偉大精神的幾分，然其思想的途逕，與藝術的轉變，也可約略明曉。而夏芝所以成爲世界詩人，成爲新浪漫派的詩人，成爲偉大的詩人的由來，也可知了。我私自的感想，以爲夏芝的詩，與歌德的詩，及梅德林克的戲劇，同爲天才的作品，雖形式不同，然他們超越的思想，不容束縛的主義，着眼到不可見的事物，以喚醒人間物質的迷夢，建築理想中之樂園，用美麗的字句，纏綿的思想，以慰人們浮薄而淺露的沉悶，却很有許多地方相同呢。至於他的思想的解剖，與其對於人生意義的見解，再略述於下。

四　夏芝的戲劇與散文

夏芝的戲劇與長篇敍事詩，簡直沒有什麼區別，詩的氣味都非常濃重。他早年所發表的著作，如律例島（Island of Stotues），搜求者（The Suker），如毛司笛亞（Masoda）都有戲劇的形式，然而也可說是有些弦歌的形式。至於他戲劇的第一次的處女作，却是在一八九二年發表的康台司凱則琳（The Countess Cathlenn）；其他如一九〇二年的加則琳尼霍立亭（Cathleen ni Houlisan），均可稱爲深刻的諷刺之作。及一九〇三年沙漏（The Hour Glass），出版，用智愚表象出道德的眞價來，（此劇曾由沈雁冰君譯過）一九〇四年而其有名之著作影水（The Shadowy Water）與無物之地（Where There Is Nothing）出，而夏芝的象徵劇，與其新浪漫的思想，乃大白於世。然在其頭十年所出的心願之地（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一劇，已經足爲後來此二劇的導線。

他這些劇本若一一加以研索，過於費力，此處所述，不過照夏芝全體戲劇的主義，與其藝術的遷變的痕迹，略數其內容罷了。

康台司凱則琳一劇，也是蒙了神話的色彩，是說愛爾蘭古時的事，其結搆却非常簡單。有一個地方在大饑饉之年，忽然有兩個惡魔假裝成商人，拿着金子，到那個地方去要叫農人賣去他們的靈魂。凱則琳是個女人，她聽見了這個可悲惘的交易，便犧牲她的所有，去買下食物。她運穀粒的船，正在進行，而她的家畜却已被帶到很遠的地方去，她的儲蓄的東西却已爲此兩個惡魔掠奪了去，於是不論在那裏，靈魂的買賣，成了很活潑的交易。只有靠着她這個法子，能拯救飢餓的人們。她就將自己的靈魂賣於惡魔，將帶去那一些人的靈魂來換了，因爲既有了金錢，去購買食物，使多數人民免了這個飢困的危難，這都是凱則琳賣了一己靈魂的效果。她既傷心而死，不過她的靈魂，是純潔高尙的，兩個惡魔無可奈何她，於是她的靈魂便一直的去對越上帝。

夏芝自己說『此劇是純粹的象徵，兩個惡魔，是世界。金子，是單純的眼的驕傲。農夫是在我們的心裏。凱則琳僅僅是個靈魂，或是人類的精神。她常常不斷的作出犧牲來，且不斷的因爲

良好的原因的貢獻，使自己束縛起來。而到末後，是勝利的和平，因為每個高尚的運動，是在實在的和平中。」我們看夏芝自己的話，這一劇的主義所在，可以不用再為贅寫了。

心願之地一劇，初演時是在倫敦阿徵奴劇院（Avenue Theatre）而劇中事實，却是在愛爾蘭賽利溝五月節的前夕。是說農家一個老農名叫勃倫，他的妻是勃立蓋提，還有他們的兒子沙溫，與媳婦瑪麗，牧師哈爾特。他們都聚在農家的廚下，過這一天。老勃立蓋提却斥責她兒婦，專讀神仙道理的書，並且希望她拋棄了讀這個作家務代替。後來大家正自談到善良人民的些故事，瑪麗勃倫便出到門外撒遺馨花，她第一次就有錯誤的遇合，她在門外的黃金色的路上看見一個小姑娘，在風裏跑來。她的衣服是綠的，頭髮是紅金色的，她的容顏蒼白，像落下水似的。

於是大家都起了疑問，這是那個的小孩？後來又聽見敲門的聲音，瑪麗沙溫開門一看，原來是個身軀矮小而奇異的婦人。老勃立蓋提斥罵她，又願意她去的遠些，不過這個嗜讀仙書的姑娘，却很小心的對付那位婦人。待了一會，又有一個叫門的，她又起來開門，這時却已給了一塊泥根草與這個老年而奇異的婦人。她雖要去擦笛子用的。勃立蓋提這時却異常的生氣，且罵恨她的兒婦，後來男人們却都助着她的兒婦，瑪麗也用愛情來答她的丈夫，她便覺得有看不見的在她的手中，是說：

來啊！仙人們領我出去這個玩偶的家庭。

讓我有了已經失去的自由，

工作呀！隨我願，怠惰呀，也隨我願！

她的父與夫都承認她這種高尚的平和，所以她對她的丈夫，也無傷愛情。忽然她又害怕起來，聽見遠處有奇怪的聲音，她攀着沙溫，當這種聲音越發相近。

哦！保護我掩蔽着，

因我說今夜裏有邪惡啊！

聲音漸近了，就在門外。沙溫却知道這就是一個人類的小孩的聲，領着進來，大家都很歡喜她，並且聽她那奇異而如夢境的談話。後來都寵愛她，將以前的害怕心都消沒了。不過這奇異的小女孩，却對於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像害怕。牧師遂將畫取到別屋裏，女孩便快樂跳舞起來。因女孩的跳舞，漸漸地將瑪麗沙

溫的靈魂，引誘到心願之地。在風中奏着好聽的音樂，他們再從那裏看見女孩只是覺得有不可抵抗的勢力，都求着牧師保護。牧師也無可爲力，只好再去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像取來。正當他重回來的時候，大家都緊拉住他，非常恐怕，也不放他再離開他們，而女孩又出來在她與牧師中間，播撒些遮馨花，圍繞着瑪麗沙溫。這段中有幾句是：

但快樂是智慧呀，而時間是個無盡之歌，
我吻着你，而世界也開始墮落！

沙溫這時出於愛力的壓迫，更不顧恐懼，就去保護他的愛妻，喊着與她戀愛的舊情，使之不要忘了，希望她再回來，而女孩還繼續用她的誘惑說：

白鳥，白鳥，同我來！小白鳥啊！

瑪麗末後如在睡眠中，女孩還喊着。在匆促中，大家看着女孩去了，沙溫就上去用手將他妻抱起來，不過已經完了，如同抱着了些浮泛的樹葉子，同槐樹的枯榦一棵，而大家還聽得門外奏勝利之歌而去的女孩的歌聲，末後兩句是：

「當着風的笑，與蕭蕭和唱的音，
而心的孤寂必是凋謝了！」

這本戲劇，看到這裏，我們若與上面所說康奈司凱脫琳一劇，比較看去，是有多少不同的色彩。至於是劇的末段，是很不容易明瞭，而難於解釋。在這全劇中，有好多美麗沉蕩的詩句，比有韻詩的價値都好。所以這種戲劇，卽可稱之爲夏芝的戲劇的詩(Dramatic Poetry)。

陰影，與心願之地，其標渺的思想，靈的衝發，愛的偉大，都不相上下。其大旨爲福甘爾欲求達到理想中的天堂，向西遠航，途中水手叛亂，忽然因捉到一艘神船，便爾中止。神船的王后，因其王被殺，要求水手殺福甘爾，却因福甘爾一奏清琴，借音調之美，博起水手的同情，王后也爲琴聲所感，反與之相戀。此卽此劇之概畧，也不必盡述。不過夏芝作此劇時，却將他的生活影入。他在十九二十歲的時候，便預備作此劇，後來究竟在一九一四年作成。此劇的精神，與其表現的主義，完全是夏芝自己的情緒與願望的現出。而劇中表現的美，在劇曲中也不多見，求之於近代作家，則王爾德的戲劇，或可相仿。

除上述諸劇以外，還有無物之地，(Where There Is

Nothing)一九〇三年是夏芝最長的神祕劇，內中兼有哲理的諷刺，與現代各種事業與思想的衝突。再則加絲倫尼霍立亭與沙漏，一則為愛爾蘭民族保護的象徵，一則為留異返樸的辯護，都是較近事實的劇本，與上述者不同。此數種國中已有人作過介紹，我也不再詳敍，其餘尚有星球中的一角獸 (The Unicorn of Stars) 還是與無物之地大旨相似，不過此等劇在夏芝全部的著作裏，不能算得頂好的作品，遠不及影水與他的早年的歌曲。所以夏芝的著作，若分別起來，則心願之地，影水，可為一類。康台司凱則琳，加絲倫尼霍立亭是一類。而無物之地，星球裏的一角獸，自然是異曲同工。而沙漏却是道德的哲理的諷刺的寫實劇，與前所述者都不甚相同。

總言起來，夏芝戲劇的特色，在有詩意，在思想的靈越，在描寫的技巧，在詞句的美麗，這都是色爾特族文藝復興中的夏芝的獨立於文壇的創作之特色。雖然也以詩人著名，而他的戲劇在歐洲中將來也可同但丁，莎士比亞，王爾德諸人同不朽了！

夏芝的散文，可分作小說與筆記，不過他的小說與近代所謂 Short-stories 性質不很相同，只是介乎故事與近代的短篇小說中間而已。他自少年時著作韻文，而同時也作散文，約翰許兒曼 (John Sherman) 與達哈 (Dhoha) 皆是一八九一年出版，那時夏芝方二十六歲，已經惹起他人的注意來，而此兩種的散文著作，却不甚相同。Dhoha 是很富有滑稽而諷刺的，而 John Sherman 乃具有感動人的大力，不過只是無意中所作罷了。因這部書便是夏芝用他沉寂的企圖去著作出的一部近代生活的小說，的確不止是消閒或無價值的短篇了。此書凡分四卷，二十六章，夏芝之作此書，是表白出他的家庭之病，和他第一年在倫敦所感觸的。他這種感觸，已曾在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中敍述過，而就是 John Sherman 一書的主題，不過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少有改變，是雜入一個或兩個不純的角色，所以面目不一，在 John Sherman 中，對於天然的描寫地方色彩的感觸很多。

John Sherman 一書，不過是夏芝著作中的散文的試驗，但以後夏芝便不再作如此書的著作。無論是真與非真的作品，總與此書氣味不同。John Sherman 沒有甚麼甚高的藝術價值，却不可與一八九三年的色爾特族的微光 (The Celtic

Twilight) 相提並論。此書後於 John Sherman 者不過二年，而夏芝的神祕色彩，遂以大顯。色爾特族的微光一書，的確容易惹起讀者的幻想。其中敘愛爾蘭神話，加之以判斷，敘巫，敘怪，敘水鬼，敘猿猴，敘奇異之孩，無頭之人等，看了必覺得是信口開河。或者中國人閱後，以為像這樣的故事，在中文的什麼閱微草堂筆記，夜雨秋燈錄，所園寄所寄，聊齋等，很多很多，且敘述得尤為驚奇，何必再求之於夏芝的著作。殊不知此書為夏芝的散文重要著作之一，既不像近代的 Short-Stories 的結構謹嚴，也不像那些無意識的筆記，或作消遣的雜文。他的確有特別的性質在內，使人讀過有種清新的感動，玄妙的憧憬，愉快的迷惑，而呼吸着少年與天然的精神。此書與隱祕的薔薇有因果的關連。且書中所敘，純為愛爾蘭民族與地方的色彩，尤以賽利溝為中心，其體裁似為筆記，而其感人之度，則不下於詩與戲劇，兼含有自傳的性質，少年的回憶，敘述人們和自然相近之迹。而其一種細緻美，與玄妙的思想，自然流露於字裏行間。然我們須先知道，在此書中一面是夏芝少年的新浪漫的精神寄託之處，一面還有好多的象徵到愛爾蘭民族的景象啊!

以上幾本散文，還是夏芝的少年作，其後十年中，有更多的散文，却更富有神秘主義的情緒。如隱祕的薔薇一類的小說，都有詩的玄奧的內部，其意義亦甚單純，就是以精神與物質世界，作無窮的戰爭。然而這些散文與韻文也無甚區別，不過由散文度到韻文，然其精神所在，却是一樣的調子。至於散文中更有極純粹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善與惡的觀念(Ideas of Good and Evil)。這部散文，却是夏芝的說理文，很費過一番的慘淡經營。與色爾特族的微光為同等的名著。除此之外，尚有法律案(The Tables of Laws)，The Adoration of Mago，髮結 (The Binding of Hair)，陰影之薔薇 (The Rose of Shadow)，The Book of the Great Dhoul，Red Hanrahan 等。

總括言之，則夏芝的散文，其藝術上的成功，固不如詩與戲劇之大，然表現其理想，與其對於世界，對於人類的熱情，以及對於愛爾蘭的歷史，與其民族的觀念，都深切而沉摯。即其散文之美，如色爾特族的微光，及善與惡的觀念等，也可謂極盡散文的能事。其精美，單純，細緻的種種文字，與筆法，使人讀了，得一種好的興感。韻文中有韻律，然散文中也有韻律。(rhythm) 所以有

些散文,雖非調宮叶商,分陰比陽,而在其節奏與詞句中,自有天然韻律的湊合。即夏芝的散文中,以 Rosa Alchemica 爲韻律最好的作品,又如隱祕的薔薇中,亦頗不少。

五　夏芝的特性與其思想的解剖

上文曾說過,夏芝的身世,是很優美而適宜的,況且在山水幽妙之地裏生長,天然的興感,與修養,影響於夏芝的性情上不少。他原有藝術的嗜好,自童年時代,就沐浴在藝術的環境中。自二十一歲後,即專心努力於文學事業,藉口與筆以洩漏自然之祕,揭人生之謎,以此獻力於其愛爾蘭祖國,以藝術的世界,作其一生生命活動的世界,其志願,其才質,也可想而知。他的面容,生得自然的秀美俊爽,廣額高鼻,也可當得起美少年的徽號。他的性質:近於偏激,又似乎嚴冷,他獨居時,喜歡清寂,不願與他人作無謂的來往,出外的時候,忽而沉靜,忽而興奮,對於種種人物,都似有同情與興趣。他雖像神祕主義的詩人,然他決不是高自位置,蔑視他人,如英國自號唯美的狂才王爾德之所爲。他也不似哥德的狂情四溢,熱血湧發一般,他只是在平淡中,深刻的觀察中,沉寂中,有熱烈的情感與企望。

夏芝的性情,既如上述,次則敍其思想的特點,此實大非易易,如細按著者各種作品,而緯以時代,加以詳細的批判,則至難!若統括而解剖其思想之大體,則尚可說,不過究不能「鞭辟入裏」罷了。

我在第一章裏,曾略將愛爾蘭文學,及色爾特族的思想的特質,少加說明,則夏芝不論其思想之如何繁複,總不能外色爾特族思想的遺傳,不過他憑藉自己的天才,更光大,更發揮,滲融於世界的思想之流泉中,更形顯著吧了!

我嘗自信哲學家,不必有詩人的思想,而詩人確必有哲學家的見解。雖然詩人不必像哲學家有一定的理論,主張和主義,然由其音韻的湊合,節奏的調諧中,必須帶有哲理的色彩。

夏芝的哲學,有五個字可以包括大體,即是「生命的批評」主義(Criticism of Life)生命是隱秘的,是普遍的,無盡的,宇宙呀,光華的花草呀,下至於陰牆影下的青苔,漫舞空中的柳花,雖是質量不合,生命的大小長短不同,然各個物體,誰沒有他的生命的來源,與其連綿的創造的生命之本體。炎炎的火光啊,泊泊

的谿流啊，也是生命的表現。音樂的調子，畫圖的彩色，也有一種細微隱約的生命之賦予。夏芝思想的來源，由於生長的故鄉，由於家庭的遺傳，遂成了他那種習性。及委身於文學之途，遂不知不覺間，助長其最高情緒之表現的哲理思想，乃趨入生命的批評之源。夏芝不是樂天派的思想，然也非純粹厭世派的思想。他相信美即眞，而眞即美（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的觀察，相信人間生命是淺薄的，是浮泛的，是虛縹難知的，徒欲從物質主義，實利主義中，求得人生的眞諦，他是根本上反對。他因此要在最高而精細的著作中，期藝術的完成，眞正藝術的完成，即眞的美的實現。他一生徬徨的感覺，即在有意識無意識中間的『朦朧的中央境界』(Misty mid region) 如同亞倫坡的創作一樣。要知此非頹廢派所可比，他的詩的惟一的標的，即細緻美與悲慘美 (Melancholy and impalpoble beauty)的喚起。所以就其作品中，感人的態度說，有時令人動牢忘的愉快，有時令人有悲劇的興奮，然而他的愉快，悲鬱，愛與同情，縹緲的虛想，深重的靈感，都由他的眞誠中滲出，絕非故作奇詭，亦非無病而呻。他要在無窮的宇宙，求得內心的純淸，作透過的視察，企圖在朦朧的信仰中，回應夢幻中靈的呼喊。所以他的著作中，如蘆葦之風的萬物對話，如色爾特族的微光中各類神怪的引證，與敍述，奧廂的漂泊要求靈魂的自由，善與惡的觀念，對於事物的深刻的論列與批評，以影水，與心願之地，求不能見的境界，與靈的實現等，皆其最高情緒的最好表現。再則我們看上文所敍，其性行的怪特，也可知了。

他不絕對去說生命是無限的；也不說生命是最可寶貴的，但他往往是迎着清醒的冷風，吹着響笛來清醒他人，不要去作沈淪的夢境，要作朦朧而美的夢境。這是我的批評。他在文字上，往往浮出一種縹緲的美來感人於不知不覺間，這實是他的天才過人處。

夏芝的思想，既略如上述，然他受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頗大，至原始色爾特族的神祕思想，與物來克的感動，有相當的影響。此外印度的宗教思想，與哥德的汎神論，我想都直接間接與其著作上有『桴鼓相應』的關係。且他平生信仰美的勢力最大，他以美術乃導人往樂園去的第一條光明之路。所以他著作中，沈鬱，奇誕，細緻，悲與愛，都是美的精神所寄託處。他對於人生所

下之批評，不是直接的議論的，是隱祕的，是暗示的，是象徵中包含的教訓。

其次則戀愛，亦是夏氏思想中之一要素。其韻文與散文之作品中，不論託爲象徵，或直敍的，此二字多爲其事實之本體。總之夏氏早認此爲第一個重要的人生之謎。不過以我的觀察，則夏氏固認人性中，此二字爲不能免，且爲最偉大的記憶之一。然戀愛難期結果否則於戀愛之外，別求其戀愛之對象，與地域，以求其不可目覩之理想，在夢幻中實現，此在夏氏著作中，可屢見者。

文學與美，根本上是一個鎖鏈。凡一個文學家，必有其對於美上的主張，與附麗，或以爲人生的藝術爲美，或以爲藝術的藝術爲美，或則以直寫事實爲美，或以空馳遐想爲美。無論如何，必有其著作中之理想的美的標準。夏芝平日之爲人，原是最沈溺於藝術之淵的，他對於文字之形與意的美，則完全以調諧（harmony）爲美。本來調諧，爲美之要素，而夏芝以其自少年時之夢想，與願望，亦以此爲惟一之標準。他在色爾特族的微光中自序上說：

「我有一個志願，也像每個的藝術家，是由驚愕與拙笨的世界中的美麗，快樂，與興趣的事物中創作出個小的世界來。」

在他的意念，是要在這個糊塗的社會與人生中，另創造出一個小世界來。這小世界，是什麼？便是美。然而如何方可使這個小世界，使人們感得快樂之興趣呢？須以調諧爲目的，將人們的靈感，與愛力，使與大宇宙及不可見的靈境的愛力，相運合。然大的宇宙，與不可見的靈境，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要以那裏將可憐的人們的靈魂，渡得過去？則調諧可顯其功用。夏芝又主張以爲藝術的目的，是一種顛倒心神的覺醒。而何以有此覺醒之力？是則在世界中永久不變的心意，却在現前而有變更的緣故。他以爲人們對於夢想中的信仰，是縹緲而有力的，此等偉大的信仰，是人們靈的方面的渴慕的淵泉，不可汩沒。他願從藝術，代宗教，以崇高細緻的信仰，作人們靈的歸依，借此可以爲由物質世界到精神世界的橋梁。然欲求此眞正之美的調諧，無論如何，是要反諸內心。那末偉大的記憶，與偉大的情緒，是最適用不過的工具。

文學家如法之毛里（Marris），曹拉（Zola），英之莎士比亞，

擺爾俄之屠格涅夫，其文字之美，與理想之美，都是著名的。但他們各人視爲美的標準不同，故其思想異，其情感的揮發亦異。孟軻說：『使其易地相處，則皆然』但我以爲這句話，總不盡是。以之論政治家的手腕，與社會改革家的熱心，則尚可說，若言文字家

的主張，與理想，則人各稟其天才，以相馳逐，雖時同，地同，環境同，而其作品，也未能相同。可見人的思想，究竟是最可寶貴而不能隨意移贈與他人的啊！

世界鐵路之新調查

據紐約國家市銀行商業紀錄稱：依最近可靠調查，目下全世界鐵路線之總長，約七十五萬英里。一九一三年爲七十萬英里，一九〇〇年五十萬英里，一八九〇年四十萬英里，一八八〇年念五萬英里，一八五〇年二萬五千英里。又各國政府所主有之鐵路，一九二三年占全世界鐵路中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一三年占百分之三十三，一九〇六年占百分之二十八，一八九六年占百分之二十四。歐洲政府主有之鐵路占全洲鐵路百分之五十，南美政府主有之鐵路占全洲鐵路百分之三十三，非洲占百分之五十，亞洲占百分之七十，大洋洲占百分之九十，北美除美國外占百分之四十九。美國及英國鐵路均不歸國有，西班牙亦然，波蘭鐵路盡爲國有，德國鐵路國有者占百分之九十二，意大利占百分之七十三，比利時占百分之五十九，法國占百分之二十二。歐洲以外情形各處不同，印度政府主有鐵路占百分之八十五，日本占百分之六十七，坎拿大占百分之五十，英屬南非占百分之八十二，英屬大洋洲占百分之九十八。據世界鐵路專家調查，自大戰開始至今世界增造之鐵路，約五萬英里。又據德國鐵路專家非桑哈文計算，一九一三年全世界鐵路共六十九萬〇一百三十三英里，又一九二〇—二一年度，共七十四萬七千六百六十七英里，再加一九二二及一九二三年新造之路，總額當近七十五萬英里云。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及他既有這樣大的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重再盛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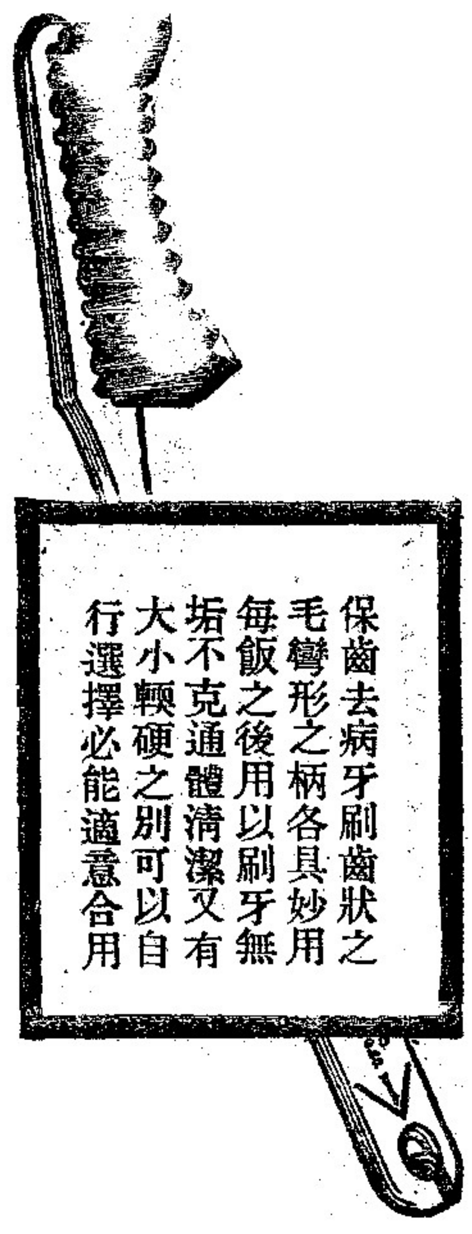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保齒去病牙刷之大小分成年、少年、兒童、三種

保齒去病牙刷之刷毛分硬、中等、軟、三種



保齒去病牙刷齒狀之毛彎形之柄各具妙用每飯之後用以刷牙無垢不克通體清潔又有大小輭硬之別可以自行選擇必能適意合用

上牙向下刷
下牙向上刷

裝於黃匣中發售購時須認明柄上英文字

Pro-phy-lac-tic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 經理

各埠藥房及百貨店均有出售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現代之美學

俞寄凡

一　現代美學之趨勢

現在所要略述的，是從十九世紀末葉起，至二十世紀初葉繼續發展的新美學之趨勢。就是費希納（Fechner）做了先驅，以支配現今美學界之經驗的美學。美學的進路，在現代除了這經驗美學，尚沒有別的新傾向。在一九〇〇年前後，對於經驗美學範圍內的重要問題，已略有解釋，至一九一一年，是很勞作的一年，把諸問題之解釋，推擴於種種方面。而康德提出『判斷性批判』之一七九〇年，亦可說就是現代美學之出發點。

要述現代美學之趨勢，恰和研究別種精神科學相同，亦不得不追溯之康德。康德以為『美』，是從精神諸能力（理性悟性感性）的調和活動上發生之主觀的『合的性』。較詳的說，就是對於根據客觀世界之目的，不求適合這目的之意識，純由主觀之諸和上生出之合的（合目的）印象。所以『美』不在他的表現內容，而在他的要素結合之形式。要從官快（官能的快感）利用上，或脫離『善』之純形式上發生之快感，才是美的快感。從這一點看來，康德之美學，實在是形式論（Formalismus）之先驅；至於海爾巴脫等之形式論的美學，他們的濫觴，亦可說都發自康德之美學。不過康德之美學，他的表面，雖是形式論，然他的出發點和歸着點，都不是形式論。康德之判斷性判批，元來是從調和被『純粹理性批判』及『實踐理性批判』所峻別的『自然世界和意志世界』及『必然世界和自由世界』之對立上所生的第三種批判哲學。自然世界每被必然所支配而不自由，所謂自由只能自由於本體之世界。所以這兩界，在康德以前，絕未發見他

們交通之可能，直至康德，才從判斷性方面求取交通兩界之橋梁。先觀察可能實現本體（目的）之現象，從這觀察的判斷性上，以求交通兩界之橋梁，於是才有調和必然和自由者就是『合的性』之觀念。這合的性，在主觀的表現時，便是美的判斷；至於立證於客觀世界者便是目的論的判斷。康德之哲學，是偏於主觀的傾向，目的論判斷之適用範圍，非常狹小，對於這判斷可能之信念，亦甚薄弱。所以康德每從美的判斷之主觀的合的性上，求判斷性之職能。這亦就是康德美學之所以成爲形式論之原因。但是要想調和『自然和意志』『必然和自由』『現象和本體』則不得不在自然之中觀察含寓本體的自由之可能，更觀察示現於本體之性上，及現象中之『內存性』，要不是肯定這樣觀察之客觀的合的性，便難得調和之完全。事實上，康德當解釋高等藝術及天才時，亦曾肯定這樣客觀的合的性之美的意義。且康德之美學，在這一面恰和海爾特 (Herder) 以來之歷史的精神相合，以成立把理想的客觀性當做中心義之形而上學的美學。經希爾來(Schiller)至於顯爾靈(Schelling)黑格爾(Hegel)而圓熟的所謂浪漫派之美學，實在是這理想論 (Idealismus)

之美學。照理想論說起來，『美』是宇宙本體的精神，較詳的說，就是觀念及意志之感覺的示現。所以美之根本義，不在形式而在表出之內容。因爲形式要在表出內容之處，才得享受美的意義。內容既成爲理想論之立脚地，當然成爲哲學的真內容。藝術和哲學原有共通之內容，相差不過在觀察之態度罷了。

康德以後之美學的二派中，做十九世紀美學之主潮者，是顯爾靈黑格爾及一輩理想論者。至於形式論，則已成爲理想論之反動的傍流。但我從理想論者因反抗思辨的及形而上學的傾向，而重視現實和經驗之精神看來，海爾巴脫派所主張之實在論之美學，恰成爲現代美學傾向之預言，即被稱爲現代美學之鼻祖的費希納，他的美學之系統，亦未嘗不汲自海爾巴脫派之美學。時至費希納，已把現代美學之經驗的傾向，明瞭揭示。費希納第一先就朱亞新 (Zeisng) 所力說的『黃金截』（由二部分所組合成之全體，則全體和大部分之比，須等於大部分和小部分之比，才是黃金截，才能成其爲美。例如5:8是有近於黃金截之關係者。）試以實驗的研究，以定實驗美學之基礎。第二更試以美學之經驗的心理學的研究，以定現代美學之一般的基

礎。費希納對於美學界之功績，在他所創始的所謂『從下的美學』(Aesthetik Von unten)。照他說來，從來的美學都是『從上的美學』(Aesthetik Von oben) 把出發點置於普遍的概念而從上向下，他的主要努力，不過是定美學體系上之概念位置。至於從下的美學，則是從美的事實上，求出發點，把經驗做基礎。第一決定表現美的事實之概念，第二確立支配美的事實之法則：這就是從下的美學之職。這二樣的美學，原來都屬可能的，不過一是從上，一是從下。因方向之差別，而他們的領域，亦成相異。但是從上的美學(思辨的美學)，要是不把從下的美學 (經驗的美學) 當做預備，亦難得確實之地盤。從下的美學，亦斷不能不把從上的美學當做準備的。費希納便依了這思想而創從下的美學。

一方面屬於理想論系統之美學者，亦漸次帶有經驗的心理學的傾向。像費休 (Vischer) 是過渡期之代表者，從他的著述上可以追索他的思想變遷之迹。他的美學說，大體雖不能脫離黑格爾流之形而上學的汎神論的傾向；然確亦富有得到背景之心理的洞察。至於被稱為思辨的美學之健將哈爾門(Hartmann)，證之他的著述，亦屬過渡期之美學者。即現代美學大家福爾開爾脫 (Volkelt) 亦漸向育於哲學的美學之教養中的心理學的美學進行。至於利潑斯 (Lipps) 亦可看做屬於這一系統的美學者。

從上述的趨勢看來，康德以來之哲學的美學，形式論之系統，理想論之系統，都已帶有經驗的傾向。至於他的主眼處，是美的事實之心理學的解釋。不過現代美學之經驗的傾向，又通過各路而現於各方面了。就是把『美』及『藝術』從社會學或生物方面，加以說明。在法國，則從投爬斯 (Abbé Dubos) 之著作關於詩及繪畫之考察，美術哲學，英國文學史上，可以見其先蹤。在德國則讀海爾特之歷史哲學所感亦能見其前驅。尤其是十九世紀初葉之沈培爾，因主張社會學的(或客觀的)美學，而開拓藝術樣式研究之途。沈培爾每研究藝術的樣式，而從利用之目的(實用或宗教的社會的象徵的意義)或材料及手法，或風土及人文之影響，或個性之差異，以說明這研究。依這系統，而從美意識及藝術之『發生』『進化』『境遇』上，以說明美意識及藝術之現代美學者很多。

要之，現代的美學大概都帶有經驗的特色，因歷史之不同，所以生出主觀的心理學的美學及主觀的社會學的美學之二流。現代之美學，便從這兩方面漸迫於複雜的美事實之全局面，以求解釋。所以問題之範圍，自然很廣；解釋的方法，亦自然很多。

從上述之歷史，亦可以說明關於現代的美學，及美學的性質之兩種對立事情。第一種『規範的美學』(Normative Aesthetik)及『記述的美學』(Beschreibende Aesthetik)之對立，實在就是『哲學的美學』及『經驗的美學』之對立的餘韻。第二種對立，美學上之『主觀主義』(Subjektivismus)及『客觀主義』(Objektivismus)之爭，到底亦由對於美的事實之觀察點之相異上發生的。這兩樣的對立，不妨改稱之為現代美學之經驗的特色。從第一對立說，現代的美學者，大多數把美學當做記述說明之學以解釋。把記述美的事實，把發見支配美的事實之法則，當做美學之責任。從事於『解美學』『立規範』『布命令』之美學者，則有楊納斯珂恩之『普通美學』及福爾開爾脫之美學說等。但是細觀這兩個美學者當做規範學以說明者，實在就是美的心理學，或者是把記述說明之部門所得的見解，翻譯而變做規範的言語罷了。至於從美之形而上學的解釋演繹來的規範之確立，則絕不看見。所以現代美學上之規範學和記述學的對立，其實並不是思辨的傾向和經驗的傾向之對立，不過是漂泊於經驗傾向中之二分派罷了。從第二種對立說，要想明瞭美意識及藝術之進步發展分化，雖不能說只有心理學可能，然從美的事實之根據，必存於各個人之美的經驗上看來，則缺少心理的分析基礎之社會學的生物學的見解，當然亦難用於美學。所以社會的研究之成功，一定先立於心理學的分析上，而更加以某物的。從上述的解釋說，則上面的兩種對立，把他概括做一種見解，亦非不可能的。

關於美學之現代的解釋，可說已被利潑斯所說盡。照利潑斯說起來，美學是美之學，『美』就是喚起美的感情於我們意識中之對象(客觀)的性質。所以美學：第一先應確定分析記述限制被美的對象所喚起之美的感情。因為要使生美的效果，所以須發見對象之充分條件，及使用這條件之法則。依這意味說，則美學亦就是心理學之一分科。第二美學者對於從自然及藝術所得之美對象，應闡明美的意義。對於對象，可應用心理學的見

解，依這意味說，則美學便是應用心理學。第三要是變換上述之記述說明之美學的立脚地，則便成規範之學。所以所謂喚起美的感情之條件，就是不得不有多數把喚起美的感情當做目的的人們（藝術家）。依此條件，對於藝術家就與以規範命令作用。美學對於藝術家之有規範的性質，恰等於生理學和醫術之關係。

心理學的美學之第一問題，是美的玩賞之心理；第二是藝術製作之心理，第三是所謂藝術品之客觀的存在，就是利潑斯所謂『應用心理學』之藝術論。支配這樣問題之方法，在心理學的美學之內部更有各種差別（一）出發於美的經驗之內省的『純心理學的方法』，像利潑斯及福爾開爾脫等，都是利用這方法的大家。（二）從生理的心理學之立脚地上發生的實驗美學之方法，像雷猛(Lehmann)丘爾培(Külpe)莫依猛(Meumann)等都是應用這實驗方法的代表。（三）是主張生理學的美學者，把各個人之美的經驗還原於生理學的事實。有阿倫(Grant Allen)之立脚於進化論的生物學者，及希爾脫 (Geory Harth)之立脚於純生理學之兩派。除上述外，更有關於各個藝術之研究，接觸於藝術之社會學的方面。關於天才及製作之研究，則接觸於生物學，生理學，病理學，及社會學。這各種美學，自然脫離了純心理學的美學，而趨向各方面。這種分離現象之所以發生，實由於學者不滿於美的態度之內部的敍述，更興起探索他的根據之慾望所致。不過要是把美的態度之純心理學的事實，歸納於生物學生理學及社會學之原理以說明時，則一定遠離內面之主觀的說明態度，而移於外面之客觀的說明態度。但是說明之主題，要是只限存於各個人之美意識，則雖是生物學的生理學的美學，亦可以當做心理學的美學之一分枝看待。即把對象之性質，直接當做興味中心之藝術論，在限制歸於一般心理學上之原理而說明時，亦不能說不是心理學之一種應用。只有美學之客觀的傾向，把美的事實，當做一種社會現象看待時，則已和心理學的美學之領域相異，而到達於『社會學的美學』(Soziologische Aesthetik)。

已說過製作之問題，各個藝術之問題，是有接觸社會學的美學之一面的。陶冶製作者之個性的勢力方面，有社會人文之歷史及環境之感化。藝術製作動機上，有把人和人之關係當做

目的的社會的動機。所以支配藝術之『起原』『作用』『發展』之大勢力，便是『社會』。社會學的美學從這方面說，確能解釋美的事實。至於社會學的美學之問題，則可以歸納於（一）藝術之起原，（二）藝術之作用，（三）藝術之發展的三個問題。這種問題便是現代美學之新局面。藝術起原之問題，或對照動物及兒童之藝術，或考察先史民族之遺蹟，野蠻人種之現狀，而提出種種說明。關於一般之社會學的美學，則法國之夏氏（Guyau）富有創見。關於藝術之起原問題，則德國之搿洛賽（Grosse），瑞典之希爾恩（Hirn）等都有精密的研究。

以上所述，是現代美學之極粗雜的輪廓。現在再把關於美的態度之根本的性質，就是現今之心理學的美學之見解，略述一回。

二　心理學的美學之根本問題

關於美的態度之性質的現代美學，大概有三種概念，都可說都是繼承前代之遺產。第一是從康德經希爾來黑格爾哈德門等之彫琢而來的假象（Schein）之概念，主體是倫呆（Lange）著述藝術之本質中所主張之錯感（Illusin）的概念。第二亦是發源於康德，至烏脫（Wundt）所主張之靜觀（Kontemplation）的概念。第三是海爾特等之浪漫派美學，至利潑斯福爾開爾脫而幾成之感情移入（Einfühlung）之概念。三概念之中，做成現代心理學的美學之主潮者，是感情移入之美學。因為從這感情移入之立脚地出發，自然能歸到他的二概念。今請略述感情移入的美學之大要，以結束此文。

費希納在他的美學入門中立了多數原理，其中更看重於『聯想之原理』。照他的主張說來，美的印象，在活動我們的美感時有二種要素：第一是外部的直接的『感覺的要素』，第二是從這外部的印象上間接來的『精神的要素』。美之內容，完全是這樣的，『美學之半部實合於此原理的』。費希納之後，像倫特門夫人（Landmann）等，更從費氏之道，以闡明關於美的印象之聯想作用之性質。但解釋聯想，要是以為不是表象必然性質之融合，而以為是外的偶然的多數之表象間的隨伴，則聯想作用尚不足以說明『美的對象之感覺的存在』及『精神的內容』間之密接融合之事實。即不把聯想以為單行於表象和表

象之間，而以為得行於一切意識內容之間，然這聯想概念中，要是不含意識內容之『先後及併立』之意味，且排除『相郎』(Ineinander) 之意味，則聯想概念又不能盡說我們之美的經驗之事實。要在聯想的概念中，包含有意識內容相互之必然的相郎融合，於是我們之美的經驗，才能依了聯想之概念以說明。感覺的對象和精神的內容，行這樣的融合，就是所謂『感情移入』

意志感情，原屬我人之事實。若大理石像，本來是沒有生命的。然而我人之美的態度，第一是把我人之生命移入大理石像上；第二把移入於大理石像之生命，當做大理石像之本來具有的生命看待，使移入之生命和大理石像成『直覺的一體』(Intuitive Einheit)，以享受客觀的存在之威嚴。從這樣的階段看，則我人之美的態度，恰好像𫍯洛斯 (Groos) 所謂『從對象以經驗』『與對象共經驗』之態度。簡單的說，就是『追感』及『共感』之態度。如是，則感情移入之說，和錯感及靜觀之概念相接觸。把我們所移入之生命，當做從外吹來之生命看待，捨人我之主我的活動，而成沒入於對象之一種靜觀。把無生命者感做有生命者，把自己之生命移入，而以為是客觀的存在，就是所謂錯感。不過把這樣名之為錯感，似已與認識論的見解相混。從美的美態之極致說，則確有嚴然之實在，所以與其像福爾開爾脫名之為錯感，不如像利潑斯之名之為『美的實在』，來得適當。

所謂感情移入之『感情』，究竟指着什麼，是不可不解釋的。

(一)這裏所謂感情，包含一切主觀的活動及必要之表象。簡單說來，就是生命，就是內部的一切生活。(二)這裏所謂感情，是把我人置於對象中，而以為是對象本來所有的感情。福爾開爾脫把感情區別為三種——(A)對象所具有的『對象感情』(Gegenständliches Gefühl) (B)玩賞對象之結果，獨立的興起於我人主觀的『狀態感情』(Zustandsgefühl)。(C)因同感於對象之生命，對象和主觀相交涉而生的『同應感情』(Gefühl der Teilnahme)。狀態感情與同應感情，均不能歸於感情移入之中，被移入之感情不過是對象感情。讀悲劇而厭現世，或與悲劇之主人翁表同情而灑淚，雖是感情移入之結果，然不是感情移入。本來之感情移入，不過讀悲劇而與其人物共悲喜罷了。(三)像這樣的悲喜之情，究竟是現實之感情 (Wirkliches Gefühl) 呢？還是感情之再生 (Gefuhlsreproduktion) 呢？還是

感情之表象(Vorstellung der Gefuhle)呢?關於這一點,福爾開爾脫之思想,不甚明瞭。利潑斯則以爲是現實之感情。莫依曼則從現代心理學之立脚地,明白的解決此問題。『所謂感情之表象,是不得存在的。表象的感情(做表象內容之感情)恰好像波化於木之鐵。不能把感情之再生,便當做表象。伴於感情之再生的表象,不過是隨伴於感情周圍之事情的記憶罷了。要使感情再生,而像感情一般的存在,則不得不再復活於我人之胸中。』如此說來,則感情移入,是行於日常一般生活的。所以能了解他人之感,都依據於感情移入。不過美的感情移入,與日常生活之感情移入,確有所不同。日常生活方面之感情移入,每被先入智識所妨礙,而不得直接移入;實踐上認識上之動機,常阻害感情移入之純一。至於美的感情移入,則我人可以把內生活直接移入對象中,而不許一切妨害要素之竄入;且我人之感情移入,可以完全的旺盛的行之於對象之細微局部而止。當我人對大理石像時,絕沒有妨害我人專心的先入主,所以覺得大理石像之手足肢體,比實現之人物更有活躍之生命。

一二,一二,一二,於[illegible]。

腦的四大部分

(雲)

最近,有名薩浮(J. Millott Severn)的在民衆科學 (Popular Science) 上發表一篇題曰 The Four Great Brain Divisions 的文字。略謂人之頭腦可分爲四大部:智識機關在前部,司思想,計劃等事;事務機關在腦後,司家庭社會間一切事務;動物性部居頭之中部,使人有辨事的能力;道德性部居頭之頂上,使人有慈善和愛之念。通常成人男子,其頭的周圍平均爲廿二英寸,女子較小,約廿一英寸半。故富腦力者,則其構造亦必異於常人。如前額巨者,則可知其富智識,若與之談話,亦常作論理的態度,喜討論人生的種種問題云。

畫家米勒的人格及其藝術

豐子愷

因了時代精神的變遷，十九世紀的畫界厭棄浪漫主義，而要求更深入人間精神的，精密的，切於實現生活的繪畫了。適應這欲求的人，就是世界所共知的名畫『拾穗』(The Gleaners)的作者米勒(Millet)。他所倡的畫派，就是所謂『寫實派』(Realism)。『米勒的人格，是十九世紀法蘭西的一個驚異，』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米勒傳開頭這樣說着。因為他的極偉大的人格，在十九世紀是一個稀有的明星。他不為因襲所支配，不知附世態，不知媚時勢。只願望自己生於久遠的，恆久的生命的本然中。卻為了這緣故，為世所不容，為人所不認。被脅於迫害和淡酷，落入貧窮和孤獨中。然而最大的不幸，——最重大的眼疾——貧苦，孤獨，到底不能滅沒他的大天才。他所以靈動(Inspire)的大的真實的力，到底戰勝了這等一切的黑暗，奏最後的凱歌。米勒的真實的力，就是絕對信從額上流汗纔能得生活的麵包的人間的運命；順受而安樂於一切悲哀，寂寥，苦痛，和不幸；而有決不被害於世間的害惡的，鎮靜而深刻的，執拗的生命的智慧和慰安。在他的言行及製作中可以窺知。

一 米勒的生涯及製作

米勒(Jean François Millet)是諾爾曼(Norman)人。生於一八一四年十月四日。他是兄弟八人中的第二人。他的家族，有一種家族的特徵。他的家族，是貧賤的法國民間所屢屢存在的一種强的道德力和崇高的思想的適切的例子。大概這是給他實際的偉大及英雄的性格的源泉。强健的肉體，道德的健康，行為的絕對的純潔，强的宗教信仰，和嚴重的精神，都是米勒

的近親的顯著的特徵。他的父親對他的教養，也有造成他的偉大天才的暗示。他的父親尼古拉 (Jean Louis Nicolas)，是村裏的教會裏的唱歌隊長，略有幾分音樂的知識，又有些粗淺的藝術的本能，是一個溫和的瞑想的人物。他會用土塑造模型，用木雕刻，又歡喜觀察園植物和人間，最初指示田野的美於這未來的大田園畫家米勒的人，便是他的父親。他的家族中最獨創的，而給米勒以最深的印象的，要算他的祖母裴莱琳 (Louise Jumelin)。她是一個有深厚的宗教信仰的老田舍婦人。米勒幼年時代的回想之一，是當他很小的時候，他的祖母催他醒來時而說的：『起來，富郎索亞！小鳥們已經歌唱着神明的恩寵好久了。』他小的時候，是很歡喜讀書的。他早已愛讀聖書。在二十歲的時候，已讀過 Homer, Shakespeare, Byron, Walter Scott, 和 Geothe 的 Faust 等，得到很深的銘感。但他決不眩惑於那時代的浪漫主義。他對於浪漫主義的刺戟的作品，抱着嫌惡。他是依歸於聖書，Homer, Virgil 等的。

比書籍更深地給印象於少年米勒的，是自然。他曾記錄着被養育於紡絲車聲，鵝鳥鷄啼聲，打穀的連枷聲，教會的鐘聲，幽靈談等中的他的幼年時代的追懷。他稍長了，就幫助他的父母耕田，刈枯草，和做各種工事，個人地能加入這等素朴的生活一切的活動中了。後來他就對於土地，特別對於他所最愛的諾爾曼的土地，深深地戀着了。他永能不忘記他自己的鄉土，當他死的數年前再訪故鄉時，他這樣記錄着：『唉，我眞是屬於故鄉的啊！』

他的藝術的傾向，自幼發揮着。他幼時，當他的家中人們午睡着的時候，他就去畫田野。有一天他拿一幅自記憶描出的老人的木炭畫給他父親看，他父親認識了他的畫才，就領他到題爾部爾 (Cherbourg) 去見一個名叫謨顯爾 (Mouchel) 的不十分有名的，農人心情的，達微特 (David) 畫派的畫家。那時他帶了自己創意的二幅畫去給這畫家看，一幅描着兩個牧羊者，一幅記着路加傳中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切迫的追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路加傳第十一章第八節）

幾句話的，畫着一個人夜中出門來分給麵包。那畫家看了，對他父親這樣說『你不能免了這樣長久留閉這人的罪了。你的小

孩子抱着好多的大藝術家的素質呢。』米勒的藝術的教育幾從這天開始。這時候他方才過二十歲。米勒正想在顯爾部爾繼續攻究，他的父親忽然患腦充血死了。他就回家，不得不廢了繪畫，爲家族勞動了。後來他的祖母仍舊遣他出來。入了畫家浪格洛亞(Langlois)的研究室(studio)中。浪氏驚於米勒的天才，爲他向縣裏請了四百法郎的每年補助費，遣他赴巴黎去。一八三七年他到了巴黎後，爲了和祖母別離的悲嘆，對於巴黎繁華的嫌惡，受了許多的悲苦。後來進了特拉洛修 (Delaroche) 的研究室。這時候極貧乏，爲了生活，他不得不模寫他所嫌惡的畫，一幅賣五法郎至十法郎的代價。一八三九年，他的一幅自畫像被錄取於沙隆 (Salon)，就漸漸惹起人們的注目。

一八四一年，他和一個女子結婚了。但這在他又是新的殘酷的悲哀。因爲他的妻體質極弱，常常臥病。一八四二年，米勒的畫爲沙隆所拒卻，於是又不得不日日爲生存而爭鬭。一八四四年，妻死。一八四五年，他又和一個名叫卡忒利奴・勒梅爾 (Catherine Lemaire) 的女子結婚了。這女子對他極忠誠，全生涯是他的不離的友。

一八四八年，法國起了革命。米勒失了資力，又患了病，生活頓時貧困了。於是在工人，坑夫，乞丐等中間描寫這等國民的典型，以練習手腕。他的人民生活描寫的最初的大作『簸的人』(The Winnower) 就在這時候發表了。這是在法蘭西藝術上劃一時期的製作。新政府特示恩惠，給他五百法郎。米勒的生活稍裕餘了些。不久政黨中陰謀爆發，他的貧乏又來了。他對於政治的嫌惡頓時增加了。爲了避去悲慘的印象，他就常常離去巴黎到孟馬忒爾 (Montmartre) 或烏昂 (Ouen) 等平野去。記憶那地方的田舍的光景，歸來描出這等印象來。在這不知不識之間，他就向了達到他的天才的完全的認識，而打破巴黎藝術的連環的最後的時期而奮進了。最後的時期，就是田園畫家的米勒的時期。使他確立爲田園畫家的近因，是一個不相識的路人的一句話。米勒有一天在巴黎街中看見商店窗中吊着他的一幅裸體女子畫的複製品，一個路過人指着了這畫告訴他的友人說：『這是那除了裸體美人以外甚麼都不畫的米勒的繪』米勒聽了，以爲最殘酷的凌辱，就從此不復畫裸體，而專研究田園了。

此後就是他在罷爾佩崇(Barbizon)定居的時代。罷爾佩崇定居時，米勒的妻已產下七八個小孩子。他的祖母不久就死。又給他一種悲哀。罷爾佩崇的居人中與米勒最投合的是畫家羅索(Théodore Rousseau)。罷爾佩崇是極小的一個村落，教會，墓地，郵局，學校，市場，店鋪，一點都沒有。他們的生活只是沈默，夢想，深思，聽樹聲，察自然的形相，享樂對於自然的狂喜 (ecstasy) 米勒於一八四九年移居罷爾佩崇，竟長住了二十七年，直到他死。其間生涯的大部分是這環象內的消遣，他的作品和貧乏的不絕的爭鬭。

一八五〇年，米勒作『播種者』(The Sower) 和『束枯草的人』(Binders of Hay)，送到沙隆。這穿赤短衣和青袴的粗暴的壯年男子在田中撒種的『播種者』是評家所視爲革命的暗示的。同時期米勒又作『縫級的女子』(Young Woman Sewing)，又作『路士和部亞士』(Ruth and Boaz)。

一八五三年，米勒在沙隆得三等賞。他的作品是『割稻者的會食』(The Reapers' Meal)『路士和部亞士』『牧羊者』及『剪羊毛的女子』(The Woman Shearing Sheep)。此後的作品，對於住在巴黎和罷爾佩崇之間的英國和美國的殖民有特別的引力。英美人購買米勒的畫的甚多。米勒的生活就勉强維持下去。一八五四年，他的作品有『接木的農夫』(Peasant Grafting a Tree)。在這畫中可窺見米勒自身描寫的一面。羅索見了這畫，感動到流淚。他在這畫中看出默默地爲了家族而消耗着生命的父的象徵。他曾經這樣說：『是了。米勒爲了他的家人勞作着。他消耗他自己，好比一株樹產出了過多的花和果子。他爲了他的孩子們的生活而疲勞了他自己。他接植開化的木的枝在粗剛的野生的幹上，而像浮琪爾 (Virgil) 似地說道"Insere, Daphni, Pyros, Carpent tux poma nepates"(接你的梨樹，達富尼！你的兒孫將喫你的梨。)』此後他作『飼雛的女子』(The Woman feeding the Chickens)。有好事者出二千法郎買了。這在米勒實在是一筆大款了。他就領了孩子們到故鄉，作了四個月間的旅行。自一八五六年至五七年間，是他的最大傑作的產期，即『夜中在檻裏的牧者』(Shepherd in the flock at night)『日沒時驅羣羊歸家的牧者』(Shepherd bringing home his flock at sunset)『倚杖立着的牧牛人』(Cow-

herd standing and leaning on his staff) 都是他對於田舍景象的最深刻神秘的印象。瞑想的農夫，牧者，大牧場的詩的寂寥，眠在斜陽裏的廣漠的平野，或浸在冷的月光中的牧場的水蒸氣，上昇的溫暖的蒸氣在空中浮動的夜景，是這幾幅傑作中最得意的描寫。

一八五七年作『拾穗』(The Gleaners)三個人彎着腰，熱誠地在地上拾集遺落的穗。評家指這繪為『憤怒的叫』又以為這畫有政治的意義，即對於民衆的貧窮的訴說，實在是極誤謬而膚淺的見解。了解這幅畫的『嚴肅的單純』的趣味的，只有哀獨孟·亞抱(Edmond About) 一人。一八五九年作的是有名的『晚鐘』(Angelus) 這是全世界有名的繪畫，複製品達數百萬。評家有攻擊這畫的地平線太高，人物姿勢太板滯等構圖上的過誤的，實在這畫別有特獨的音樂的魅力的長處。米勒要因這畫使人聽見田舍的傍晚的聲響，和遠處的鐘聲的音階。與『晚鐘』同時，他造一幅劇的繪畫『死和樵夫』(Death and the Woodcutter) 到沙隆，被拒絕了。這拒絕起了一大騷動。這時候已有多數人認明米勒的藝術的和道德的努力，為他辯護的人很多。一八六二年的名作是『持鋤的男子』(The man with the Hoe)。這也是一幅劇的繪畫。他自己對於這畫說是在魅力以上更見到無限的眩耀(ecstasy)。多岩的磽角的地上立着一個疲竭的男子，劇的光彩圍繞着。一八六九年的沙隆出品是一幅不亞於『持鋤的男子』的『殺豚者』(The Pig-killers)。這是野蠻的寫實主義的作品。在對於這大的生的肉塊的劇烈的利己的人間的爭鬬中，在圍着大的黑壁的，陰鬱的灰色的天空下面的農家的院子裏所行的這爭鬬中，人間舊有的一切獸性都再現出來了。米勒自己說『這是一幕劇』。

一八七〇年戰爭起了，米勒去龍爾佩崇，又經一番顛沛，明年始復故居。此後他的身體日衰，他就在他的生涯的最後的舞臺上做了小兒畫家了。直至一八七三年，他全用慈母似的纖細溫柔的感情描畫。應時期所出的作品是『初步』(The first step)『病的小兒』(The sick child)『睡兒年輕的母親』(The Young Mother putting her child to sleep)這等畫都是歐洲和美洲人所視為珍寶而爭購的。自此以後，國家始承認米勒。然這時候，他的身體已全然衰敗，頭痛，眼病，神經昏亂，幾乎不能離病床了。

後來又吐血。竟於一八七五年一月二十日留下了他的製作在這世界上而長逝。這樣便是畫家米勒的一生。

米勒的藝術的發展，可看出主要的路徑。他的靈感的源泉，有兩條路：一是日常的生活自然的光景，一是聖書。他給他的父親看的最初描的畫描着一個衰老的曲着腰的老人。後來拿到顯爾部爾的敎師那裏去的兩幅素描，一是路加傳的一註解，一是牧場的光景。在特拉洛修處時，他所專心的是『富郞西斯一世的家庭』(Holy family of Francis)的描寫，及古畫模寫。後來漸次貧困起來，他不得不作十八世紀的流行畫家的模仿。這班人原是他所不好的，但這强制的模寫，至少給他熟練筆致的效果。他後來自己從特拉洛修的黑的陰暗影解放了。他曾研究可萊局 (Correggio)。 到了一八四四年，他的藝術的最顯著的特質是色。他喜用灰色及桃色。這時代他的作品的代表作，是『六歲時小昂多牙耐忒・福爾代的肖像』(Portrait of little Antoinetts Feuarden at six years)。這女孩的頭上掩着桃色的絹巾，在一面鏡子前赤足跪着，自己眺望着自己，顏面上略帶些嬡憂的神氣。米勒再婚以後至一八四七年之間，多官能的內發的富於熱情的作品。經過幾次畫風改進之後，到一八四八年，他研究巴黎的工人狀態和巴黎的近郊，作了『簸的人』，就開了他的偉大朴素的畫風的端。『簸的人』就成爲他的一切大作的先驅者。

此後他就猛然地捨去了一切因襲的技巧。到一八四九年，他已明確地委身於田舍研究。他用非常的大決心埋頭在他的研究中。初在罷爾佩崇卜居時，常每日繼續數小時描寫素朴的田舍光景。像『播種者』，便是由於他當時對於田舍研究的猛烈的衝動而描的。在罷爾佩崇時一切初期的製作，均可由猛烈和固確的特點來區別。在這時候，米勒自己還沒有滿足。不過他自己批評，和別的批評家不同。當時評家對於『簸的人』，大家指爲手法粗雜，和他自己的意見正相反對。他自己並不以手法粗雜爲弱點，且企圖使這特點更明顯起來。故當時他自己全不滿足於他自己的手法的剛强。他曾這樣說：『我自己覺得好像一個人歌着眞實，但聲音太微弱，幾乎不能被人聽見。』此後再進一步的發展，是羅索的影響。這時候他和羅索十分親密，受羅索許多忠告，洛於羅索的偉大的感化，就擴大了他的手法，即在一八

五六年時達到了『拾穗』『晚鐘』的畫風。這是注集的眞確的，單純的嚴肅的畫風。此後他的畫風還有兩個轉捩，始達到老年的小兒畫家的地步。這兩個轉捩，一是作『持鋤的男子』，一是澳佛爾尼（Auvergne）旅行的結果。作『持鋤的男子』以前，他曾作一幅『死和樵夫』。這畫被沙隆拒却了，就喚起了他的挑戰的本能。『持鋤的男子』是對於這被拒却的挑戰的報答。此後畫風，漸傾向於寫實主義。直到一八六六年到過澳佛爾尼後，又得到新的印象，他用更複雜的方法來表現自然，對於田園描寫更深刻而透徹了。此後就入老年時代，他的心情和年紀同趨於純潔，柔和。他的田園生活的暗的幻影，迎從了他的生活的向晚而貫徹在更靜的感情和家庭的緩和中。特別在他的小兒畫中明白表出着這傾向。

二　米勒製作的道德的特質

米勒的讚仰者和誹謗者，對於眞的米勒都是誤解的。他的讚仰者，以爲他是新民主主義的大胆而忠實的註釋者而讚仰他。他的誹謗者，以爲他是將苦惱的勞動者的樂劇的繪畫給支配的中流階級的人們看的，煽動社會主義者而誹謗他。批評家在他的一切作品中看出政治的暗示來。以爲『播種者』是威嚇人民的暗示，以爲『拾穗』是敗殘者的三個三運命，在他的作品中處處找覓政治的或社會的題目，否則找尋劇的效果。實在，這樣的見解，和米勒的精神相去太遠了。米勒嫌惡樂劇的繪畫，無關心於政治，擯斥社會主義。

米勒決不能了解他的批評者所指說他的宣言的意義。他曾經說：『我想，我的批評者們，原是富於趣味的教養深厚的人們。但我不能被隱覆在他們的外衣中，在我的生涯中，除原野以外，甚麼都不看見。所以我只願望把我所見的物事單純地，又盡己力所能地告訴出來。』又他對於當時的藝術的演劇的傾向，和對於演劇，也是十分嫌惡的。他曾經說：『盧森蒲爾美術館（Lu-xembourg Gallery），使我生了對於演劇的反感。我對於男女優俳的誇張，虛僞等，抱有强固的憎惡心。』又說：『如果要製作眞的自然的藝術，非避去演劇不可。』他對於他的友人和敵手等把他看做社會主義的徒黨，曾激烈地反抗。他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代的許多法蘭西藝術家同樣地對於人民有親善的同

情，但要曉得他們大多數是不適應當時的人民的一般的要求的。他不但是風景畫家，他是用了這不滅的寫實主義而表現的農民畫家。所以評家加以社會主義者的名目，是他所要竭全力來抗議的。他曾說自己是『農民中的農民。』他的意見是：『藝術的使命是愛，不是憎。卽使表現貧者苦惱時，也不是以剌激對於富的階級的羨望爲目的的。』所以他決不有對於富者的怨恨，反而感到憐憫。在他的心靈內，深刻着物的永遠和不動的觀念。故革命的觀念或政治的觀念，實在無從起來。

這等誤謬的源泉是米勒所抱異常的厭世主義，是他悲哀的異常的緊密。米勒的悲哀苦惱，大家都看見，大家都感動，就大家都誤解了。因爲法蘭西一切藝術，差不多一世紀之間和基督教遠離着。從全體講，實在可說是反基督教的。所以視苦難爲一法則，爲一善的基督的見解，差不多不能被承認了。所以當時的人們，都不能了解米勒在痛苦中用他嚴肅而見到宗教的歡喜。他們看那疲極的野獸似地彎腰在地上的『拾穗』和『持鋤的男子』時，也沒有一個懂得作這畫的畫家的苦痛是道德的，故自然，故善；是善的，故美。

米勒的思想和他的藝術的究極的目的物，是和勞作的痛苦同時表現在這等痛苦中的人生的一切的詩，和一切的美。他曾經說：『我的綱領（Frogram）是勞作。一切人間，都被課着肉體的刑罰，「你必流汗滿面，纔得餬口能得食」：幾千年的往古已這樣說着。這實在是決不變更的不動的運命。』人生是悲哀的，但米勒竟順受這悲哀而愛這悲哀。悲哀，在他差不多是生的必要。他曾經說：『唉，野原和山的悲哀！不看見你，損失何等大！』又說：『我是被建立在憂鬱的基礎上的。』所以凡曉得他的人，都怪道他幼年時代怎樣得到的憂鬱的性質。他村中的一個老僧曾經這樣說：『啊，可哀的孩兒！你具有給你許多苦痛的苦勞性。你不懂得怎樣使你苦。』他又說他自己是不曉得歡喜的。他說：『歡喜方面的，在我決不會表出來。我全然沒有見過歡喜。我所曉得的最愉樂的事，是靜寂和沈默。』

和他同時代的法蘭西畫家，特別像偉大的風景畫家的生活，編着一部可悲的殉教史。他們大多數爲了窮乏貧苦，饑餓，疲勞，和其他種種的不幸而受殘酷的苦痛的。他的好友，偉大的羅索（Théodore Rousseau），生活的大部分在可怕的貧困和寂

當中德洛愛容(Troyon)是發狂死的。馬利拉(Marilhat)也是發狂死的。特康(Decamps)自苦了一生，沒有朋友，他的死也是悲劇的。保爾·尤宴(Paul Huet)差不多餓死，爲了不得食而損害健康。諦亞(Diaz)也飽嘗黑的貧困和肉體的苦惱。所以米勒，算不得例外的遭逢非運。而他自己也絕不這樣想。他說『我『不能騙人說我自己是比別人更不幸的。』又說：『我對於無論何人不感到憤怒。我不想起我自己是比別的惱着的人們犧牲更大。』

米勒的貧苦，時時瀕於赤貧。他屢次斷絕供給的途。麵包店斷絕他麵包了，商人遣執法吏來了，有一次他的囊中只有兩個法郎。那時他的再三的信的重荷是：『叫我怎樣得到每月的用費呢？因爲最要的是小兒們必須得食。』作『拾穗』的一八五七年，貧困幾乎使他自殺。但他的良心恐怖了，自殺思想就退縮了。作『晚鐘』的一八五九年的仲冬他寫着『我們只有支持二三日的薪了。此後不曉得怎樣得到薪。妻來月要產了，我只有空手等待着。』他雖有農民的强頑的體格，然被爲了生而不得不受的苦生活所壞，屢屢爲病魔所襲。他曾經有好幾次瀕於死。一八三八年，病得危篤了。一八四八年，一個月間不省人事。一八五九年幾乎失明，後來又吐血。他又常常患可怕的頭痛，眼痛。但他對於這樣苦的運，毫沒有一句怨言，絕對不怒。他差不多束手無策的時候，有一天一個朋友拿了從政府抽出來的一些的布施金來給他，看見米勒家中火也沒有，光也沒有，好樣被寒所困似地聳了肩俯向了，坐在箱篋上。他得了布施金，但這樣說．『謝謝，來得正好。我們已經兩天不食了。第一小孩們得不苦了，是最好的事體。他們沒得吃直到現在了。』就出去買薪，此外他毫不說甚麼。對於自己的生活狀態也絕不說甚麼。悲哀是他的最良的良友。悲哀可說是給他嚴肅的歡喜的。他曾經這樣說：『藝術不是助興的，藝術是爭鬬，是粉碎人間的錯綜。我不是哲學者，我不要除去苦痛。也不想找到使我不以苦樂爲意(stoical)，無關心於事物的樣式(formula)。苦痛，恐防是給藝術家最强的表現力的。』

米勒的不思議的隱遁主義中。和他身上的苦難的引力中，可以看出基督敎思想的强大的印象。米勒的心靈裏是宗敎的，這實在是在同輩中的他的道德的獨創的根本的理由。他的宗

敎的思想，是從他祖母處得來的。他最初辭家鄉，出巴黎的時候，心頭受到最大的感化力的，是他祖母的幾句話。這話是『我與其看見你違背神的訓誡而為不忠實，寧可看見你死。』後來他再赴巴黎時，他祖母再喚起他的心，說道『牢牢記着！富郎索亞！你成畫家以前，先做基督者！勿溺於卑野！．．為永遠而畫！』凡這等宗敎的訓誡，完全和米勒的感情相一致。他幼時就長育於敬虔的書物，敎會的敎父們，十七世紀的說敎者，和他所最寶重的稱為『畫家的書』的聖書等中。他常常在聖書中找覓可以說明他自己的思想狀態的話。又把這話翻譯做繪畫。一八四六年，他表現巴黎惡魔的引力在他所作的『聖亞洛謨的誘惑』(Temptation of Saint Jerome)中。一八四八年，他從他母親和近親的追放，靈動(inspire)了『巴比倫的虜囚』(Babylonish Captivity) 和『在荒野中的哈葛爾和伊士美爾』(Hagar and Isemael)。他的精神充滿着聖典。他屢屢引用聖典。到了晚年時代，他常常為了他家族而通夜讀聖典。聖典中有他繪畫的說明，有不絕的人間和他的爭鬪。他作這等畫，從來沒有倦時。又決不是含有政治的或社會的意義的，而是宗敎的。米勒所反復不厭的，是創世紀中數節，就是他生活和製作的標語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纔得餬口。』創世紀第三章第十七，十八，十九節

這宗敎的及道德的獨創，使十九世紀法蘭西藝術界讓給米勒特殊的位置。

呼吸器官與氣候的關係 (雲)

我們的呼吸器官——肺，大概含細胞在六千萬以上，並且呼吸至不論怎樣深，其中還含有一部分空氣。其營呼吸作用，則冬時較夏日為勞，因為冬時我們須多量的食物，不得不有相當的養氣以消化之。故在這時，肺實是人體上最勞動的機官。所以寒帶的人，其呼吸常較居於熱帶者為促，並且其胸膈亦較深。試從由冷血動物進為熱血的進化表上考之，如蛙當幼時以鰓呼吸，及長乃始用肺，然其同時亦用皮膚與其他軟皮的爬蟲類動物同。當天熱時，池水漸暖，蛙即不得不至水面吸收養氣；至在寒時，則可長時間伏居水下，亦無虞窒死也。



華安合羣保壽股份有限公司

注意 提倡

民國元年創辦農商部註冊營業純粹華商資本之人壽保險公司

開辦十一年之成績

資本定額規銀壹百萬兩

公積資產規銀壹百二十九萬餘兩

有效保壽總額規銀一千零三十四萬餘兩

每年可收保費規銀七十五萬餘兩

已付賠款規銀九十萬餘兩

已付十年期滿壽金及紅利九萬餘兩

名譽董事 黎元洪 齊燮元

董事長 朱佩珍

總司理 郁賜

總經理 呂岳泉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

電話總理處營業部中央一〇七三 一〇七四

電報掛號五〇二八即羣字

分公司全國百餘家





人人必需之「永備」電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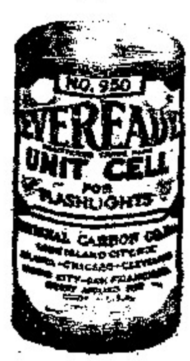
永備電筒爲現在最明亮最力足而又耐用輕便之手攜電筒其光可以隨意開閉靈捷萬分風雨不能熄永無意外之危險在黑暗中與人光明而常保平安者惟有「永備」

永備電筒製有多種式樣大小不同均甚動目永備單電池經久耐用尤非他種可比

各處均有出售

美國紐約永備廠製造

東方 606 (二)



EVEREADY

新宇宙觀

周昌壽

『宇宙』這個名詞，是包括着『時間』和『空間』兩方面而言，至於純粹的時間或純粹的空間究竟是怎樣的東西，既然超出於實際的經驗以外，只有讓那些不講經驗的玄學先生們去議論，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時代誰也不犯着拋卻有用的精神，去作那無目的的空論。我這裏所講的時間和空間，當然也只限於經驗的一方面，卽是閔可夫斯奇（Minkowski）的時空融合的四次元宇宙而言，和舊時所謂的宇宙觀不同，所以稱爲新宇宙觀。

人類的知識進了一步，所得的時間和空間的經驗，也增加一分，對於時間和空間的觀念，也就一天比一天的明瞭起來。從前不能理解的，現今都得了正當的解釋；從前以爲必不可能的，有一部分也都變成了可能。譬如太陽上的日斑（Sunspo）從前信以爲必無其事，現在不特可以明明白白將日斑的數目檢出，並還可以由此解釋種種新奇的現象。又如在海面上八千五百米高的喜馬拉亞山，山頂上是什麼狀況，從前的人何嘗不信以爲是永遠不能觀測得到的，但在現今航空的記錄裏面，昇高一萬米以上，並算不了什麼難事。由此可知所謂可知與不可知，完全是時代問題，和人類的知識相因相果，並沒有一定的界限可言。在今日我國雖仍不免有一部分的人，在那裏爭持天動地靜，天靜地動的說，但是大多數的人總是承認地球是太陽系中的一個遊星。太陽系中除地球而外，倘有火，水，金，木，土，天王，海王等大星，各星又各有衞星，如用更精的望遠鏡觀測，卽可察知火星與木星的中間，還有將近千個的小游星。地球和太陽的距離，約爲二億五千萬里，海王星和太陽的距離又爲其三十倍卽七

十五億里。太陽系以外尚有若干星系，和地球相隔的距離，更在其上。最遠的螺狀星雲，經十五年間的觀測，始發見角距離的變化僅僅等於一秒，推算起來，這種星雲和太陽系相隔的距離，總在一萬光年（Light year）。以上一光年即光線在一年內所能進行的距離，約爲九兆二千億粁這個數實在不可謂不大。過此而外，究竟還有別的星體存在沒有？現今的科學智識還不能確證。

更由一方面說來，由太陽發來的光，要經過八分鐘後方能達於地球，所以某一瞬間在地球上面看見的太陽，並非觀測的那一瞬間的太陽，乃是八分鐘以前的太陽。這個時間上的差異，隨着和地球的距離增加。由螺狀星雲發來的光，當然是要經過一萬年方能達於地上。所以我們現在看見的螺狀星雲，只能說是一萬年前的狀況，至於現在實在的狀況如何，不等到一萬年後無從得知。更由地質等的研究，可以上溯人類的歷史至有史以前一萬年以上，更前數萬年爲原人時代，也還有遺跡可尋。地球自身發達到了現在的狀況，非有數百萬年的歲月不可。再進一步，地球最初原係和太陽成爲一體，也是一種星雲，不知歷若干歲月，方脫離而成地球。星雲時代以前又曾經過若干時代，尤其不能推想。

以上就時間空間兩方面而言，其久遠的程度，直不可以數字表示。所謂用數字表示，當然是指實際的觀測而言。觀測的方法雖窮，推理的方法尚在，螺狀星雲以外，是否尚有空間？太陽和地球未分以前，是否尚有時間？空間究以何處爲止境？時間究以何時爲起點？對於這些問題，自古以來，從沒有一個人作過滿意的答案。

關於宇宙是否有限的問題，當以笛卡兒的假說爲最早，笛卡兒以爲空間不外是人類所居住的地球和多數的游星衛星等合成的一大世界，即是一種無邊際的空漠的廣延。星數既無窮盡，空間和物質也不得不到處存在。換句話說，無論到星的世界的什麼地方去，都是有同種類的恆星，並且是同樣的密集存在着。

牛頓的意見和笛卡兒又略有不同，他以爲空間的星密度，不能各處一樣。密度的値成爲極大的一處，成爲一個世界的中心。由這個中心起，向外方行去，行愈遠星的密度亦愈減少。到了

非常遙遠的地方，就成了毫無邊際的稀薄所在。

康德(Kant)，拉普拉斯(Laplace)，赫瑟爾(Herschel)等創星雲說出來，解釋宇宙的狀況，以為在太初時代，太陽系的諸星雲是一片氣態，即是星雲。其存在的範圍，比目前此系裏面最遠的游星還遠。這一片星雲因為冷卻漸次收縮，同時轉動的速度增加。到了一定的程度，由太陽的赤道方面將一部分投射到外面去，成了一個游星。其餘的又收縮起來，再投出一個，如是屢次投出而成現在的狀況。至於衛星也是由同一的方法自遊星投射而出的。這個學說更經斯賓塞爾，達爾文等由種種方面證明，可以算得是很有力的見解，和牛頓的見解也很一致。雖然也有種種新發見的事實，和這個假說不能相容，但若專究太陽系的成立原因而言，很可以容認的。一直到十九世紀，都無人敢非難這個學說。

將上面所舉的各種宇宙觀總括起來說，牛頓的一派是承認宇宙的空間為無限的。空間要是無限，那麼在宇宙空間裏面的物質的平均密度，非等於零不可。

但是據相對性原理的推論，一個物體的惰性，隨着近傍的物質的質量增大。重力既然是物體間的作用和反作用，一物體的全惰性，當然也只有歸之於這個物體和宇宙間所有一切他的物體間的作用和反作用。要將惰性歸之於質量間的相互作用，就非認定宇宙的空間為有限不可。這是由一般相對性原理的公式推出來的。

這兩種見解，一種是說宇宙無限，一種是說宇宙有限，究竟孰是孰非，除了由經驗證明以外，別無判斷的方法。要由經驗證明，自然是就宇宙的一部分求其中物質的平均密度。實際上宇宙中星體的分布，至不規則，物質的平均密度無從推求。有人以為用銀河的平均密度，可以代表宇宙的平均密度，當然是不能信用。但無論將所研究的空間部分擴充到什麼地步，總不能說在這個空間以外，一定沒有星體存在的話。所以由決定平均密度即是由經驗來判斷宇宙是否有限的方法，可以說完全是不可能的。

除了由決定平均密度而外，由實際經驗去判斷宇宙的有限或無限，另外還有一個很艱深的方法，一直到了愛因斯坦方才想到。這個方法是將牛頓的引力理論拿來和受經驗支配的

一般相對性論理論比較，即可發見許多不相同的地方。第一和引力的質量極其接近的時候，兩種理論的結果彼此不同。這是由水星近日點的移動業經證明過的。其次不同的地方，即是宇宙的有限與無限。牛頓的理論以為重力場不僅由於有重量的質量，空間裏面均勻分布着的負質量——即密度，也可以造成重力場。這種假想的有質量——即密度，其值非常微小，非有極大的引力系不能感到他的存在。

假定知道了銀河的星體的平均密度，和其質量，就可由牛頓的定律，將銀河裏面的星體的平均速度以及重力場的值計算出來。要是這樣計算出來的平均速度比實際觀測出來的速度大，那就可以證明在很遠的距離時，實際的引力比牛頓定律的引力小。用這個方法，由兩者的不同，可以間接證明宇宙是有限的，並且還可以將宇宙裏面物質分布的平均密度計算得出。

宇宙內的物質分布的平均密度，既然是一個常數，那麼閔可夫斯奇的宇宙空間，即具有一定的曲度，換句話說，宇宙空間是包着一個五次元空間的四次元曲面。這個曲度對於實在的三次元空間，不能不為對稱，可知我們的空間實在不過是和二次元的球面對比的一個三次元球面罷了。既是一個球面，所以不能成為無限，雖為有限，然既無起點又無終點，所以沒有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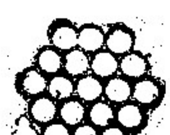
空間的有限無限，是說用一定體積的立方體，順次堆砌起來，到了不能再堆的時候，即是有限。譬如說一間房子內的空間，如用一尺見方的石塊堆砌起來，可以堆至十個百個，雖還留有餘地，但是堆到千個萬個以上，餘地即逐漸減小，不能容無窮大數的石塊，所以房內的空間是有限的。歐幾里得所規定的空間並沒有這種性質。照着這樣堆砌起去，無論堆到什麼地步，始終是堆不滿的，所以應該是無限的空間。

更就平面而論，將一定體積的立方體換成一個一定面積的正方形來想，這種正方形在一個平面內順次排列起去。排到不能再排的時候，即是全面都已被正方形排滿的時候，這個平面，即是有限的平面，但是歐幾里得所規定的平面，並沒有這種性質，無論將正方形排到什麼時候，始終是排不滿的，所以應該是無限的平面。

相對性原理所要求的空間，與此種空間大不相同，一方面是有限，即是照着前面說的堆砌法，有一定的止境，並非永久堆

糊不滿；一方面又說是無有界限，這一點初看起去雖然略覺費解，其實是很平常的。現在取一個淺近的例來說。試將同樣大小的圓形紙片，貼在一個地球儀上，使紙片彼此相連，不相重疊，這樣貼去，紙片愈多，球面上的空處愈少，終至無一處不被紙片貼滿，所以地球儀的表面是有限的。但是同時這些小紙片，無論貼在地球儀上的那一點，他的左右四方，都是地球儀的表面，並沒有一種境界存在，假使紙片超過這種境界，就不在地球儀的表面上，所以說地球儀的表面是沒有界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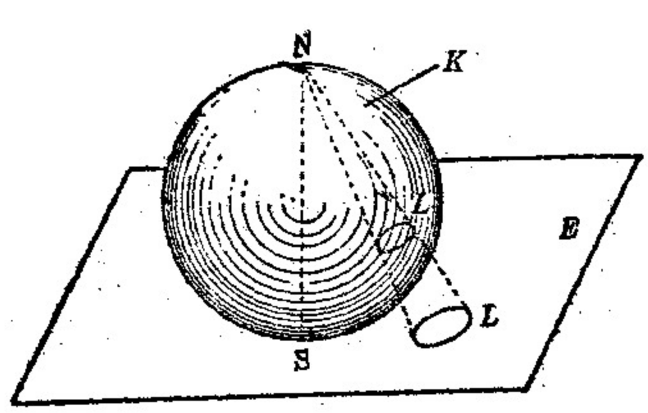
球面和平面的相異，還不止此。更近一步，去觀察圓形紙片的排列狀況，兩者大不相同。譬如將一個圓形紙片貼在平面上，更在這個紙片的周圍，圍上六個圓形紙片，這樣一來，全體都成了相切的圓形。更在這六個圓形紙片的周圍，同樣的各各圍上



六個圓形紙片。照着這樣增加起去，可以增至無窮，除卻在邊上的而外，每一圓形和紙片的周圍都是有六個圓形紙片圍繞着的。球面上則不然。照着這個方法貼起去，最初固然是一樣，再貼下去，所貼過的球面積愈大，愈不同起來，到後來簡直是辦不到。即是在平面上用

歐幾里得的幾何學方法分布圓形紙片，雖然是可能的，但是在球面上，就成了不可能。假使球面上有一種二次元的生物，不能離開球面又不能感到三次元的存在，那麼他們利用這種圓形紙來實驗他們的空間，即不難察覺他們的空間不是歐幾里得的空間而是一種球面空間。

以上是說二次元的球面空間，現在我們的空間更多了一次，依照相對性原理的結果，三次的空間，也是一種球面的空間，



對於這種球面的三次元空間分布立體，當然萬不能照着歐幾里得幾何學的方法。應該用什麼方法，仍然可用三次元的類例來推。假定有一個球K，和一個平面E相切於S點。SN為球的直徑。N處有一光源L為貼在球面上的圓形紙片L'為L經N的光源投射到平面上的投

影。當紙片在S的時候，投在平面上的影，就正在S的下面，大小也和本來的圓形紙片相似。以後由S漸次移去，投影L'，也在平面上漸次移動，同時在平面上所有的面積，也漸次變動起來。球面上的L距S點愈遠，平面上的L'距S點亦愈遠，同時L'的面積亦愈大。到得L達於N處，L'在平面上已移至無窮遠，同時其面積亦增至無窮大。球面上有一個L，平面上必有一個L'，和他相應。球面上的L彼此相切，平面上的L'也是彼此相切。要知道球面上的L，是怎樣情形，只須研究平面上的L'卽足。如是一來平面上可能容的L'數目，恰和球面上所能容的L數目相等。球面上的L既然有限，平面上的L'當然也不能成爲無限。所以說二次元的平面空間，只要不用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也是有限的，也是沒有邊際的。對於這個方法，或許有人反對，以爲平面之所以成爲有限，全恃L'距S愈遠，在平面上所占的面積愈大，只須用測尺一量，卽得，安能稱爲有限？其實不然。按照相對性原理，所用的測尺，和L'的行動，當然完全一致。L'增大，測尺也隨着增大。所以測出來的數值萬不能不一樣。所以這個反駁決不能成立。

明白了圓形紙片對於三次元空間的分布狀況，再進一步，卽可將三次元空間的狀況類推出來。只須將前此所用的圓形紙片，換成一個小球體來想，投射出來的L'也是一個球體。這個L'的球體，在歐幾里得的三次元空間裏面分布的狀況，是距離S愈遠，體積愈大。大雖大，然卻不能用測尺測出。所以由歐幾里得的眼光看去，空間雖然是無限的，但是用這種球，面堆砌起來，只能容一定的數目，所以是有限的而又毫無邊際。

愛因斯坦由這個方法，不特斷定空間是一個球面空間，並且還將這球面的曲度求了出來。如命R爲球面空間的半徑，μ爲宇宙內物質的平均密度，γ爲宇宙引力的常數，則得

$$\mu = \frac{c^2}{4\pi\gamma R^2}$$

由此可知宇宙內的全質量當爲

$$\mu 2\pi^2 R^3 = \frac{\pi R c^2}{2\gamma}$$

卽是宇宙內的全質量和球面空間的半徑R成正比，質量要是等於零，球空間的半徑也不能不等於零。換句話說，宇宙內的物質，和包容物質的空間，共其存亡，物質愈大，空間亦愈大。依愛丁頓的計算，假定一個星系的質量等於太陽的質量的10^9倍，又假

定螺狀星雲中共含有10^6個星系，包含着這些質量的空間，其半徑當爲10^{15}粁。但是實際上觀測得到的最遠的螺狀星雲，距離爲粁^{19}10，較10^{15}爲値甚大，可見實際宇宙內所含的物質當遠在其上。

宇宙的空間既然是球空間，那麼由一點出發引的直線卽是最短距離線(Geodesic line)，就得要以一定的長復返於原處。譬如由太陽發出的光線四向射出以後，當在球空間的反對的極點上，重行收歛起來，造成一個焦點，成爲反太陽 (Anti-sun)。實際上，卽令宇宙內存在的物質使這些光線或屈折或反射，消失去了若干部分，反太陽因此不能十分明瞭，但是總應該存在的。假使我們能夠見得着這個反太陽，那一定是數百萬年前由反太陽發來的光線，所以我們看見的反太陽的位置，是數百萬年前的位置，並不是現在的位置。由現在的位置和反太陽的位置的差異，就不難察出一種絕對的運動。就這一點說來，相對性原理對於宇宙的全體，反轉成爲絕對的東西了。不但如此，愛因斯坦對於空間方面雖然認爲是一個有限的球空間，對於時間方面，始終認爲是無限的。卽是將閔可夫斯奇的四次元宇宙，認爲是由一個三次元的球面空間，和一個垂直的無限時間軸，造成的一個四次元的圓柱空間。這樣一來，空間和時間性質判然各別，不能成爲對稱，和閔可夫斯奇的本旨不符，也不能不認爲是一個缺憾。

最近荷蘭人得吉達(De Gitter)對於愛因斯坦的這種宇宙，認爲不滿意，自己又另外創出一個宇宙觀來。他的意思以爲由觀測者的位置出發；達到最大距離的一點，卽是達到球空間的對向點的時候，宇宙線的微小部分的長度，卽成爲零。因此光速度到了此處，也等於零。卽是光線既達此點以後，無論再隔許久時間，也決不能超過這一點，再向前進。所以不至有反太陽生出來。又由四次元的宇宙空間的對稱性質，論定無論在什麼地點在什麼時候觀察，都是這樣的。又距離愈遠光的振動周期亦愈遲緩，最遠的螺狀星雲的景線(Spectral line)其所以移向紅色一端，大約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又由理論推得對於宇宙的平均物質由靜止的觀測者看去，物質的密度應當爲零，卽是宇宙內物質的全量散布在空間裏面的時候，其値非常的小，同時斷定宇宙空間的曲度，並不由於物質的原因而由於幾何學的性質，和愛因斯坦的見解亦相反對。

綜上各節看來，人類對於宇宙的觀念由不可捉摸進而為有跡可尋，由無窮進而為有限，由分離進而為融合，由不對稱進而為對稱，可疑的點，雖尚不能全免，但是和從前比較起來，卻就明瞭得多了。

本篇因限於篇幅，未能詳細敘述，茲特介紹幾種關於這個問題的書籍於左，以供讀者的參考：

D Nordmann Eistein et L'univers

A Einstein. Geometrie und Erfahrung

H. Witte Raum und Zeit im Lichte der neueren Physik.

M Schlick: Raum und Zeit in gegenwärtigen Physik.

一三・一・二〇。

捷克總理對於國際聯盟的意見 (雲)

愛德華俾尼斯氏(Edouard Benés)為捷克斯洛伐克內閣總理，其論國際聯盟道：

「國際聯盟惟一的困難，在自以為是國際的德模克拉西的代表，不知現在的世界實還沒有達到這地步。固然，現時各國都已在其境內容納德模克拉西原理，國中政府倘沒有民意為後盾，必定站立不住。可是我們似還沒有國際間德模克拉西那種訓育呢。須知這所謂德模克拉西，其間含着國際間向來未加連絡的東西，含着百萬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等的意味，例是視捷克斯洛伐克等於美洲合衆國。

「我的意見，不是以為少數能等於多數：這是不可能的，要是會等豈非笑話！但有些事，少數卻偏能等於多數，如德模克拉西的基本原理權利平等者。這是現在國際聯盟所僅代表的一部的國際原理。這個理想正和德模克拉西一樣是普遍而難剷取的。但是一旦出現，卻永不消失了。」

二十年來物理學之進步

李潤章

東方雜誌發刊二十週年紀念號，約我作一篇文章。我想二十年以來各種學術的進步都很大，其中以自然科學的進步更大；自然科學之中尤以物理學的進步最大。物理學最重要的新理論有三：一爲相對論；一爲原子論；一爲原能論。由這三種理論的發生，物理學有一種大變化，科學的全部亦有一種大變化。所以我借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的紀念號，把這些新理論的結果略的說一說。

一

自從愛因斯坦氏(Einstein)於一九〇五年發表狹義相對論，於一九一二年發表普通相對論以後，科學狀況大爲改變。要想知道相對論在科學上所占的位置及其影響，須先知道相對論未出現以前的科學狀況。按照孔德氏(Auguste Comte)的意見，科學分類大略如下：

占科學的最高點爲幾何學，幾何學乃是講空間的科學。平常我們所學的幾何，就是歐幾里得氏(Euclid)的幾何，認空間爲絕對的，許多數學家曾證明於歐幾里得氏的幾何以外，倘可有他種的幾何。但是一直到了愛因斯坦氏以前，物理學家及大部分的數學家，全以爲代表自然界的定律不必用歐幾里得氏的幾何以外之幾何。

幾何學以下就是力學，力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爲動學，就是研究『動體』的『軌迹』。動體移動之路線 於空間以外，又加入『時間』概念。古人對於時間，從未細心思索，便承認他是絕對的。

我們所有的科學，所有的生活，全受空間及時間的支配，直

至近世，科學家均認定空間及時間為絕對的。

在動學以下，就是動力學。在這個動力學之中，牛頓氏又加入一個絕對量，就是絕對質量。這是為表明一個物體對於速度變化的一種抵抗。用同一的動力作用於大物體及小物體，大物體運動較緩，小物體運動較快。牛頓氏用質量這個字表明這種「惰性」，認為質量是絕對的，不變的。

力學以下為物理學。物理學分為若干部分，如重力，熱學，音學，光學，電學，磁學等等。古人欲用力學講解物理學的各種現象，因為力學的現象是比較簡單的，又是最初發現的。所以凡遇未知的物理現象，就欲利用此已知之力學現象講解之。用這個方法以講解天體力學，氣體動力論，荷電體相互之作用，磁石相互之作用，電流與磁石之作用，及動電學等，全是很有成效。

但是稍後出現的光學，首先不能用牛頓氏的力學講解。由荷蘭的惠根司氏(Huyghens)的理想及法國的傅勒涅爾氏(Fresnel)的試驗，知光為一種波動，係借一個特別的媒介體而傳播。這個特別的媒介體科學家名之曰以脫(ether)。

最後出現的是電磁。電磁的現象亦不能用力學講解。英國的法華德氏(Faraday)認為電的傳播是經過一個媒介體由近及遠的。英國的馬克斯威爾(Maxwell)把法華德氏的理想更發揮而光大之，作成數學式，推測出來荷電體放電時，即發了一種電磁波，其傳播速度與光速相等。後來德國的愛赫慈氏(Hertz)用試驗證明這個理論，由是始知光與電磁是同一的現象，於是光學遂為電磁論的一部分了。

以上所說的是相對論未產生以前的科學狀況，一方有力學可以講解力學的現象，一方有電磁可以講解光學。這種理論的衝突由來已久，美國的邁克爾遜氏(Michelson)曾用光學上一個極精確的試驗證明這種衝突，這個試驗是不能用古時的力學來講解。

於是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氏發表一個驚天動地的理論，他認為：既是是邁克爾遜氏的試驗與古時的力學不相合，總是試驗可靠，古時的力學的理論靠不住。因而愛因斯坦氏試將絕對時間換成一個相對時間：於是邁克爾遜氏的試驗自然就可以解釋。這個新理論就是狹義相對論或限制相對論。(近人有譯狹義相對論為相對各論，普通相對論為相對通論者，這種譯名，甚覺不妥，我們一聽「通論」這個字，就聯想到植物學或動

講動物學等的總論，一種「各論」這個字，就好比植物學或動物學的分類，其實相對論中之狹義相對論及普通相對論兩個部分完全無「分類」及「總論」的意思，不過一個範圍小一個範圍大就完了。所以我覺得相對各論，及相對總論這兩個名詞非常不妥。

『光波牽引』現象，舊力學所不能講解者，新力學能講解之。

按照新力學質量與能力不分，運動量即能力之變形，故舊力學上之質量不滅原理，能力不滅原理，運動量不滅原理等三個原理，現在就變成一個了。

又按照新力學，質量是能隨速度而變化的，速度愈大質量亦愈大。古時未能尋得大速度的運動物體，故未能發現質量的變化。近來因物理學的進步，質量變化可用速度極大之陰極光線及放射性物質之β光線證明。

以上所說是狹義相對論大概的結果。但其中有兩個缺點：第一狹義相對論僅限於等速運動，第二未談及引力問題。愛因斯坦氏於一九一二年發表普通相對論。將歐幾里得氏的空間放棄，遂推論到觀測人相互的任何運動，並將引力亦包括在內。這個新理論能講解多年所未能講解的『水星運行軌道近日點的旋動』其旋動角度每一世紀爲五十三秒。愛因斯坦氏曾推測『星之光線經過日邊時卽被彎曲，其彎角曲度爲一秒七十五。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十九日在巴西及非洲西岸泮西波島(Prencipe)觀測全日蝕之結果；及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爪哇以南凱士麻斯島 (Christmas) 及澳洲西部觀測全日蝕之結果，愛因斯坦氏的推測完全證明了。

新理論又推測太陽上的原子與地球上的同一原子所發生之光帶影線，在太陽上較在地球上向紅色的方向移動。這個推測雖尚在研究中，然已有實驗證明了。

又按照新理論結果宇宙是個圓的，其圓周爲十萬萬年的光速，卽 $1000000000 \times 12 \times 30 \times 24 \times 60 \times 60 \times 300000$ 啓羅米突。這全是普通相對論論驚人的結果。

二

方纔已經推測了宇宙之大，現在我們再看一看小小的原子。我們試同物理家在小小的原子中觀測一番。古時認爲物體由分子所構成，分子由原子所構成。所以原子是分而不能再分，小而不能再小的粒子了。但是這個觀念在古時爲一種原子理

想假定，到了現在由種種試驗的結果，已經成爲事實了。現在雖不能用顯微鏡直接觀測分子，直接計算一定體積的物體分子數目，但是已經有許多的間接方法，可以測定一個分子克量（即二克的輕氣，三十二克的養氣等……）所含的分子的數目。這個數目名爲亞華加德柔氏（Avogadro）的數目，等於6.8×10^{23}

想講解近二十年來的原子論，須先略略的說一說二十年以前關於原子的概念及與原子論有關係的重要發明。二千五百年以前，希臘的哲學家已經有原子的概念，但彼時的概念與現在完全不同，由化學變化的結果，知道一個原子克量（即一克的輕氣，十六克的養氣，二十三克的鈉，三十五克半的綠氣等……）所含的原子數目全然相同。（後來知道這個數目，即上列亞華加德柔氏的數目。）又由電解的結果，及瑞典理化學家亞黑尼斯氏（Arrhénius）游子（ions）的理論，知道原子與電有密切的關係。

一八六九年德國的物理家伊道夫氏（Hittorf）在放電管中發現了陰極光線，這種光線是由微粒子所成的，其運動速度最大者每秒鐘能達十萬至二十萬啓羅米突。一八九五年法國物理家畢澳氏（Perrin）證明這種微粒子的荷電是負號，這種微粒子就叫作電子。由試驗結果知道電子是組成物質的一個重要元素。輕氣原子爲最輕之原子，其質量爲1.6×10^{-24}克。一電子之質量比輕氣原子小一千八百三十倍，即一個電子之質量爲0.9×10^{-27}克。一個原子半徑的大小約等於10^{-8}生的米突，一個電子的半徑約等於2×10^{-13}生的米突。如是電子的半徑比原子的半徑小五萬倍。

一八八六年苟盧斯坦氏（Goldstein）在放電管中發現了陽電射，亦爲一種微粒子。後知其爲尋常原子所組成，其運動速度每秒鐘僅數百啓羅米突。

一八九五年德國物理學家朗根氏（Röntgen）亦在放電管中發明了X光線。這個光線非由微粒子而成，能穿過物體，其穿過難易，完全以組成物體之原子的原子量大小而定，與分子無關；所以X光線是研究原子構造的一種利器。

一八九六年法國物理家白戈黑爾氏（Henri Becquerel）發現了鈾鹽類及鈾（Ur）能自然射光。無論鈾爲何種化合物，只有鈾之存在，即有此現象。一八九八年法國物理家居禮夫婦（Curie）發現了鐳（Ra）其射光性能力比鈾大一百萬倍。

後來居禮夫人又發現了鉞(Po)，法國物理家德辨恩氏(Debierrne)發現了鋼(Ac)，均有同樣性質。這些物質統名爲射光性物質，能自然發生三種光：一爲α光，與陽電射相同，每秒鐘之運動速度爲二萬啓羅米突，爲氦(He)原子所組成；一爲β光，與陰極光線相同，每秒鐘之運動速度爲二十九萬啓羅米突，爲電子所組成；一爲γ光，與X光線相同，不過比X光線之穿過物體性更强。自從射光性物質發現後，知道元素是隨時蛻變，並且知道原子是極複雜的一個東西。

以上所述的各種發明是剛剛二十年以前的事，自從X光線及射光性物質發明後，在物理學上是一個新紀元。在原子論上亦是一個新紀元。由二十世紀初期物理家即設法解釋原子的組成，法國的畢漢氏曾假定原子是與太陽系相同，荷負電的電子在荷正電的原子核周圍旋轉，恰如行星圍繞太陽旋轉一樣。英國物理家哈德發氏(Rutherford)用α粒子的試驗完全證明了畢漢氏的理論。

按照最新的結果(Chadwick 1920)：原子之構造，與畢漢氏所想像者完全相同，正號的荷電全凝集於原子核上。原子核的直徑最小者爲氦(He)$=3\times10^{-13}$生的米突。最大者爲金(Au)$=3\times10^{-12}$生的米突。原子的質量殆全在原子核上。電子的質量是很小的。電子核的距離爲10^{-8}至10^{-10}生的米突。是中性的，則原子核所荷的正電量當然等於其周圍的電子所荷之負電量。由原子核所荷電量可以測定他含有若干元電量（元電量即一個電子之電量$e=4.77\times10^{-10}$靜電單位）這個數目即原子的次序數目。

一九一四年英國的物理家毛支雷氏(Moseley)亦用X光線研究原子的次序數目，由是知原子量無甚意義，所重要的即原子的次序數目，於是化學作用，『各元素週期表』等全可以解釋了。

哈德發氏曾用X粒子研究原子核的組成，由其用α粒子射擊淡氣可發生少許輕氣之結果。又因各種元素原子量全爲輕氣原子量之倍數，知輕氣原子核爲物質組成的一個重要部分。由是我們知道原子有二個大成分：一爲電子，一爲原子核。

射光性物質中有同位元素(isotopes)，即二個或數個元素其原子量不同；但其化學性質相同，在各元素週期表中占同一位置。一九一〇年英國物理家湯姆遜氏(J.J. Thomson)用

陽電射分析各種化學元素，始知尋常元素中亦有同位元素。比方氖（Ne 其原子量爲 20·20）乃由二個同位元素而成，一個原子量爲20，其他一個原子量爲22，尋常之氖乃此二個同位元素之混合體，其原子量 20·20 乃一平均數目。亞斯東氏（W. Aston）更繼續研究，發現許多尋常元素，均爲二個以上之同位元素的混合體。按照湯姆遜氏及亞斯東氏研究結果，我們知道除了輕氣原子量爲 1·008 以外，其餘的原子量均爲正整數，於是古時化學家普斯德氏（Proust）以爲『元素之原子量，全爲輕氣原子量之倍數』的老定律現在又有效了。

各種原子，全爲輕氣原子凝結而成。例如氦的原子量爲4，卽爲四個輕氣原子所成，但氦之原子量何以不等於 1·008×4=4032？這個差異，可由相對論說明。按相對論質量與能力不分，當輕氣凝結爲氦時，損失了一點能力，所以質量亦減少一點。由此減量，可測定所發生的熱量。畢漢氏曾應用此理計算太陽熱，推定太陽活動年限能達八百萬萬年。而地球之生成約當爲一百或二百萬萬年。這個數目能使地質家十分滿意。

不連續性爲現今物理學的基本概念。方纔講過由種種試驗已證明分子，原子，爲電子的存在，所以物質的組成是不連續的。物理家認定磁性爲磁子而成，所以磁性亦爲不連續的。一九〇一年德國地理家卜浪克氏（Plank）曾用一種奇異的數學式表明『黑物體』的放射曲線甚爲相合。這個數學式須用一個原則，卽振動數爲 r 之光的放射或吸收，其能力的交換永爲一定量 hr。叫 h 作卜浪克氏的係數。這個理論，就是原能論。這種理論與理論力學完全相反，理論力學所用的微分方程式是假定能力可以分爲無限小，是連續的；原能論是假定能力由一定量的原能而增進，是不連續的。愛因斯坦氏曾發表解釋『光電學』須用原能論。

最近丹麥物理家保爾氏（Bohr）曾應用原能論以表明原子振動之發光現象。原子爲原子核及電子所成，方纔已講過了。電子圍繞原子核分爲數層，最外一層的電子爲化學現象及尋常發光現象的區域，原子核爲射光現象的區域。電子在其固定之路線內旋轉不發光，若電子由第一路線忽移至第二路線卽時發光。輕氣之把盧麥爾氏（Palmer）的光帶影線由保爾氏

理論可直接簡單的計算出來。

去年畢澳氏新發表之「光化學」理論，亦利用原能論。以上所略舉的各例，全是原能論的大成功。

四

以上所述之三項，是物理學最重要的新理論，全是在科學全部或在物理學全部有絕大關係的。

相對論是把科學上的舊觀念全推翻了。在相對論未產生以前，時間空間及質量等觀念均爲絕對的：在相對論既產生之後這些觀念全變爲相對的了，在相對論未產生以前力學電磁學及引力等篇均各自分立，不相聯屬的；在相對論既產生之後這些門類全聯屬到一齊了。在相對論未產生以前，物理學受數學及力學的支配；在相對論既產生之後，物理學既侵入數學復占領力學，其他一切科學無不根本受大影響。

自從近世原子論發達以後，物質的組成遂大明了。自同位元素發現以後，化學上所謂單體元素觀念根本動搖；由原子論之結果，物理化學上許多概念根本上有一極大的變動。

自從原能論發表以後，知能力有不連續性，原子的發光可藉以說明。這個理論雖然待發揮光大之處尙多，然而他講解已知現象及推象未知現象的能力，已終是在科學上成了一個新紀元了。

相對論是完全二十年以內的大發明，原子論雖然古時就已出現，元能論雖然是恰在二十年前產生。然而這兩種學問的發達及應用，全是二十年以來的新進步，所以我略述相對論，原子論及原能論的現狀及其結果，作爲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號中世界學術的紀念品。但是這個題目範圍遠大；本文限於篇幅，不免有舉一漏百的毛病；並且這個稿子是倉卒間拉雜草就，次序上不免有紛亂不淸的毛病，這兩層還要請讀者原諒。



二十年來化學的新進步

鄭貞文

科學的進步，是許多學者經長日月苦心孤詣繼續研究的成果，不是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奏功；所以討論科學的發達，本不能限定時代，但爲追想最近若干年間某種科學的發展，亦不妨就相當期間之內取材而論。東方雜誌發行已二十年，近正徵集各方面論述以爲紀念，我們如果各就所知，回顧這二十年來各種科學的進步做一篇小小報告，以貢獻於愛讀者之前，却也是很有趣味的事。我取這個題目以答東方雜誌記者的徵稿，便是這個意思。

二十年來化學上的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新發見的事項汗牛充棟，幾於無從說起，然舉其最大的發展，當推膠質論和放射論兩事。而且這兩方面的研究，雖在二十年以前便已發其端緒，然而最重大的發明發見，足以樹立研究的基礎的，則恰在距今二十年（即一九〇三年）的時候。如果沒有限外顯微鏡的發明，膠質化學的研究能夠發展麼？如果沒有鐳的放射氣（即Niton）的發見，放射論的研究能夠發展麼？由這一點看來，我們即說膠質化學和放射論，是由一九〇三年以後纔開生面，亦無不可。至於新營養素的研究進步，則完全是二十年以內的事，所以特取這三項略述梗概，以作二十年來化學進步上代表的紀念成績。

一　膠質

我們回顧科學的歷史，往往有日常見慣的事實，意外不惹世人的注意，久置不問，及經科學家周密的觀察引起研究的端緒，遂成科學上重大的問題。譬如「膠質化學」（Colloid Chemistry）便是一個實例。最初注意膠質的現象，當推英國的格累

安氏 (Thomas Graham) 氏。格氏於一八六〇年研究溶液的擴散關係，發見『晶質』(Crystalloid)和『膠質』(Colloid) 的區別，其後五十年間，學者對於此問題不生何等的趣味。直至本世紀初元，物理化學的研究勃興以來，膠質的性質遂大明瞭，在化學上占一重要的部分，而且擴張至於生物學生理學各方面。

請先就二三的實驗說起：試作食鹽和石花菜的溶液，各盛於適當的器內，而後取玻璃製或陶製圓筒，張膀胱膜於其底，浸於各液中，放置若干時間後檢視，則必發見兩液有不同的性質。便是食鹽的溶液能滲透膀胱膜壁而入於筒內，石花菜溶液則受膜的遮蔽不能滲入。其次先加一定量的石花菜溶液於筒內，而後浸於食鹽溶液中，放置若干時，則見筒內的容積漸次增加。由這兩個實驗的結果，我們可以推想食鹽溶液能夠自由通過膀胱膜壁，而石花菜溶液則不能。

格氏便是用這種方法——即所謂透析法 (Dialysis)，就種種物質溶液而行試驗，發見物質在溶液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能夠滲透膀胱膜壁的，如砂糖食鹽等，都是會結晶的物質。一類是不能夠滲透膀胱膜壁的，如膠石花菜等，都是不會結晶的物質。於是稱前者為晶質，後者為膠質。在格氏當時以為物質因分子的聚合狀態不同，所以本質上有這兩類的區別，但據較近研究的結果，知道結晶和膠狀不是溶質的固有性質，由溶液的態度和所用的方法而定。譬如石鹼在酒精液內則為晶質，在水溶液內則為膠質。又如食鹽的水溶液，亦可由適當的方法使得膠質溶液。所以與其稱某種物質為膠質，不如就溶液全系而言，稱為膠液。

試再舉一個實驗：我們如果取濁水用濾紙過濾，除掉沉澱，則得清澄的液。自表面看來，好似此液一點沒有汚濁。然試盛此液於玻璃杯內，置於暗處，自一方將透鏡所收的日光射入，則必見水中有許多光輝的細粒；此與日光射入暗室常見塵中有許多的輝點同理。這個現象因為由廷達爾氏 (Tyndall) 所研究，稱為『廷達爾現象』，也是表示膠質的一個重要性質。

大凡微細的粒子散在他種媒質中時，全體的物系稱為『分散系』(Disperse system)，媒質稱為『分散媒』(Dispersion medium)，微粒子稱為『分散相』(Dispersed phase)。分散系中因分散媒和分散相有氣體液體固體的不同，可以有種種

的配合，最普通的是分散媒為液體的時候，其中分散相為固體時，如水中的粘土稱為『懸濁液』(Suspension)。分散相為液體時，如乳中的脂肪稱為『乳濁液』(Emulsion)。

分散既由微粒子和媒質而成，這些微粒子的大小，當然成分散系中重要的問題。在上述實驗，濾水的時候分散於水中無數的微粒子裏頭，細的可以透過濾紙，粗的留於紙上。留於紙上的粒子，雖可用肉眼或通常的顯微鏡窺見，但在濾液中的粒子則不得見。如再將此濾液用膀胱膜透析，則更可區別為兩種，細的可以滲透膜壁，粗的不能。此時能夠滲透膜壁的溶液，我們稱他為『真溶液』，因為其中的粒子極細，僅為分子狀態，故亦可稱為『分子溶液』。我們沒有法可以辨認他的存在。不能滲透膜壁的粒子較粗，可由應用廷達爾現象所製的『限外顯微鏡』(Ultramicroscope)辨認他的存在。

近年使膠液的研究大放異彩的一大原因，當推限外顯微鏡的發明。此鏡的原理，便是利用廷達爾現象。其始為稷格蒙狄氏(Zsigmondy)所創，後與濟登托夫氏(Siedentopf)合力完成。一九〇三年（距今恰二十年）大體的構造，可分為光源的發光裝置，和普通顯微鏡的二部分。日光雖亦可用為光源，然因欲得一定的光力，則以用電弧燈為宜。盛膠液於容器，置於緊接顯微鏡的對物透鏡之處。此器僅上方和側面一方裝有玻璃板片，周圍暗黑，遮斷其他光線。今使由透鏡所集强烈之光線自側面射入於膠液內，而由上方用顯微鏡窺視，則見微粒輝映，一似暗空中的列星。這種現象，是由於光射於微粒子迴折所致。我們既得此種裝置，可以測知一定容積中粒子的多少和他的平均距離，換句話說便是膠液的『分散度』(Dispersity)。更可用間接方法，推算粒子的大小。所以自此鏡發明以來，膠質化學的研究日益發達。

此種普通顯微鏡所不能見，須用限外顯微鏡纔能見得的範圍內的粒子，我們稱為『次微子』(Submicron)，較粗的稱為『微子』(Micron)，較細的稱為『超微子』(Amicron)。如果用直徑來表示，（以μ表1 mm的千分一，以μμ表1mm的百萬分之一）則各種的關係如下：

直徑	辨認程度	名稱
$\frac{1}{4}$—$\frac{1}{6}$ μ以上	顯微鏡可見	微子
$\frac{1}{4}$—$\frac{1}{6}$ μ以下 5—6 μμ以上	限外顯微鏡可見	次微子

5 — 6 $\mu\mu$以下　直接不得認知　超微子

至於分子的大小，據近來的研究，約合 0.2 $\mu\mu$ 的程度，所以限外顯微鏡所得見的最小限，不過分子數十倍大的粒子而已。

用限外顯微鏡觀察膠液，還能發見一種極有趣味的現象，就是液中輝點的運動不息。這種現象，是在一八二七年英國植物學者布牢溫氏（R. Brown）用顯微鏡研究花粉時，所發見。氏見花粉在水中能作激烈的不規則運動，所以稱為『布牢溫運動』(Brownian movement)。由種種的研究，知此種現象，是由分子運動而起，分散媒的分子和分散相衝突而生此種運動，故限外顯微鏡直接所見的，雖為次微子的運動，而間接可以證明分子的實在。譬如靜止的船，因浪而搖動，我們見船的搖動，可以推知有浪一樣。

懸濁液和乳濁液的分散相，屬於微子，膠液的分散相屬於次微子或超微子，真溶液屬於超微子。格氏所謂晶質，不過指微子以下的分散相而已。膠液中分散相為固體時，稱為『懸膠質』(Suspensoid)，為液體時稱為『乳膠質』(Emulsoid)。

膠質的全系通常為液體，稱為『膠溶體』(Sol)，但如將石花菜溶液使漸凝冷，則會變為有彈性的固體，又如加熱於牛乳或蛋白質類，亦漸凝固，此種狀態稱為『膠凝體』(Gel)。膠質的媒質，亦不限於水，即醇，醚等亦皆可為溶媒。媒質為水時稱為『水溶體』(Hydrosol)，或『水凝體』(Hydrogel)，為醇時稱為『醇溶體』(Alcosol)或『醇凝體』(Alcogel。)

近年研究的結果，製造膠質的方法，亦日有進步。懸膠質粒子的大小，既居懸濁液和真溶液的中間，故由懸濁液生真溶液時，或由真溶液生懸濁液時，皆不能不經過懸膠液的狀態。所以如果能使真溶液的分散度減少，即凝聚而為較大的粒子；或使懸濁液的分散度增加，即分散而為較小的粒子，便可得膠質。由前的方法稱為『凝縮法』(Condensation method)，由後的方法稱為『分散法』(Dispersion method)。譬如用蟻醛液為還元劑，使和氯化金的溶液作用，則可得金的膠溶體。又如溶碘化銀於碘化鉀的濃液，而加於多量的水中振盪時，則得碘化銀的膠溶體。還有一種放電分散法，係由布勒狄喜氏 (G. Bredig) 所發見。其法用金屬為陰極，浸於水中，而通電流，使在水中放電，則金屬成為微細粒子分散於水中。此法應用甚廣，白金，銀，錫，白

金，水銀等金屬，以至炭，硅，硫黃等非金屬均可使用。

膠質中懸膠質比較易製，乳膠質則難。除硅酸，錫酸和其他二三有機物以外，多爲天產的物質。但其種類極廣，如動物膠，石花菜，蛋白質，澱粉，糊精，橡皮，以及細胞的原形質，種種的色素，都屬於此。這些物質由生物學上看來，皆爲重要的物質。

近年研究膠質的結果，知道還有幾種的特性。如以電流作用於膠液，則粒子全體開始團體的運動。這種現象稱爲『電泳』(Cataphoresis)。試取U字形玻管滿盛金的紫紅色膠溶液，插入電極而通弱電流時，最初各部分的色濃淡均勻，稍久則見陽極附近顏色漸濃，陰極附近顏色漸淡，終至無色，可見膠質隨着電流而移動於電極的一方。這種現象和離子的電解相似，離子可視爲帶電的原子，所以膠溶液中的分散相，亦可視爲帶電的微粒子。由種種膠質實驗的結果，知金，銀，硫黃，玻璃，澱粉，粘土等多數物質，皆帶陰電，而向於陽極。三氯化鉻，三氧化二鋁等少數物質，則帶陽電而向於陰極。膠質的電性，不僅從分散相的性質而決定，和分散媒亦有關係。在水溶體爲陰性的物質，在醇溶體亦有時可帶陽性；這是和離子不同的地方。而且在同一的媒質中，亦能任意使變其電性，一般加鹼於陽性膠質，則電爲陰性的氫氧離子所中和，而反移向陽極。加酸於陰性膠質，則電爲陽性的氫離子所中和，而反向陰極。如所加的酸或鹼的量適足中和，則靜止而不移動。

依我們的常識，對於膠質的性質，應當起一個疑問，便是分子量較重的分散相，何以在液中不受重力的作用而漸下沈？現在英國還存有六十年前法拉兌氏 (Faraday)所製金的膠液，以供研究。這個理由到了現在還沒有確定的說明，然而下列幾個原因，卻確有相當的關係。(1)因布牢溫運動的影響而不沈。(2)膠質的粒子爲數極多，故全體的表面極大，而表面張力亦大，因受表面張力的影響而不沈。(3)粒子帶有電性，因同性相斥的影響而不沈。但加電解質於膠液時，則電性爲所中和而聚成較大的粒子，使布牢溫運動亦漸緩慢，終至呈凝固的作用而沈澱。通常加明礬於水裏，使濁質沈澱，便是這個道理的應用。乳膠液並能由醇，醚等非電解質的作用而使之沈澱，故利用適當的性質，容易分離各種的蛋白質。即由這一點看來，已可見膠質化學對於蛋白質的研究，居於何等重要的地位。我們製豆腐時，加

苦汁於豆汁中使豆素凝固，便是應用的一例。

如於膠質中加入其他膠質時，因兩種膠質各帶電性，故如爲同性則不起變化；如爲異性則相中和而沈澱。然此專就兩種懸膠質或兩種乳膠質而論。如一種爲懸膠質，一種爲乳膠質，則隨各物的性質，有時沈澱，有時反加安定使難沈澱。這種的性質，稱爲『保護作用』。例如取紅色金的膠溶體，加以一定量的食鹽溶液，則安定度破壞，變爲紫色或青色而起沈澱。如先加乳膠質；則不變色亦不沈澱。

膠質的性質中，還有兩種重要的現象：一是『吸着現象』(Adsorption)。吸着現象由物質的表面而起，膠質的表面張力極大，吸着的現象亦著。故加電解質於膠質，則被吸着而粒子增大。由離子的電的作用，而呈性質上的種種變化。大凡化學反應皆就物質的表面舉行，故表面愈大，則反應愈速。觸媒的作用，就是這個道理。譬如製造硫酸時，二氧化硫和養氣相混，本來不易化合；然如加微粒子狀態的白金海綿以爲觸媒，則即時化合而成三氧化硫。如用白金板，便沒有這樣容易。可見化學反應和表面的大小極有影響。膠質的表面極大，故有爲觸媒的價值。譬如輕氣和養氣的直接化合，又如二氧化二氫的分解，皆用白金膠質，便是此例。又澱粉的糖化，酒精的發酵，以及動植物中許多的作用，皆藉酵素的力量。關於酵素的研究，雖然還未明瞭，可是他的本質皆屬膠性，他的作用亦是接觸作用。由這一點看來，吸着現象的關係若何重大，當可概見一斑。

還有一個性質，便是『膨潤現象』(Swelling)。譬如取動物膠的薄板浸於水中，則吸收水分而增加容積和重量。數日之後可達十倍。此種性質，於石花菜蛋白質等亦常見到。其膨潤的程度，和溶媒亦有關係。因爲容積增加，故生壓力。試舉一例，一握的大豆浸於水中，能呈數氣壓乃至數十氣壓的壓力。膨潤現象，亦受電解質的影響，尤以帶微酸性或微鹼性時作用較著。構成生物細胞的原形質，本是一種膠凝體，故亦受膨潤作用而留必需的水分，使生物體受戟刺而生長。其他關於生物學上病理學上的實例尚多，不遑枚舉。

膠質化學，自經組織的研究以來，不過三十年的事。然而學術上和實際上的應用，則異常廣大。就學術上說來，分析化學和合成化學等所表現的反應，多屬膠質的作用，攝影化學上膠片

的變化，不外是造鹽素的銀的化合物由光或現象液的作用所生膠質的變化而已。觸媒的作用，既啓示酵素的研究，而布牢溫運動尤足證明分子的實在，且確證分子說原子說的基礎。化學以外如礦物學地質學方面，亦藉以說明礦石或粘土生成的理由，如謂硅酸由凝固作用而成蛋白石，長石由風化作用而成粘土等，不勝枚舉。生物學醫學方面應用尤多。黴菌作用的研究，既大藉膠質化學進步的力量，近自知膠狀的藥劑效果較著以來，治療法上幾有一新的形勢。至於實用方面，則我們周圍所見的物，大抵都是膠質的利用。衣服，染料，木材，皮革等一切生物的細胞，其本質皆是膠性，所以由此細胞所得的物質，當然和膠質化學存有密切的關係。更就我們的生活現象而論，消化作用，生長作用，如加詳細的研究，都不能離膠質化學而言。其他如製假象牙，人造絲，橡皮等，都是使膠溶體變為膠凝體的作用。製磚，着色玻璃，人造寶石，以及種種的合金，都是分散固體粒子於他種固體中的作用。染色，製革是應用吸着現象，製水泥的主要原理，是應用硅酸鈣的凝固作用。又如電球的金屬線，是使鎢變為膠狀凝固而製；銀鏡是使銀在玻璃面上由膠狀分離為微粒子而製。又土壤和肥料的性質，亦帶膠性，故農業方面關係亦多。

以上所舉，不過一斑，總之膠質化學方興未艾，此後發展至何程度，決非吾人預料所及，但此方面的研究，對於人生居極重要的地位，則為無疑的事。

二 放射性元素

距今恰二十年即一九〇三年，化學界上還有一個極重大的發見，即是拉姆則(Ramsay)和索狄 (Saddy) 二氏由實驗證明鐳(Ra) 的放射氣(Emanation) 會逐漸變化為氦(He)。鐳和氦都是既知的元素，如果他們的實驗不錯，那便是鐳的元素會變為氦的元素，豈非化學界上一大問題嗎？我們要討論這些關係，不能不將放射性元素的來由補述一點。

自一八七九年克魯克司(W. Crookes)研究真空放電以來，對於『陰極放射線』(Cathode ray) 的性質，大惹世人注意。湯姆孫氏 (J. J. Thomson) 以為此線是帶電的微粒子的射流。這種微粒子便是現今所稱的『電子』(Electron)。經種種研究，知道他的質量不過氫原子千八百之一，於是我們纔知道

宇宙中還有比原子更小的物質，而原子不能算是物質的終極要素，已啓科學界革命的基礎了。

真空放電的時候，於陰極線之外，還有兩種的放射線：一種稱爲『陽極線』，如穿數個小孔於陰極，則有線向後放射，故又稱爲『溝隙放射線』(Canal ray)，於一八八六年由哥德斯泰因(Goldstein)所發見，此線質量較大，由帶電的原子或分子而成。一種稱爲『X線』，如置金屬板於陰極線的進路，則反射而生此線。於一八九五年由鑾琴氏 (Röntgen) 所發見，故又稱爲『鑾琴線』，此線不過是電子和金屬板衝突時所生媒質的波動現象而已。

這三種的放射線，都呈螢光作用，此節大引學者的注意，有的人反想到放螢光的物質或且都會發生放射線。一八九六年柏克勒爾氏 (M. H. Becqueral) 便由這個見解，取許多發生螢光或燐光的物質，加以實驗，發見鈾的化合物能生類似鑾琴線的輻射。(1)能對照相乾板呈螢光作用，(2)能使周圍的氣體呈電離作用，凡具有這種性質的物質，稱爲『放射性物質』(Radioactive substance)。鈾的化合物有這種放射能力，故稱鈾爲放射性元素。一八九八年居利夫人(M. Curie)發見釷亦爲放射性元素的一種。翌年居利夫婦於含鈾的礦石即瀝青鈾礦中發見有二種新放射性元素：一稱爲『鉳』(Po)，一稱爲『鐳』(Ra)。鐳的放射能力甚強，約有鈾的二百萬倍，而且發生多大熱量，一克的鐳每一小時能發約百『卡路里』的熱量。

一九〇〇年拉得斐德氏(Rutherford)就鐳等放射性元素研究，發見生有放射性的氣體，稱爲『放射氣』，即將鐳放置，便會自然的發生氣體，這種氣體，到底還是和通常氣體的性質相同呢，還是不同呢？因爲各種元素，各有特別的景 (Spectrum)，故由景可以區別元素的種類。其初拉姆則氏將鐳的放射氣貯於玻璃器內，而檢查他所發生的景，則見和其他既知元素的景完全不同，故知鐳的放射氣，亦是一種元素，稱之爲『氡』(Niton)。然而經過數日之後，更行檢查其景，則大出我們意料之外，氡的固有的景完全消滅，而所生的景却和既知的氣體元素即氦(He)的景相同，同時玻璃器內，附着有金屬性的物質。這樣看來，明明是鐳的放射氣變爲氣體的氦和金屬性的物質了，當拉姆則發表這種實驗的時候，許多的人都不敢深信，自鐳的發見

者居利夫人以及其他學者歷加試驗，皆得同一的結果，始成確不可移的事實，

由上述的結果看來，鐳能生氡，氡能生氦。氡與氦都是一種獨立的元素，簡直說來，是元素會蛻變為他種的元素了，此種學說，稱為『元素蛻變說』(Disintegration theory)。

更就鐳的放射線研究，此線有能夠透過通常光線所不能透過的物質的性質。如果從數量檢查他的透過程度，例如取許多鋁箔薄片，驗其透過時的關係，則見通過厚為二千分之一糎的鋁箔一葉，則放射線的量減半；二葉更減半量；三葉仍減半量；至四葉以上則不易減，疊至百葉，僅減四葉時通過的半量。這樣看來，能夠透過最初三四葉的放射線，雖增加至三四十葉也沒有甚麼阻礙，所以知道放射線中有易被鋁片吸收和難被鋁片吸收的二種：前者稱為『α線』；後者稱為『β線』，如果以鉛箔代鋁箔，則α線和β線都被吸收，然而還有一種能使附近的氣體電離和能感照相乾板的放射線存在，稱為『γ線』。更自其他的方面研究這三種的放射線，和真空放電時所生三種的放射線，性質相同，α線帶陽電和陽極線同類；β線和陰極線同類；γ線和X線同類。

這三種放射線裏頭，最有興味的是α線。據一九〇三年拉得斐德氏的研究，知α線的質量，恰合氫原子質量的四倍，一面氦的原子量亦約合氫的原子量的四倍，故疑α粒子即為氦。試將鐳所放射的α線集於容器內檢查，便見確有氦存在，故知α線是氦原子的射流。

鐳於射出三種放射線之外，還會發生一種放射氣，其中以α線和放射氣都由元素所成。鐳的原子量約為二二六，氦的原子量為四，鐳逸出一個氦原子，其量為二二六和四的差，即二二二，這就是放射氣『氡』的原子量。故知鐳一元素分解為氦和氡的二元素，氡又放射α線而得金屬性的物質，這種物質也是一種元素。稱為『第一變質鐳』(RaA)。由氡逸出一個氦原子，其量為二二二和四的差，即二一八，這就是第一變質鐳的原子量。由第一變質鐳更射出一個氦原子，則得二一四原子量的元素，稱為『第二變質鐳』(RaB)。如是遞減，自鐳射出五個氦原子，則得二〇六原子量的元素，不再放射，檢查這種元素的性質，知和普通的鉛一樣。我們由此種的事實看來，可知放射性元素之

中，鐳是一個成分，因氡逐漸射出，便蛻變爲原子量較小的元素。如果此說不錯，那麼其他放射性較強的元素，在理也會逐漸射氣，蛻變爲原子量較小的元素無疑。鐳以外我們就釷試驗：釷的原子量約爲二三二，放出六個氦原子，減失原子量二四，最後得原子量爲二〇八的元素，元素亦不再放射，檢查這種元素的性質，也和普通的鉛一樣，不過由鐳蛻變的鉛原子量是二〇六；由釷蛻變的鉛是二〇八；而普通的鉛是二〇七而已。

元素放射 α 線之後，不特原子量減少，而且化學的性質亦隨而變移。因爲 α 粒子帶有二個陽性電荷，據輓近的研究，知元素的原子價，和所帶的電荷，大有關係，故放射一個 α 粒子，其結果當減少二個陽性原子價，週期表上的位置，應退二位，而移於右方。

放射性元素放射 α 線的結果，既如前述，放射 β 線的結果則如何？β 線和陰極線同類，換句話說，便是電子的射流。電子的質量甚小，和元素的質量比較，在可以省略之列。所以元素放射 β 線之後，質量上不生變化。然而化學的性質，却生多大變化。因爲電子本來帶有一個負電荷，原子失却一個負電荷，其結果增加一個陽性的原子價，故在週期表上元素所占的位置應進一位，而移於左方。所以放射 β 線，原子量雖不減少，亦會生性質不同的他種元素。至於 γ 線，原不過是媒質波動的現象，當然沒有影響。

對於元素蛻變的情形，我們還要注意一事，這裏所說鐳變爲氡，不是說鐳的原子，同時都變爲氡的原子。各個的原子，雖都得任意蛻變，然而蛻變的先後，却有不同。譬如人都會死，然而不是同時都死。自成鐳以迄蛻變爲其次的原子的時間，我們如果把他稱爲鐳的壽命，那麼各個鐳的原子的壽命，當有長短的不同，我們雖然沒有法子知道各個原子的壽命，然而他的平均壽命，則不難測定。今設有若干個的鐳原子在此，隨時間的經過次第減少，若測定減去半量所需的時間，稱爲鐳原子的『半減期』，據我們的計算，知鐳的『半減期』約二千年；氭的半減期不過四日，更由高等數學的證明，知此半減期等於平均壽命的六成九分三厘，故知鐳的平均壽命爲二千六百年；氭的平均壽命爲五日半。這樣看來，放射性的元素，亦有生死，從前所謂『元素不滅』的老學說，到這裏也不能成立了。

由放射性元素的研究，我們知道元素會射出氦原子而變爲他種的元素了，放射性以外的元素，到底怎樣?鐳的放射氣含有極多量的能，拉姆則氏將此放射氣作用於種種物質，由極大速度射出的α粒子的打擊力，欲使元素破壞，亦由試驗前後所生的景，而驗其結果，發見作用於銅時，得鋰的元素，作用於釷時，得碳的元素。一九一六年拉得斐德氏亦用α線使和氮原子作用而排出氫原子。

我們由這些結果看來，可知原子量較重的元素，或由直接的放射，或由間接的衝突，能生原子量較輕的元素了。我們再進一步推想，如果宇宙間的元素，是由重的漸蛻變而爲輕的，那麼自太初以至於今，經過幾千萬年的演進，宇宙間重的元素，在理應該蛻變殆盡，而僅存輕的元素了。但又不見得如此。而且試就地球以外其他的天體觀察，見元素的變化順序，卻和此相反。我們試檢查星光的景，溫度最高的星所含的元素，以最輕的氫，氦爲主；溫度漸低而後有氧，氮，碳等元素；更低而後有金屬。這樣看來，元素是由輕的逐漸進化而至於重的了，這種學說，稱爲『元素進化說。』然而溫度甚高的星，其中的元素，未始不由熱的作用，而呈解離的狀態，所現的景，未始不受其影響；如果我們能用實驗證明原子量較重的元素，可由較輕的元素而成，那麼元素進化的學說，豈不更得一重的保障。最近數年內有人盛輕氣於X線管中，由感應圈線送電而檢其光，其初僅生氫的景，經過若干時後漸變爲氦的景，又漸變爲氖(Ne)的景；而且實驗時玻璃管的外側，如和空氣接觸，則會生氖；如以純粹的養氣代空氣，則生氖尤速。這樣看來，簡直是氫和氧結合而生氖了。我們知道氦的原子量是四，氧的原子量是一六，氖的原子量是二〇，可以說氦一原子和氧一原子化合成氖一原子。不過這個化合，和普通化學上的化合意義不同，不是二個原子成一個分子的化合，卻是二個原子成其他的一個原子的化合。我們如將這個理論，更加推擴，其他的元素，亦由氫氦兩元素化合而成，可以說一切元素無不如此。試舉數例，譬如磷的原子量三一·〇四，原子價五，如果假定其中逸去一氦原子，則照放射性元素的法則，應減四個原子量而且降二個原子價；事實上三價的鋁，原子量爲二七·〇，恰合這個位置。又如硫的原子量三二·〇六，原子價六，如果逸去一氦原子，則亦應減四個原子量二個原子價；事實上四

價的硅原子量二八·一恰合這個位置；由硅又逸去一氦原子，則得二價的鎂原子量爲二四·三二。他如三價的硼原子量爲一○·九，而一價的鋰原子量爲六·九四；七價的錳原子量爲五四·九三而五價的釩原子量爲五一·○；這樣的例，不勝枚舉。這些理論，雖未經實驗，不能得確實的證明，然而依今日科學家的見解，信其必有實證的一日。兩三年前湯姆孫氏由輕氣和氦的混合物，而得淡氣，三個氦原子和二個氫原子的原子量恰和一個氮原子的原子量相等。這樣看來元素進化的學說，不更得一重保障麼？

原子中最輕的爲氫，其次爲氦，所以原子的構造，能夠用氫氦的單位表示。現在依這個理論，舉表如下

$H=1.008$

	偶數 0	奇數 1	偶數 2	奇數 3	偶數 4	奇數 5	偶數 6	奇數 7	8	
原子號數	2	3	4	5	6	7	8	9		
	He	Li	Be	B	C	N	O	F		
列 2	He	$He+H_3$	$2He+H$	$2He+H_3$	3He	$3He+H_2$	4He	$4He+H_3$		
理論	4.00	7.00	9 0	11.00	12 00	14.00	16.00	19.00		
實測	4.00	6.94	9.1	10.9	12 01	14.01	16 00	19.00		
原子號數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Ne	Na	Mg	Al	Si	P	S	Cl		
列 3	5He	$5He+H_3$	6He	$6He+H_3$	7He	$7He+H_3$	8He	$8He+H_3$		
理論	2.00	23.0	24 00	27.0	28.0	31.00	32 00	35.00		
實測	2.00	23 0	24.32	27.0	28 1	31 04	32 06	35.46	偶數	奇數
原子號數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A	K	Ca	Sc	Ti	V	Cr	Mn	Fe	Co
列 4	10He	$9He+H_3$	10He	11He	12He	$12He+H_3$	13He	$13He+H_3$	14He	$14He+H_3$
理論	40.0	39.00	40.00	44.0	48.0	51.0	52.0	55.00	56.00	59.00
實測	39.9	39.10	40.07	45.1	48.1	51.0	52.0	54.93	55.84	58.97

氦亦由氫所成，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切元素的原子，都是由氫原子組成。此種學說，在一八一五年已經普牢特氏（Praut）提出，當時以為是個空論，不料百年後的今日，又成一個極有趣味的問題。

說到這裏，我們對於原子量的問題，不能不發生疑問。第一層是各元素的原子，如果由氫原子組合而成，那麼各元素的原子量，應該是氫原子量的整數倍，何以都有些出入呢？第二層同一元素的原子量，何以有時竟差的甚遠呢？據晚近的推論，以為一種元素不必只含一種的原子，譬如鉛的元素，依其來源，便有由釷系所生的，和由鈾系（鐳系鈾系亦）所生的兩種存在，普通的鉛其原子量二〇七·二未始非二〇八的釷鉛和二〇六的鈾鉛，以適當比例混合而成。將此見解擴充起來，我們今日所稱為一元素，可說是由原子量不同的種種原子相混而成。我們所測定的原子量，不過是這些原子的平均原子量而已。這樣看來，各元素的原子量，不為氫的整數倍，是當然的事，而週期表上位置顛倒的問題，亦可以迎刃而解。

放射性物質的研究發達以來，對於向來化學上的假說，幾至根本推翻，而別開一新生面，成為科學界極有興趣的問題。前途發展，正未有艾，至於應用，則現在以醫術方面較為廣著。

三　新營養素

膠質和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雖自最近二十年來方才大見進步，然而啓發研究的端緒，則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其純粹為二十年來的新發見而且有相當的成績的，當推營養化學上的『活力素』問題。從前我們以蛋白質，脂肪，碳水化物，水，礦物質，為五大營養素，並以每日所食這些物質燃燒時所發生的熱量，決定營養的價值。以為我們祇要食得適量的營養素，能夠發生適量的熱，便可維持我們的生命。但據近來研究的結果，知道此外還有數種物質，為我們生活上必不可缺的要素，雖他的本體還沒有懂得明白，然而確有這些物質存在，則毫無疑義。

我們以食白米為主的亞洲人類，常生一種特別的病，便是脚氣病，這是從古以來東西學者所同注意的事實。至得此病的原因，則許久莫明真相。

一八九七年荷蘭化學者愛克曼氏（Eykman）單用白米飼

鳩，二三週間便呈和脚氣相似的症狀，如飼以米糠便愈。當時愛氏以為澱粉過量，會生有毒物質，此病即中毒而起，糠中含有能與此毒中和的成分，所以能治此病。至一九〇六年愛氏始變從前的主張，以為專食白米缺乏營養上的有效成分，如添米糠，便可補救。此時便有許多學者從事研究，夫勒塞 (Fraser)，斯坦吞 (Stanton) 兩氏於一九〇七年發表米糠的酒精浸出物，可治脚氣。德人豐克氏(Funk)亦注意米糠的酒精浸出物，用化學的分離法得結晶性的物質。豐氏又由釀酒的酵母中，發見含有此質甚多，以為抗脚氣性有效成分的本體，稱為『維搭民』(Vitamine) 於一九一一年公表於世。因為此物含有鹽基性的氮，以為屬於硇基質(Amine)的化合物；又因和生命有密切的關係，故命此名 "Vata (*life*) amine"。這種新營養素，我們姑且將他譯作『活力素』。同年日本鈴木梅太郎博士亦試驗米糠的有效成分，得結晶狀的物質，以試動物，證明其有效力，稱為『奧顆賽民』(Oryzamin)。鈴木氏並進一步主張此質即在無病時亦為營養上必不可缺的營養素，實開今日營養學說的基礎。

一九一二年英國化學者荷普琴斯氏 (Hopkins) 發表一篇論文，饒有興味。他用純粹的食物各成分，由人工混合以行動物試驗，其結果和天然的食物大不相同。

荷氏用純粹的牛酪素，(牛乳的蛋白質) 豚脂，糖類，無機鹽類，照牛乳的成分配合以為飼料，取體量和發育狀態相等的數頭白鼠，分為甲乙兩組，甲組於上列飼料之外，並加二瓩的鮮牛乳，乙組不加，而比較各組的發育狀態。其結果乙組體量日減，逐漸衰弱，甲組發育健全，體量漸增。十八日之後，加同量的鮮牛乳於乙組，甲組不加，則其結果適覺相反。甲組的鼠漸衰，乙組的鼠急劇回復其元氣。

依普通的見解，飼料中實含有食物的一切必要成分，即發熱量亦決不致不足，可以補充白鼠生活上所必需的『能』而有餘。且就所含的蛋白質而言，其分子中硇基酸的分布，在營養上亦無缺陷，然用以飼鼠，不能發育，每日不過添加二瓩的牛乳，便可補救。這些微量的牛乳，在增加飼料的『能』上看來，幾乎不成問題。即就化學分析上看來，於通常食物成分之外，亦未見有何物質。所以添加牛乳而生效力的理由，不能不歸於牛乳中所含極微量的未知物質的作用。荷普琴斯氏稱此物質為『補助的

食物要素」(Accessory food factors)。

一九〇九年以來，德人斯托普氏(Stopp)曾就各種脂肪的營養價值，施行動物試驗，結果大略如下：如以麵包和牛乳飼養白鼠，則能完全發育，如將此飼料先浸於醇，醚液中而後飼鼠，則鼠不特不能生長，而且體量日見減少，即添加種種脂肪以補由醇和醚浸出的油類，亦不能完全發育，但如將醇，醚的浸出液蒸發，取其殘渣，添於飼料裏面，則鼠仍能完全發育。這樣看來，可知醇，醚浸出液中所存的營養上必要成分，不是脂肪；並可推察是一種可溶於醇，醚的未知物質，脂肪不過司搬運這些物質的職務而已。

自斯氏發表此說，大惹世人的興味。一九一一年以來，美國人奧斯波因(Osborne)及門得爾(Mendel)兩氏，因欲比較各種蛋白質的營養價值，於蛋白質取牛酪素和其他供試品，於脂肪取豚脂，於碳水化物取澱粉或蔗糖，和無機鹽類混合物適當配合，而行動物試驗。其結果對於已經養成的鼠，用此種飼料二百九十日以內，能維持健康狀態，其後逐漸衰弱。如用無蛋白質的乳 (Protein free milk)，牛乳除去蛋白質與脂肪，於低溫度蒸發乾溜，其中成分，以牛乳中的無機鹽和乳糖為主。以代無機鹽類，則稍稍回復。由這個試驗看來，亦可見此中於通常成分以外，還有營養上不可缺的成分存在。

又自初便用無蛋白質的乳以飼幼鼠，四十日乃至八十日以內，能照常生長，其後體量急遽減少，終至於死。然於中途如添加少量全乳的粉末，則仍回復其健康。故知牛乳中含有促進幼小動物生長上必不可缺的物質。更進一步研究，知此有效成分存於牛乳的油中。又就其他脂肪而行比較試驗，發見肝油和蛋黃油有促進生長的功效，和牛脂相同。而豚脂和苦扁桃油則無此種功效。

同時美國人馬科蘭 (Ma Collun) 及達維斯 (Davis) 兩氏因比較無機鹽類混合物的營養價值、於蛋白質取純乾酪素，於脂肪取豚脂，於碳水化物取乳糖及澱粉，或糊精和供給試料的無機鹽類混合物，適當配合以飼白鼠，在六十日乃至八十日內，幼鼠仍能生長，但不久即行停止，漸減體量。此時如添加卵黃或牛脂的醚液浸出物，則再生長。但豚脂，棉實油，橄欖油等的醚液浸出物，沒有這個功效。故由這幾個結果看來，同是脂肪，亦各從其種類，營養上有顯著的差異。通常植物性油脂的營養價值，劣

於動物性油脂；胡蔴油，落花生油，椿油，棉實油，菜種油等實際上幾無營養的效果。唯大豆油稍見良好，卽動物性油脂之中，牛酪，卵黃油，肝油等營養價值最大，豚油便差得遠。其他如牛脂，馬脂，雞油等的營養價值，亦不甚著。

又據奧斯波因和門得爾兩氏的試驗，如以純粹的澱粉代替乳糖，則雖用如何優良的油脂，亦不能使動物完全發育，終呈脚氣症的狀態。故可想像無蛋白質的乳中或乳糖中有特殊的有效成分存在。實際上馬科蘭氏將乳糖用醇醚數次浸出之後，以飼白鼠，便沒有預防脚氣症的效力。故知附着於乳糖的微量未知物質，於營養上大有必要。

綜合以上許多實驗，可知欲使動物完全生長，並維持健全的發育，於通常的食物以外，至少還要求二種的未知物質。其中一種能溶解於油脂，其他一種存於無蛋白質的乳或乳糖裏面。馬科蘭氏稱前者爲『脂溶性A』，稱後者爲『水溶性B』。豐克氏所發見的『維他民』，鈴木氏所發見的『奧賴裴民』俱屬於『水溶性B』[illegible]之內。

最近還發見一種新活力素，可以治愈壞血病，大凡許久不食生菜的人會生壞血病，如食橙汁或生菜，便可以愈。此係自古已知的事實。據荷爾斯特(Holst)和夫勒力喜(Fröhlich)兩氏研究的結果（一九〇七——一九一二年），以爲是缺乏一種活力素的緣故。此種活力素常稱爲『抗壞血病性活力素』。英人德蘭夢德氏(Drummond)稱爲『水溶性C』。

今日我們所承認的活力素，計有三種。

(1)『脂溶性A』(Fat-soluble A)，亦稱『脂溶性甲種活力素』，有抵抗佝僂病性的作用，一名『抗佝僂病性活力素』(Antirachitic vitamine)。

(2)『水溶性B』(Water-soluble B)，亦稱『水溶性乙種活力素』，有抵抗神經炎性的作用，一名『抗神經炎性活力素』(Antineuritic vitamine)。

(3)『水溶性C』(Water-soluble C)，亦稱『水溶性丙種活力素』。有抵抗壞血病性的作用，一名『抗壞血病性活力素』(Antiscorbutic vitamine)。

我們直到現在，還不能取出純粹的活力素，所以他的性質，還不十分明瞭。今姑依已經研究的結果，略舉如下。

(1)脂溶性甲種活力素的性質

此種活力素，天然溶存於牛脂油，卵黃油，肝油，和其他油脂之中。然亦多有用普通油脂的溶劑浸出原料，而不能提取此種活力素的。譬如用醚浸出牛脂卵黃，則可得富有甲種活力素的油；而如菠菜棉實玉蜀黍等綠葉或種實類，則非直接用醚液所能攝出。壓榨法也是這樣，譬如壓榨棉實取油的時候，甲種活力素都留於渣粕之內。據馬科蘭氏的見解，以為甲種活力素和原料中的組織結合甚固，如單用醚液不能破其結合。但在動物體的消化管內此結合較易打破，一部分的活力素全移於動物體脂之中。例如牛乳中所含甲種活力素的量和飼料中所含活力素的量大有影響。這樣看來，我們對於授乳中的母親的食物，應當格外注意。最近據奧斯波因和門得爾兩氏的報告，如用醇醚的混合溶液，以浸植物原料，則脂溶性甲種活力素能完全提出。氏等又謂如先用醇以處理植物原料，使其中活力素的結合鬆弛，而後再用普通的溶劑，便能提出活力素。

至於普通的動物體脂裏頭，果含有甲種活力素與否？至今尙成問題。但於一定期間之內，必能貯藏極微的分量則無疑義。飼養小鼠初時卽不給以甲種活力素，亦能生長，久則不支。故知在此期內，是將繼承母體所蓄藏的活力素，逐漸消費。因為動物自身，決無合成此物的能力，故費盡之後，如不由飼料補充，則不能繼續生長。

植物則似能於綠葉自由合成此質，凡有葉綠素的植物，卽劣等如藻，亦含有此種活力素，故推測其能自由合成。小魚食藻，大魚又食小魚，所以鰵魚肝臟積集活力素較多。

甲種活力素，對於熱的抵抗力較大，卽至攝氏百度亦無大害。對於酸和鹼的抵抗力亦比較强固，但對於氧化作用，頗受影響，所以處理原料時，務使不觸空氣，保藏含有甲種活力素的食品，首應避氧化作用。

甲種活力素對於生理的作用，最重要的便是促進動物體的生長。對於動物的生活現象，到底營何種機能，雖至今還沒有明確的說明。然和脂肪的新陳代謝有密切的關係，則無疑義。如單用脂肪而不加甲種活力素，則不能呈營養的效力。據奧斯波因氏試驗的結果，不用脂肪，但用含有甲種活力素的其他飼料，

亦能使動物照常生長，故以爲脂肪自身沒有營養的功效，不過因其中溶有甲種活力素。我們需要脂肪不過因爲供給活力素的本源而已。

缺乏甲種活力素的結果，會生一種眼病(Xelophthalmia or Reratomalacia)，其初目蓋爛破，漸次眼球失其光澤，終至失明，同時肉疲毛亂，呈衰弱的徵象。

缺乏甲種活力素時，對於一切病的抵抗力，俱見薄弱。據最近的學說，佝僂病(Richet)的原因，亦由於此種活力素的不足，骨組織失其集積鈣質的機能，其結果成爲畸形，而身體衰弱。所以甲種活力素，亦稱爲抗佝僂病性活力素。

(2)水溶性乙種活力素的性質

水溶性乙種活力素，在中性或酸性的溶液時，對於熱比較安定。但在鹼性溶液，則呈顯著的有害作用。於十分之一規定鹼液存在時，熱至九十度，大部分的活力素，竟至消滅。如鹼液濃厚，卽在二十度以上，亦甚危險。這一點在實際烹飪上應當注意。我們煮菜每加蘇打(Soda)便易柔軟，但對於活力素則甚有害。乾燥對於乙種活力素亦無大害。果實種子曬乾貯存，卽經稍久，乙種活力素的作用，亦不致失。

乙種活力素極會溶解於水，並會溶解於九五%醇液中，所以用水或醇爲溶劑。至於酵母，則預使自己消化之後，或使液帶酸性之後，再行浸出，則此種活力素更易分離。純粹水溶性乙種活力素的提取法，學者間試的甚多，最近奧斯波因氏及窩爾克曼氏(Walkeman)加微量的醋酸於水，置酵母於其內，煮沸約五分鐘，使蛋白質凝固，過濾其液，於眞空中蒸發，濃度漸增，添加醇液，由分別沈澱法分出有效成分，雖不能完全提取，然已可得濃厚的活力素。哈立斯氏(Harris)卽利用此法，製造水溶性乙種活力素的錠劑，以供醫藥上的使用。

水溶性乙種活力素，對於生理上的作用，最顯著的，是如果缺乏此物，便生一種神經炎病，在人爲脚氣，在其他的動物亦呈類似的症狀。通常用鳩試驗，如以缺乏乙種活力素的白米飼鳩，二三週間之後，便生多發性神經炎症，終至於死。如加活力素，數時間卽奏功效，回復原狀。

水溶性乙種活力素，不特對於脚氣有特別的功效，且爲平

時營養上必不可缺的物質。雖其生理的作用還未十分明瞭，然由種種實驗的結果推測，恐和食物中碳水化物的新陳代謝有密切的關係。據庫柏氏(Cooper)等的報告，飼料中碳水化物的量愈多，則所需乙種活力素的量亦愈多。又乙種活力素確有增進食慾的機能，學者中有以為是給消化腺以刺激作用，和一種的內分泌物的作用相似。

(3)水溶性丙種活力素的性質

丙種活力素發見未久，所以他的性質多不明瞭。尤其因為對於氧化，加熱，乾燥和其他的操作較易變化，所以極難處理。

古來航海者和戰場的兵士常患壞血病而喪失其活動的能力，但食梨，橙和其他綠草便能治愈。此等現象，據近日的學說，知由缺乏丙種活力素所致，所以丙種活力素亦稱抗壞血病性活力素。

實際上調製不含丙種活力素的飼料，以飼天竺鼠，(俗稱土撥鼠)約三週間便得壞血病症。如用適當方法添加丙種活力素，即再回復。天竺鼠的症狀最初關節內部出血，漸至柔軟而膨大，同時消化機能大受其害，三十日多至死亡。解剖死體到處皆見出血。

近時據帕孫氏(Parsons)的試驗，丙種活力素不只可以預防或療治壞血病，即常態的動物，亦為營養上必不可缺的要素。

丙種活力素，對於熱的抵抗因物質的種類而不同。乳汁中的丙種活力素，易由加熱而失其效力，尤以在低溫度久熱時，較煮沸數分間為有害。所以煮沸的乳汁，於營養上不大相宜。丙種活力素對於鹼的抵抗力極弱，如加熱則其害尤大。久經貯藏亦會消失。乾燥亦甚有害。近來發明真空乾燥法，能使丙種活力素不受影響。乾燥之後，即經長期貯藏，亦不致失其效力。故可用法製橙汁，番茄，甘藍等乾物，以供航海者和其他方面的使用，對於保健上營養上俱甚必要。丙種活力素對養氣的作用，異常銳敏。譬如乳汁，即吹入空氣，已銳減抗壞血病性的效力。

以上所述，不過活力素的大概。活力素的發見未久，前途的發展，正未有艾。此種物質，在食物中存量雖微，然對於營養上卻有絕對的必要。將來研究進步，對於人類生活上，必有極大的貢獻。

以上所舉三項，可說是二十年來化學界進步上三大重要

部分。不特理論方面，推陳出新，大放異彩。卽於實用方面，亦和人生有密切的關係。故特標舉於此，以爲二十年來化學進步的紀念。至於其他自然律的發見，如熱力學的第三定律；（一九〇六年）天產物的利用，如空中淡氣固定法（一九〇三年）有機物的製造，如種種有機色素的合成等，不勝枚舉。因爲過涉專門，故未述及。

宇宙的大小　（雲）

美國漢特孫教授(Prof. Archbald Henderson)近在科學上根據恩斯坦的普通相對論，述宇宙的大小。謂宇宙體積，以格蘭姆計之爲物體的平均密度除七而有四十一圈之數的平方根之立方數，而其質量則爲平均密度的平方根除七而有四十一圈之數。今如假定宇宙中物體的平均密度係同於銀河，則宇宙的半徑至少當爲一萬五千萬光年；又因地球至日的距離爲九千三百萬英里，故宇宙的半徑亦卽爲百萬乘千萬再乘地球與日間的距離之數。又如以銀河爲三萬光年的量度，則依寇低士(Curtis)之說，宇宙直徑其長當爲一萬個銀河首尾連接之數。若以地球軌道之直徑爲量度，則宇宙直徑須有此量度十萬萬萬方能相等。

至宇宙重量，若以格蘭姆計之，則須爲一而有五十四圈之數。按恩斯坦宇宙量與地球重量之關係等於後者與尪。而地球重量與日的重量則等於一與三十二萬四千。從可知宇宙重量，實等於一萬萬萬個太陽之重云。

試有一光線，其每秒鐘之速度爲十八萬六千英里，則須十萬萬年始能繞宇宙一周。若以飛行最速的飛機行之，則須三千萬萬萬年。汽車則須五千五百萬萬萬年，火車若其速率爲每小時六十英里者，則須一萬一千萬萬萬年云。

STUDY ENGLISH AT HOME

為什麼要讀英文?

△研究學問
△經營商業
△圖謀職業
△講求社交

都不可不讀英文

閣下如未曾讀過英文,或雖讀過英文而學識尚不足以應用,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英文科

本科四級　選科九門　任人選讀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報名處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省分館

本社另設國語,商業,算學,三科.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地(884)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上海四明銀行

本行開設以來歷有年所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手續簡捷利率優厚如承 惠顧無任歡迎茲將營業種類分列於下並裝有 英國最新式避火之保管箱 專候顧客租藏貴重物品保管完密租費極廉欲知詳章函索即寄



定期存款　定期放款　貼現放款　兌換貨幣
活期存款　活期放款　押匯匯兌　定期儲蓄
信託存款　信用放款　代理證券　活期儲蓄
特別存款　抵押放款　代理收解

其他各通商大埠均有委託代理機關

總行 上海北京路八十六號 電報 中國電報局掛號碼爲0936 大北電報掛號碼爲3334 電話中央6398 6399 6400

分行 漢口歆生路八號　寧波江北岸　溫州城中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俗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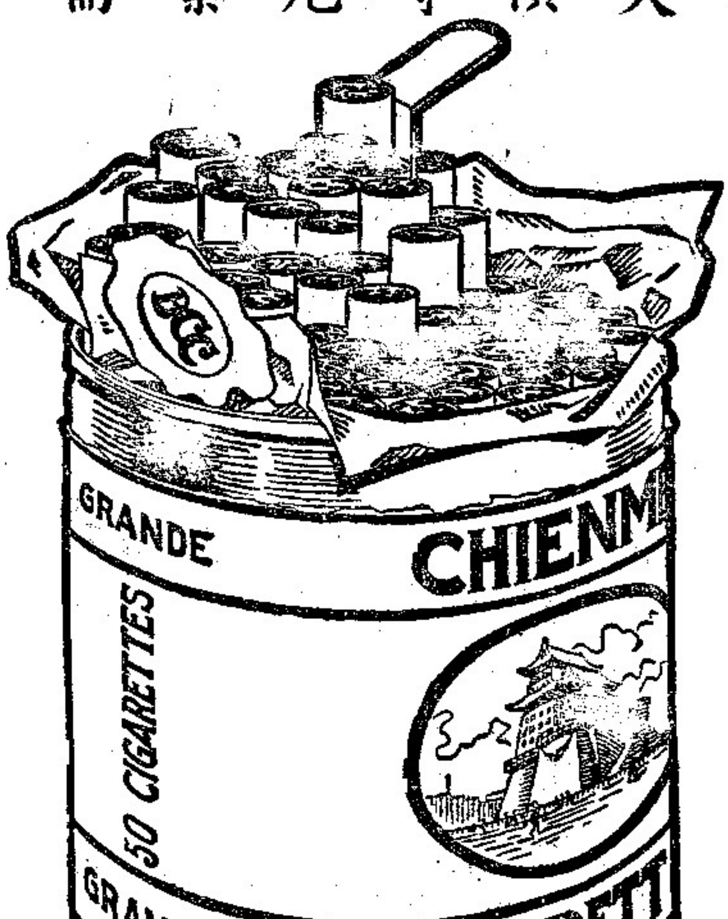
神經衰弱自療法	一冊	三角
實用救急法	一冊	三角五分
胃腸機能保養法	一冊	一角五分
霍亂預防法	一冊	一角五分
肺結核症再發之預防	一冊	二角
可怕的猩紅熱	一冊	一角五分
瘧疾一夕談	一冊	一角五分



沙利文之糖菓點心
製法講究所以能清潔
配置得宜所以能適口
隨製隨銷所以能新鮮
食物而具此三種優點其佳可知
南京路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告

大前門牌香烟

烟枝特別加大以備慣吸優等佛及尼埃烟葉者之需用



英商
駐華英美烟公司
有限公司
總理

東方又(162)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那是有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註)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槳聲汩——汩，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註) 秦淮河中號游船的通稱。

秦淮河裏的船，比北京萬生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爲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艙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欄干，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却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疏疏的欄干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籐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個，但在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你一個燈彩。這燈彩實是最能夠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時，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輻射着的

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烟靄；透過這烟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淩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朦朧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牠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裊娜着到我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她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蜜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沈於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個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烟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麗麗的，晚間必然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却只賸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慰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眞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異

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蔚藍的天，頗像荒江野渡光景，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淸的水影裏，我們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的遊蹤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脚曾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却都不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却常覺得有些虛無縹緲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藉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銷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的清風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了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儘是這樣冷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面冪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着上半里路，船夫便將船攏到一旁，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爲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却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個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鬧熱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爲這邊略略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時處處都是歌聲和悽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爲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競發的喧囂，抑揚的不齊，遠近的雜沓，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們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實在因爲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爲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即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

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眥垢，也是枉然。這眞够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暈，便更不成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裏，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賸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却眞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偷窺看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却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這時却遇着了難解的糾紛。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爲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每日午後一時起；什麼時候止，却忘記了。晚上照樣也有一回，也在黃暈的燈光裏。我從前過南京時，曾隨着朋友去聽過兩次。因爲茶舫裏的人臉太多了，覺得不大適意，終於聽不出所以然。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知怎的，頗涉想了幾次。——却想不出什麼。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覺得頗是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不料她們却仍在秦淮河裏掙扎着，不料她們竟會糾纏到我們，我於是很張皇了。她們也乘着『七板子，』她們總是坐在艙前的。艙前點着石油汽燈，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纖毫畢見了——引誘客人們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艙裏躱着樂工等人，映着汽燈的餘輝蠕動着；他們是永遠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約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們的船就在大中橋外往來不息的兜生意。無論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來兜攬的。這都是我後來推想出來的。那晚不知怎樣，忽然輪着我們的船了。我們的船好好的停着，

一隻歌舫划向我們來了，漸漸和我們的船並着了。爍爍的燈光逼得我們皺起了眉頭，我們的風塵色全給牠托出來了，這使我踧踖不安了。那時一個夥計跨過船來，拿着攤開的歌摺，就近塞向我的手裏，說『點幾齣吧！』他跨過來的時候，我們船上似乎有許多眼光跟着。同時相近的別的船上也似乎有許多眼睛炯炯的向我們船上看着。我眞窘了！我也裝出大方的樣子，向歌妓們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強將那歌摺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幾個字，便趕緊遞還那夥計，一面不好意思地說，『不要。我們……不要。』他便塞給平伯。平伯掉轉頭去，搖手說，『不要！』那人還膩着不走。平伯又回過臉來，搖着頭道，『不要！』於是那人重到我處。我窘着再拒絕了他。他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釋了重負一般。我們就開始自白了。

我說我受了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裏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於她們，一面也對於我自己。她們於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有幾分不做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至於我自己，更有一種不足之感。我這時被四面的歌聲誘惑了，降服了，但是遠遠的，遠遠的歌聲總彷彿隔着重衣搔癢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癢處。我於是憧憬着貼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來時，我的憧憬，變爲盼望；我固執的盼望着，有如飢渴。雖然從淺薄的經驗裏，也能夠推知，那貼耳的歌聲，將剝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個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寧願自己騙着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却終於被牠壓服着。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衆目昭彰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衆賦予的；在民衆的面前，自然更顯出牠的威嚴了。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兩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二，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爲旺盛。牠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那時的心實在異常狀態中，覺得頗是昏亂。歌舫去了，暫時寧靖之後，我的思緒又如潮湧了。兩個相反的意思在我心頭往復：賣歌和賣淫不同，聽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

她們既被逼的以歌爲業，她們的歌必無藝術味的；况她們的身世，我們究竟該同情的。所以拒絕倒也是正辦。但這些意思終於不會撇開我的聽歌的盼望。牠力量異常堅強；牠總想將別的思緒踏在脚下。從這重重的爭鬭裏，我感到了濃厚的不足之感。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盤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寧了。唉！我承認我是一個自私的人！平伯呢，却與我不同。他引周啓明先生的詩，『因爲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爲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註)他的意思可以見了。他因爲推及的同情，愛着那些歌妓，幷且尊重着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爲聽歌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但他也是想聽歌的，雖然不和我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當然也有一番小小的爭鬭；爭鬭的結果，是同情勝了。至於道德律，在他是沒有什麼的；因爲他很有蔑視一切的傾向，民衆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覺着的。這時他的心意的活動比較簡單，又比較鬆弱，故事後還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這裏平伯又比我高了。

(註)原詩是，『我爲了自己的兒女才愛小孩子，爲了自己的妻才愛女人』，見雪朝四八頁。

在我們談話中間，又來了兩隻歌舫。夥計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一樣的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裏的不安更甚了。清豔的夜景也爲之減色。船夫大約因爲要趕第二趟生意，催着我們回去；我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我們漸漸和那些暈黃的燈光遠了，只有些月色還冷清清的隨着我們的歸舟。我們的船竟沒個伴兒，秦淮河的夜正長哩！到大中橋近處，才遇着一隻來船。這是一隻載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船頭上坐着一個妓女；暗裏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青衫的調子。她唱得響亮而圓轉；當她的船箭一般駛過去時，餘音還嫋嫋的在我們耳際，使我們傾聽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遊蹤裏，還能領略到這樣的清歌！這時船過大中橋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張着巨口，要將我們的船吞了下去。我們回顧那渺渺的黃光，不勝依戀之情；我們感到了寂寞了！這一段地方夜色甚濃，又有兩頭的燈火招邀着；橋外的燈火不用說了，過了橋另有東關頭疏疏的燈火。我們忽然仰頭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走過東關頭，有一兩隻大船灣泊着，又有幾隻船向我們來着。囂囂的一陣歌聲人語，彷彿笑我們纔

伴的孤舟哩。東關頭轉灣，河上的夜色更濃了；臨水的妓樓上，時時從簾縫裏射出一線一線的燈光；彷彿黑暗從酣睡裏眨了一眨眼。我們默然的對着，靜聽那汩——汩的槳聲，幾乎要入睡了；朦朧裏却溫尋着適纔的繁華的餘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靜裏愈顯活躍了！這時我們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濃厚。我們却又不願回去，於是祇能由懊悔而悵惘了。船裏便滿載着悵惘了。直到利涉橋下，微微嘈雜的人聲，才使我豁然一驚；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裏，都大開了窗戶，裏面亮着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們的船已在她們的臂膊裏了；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縈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復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傍岸的空船上一星兩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一九二三，十，十一，作完。(R)

二

俞平伯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當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吃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歪歪的腳步踅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躺到籐椅上去了。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槳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我，情景是頗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欄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這個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谿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餳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到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

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匣煙，蕩過東關頭，漸漸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谿（註）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哦！凄厲而繁的弦索，顫岔而澀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樓船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註）過了大中橋謂之青谿。

旣好意思踏進所謂『六朝金粉氣』的銷金鍋，誰還好意思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說，且舒了惻惻的情懷，暫且學着，姑且學着我們平時認爲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語。這眞是事實上的 Decadent 了！看初上的燈兒們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都皴得微明了。紙薄的心旌，我的，儘無休息地跟着牠們飄蕩，以致於怦怦而內熱。這還好說什麼的！如此說，誘惑是誠然有的，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至於對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認曾經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其辨解又在何處？這實在非我所知。或者可以說『小孩子喲』

我們，醉不以澀昧的酒，以微漾着，輕暈着的夜的風華。不是什麼欣悅，不是什麼慰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異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這麼淡，這麼淡的倩笑。淡到已不可說，已不可擬，且已不可想；但我們終久是眩暈在牠離合的神光之下的。我們沒法使人信牠是有，我們不信牠是沒有。勉強哲學地說，這或近於佛家的所謂『空』，旣不當鲁莽說牠是『無』，也不能逕直說牠是『有』，或者說『有』是有的，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有』的光景，故從表面看，與『沒有』似不生分別。若定要我再說得具體些：譬如東風初勁時，直上高翔的紙鳶，牽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知她是那一家呢？但憑那鳶尾一縷飄颻的彩線，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紅的一雙素手，捲起輕綃的廣袖，牢擒荷小紙鳶兒的命根的。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又豈不是紙鳶的含德，但其根株却將另有所寄。請問，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也不能認朦朧即是笑。我們定應當如此說，朦朧裏胎孕着一個如花的幻笑，和朦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牠本來是淡極了，淡極了這麼一個。

漫題那些紛煩的話，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對岸

有盞跳動的汽油燈，佩弦便硬說牠遠不如微黃的燈火。我其時已忙悵交加，簡直沒法和他分證那是非，其實同被因襲的癖趣所沈浸，我且更甚於他；故分詩也是枉然。上節以彈說彈的把戲愈弄人愈胡塗。現在的說法倒不如撇開了我，只執住我所遭逢的外緣。如洞悉了我的所見，那麼我的所感便不解而解，不知而知了。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槳，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久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這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不響，有的襯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坐在船頭的兩旁，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兒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不過同是些女人們，你能認識那一個的面龐？誰都是這樣急忙忙的打着槳，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着撞；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倆。當時淺淺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悵，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您且別講，您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相，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原是一個樣，然而，上場鑼，下場鑼，天天忙，人人忙。看！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旦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艙的什物，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丁冬而郎當。

楊枝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邊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欹側地歇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些的聲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只有千疊的哀思在我的胸中飄蕩。』咱們是不知道？是不解說？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老臉是怪不好意思的。且想咱們為什麼來的？是需求映入剎那間明鮮的印象，還是要深深地結想？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為什麼不早早入睡，掂着牙兒，領略那『臥後淸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說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髮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

爲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妥，泛濫着有女兒們的嬌喉？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叮噹的小鑼，伊軋的胡琴，沈塡的大鼓：：弦吹聲騰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喳喳嚶嚶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塡。彷彿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呢。眞是鄉下人，眞是第一次。且聽我訴苦，在此節之後。

穿花胡蝶樣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且式的船，會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攏近來，這是眞的。至於她們呢，即使偶然燈影相偎而切掠過去，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不見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太早哩！——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攏着了。船頭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攏着，且並着了。厮並着倒還不很要緊，且有人撲多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吃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否則辛苦更要吃得足了。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爛的手摺，攤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想一想那時的我們。

好，自命爲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否也這樣？還當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下不去）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走路的，所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決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佩弦使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好晦！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來人倒眞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想得有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因這『爲什麼』？佩弦又有進一層的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哂而去。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聰明，如洞徹我們的肺肝一樣的。吃虧的故事即我悄悄顯請給諸君罷，怕有人未必願意哩。『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罷；』恕我不再寫下了，以外的等他自己來和諸君相見。

再綜括沒有的敘述方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翩而來的，我記

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在左舷，他在右舷，各逞神通力把誘惑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牠們走，我們不能禁止牠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杌隉了。況且小艇上總載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槳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獃子，都是吝嗇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个唱，他可以賺幾个子的佣金。）眼看她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呆呆的蹲踞着，怪無聊賴似的。碰着了這種外緣，無怒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使我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許很真切的，只恐怕不易爲倦鴉似的人們所喜。

曾游過秦淮河的倒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他們來囉唕。』自此以後，槳聲復響，還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不禁又滔滔不斷地以哲學的，倫理學的口吻來談方才的經過。我們自然不敢菲薄人家，無非和自己開開頑笑罷了。第一問，今兒是算怎麼一回事？我們齊聲說，欲的胎動無可疑的。正如水見波痕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微波和巨浪，以富於常識的眼光看，誠不得謂爲無有差別；但差別相卽使存在，也離不開數量。微醉的我們，洪醉的他們，深淺雖不同，却同爲一醉。接着來了第二問，既自認有欲的微炎，爲什麼艇子來時又羞澀地躲了呢？在這兒答語方參差着。誰都有一個Censor，這是同的；但不同的是牠的臉。佩弦說他的是一種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說是一種似較深沈的眷愛。從名理的說法，聞歌與買歌不同，賣笑與買笑不同。若無人賣，將何所買？既有所買，自有賣者在。商品化的笑歌當然會滲過了一番濃烈的悲哀。佩弦或者卽作如是想罷；至於在我呢，世間的道德久成爲可笑的浮詞。牠的收縛勒馬的威神散作隔世的烟雲了。我只背誦C．M．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反而追着問我。他問得太殷勤，我話便愈破碎了；因此他的疑問愈洶湧，又因此我索性慵懶地不肯開口了。其實蘊藏着的真是一個大都不值，無非存心讓他氣悶氣悶。我和她不可分，她和她們似亦不可分。因我爲她所有，因她是她們之一的緣故，使我當時由不得低徊一下。這一剎那的低徊，佩弦叫牠爲『道德』，我却叫牠『成長的愛根』。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谿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柳椿邊待月。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

河岸頭歇泊着的各式燈船，望去少說點也有十廿來隻。惟不覺繁喧，只添我們以幽甜。雖同是燈船，雖同是秦淮，雖同是我們，却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況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昏黃，和月下燈影裏的昏黃原是不相似的，又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昏黃呢。燈光所以映她的穠姿，月華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騰的心燄跳舞她的盛年，以錫澀的眼波供養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會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田。

猶未下弦，一丸鷄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冉冉地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槳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心和境的交纖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言說。所以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情說得太嫌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是渾然之感。就論這一次秦淮夜泛罷，來時我覺得要來，去時我覺得該去。分析其間的戒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使我們十分愜心，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剎那間所體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故凡上邊所敍，請讀者們只看作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窺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搆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情景。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憶。我告諸君的只是憶中的秦淮夜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敎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無所存在。

…………………………

涼月涼風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當然的事了。如回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却早已走得遠，『燈火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將分手時的前夜。

一九二三，八，二二，北京。（R）

（跋）這篇文字在行役中休息了半年，遲至此日方和諸君相見，因我本和佩弦君有約，故候他文脫稿，方才付印。兩篇中所記事蹟，似乎稍有些錯綜，但既非記事的史乘，想讀者們不致介意罷。至於把他文放在前面，不依作文之先後爲序，也是我的意見，因爲他文比較的精細切實，應當使牠先見見讀者諸君。

一九二四，一，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英文雜誌

第十卷第三號要目

東西文壇消息兩則
霍爾姆斯詩之研究
威爾遜總統小傳
會議中之職員及其職務
主婦—馬蘭孟德
過幕劇「到那裏去」
威克斐牧師傳
蘇格拉底自辯文
柳宗元永某氏之鼠英譯
商業尺牘之要素
社交尺牘之研究
公文舉例—「地產賣契及雇用契約」
英字考原
新字解
懸賞揭曉及新懸賞題

凡訂閱本雜誌第十卷全年者贈閱「冠詞之用法」一册
又民國十三年底本雜誌當刊行「紀念號」一册凡訂閱本雜誌第十卷全年或自第十卷某號起連定閱一年者「紀念號」概不加價

定價 每月一册二角 半年一元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 每册一分

英(三)

婦女雜誌

十卷二號要目

黎明期的婦女　晏始
求婚漫評　高山
告知識階級婦女　陳德徵
太戈爾的戀愛觀　龍今吾
現代婚姻的喜悅和苦悶
—舊婚姻的新愛情　俠儂
—黃女士的自述　劉維坤
—犧牲者的悲哀　TCT
—解約的一幕　TY
女性道德的變遷　樊仲雲
愛情與健康　許敬廬
婦女衛生新論　晏選
南美的婦女運動　沈雁冰
美國婦女的改革　克士
德國的新婦女　樊仲雲

徵文當選　兒時的回憶　共十四篇

此外尚有主張與批評自由論壇文藝等目繁不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册二角 半年一元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 每册二分

婦(二)

學生雜誌

十一卷一號要目

▲青年與戀愛專號▼

戀愛新論　趙廉
戀愛論導言　顧均正
眞戀愛和準戀愛　盧自然
青年學生的戀愛問題　章錫琛
戀愛與社交　渭川
青年戀愛問題　謝遠定
中等學生對戀愛應取研究態度　胡國亭
中等學生對戀愛應取何種態度　汪汝幹
生物學上的戀愛觀　周建人
性慾與戀愛　徐逸樵
體育學上之戀愛結婚觀　王庚
戀愛結婚與經濟關係　YD
戀愛之途　陳東原
社交公開和戀愛問題　高爾松
男女同學與戀愛的關係　舟君

定價 專號每册二角 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郵費 每册二分

學(一)

國學叢刊

第一卷第四期要目

中華民國釋義　陳去病
明清最初交涉史　陳去病
史記體例之商榷　胡韞玉
斥誤據史記以攻左傳之妄　冉學烈
中華民國立國紀念日前之革命黨　顧實
中華民國開國傑士傳
說邊關三道　陳去病
尚書泰誓年月今古文異說攷　陳鍾凡
穆天子傳西征今地攷　顧實
太平天國志序　高景憲
河套新編序　金天翮
經學通論敍指　陳鍾凡
百尺樓脞錄　陳去病

此外目繁不及備載

定價 每册三角五分 全年四册一元三角
郵費 每册二分半

國(四)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鐸雜誌

第四卷第五號要目

懷疑與信仰　李石岑講　高爾松高爾柏記
天才論　任白濤
中國都市問題　易家鉞
毀校造校論　常乃德
教育社會學　常道直
論閱中文化　顧頡剛
論「宇宙美育」　朱謙之
怕爾蓀之道德論（續完）　劉建陽
猶太文學　胡愈之
活的屍骨　晨詩
赴美雜記　孫錫麒
情燃　華林

定價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郵費　每冊二分

民（五）

學藝雜誌

第五卷第七號要目

亞丹斯密紀念專號

亞丹斯密之根本思想　阮湘
亞丹斯密非資本主義者說　黃典元
亞丹斯密經濟思想與儒家經濟思想　薩孟武
亞丹斯密之價値論　史維煥
亞丹斯密之租稅四大原則　周佛海
亞丹斯密之工資論　戴時熙
亞丹斯密之自由放任政策論　郭心崧
亞丹斯密中國經濟觀　李超樞
亞丹斯密經濟學淵源　孫倬章
亞丹斯密與馬克思之關係　資耀華
亞丹斯密先生傳　林騤
亞丹斯密先生年譜　周佛海
亞丹斯密先生的著作　孫德修

定價　每冊三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郵費　每冊二分

學（七）

史地學報

第二卷第七期要目

不魯捨拉萬國歷史學會第五次大會紀事
地理學之新精神　張其昀
歷史之意義與研究　繆鳳林
地理與國際問題　張其昀
對於初級中學地理科的意見　陸鴻年
夏商二代學者考路　周愨
兩漢對政策　全文晟
中國史書上之馬哥孛羅考　束世澂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史記　梁任公先生
河南發見古物文獻最錄
德國之文化形體學研究會　頌[illegible]
史地界消息十五則

定價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　二元一角
郵費　每冊二分半

史（七）

科學雜誌

第八卷第九期要目

地質時代譯名攷　翁文灝
歐戰時代之毒氣及其防護　趙承嘏
架空導線不必用包皮銅線之商榷　鄒爲
中國隕石之研究（附表一）　謝家榮
蝗患　張景歐
蠶體病理及組織顯微鏡片製造法　夏鐵蔚
本年小麥失收之原因　原頌周
孟德爾略傳　陳楨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冊二角半　半年一元二角半　全年二元五角
郵費　每冊二分半

科（九）

農商公報

本報分政事報告著譯選載四門酌仿公報之體兼備雜誌之長爲公布文告之機關發展實業之導綫編刊將及十載頗受各界歡迎材料益求豐富撰述更切實用以期國人樂於購閱咸手一編藉收提倡實業牖啟新知之效凡願定購者請即投函北京農商部編輯處接洽可也

閱報利益

一，本報材料或爲學藝之著述或本實地之調查閱本報者可以知全國實業狀況

二，本報廣告最多效力亦最大華僑營業廣告或商業廣告概按半價核收

三，凡有投稿本報一經登載均酬贈本報以材料之豐嗇定酬報之多寡

定報價目

全年	十二册	報費大洋三元	報費三角六分
半年	六册	報費大洋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八分
零售	一册	報費大洋三角	郵費三分
代售	均按七折核算	概售現洋	歐美各國每册一角二分

廣告價目

頁數／價目	每月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兩面頁	二十元	六十元	一百十元
一面頁	十元	三十元	五十五元
四分之一	四元	二十元	三十元

⊙卓宏謀著

總發行所北京東城十二條內王駙馬胡同卓宅分售處上海商務印書館及其分館北京公愼書局及各大書莊

內務部註册——邊疆實鑑——最新蒙古鑑 每部洋裝三元 和裝二元四角——內務部註册——軍旅必攜——蒙古新區域圖 彩色每套洋一元

教育部審定——增訂三版——中國歷史世系圖考 彩色每套洋八角——教育部審定——歷史用書——中西曆年表 每册洋三角

題辭 徐總統 朱啓鈐 熊希齡 張元奇 孫寶琦 郭則澐 錢能訓 王懷慶 周樹模 田文烈 靳雲鵬 劉揆一 闞國昌 吳笈孫 劉冠雄 周自齊 那彥圖 貢桑諾爾布

序文 林紓 陳籙 張國淦 吳廷燮 林長民 王鴻猷 蔡元培 林大閭 易宗夔 郭則澐



Williams' Doublecap



此是威廉雙套修面皂筒

一堅實之肥皂　一中間螺紋之圈

一雙套旋於圈之二端

此新奇之威廉雙套修面皂筒其二端皆可應用一端用以發沫一端用以執手二端互用可以用至涓滴無餘毫不虛耗當筒中原有之肥皂用完可以另購肥皂裝入於不銹蝕之金屬筒中此種修面皂不特用以化輭髭鬚於皮膚尤有非常利益雙套修面皂係用抵禦氣候變化之物質雙層包裹所以不論久遠咸能新鮮也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

香港雪廠街五號　同益洋行

經理

東方476(一)

欲知世界　潮流激盪　學術發明　政治趨向　教育設施　實業發展　社會進步

請讀

英美各種雜誌

本館爲輸入世界種種新消息起見特代本國各界訂購英美各種雜誌定價從廉手續便利倘承　惠顧請就近與各埠分館及上海發行所接洽爲幸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釉(295)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俗教育叢書

日用衛生	二角
旅行衛生	二角
人格修養法 獨立自尊 合一冊	一角二分
常識修養法	一角二分
意志修養法	一角五分
實務材幹養成法	一角
精神與身體 神經健全法 合一冊	一角
飲食防毒法	一角五分
讀書法	一角
交際術	一角二分
衣服論	二角
食物論	二角五分
居住論	三角五分

釉(265)

一封信

郁達夫

M君·F君：

到北京後，已經有兩個月了。我記得從天津的旅館裏發出那封通信之後，還沒有和你們通過一封信；臨行時答應你們做的稿子，不消說是沒有做過一篇。什麼『對不起』吓，『原諒我』吓的那些空文，我在此地不願意和你們說，實際上卽使說了也是沒有絲毫裨益的。這兩個月中間的時間，對於我是如何的悠長？日夜只呆坐著的我的腦裏，起了一種怎麼樣的波濤？我對於過去，對於將來，抱了怎麼樣的一個念望？這些事情，大約是你們所不知道的罷；你們若知道了，我想你們一定要跑上北京來趕我回去，或者寬縱一點，至少也許要派一個人或打一個電報來催我仍復回到你們日夜在謀脫離而又脫離不了的樊籠裏去。我的情感，意識，慾望和其他的一切，現在是完全停止了呀，M！我的生的執念和死的追求現在也完全消失了，呀！F！啊啊，以我現在的心理狀態講來，就是這一封信也是多寫的，我：·我還要希望什麼？啊啊，我還要希望什麼呢？上北京來本來是一條死路，北京空氣的如何腐劣，都城人士的如何險惡，我本來是知道的。不過當時同死水似的一天一天腐爛下去的我，老住在上海，任我的精神肉體，同時崩潰，也不是道理，所以兩個月前我下了決心，決定離開了本來不應該分散而實際上不分散也沒有方法的你們，而獨自一個跑到這風雪瀰漫的死都中來。當時決定起行的時候，我心裏本來也沒有什麼遠大的希望，但是在無望之中，漠然的我總覺有一個『轉換轉換空氣，振作振作精神』的念頭。啊啊，我當時若連這一個念頭也不起，現在的心境，或者也許能平靜安

逸，不至有這樣的苦悶的！欺人的『無望之望』喲，我咀咒你，我咀咒你！……拿起筆來，順了我苦悶的心狀，寫了這麼半天，我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像這樣的寫下去，我也不知道怎麼纔能把我胸中壓住的一塊鉛鐵吐露得出來。啊啊，M，F，我還是不寫了罷，我還是不寫的好……不過……不過這樣的沈默過去，我怕今晚上就要發狂，睡是橫豎睡不著了，難道竟這樣呆呆的坐到天明麼？這綿綿的長夜，又如何減縮得來呢？M，F！我的頭昏痛得很，我仍復寫下去罷，寫得糾纏不清的時候，請你們以自己的經驗來補我筆的不足。

『到北京之後，竟完全一刻清新的時間也沒有過，從下車之日起，一直到現在此刻止，竟完全是同半空間的雨滴一樣，只是沈沈落下，』這一句話，也是假的。若求證據，我到京之第二日，剃了數月來未曾梳理的長髮短鬍，換了一件新製的夾衣，捧了講義，欣欣然上學校去和我教的那班學生相見，便是一個明證。幷且在這樣消沈中的我，有時候也拿起紙筆來想寫些什麼東西。前幾天我還有一段不曾做了的斷片，被M報拿了去補紀念刊的餘白哩：所以說我近來『竟完全同半空

間的雨滴一樣，只是沈沈落下，』也是假的，但是像這樣的瞬間的發作，最多不過幾個鐘頭。這幾個鐘頭過後，剩下來的就是無窮限的無聊和無窮限的苦悶。幷且像這樣的瞬間的發作，至多一個月也不過一次，以後我覺得好像要變成一年一次幾年一次的樣子，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呀！

那麼除了這樣的幾個鐘頭的瞬間發作之外，剩下來的無窮的苦悶的本體，究竟是什麼呢？M！F！請你們不要笑我罷！實際上我自家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我不曉得為什麼我會這樣的苦悶，這樣的無聊！

難道是失業的結果麼？：　現在我名義上總算已經得了一個職業，若要拼命幹去，這幾點鐘學校的講義也儘夠我日夜的工作了。但是我一拿到講義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課的時間表的時候，胸裏忽而會嘯上一口氣來，正如酒醉的人，打轉飽噫來的樣子。我的職業，覺得完全沒有一點吸收我心意的魔力。對此我怎麼也感不出趣味來。講到職業的問題，我覺得倒不如從前失業時候的自在了。

難道是失戀的結果麼？：　噢噢，再不要提起這一個怕人的

名詞。我自見天日以來,從來沒有曉得過什麼叫做戀愛。運命的使者,把我從母體裏分割出來以後,就交給了道路之神,使我東流西蕩,一直飄泊到了今朝,其間雖也曾遇着幾個異性的兩足走獸,但她們和我的中間,本只是一種金錢的契約,沒有所謂『戀』,也沒有所謂『愛』的。本來是無一物的我,有什麼失不失,得不得呢?你們若問起我的女人和小孩如何,那麼我老實對你們說罷,我的親愛她和她的心情,也不過和我親愛你們的心情一樣。這一種親愛,究竟可不可以說是戀愛,暫且不管牠,總之我想念我女人和小孩的情緒,只有同月明之夜在白雪晶瑩的地上,當一隻孤雁飛過時落下來的影子那麼濃厚。我想這胸中的苦悶,和日夜糾纏著我的無聊,大約定是一種遺傳的疾病。但這一種遺傳,不曉得是始於何時,也不知將伊於何底,更不知牠是否限於我們中國的民族的?

我近來對於幾年前那樣熱愛過的藝術,也抱起疑念來了。呀,M,F!我覺得藝術中間,不使人懷著惡感,對之能直接得到一種快樂的,只有幾張偉大的繪畫,和幾段奔放的音樂,除此之外,如詩,文,小說,戲劇,和其他的一切藝術作品,都覺得肉麻得很。你看哥德的詩多肉麻啊,什麼『紫羅蘭吓,玫瑰吓,十五六的少女吓,』那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用處呢?垂死的時候,能把牠們拿來作藥餌麽?美萊迭斯的小說,也是如此的啊,並不存在的人物事實,他偏要說得原原本本,把威尼斯的夕照和倫敦市的夜景,一場一場的安插到裏頭去,枉費了造紙者和排字者的許多辛苦,創造者的他自家所得的結果,也不過一個永久的死滅罷了,那些空中的樓閣,究竟建設在什麼地方呢?像微蟲似的我輩,講起來更可羞了。我近來對北京的朋友,新訂了一個規約,請他們見面時絕對不要講關於文學上的話,對於我自家的幾篇無聊的作品,更請求他們不要提起。因爲一提起來,我自家更羞慚得竄身無地,我的苦悶,也更要增加。但是到我這裏來的青年朋友,多半是以文學爲生命的人。我們雖則初見面時有那種規約,到後來三言兩語,終不得不講到文學上去。這樣的講一場之後,我的苦悶,一定不得不增加一倍。

爲消滅這一種內心苦悶的緣故,我却想了種種奇特的方法出來。有時候我送朋友出門之後,馬上就跑到房裏來把我所

最愛的東西，故意毀成灰燼，使我心裏不得不起一種惋惜懊惱的幽情，因爲這種幽情起來之後，我的苦悶，暫時可以忘了。到北京之後的第二個禮拜天的晚上，正當我這種苦悶情懷頭次起來的時候，我把顏面伏在桌子上動也不動的坐了一點多鐘。後來我偶爾把頭抬起，向桌子上擺著的一面蛋形鏡子一照，只見鏡子裏映出了一個瘦黃奇醜的面形，和倒覆在額上的許多三寸餘長，亂蓬蓬的黑髮來。我順手拿起那面鏡子向地上一擲，拍的響了一聲，鏡子竟化成了許多粉末。看看一粒一粒地上散濺著的玻璃的殘骸，我方想起了這鏡子和我的歷史。因爲這鏡子是我結婚之後，我女人送給我的兩件紀念品中的最後的一件。她和這鏡子同時給我的一個鑽石指環，被我在外國念書的時候質在當鋪裏，早已滿期流賣了，目下只剩了這一面意大利製的四圍有象牙螺鈿鑲著的鏡子。我於東西流轉之際，每與我所最愛的書籍收拾在一起，隨身帶著的這鏡子，現在竟化成一顆顆的細粒和碎片，濺散在地上。我呆呆的看了一忽，心裏忽起了一種惋惜之情，幾刻鐘前，那樣難過的苦悶，一時竟忘掉了。自從這一回後，我每於感到苦悶的時候，輒用這一種飲酖止渴的手段來圖一時的解放，所以我的幾本愛讀的書籍和幾件愛穿的洋服，被我燒了的燒了，剪破的剪破，現在行篋裏，幾乎沒有半點值錢的物事了。

有錢的時候，我的解悶的方法又是不同。但我到北京之後，從沒有五塊以上的金錢和我同過一夜，所以用這方法的時候，比較的不多。前月中旬，天津的二哥哥，寄了五塊錢來給我，我因爲這五塊錢若拿去用的時候，終經不起一次的消費，所以老是不用，藏在身邊。過了幾天，我的遺傳的疾病又發作了，苦悶了半天，我纔把這五元錢想了出來。慢慢的上一家賣香煙的店裏盡這五元錢買了一大包最賤的香煙，我回家來一時的把這一大包香煙塞在白爐子裏燃燒起來。我那時候獨坐在惡毒的煙霧裏，覺得頭腦有些昏亂，且同時眼睛裏也流出了許多眼淚，當時內心的苦悶，因爲受了這肉體上的激刺，竟大大的輕減了。

一般人所認爲排憂解悶的手段，一時我也曾用過的手段，如醇酒婦人之類，對於現在的我，竟完全失了牠們的效力。我想

到了一年半年之後，若現在正在應用的這些方法，也和從前的醇酒婦人一樣變成無效的時候，心裏又不得不更加上一層煩惱。啊啊，我若是一個婦人，我眞想放大了喉嚨，高聲痛哭一場！

前幾個月在上海做的那一篇夏夜的幻影，你們還記得麼？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近來於無聊之極寫出來的幾篇感想不像感想小說不像小說的東西裏，還是這篇夏夜的幻想有些意義。不過當時的苦悶，沒有現在那麼強烈，所以還能用些心思在修辭結構上面。我現在纔知道了，眞眞苦悶的時候，連歎苦的文字也做不出來的。

夜已經深了。口外的火車，遠遠繞越西城的車輪聲，漸漸的傳了過來。我想這時候你們總應該睡了罷？若還沒有睡，啊啊，若還沒有睡，而我們還住在一起，恐怕又要上酒館去打門了呢！我一想起當時的豪氣，反而只剩了一種羨慕之心，當時的那種悲憤，完全沒有了。人生到了這一個境地，還有什麼希望，還有什麼希望呢？

名人雋語（一）　　（雲）

要世界和平，只有一個法子，廢去護照，通行證，國境，稅關，以及一切使地球上人們不能共同合作反成為相互猜忌的社會的東西。但現在各國都是不顧和平的，因為他們不肯出代價——統治權的委棄。

——猶太政論家桑格威爾 (Israel Zangwill)

眞正的鞏固，必不能藉刀劍而得到，因是，以武力統治歐洲的事，到底是不可恃的。

——南非總督斯末資 (Jan Christian Smuts)

歐洲現在是正處在現代史上最黑暗的山谷中。

——慈善家南森博士 (Dr. Fridtjof Nansen)

灰色的路程

盧隱

晨光鼓勇敲開夜的厚幕，但力量過於怯弱了。只淡淡有些灰白色的薄光，在前面森林的後面，也許伏着吃人的猛虎。垂於那足以陷人的深澗，時時彷彿就在脚邊澗底伏着些什麼，那是誰也猜不透的。

一羣沒有經驗青年的旅客，蓄着滿腔的熱望，『趕路，努力奔前程。』他們不曉得灰色的光霧下，埋伏着無限的危機，縱是報曉的雄雞，已伸着頸項，高聲的唱了，但夜幕不曾撇破之先，這一羣旅客的命運，眞難卜算呢。

在這一羣旅客裏，有一個是我很熟識的朋友。她的名字叫自強，她在前許多日子，就準備要上路了。在淸寂的黑夜裏，藉着乳白色長庚的星光，私來到花園裏，四面尋找那足以象徵愛情的玫瑰花。經過了許久，她果然找到了。那些花朶，都深深躲在葉底，她慢慢分開枝葉，在羣綠的中心摘了一朶。花莖上有許多很尖利的刺，戳傷她的手指，一點點的血珠，都滾到那含苞未放的花心裏了。欣悅中的痛楚，她完全忘了，很珍重的把那朶花用綾帕裹起，依舊照着星光回來了。到屋裏時，雄雞已唱過兩遍，她挈着花，趕上一羣青年的旅客。

他們來到獨木橋的旁邊，躊躇不進，只站在那裏等，希望晨光普照那碧森森的橋底。

隔橋人家的雄雞，又高唱第三遍了。旅客中的一個說：『趕路吧！天已快亮了！』其餘的旅客，便冒着險，相牽着過了橋，到了那邊，依舊是灰色的天空。有幾個膽怯的，就等在那裏，不向前走了。

自強這裏打開綾帕，那玫瑰花已漸漸開了。她想別人都遲

得而她非趕路不可，倘若把這花的青春誤了，戀愛的國裏便將被拒絕了。

她離開那一羣的旅客，獨自向前去走了許久，遠遠已看見戀愛國裏的高塔了。她走到戀愛國的門口，那綾帕的玫瑰花已完全開了。她含笑敲那國度的門。裏面走出一個青年，穿着大學校教授的服裝，很注意的看她綾帕裏裹着的玫瑰花。她很驕傲的問道：「你認識牠嗎？這是我的珍寶，經過許多的艱辛才到了這裏。聽說這國裏有許多認得牠的真價值的顧主？」

「是的！我正是其中的一個。」那青年說着便俯伏跪在地下，吻着她的綾帕道：「美麗的安琪兒！求你把完全的情愛給了我吧！我已經飢渴很久了！」

「我這贈品是給能認識這真價值的，」她如此的回答。

「請你信我！我就是你所尋找的主題，」那青年接着說。

她似疑似信，望着那青年，在灰色的薄光裏，她便相信他忠誠的表現了。於是她將這綾帕裏的花兒取出，很鄭重的插在他的胸前，親密的說道：

「摯愛的！我完全交給你了！」那青年張開兩臂，將她緊緊摟住道：「美麗的安琪兒！你救了我的命，你……」

從他們背後又來了一個青年，見了這種情形，暗暗稱奇：「這真是兒戲呵！在這灰色的薄光裏要認識情人的面孔！」她緊緊倚在他的懷裏，自慶已不至於誤了青春。

過了些時，站在他們背後的青年悄悄嘆了一聲走了。她慢慢抬起頭來，臉色忽然慘白，顫聲道：「呵！這可愛花怎麼萎了？……可惜我的心血！」那青年也低頭看了看，果然萎了，他便將牠從胸前摔下來說：「棄了吧！」

「哦！那是愛情的象徵……」她說着便伸過手來接，那青年從鼻裏哼了一聲道：「蠢極了！女性真正卑劣！」

她忍不住哭了，哀聲道：「你原來不是識貨的呵！……」她把那被拋棄枯萎的花拾了起來，仍用綾帕包好，離開那青年，淒淒涼涼回她的舊路。

她失望着來到獨木橋邊，那一羣旅客已經過去了，只有兩三個有經驗的老旅客坐在那裏等天亮。

雄雞又唱第四遍了，東方漸漸露紅光了。那三個老旅客，把行李背起道：

『是時候了，曙光已照耀東方的一角了。』她回頭看適才的前途，籠罩着一層極厚的黑霧，心裏不禁懷疑，因攔住那老旅客道：『請問先生！那前面的戀愛國度，爲什麼永不見天亮？』那老旅客對那女子望了一眼，知道她是從戀愛國裏失敗回來的，因點頭嘆道：『你太性急了，時候還早呢！他們正在黑暗中做着夢，你便把你的珍寶送給他們，誰是識貨的呢？……』

『來！我讓你看看他們的眞相，』其他的老旅客對她說。她於是跟着他們前去，走了許久，眼前矗立着一所樓房，正是某大學，那老旅客指着一間講堂道：『你推開門進去吧！』她果然用力將門推開，只見裏邊坐着三十多個男學生，正凝神聽講呢。她便在後面揀了一個座位坐下了，抬頭一看那教員，似乎有些面熟，但記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的了。她一面沈思着，一面聽他講道『你們知道女性的怯弱，她們怕人說她們生得醜，更怕人說她們年歲大，她們處處表現出要發男性所有，和愛護的痕跡。這種習慣在西方更甚，……譬如在宴會裏，某青年若稱讚某女子美麗，那女子必覺十分得意和感激，…… 根據她們這些弱點，男性對於她們的愛，正彷彿愛一件東西似的，… 而東西的愛往往因爲愛的人多而增高牠們的價值。也正同於兩個男性，爭一個女性，便覺得這個女性更可愛。這並不是眞愛女性，不過是要戰勝其他的男性罷了。所以不惜決鬪，不惜用種種手段去籠絡，……』他這一段話，說過，那三十幾個青年，都微笑着點頭稱是，又有幾個竊竊私議，彷彿說：『他這話確是經驗之談呢，……你不記得他和他的妻結婚的歷史嗎？那個女子長得很漂亮，同時有許多男子要得他，……最後到是被他（指那講師）得了。聽說結婚之後，他並沒有什麼快樂。……』

她這時彷彿覺悟了。原來這教員不是別人，正是戀愛國裏的驕子。她想到她枯萎的花，不免對着綾帕落淚，……她忽然記起那老年的旅客來了，她便悄悄離了這學校，抬頭一望，那老旅客正坐在前面森林裏。她便急急追上。那時天已大亮了，金光籠罩在古松梢上，倒影映在夾澗裏，很明顯的露出一條路來。那三個旅客就在夾澗旁的老樹根上坐着，她因問道：

『先生！原來戀愛國裏的青年，全是不認識眞的戀愛的嗎？』

『時候太早了，他們還不會了解男人和女人在世界上的關係呢！他們對於女性的愛，彷彿蜜蜂爲他自己採蜜，從不注意

到花瓣的美麗，他們和自私的老鷹一般，只為飢餓的熱慾而撲捉小雞呵！」老旅客很肯切的對她說。

「先生，永遠沒識貨的嗎？：我綾帕裏的玫瑰花，將贈誰呢？…… 唉失望呵！」她不禁嗚咽的哭了。

「不要悲傷吧！這灰色的路程將要過去了。你不看東北方已漸漸有了紅光了嗎？但是你要記得，灰色的路程，無論誰總要經歷的，只要你不灰心，努力打破夜的黑幕，美麗清和的晨光，立刻來臨人間了。」

她聽了這話，低頭思維了半響，仍舊將那綾帕裏枯萎的玫瑰花，用新的甘霖將牠灌溉起來，希冀更得到新生命。

當她第二次走進戀愛國度裏時，那花兒果然又生了新芽，但她永遠不敢再冒昧，把這珍貴的贈品，給那不識貨而自私的人們了。她也永遠不敢在灰色的路程裏躑躅了。

她出了松林，仰頭望著活潑的晨光，低聲禱祝道：

「晨光呵！求你早些來臨吧！多少人失了他們的生趣，多少人喪了他們的性命，更有多少人捲入可怕的怒濤裏，都只為大地的黑暗！

「晨光喲！將你久鍊的金眼，向人間遍視吧！照徹隱微的埋伏吧！

「在你銳利而神明的神威下，世界將無可逃避呵！」

科學雜俎

用水試驗金鋼石的兩個法子

（雲）

有經驗者對於金鋼石等珍貴物品，常能一見即辨其真否，然若稍涉狐疑，便會躊躇莫決。茲據美國民衆科學(Popular Science)所載，謂有二法，且極簡單，俱可用為實驗：

一，將金鋼石投入水中，察其光澤有消失否。若入水即消者，則為贋物。

二，以水珠一滴，滴於金鋼石面上，而以鉛筆尖輕觸之，倘水珠即形破裂者，則亦為贋物。

愛的教育 (原名 Cuore)

意大利 Edmondo de Amicis 著　夏丏尊

第一卷　十月

始業日　十七日

今日開學了。鄉間的三個月，夢也似地過去，又回到了這丘林(Turin)的學校裏來了。早晨母親送我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心還一味只想着在鄉間的情形哩。不論那一條街道，都充滿着學校的學生們，書店的門口呢，學生的父兄們，都擁擠着在那裏購買筆記簿書袋等類的東西；校役和警察都拚命似地想把路排開。到了校門口，覺得有人觸動我的肩膊，原來這就是我三年級時候的先生，是一位頭髮赤而捲縮面貌快活的先生。先生看着我的臉孔說

『我們不再在一處了！安利柯(Enrico)！』

這原是我早已知道的事，今被先生這麼一說，不覺重新難過起來了。我們好容易的到了裏面，許多夫人，紳士，普通婦人，職工，官吏，女僧侶，男用人，女用人，都一手拉了小兒，一手抱了成績簿，在接待所樓梯旁滿着，嘈雜得如同戲館裏一樣。我重新看這大大的待休所(Enter-room)的房子，非常歡喜，因為我這三年來，每月到教室去，都穿過這室的。我的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見了我

『安利柯！你現在要到樓上去了！要不走過我的教室了！』

說着，戀戀地看我。校長先生被婦人們圍繞着，頭髮好像比以前白了。學生們也比夏天的時候長大强壯了許多。才來入一

年級的小孩們不顧到教室裏去，像驢馬似地倔强着，勉强拉了進去；有的仍舊逃出，有的因爲找不着父母哭了起來，做父母的回了進來，有的誘騙，有的叱罵，先生們也弄得沒有法子了。

我的弟弟被編入在名叫代爾卡誰（Delcati）的女先生所教的一組裏。午前十時，大家進了教室，我們的一級共五十五人。從三年級一同升上來的只不過十五六人。慣得一等獎的代洛西（Derossi）也在裏面。一想起暑假中跑來跑去游過的山林，覺得學校裏晤悶得討厭。又憶起三年級時候的先生來。那是常常對我們笑着的好先生，是和我們差不多大的先生。那個先生的紅而縮攏的頭髮，已不能看見了，一想到此，就有點難過。這次的先生，身材高長，沒有鬍鬚，長長地留着花白的頭髮，額上綴着直紋，說話大聲，他釘着了眼一個一個地看我們的時候，眼光竟像個要透到我們心裏似的。而且還是一位沒有笑容的先生。我想：

『唉！一天總算過去了，還有九個月呢！甚麼用功，甚麼月試，多少討厭啊！』

一出教室，恨不得就看見母親，飛跑到母親面前去吻她的

手。母親說：

『安利柯啊！要用心囑我也和你大家用功呢！』

我高高興興地回家了。可是因爲那位親愛快活的先生已不在學校，也不如以前的有趣味了。

我們的先生　十八日

從今日起，這次的先生也可愛起來了。我們進教室去的時候，先生已在位上坐着。先生前學年教過的學生們，都從門口探進頭來和先生招呼。『先生早安！』『配巴尼（Perboni）先生早安！』地大家說着。其中也有走進教室來和先生匆忙地握了手就出去的。這可知大家都愛慕這先生，今年也想仍請他教的了。先生也說着『早安』去拉學生所伸着的手，却是不去看學生的臉孔。和他們招呼的時候，雖也現出笑容，額上直紋一蹙，臉孔就板起來，并且把臉對着窗外注視着對面的屋頂，好像他和學生們招呼，是很苦的。完了以後，先生又把我們一一地注視，叫我們默寫，自己下了講台在桌位間巡迴。看見有一個面上生着紅粒的學生，就把默寫中止，兩手托了他的頭查看，又把手去摸他的

額問他有沒有發熱。這時先生後面有一個學生乘着先生不看見，跳上椅子玩起人形來，恰好先生回過頭去，那學生就急忙坐下，俯了頭預備受責。先生只把手按在他的頭上，只說：『下次不要再做這種事了！』另外一點沒有甚麼。

默寫完了以後，先生又沈默了看着我們，好一會，用了靜而粗大的親切的聲音這樣說：

『大家聽我！我們從此要同處一年，讓我們好好地過這一年罷！大家要用功，要規矩。我沒有一個的家屬，你們就是我的家屬，去年以前，我還有母親，母親死了以後，我全然只有一個人了！你們以外，我沒有別的家屬在世界上，除了你們，我沒有可愛的人！你們是我的兒子，我愛你們，請你們也歡喜我！我一個都不願責罰你們，請將你們的眞心給我看看！請你們全班作了一家族，給我做慰藉，給我做榮耀！我現在並不是想你們用口來答應我，我確已知道你們已在心裏答應我「肯的」了。我感謝你們。』

這時校役來通知放學，我們都很靜很靜地離開坐位。那個跳上椅子的學生，走到先生的身旁，戰抖抖地說：『先生！饒了我這次！』先生用嘴去親着他的額說：『快回去！好孩子！』

災難　二十一日

本學年開始就發生了意外的事情。今晨到學校去，我和父親正談着先生所說的話，忽然見路上人滿了，都奔入校門去。父親就說：

『有了甚麼意外的事體了！學年才開始，眞不湊巧！』

好容易，我們進了學校，人滿了，聽見他們說大大的房子裏充滿着兒童和家屬。『可憐啊！洛佩諦！(Robetti)』從人山人海中，警察的帽子看見了，校長先生的光禿禿的頭也看見了。接着又走進來了一個戴着高冠的紳士，大家說『醫生來了！』父親問一個先生『究竟甚麼了？』先生回答說：『被車子碾傷了！』『脚骨碎了！』又一先生說。原來名叫洛佩諦的一個二年級的生徒，上學來的時候，有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忽然離了母親的手，在街路上倒了。這時，街車正望他倒下的地方駛來，洛佩諦眼見這小孩將為車子所轢，大膽地跳了過去，把他拖救出來。不料因了來不及拖出自己的脚，反被車子碾傷了自己。洛佩諦是個砲兵大

尉的兒子。正在聽他們敘述這些話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婦人狂也似的奔到，從人堆裏爭扎着進來，這就是洛佩諦的母親。同時另外一個婦人跑近爐去，抱了洛佩諦的母親的頭頸啜泣。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親。兩個婦人向室內跑去，我們在外邊可以聽到她們『啊！敍利亞(Giulio)呀！我的孩子呀！』的哭叫聲。

立刻，有一輛馬車停在校門口了。校長先生也就抱了洛佩諦出來。洛佩諦把頭伏在校長先生肩上，臉色蒼白，眼睛閉着。大家都靜默了，洛佩諦母親的哭聲也聽得出了。不一會，校長先生將抱在手裏的傷人給大家看，父兄們，學生們，先生們，都齊了聲說：『洛佩諦！好勇敢可憐的孩子！』靠近點的先生學生們，更去吻洛佩諦的手。這時洛佩諦開了他的眼說：『我的書包呢？』被救的孩子的母親拿書包給他看，且流着眼淚說：『讓我拿了罷，讓我替他拿了去罷。』洛佩諦的母親，臉上現出微笑了。這許多人出了門，很小心地把洛佩諦載入馬車，馬車就慢慢地開動，我們都默默地走進教室裏去。

格拉勃利亞的小孩　二十二日

洛佩諦到終做了非拄了杖不能行走的人了。昨日午後先生正在說這消息給我們聽的時候，校長先生忽然領了一個蓄生的小孩到教室裏來。那是一個黑色濃髮，大眼而眉毛濃黑的小孩。校長先生將這小孩交給先生，低聲地說了一二句甚麼話，就出去了。小孩用了他黑而大的眼，看着室中一切，先生攜了他的手向着我們：

『你們大家應該歡喜。今天有一個從五百哩以外的格拉勃利亞(Galabria)的萊奇阿(Reggio)地方來的意大利小孩進了這學校了。因爲是遠道來的，請你們要特別愛這同胞。他的故鄉是名所，是意大利名人的產生地，又是產生強健的勞動者和勇敢的軍人的地方，也是我國風景名地中之一。那裏也有森林，也有山岳，住民都富於才能和勇氣。請你們親愛地待遇這小孩，使他忘記自己是離了故鄉的，使他知道在意大利無論到何處的學校裏去，都是同胞。』

先生說着，在意大利地圖上指格拉勃利亞的萊奇阿的位置給我們看。又用了大聲叫『爾耐斯托·代洛西(Ernesto Derossi)！』——他是每次都得一等賞的學生——代洛西起立了。

『到這裏來』先生說了，代洛西就離了坐位走近格拉勃利亞小孩面前。

『你是級長，請對這新學友述歡迎之辭！請代表了督特蒙脫(Piedmont)的小孩，表示歡迎格拉勃利亞的小孩』代洛西聽見先生這樣說，就抱了那小孩的頭頸，用了明瞭的聲音說：『來得很好！』格拉勃利亞小孩也熱烈地吻代洛西的頰。我們都拍手喝采了。先生雖然說『靜些靜些！在教室內拍手是不可以的！』而自己也很歡喜。格拉勃利亞小孩也歡喜。一等先生指定坐位，那小孩就歸坐了。先生又說：

『請你們好好記着我方才的話。格拉勃利亞的小孩到了丘林，要同住在自己家裏一樣。丘林的小孩到了格拉勃利亞，也應該毫不覺得寂寞。實對你們說，我國爲此，會戰了五十年了的。有三萬的同胞，爲此戰死。所以你們大家要互相敬愛，如果有因了他不是本地人，加無禮於這新學友的，那就是無資格來見我們的三色旗的人！』

格拉勃利亞小孩歸到坐位，和他隣席的學生們，有送他鋼筆的，有送他畫片的，又有送他瑞士的郵票的。

同窗朋友　二十五日

送郵票給格拉勃利亞小孩的，就是我所最歡喜的卡隆(Garrone)。他在同級中身軀最高大，年十四歲，是個大頭寬肩笑起來很可愛的小孩，却已有大人氣。我已把同窗的友人認識了許多了，有一個名叫可萊諦(Coretti)的我也歡喜。他著了茶色的褲子，戴了貓皮的帽，常說着有趣的話。父親是開柴店的，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曾在溫培爾脫親王 (Prince Umberto) 部下打過仗，據說還拿着三個勳章呢。有個名叫耐利 (Nelli) 的，可憐是個駝背，身體怯弱，臉色常是青青的。還有一個名叫華梯尼(Votini)的，他時常穿着漂亮的衣服。在我的前面，有一個小孩綽號叫做『小石匠』的，那是石匠的兒子，臉孔圓圓的像蘋果，鼻頭像個小毬，慣能裝兎的臉孔，時常裝了引人笑。他雖戴着破絮樣的襤褸的帽，却常常將帽像手帕似地卷疊了藏在袋裏。坐在『小石匠』的旁邊的是一個叫做卡洛斐(Garoffi)的瘦長老鷹鼻的眼睛特別小的孩子。他常常把鋼筆，火柴空盒等拿來買賣，寫字在手指甲上，做種種狡猾的事。還有一個名叫卡羅·諾

琵斯（Carlo Nobis）的高慢的少年紳士。這人的兩旁，有二個小孩，為我所看得對的。一個是鐵匠的兒子，穿了齊膝的上衣，臉色蒼白得像病人，對於甚麼都胆怯，永沒有笑容。一個是赤髮的小孩，一隻手有了殘疾，掛牢在項頸裏。聽說：他的父親到亞美利加去了，母親走來走去賣着野菜呢。靠我的左邊，還有一個奇怪的小孩，他名叫斯帶地（Stardi），身材短而肥，項頸好像沒有一樣。他是個儱彘的小孩，不和人講話。好像是甚麼都不知道的，可是，先生的話，他總目不轉睛地，蹙了眉頭，閉緊了口聽着。先生說話的時候，如果有人說話，第二次他還忍耐默着，一到第三次，他就要憤怒起來用脚來蹴了。坐在他的旁邊的，是一個毫不知顧忌的有着狡猾相的小孩，他名叫勿蘭諦（Franti），聽說曾經在別校被除了名的。此外，還有一對很相像的兄弟，穿着一樣的衣服，戴着一樣的帽子。這許多同窗之中，相貌最好，最有才能的，不消說要算代洛西了。今年大概還是要他得第一的。但是我卻愛鐵匠的兒子那像病人的潑來可西（Percossi）。據說，他父親是要打他的，他非常老實，在和人說話的時候，或偶然觸犯着別人的時候，他一定要說『對不住』，他常用了親切而悲哀的眼光看人。至於最長大的和最高品的，卻是卡隆。

義俠的行爲　二十六日

卡隆的爲人，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明白了。今日我因爲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來問我何時在家，到校稍遲，入了教室，先生還未來。一看，有三四個小孩聚在一處，正在欺排着那赤髮的一手有殘疾的賣野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Crossi）。有的用三角板打他，有的把栗子殼向他的頭上投擲，說他是『殘廢者』，是『鬼怪』，還將手掛在項頸上來裝他的樣子給他看。克洛西一個人坐在位子裏蒼白了臉，用了好像要說『饒了我罷』似的眼光，看着他們。他們見克洛西如此，越加得了風頭，越加戲弄他，克洛西終於怒了，紅了臉把身子震着。這時那個臉孔很討厭的勿蘭諦，忽然跳上椅子，裝出克洛西母親挑菜擔的樣子來了。克洛西的母親，因爲接克洛西回去，平日時常到學校裏來的，現在聽說正病在床上。許多學生都曾知道克洛西的母親的，看了勿蘭諦所裝的樣子，大家笑了起來。克洛西大怒，突然將擺在那裏的墨水瓶對準了勿蘭諦擲去。勿蘭諦很敏捷地避過，墨水瓶恰巧打

着了從門外進來的先生的胸部上。

大家都逃到坐位裏，怕得不作一聲，先生變了臉色，走到教桌旁邊，用了嚴厲的聲音問：『誰？』一個人都沒有回答。先生更高了聲說：『誰？』

這時，卡隆好像可憐了克洛西，忽然起立，用了很決心的態度說：『是我！』先生眼釘着卡隆，又轉看正呆着的學生們，靜靜地說：『不是你。』

過了一會，又說：『決不加罰，投擲者起立！』

克洛西起立了，哭着說『他們打我，調排我，我氣昏了，不知不覺就把墨水瓶投去了的。』

『好的！那末，調排他的人起立！』先生說了，四個學生起立了，把頭俯着。

『你們欺負了無罪的人了！你們欺侮了不幸的小孩，欺侮弱者了！你們做了最無謂，最可恥的事了！卑怯的東西！』

先生說着，走到卡隆的旁邊，將手攞在他的腮下，托起他俯下着的頭來，注視了他的眼說：『你的精神是高尚的！』

卡隆附攏了先生的耳，不知說些甚麼，先生突然向着四個犯罪者說：『我饒恕你們。』

我的女先生　二十七日

我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準了約束，今日到家裏來訪我了。先生不到我家已一年，我們很高興地招待她。先生的帽子旁仍舊罩着綠色的面幕，衣服極質素，頭髮也不修飾，她原是沒有功夫來打扮這些的。她比去年似乎臉上的紅彩薄了好些，頭髮也白了些，時時咳嗽着。母親問她：

『那末，你的健康如何？先生！你如果不再顧着你的身體：』

『一點都沒有甚麼。』先生回答說，帶着又喜悅又像憂愁的笑容。

『先生太高聲講話了，爲了小孩們太勞了自己的身體了。』母親又說。

眞的，先生的聲音，聽不淸楚的時候是沒有的。我還記得先生講話，總是連續着一息不停，弄得我們學生連看旁邊的功夫都沒有了。先生不會忘記自己所敎過的學生，無論在幾年以前，只要是她敎過的，總還記得起姓名。聽說，每逢月考，她都要到了

校長先生那裏，去詢問他們的成績的。有時，又站在學校門口，等學生來了就叫他拿出作文簿給她看，調查他進步得怎樣了。已經入了中學校的學生，也常常着了長褲子，掛了時計，去訪問先生。今日，先生是領了本級的學生去看繪圖展覽會，回去的時候，轉到我們這裏來的。我們在先生那班的時候，每逢火曜日，先生常領我們到博物館去，說明種種的東西給我們聽。先生比那時已衰弱了許多了，可是仍非常起勁，遇到學校的事情，就很快活地談講。二年前，我大病了在床上臥着，先生曾來望我過，先生今日還說要看看我那時所睡的床，這床其實已歸我的家姊睡了的。先生看了一會，也沒有說甚麼。先生因爲還要去望一個學生的病，不能久留。聽說是個馬鞍匠的兒子，發着麻疹臥在家裏呢。雖又挾着今晚非改削不可的課本，據說，晚飯以前，某商店的女主人還要到她那裏來學習算術的。

『啊！安利柯！』先生臨走向着我說，『你到了能解難問題，作長文章的時候，仍肯愛你以前的女先生嗎？』說着，吻我。等到出了門，還在階段下再揚了聲說：『請你不要忘了我！安利柯啊！』

啊！親愛的先生！我怎能忘記你呢？我雖成了大人，也一定還記得先生，到校裏來拜望的。無論到了何處，只要一聽到女教師的聲音，就要如同聽見你先生的聲音一樣，憶起先生教我的二年間的事來罷！啊！那二年裏面，我因了先生學會了多少的事！那時先生雖有病，身體不健，可是無論何時，都熱心地愛護我們教導我們的。我們書法上有了惡癖，她就很躭心。試驗委員質問我們的時候，她就心得幾乎坐立不安。我們寫得清爽的時候，她就眞心歡喜。她一向像母親樣地愛待我，這樣的好先生，叫我怎樣能忘記啊！

貧民窟　　二十八日

昨日午後，我和母親，雪爾維(Sylvia)姊姊三人，送布給新聞上所記載的窮婦人。我拿了布，姊姊拿了寫着那婦人住址姓名的條子。我們到了一處很高的家屋的屋頂小閣裏，那裏有長的走廊，沿廊有許多室，母親到最末了的一室敲了門。門開了，走出一個年紀還靑白色而瘦的婦人來。是一向時常看見的婦人，頭上常常包着靑布。

『你就是新聞上所說的那位嗎？』母親問。

『死，是的。』

『那末，有點布在這裏，請你收了。』

那婦人非常歡喜，好像說不出答謝的話來。這時我瞥見有一個小孩，在那沒有家具的暗朧朧的小室裏，背向了外，靠着椅子好像在寫字。仔細一看，確是在那裏寫字，椅子上擺着紙，墨水瓶擺在地板上。我想，這樣暗黑的房子裏，如何寫得來字呢？忽然看見那小孩長着赤髮，穿着破的上衣，才恍然悟到原來這就是那賣菜人家的兒子克洛西，就是那一隻手有殘疾的克洛西。乘他母親正收拾東西的時候，我輕輕地將這告訴了母親。

『不要作聲！』母親說。『如果他覺到自己的母親受朋友的布施，多少難為情呢？不要作聲！』

可是，恰巧，這時克洛西回過頭來了。我不知要怎樣才好，克洛西對了我微笑。母親背地裏向我背後一推，我就進去抱住克洛西，克洛西立起來握我的手。

克洛西的母親對我母親說：

『我只是娘兒兩個。丈夫這七年來一直在亞美利加，我又生了病，不能再挑了菜去賣，甚麼桌子等類的東西，都已賣盡，弄得這孩子讀書都為難，要點盞小小的燈也不能夠，眼睛也要有病了。幸而，教科書，筆記簿，有市公所送給，總算勉強地得進了學校。可憐！他到學校去是很歡喜的，但是……像我這樣的不幸的人，是再沒有的了！』

母親把錢囊中所有的錢都拿出來給了她，吻了克洛西，出來幾乎哭了。於是對我說：

『安利柯嚇！你看那個可愛的孩子！他不是很刻苦地用着功嗎？像你，是甚麼都自由的，還說用功苦呢！啊！真的！那孩子一日的勤勉，比了你一年的勤勉，價值不知要大多少呢！像那小孩，才是應該受一等賞的哩！』

學校　二十八日

愛兒安利柯啊！你用功怕難起來了，像你母親所說的樣子。我還未曾看到你有高高興興勇敢地到學校裏去的樣子過。但是我告訴你，如果你不到學校裏去，你每日要怎樣地乏味，怎樣地疲倦啊！只要這樣過了一禮拜，你必定要合了手來求懇把你再送入學校裏去罷。因為游嬉雖好，每日游嬉，就要厭倦的。

今日世界中，無論何人，沒有一個不學的。你想！職工們勞動了一日，夜裏不是還要到學校裏去嗎？街上店裏的婦人們，姑娘們，勞動了一禮拜，禮拜日不是還要到學校裏去嗎？兵士們日裏做了一日的勤務，回到營裏，不是還要讀書嗎！就是瞎子和啞子，也在那裏學習種種的事情，監獄裏的囚人，不是也同樣地在那裏學習讀書寫字等的功課嗎？

每晨上學去的時候，你要這樣想想：此刻，這個市內，有和我同樣的三萬個小孩都正在上學去。又，同在這時候，世界各國有幾千萬的小孩也正在上學去。有的正三五成羣地經過着清靜的田野罷。有的正行着熱鬧的街道罷。也有沿了河或湖在那裏走着的罷。在猛烈的太陽下走着的也有，在寒霧蓬勃的河上漕着短艇的也有罷。從雪上乘了撬走的，渡溪的，爬山的，穿過了森林渡過了急流，躑躅行着冷靜的山路的，騎了馬在莽莽的原野跑着的也有罷。也有一個人走着的，也有兩個人並着走的。也有成了羣排了隊走着的。着了各種的服裝，說着各樣的國語，從被冰鎖住的俄羅斯以至椰子樹深深的亞拉伯，不是有幾千萬數都數不清楚的小孩，都挾了書學着同樣的事情，同樣地在學校裏上學嗎？你想像想像這無限數小孩所成的團體看！又想像想像這大團體怎樣在那裏作大運動！你再試想：如果這運動一終止，人類就會退回野蠻的狀態了罷。這運動才是世界的進步，才是希望，才是光榮。要奮發啊！你就是這大軍隊的兵士，你的書本是武器，你的一級是一分隊，全世界是戰場，勝利就是人類的文明。安利柯啊！不要做卑怯的兵士啊！

——父親——

少年愛國者（每月例話）

二十九日

做卑怯的兵士嗎？決不做！可是，先生如果每日把像今日那種有趣的話講給我們聽，我還要更加歡喜這學校呢。先生說，以後每月要講一次像今天樣的高尙的少年故事給我們聽，並且叫我們筆記了。下面就是今天所講的少年愛國者之話：

一隻法蘭西輪船從西班牙的巴賽洛那（Barcelona）開到意大利的熱諾亞（Genoa）來。船裏乘客有法蘭西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還有瑞士人。其中有個十一歲的少年，服裝襤褸，離

遠了人們，只像野獸似地用了白眼把人們看著。他的用這種眼色對人，也不是無因。原來他是於二年前被他在鄉間種田的父母，賣給戲法班了的，戲法班裏的人打他，賤他，叫他受餓，强他學會把戲，帶了他到法蘭西，西班牙一帶跑，一味虐待，連食物都不十分供給他。這班戲法班到了巴賽洛那的時候，他因爲受不起虐待與饑餓，終於遁出，到了意大利領事館去求保護。領事很可憐他，叫他乘入這隻船裏，且給他一封到詹諾亞的出納官那裏的介紹書，意思是要送他回到殘忍的父母那裏去。少年遍體受着傷，非常衰弱，因爲是住着二等艙的，人都以爲奇怪，大家對了他看。人和他講話，他也不回答，好像是把一切的人都憎惡了的。他的心已變歪到這步田地了。

有三個乘客種種地探問他，他才開了口。他用了在意大利語中夾雜法蘭西語和西班牙語的亂雜的言語，大略地把自己的經歷講了。這三個乘客雖不是意大利人，也却聽懂了他的話，於是就一半因了憐憫，一半因了吃酒以後的高興，給他少許的金錢，一面仍繼續着和他談說。這時有大批的婦人，也適從艙室走出，來到此地，她們聽了少年的話，也就故意要人看見地拿出若干的錢來擲在桌上，說：『這給了你！這也拿了去！』

少年低聲答謝了，把錢收入袋裏，苦鬱的臉上至是才現出歡喜的笑容。他回到自己的床位裏，拉攏了床幕，臥了靜靜地自己沈思。有了這些錢，可以在船裏買點好吃的東西，一飽二年來饑餓的肚腹，到了詹諾亞，可以買件上衣，換去襤褸，又拿了錢回家，比空手回去，也總可以多少見好於父母，多少可以得着像人的待遇。在他，這金錢竟是一注財產。他在床位上正沈思得高興，這時那三個旅客，圍牢了二等艙的食桌在那裏談論着。他們一壁飲酒，一壁談着旅行中所經過的地方情形。談到意大利的時候，一個說意大利的旅館不好，一個攻擊火車。酒漸漸喝多了，他們的談論，也就漸漸地露骨了。一個說，如其到意大利，還是到北極去好。意大利住着的都是拐子土匪。後來又說意大利的官吏是不識字的。

『愚笨的國民！』一個說。『下等的國民！』別一個說。『强盜…』

還有一個正在說出『强盜』的時候，忽然銀幣銅幣就雹子一般落到他們的頭上以及肩上，同時在桌上地板上滾着，發出可怕的聲音來。三個旅客憤怒了舉頭看時，一握的銅幣又飛擲

到他們的臉上了。

『拿回去！』少年從床幕裏探出頭來怒叫。『我不要那說我國壞話的人的東西。』

烟突掃除人　十一月一日

昨日午後，到近地一個女子小學校裏去，因為雪爾維姊姊的先生說要看少年愛國者之話，所以就拿了去給她看。那學校有七百人光景的女小孩，我去的時候，正是放課，學生們因為從明日起，接連有萬聖節（The holy day of all saints）萬靈節（The holy day of all souls）兩個祭日，正在歡喜高興地回去。我在那裏看見了一件很美的事：在學校那一邊的街路角裏，立着一個臉孔墨黑的烟突掃除人，他還是一個小孩，一手靠着了壁，一手托着頭，在那裏啜泣。有二三個三年級女學生，走近去問：他甚麼了？為甚麼這樣哭的？』但是他總不回答，仍舊哭着。

『來！快告訴我們，甚麼了？為甚麼哭的？』女孩們再問他，他才漸漸地擡起頭來。那是一個像小孩似的臉孔，哭着告訴她們，說掃除了好幾處烟突，得着三十個銅幣，不知在甚麼時候從袋的破洞裏漏出了。說着又指破孔給她們看。據說，如果沒有這錢，是不能回去的。

『師父要打的！』他這樣說着仍舊哭了起來。又把頭俯伏在臂上，像個很為難的樣子。女學生們圍牢了看着他。正在代他可憐，這時其餘的女生也挾了書包來了。有一個帽子上插着青羽的大女孩，從袋裏拿出兩個銅幣來說：

『我只有兩個，再湊湊就好了。』『我也有兩個在這裏。』一個着紅衣的接着說。『大家湊起來，三十個光景是一定有的。』又叫其餘的同學們：『亞馬里亞（Amalia）璐遡（Luigia）亞尼那（Annina）一個銅幣，你們那個有錢嗎？請拿出來！』

果然，有許多人是為買花或筆記本，都帶着錢的，大家都拿出來了。小女孩也有拿出一個半分的小銅幣的。插青羽的女孩將錢集攏了大聲地數：

八個，十個，十五個，但是還不夠。這時，恰巧來了一個像先生樣的大女孩，拿出一個當十銀幣來，大家都高興了。還不夠五個。

『五年級的來了！她們一定有的。』一個說。五年級的女孩一到，銅幣立刻集起許多了。大家還都急急地向這裏跑來。一個可

憐的烟突掃除人被囹牢了立在美麗的衣服隨風搖動的帽羽，髮絲帶卷毛(Curl)之中那樣子眞是好看。三十個銅幣不但早已集齊，而且還多出了許多來。沒有帶錢的小女孩，擠入大女孩的羣中將花束贈給少年作代替。這時，忽然校役出來說「校長先生來了!」那女學生們就麻雀般地四方走散。烟突掃除人獨自立在街路中歡喜地拭着眼淚，手裏裝滿了錢，上衣的鈕孔裏，衣袋裏，帽子裏都裝滿了花。還有許多花在他的脚邊散布着。

萬靈節　十一月二日

安利柯啊!你曉得萬靈節是甚麼日子嗎?這是祭從前死去的人的日子。小孩在這日，應該紀念已死的人，——特別應紀念爲小孩而死的人。從前死過的人有多少?又，即如今日，有多少人正在將死?你曾把還想到過嗎?不知道有多少做父親的在勞苦之中失了生命呢?不知道有多少做母親的爲了養育小孩，辛苦傷身，非命地早入墓下呢?因不忍見自己小孩的陷於不幸，絕望了自殺的男子，不知有多少?因失去了自己的小孩，投水悲痛，發狂而死的女人，不知道有多少?安利柯啊!你今日應該想想這許多死去的人啊!你要想想:有許多先生因爲太愛學生，在學校裏

勞作過度，年紀未老就別了學生們而死的!你要想想:有許多醫生是爲要醫治小孩們的病，自己傳染了犧牲而死的!你要想想:在難船，饑饉，火災，及其他非常危險的時候，有許多人是將最後的一口麵包，最後的安全場所，最後從火災中逃身的繩梯，讓給了幼稚的小靈魂，自己却滿足於犧牲而從容瞑目了的!

啊!安利柯啊!像這樣死去的人，差不多數也數不盡。無論那裏的墓地，都眠着成千成百的這樣神聖的靈魂。如果這許多人能暫時在這世界中復活，他們必定要呼那自己將壯年的快樂，老年的平和，愛情，才能，生命貢獻過的小孩們的名字的。二十歲的妻，壯年的男子，八十歲的老人，青年的，——爲幼者而殉身的這許多無名的英雄，——這許多高尚偉大的人們墓前所應該撒的花，就這地球，是無論如何不夠出的。你們小孩們是這樣地被愛着的。所以，安利柯啊!在萬靈節一日，要用了感謝報恩的心，去紀念這許多亡人。這樣，你對於愛你的人們，對於爲你勞苦的人們，自會更親和更有情了罷。你眞是幸福的人啊!你在萬靈節，還未曾有想起來要哭的人呢。

——母親——

(第一卷完)(R)

少奶奶的扇子

改譯序錄　　　　洪深

▲劇本與說部

劇本乃演在台上與人看的說部，乃印在紙上給人讀的其編製方法固應有異。

一，選材之不同　說部篇幅較長。自十數回至百十回數十萬言不爲多，故選材不妨繁博。劇本卽不論幕數，其台上實演期間，至多不宜過三小時，過久恐觀者精神疲倦，不能領略也。以每分鐘百八十字計算，（再遠些說不清楚）三小時約三萬二千字耳。譬如說部述一世祿之家，以驕奢而中落，則凡其婚喪之鋪張，飲博之豪縱，甚至一衣之製，一湯一味，均可曲曲寫來，爲形容驕奢之好材料；而劇本爲篇幅所限，祇能演其最切要之數端。劇本之選材，須嚴簡，所謂在精而不在多也。

二，描摹之不同　讀說部之便，在其可隨吾意興而作輟也。妙趣環生，不妨掩卷瞑思；深奧難解，不妨開卷重讀。至於劇在台上，一瞬卽過，旣不能稍待片刻，容吾思索；尤不能復演一節，供吾研求。且不明前情，難解後文。一處節目含糊，全劇失去線索。故種種描摹，在說部可委婉隱蓄者，在劇本必須鄭重出之，反復出之，務使觀衆之愚者不至茫然，疏者不至忽略。說部原宜輕敲側擊，劇本則須一刀見血。劇本之描摹須深刻，尤須顯著也。

三，著者態度之不同　讀說部如游名勝，著者乃吾鄉導，其所言說，本吾所

辯明，故可夾在書中發表意見，批評優劣。觀劇如交友，此事之是非，此人之賢愚，須吾自己從其言語舉止，思想感情中尋出。著者多口便覺可厭；著者須坦白無私，持局外人態度。劇之佳者，觀衆恰如看見旁人一番閱歷，故而增長了自己見識，觸動了自己良心，豈但忘其爲看做戲，且不覺得曾受訓誨也。

四，一個讀者與一羣觀衆心理之不同

聚若干人成羣衆，其一人與衆人相異之處，凡個人教育，習慣，閱歷所養成之特性，至此極少發展之能力；而最易發展者，乃與衆相同之天性，卽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也。讀者。重理。智。觀衆。富感情。觀劇以能感動人性情爲第一義，演時須使觀者哭笑愛恨，回家後再去想。說部不妨偏重於個人之氣味嗜好；劇本必須注意大衆所同之天性也。

五，說部可敍述者未必可演在台上

同爲一事，說部敍之無論若何詳盡，其情景仍須讀者由想像而得；若在台上扮做，一切情景，乃觀衆目視耳聞。向以爲平淡無奇者，今見其活形活現，向以爲鮮少精彩者，今覺其情事逼眞。於是乎說部中視爲故常不足重輕之事，演之台上則覺其忤目矣；說部中視爲無礙不必挑剔之言，入之劇中則覺其刺耳矣。惡人掌頰三十，讀說部者，大可拍案稱快；而在台上鮮有不爲演員叫屈者矣。其他如惡疾，殘廢，流血，慘酷，狎褻，猥瑣等等，在說部中或尚可卒讀，在台上則斷難終視也。

六，說部容易着筆之處，劇本至爲費躊

先就其淺顯者而言，則時間之支配也：近今流行之新劇，於此層最欠考究。譬如請醫，僕人方去，醫生卽來。一若此醫早知此家有病，在門外恭候者然，何不近情理之甚也。此須在僕人旣去之後，醫生未來之前，加入情節，以便有往返之時間。卽或言醫生近在比鄰，或竟言醫生先已在宅。然亦須用若干伏筆，決不能如說部簡單敍述之省事也。再則心理之解釋也：譬如寫一思想極舊之人，自居維新，蓋寫其思想舊不難，寫其自居維新亦不難。所難者，寫其自居維新之際，思想乃極舊也。或且欲莊反諧，寫成一世上無有之人也。又如寫一

儻人，忠於其主，乃主者不諒，後遂叛主。蓋寫其忠寫其叛，均不難；所難者，寫其改節之經過，何以由忠而叛也。又如寫一妙齡女子不喜一男友，相見時乃格外恭敬。蓋寫其恭敬不難，寫其不喜亦不難；所難者寫其恭敬，正所以表示其不喜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凡此種曲折之心理，劇本中雖有說明之文，然此僅供演員及排演者之研究參考耳，觀衆固無從得而見之聞之。劇中解釋心理，必須藉台上之言語動作；種種白描，純係間接的解釋，決不能如說部直捷聲明之省事也。

佳說部與佳劇本雖同為敷演人情世故，闡發處世為人之眞理，而其編製方法之不同，有如此者。今姑不論其孰難孰易，其不能以編說部之法編劇本，固已顯然無疑。美國之小說名家，其亦擅長劇本者，十不得一；亦猶我國之詩人，非盡能詞曲者也。

(參觀 Dramatic Technique, by Geo P Baker, p 5–14)

◀何謂像眞

今茲所論編製之不同，蓋謂劇本必求其像眞也。苟不求像眞，又何嘗不可以著說部之法編劇本哉！劇中人自道姓名，自背履歷，與說部中敍述家世何異。對觀衆自明心跡，自表奸賢，與說部中之解釋心理何異。木匠爭值，忽發裁兵改政之論；幼女嬉戲，忽出愛情神聖之言；是與說部中之牢騷議論何異。其結果乃無一處合乎情理也。或者乃曰：『子言像眞，台上果何嘗能眞耶？人事世變，連貫而下，不在開幕時起，閉幕時頓，而在劇終時終了，則情節已非眞。日常談話，支蔓重複，豈能一言不費字字著實，則台辭已非眞。況步月下，則幀片一張，電燈數盞，入一室，則三面有牆，一面空虛，則佈景又非眞。云求像眞，豈能眞乎？』答曰：不然。像眞云者，本非直抄乃描摹。事實也。描摹不必如直抄之絲毫不走，其間大可增減選擇，往往有事實非美術，經人描摹之乃成美術者。如江邊小舟，何止百千，而吾人獨賞台上蕩漾之扁舟；怨急成瘋，人同哀矜，而吾人獨賞台上裝出之瘋癲。不但此也，十分眞事，台上勢難實行；張筵飲酒，至少費時一鐘，觀衆豈耐候其終餐；喜悲大哭，必然力竭聲嘶，演員何能續其台辭。

乃知像真云者，非謂事必真實，祇觀衆對之，覺其合於情理斯可矣。例如吾人腦後無眼，本不能同時見室內四面之牆，佈景見三面，頗合乎情理，遂覺其像真也。像真，不背乎情理之謂也。

(參觀 Realism on the Stag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 May, 1923)

▲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 (Realism, Naturalism)

最求像真者，有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兩派。自然主義者，乃取天地間之事物，按照其原有之狀態，搬演眼前。凡人生之是非苦樂，統由觀者自己識別，著者僅事報告而已。然天下之事物，惡劣者多而優美者少，於是此派遂流於專寫下流，卑鄙，無賴，哀慘，悲觀之事。寫實主義者，乃本個人之見解，將天地間之事物，輒代為詮釋，代加煊染。凡人生之是非苦樂，觀衆所未能了解者，至此乃迷途盡指。自然派雖覺塵世可憐，而其敘述事物，務除意氣，不加軒輊。既不甚人之惡，亦不美人之善是也。寫實派滿腔熱血，抱無窮希望，視天下之事物，苟有一善可取，一長足錄者，即樂道之鼓吹之。其敘述者，雖不敢任憑己意，擅改真相，而語氣之間，自有輕重予奪焉。自然派僅實報直書，寫實派則可改善增美(Idealize)。粗譬之：自然派之作品，如半身相片；而寫實派則如油畫面像。(此人之或莊或慈已隱隱圖於其中)，然此兩派主義，本無固定之解釋，當其各趨極端時，雖易辨別，而通常亦無明顯之界線。蓋二者宗旨，均在像真，其手續同為有選擇之描摹，不過選擇有多少寬嚴之別也。

(參觀 Modern Drama In Europe, by Storm Jameson v-xxvi)

▲劇本之三件事

夫僅得像真，豈已盡編劇之能事乎？未也，請詳說之：

一，真　凡人生表面可得而摹倣者，如宮室，衣服，行動，態度，口氣，性格之類，是否合於情理，有否穿鑿唐突之處；或至於歷史外國劇等，不便摹倣者，著者自定之規例，是否始終遵守。(如劇中對話，以國語為規例者，蘇人操而蘇音，是為違背規則。又如以土白為規例者，蘇人操而國語，亦為違背規例。)簡言之，是否能令觀衆對於台上之事物不起疑問也。

二，美　劇本能否利用舞台聲光色彩

諸優長，以襯托其所述之故事，至其情節之穿插，人格之描摹，能否令觀衆喜笑悲泣，懷疑明白，簡言之，即是否能興起觀衆之美感也。

三，善　對於處世爲人之真理，有何見解，有何發明，觀衆既觀此劇之後，較之未觀之前，略聰慧否，略良善否，簡言之，即是否能感化改善觀衆之性情也。

必具此三者，斯得謂爲有價值之劇本，斯得謂爲佳劇本，

(參觀 The Old Drama and the New, by William Archer p. 135 136)

▲少奶奶的扇子之真

少奶奶的扇子從英人 Oscar Wilde 所著之 Lady Windermere's Fan 譯出，乃卅年以前之作品。歷來寫實派之劇，最易過時；蓋既爲描摹一時期之社會，迨時過境遷，而社會外表已不如前，則劇本所描摹者，當時愈切，過後愈似失真。此劇當初頗享盛名，而至今仍膾炙人口者，以其所描摹者，不僅社會之惡狀，并及人類生性之弱點也。夫社會惡狀，與時而異，與地而異；惟生性之弱點，則古今萬國，多有相同，故劇中所言，大似我國之情形也。茲擇其描摹之最深刻者，最神似者，略述於下：

第二幕中，陳太太再三叮囑其女秀雲，教其如何對付家中有錢少年得意之王昭，其後兩人果然訂婚。言形式，固兩人自由同意者，究實際，兩人皆係傀儡，乃陳太太嫁女高攀，非兩人真相知真相愛也。婚姻之事，以如此作僞，自欺，兒戲爲起，寧能有好結果乎？又可推知金女士當日之不得於夫而墮落，未始非其母氏一念虛榮所害也。

近今之人，視說話不著實爲平常，以善順人口氣爲漂亮。此劇之第二幕李不魯談跳舞，忽然忽否，片刻之間，矛盾反覆，不可捉摸，僅須三五語兩分鐘，而輕薄浮靡之風氣，畢露無遺。

劉伯英對徐夫人，既發生不正當之愛情，又勸其作不正當之行爲，但徐夫人乃疾惡如仇之人，自己固未嘗稍存邪思，即劉伯英稍有失禮放肆，亦必遭其厭斥。第二幕兩人表白心事一段，伯英自道愛情，夫人自承傷心，乃無一語狎褻，無一字傷雅，恰合有地位有教育上等人之身分口氣，無絲毫過火，亦不見欠缺。

至第三幕五人聚談，描摹吳八大人之拙鈍糊塗；第一幕陳太太對徐夫人告密，描摹其多口多事；觀衆便如真遇其人。

(參觀 The Play of Today, by Elizabeth Hunt p. 129-129)

▲佈置之佳

說部在章回之末，每書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此種故作疑陣之法，編劇尤須不可離。編劇之祕，即如何能引起觀衆之興味，令其欲知下文而已。佈置不佳者，觀衆殊無欲知下文之志願也。此劇第一幕中，徐夫人既聞金女士不甚清白，且疑與其夫子明有曖昧，心已不快。及子明强之邀請金女士即晚來舍慶壽跳舞，夫人更覺憤怒，再三拒絕，而子明偏强固執，竟自己作主，書就請帖，立刻送去。此時觀衆逆料徐夫人必不能如此受屈，晚間金女士到跳舞會，必有風潮。即此閉幕，觀者已願坐候熱鬧矣。乃著者尚以爲未足，接寫徐夫人出憤語曰：

「這把扇子，是你送給我的；金女士若來，我就拿這把扇子打她，打她的嘴吧！」

此處觀衆更受激引，又可閉幕矣。乃著者更進一步，隨手書一慣常之事，徐夫人向來之身分，此時之性氣，一時都見，而觀衆愈爲金女士危。徐夫人按鈴喚僕囑之曰：

「高同，今天晚上來的客，你把他們的姓名說清楚一點。有時候客來得多，你說得快，我都不知道誰是誰。今天晚上，我倒要弄弄清楚，不要認錯了人，你明白麼？」

英國評劇家阿綺氏，至言當時觀至此處，即有人以五金鎊爲賂，亦不願不看而走。可見其能動人也。至第二幕，登台僅十餘人耳，而實有富貴人家客多熱鬧狀況。雖頭緒煩而曲折多，而有線索可尋，一絲不亂。至拾扇共舞竊信之後，觀衆早意金與徐總應有當面質詰暢談明說之時。故金女士往追徐夫人，其情形皆觀衆所樂覩。且吳八之妙解，又令人失笑。此種閉幕時之滑稽，極合於喜劇也。第三幕終，精彩已過，然未了之事尚多，觀衆仍不得不代爲擔心。蓋在徐夫人，不知金女士一時代人受過，能否到底犧牲，不向衆人剖白；在徐子明，不知金女士此番既取咎戾，能否

仍顧大局，不將關係宣佈在金女士又恐徐夫人悔恨難堪，盡情吐露於子明之前，則前功盡棄，又生是非也。第四幕處處皆觸目驚心之反面文章，卽臨了與八去而復返，聲言金女士已洩內情，亦令徐子明徐夫人及觀衆大駭一跳也。如此佈置可謂佳矣！

（參觀 Play-Making, by William Archer, p. 177-179)

▲扇子

編劇尙有一祕，卽台上應用之物件，其與情節之轉折有關係者，用一次不如用兩三次，而喜劇中尤不妨多用。本劇中之扇子，其正用，僅在第三幕末，爲逼金女士不得不出頭耳。然而一路用來，却成線索，說明此扇乃子明贈夫人之壽禮，引起劉伯英崇慕之言，一用也。徐夫人憤語，欲持之擊人，二用也。落扇拾扇，見金女士氣度之大方，應付之圓活，三用也。在劉伯英處，爲諸男人尋得，幾釀大禍，四用也。藉還扇金女士再至徐宅，五用也。索扇爲酬，兩心默契，六用也。最後金女士託代拿扇，一語籠絡佳與八大人，七用也。

（參觀 In Mizzoura, by Augustus Thomas, Preface)

▲感發觀衆之能力

此劇主旨，乃勸人忠恕，勸人厚道。所述一墮落之女子，似絕無心肝者，忽然天良觸發，能作極不自私自利之事，保全他人幸福，而另一志潔行端，向上要好之女子，一念之差，幾乎墮落。以示人間世善與惡不易分明，亦不宜太分明也。至於走筆所及，悉成妙諦，談言微中，發人猛省，尤爲此劇之特長。如第二幕劉伯英答徐夫人：

『男。女。萬不會眞成朋友的。男對女，會傾倒，會憐惜，會恨，會發生愛情，明友義氣的話，自騙自罷了。』

又第三幕李不魯言：

『閱歷者就是一個人的過失罪孽之別名。』

然此猶正面發揮也。尙有隨口衝出，極不經意之言，或故唱反調，取快一時之談，驟聞覺其無聊，而細究却見深意者。如與八言：

『金女士這件事，我眞沒有辦法。她再這樣愛理不理，半睬不睬的待我，那我祇好向他求婚拉。』

觀衆蓋笑吳八轉念之奇。而不知此乃譏男性之器賤也。又如張亦公言：

「女人嫁了之後，誰要待你好，都是真好。體貼你，愛惜你，願你，爲你，天下不能再比這個好拉。這種好處，丈夫從來沒有知道的。」

觀衆蓋讚亦公談鋒之雋，而不知此乃刺男女之無禮也。（意謂薄於其夫而厚於他人）其他妙語解頤，而包藏哲理者，如：

「唉，世道人心，糟到如此，都是好人弄出來的。好人最大的壞處，就是看得壞事太要緊，大驚小怪的鬧。」

似爲「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下一註腳。又如：

「天下有兩種悲劇，一種是你所要的，想的，念的，不能到手。還有一種，是你所要的，想的，念的，居然到手。」

較佛家妄想之說，更進一步。又如：

「我們可不都墮落在臭水井裏，可是坐在井裏，也不妨觀天。」

今日世界，蓋處處逼人墮落，非能同流合汙，幾乎難於自存。然居醜行穢之時，心志仍不妨高潔，亦如坐在臭水井內，尚可觀天也。劇中妙語，風生泉湧，隨手所奮，無不新穎精刻，真可謂信口俱津筏矣。

(參觀 Dramatic Portraits, by P. P. Howe, p 83-114)

▲從前譯本不合表演之用

譯譯時須留意：一，原文意義，不可錯誤遺漏；二，聲調格局，應與原文相似；三，字句尤當如原文之流利。必如是始能得原文之神味。此劇雖已有兩種譯本，但皆不合表演之用。蓋病在按字而索，未能遠出言外之意。遣語別致，非通常普通之口吻，演員念不上口。又其與劇情有關係之要言，原著慘淡經營，苦心鍛鍊之字句，譯筆輕輕放過。故細譯諸句，雖無誤譯，而統觀全劇，似覺欠缺神味也。

(參觀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by A. F Tytler, p 8)

▲改譯 (Adaptation)

譯劇乃甚難之事，往往有此國之風俗，習慣，行事，心理，斷非他國人所能領悟了解者。勉強譯出，觀衆仍然莫明其妙。倘專備研究考據之用，絲毫不願失真者，則宜多下註脚，多加說明。然此

法不能行之台上。不得已求其次，則歐美有改譯之例。改譯云者，乃取不宜強譯之事實，更改之為觀衆習知易解之事實也。少奶奶的扇子，卽改譯而非譯譯者也。地名人名，以及日常瑣事，均有更改，惟全劇之意旨精神，情節佈置，則力求保存本來，僅為表演，則卽此已可合用。若欲審定此劇文學上之價值，必讀英文原本，不可為此改譯之本所誤。又凡此本中之雋語妙言，皆原作之精彩：凡俗辭陋論，乃譯筆之粗劣，切實聲明於此，庶 Wilde 在九原之下，不致叫苦連天。至情節之兩疑問，一為金女士何以如此忍心害理，敲詐子明；二為子明何必如此擔驚受怕，欺瞞夫人：此乃原文之兩弱點，歐美研究戲劇者，對之亦多貶辭，另有後序以討論之。

（參觀 The True Adventure of a Play, by Louis Evan Shipman）

第一幕

這個人家，今天有事罷。大約還是喜慶的事，你看這間西式客廳內，除了原有的陳設，還掛滿了小萬國旗，遍插著四季花枝；雖都是剪紙做成，可也算得豔麗華美到十分。

原來夏末秋初，天時還熱。客廳的左右兩座雙扇門，（左門通外，右門通內，）本來都掛着大紅絲絨幔子，此時用銀鉤鉤起。那後壁上兩扇長窗，一總開着。窗外廊上，可以閑立小坐，看過去滿院皆是花草。

室內中央，放一張橢圓沙發。左首疊小煙具几，上面紙煙，雪茄，火柴，承灰等俱全。四面近牆，安幾張靠背椅，隨意放著四方繡花墊子。後壁正面小書桌上，有筆，墨，紙，硯，和信封，請帖等物。

室內陳設，都是極精緻極名貴的，一望卽知是個世祿之家，而且正在發揚的時候。

徐少奶奶，年紀約二十來歲，相貌秀麗，穿一身紫色印度綢的衫裙。他的舉動，活潑中仍有規矩。他的儀態，和靄中帶點凜嚴，倘未脫女學生的身分，曾受過甚優美的教育。現在伏着書桌忙寫信封。

高同　（多年舊僕，鬚髮已白，入來請示。）少奶奶，您今天在家不在家？

奶奶　在家。哦，有客來麼？誰來拉？

高同　劉伯英，劉三爺。

奶奶　略爲躊躇　請——罷！又吩咐高同。今天下午熟客來都見。

高同　唷。退下

奶奶　尋思　他來談談也好，省得他回頭晚上話多。幾個寫好的信封，拿在手裏。

高同　引客入　劉三爺！

劉伯英衣服麗都，年少美儀。

伯英　徐夫人！伸出手去預備握手。

奶奶　點頭微笑，却先轉身將信封交高同。幾份請帖，趕快補送出去。

高同　唷。接了信封退下

奶奶　笑對伯英　不能拉手阿，伯英！你瞧我一手都是墨，剛在這裏寫請帖。

伯英　這種東西你還自己寫麼？看見沙發上放着一把翠綃柄扇子　多麼漂亮的扇子！便問看得麼？

奶奶　可以看。自己也覺扇子很不差！鄭重說　柄上還刻著我的名字呢，子明找來送我的。

伯英　子明也學會了送禮給自己的夫人拉。

奶奶　這算是他送我的生日禮，昨天是我的生日。

伯英　又喜又惜　是麼？

奶奶　是我二十歲的生日，子明本要叫幾個耍戲法的唱曲的，再預備幾桌酒，把熟人都請來熱鬧熱鬧。後來一想，這種做法太古董拉，也俗得很，沒有趣。所以改在今天晚上開個跳舞會。收過紙筆還把扇子是跳舞會用的，微笑　請坐呀！

伯英　坐沙發上　徐夫人，情摯辭通　我假使早知道你的生日，這一條街上，一直到你的門口，從門口一直到這屋裏，我要把地上鋪滿了噴香好看的鮮花，天下的花都是爲了你開的，祇有你配把鮮花踏在脚底下。

奶奶　默然半晌　伯英，上一次在卡而登，你很有點　頓　麻煩。

伯英　隨口答應　是我麻煩你麼？

菊花　十四五歲的丫頭，打扮得乾淨利爽，捧著淨式茶几進來。茶盤內放著一把小茶壺，幾只五彩茶杯。另外隔述綠漆小木盤，託著幾從熱水裏絞出的淨面巾，少奶奶。

奶奶　取巾擦手，指右首大椅　菊花，茶放在那邊罷。

菊花　是。放下茶几，接了手巾出去了。

奶奶　坐下斟茶　伯英，坐到這邊來。

伯英　搬了書桌前的椅子，就坐在茶几旁邊，徐夫人對面。您總說得玥楳好，那天我在卡而

登，怎麼樣得罪你拉？

奶奶　您儘管的說話來恭維我。

伯英　現在我們這些沒有出息的男子，背笑什麼都不會，祇好恭維恭維女太太們的了。

奶奶　搖頭我不同你說笑話，我最不愛聽人家恭維。什麼好話，男子漢信口開河，說了一大片，沒有一句打從心上發出來的。你們還眞當做我們女太太愛聽這種鬼話？

伯英　他對徐夫人雖存非分之想；但言談舉止，尙不敢大胆放肆。此類好像有機可乘，再也不肯放過。我的心是至誠不過的，我說的話都當眞。

奶奶　正色但願你不當眞纔好。伯英，我們不必抬杠，我跟你很談得來，感情很好，你是知道的。假使我看你這個人同別的男子，半斤八兩，相差不多，那我早就不敢同你親近拉。我知道你比普通那些男子好。可是我覺得你，有時候故意要裝出比別人壞。

伯英　一路說笑話，無非借此打混，既得昌言無忌，又可掩短飾非。這也是一種特長。

奶奶　要這假充壞人的特長幹什麼？

伯英　如今在社會上混，個個裝腔作勢充好人，個個自命不凡，不如像我裝腔作勢充壞人的，倒還見得謙虛一點，眞一點。

奶奶　莞然未見得罷！

伯英　還有一層大道理：那充好人的，人家就要把他當做一個名件，格外的看重他；充壞人的，省受許多擺弄，你想發癡裝好人，豈不是自討苦吃。

奶奶　你這意思，難道怕人家看重了你麼？

伯英　然而不然；請問世界上那種人，現在的社會最看重了？道學先生，書頭碼子，無非是最無趣最可厭的人罷了。我眞不要普通一般人看重我；不過像你徐少奶奶，我很希望你——別人呢，不在乎！

奶奶　怎麼單是我呢？

伯英　我們可以成極要好極知己的朋友；也許到一天，你有用朋友，要朋友的時候。言外似乎有意。

奶奶　這話說他幹什麼呢？

伯英　人生不能無朋友，隨口說說罷了。

奶奶　我們兩個人，已經可以算得很好的朋友，將來永久可以做朋友，祇要你不……

伯英　不怎麼樣？

奶奶　祇要你不對我亂七八糟的瞎說。

（未必不知伯英存心不端，何以始終涵容，不肯斥絕呢？一則因爲當時風氣使然，以肆言爲長於辭令，以狎昵爲善於交際，未便在言語上計較；二則深信他自己清白純潔，道德高尚，非但不至同汚，大可感化他人，想要先從伯英小試，三則他骨子裏是喜歡伯英的。）伯英，你心裏總以爲我是個舊道學，所以古板得利害。我呢，倒也有點是舊道學；這我不怕承認的。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纔不到一歲。先父看著沒有人撫養，把我送到一個教會學堂裏去。那學堂管教得很嚴，我從一歲到十七歲，耳朵所聽見的，眼睛所看見的，無非教我們做成高尚有道德的人；那世故人情，我許比別人見識得少。可是我還知道好跟壞有個分別，規矩跟不規矩有個分別。我們學堂裏，是不容有一點苟且媽虎的事體的，我也是不容有一點苟且媽虎的事體的。

伯英　（一時辭詘）咳——徐夫人！

奶奶　我知道你一定說我是守舊的，頑固不堪的，沒有解放的，不明白世界新潮流的。

伯英　徐夫人以爲現在的新潮流，是不好的潮流麼？

奶奶　現在的人，作事任性得很，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口裏說著愛，口裏說著犧牲，不過隨口說說罷了。

伯英　一個人千萬不可犧牲了自己。（抓著題目，正要發議論。）

高同　（進來打斷了話頭）楊公館剛來電話，說有兩位張太太聽得這兒開跳舞會，想要來見識見識。楊太太叫問少奶奶，可以不可以同著一塊兒來？

奶奶　（尋思）那兩位張太太呀？

伯英　提起兩位張太太，當然是那兩位大名鼎鼎的張太太拉。

奶奶　去回楊太太的話，就說這裏地方小，預備得也不齊全，所以沒有敢驚動兩位張太太，請楊太太今天晚上早點來。

高同　咱。（退下）

奶奶　有些人，我不願同他多來往。

伯英　（便想另用一番話來打動徐夫人。）我們比方說，（頓一句）這不過是個比方：有一對少年夫婦，就說他們結婚兩年多拉，這個做丈夫的，忽然在外頭結識了位女朋友，時常去親近她，吃飯，聽戲，常在一起，還短不了送錢給她花；這位女眷的身分名譽，又是向來就不大靠得住的，（略頓）丈夫既經如此，你說做妻子的，應

該不應該自己也去尋尋開心。

奶奶 覺得刺耳，皺了眉頭。 尋尋開心。

伯英 搶說 我說應該的。到這步田地，妻子有自由行動的權利。

奶奶 難道丈夫混帳，妻子也該混帳麼？

伯英 說不到帳混不混帳，這句話要不得。

奶奶 混帳的事，更要不得。

伯英 咳，世道人心，糟到如此，都是好人弄出來的。好人最大的壞處，就是看得壞事太以要緊，大驚小怪的鬧。

奶奶 笑著立起

伯英 把椅子搬還原處 據我看來，無所謂好人，無所謂壞人，世界上祇有兩種人·一種人走到面前討人喜歡，一種人走到面前惹人討厭。徐夫人跟我當然要算是討人喜歡的。

奶奶 笑著 又來了！

伯英 我說你也太古板一點，你把新花頭看得太不值錢了；固然，現在有許多解放的女子，祇要錢到手……

奶奶 快快不必提起這種女子。

伯英 不過也有許多女子，這是預留地步 逼而 句 不得已，纔有軌外行動，很可原諒的。

奶奶 一失足成千古恨，女人走錯了路，是不能原諒的。

伯英 徐夫人是個鐵面無私的美人。

奶奶 却不聽懂 費話！

伯英 我什麼話都可以熬住了不說，獨有得罪人的話熬不住。

高同 陳太太，陳小姐來拜會！報完去了

陳太太 看面貌是有四十多歲了，看打扮不過二十來歲。 徐奶奶您好，我們秀雲你見過的。

鞠躬，徐夫人還禮，並對秀雲點頭。

秀雲 一贊成的說她柔和文靜，不贊成的說她拘束怕人。 伯母。鞠躬

陳太太 鞠躬 劉三爺，你想我介紹我們秀雲，你的壞太出名了。

伯英 鞠躬 不敢當，說我壞，慚愧！竟是有名無實。簡直許多人會說劉伯英沒有做過壞事。不過這種話，他們也祇敢在我背後說說罷了。

陳太太 你看這個人，豈有此理不！ 介紹 秀雲過來，見見這位頂會說話的劉先生。記住了，一句話也不好信他的。 看見徐奶奶尋茶杯 不喝茶謝謝。剛纔在王太太那裏喝的茶糟透拉，我沒有喝。就知道茶葉不好，他們姑爺送給丈母的禮。 看著室內裝飾 秀雲巴巴的盼這跳舞會，盼了多天拉。

奶奶　不能算是跳舞會，幾個熟人，隨便玩玩罷了。

伯英　（立在一邊吸紙煙）徐夫人鄙意言之是新人物而兼舊思想的，跳舞會可以開，請的客却很生限制。

陳太太　這樣纔好。（對徐奶奶聲明）我們都知道你這裏十分規矩，十分妥當；雖說是男女交際，社交公開，可是差一點的，就不敢上門。所以帶秀雲來走走不要緊。就是帶我們老爺來走走，也不擔心。現在眞不知成了什麼世界，碰來碰去，盡是不三不四的寶貝。這種女人眞要不得，我一請客，他們都跑來拉。你說我不招待罷，男客又沒了興致，總要有人出來提倡提倡，整頓整頓纔好。（此時秀雲走開坐過一邊）

奶奶　（義形於色）我來，不清不白的，我這裏可以概不招待！

伯英　（假發急）徐夫人，這可了不得，我怕要站不住。

陳夫人　男人是不相干的。女子呢，兩樣一點。我們都是好人，好人給壞人擠得沒有路走拉。就說家庭罷，做丈夫的，在外頭混混，就忘了自己家裏還有太太，所以做太太的，總得時常給丈夫點利害，不該放鬆了結婚以後的權利。

伯英　結婚這個玩意兒。

陳夫人　玩意兒麼？

伯英　現在簡直不當他做玩意兒。

陳太太　該死！

伯英　結婚這件事，好像是學吃鴨屁股一樣，沒有吃以前，覺得味道是好的，想吃；等一到嘴，就夠了，就怕拉！

陳太太　你是沒有救。

奶奶　伯英的說話，太——太——胡鬧。

陳太太　（明白徐奶奶還是說他口硬心不壞）徐奶奶，你倒別怪他，不說臭話，不算聰明。

奶奶　伯英，你的嘴是很調皮拉，可是做人處世的道理，你也曾正正經經想過沒有？

伯英　那做人處世的道理，太廣大了，太玄妙了，正經想不得。

陳夫人　怎麼講呢？劉三爺，我笨得不堪，請你慈悲慈悲，把話說明白了。

伯英　那是不說明白的好，現在說話做文章，給人家懂得，就要給人家查出底細，抓住把柄，那還了得！（與陳夫人握手）我想走了。（問徐夫人）今天晚上跳舞會，您請我麼？——讓我來罷！

奶奶　自然自然！可是（嚴）心口不應的話要少說。

伯英　您又勸我拉，誰勸我呀，（點頭微笑，胸有成竹。）我替他危險。（對諸人略略鞠躬走了。）

陳夫人　（立起）劉三爺這個昏蛋，再有趣沒有了，我頂喜歡他拉。（接說）他走了也好，徐奶奶。（嘖嘖）你身上的衣服顏色眞好，是大豐剪的，還是老介福剪的？我可要告訴你一件極要緊的事，瑜貞姊，我眞替你氣苦了。（拉著徐奶奶的手同坐在沙發上）秀雲，你來！

秀雲　（走過來）是，媽媽。

陳太太　那邊書桌上，好像有幾本風景畫，你去仔細看看。

秀雲　是，媽媽。（眞個看風景畫去了）

陳太太　我們這孩子，最喜歡看西湖的風景畫，可算得雅人深致。瑜貞姊。我替你氣苦得了不得！

奶奶　（笑問）什麼事？

陳太太　就是為了那個倒霉的女人，她打扮得又眞時髦；梳的頭，一雙脚，我們不能不學。所以心裏更氣。家兄吳——吳，就是常到這裏來的吳八大人，出名的闖禍精，忽然會給她迷住了。這可眞糟，這個女人萬萬不好同她來往的。別的女人，鬧亂子不過一次兩次。這個人，至少有一打故事，說起來還多像。

奶奶　你說的是那一位太太？

陳太太　金女士。

奶奶　金女士麼？沒有聽見說過，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陳太太　（回頭吩咐秀雲，）你到外面走廊上，看看太陽落山。

秀雲　是，媽媽。（眞個去看太陽落山去了。）

陳太太　好孩子，眞喜歡看太陽落山，夕陽返照，從前人做過一句詩的，我可想不起來了。

奶奶　倒底是怎麼會事？為什麼提起那位金女士？

陳太太　你眞不知道麼？我們旁人倒替你生氣。昨天晚上，還在王太太那裏說起，別人也罷了，徐子明徐少爺，會做這種事，倒想不到。

奶奶　我們子明，他做些什麼事呀？

陳太太　眞是他到底做些什麼事呀？子明三朝兩天，到金女士家裏去，一去就是好幾個鐘頭。子明在那裏的時候，別的客一概擋駕不見。（做出鄙夷樣子）幷不是有許多女太太們會去拜望她，可是許多混帳男人，沾沾惹惹，時常要去找她。家兄吳八大人就是一個。子明一向規矩的，堂子裏都不去應酬，誰不贊他少年老成，不像有老子在那裏當財政

總長自己做銀行經理的一位大少爺。世界上再還不出這種好的丈夫,如今可惜拉這件事是千眞萬確的了!

奶奶 聽了不響

陳太太 我怎麼會知道的呢?王太太有兩位姓李的內姪女很熱心公益,在霞飛路一個婦女什麼改良會盡義務。這個會專門勸婦女不要在耳朵上穿洞。譬如要帶耳環,用橡皮彈簧夾著帶。兩位李小姐每天坐在窗口封信封,貼郵票,街上有什麼事全都看得見。可巧金女士也搬到霞飛路住,就在他們正對過。誰出誰進,半點瞞不了。幸而這兩位李小姐是有道德忠厚本分的,從來不肯背後議論人,說短道長,所以他們對王太太,祇吞吐,祇覺得自己的話有點前後不連貫 祇咳嗽一聲隨便說說。徐子明一禮拜去五六遍,跟金女士很親熱,沒有加旁的作料。連忙接著又說格外起勁。還有別人的閒話,那就聽不得拉。有人說:金女士不知敲著誰的一大筆竹槓,有人說金女士剛到上海的時候,窮得不堪,齊整的衣裳都沒有,現在租了霞飛路的大洋房,自己該着汽車,錢從那裏來的?有人說金女士自從認識了徐少爺,纔闊起來的。

奶奶 難過 我不信!

陳夫人 瑜貞姊,這件事上海誰不知道,只瞞你一個人。我要再不來告訴你,眞對不住朋友拉。我替你想,最好勸子明離開上海一陣,你就說身體不好,要到海邊去衛衛生,叫子明同你到北戴河去避暑。現天氣已經秋涼,北戴河的人,大半跑了。你們二位喝喝海風,洗洗冷水澡,子明可以休息休息,你亦可以一天到晚看著他。瑜貞姊,說句老實話,我在三十歲以前,一年總要裝兩會病,那又苦又酸的湯藥,捏著鼻子一大碗一大碗往裏灌,這種犧牲,無非是爲的要收收我們老爺的心。我們老爺見了漂亮的女人,心裏不知不覺的就想盡點義務,可是我敢說,他從來不會送錢給女人化。錢倒底下作拉,我們老爺在這上頭,還有點道德思想。

奶奶 心裏自己盤算。陳太太的話,并沒有全聽見,不等他說完就喊 陳太太!陳太太!不是放心,乃是寬慰自己 子明決不至於這樣!我們結婚不過兩年,孩子還不到一歲,難道……

陳奶奶 來 提起孩子,眞是一向好罷。是男是女,我倒忘了!不錯,是男的,我又替你當心,男孩子不好的多,我的兒子就

是頭一個可惡。大學畢了業，纔個把月，每天晚上要過了十二點鐘回家。那些大學堂，不知教些什麼東西？

奶奶　委決不下　世界男子都是壞的麼？

陳太太　統統壞！個個壞！男人年紀大一點。哼！學得小心一點，可決不會學好。

奶奶　我跟子明完全為了愛情結婚的。

陳太太　我的徐少奶奶。初結婚的時候，都是有愛情的；不要說你們文明自由，就是像我老法子出嫁的，我們老爺做新郎的時候，也恨不得在他身上割下一塊肉長到我身上來。那知不消幾天，男子的原形就現了出來，沒到一個月，我看見他對着我的陪嫁丫頭做眉眼。我沒有法子，把我一個又體面又正派的丫頭趕了。——唔！沒有趕，我把丫頭送給我姊姊。我們姊夫是大近視眼，我以為不要緊的。咳，那知道後來又要緊起來了，天下事，真難說！　立起　瑜貞姊，我要走了，回去換換衣服，晚上再來。現在我的跳舞，也學得差不多了。子明的事，你千萬不要愁煩，叫他同你到山海關去，他總會回心轉意的。

奶奶　不甚了解　回心轉意？

陳太太　男人在外頭野一陣，就要回家敷衍一陣。敷衍的時候，良心是壞的；愛情倒也有點真的。你呢，斷斷不可尋鬧，鬧兇了，男人就真變心了。

奶奶　多謝你特特為為來關照我。陳太太，真感激得很，不過　強笑　子明不會這麼荒唐，這麼欺負我。

陳太太　瑜貞姊真忠厚，三十歲以前，我也是一味忠厚，近來纔曉得從前弄錯。瑜貞姊，你不要一個人氣得哭呀。

奶奶　強笑　我向來不哭的。

陳太太　對呀，聰明的人用不著哭的，醜的女人纔哭哩！秀雲！

秀雲　從廊上走進來　是，媽媽。

陳太太　我們回去罷，快快多謝徐奶奶給你好茶喝。　走到門口，忽又想起　哦！那位王昭先生，收到你的請帖拉，我替他謝謝。王先生是美國留學生，家裏又有錢，所以到處多受歡迎。他的老太爺，是辦一種很發財的實業，不知是鐵路，不知是輪船，總而言之，是一種什麼有獎的東西。每次的頭彩，總是開在家裏的。王昭先生跟我們秀雲，很講得來。我呢，自然不願意秀雲離開我，可是他們交際了好幾個月，我再不幫忙，那太無心肝拉。瑜貞姊，作准回頭見罷。秀雲！　領著秀雲擠擠著出去了。

奶奶　總還聽明白，臉上連勉強的笑容都沒有了　怪不得劉伯英說起結婚兩年多的一對少年夫妻，原來他的那個比方就是指我跟子明。

高同　進來收拾茶杯。

奶奶　忽然想起　高同，請帳房師爺來！

高同　還在收拾茶杯　咱。

奶奶　現在就去！

高同　放下茶杯走出去了。

奶奶　陳太太的話，未必全靠得住。別的一時查不出，子明用的錢是查得出的。

倒杯茶慢慢喝着。

師爺　六十多歲，鬍子的顏色已經改白了，迂拙的性子，卻未曾改。　少奶奶，有什麼吩咐？

奶奶　因為他是上一代手裏用的人，所以極客氣。　師爺請坐！

師爺　低低答應　咱。恭恭敬敬坐下。

高同　教過了茶具。

奶奶　略頓，末後毅然問道　近來子明用錢多不多？

師爺　拿出伺候東主的規矩，卻又要做出老輩身份。　是，句不少。

奶奶　有幾筆款子，要交給一位姓金的太太的，交去了沒有！

師爺　毫不含糊　沒有？

奶奶　略笑仍不放心，再問　住在霞飛路的金女士，沒有送過錢去麼？

師爺　毫不含糊　有的！

奶奶　吃驚　有的？

師爺　鄭重　金女士是有的，奶奶提金太太，所以學生不知道了。

奶奶　送過幾次？

師爺　學生要查查帳纔記得。想去看帳

奶奶　不必，一共也有幾多？

師爺　學生要查查帳纔記得。

奶奶　隨便說個大概。

師爺　有好幾千塊錢。

奶奶　驚　好幾千塊！

子明　未走進來先就問。　扇子送來沒有？

徐少爺約有二十七八，穿着長衫，拿着手杖，像是個能幹人。

子明　看見師爺坐在那裏，不解。　咦！

奶奶　對師爺說。　師爺請便！

師爺　奶奶要問確數，學生可以開一張細帳來。

奶奶　看子明一眼。　不用拉！

子明　什麼帳？

師爺　付金女士的帳。

子明　這件事跟奶奶提些什麼呢？

奶奶　我問他的。

師爺　學生跟老大人多年辦事，向來不，

敢含糊，金女士這筆帳，（正色對白少爺）沒有特別囑咐過，所以學生敢在奶奶面前提。（說完了一曲腰退出。）

子明　（搖頭）豈有此理！

奶奶　你想必以為我不該查出你的底細來？

子明　我以為做妻子的，不該私查偵探丈夫的行動！

奶奶　我并沒有偵探你的行動。半點鐘以前，我並且還不知道世界上有這個金女士。有人可憐我，纔來告訴我。這樁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新聞，就是說你怎樣怎樣每天到霞飛路去，怎樣的同她親熱，怎樣拚了命的送錢給那個混帳女人化。

子明　（和平一點）快不要把金女士說成這樣。這種話，你眞不知有多麼冤枉！

奶奶　冤枉！金女士的人格，你到知道替他爭，你也替我爭爭人格纔好！

子明　你的人格還有什麼說的，你總不會當我是……

奶奶　別的沒有什麼，你錢用得太奇怪拉。我并不在乎這幾個錢，我們這點家當，你就去用完了我亦不會難過。我現在難過的，是看你這樣改變。你一向待我好，你又使得我不能不待你好。為什麼丟掉心裏生出的眞愛情不要，去找那化錢買來的愛情？（坐沙發上）咳，該死該死！現在回想起來，這幾個月工夫，自從你認識金女士以後，我們兩人眞像堂子裏嫖客婊子一樣，假情假意，哄騙哄騙，你待我好，送我東西，我覺得我渾身骨頭都賤透拉。

子明　什麼話？（停了一刻）瑜貞，（近前勸他，倒是心眞鮮誠。）除了你以外，我心裏沒有第二個人。

奶奶　金女士又是誰，你為什麼替他租房子。

子明　我沒有替她租房子！

奶奶　你給她錢，反正是一樣。

子明　瑜貞，你聽我說。

奶奶　他有家沒有？

子明　他的丈夫死了多年拉，他現在是孤孤單單一個人。

奶奶　總有親戚本家。

子明　也全不來往拉。

奶奶　哦，這麼回子事，不新鮮麼？

子明　瑜貞，你聽！我眼睛所見得到的，這幾個月當中，金女士并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當初假使她……

奶奶　我不要聽她的底細。

子明　不講底細，祇聽金女士，當初很好的人家，很高的身分，那個不恭敬，那個不尊重，那個不要親近。後來一齊毀了，算是他自暴自欺，自作自受，所以格外的可憐可惜。一個人運氣壞，吃苦，不要緊！那是外來之禍。獨有自己做錯了事，造了孽，受罪，那纔是眞受罪。做人就是這點點傷心。想起這件事，也有二十多年拉。那時候她年紀很輕，簡直小孩兒一個，做奶奶享福的日子，還沒有你多哩。

奶奶　（憮然）你怎麽把她來比我？

子明　她現在也明白了，想從新再回到正路上走，或是嫁，或是不嫁，總要有個歸結，成個正果。上海地方，她還有幾個有錢得意的親戚。她去認認親，不怕沒有飯吃，沒有日子過，可是她亦不肯再去累人家害人家。金女士有這點好心。（懇切）瑜貞，她很希望你賞她一個臉，幫她一個忙。

奶奶　我麽？

子明　你！

奶奶　虧她有臉說得出口來！

子明　（點頭半響）瑜貞，我本來想同你商量一件事的，現在你既然查出我送錢給金女士，我更不能不同你商量拉！今天晚上，我們開跳舞會，請你送張請帖給金女士，請他來！

奶奶　（立起）你瘋拉！

子明　我知道人家在背後議論金女士的人很多，他們喜歡說長道短罷拉，沒有什麽眞憑實據。上海一等的闊人家，同她來往的也不少，可是她總想你請她一次。

奶奶　現在有這種的風氣拉。

子明　不要誤會，金女士曉得你是極正派的人，差一點的都不敢登門。她現在正想多認識幾個正派人。二則別人想同她來往，好像同堂子裏人來往，無論怎樣客氣，骨子裏總有點看不起。你肯請她，她的身分就可以高貴一點了。假使因此，她將來有了好日子，成了正果，自然感激你的。她希望就祇一次，下不爲例。這種知過改過的女人，你難道不肯給她一個機會，幫她一個忙麽？

奶奶　女人要眞知過改過，早就收收心修行去拉，躲人還來不及，幹什麽還要向熱鬧場中鑽？

子明　我求求你！

奶奶　（走開）我去換衣服去拉，以後不要再提金女士！（又轉身說）子明，你不要以爲

我父母都過去了，我是孤單一個人，你就可以隨便欺負我。你不要弄錯了，我還有朋友，好些朋友哩！

子明 不要亂說，不要發傻，趕快寫請帖罷！

奶奶 做不到！

子明 你不寫麼？

奶奶 一定做不到！

子明 你看我的面上，請她一次罷。這是金女士末次的機會，以後更不容易拉。

奶奶 她的事，與我什麼相干！

子明 你們女人對女人，心好狠呀！

奶奶 你們男人對女人，耳朵好輭呀！

子明 我們男人，誠然有許多對不起——配不上自己太太的地方；可是你不能拿我也 縮住 這種齷齪，我想多不敢想！

奶奶 你為什麼會比別人好。人人都說上海地方，沒有一個丈夫是干淨的。

子明 我不是那種人！

奶奶 那說不定！

子明 你心裏是明白的，好了好了！不要一步一步的逼得大家反了臉。剛纔的幾句話，已經有個够受的了。請坐下，把請帖寫了罷！

奶奶 無論你怎樣，我決不能寫帖子去請金女士！

子明 略頓 也好，句 我寫帖子去請她就是了。按電鈴，一面坐下寫請帖。

奶奶 你去請她麼？

子明 是。將請帖交高同 高同！叫他們立刻送到霞飛路金宅去！

高同 咱。接了請帖退下

奶奶 祇要他敢跨進我的門，哼！對不起，我怕要得罪他！

子明 別儘這樣說！

奶奶 我說得到，做得到！

子明 你要異做出來，全上海的人，沒有一個不可憐你胡作妄為，自尋煩惱。

奶奶 可是全上海的好人，沒有一個不稱贊我心地光明，敢作敢為，近來人做事，愈做愈無禮，愈做愈放肆拉，也該整頓整頓。先從我們家裏整頓起。取扇子在手 這把扇子，是你送給我的。金女士若來，我就拿這把扇子打他，打他的嘴吧。說完去按電鈴。

子明 這這你不至於如此。

奶奶 你不知道我這個人，——高同！

高同 伺候 咱。

奶奶 把跳舞會的東西，在十點鐘以前，都預備好了，不要誤事。下午再有客來，

我不見拉！（又說）高同，今天晚上來的客，你把他們的姓名說清楚一點，有時候客來得多，你說得快，我都不知道誰是誰。今天晚上我倒要弄弄清楚，不要認錯了人，你明白麼？

高同 唁，高同明白！

奶奶 沒有什麼別的事拉。

高同 （退下）

奶奶 子明，假使那個混帳女人來，——我可跟你說在頭裏拉。

子明 你無非害我又害你自己罷拉。

奶奶 哈哈！從此以後，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就是了。（接說）你要省點事，顧全大家的臉面，快去通知那個混帳女人，就說我不許她來。

子明 不能。（躊躇）做不到。（皺眉）金女士是非來不可的。

奶奶 那我也祇能照話行事。（走向右門）你逼得我這樣，我沒有別的路走拉。（去了）

子明 （追叫）瑜貞，瑜貞！（好像還有話要對她說，忽然立住。又有爲難。）唔（搖頭）我不敢對她說明。金女士是她的什麼人，說出來她要羞死氣死。他再也沒有臉能見人拉！（跌坐在右首一張大椅內，捧着頭發愁。）（閉幕）

（第一幕完，全劇未完）

鬼物作祟的異聞

（雲）

此次發掘埃及杜坦汗曼的古墓，一般人的迷信都以爲這陳死人必定要降災爲祟於擾亂他寢穴的人，或那人的親朋。果然，加南望爵士自入墓穴後不久，卽以死亡聞。豈葬於三千年前的古王還能降禍於擾亂他陵寢的人麼？據仔細的探究，則此種事實，殊不一其例。

從前有英人某，自亞拉伯人處購得一個紀元前一六〇〇年前的埃及齊伯斯賴廟古埃及女祭司的棺蓋，蓋上是繪有一顏色粗劣的死婦之面貌。他自得此物後，未到開羅，在途上就銃筒爆裂，毀其一手。一星期後，又以家產蕩盡，陷於赤貧，至困頓以死。後此棺蓋爲一居於倫敦的某女所有。此後她日常間常似有鬼物追襲其身，且身體亦從此失其健康，乃特召一俄國著名巫女前來察視。巫女一至，卽言：『室中有惡勢力在！』並力勸她卽速棄去是物，於是這棺蓋又轉移了一個新主人。這主人特將其攝影以爲紀念，據照相師言，此物兩目嘗惡狠狠地注視着他，使他戰慄。現此物存英國博物院，然却無他異云。

前曾有疾體弱服用嬰孩自己藥片病皆根治也山西歸化名醫白瑜生先生來函云兹接承君繩武自江西寄到照像片一張係伊公子及女公子像片曾服嬰孩自己藥片治愈各種疾病請余轉寄用特交郵寄遞以便刊報承君繩武充陸軍師部書記官伊公子及女公子軀幹衰弱曾經本醫士投以中西藥品未獲痊愈嗣後服韋廉士嬰孩自己藥片病皆根治兹寄去像片閱之便知此男女二小孩康壯喜樂也嬰孩自己藥片係英國小孩盛行靈藥醫生每多開方



此男女二孩甚為美麗

通用因藥性王道清潔絕無霸烈雜質攙合其中無絲毫損害之虞即最幼穉甫生之嬰兒亦可餌服也專治小兒胃弱不化　便閉　肚痛　腹瀉等症且能退熱且殺蛔蟲可治出牙痛苦各症能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請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三元郵力在內

無分人之肥瘦服用紅色清導丸均可使其強健也

醫士皆曰人類之疾病因大便祕結而起者十居其九也其故係由應去之渣滓滯留腸內醞釀成毒旋起疾病頭痛肝火上升口氣穢濁肝經失調以及皮膚起紅瘰疔疹等患是也欲治大便祕結莫妙乎服用紅色清導丸因其功力係平肝微利在夜間臨睡之時吞服之則藥力運行於睡時次日早晨即能大便通暢自覺輕健爽適矣江蘇泰州郵務局李賓甫先生來示云鄙人曾患精神頹唐遇事生厭肝火上升大便閉結口中乏味面現紅瘰百計求治迄未見效及服貴醫生紅色清導丸霍然全愈矣鄙人現服務於郵局精神倍增略誌數言以代鳴謝凡經售西藥者均有紅色清導丸出售或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英語250(二)

共學社叢書

這是新文化潮流中最初的出版物，主幹者為梁任公，張東蓀，張君勱，蔣百里諸君，出版各書關於各國文學的介紹及社會問題的研究為尤多，已出八十餘種，書名列下

歐洲文藝復興史	五角半
藝術論	七角
清代學術概論	六角半
墨子學案	七角半
墨經校釋	七角
復活 三冊	二元半
父與子	一元
甲必丹之女	六角半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六角半
前夜	八角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九角
渦堤孩	三角半
活冤孽 三冊	一元六
龍白羅梭氏犯罪學	一元三
不快意的戲劇	一元
俄國戲曲集 十冊	合購四元
俄國革命史	三角半
黑暗之光	三角半
活屍	三角
易卜生名著 海上夫人	五角
貧非罪	三角半
罪與愁	三角半
比利時之悲哀	三角半
譚格瑞的續弦夫人	五角半
社會論	五角
社會問題詳解 三冊	一元半
社會學史要	四角
社會心理學	九角
社會心理學緒論	二元四角
社會心理的分析	七角
德國社會民主黨	七角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	四角半
馬克斯派社會主義	四角
英國勞働組合論	七角
馬克思經濟學說	九角
家庭問題	四角半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七角
西洋氏族制度研究	四角半
進化與人生	七角
分配論	六角
互助論	一元
政治心理	九角
政治理想	三角
新軍論	一元二
基爾特與農業的復興	三角半
社會之經濟基礎	一元二
基爾特社會主義與勞働	六角半
基爾特與貨銀制度	五角
勞働之世界	一元半
基爾特的國家	五角
費邊社史	七角
社會主義之意義	五角半
政黨政治論	二角半
社會主義與近世科學	三角半
相對論淺釋	三角半
相對論與宇宙觀	三角半
哲學中之科學方法	九角
羅素算理哲學	九角
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	一元
兒童心智發達測量法	四角
塔果爾及其森林哲學	六角
平民主義與教育	一元二
生命之不可思議	一元半
統計學原理	二角
人生哲學與唯物史觀	五角
西洋哲學史	二元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三冊一元六
凡爾登戰記	五角
戰時之正義	四角
現代思潮	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年之後



君之地位何如?

每日數分鐘的光陰，用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商業科的講義上，便能使閣下成一商業專門人材。那末閣下十年以後的地位，當然與今日大不相同了。

商業科

預科業已開辦

講義用淺顯英文編輯　附有漢文註釋

簡章函索即寄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啓

梁任公學術講演集

本館搜集任公先生近數年來在國內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之講演稿輯爲是編，現已出版三集．凡所講演無不針對現今社會情形發抒意見別有心得．不但指導各種學術的門徑，且可增進各個人的興趣，尤爲精采動人實爲青年學子必讀之書．

第一輯　六角

第二輯　六角

第三輯　九角

任公先生的著作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一册	七角
▲清代學術概論	一册	六角半
▲墨經校釋	一册	七角
▲墨子學案	一册	七角半
▲陶淵明	一册	四角
▲飲冰室叢著十三種	四册	十二元
▲飲冰室文集類編	二册	四元
▲盾鼻集	一册	八角
▲曾文正公嘉言鈔	一册	四角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地909)

本書係李石岑先生年來在各地之講演稿。關于哲學、科學、宗教、藝術、教育、心理乃至佛學以及一切人生問題。均有極精采之議論。讀之不僅可以了解現代思潮之趨勢。并可藉獲人生之指針。書前有李先生「我的生活態度之自白」長篇自序。及吳稚暉、顧頡剛兩先生序文。尤可徵李先生最近思想之一斑。

李石岑講演集

第一輯出版

每輯七角

講演地點

南京東南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滬江大學　上海國科大學　上海美術專門學校　吳淞中國公學　湖南省教育會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　寧波第四師範　蘇州第二農業學校　蘇州第二女子師範　上海神州女學　湖南育才中學　醴陵縣教育會

內容一斑

(1)象徵的人生
(2)評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3)科學與哲學宗教三者之類似點
(4)柏格森哲學與實用主義之異點
(5)杜威與羅素之批評的介紹
(6)人生哲學大要
(7)最近心理學上之三派
(8)人格之真詮
(9)懷疑與信仰
(10)教育與人生
(11)佛學與人生
(12)哲學與人生
(13)科學與人生
(14)尼采思想與吾人之生活
(15)青年與我

商務印書館印行

塊(910)

司法公報廣告

本報自第二十八期改良以來頗承實務家及法學界諸君所贊許其編纂例分例規僉載兩類例規類復分約法官制官規審判民事刑事監獄外交公式服制禮儀公報統計報告會計戒嚴行政訴訟雜錄十七目所收材料極爲完備積久卽成一完全之司法例規僉載復分三類一爲專件二爲考鏡三爲別錄內中考鏡一門所載外國法律及各種學說多屬未經見之事尤足供學者之研鑽月出一册洋裝大本每册頁數在一百頁以上且多用五號字排印內容異常豐富而取價極廉實司法實務家及研究法律者所不可不備之書也現已出至第一百七十三期如願定閱請將報費及郵費寄至北京司法部總務廳第四科卽當按期寄上

定價表

册數		一册	六册	十二册
定價		三角	一元六角	三元
郵費	本國	加二分五釐	一角五分	三角
	日本	加五分	三角	六角
	歐美	加七分	四角二分	八角四分

如定閱十分以上九五折　五十分以上九折　百分以上八折

道路月刊

八卷二號要目

一月十五日出版

美國城市設計之進境　董修甲

汽車路雜談　陸傑夫

治路之初步觀察　許行成

英國道路工程師評論混凝土道路利弊之一端　吳承之

粘和土砂路之製造　鄭蓂華

土瀝青路建築法　唐在賢

道路工程之重要　徐煥章

治路與水火之危險　蔡辰白

道路協會與中國市政　畢卓君

道路與合作　趙祖康

新年的希望　楊得任

安慶市政問題　李寅恭

徵工築路之商榷　李全本

定價	一月出一册 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 一元五角 會員七折	郵費在內

編輯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道路建設協會

各省道路分會及商務印書館均有代售

歡迎投稿

道路月刊

是中華全國道路建設協會出版

提倡道路建設　紹介治路知識

調查交通事業　計畫兵工政策

內容

圖畫　論著　工程　特件　調查

文牘　紀事　遊記　雜俎　附錄

每月一册　按時出版　決不愆期

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各省區道路分會及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編輯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道路月刊社

新智識叢書

社會改造之八大思想家

馬克斯 Karl Marx, 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羅素 Bertrand Russel, 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穆列斯 William Morris, 喀賓脫 Edward Carpenter, 易卜生 Henrik Ibsen, 愛倫凱 Ellen Key, 上面八人的思想,均在現代新文化運動,社會改造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本書特將各人的歷史,學說,分列詳述。想亦爲關心社會改造者所必讀。

一冊定價八角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化學工業會會誌

第二卷第一號目次

化學工業製造品與原料系統圖……包容
論著
與國中化妝品製造家商榷書……何慶曾
從上海化學工藝展覽會觀察中國化學工業之現狀……吳承洛
專門著述
烏桕子產油……許炳熙
中國之乾性油……王季點
瓦朗的尼硝酸製造法……沈觀宸
芬香氣味分類法……何慶曾
大豆工業……汪度
油類分析法……何永馨
水之分類及用途幷工業用水之清潔法……周名崇
製革實驗……孫繼賢
中國藥材之分析……張澤垚
工廠計劃
甜菜製糖廠蒸汽之用途及其分配法……陸寶愈
調查錄
滬漢化學工業考察記……陳騊聲
永利製鹼公司大事紀……范銳
化學工業新聞……陳世璋
本會紀事
會務紀要……
上海分部紀事……
化學新著介紹……

教育公報

本報分命令法規公牘報告紀載譯述附錄及專件講演各門概仿公報之體兼備雜誌之長爲公布文告機關發展教育導線刊行已逾五載頗受各界歡迎現自本年一月起編輯益加改良材料務求豐富總期國人樂於購閱咸手一編藉收提倡教育牖啓新知之效凡願定購本報及願在本報刊登廣告者請投函北京教育部教育公報經理處接洽可也茲將該兩項價目表分別列左

（一）自八年一月起改定售報價目表 （以前各年仍照舊價發售）

册數		零售每册	豫購半年六册	豫購全年十二册
定價		一角五分	九角	一元七角
郵費	本京城內	一分半	九分	一角八分
	外省	三分	一角八分	三角六分
	日本	六分	三角六分	七角二分
	新疆	九分	五角四分	一元零八分
	歐美南洋羣島及香港等處	一角二分	七角二分	一元四角四分
注意	上表所列價目均按現洋計算如閱報各處雜居偏僻地方因匯兌不通無法寄款者亦可用郵票作抵但須以一分二分三分五分六分各票爲限			

（二）自八年一月起改定招登廣告價目表 （刊資先繳並須現洋有圖畫者由登主自備代招徠者以九扣酬勞）

地位／價目／期限	每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一頁	十元	五十四元	九十六元
半頁	六元	三十二元	五十八元
四分之一	四元	二十二元	三十八元
注意	前項送登之廣告如有關於教科書教授書者以經本部審定公布爲限其參考通俗教育各書以由部批定爲限		

東突又(53)

新民國雜誌第一卷第二期出版了

◉勇敢的批評時勢
◉系統的介紹思潮
◉促進民治的前鋒
◉擁護民權的健將

時事述評 收回關稅主權之初步（張伯根）北京政局最近的形形色色（一鴻）虎死狗烹的國會（一鴻）山東人的威海衞（體仁）近東病夫與遠東病夫（體仁）墨西哥革命與美國（一鴻）廣州海關問題（周鯁生）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李守常）五權憲法論（陳顧遠）中國國民黨大會與中國革命運動（張心誠）改造中國非國民革命不可（郭春濤）國民革命與資產階級（范體仁）中國時局及解決之方法（彭基相）日本震災與太平洋形勢（賀其穎）最近世界經濟概況（李梅賡）金佛郎案之研究（范體仁）關於國黨之討論（高一涵等）附錄（孫總理訓辭國民黨改組宣言國民黨黨綱草案）

每月一册 定價每册二角 全年二元 郵費每册二分

代售處 北京大學出版部 上海民智書局 上海書店 廣州丁卜圖書館 各省大書局

東突(100)